

DICTIONARY OF SYMBOLISM



世界文化象征辞典

〔德〕汉斯·比德曼著 刘玉红 等译

漓江出版社

象征

一种无所不在的、隐藏在生活、文学和艺术中的巨大魅力



- 从芦荟到黄道十二宫，包括了600多幅插图，挖掘出2000多个内涵
- 丰富多彩的象征意象
- 贯穿古今中外的神话、童话、宗教、文学、历史和考古学等种种领域，展示每种象征物的渊源及其象征的神奇魅力。
- 从古希腊神话到中世纪的德国童话，从荣格的著述到现代的法律年鉴，本书涉猎之广，堪称独一无二。

ISBN 7-5407-2483-8



9 787540 724832 >

ISBN 7-5407-2483-8/G·855

定价：22.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德)比德曼著;刘玉红等译. —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12

ISBN 7-5407-2483-8

I.世… II.①比… ②刘… III.文化-象征-词典-世界
IV.GO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9)第35909号

世界文化象征辞典

[德]汉斯·比德曼 著
刘玉红 谢世坚 蔡马兰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插页 10 字数 374 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 000 册

ISBN 7—5407—2483—8/G·855

定价: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带圆型十字章：与日轮在一起作为生命之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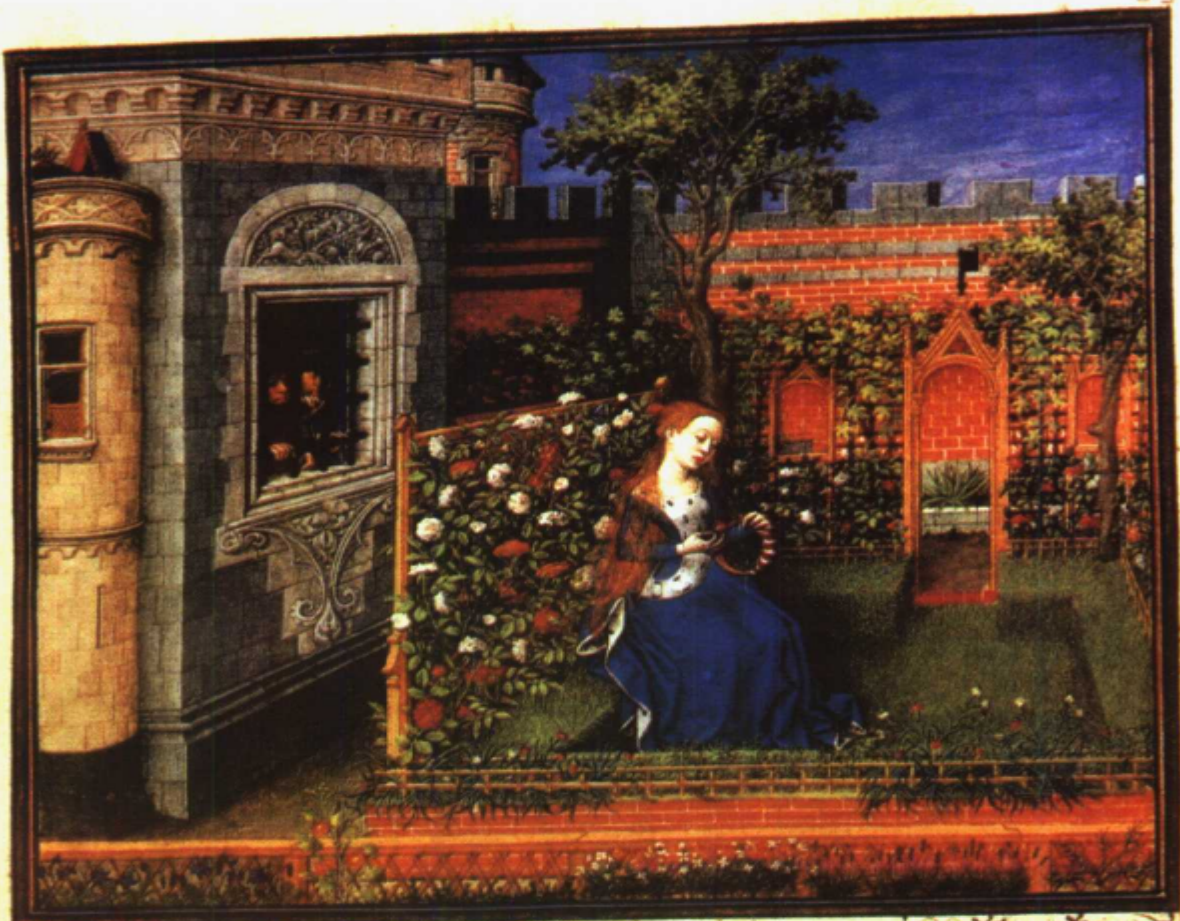
树：象征人类生命的树。



雷：花环围绕的日本雷神。



河流：林中仙女爱诺娜在河边。



花园：玫瑰花园中的埃米莉娅。

Granata dulcia.



Granata dulcia. 2plo. ca. in p. huius in. Electo meliora sunt ex cortice abluere de facili et grossa.
uianitum conferit tussi et coxte. uocuntum fatuit inflatione. Remo nocumti cu gra-
natis acetosis. Quid gnanit. nutritum laudabile mag ouenit tepatis in calitate
(senecuti in autumno. in uigrae tpati.)

石榴：作为药用植物的石榴树。



forces en deffence dedens la cite
 Dauid leur dist quil vuloit
 faire a quilz vouldroient et se
 tint empes la porte. Et ses gens
 sen saillirent en bataille. Il con
 manda expressement orant
 tout le peuple a Joab. abisai
 et hethai quilz luy gardassent
 absalon Ce jour assembleert
 ou fault deffum contre absalo

qui auoit avec luy tout Israhel
 Mais les gens de dauid eurent
 la victoire. Et enchaicerent ab
 salon et ses gens les tuans et de
 copans. Les mores furent no
 bres a. xx. de trop plus furent
 tuez ceulx qui furent ou fault
 deffum saillans en bas que
 ceulx qui furent tuez despec
 Absalon monte sur vne mule

头发：吊在自己头发上的阿布索伦。



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和《约翰启示录》中获胜的羔羊。



该隐：弑兄弟者该隐。

olueti. ceperunt om̄s turbe descendentū gau
dentes laudare d̄m uoce magna sup omnib⁹ q̄s
uiderant uirtutib; dicentes. Benedict⁹ qui uenit
rex in nomine d̄ni. Pax in c̄do. et gl̄a in excel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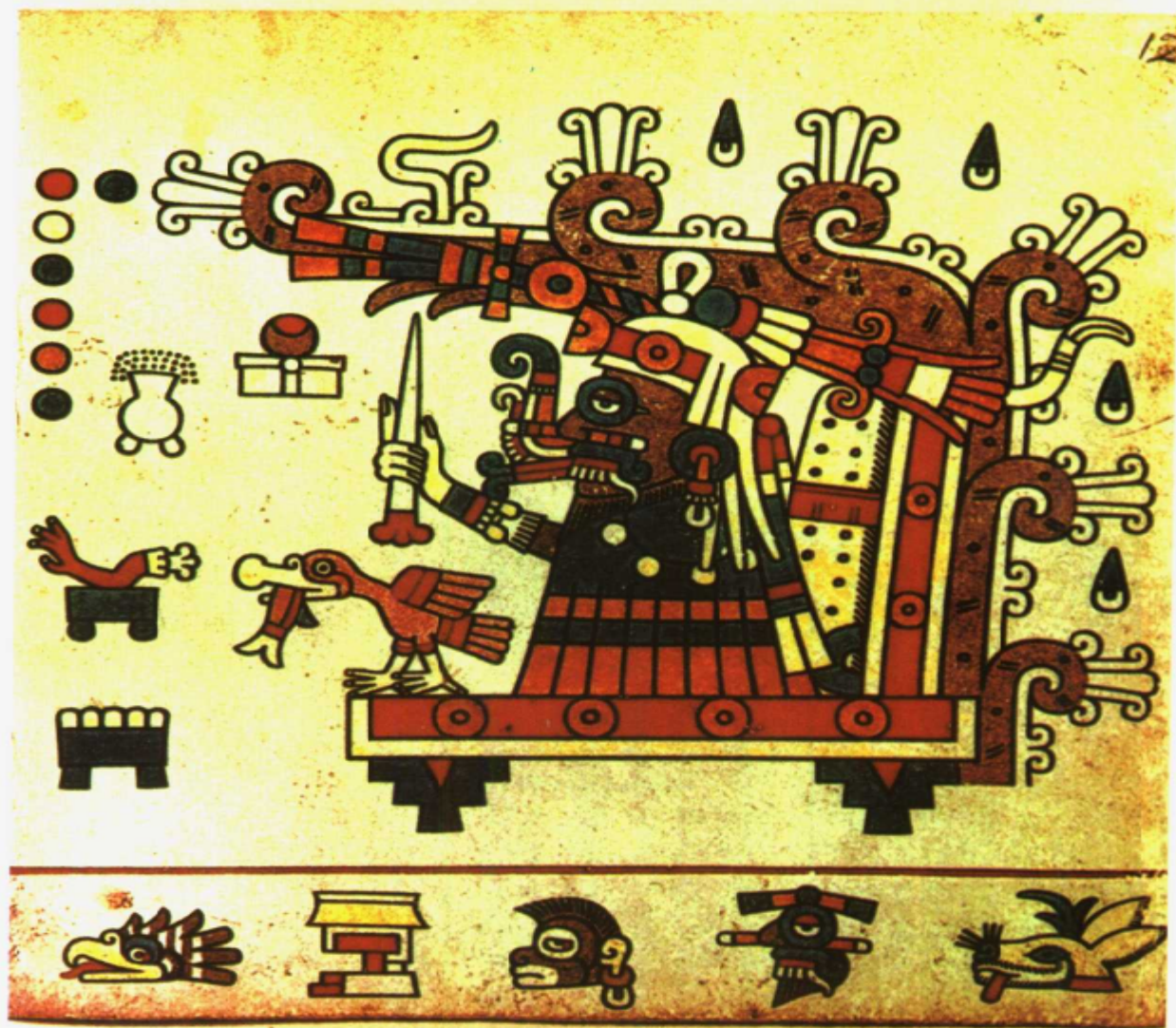
棕榈：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之图。耶稣骑着一头母驴进入耶路撒冷。



In die hebbe sich an das lantwoche buech
 wie man umben verleich sich rich
 ten schol. Das erste capitel
In dem got himelischer vater
 durch sein mildeu guet be

schloffen den menschen mit dural
 tiger windthure. Die erste das er
 nach die gepildet ist das ist als en
 grosse windthure der die als mei
 schlechtes chum durben schol man

天堂：上帝和亚当在繁花盛开的天国花园里。



雨：古墨西哥雨神特拉洛克。



巨人：石榴树下的两位巨人。



骑士：骑士阿西塔斯和帕勒门之间的决斗。



rantur. in pot̄ appropriare arbori. neq; umbre eius. Si
cum umb arboris. uenerit ad occidentem. fugit dra
co ad orientem. et si uenerit umbra eius ad occidentē.
fugit orientem. Si autem uenerit in columba inueniat

鸟：呆在奇妙之树上的鸟免受恶龙的伤害。

officium habeant. Anphi enim grece .utrumq; dr. i.
 op maquis i mris uiuunt .ut foce. cocodrilli ypota
 mi. h. est equi fluctuale. † DE BALENA.



Est belua in mari q̄ grece aspido delone dr. latine ū
 aspido testudo. lece i dicta. ob immanitatem eor
 porū. ē. enim sic ille qui excepit ionam. cuius aliui
 tante magnitudinis fuit ut putaret infernus dicen

鲸：海中庞然大物鲸顶起一条船。

BAICU / 译丛

DICTIONARY OF SYMBOLISM



世界文化象征辞典

〔德〕汉斯·比德曼著 刘玉红 谢世坚 蔡马兰 译

漓江出版社

象征——人类心灵的镜子

刘玉红

打开这本图文并茂的象征词典,犹如步入一座充满奇花异草的大观园,哪怕是漫不经心的读者也会感到惊讶,惊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象征这看似玄乎的东西竟然无所不在,惊讶许多司空见惯的平常物竟然深蕴着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惊讶象征所映照出的人类远祖那超凡脱俗的想像力,所有这些惊讶汇成一只兴趣之手,去揭开笼罩象征的那层面纱。

象征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对“象征”下了两个简明扼要的定义,一是“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二是反过来,“用来象征某种特别意义的具体事物”。这两个定义说明象征物集“形”和“义”二者为一身,形于外而义于内,形为可感(可触可见可言),义为不可感,有时甚至无法言传。可感在这里已经不重要,它只是通向不可感的途径,不可感才是人类创造象征的最终目标。例如,“永恒”是个难以言传的抽象概念,但可以通过无

始无终的圆圈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这两个关于象征的汉语解释简洁明了,但仍嫌过于简单,在英语词典中,我们可以找到更为详细的解释。英语词典中的“象征”(symbol)一词有多个定义,其中之一是“某种东西由于联系、联想、习俗或偶然的类似而代表或暗示另外的东西,特指以有形喻无形”(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91)。这一定义将两个汉语释义合而为一,并指出象征产生的途径,其后半句与中文定义不谋而合,点出了象征的本质在于形象思维,即“将抽象的感觉诉诸感性,将真正的生活化为有意义的意象”(弗赖塔格)。通过象征,抽象深奥的概念或理念之核质得以融入鲜活的感性物体中,如以“阳光”喻“启蒙”,以“蛇”表“邪恶”,这样,抽象之物便可在具体形象中得以观照,所以,作为人类想像力产物的象征反映了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之感应与契合。一种动物、一株植物、一个符号、一种形状,一旦由具象上升为象征,它的意义和价值总要超越其原始意义和本来价值。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象征和日常生活的比喻或打比方。虽然二者都着力于以形象喻抽象,但比喻常是人们在平日里心血来潮的即席之作,这些智慧火花常一闪即逝,具有随意性,只有当它们经历住时光的淘汰,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沉淀下来,成为某一群体普遍认可和一再出现的原型,才可称之为象征。象征亦有别于用一个故事来图示一个道理或观点的寓言。本词典作者在“共济会诸象征”这一词条中引用了奥古斯特·沃尔夫斯蒂格的一大段话来区分象征和寓言。沃尔夫斯蒂格认为,寓言是从固定的观念开始,以故事作为这一观念的形象注解,故事和观念契合为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本身是孤立的。象征则不同,在象征世界中,概念与概念间存在着纵横联系,因而象征物与象征物之间也随之发生联系,如古人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之一“土”对应秋天、黑色胆汁、抑郁的性格和铅

的颜色，而“空气”则对应春天、血、心脏、暖色调和乐观开朗的性情。这样物质和非物质构成一个个对应系统，天地万物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寓言事先规定好叙述目标即它所要说明的普遍性观念，同时也为读者规定好思考的路线，故事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中进行，读者获得的是对观念的一次例举性认识。与寓言的这种单一性相反，象征物的形象是立体的。由于民族意识不同，同一象征在不同的文化中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如中西文化对“龙”的看法便是一褒一贬，而对“狗”的态度则是一贬一褒。而且，不同的文化对同一观念也会以不同的象征物来表达，如对于“二元性”这一概念，西方炼金术以集男女两性为一身的“阴阳人”来图示，美洲的阿兹台克文明以如蛇一般缠绕在一起的水和火来表达，古中国则为之造出一个均分为黑白两部分的著名圆圈。由于文化间思考的差异和象征本身具有的广泛联系，常常会“变脸”的“象征物留给观者的是思考各种观念和读解的空间”（沃尔夫斯蒂格），这也正是象征的魅力之所在。

象征的源头

毫无疑问，许多古老的象征在今天依然具有活跃的生命力。美国 NBA 著名的篮球队公牛队的队标是一双目圆睁的公牛头，而公牛，特别是野公牛，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生命力和男性力量的象征。因出卖耶稣而臭名昭著的犹大在今天已经成为叛徒的代名词。中国农村许多地方过年还兴贴门神，不少堂皇的现代建筑门口摆着一对“守门狮”，“佛口蛇心”这个成语暗示善恶两个象征物的对比，而松竹梅这“岁寒三友”仍是当今画家们钟爱的题材。实际上，翻开本词典，我们会发现从远古流传下来

的象征在各民族的文化宝库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对源远流长的象征传统的源头作一短暂的探访,也许先祖的遗泽能使我们这些现代人对身边司空见惯的种种象征多一些悟性。

图腾、禁忌和巫术不是象征最重要的但却是它最初的源泉。生活在树栖穴居、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的初民在为生存作艰难挣扎的同时,其意识也在渐渐地脱离兽性,那颗渴望了解世界、异常活跃的心灵使他们将不停探索的目光外投于身边的大自然和头顶的苍穹,内射于人类自身的种种活动和人际关系,但由于这一时期的人类在进化历程中尚处于人与兽之间,他们的头脑里还缺乏类概念和逻辑思维,在这种无法科学理解自然的情况下,其想像力当然异常发达。原始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注视着自然界光怪陆离的景象,百川奔流,春华秋实,红日银月繁星,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他们坚信在世间万事万物万动背后都隐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太阳东升西落,植物生长老死,火山地震突如其来,电闪雷鸣乍然而至,这一切都不是自然现象,乃是由一只神秘之手在操纵。于是,在“万物有灵论”的驱使下,原始人丰富的想像力搀和进谬误或合理的联系,便衍生出代表原始文化的图腾、禁忌和巫术。图腾产生于原始人几乎膜拜一切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如作为食物来源的猪羊狗,普照和滋润万物的太阳雨水,对繁殖生命至关重要的性器官,甚至为人服务的石制工具。相对图腾而言,禁忌和巫术意味着人类在探求大自然、挑战未知世界的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升华,正如傅治平先生在其《心理大嬗变》中所说的,“如果说,禁忌的目的在于避免不希望得到的结果,巫术的目的则在于企求获得希望的结果”。图腾、禁忌和巫术使用的器具经由仪式和教育得以代代相传,其形象渐渐定格为某一固定含义,铭刻在人们心中,成为象征物。例如,

繁殖力旺盛的鱼在东西方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中皆占有一席之地,后来在古中国,鱼象征“幸福和富裕”,到今天,从我们过年吃鱼这一习俗中仍能隐约看出这一古老象征的遗迹。“血”的象征来自禁忌和巫术。古人对妇女经血怀有一种矛盾心理,既认为它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又指责它“不洁”,因此产生了“血”的禁忌:经期的妇女被隔离开,行经结束后必须沐浴,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与丈夫同房。另一方面,古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要屠杀大批俘虏来献祭太阳,这一巫术的目的在于给西落的太阳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它能精神抖擞地穿过阴暗可怕的冥府,安全地回到东方的出发点,在这里,血已经上升为维持宇宙秩序的力量。由此,血作为生命力的象征通过一正一反的例证得以定位。

神话是诞生象征的另一块沃土。几乎存在于所有古老民族的神话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寓言式表达,是充满象征的故事系统,可以说,神话是容纳象征的躯体,象征是流淌于其中的血液。维柯认为,神话与象征这种互为生息的关系是源于初民尚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便以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思维特征,如古希腊罗马神话中以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代替“勇敢”这一概念,以阿波罗代替对太阳的认识,以复仇女神表达良心谴责这一观念等等,由此可见,神话故事体现的是一种隐喻思维,也正是这种形象性,使得蕴于其中的象征随同神话在每一个民族发展中得以保存。神话更高级的形式——史诗,如《荷马史诗》、《吉加美士史诗》,因其在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自然也产生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象征。

象征的另一重要源泉是宗教。“在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中,宗教和文学恐怕是历史上最能潜移默化大众心灵的两种形式。”(何光沪《宗教与文学》中译本序,1987年)文学在世界历史各个时期一向活跃,它以大众反馈和社会潮流为导向,以生动的

叙述为载体,易为大众理解和接受,那么,在许多现代人心目中总是和阴暗的教堂、古旧的神像、晦涩的教义相联的宗教是如何能立足千年、长盛不衰的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宗教负载着人类对宇宙本质、对人生意义厚重的哲学思考,正如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所指出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正因如此,貌似古色古香的宗教其实对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习俗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不但深厚而且久远。本人认为宗教长存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宗教总是刻意将抽象的说教形象化,因为惟有这样才能使宗教教义深入普通百姓的心灵深处并根深蒂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宗教对“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观念的表述。本来人死后归于尘土,万事皆空,无所谓上天堂下地狱,但宗教为达到促人向善避恶的大目标,对其信徒可谓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极力描绘美妙无比的天国画景:鲜花盛开,林木葱郁,金瓦玉地,美味佳肴,荣登天堂的人们生活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永无死亡之虞;另一方面又刻意渲染地狱之可怖:无底深渊,火光熊熊,阴森可怕,充满青面獠牙的恶鬼煞神,更不用提那琳琅满目的刑具。可以想见,在神父牧师的滔滔演说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图景在人们的幻觉和沉思中得到怎样的丰富、补充,并最终成为指导他们苦修、行善、积德的潜意识“束棒”。佛教里那位方面大耳凤眼、一脸慈祥的观音菩萨是仁慈和福气的化身,而袒胸露腹、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则象征着无忧极乐,这些都是亚洲几乎家喻户晓的象征。由此可见,象征着眼于情感,诉诸心灵体验和内心震撼,当然能打动人心。宗教上的象征作为深奥教义的直观图示和例举与之相辅相成,使宗教既成为一门深厚的哲学,又能在世俗生活中发挥它强大的精神指导作用。

以上是我们对象征的几处重要源头所作的蜻蜓点水式的探

究。虽然象征起源于现代人遥不可及、难以言明的蛮荒时代，但它绝不仅仅是只供人观赏和研究的古化石和木乃伊，远古的象征犹如诞生于高山群峦间无名之处的溪水，潺潺流过历史的森林、草丛和巉石，如百川归海辗转进入我们每天随口说出的俗语习语和我们的潜意识中，它更以各种化身和面具隐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联系今古的一根纽带。

象征与文学

自古以来，象征与文学犹如鸡与蛋的关系，互相包容互相孕育，如果说诗歌小说多多少少都包含有象征意象是毫不为过的。在对象征和象征物进行深层挖掘和高度强调后，便产生了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等著名的文坛现代流派。举象征主义为例，它的立足点便是在古老的象征和神话中倾注现代意义，其奠基人波德莱尔的《交感》一诗堪称象征主义理论的主要基石。诗人通过“象征的森林”暗示万事万物与人的精神世界存在着隐秘的交流和感应，这与弗莱“象征是交流的媒介”之真知灼见是相互呼应的。而艾略特的《荒原》更是一部以象征为传情达意之主要载体的象征主义的顶峰之作，是贯彻他的“客观对应物”理论的范例。当然，象征在这里已不再意味着单纯的具象，它包括各种意象、情景、事件、典故，是象征的组合图。在这部名作里，古老的和新颖的象征交相辉映，例如在《圣经》中代表女性的圣杯和代表男性的利剑，还有同时象征情欲和净化的火，最后连“荒原”本身也成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世界面貌的象征。当神话中的某些神祇、事件、仪式反复出现在后起的文学中时，它们便成为荣格所命名的原型，将其运用于分析文学作品就形成了二十

世纪风行一时的文学批评流派即神话原型批评。原型即固定的意象，是带普遍性的象征，是古老的心灵之光在文学中的一再显现。批评家发现莎翁的喜剧里常出现森林和绿色世界，因为“绿色世界使喜剧洋溢着夏天战胜冬天的象征意义”（弗莱）。张隆溪先生在其《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指出：“在神话中，神之死往往是为了拯救人类，促成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死就是向神献祭的仪式。”鲁迅先生在写夏瑜之死时，神话原型批评还未诞生，但他欲通过夏瑜这一英雄的悲剧之死来唤醒愚昧的民众，拯救苦难的中国的目的却是不容置疑的。由于夏瑜这一文学形象在中国近代文坛上如此有名，夏瑜也就成了献祭自由的殉道者的象征之一。

象征与梦

如果说文学是一处公之于众的象征天地，那么梦则是一条隐秘的象征地下河流。许多人认为梦是杂乱无章的图像毫无逻辑的组合，但如果我们承认人对自身还知之甚少，承认有不少现代人正患着人格分裂的心理病，我们就得承认梦是有意义的，因为梦是一种心灵活动，而“我们的心灵是自然的一部分，它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奥秘”（玛乔里·福特和乔恩·福特《梦与心路历程》，1990年）。那么，梦与象征有何种联系呢？两位福特回答：“人以梦的形式无意识地、自发地制造象征”，“一般说来，任何事件的潜意识方面都会在梦中显现出来，但不是以理性意象，而是以象征性意象”。从古到今，人们对析梦的兴趣未有衰减，中国古有《周公解梦》，西方今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然而不管是中国人认为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与现实相反”的析梦原

则，还是弗洛伊德的泛性欲主义，抑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梦的象征的确为人们理性地理解这个表面看起来毫无逻辑的隐秘世界搭起了一座桥梁，为我们探索难以把握的心灵活动提供了一把钥匙，反过来，对梦的研究又将会使我们发现更多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丰富的象征。

以上是笔者对象征的一点肤浅理解，笔者试图说明，象征看似一个高雅高深的术语，其实它离我们并不遥远，从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到令人目不暇接的媒体广告，象征无处不在，可以说它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只不过人们对它熟视无睹罢了。象征似乎是个现代词汇，其实它和人类历史几乎一样久远，当古老的先民在某个古老的时刻凝神注视星辰，或是在电闪雷鸣下瑟瑟发抖时，象征的种子已经开始在人类心灵中生出萌芽。纵观丰富多彩、囊括天上地下的象征世界，你或许会说，古人是稚童，他们看世界的眼光是那么浪漫、那么幼稚，他们只不过是天真无邪、自欺欺人的大故事家，其实并不尽然，他们也是哲学家，从二元性、阴阳、易经、上/下、圆圈、炼金术等象征物中我们看到了客观的辩证法，它们给后世的哲学、科学以重要的启发。作为人类想像力结出的灵性硕果，象征成为我们现代人解读远古活跃心灵的密码，也是我们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如果借用古人的形象思维给“象征”来个拟人化，那么“锁链”这一词条的一幅附图恰好适用：一条链子系在高飞的鹰脚上，而象征就如这高飞的鹰，它立足于大地，受制于人类的想像力，但它总是在高飞、向上，一面努力接近苍穹、接近太阳，一面俯视群山、俯视大地。

了解本词典

既然象征负载着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并具有文化、文学和哲

学多重价值,那么,对它的研究自然必不可少,实际上,有关著述已然重重叠叠,但都是从某一方面探讨象征,强调象征的一个侧面,“至今还没有一本书为欧洲、亚洲、非洲和新世界从古到今的象征传统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视角,也没有对象征这一令人着迷的主题作一次图文并茂的介绍”(汉斯·比德曼),那么这本包括约二千个最有意义最引人注目的象征词条和六百多幅附图的《象征词典》便是在这方面的一次成功尝试。笔者认为,多文化的汇聚和跨文化的比较正是这部词典的最大特色。

1. 多文化的汇聚

面对纷繁复杂、来自各种文化的象征,作者尽可能在一个坐标方位上对其作全面的考察:象征物为中心点,东西方比较为平行轴,历史联系为竖轴,多种文化如古希腊罗马文化、玛雅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互相交汇,神话、宗教、民俗、文学、心理学相互印证。读者通过全方位的扫描,能迅速地对某一象征物的渊源、嬗变、其文化内涵的差异有个基本了解,这样足不出户便可超越时空,在宏阔的象征世界里作跨文化的遨游。显然,由于词条容量有限,主次有别,要在每一词条中做到历时与共时的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突出的是象征物最有意义的本质。如“土地”一词侧重比较诸种文化对这一古老意象的类似的理解和不同的表达:古代中国人认为大地如马车底座一样四平八稳,美洲玛雅人也有相似的看法,相信大地四角立着四根柱子或四棵树,显然它们是擎天之柱;古西方人和东方人一样崇拜大地,并为之延伸出宗教情感上的比喻,赋予它女神泰勒斯的形象,而伊斯兰教则强调土地是制造生命的材料。在“梦”这一词条里,作者强调的是梦的古今涵义的并存,既介绍古埃及、古中国及中东文化对梦这一生理及心理现象的理解,也罗列出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现代精神分析大家对梦独树一

帜的观点。正是由于各词条侧重点的不同以及各文化间的比较时而平行,时而纵向,各种象征的内涵精髓才得以凸现,读者也才印象深刻。

2. 跨文化的比较

象征的诞生和丰富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努力及其方式,因此象征又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由于相似的生活体验和进化历程,即便各民族间远隔千山万水,无法沟通,他们有时看世界的目光也会惊人地相似,如“大地”在东西方都代表繁殖,是缔造生命的母亲或材料。又如许多古老的民族都热烈崇拜象征生殖、丰饶的男根和女性乳房,北欧神话、印第安神话和古中国都不约而同地用“桥”来象征通往来世的必由之路。然而,由于生存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大相径庭,象征更多地映射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对世界丰富多彩的理解表达。“龙”在东西方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西方的创世神话中,龙代表纵横于混沌中的恶力,必须由众神击败,方能现出晴朗的天地,由此延伸出去,在后来的神话和传说中,龙象征充满野性的自然界,屠龙成为许多大英雄如屠龙者乔治必须成就的伟业。到了基督教时代,龙作为“恶”的形象进一步定格,成为魔鬼撒旦的一个化身,它被大天使米迦勒打败并投入地狱的深坑。在后世的基督徒眼里,乔治和米迦勒自然成为战胜一切邪恶和基督的前身。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几乎一无是处、在非洲和中美洲的象征传统中也没有什么地位的龙在中国文化中却备受青睐。在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中,龙是男子的性图腾,代表“阳”(与代表“阴”的凤相匹配)。东汉王符说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如此看来,集各种动物之长于一身的龙成了不折不扣的兽中之王。华夏初民臆造出这一动物神,是希望自己能有

“龙的勇猛精神，龙驾驭风云的本领”(傅治平)，所以皇帝的官服叫“龙袍”，考试叫“跳龙门”，父母总是“望子成龙”。总之，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重要凝聚力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与文化密不可分的象征当然也就具有延续性，这一点在本文列举的众多实例中已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多了解一些其他民族的象征文化对于当今愈来愈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不仅是大有裨益的，而且是重要的。另外，本词典内含的丰富材料可供专家学者作人类文化学、文学、心理学、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研究参考，而它简易的文字、耐人寻味的插图也可为大众百姓提供一次引人入胜的象征文化之旅。这的确是一本雅俗共赏的文化词典。

前 言

谈起象征和象征的存在，人们通常会表现出两种大相径庭的态度。一些人认为象征是个地道的老古董，有头脑的现代人是不会为它费心劳神的；其他人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们相信象征是读解理性世界的钥匙并宣称象征帮助人们将未知世界变为可感的真实。

象征和隐喻已经延伸到日常用语和修辞中，同样，广告领域中的种种意象、政治标语和党派徽章、宗教格言、异域文化和史前文化的绘像和著述、流传千古的风俗和艺术品、诗歌和历史形象等等，即任何包含超越其表面意义的“符号”都浸润着象征和隐喻。婚戒、十字架、国旗、交通信号灯的颜色、红红的玫瑰、哀悼的黑色、餐桌上的蜡烛……这些数不胜数的物品、举止、意象和修辞都与复杂的思想 and 传统息息相关。现代的理性世界变得越来越深奥，越来越机械，使曾经源源不断的象征之流逐渐干涸。诚然，连计算机语言也离不开象征，但古老的理性系统和直觉思维是如此富于意象，这是后起的象征所望尘莫及的。新的象征“秩序”来自刻意的安排而并非直觉的创造，我们要通过学习才能把握它们。本书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那些在人类文明史中最具意义的象征。

毋庸置疑，单单一本书是无法详尽这一主题的。数年来我一直在进行有关的写作和演讲，但仍感到要界定象征是很困难的。

几乎每样东西都可称为象征,都有权在这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只得选择那些最有意义的,但在面对象征人物(历史的或传奇的)时,这种选择的主观色彩尤为明显。歇洛克·福尔摩斯、人猿泰山和外星人 E. T. 都带有象征意义,但我选了那些我们的文化中烙下更深痕迹的人物。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神话系统,它们将一些(真实的或虚构的)人物提升到象征的高度。因此,读者有可能在这方面感到了本书的不足。

不过在其他方面,本书尽可能做到内容丰富,这主要体现在它收入的材料超越了“欧洲中心”。欧洲以外的文化同样拥有杰出的象征传统,把它们吸收进来显示了象征意象及其意义的多样性。人们讨论了不少关于象征物间产生纵横联系的心理依据,以及与研究象征传统关系不大的其他学科所提供的材料,本书的词条和插图意在激发读者依据自己的兴趣去作进一步的探究。

许多年来,对象征研究真正感兴趣的读者一直可以有大量的有关著述可供选择,它们或泛泛而论,或专攻一点,但都不外乎取某一特定视角,强调象征这一伟大传统的一个侧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作品全面考察欧洲、亚洲、非洲和新世界的象征传统,对这一富有魅力的主题也缺乏一次涵盖古今、图文并茂的介绍。我竭力想做到的不是把象征的历史表现为深奥思想和复杂联系的简单堆砌,而是要探索早期思想家和艺术家们是如何去思考的。我们如果以纯理性纯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丰富多彩古老象征观念,就会觉得不可思议,惊讶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实,现代人冷静的理智和科学的思考方式早已有别于基督教早期作品《自然哲学家》的作者们,这些成就了这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暨巴洛克时代的象征汇集的人们追求的并不是理性概念,关切的也不在于它们是否符合史实,他们追求的

是对上帝为其子民创造的这个世界更深刻、更“人性的”理解。

高度发达的文明为整个离奇美妙的象征世界保留了文字记录,对于不那么发达的文明的象征传统,我们必须借助释义和类推,这样一来,我们的结论就会或多或少显得武断。

对大量原型作出论断的荣格心理学为我们“阅读”象征观念提供了帮助,它本身亦从文化史所包含的丰富素材中获益。考古学、人类学、纹章学、神话、民间传说和宗教史共同形成了象征文化的丰厚内涵,它们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什么是常量,什么是变量。

熟知象征的人们很清楚,出现在每一词条中的象征释义完全可以发挥成大部头(有些已经这样做了),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能展示每一象征的“核心含义”,但它们常常因鲜为人知的原始资料而得以充实。本词典面向一般读者,他们想更多了解象征意象的变迁及其涵义的延伸。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里涉及的一些概念在本质上或许是属于宗教或神学范畴,但如“天堂”同样也是一种象征,其意义可以追溯到作为原型的二元性即“上和下”;因此,它不再是纯粹的神学概念,我们对它进行象征和宗教的二维讨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许多传统的象征物意义模糊,不能以单一的固定涵义而尽之。龙并非在所有的文化里都代表邪恶的敌人,心也并不总是爱的象征。的确,真正的象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为我们提供截然不同但总有关联的“信息”。有时候我们也能发现一个象征物是怎样获得某一意义,它又是怎样因此而与现代人发生联系的。现代人对象征的阐释向来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将人等同于神,或者更准确地说,“人具神形”,其实,人类早已从周围环境及其呈现出来的万千意象中找到了上帝为自己安排的位置。一个无法领略象征带给古人的愉悦的现代人同样无法把握象征思维的目的。

的。

这种理性的奴隶会制造出形形色色无人道的产品,包括“原子弹,而我们也开始变得互相猜疑。于是我们再一次浏览象征这部人性的释梦书,寻找那些已被忘却的代码,想从中找到指引我们逃离这个充满竞争的生产社会的指南针。问题在于,从前十分崇尚宗教的生活方式,以及游牧民族、骑士、农民和工匠的种种仪式与当今时代已然格格不入,但它们依然存在于第三世界,奇怪的是,它们也依然存在于我们的基督教教堂中”(阿尔多夫·霍尔,1982)。

这本词典本身就是一部“释梦书”,它解释人类在早期所创造的代码和意象,这种创造有时是直觉的,有时是自觉的。正如曼弗雷德·卢克所说的,“象征的意义不在于象征本身而在于象征之外。歌德认为,每当‘具象代表一般,但又不是其梦境或影子,而是对不可言传之鲜活地、灵光闪现地昭示’的时候,真正的象征出现了。对于一位宗教信徒而言,象征是活生生的事物,神意和绝对在其中成为普遍之存在,这种存在比言辞描述更为清晰……例如在拯救故事中代表造物主与凡物间不可截断的纽带的象征……当人们对作为原型的神有了成熟的理解并以此去揭示一个个象征时,象征实际上已成为 sym-bolon,即时间和永恒的‘偶然聚合’……此刻的象征集隐藏与昭示为一身”(1987)。当然,歌德在这里指的是宗教象征。本书也涉及其他的意象和代码,它们是想像力和似乎与灵性没有什么联系的抽象概念的产物。当我们研究其他文化时,我们难以区分哪些象征源于生活经历和神话,哪些来自祭司和学者的沉思。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我们无法深入到异土古老的理性传统中去作探索。

最后谈谈先前提到的对所有象征持否定态度的争论。有些象征确能产生致命后果。因崇奉“以鲜血和心脏祭祀太阳”的象

征仪式而导致种族灭绝的并非阿兹台克文明一家，现代的其他象征，如“旗、领袖、鲜血和土壤”同样向人类索取了可怕的代价。然而，象征仍然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文明因之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作品：大教堂、金字塔、庙宇、交响乐、雕塑、绘画、宗教仪式、节日、舞蹈。个性鲜明独特的象征总是那么生机勃勃，而且令人惊奇地反过来影响它们的创造者。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们有责任对那些具有真正价值的象征物加以讨论。

格尔哈特·韦尔(1972)写道：“作为‘潜在说服者’的现代广告善于利用意象的力量，他们知道怎样利用象征使毫无戒备之心的人们甘愿失去自由，围着幻梦团团转。”讨论象征通常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意在帮助人们享受古老的精神财富并使这些遗宝得以枯木逢春，但对这些财富不择手段地滥用却是一种欺骗，它把人变成缺乏自主的机器人。

另有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不可能为词条中的每一细节提供史实依据。否则的话，词条来源的长度会超过词条本身。本书结尾附有重要的资料来源，特别是英文的和以缩写形式摘自个人论述的。这份书目还重点推荐了对象征进行基础研究的著述，也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某一主题的专著。

这项工程的完成离不开近年来对那些含有丰富原始材料的经典作品的重印。我在这里要提到的是学术出版印刷公司(在奥地利的格拉茨)，他们重印了卡塔里、霍伯格和博斯基乌斯的作品和古抄本的早期版本。

最后，不仅出于义务而且带着十分的真挚，我在此向那些帮助我完成这部作品的人们，特别是帮助我寻找那些不容易找到的原始资料的人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首先是我妻子西比拉，她同时负责插图工作，此外还有布伦瑞克已故的安内特·齐格，弗莱堡-因-布莱思高的莉泽洛特·克尔克尔迈尔，格拉茨的弗里

德里希·韦达赫博士,格拉茨的埃迪特·泰梅尔,布鲁亨布吕肯的埃里克·阿克曼,格拉茨的里克多·约瑟夫·芬克,波恩的拉尔夫·特格迈尔硕士,彭腾里德的格哈德·里曼,维也纳的莱昂哈德·埃申巴赫博士,格拉茨的英格博格·施瓦茨-温克霍费尔,格拉茨的库尔特·埃德尔布龙讷,新罕布什尔州恩菲尔德的奥塔维奥·阿尔瓦雷兹,瑞士弗劳恩费尔德的卡尔·A.维弗博士以及其他许多熟人和朋友。如果这本书能带给读者些许思考的话,他们都有一份功劳。

汉斯·比德曼

目 录

(本书词条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A	八仙(<i>Eight Immortals</i>) (20)
阿多尼斯(<i>Adonis</i>) (1)	贝斯(<i>Bes</i>) (21)
阿尔法和欧米加(<i>Alpha and Omega</i>) (1)	鼻(<i>Nose</i>) (21)
阿福花(<i>Asphodel</i>) (2)	蝙蝠(<i>bat</i>) (22)
阿哈苏鲁斯(<i>Ahasuerus</i>) (2)	毕达哥拉斯(<i>Pythagoras</i>) (23)
埃及(<i>Egypt</i>) (3)	冰(<i>ice</i>) (24)
埃及的圣安东尼(<i>Anthony of Egypt, Saint</i>) (3)	布谷鸟(<i>cuckoo</i>) (24)
阿克特翁(<i>Actaeon</i>) (4)	C
安乐乡(<i>Cockaique</i>) (5)	财宝(<i>treasures</i>) (26)
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i>Asclepius, staff of</i>) (5)	彩虹(<i>rainbow</i>) (26)
阿特拉斯(<i>Atlas</i>) (6)	财神(<i>Mammon</i>) (27)
凹陷的石头(<i>stones, pitted</i>) ... (7)	苍鹭(<i>heron</i>) (27)
B	苍蝇(<i>fly</i>) (28)
八(<i>Eight</i>) (8)	测线和测锤(<i>plumb line and plumb bob</i>) (29)
巴别塔(<i>Babel, Tower of</i>) ... (8)	茶(<i>tea</i>) (29)
巴比伦(<i>Babylon</i>) (9)	蝉(<i>cicada</i>) (29)
百合花(<i>Lily</i>) (10)	蟾蜍(<i>toads</i>) (30)
白色(<i>White</i>) (11)	常春藤(<i>ivy</i>) (31)
半人半马神(<i>Centaurs</i>) (12)	朝圣(<i>pilgrimage</i>) (32)
巴克斯(<i>Bacchus</i>) (13)	尘世(<i>mundus</i>) (33)
柏树(<i>Cypress</i>) (14)	城堡(<i>fortress</i>) (33)
斑叶阿若母(<i>Cuckoopint</i>) (14)	城市(<i>city</i>) (34)
豹(<i>panther</i>) (15)	翅膀(<i>wings</i>) (34)
鲍波(<i>Baubo</i>) (17)	船(<i>ship</i>) (36)
暴风雨(<i>storm</i>) (17)	串珠(<i>wampum</i>) (37)
宝石和次等宝石(<i>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i>) (18)	窗(<i>windows</i>) (38)
	刺槐(<i>acacia</i>) (38)
	刺猬(<i>hedgehog</i>) (39)
	锤子(<i>hammer</i>) (39)

2 目 录

D	
大地(<i>earth</i>)	(41)
大地母亲(<i>Jizo</i>)	(42)
达佛涅(<i>Daphne</i>)	(42)
达弗尼斯(<i>Daphnis</i>)	(43)
大洪水(<i>Flood, The Great</i>)	(43)
戴胜鸟(<i>hoopoe</i>)	(44)
带圆形十字章(<i>ankh</i>)	(44)
大门(<i>gates and portals</i>)	(45)
大米、稻米(<i>rice</i>)	(46)
蛋(<i>egg</i>)	(46)
达那伊达斯(<i>Danaides</i>)	(47)
大卫(<i>David</i>)	(47)
大象(<i>elephant</i>)	(48)
狄安娜(<i>Diana</i>)	(49)
敌基督(<i>Antichrist</i>)	(50)
钉子(<i>nail</i>)	(51)
第五要素(<i>quintessence</i>)	(51)
地狱(<i>hell</i>)	(52)
洞穴(<i>caves</i>)	(53)
椴树(<i>linden</i>)	(56)
独角兽, 麒麟(<i>unicorn</i>)	(56)
渡鸦(<i>raven</i>)	(58)
E	
鹅(<i>goose</i>)	(61)
轭(<i>yoke</i>)	(62)
俄狄浦斯(<i>Oedipus</i>)	(62)
俄耳浦斯(<i>Orpheus</i>)	(63)
厄俄斯(<i>Eos</i>)	(64)
耳朵(<i>ear</i>)	(64)
鳄鱼(<i>crocodile</i>)	(65)
二元性(<i>dualities</i>)	(66)
F	
法码(<i>Fama</i>)	(68)
矾(<i>vitriol</i>)	(68)
方尖碑(<i>Obelisk</i>)	(68)
房屋, 住宅(<i>house</i>)	(69)
纺织(<i>spinning</i>)	(70)
方舟(<i>Ark</i>)	(71)
翡翠(<i>emerald</i>)	(71)
飞碟(<i>UFO</i>)	(72)
风(<i>wind</i>)	(72)
凤凰(<i>phoenix</i>)	(73)
蜂蜜(<i>honey</i>)	(75)
丰饶之角(<i>cornucopia</i>)	(76)
枫树(<i>maple</i>)	(76)
风信子(<i>hyacinth</i>)	(76)
斧(<i>ax</i>)	(77)
复仇女神(<i>Furies</i>)	(78)
福尔图娜(<i>Fortuna</i>)	(78)
福罗拉(<i>Flora</i>)	(79)
妇女祈祷像(<i>Orrant</i>)	(79)
父亲(<i>father</i>)	(80)
浮士德(<i>Faust</i>)	(80)
《福音书》作者(<i>Evangelists,</i> <i>symbols of the</i>)	(81)
G	
该隐(<i>Cain</i>)	(84)
橄榄树(<i>olive tree</i>)	(85)
杆子(<i>pole</i>)	(86)
高等妓女或姘妇(<i>courtesans,</i> <i>or concubines</i>)	(86)
羔羊(<i>lamb</i>)	(87)
戈耳工(<i>Gorgons</i>)	(88)
歌革和玛各(<i>Gog and Magog</i>)	(89)
鸽子(<i>doves and pigeons</i>)	(89)
拱顶石(<i>keystone</i>)	(91)
公鸡(<i>rooster or cock</i>)	(91)
共济会诸象征(<i>Freemasonry,</i> <i>symbols of</i>)	(93)
公鹿, 雄鹿 [<i>deer (male), stag,</i> <i>hart, or buck</i>]	(94)

公牛(<i>bull</i>)	(96)	皇帝(<i>emperor</i>)	(124)
公羊(<i>ram</i>)	(98)	黄金国(<i>El Dorado</i>)	(126)
公野猪(<i>boar</i>)	(99)	黄金时代(<i>goldenage</i>)	(126)
工作(<i>work</i>)	(100)	黄色(<i>yellow</i>)	(127)
狗(<i>dog</i>)	(100)	黄杨(<i>box-tree</i>)	(127)
鹤(<i>stork</i>)	(102)	花语(<i>flowers, language of</i>) ...	(128)
光(<i>light</i>)	(103)	花园(<i>garden</i>)	(130)
光轮(<i>nimbus</i>)	(105)	琥珀(<i>amber</i>)	(132)
龟(<i>turtle</i>)	(106)	蝴蝶(<i>butterfly</i>)	(132)
鬼船(<i>Flying Dutchman</i>)	(106)	灰烬(<i>ashes</i>)	(133)
国王(<i>king</i>)	(107)	绘图板(<i>drawing board</i>)	(134)
谷穗(圣母马利亚长袍上的) (<i>grain, ears of, on Mary's</i> <i>Robe</i>)	(108)	狐狸(<i>fox</i>)	(134)
骨头(<i>bones</i>)	(109)	混沌(<i>chaos</i>)	(135)
H		婚礼的象征(<i>marriage and</i> <i>wedding as symbols</i>)	(136)
海豚(<i>dolphin</i>)	(110)	婚礼习俗(<i>wedding customs</i>) ...	(136)
旱烟袋或“和平烟斗”(<i>calumet</i> <i>of "peace pipe"</i>)	(110)	火(<i>fire</i>)	(137)
号角(<i>trumpet</i>)	(111)	火花(<i>sparks</i>)	(139)
鹤(<i>crane</i>)	(112)	火炬(<i>torch</i>)	(139)
黑暗(<i>darkness</i>)	(113)	火蜥蜴(<i>salamander</i>)	(140)
黑色(<i>black</i>)	(114)	胡桃(<i>walnut</i>)	(140)
河流(<i>rivers</i>)	(116)	胡子和络腮胡(<i>beards and</i> <i>mustaches</i>)	(141)
荷马(<i>Homer</i>)	(117)	J	
河马(<i>hippopotamus</i>)	(118)	蓟(<i>thistle</i>)	(143)
红宝石与石榴石(<i>rubies and</i> <i>garnets</i>)	(118)	箭(<i>arrow</i>)	(143)
红色(<i>red</i>)	(118)	剑(<i>sword</i>)	(145)
虎(<i>tiger</i>)	(120)	角(<i>Horns</i>)	(147)
花(<i>flower</i>)	(121)	脚和脚印(<i>foot and footprint</i>)	(148)
华盖(<i>baldachin</i>)	(122)	假人(有生命的)(<i>golem</i>)	(149)
花环,花冠(<i>wreath</i>)	(122)	家鼠(<i>rat</i>)	(149)
獾(<i>badger</i>)	(123)	吉德柱(<i>djed-pole</i>)	(150)
蝗虫(<i>locust</i>)	(123)	结(<i>knots</i>)	(151)
黄道带(黄道十二宫)(<i>zodiac</i>)	(124)	节杖(<i>scepter</i>)	(152)
		戒指(<i>ring</i>)	(153)
		菊花(<i>chrysanthemum</i>)	(155)

4 目 录

季节三女神(<i>Horae</i>)	(155)	犁(<i>plow</i>)	(185)
极乐鸟(<i>bird of paradise</i>).....	(155)	梨(<i>pear</i>).....	(186)
继母(<i>stepmother</i>)	(156)	镰刀(<i>sickle</i>)	(186)
鲸(<i>whale</i>)	(157)	莲花(<i>lotus</i>).....	(187)
井(<i>wells</i>)	(158)	炼金术及其象征(<i>alchemy and</i> <i>its symbols</i>).....	(189)
荆棘(<i>thorns and briars</i>)	(159)	炼狱(<i>purgatory</i>)	(190)
镜子(<i>Mirrors</i>)	(159)	鬣狗(<i>hyena</i>)	(191)
妓女(<i>whore</i>)	(161)	立方体(<i>cube</i>)	(191)
金星, 维纳斯(<i>Venus</i>).....	(162)	灵洞(<i>soul-hole</i>)	(192)
金子(<i>gold</i>).....	(163)	灵鸟(<i>ibis</i>)	(193)
九(<i>nine</i>)	(164)	柳(<i>willow</i>).....	(193)
酒(<i>wine</i>).....	(164)	六(<i>six</i>)	(194)
酒神杖(<i>thyrsus</i>).....	(166)	六角星形(<i>hexagram</i>)	(194)
具(<i>yantra</i>)	(166)	硫和汞(<i>sulfur and mercury</i>)	(195)
巨人(<i>giants</i>)	(167)	龙(<i>dragon</i>)	(196)
K		耨斗菜(<i>columbine</i>)	(197)
喀耳刻(<i>Circe</i>)	(169)	炉(<i>ovens, stoves and furnaces</i>)	(198)
凯米拉(<i>Chimera or Chimaera</i>)	(169)	驴(<i>donkey</i>).....	(198)
康乃馨(<i>carnations</i>)	(170)	芦荟(<i>aloe</i>)	(199)
卡桑德拉(<i>Cassandra</i>)	(170)	轮子(<i>wheel</i>)	(200)
卡萨诺瓦(<i>Casanova</i>).....	(170)	罗兰(<i>Roland</i>)	(202)
克洛诺斯(<i>Chronus</i>)	(171)	裸体(<i>nakedness</i>)	(202)
孔雀(<i>peacock</i>)	(171)	骆驼(<i>camel</i>)	(203)
快乐岛(<i>Islands of the Blessed</i>)	(173)	螺旋(<i>spiral</i>)	(203)
骷髅(<i>skeleton</i>)	(174)	绿色(<i>green</i>)	(205)
L		绿松石(<i>turquoise</i>)	(205)
拉伯兰旗, 皇旗(<i>Labarum</i>) ...	(176)	露珠(<i>dew</i>)	(206)
来世(<i>afterlife</i>)	(176)	M	
蓝宝石(<i>sapphire</i>)	(177)	马(<i>horse</i>)	(207)
蓝色(<i>blue</i>)	(178)	玛尔斯(<i>Mars</i>)	(208)
狼(<i>wolf</i>)	(178)	玛瑙(<i>agate</i>)	(209)
拉撒路(<i>Lazarus</i>)	(181)	镢刀(<i>trowel</i>)	(209)
雷电(<i>thunder</i>)	(182)	曼德拉草(<i>mandrake</i>)	(210)
乐园(<i>paradise</i>)	(183)	曼荼罗(<i>Mandala</i>)	(210)

锚 (<i>anchor</i>)	(211)		(239)
猫 (<i>cat</i>)	(212)	鸟 (<i>bird</i>)	(240)
猫头鹰 (<i>owl</i>)	(213)	鸟居 (<i>torii</i>)	(241)
蚂蚁 (<i>ant</i>)	(214)	涅墨西斯 (<i>Nemesis</i>)	(241)
美德 (<i>virtues</i>)	(215)	宁录 (<i>Nimrod</i>)	(241)
玫瑰 (<i>rose</i>)	(215)	牛 (<i>ox</i>)	(242)
美惠三女神 (<i>Graces</i>)	(217)	牛奶 (<i>milk</i>)	(242)
梅树 (<i>plum</i>)	(218)	诺恩 (<i>Norns</i>)	(243)
梦之象征 (<i>dream symbols</i>)	(218)	诺亚 (<i>Noah</i>)	(244)
门槛 (<i>threshold</i>)	(220)	女王、王后 (<i>queen</i>)	(244)
面包 (<i>bread</i>)	(221)	女巫 (<i>witches</i>)	(244)
面具 (<i>masks</i>)	(222)	女先知 (<i>sibyls</i>)	(245)
面纱 (<i>veil</i>)	(223)	女阴 (<i>yonis</i>)	(246)
绵羊 (<i>sheep</i>)	(223)		
冕状头饰、三重冕 (<i>tiara</i>)	(224)	O	
蜜蜂 (<i>bee</i>)	(225)	偶像 (<i>Idols</i>)	(247)
迷宫 (<i>labyrinth</i>)	(226)	欧洲赤松 (<i>pine, Scots</i>)	(247)
命运三女神 (<i>Fates</i>)	(227)		
闵希豪生男爵 (<i>Münchhausen</i>)	(227)	P	
缪斯 (<i>muses</i>)	(228)	珀加索斯 (<i>Pegasus</i>)	(249)
磨坊, 磨 (<i>mill, millstone</i>)	(228)	潘 (<i>Pan</i>)	(249)
蘑菇 (<i>mushrooms</i>)	(229)	潘多拉 (<i>Pandora</i>)	(250)
魔鬼 (<i>devil</i>)	(230)	胖佛陀或弥勒佛 (<i>Buddha, Fat</i> <i>or Mi-Io Fo</i>)	(251)
摩西 (<i>Moses</i>)	(231)	皮格马利翁 (<i>Pygmalion</i>)	(251)
牡丹 (<i>peony</i>)	(232)	苹果 (<i>apple</i>)	(251)
母鸡 (<i>hen</i>)	(232)	泼妇 (<i>Xanthippe</i>)	(253)
木匠的直角尺 (<i>square, carpenter's</i>)	(233)	普罗米修斯 (<i>Prometheus</i>)	(253)
母鹿和红色雌鹿 (<i>doe or hind</i>)	(234)		
母亲 (<i>mother</i>)	(235)	Q	
牧羊人 (<i>shepherd</i>)	(236)	七 (<i>seven</i>)	(255)
		旗 (<i>flags</i>)	(256)
N		铅 (<i>lead</i>)	(257)
奶牛 (<i>cow</i>)	(238)	强盗 (<i>robbers</i>)	(258)
那喀索斯 (<i>Narcissus</i>)	(239)	桥 (<i>bridge</i>)	(258)
男性生殖器 (<i>linga or lingam</i>)		乞丐 (<i>beggar</i>)	(259)
		齐格弗里德 (<i>Siegfried</i>)	(260)
		轻蔑的手势 (<i>fig, sign of the</i>)	

6 目 录

..... (260)	山羊座(<i>Capricorn</i>) (285)
青蛙(<i>frog</i>)..... (261)	傻子(<i>fool</i>) (285)
骑士(<i>knight</i>) (262)	蛇(<i>snake</i>) (286)
球(<i>ball</i>) (263)	舌(<i>tongue</i>) (289)
丘比特(<i>Cupid</i>) (264)	神殿, 寺庙(<i>temple</i>) (291)
泉(<i>springs</i>) (265)	圣杯(<i>Grail</i>) (292)
曲刀(<i>kukri</i>) (266)	神话故事(<i>fairy tales</i>) (293)
鹊(<i>magpie</i>) (266)	圣甲虫(<i>scarab</i>) (294)
R	圣克里斯托弗(<i>Christopher, Saint</i>) (295)
仁慈(<i>charity</i>)..... (267)	圣女贞德(<i>Joan of Arc</i>) (295)
如尼文(<i>runes</i>) (267)	世界末日(<i>end of the world</i>) ... (296)
S	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场 (<i>Armageddon</i>) (297)
萨杜恩, 土星(<i>Saturn</i>) (268)	世界之轴(<i>axis mundi</i>) (297)
萨福(<i>Sappho</i>) (269)	世界中心(<i>Omphalos</i>) (298)
撒迦利亚(<i>Zacharius</i>) (269)	石榴(<i>pomegranate</i>) (299)
撒马利亚人(<i>Samaritan, the Good</i>) (269)	失明(<i>blindness</i>) (299)
萨纳托斯(<i>Thanatos</i>) (270)	狮身鹰首兽(<i>griffin</i>)..... (300)
桑寄生(<i>mistletoe</i>) (270)	石头(<i>stone</i>) (301)
三齿鱼叉(<i>trident</i>) (271)	石柱(<i>menhir</i>) (303)
三角形(<i>triangle</i>) (271)	狮子(<i>lion</i>) (304)
三曲腿图(<i>triskelion</i>) (273)	十字形(<i>cross</i>)..... (306)
三神一体(<i>triads</i>) (273)	手(<i>hand</i>) (309)
三位一体(<i>trinity</i>) (275)	守护神(<i>genius</i>) (311)
三叶草和白花酢浆草(<i>clover and shamrock</i>) (276)	守门狮(<i>karashishi</i>) (311)
扫帚(<i>broom</i>) (277)	手套(<i>glove</i>) (312)
萨梯(<i>Satyrs</i>) (277)	鼠(<i>mouse</i>) (312)
森林(<i>forest</i>) (278)	树(<i>tree</i>) (314)
沙漏(<i>hourglass</i>)..... (279)	双胞胎(<i>twins</i>) (316)
山(<i>mountain</i>) (279)	双壳贝类(<i>bivalves</i>) (317)
闪电(<i>lightning</i>)..... (281)	双蛇杖(<i>caduceus</i>) (318)
上/下(<i>above/below</i>) (283)	双头斧(<i>ax, double-headed</i>) ... (318)
珊瑚(<i>coral</i>) (283)	束棒(<i>fascas</i>) (319)
山猫(<i>lynx</i>) (284)	水(<i>water</i>) (320)
商业神, 水星, 汞(<i>Mercury</i>) ... (284)	水晶(<i>crystal</i>) (323)
	书籍(<i>book</i>) (323)
	水妖(<i>water spirits</i>) (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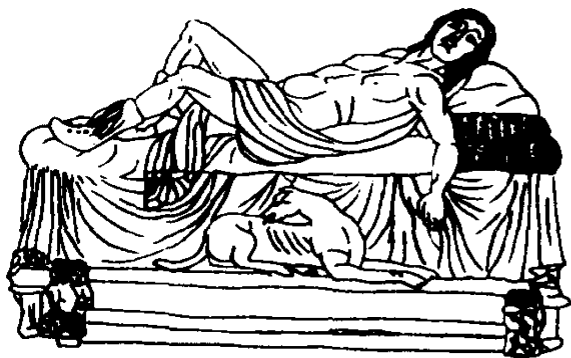
数字(<i>numbers</i>)	(327)	鸵鸟(<i>ostrich</i>)	(356)
四(<i>four</i>)	(330)	拖鞋(<i>slipper</i>)	(357)
斯芬克斯(<i>sphinx</i>)	(331)	图腾(<i>totem</i>)	(358)
死亡之舞(<i>dance of death</i>) ...	(332)	兔子(<i>hares</i>)	(359)
死亡之象征(<i>death, symbols of</i>)	(332)	W	
松鼠(<i>squirrel</i>)	(333)	瓦尔基里(<i>Valkyries</i>).....	(361)
隼和鹰(<i>falcon and hawk</i>) ...	(334)	外套、短斗篷和长袍(<i>coats, capes and robes</i>).....	(361)
所多玛与蛾摩拉(<i>Sodom and Gomorrah</i>)	(334)	网(<i>net</i>)	(362)
索菲娅(<i>Sophia</i>).....	(335)	汪达尔人(<i>Vandals</i>)	(363)
锁链(<i>chain</i>)	(336)	王冠(<i>crown</i>)	(364)
所罗门(<i>Solomon</i>)	(337)	王位,宝座(<i>throne</i>)	(365)
索莫纳斯(<i>Somnus</i>)	(338)	王蜥(<i>basilisk</i>)	(366)
T		万字(<i>swastika</i>)	(366)
塔(<i>tower</i>)	(339)	威廉·退尔(<i>William Tell</i>) ...	(367)
台阶与楼梯(<i>steps and stairways</i>)	(340)	纹章学中的符号(<i>heraldry, symbols in</i>)	(368)
泰坦尼克号(<i>Titanic</i>)	(340)	蜗牛(<i>snail</i>).....	(368)
太阳(<i>sun</i>)	(341)	五(<i>five</i>)	(369)
塔罗纸牌(<i>tarot</i>).....	(343)	雾(<i>fog</i>)	(369)
堂吉诃德(<i>Don Quixote</i>)	(344)	无花果树(<i>fig</i>)	(370)
天鹅(<i>swan</i>)	(345)	五角星形(<i>pentacle</i>)	(370)
天平(<i>scales</i>)	(346)	兀鹫(<i>vulture</i>).....	(372)
天使(<i>angel</i>)	(347)	巫术(<i>medicine</i>)	(373)
天堂,天空(<i>heaven, or the heavens</i>)	(349)	乌鸦(<i>crow</i>)	(374)
铁(<i>iron</i>)	(351)	X	
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i>Eulenspiegel, Till</i>)	(351)	锡安山(<i>Zion, Mount</i>)	(375)
鹈鹕(<i>pelican</i>)	(352)	锡安山之星(<i>Zion, Star of</i>) ...	(375)
梯子(<i>ladder</i>)	(353)	香(<i>incense</i>)	(375)
铜(<i>copper</i>)	(354)	香柏(<i>cedar</i>)	(376)
头发(<i>hair</i>)	(354)	项圈(<i>torque</i>)	(376)
头巾和帽子(<i>headdress and headgear</i>)	(355)	橡树(<i>oak</i>)	(377)
土木香(<i>elecampane</i>)	(356)	箱子(<i>chest</i>).....	(377)
		衔尾蛇(<i>uroborus</i>)	(378)
		小树林(<i>grove</i>)	(379)
		蝎(<i>scorpion</i>)	(379)

8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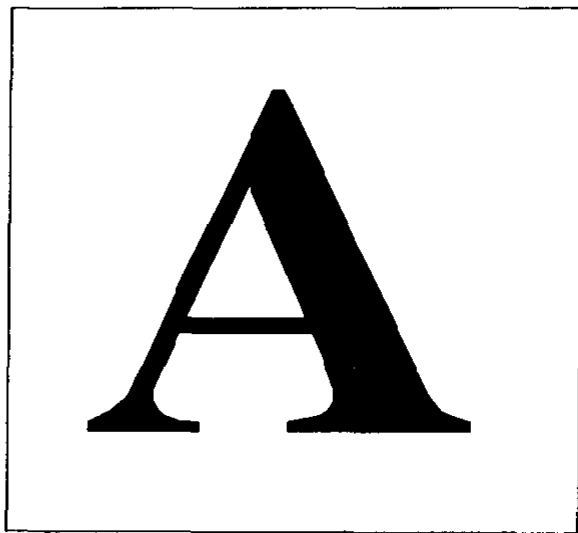
蟹(<i>crab</i>)	(380)	of)	(407)
邪恶(<i>vices</i>)	(381)	岩石(<i>rocks</i>)	(408)
西风之神(<i>Zephyrus</i>)	(382)	雅努斯(<i>Janus</i>)	(409)
锌(<i>zinc</i>)	(382)	腰带, 饰带(<i>belt, sash and</i>	
心(<i>heart</i>)	(382)	<i>girdle</i>)	(410)
星星(<i>stars</i>)	(383)	钥匙(<i>key</i>)	(411)
幸福七神(<i>gods of happiness,</i>		要素(<i>elements</i>)	(412)
<i>seven</i>)	(388)	亚特兰蒂斯(<i>Atlantis</i>)	(414)
行星(<i>planets</i>)	(389)	鸭子(<i>duck</i>)	(414)
熊(<i>bear</i>)	(390)	夜(<i>night</i>)	(415)
胸脯(<i>breast</i>)	(391)	野鸡或雉(<i>pheasant</i>)	(416)
修苏德拉(<i>Ziusudra</i>)	(392)	耶路撒冷(<i>Jerusalem</i>)	(416)
吸血鬼(<i>Dracula</i>)	(392)	野蛮人和荒野神灵(<i>savages and</i>	
蜥蜴(<i>lizard</i>)	(392)	<i>spirits of wild nature</i>)	(418)
洗澡和沐浴(<i>baths and bathing</i>)		耶稣的武器(<i>Arma Christ</i>)	
.....	(393)	(420)
血(<i>blood</i>)	(394)	夜莺(<i>nightingale</i>)	(420)
XP(<i>chi-rho</i>)	(395)	伊卡洛斯(<i>Icarus</i>)	(421)
许普诺斯(<i>Hypnos</i>)	(396)	易经(<i>I-Ching</i>)	(422)
Y		银(<i>silver</i>)	(422)
亚伯拉罕(<i>Abraham</i>)	(397)	印第安战斧(<i>tomahawk</i>)	(423)
亚伯拉罕的怀抱(<i>Abraham,</i>		鹰(<i>eagle</i>)	(423)
<i>bosom of</i>)	(398)	樱桃(<i>cherry</i>)	(425)
牙齿(<i>tooth</i>)	(398)	鹦鹉(<i>parrot</i>)	(426)
亚当和夏娃(<i>Adam and Eve</i>)		影子(<i>shadows</i>)	(426)
.....	(399)	隐士(<i>hermit</i>)	(427)
亚历山大大帝(<i>Alexander the</i>		阴阳(<i>yin and yang</i>)	(428)
<i>Great</i>)	(400)	阴阳人(<i>androgyny</i>)	(429)
亚马孙人(<i>Amazons</i>)	(400)	印章(<i>seal</i>)	(429)
盐(<i>salt</i>)	(401)	犹大(<i>Judas</i>)	(430)
燕(<i>swallow</i>)	(402)	犹太神秘教经典(<i>Zohar, Book</i>	
羊(雌)[<i>goat (female)</i>]	(403)	<i>of</i>)	(431)
羊(雄)[<i>goat (male)</i>]	(404)	鱼(<i>fish</i>)	(431)
洋葱(<i>Allium cepa</i>)	(404)	雨(<i>rain</i>)	(433)
眼睛(<i>eye</i>)	(405)	玉(<i>jade</i>)	(434)
眼镜(<i>eyeglasses</i>)	(407)	猿猴(<i>ape</i>)	(434)
颜色的象征(<i>colors, symbolism</i>		圆圈, 周期(<i>circle</i>)	(436)
		愚蠢的乡下人(<i>illagers,</i>	

<i>foolish</i>)	(438)	珍珠(<i>pearl</i>)	(452)
约伯(<i>Job</i>)	(438)	制图圆规(<i>compass, drafting</i>)	
约瑟(<i>Joseph</i>)	(439)	(454)
游戏, 比赛(<i>games</i>)	(439)	蜘蛛(<i>spider</i>)	(454)
右与左(<i>right and left</i>)	(440)	钟(<i>bells</i>)	(455)
月桂树(<i>laurel</i>)	(441)	宙斯(<i>Zeus</i>)	(456)
月亮(<i>moon</i>)	(441)	猪(<i>pig</i>)	(456)
羽毛(<i>feather</i>)	(444)	烛架和烛台(<i>candelabra and</i>	
云(<i>clouds</i>)	(444)	<i>candlesticks</i>)	(457)
Z		朱庇特(<i>Jupiter</i>)	(458)
斋布(<i>lent-cloth</i>)	(446)	侏儒(<i>dwarfs</i>)	(459)
扎格列欧斯(<i>Zagreus</i>)	(446)	竹子(<i>bamboo</i>)	(460)
战车(<i>chariot</i>)	(446)	柱子(<i>pillars</i>)	(460)
占星术的象征(<i>astrological</i>		紫晶(<i>amethyst</i>)	(462)
<i>symbols</i>)	(447)	紫罗兰(花)[<i>violet(flower)</i>]	
章鱼(<i>octopus</i>)	(448)	(462)
正方形(<i>square</i>)	(449)	紫罗兰(色)[<i>violet(color)</i>]	(463)
政治的象征(<i>political symbols</i>)		紫杉(<i>yew</i>)	(463)
.....	(450)	棕榈树(<i>palm trees</i>)	(463)
贞女(<i>virgin</i>)	(450)	棕色(<i>brown</i>)	(464)
		嘴, 口(<i>mouth</i>)	(464)

阿多尼斯 (Adonis) 在古代神话中,阿多尼斯是少年美男子的象征原型,来自腓尼基(adon,意为“老爷”)。他是希腊神话中司永远生长的次神,是“死后又复活的神”之一。阿多尼斯是阿芙洛狄特(Aphrodite)[拉丁语“维纳斯”(Venus)]的情人,被一头愤怒的公猪杀死。在一些神话中,他死于以动物显形的战神阿瑞斯[Aries,拉丁语为玛尔斯(Mars)]之手。从阿多尼斯的血中长出银莲花或红口水仙(毛茛的变种),而他的灵魂则沉入冥府(见来世)。爱神恳求宙斯(Zeus)只让阿多尼斯在冥府度过一年的部分时光而在春天时回到她身边,她的请求得到恩准。人们以喜庆、欢歌和培植小小的“阿多尼斯花园”来庆祝每年春季的复归。苏美尔人也有类似阿多尼斯的神即生长之神杜木兹[Dumuzi,阿拉姆语叫坦木兹神(Tammuz)],他是女神伊南那(Inanna)的情人。许多宗教和文化用沉入冥府又定时复活的神来象征一年一度的生长循环。



阿多尼斯:来自伊特鲁里亚瓮盖上的图案。托斯卡纳,约公元前190年。



阿尔法和欧米加 (Alpha and Omega) 希腊字母表的首尾两个字母,据说由命运三女神(the three Fates)所创,在希腊化时代,代表象征宇宙始与终的上帝,正如《圣经》诗句所言,“我是首,我是尾,除我以外没有上帝”(《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六节)。引人注目的是古代晚期将数值赋予字母(希腊字母和希伯来语字



阿尔法和欧米加:全能的上帝沐浴在光芒中。引自奥地利的农历书,1913年。

母),把字母、声音和字句看做创世的要素,这就为每一种对宇宙起源的思考敞开了大门,在犹太教的神秘哲学中,它特别形成了“思辨之灵知”的核心。在《启示录》中,创世主即“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的天主”,自称



带圆形十字章上的阿尔法和欧米加。来自埃及法尤姆的墓碑上的图案,公元前六世纪。

为“阿尔法和欧米加”(第一章第八节)。这两个字母常饰刻在基督徒墓上,意即亡者在上帝那里悟出了人生起始与终结的目标。在中世纪对最后审判的描绘中,阿尔法和欧米加常常一左一右装饰最高审判官耶稣身后的光环。

阿福花 (Asphodel) 百合属,深绿叶白花。在希腊神话中,它也生长在冥府的草原上,为亡魂带来快乐。阿福花和女神德墨忒耳(Demeter)、普西芬尼(Persephone)有关,根据来世神话,它的球根供生活在冥府的亡灵们食用,但生者饥饿时也会吃它,而且它还能疗毒。成束的阿福花在拉丁语中叫 *hastula regia*,用来装饰神像。地中海国家称“阿福花”为

“affodil”,它仍保持与哀悼有关的传统象征意义,古人相信它能驱逐恶神,并与土星有关。

阿哈苏鲁斯 (Ahasuerus) 据《以斯贴书》的记载,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公元前 488~前 465 年在位)“统治了从印度甚至延伸到埃塞俄比亚的一百二十七个省”。然而,在“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传说中,阿哈苏鲁斯是个象征性人物,被罚在世上永远流浪。这个中世纪故事的其中一个提法认为阿哈苏鲁斯是耶路撒冷的鞋匠,拒绝让前赴髑髅地的耶稣休息,所以,他不得不四处漂泊,直到耶稣再次归来。据说奥地利蒂罗尔的樵夫们



卡昂,1820年木刻“流浪的犹太人”,阿哈苏鲁斯。

用斧头在树根的平面上砍出十字架形让阿哈苏鲁斯休息。另一种提法则认为樵夫们是为逃避“疯狂的猎人”的山林女神们提供避难所(比较该隐)。

埃及 (Egypt) 可能是文明高度发达的最古老国家,常用于象征古老和神秘。对许多人来说,斯芬克斯(Sphinx)或金字塔,还有木乃伊、墓中的卷轴、长着动物模样或动物脑袋的神灵,都证明了一个消失的时代所拥有的高度智慧(见亚特兰蒂斯),至今令人无法想象。早期的人们用“黄金时代”称呼这一原始时期,这种想象比他们的后代更接近神的智慧,不过,那时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确实比现代要艰难得多。当古老的观念(包括动物图腾)仍统治着文明的精神生活时,尼罗河谷中那永不磨灭的城邦和王国,石头建筑和书写语言都曾经是活生生的现实。“现代”文明的男人和女人们对这些观念迷惑不解,怀疑其中藏有惊人的秘密。既然埃及文化的许多内容在被“防腐处理”后保存了近三千年,直到希腊化时代的地中海诸文明注意到它,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言,埃及当然是贮藏伟大秘密的宝库。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在他的《历史》第二卷中写道:“他们说埃及人最先发现太阳年,并把它分成十二个部分,他们是从观察星星获得这一知识的。(鄙人认为他们的计年方法要比希腊人高明许多……)他们进一步强调埃及

人最先使用十二个神的名字,希腊人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他们最先造祭坛、立神像、建庙宇以敬神;也最先在石头上雕刻动物形象……他们虔诚之至,这要胜过其他许多民族[罗林森(Rawlinson)英译]。”现代人习惯于把几乎一切神秘的东西叫“埃及的”——从释梦书到炼金术的象征学,而历史学家并不看重这一点,但细究之下可以肯定,早期宗教、宗教神秘主义象征学中的许多特征实际上都源于埃及。

埃及的圣安东尼 (Anthony of Egypt, Saint, 公元前356~前251)

以许多表现他受到撒旦诱惑的绘画为基础所形成的象征性人物,是埃及沙漠修道生活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人物。据说他隐居山洞,独自在祈祷和沉思中度日。这种令上帝喜欢的生活方式对魔鬼来说不啻是个挑战,于是他想方设法将安东尼引入歧途,起先他化装成魅力十足的美女,后来又借助于鬼神——都不奏效。九十岁时,安东尼得一只狼的引导,深入沙漠寻找一位名叫保罗(Paul)的一百一十岁的隐士。后来保罗以圣人的方式死去,安东尼埋葬了他,随后他自己也去世,成为抵御一切诱惑的虔敬者的楷模。纪念他的日子是1月17日。雅各(沃尔吉纳的)(Jacobus of Voragine)所作的《金传》(1270年)记载了许多圣安东尼的传说,其中不少细节具有象征意义,例如:“有个修士退出了世俗生活,但不彻底,因为他



沙漠中的圣安东尼。W. 奥尔作, 1890年。

秘密留下了一部分财产。圣安东尼对他说:‘去买肉罢。’他去了,但提着肉的时候,狗群扑向他,撕咬他。安东尼又对他说:‘如果一个人弃绝尘世但又保留它的东西,他会遭魔鬼攻击,被扯成碎片。’”勿将埃及的安东尼与帕多瓦的安东尼(Anthony of Padua, 1195~1231)混淆。据说后者曾向鱼布道,当他站在一头驴面前手举献祭用的圣饼时,驴跪了下来,所以帕多瓦的安东尼就成了动物保护圣人。人们都相信,如果人心虔诚能感动安东尼的话,他就能为我们寻回丢失的财物提供可靠的帮助。

阿克特翁 (Actaeon) 希腊神话中的这一象征人物用于警告人不要



阿克特翁变成一头雄鹿。铜盘画, 1678年。

因为好奇和不敬神而靠近神的帝国。阿克特翁是个猎人,由半人半马神喀戎(Chiron)带大,他偶遇阿耳忒弥斯[Artemis, 拉丁语为狄安娜(Diana)]和她的女神们在奥尔霍迈诺斯城(Orchomenos)附近的溪水中沐浴,他没有因为敬畏而退避,反而细细观赏这一严禁凡人观看的奇景。恼怒的狩猎女神把他变成一头雄鹿,被他自己的猎狗撕成碎片:这是神话绘画中屡见的主题。这一神话的用意也许是说以牺牲凡人来敬奉狩猎女神和森林女神。普卢塔克(Plutarch)详细说明了直到公元一世纪,在阿卡迪亚地区(Arcadia)的利卡尤斯山(Mount Lycaeus),一个穿鹿皮的男人仍被追杀至死。

安乐乡 (Cockaique) (法语 pays de cocagne, 德语 Schlaraffen-land) 一个充满悠闲和无所事事的快乐仙境, 其英语、法语的名称似乎都源于“蛋糕”这个词, 意为安乐乡的居民们美味佳肴应有尽有。德语词暗示这些居民们都是“懒猴”, 自认为有权享受世上的所有奢华。这种传统看法也体现在文学上, 包括塞巴斯蒂安·布兰特 (Sebastian Brant, 《愚人船》)、汉斯·萨克斯 (Hans Sachs)、格里美尔豪森 (Grimmelshausen, 《痴儿西木传》) 和格林兄弟在内都刻画了只在遥远的安乐乡才可找到的一种生活。不过在更近代的文学中, 对安乐乡的描写不再含讥带讽, 而只说那是个与我们的现世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其中许多特征类似传统意义上的理想来世。我们最熟悉的法语词“安乐乡” (cocagne) 令人想起波德莱尔的《旅行邀请》(特别是 1982 年其散文版后), 其中所指的安乐乡就是旅人跋涉后到达的终点, 即人间天堂。

从每日面对的严酷现实中解脱出来, 做做天真活泼的梦, 这倒是反映了 1859 年成立于布拉格的艺术组织“斯拉拉费亚”(或“斯拉拉费恩国际联合会”)的生活态度。

其他文化也有自己关于安乐乡的看法。古墨西哥的阿兹台克 (Azteck) 人这样描绘更古老的托尔特克 (Toltec) 人的托兰 (Tollan) 帝国: 沉甸甸的玉米穗沿路卷曲, 棉花长得五彩缤纷, 蔬菜高大有如棕榈树, 等等——当人们对现实产生幻灭感时, 这

些描绘不啻是“美好昔日”的理想写照(见黄金时代)。

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 (Asclepius, staff of) 一根有蛇缠绕的木杖, 在今天的欧洲是药学的象征, 同时也是对古希腊愈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纪念 (拉丁语 Aesculapius), 这一象征也用于医药这一行业。蛇的意义在于它每年的蜕皮, 向来被认为是恢复和更新的过程。蛇 (即“阿斯克勒庇俄斯小蝮蛇”)



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 引自《旧约》中的“铜蛇”。霍伯格, 1675 年。

在古代医院, 特别是设在医疗温泉的医院里被尊为圣物。一个关于星座的神话说宙斯把阿斯克勒庇俄斯和蛇一道放在蛇夫座 (意即“持蛇者”)。据说当瘟疫吞噬古罗马时, 人们把化身为巨蛇的愈合之神从埃皮扎夫罗斯 (Epidaurus) (希腊) 请来, 瘟疫即刻消失。不要将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和信使赫耳墨斯 (Hermes) 或墨丘利 (Mercury) 的双蛇杖混淆, 后者是两条蛇互相纠缠。在现代, 药剂师的阿

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在顶端加了一只碗,蛇从这只碗里喝水,这样就把制药业和医学区分开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的早期原型也是双蛇缠绕的权杖,它属于苏美尔人-古阿卡德人(Sumerian-Akkadian)的愈合之神和冥府之神宁吉吉达(Ningizzida),有时他是长角的蛇。宁吉吉达是拉格什国王古迪尔(King Gudea of Lagash,公



携杖的阿斯克勒庇俄斯。卡塔里,1647年。

元前 2100 年)的保护神。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愈合之神埃斯蒙[Eshmun (Jasumunu)]在迦太基(Carthage)受到尊奉,被认为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一个化身,其形象带有杖和蛇。(比较酒神杖)东方文化研究者 A. 伊尔库(A. Jirku)把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和《出埃及记 7》中提到

的魔杖相联系,魔杖把自己变成一条蛇,摩西(Moses)用它来平息法老国土上的瘟疫,还把它和立在沙漠中的一根竿子上的“黄铜蛇”相联系,被毒蛇咬伤的人看到它伤口就会不治而愈(《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九节,《列王纪下》第十八章第四节)。

阿特拉斯 (Atlas) 今天,这个词意为地图集,因墨卡托(Mercator)地图集(1595年)的题目和卷首插画而得名。关于背掬世界或天空的泰坦神有许多艺术表现,在各种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是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岛国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国王,他或是世界之轴的化身,或是顶天立地的石柱的化身。据说他熟知大海和洋底。在赫希俄德(Hesiod)的神话中,他和克洛诺斯(Cronus,拉丁语 Saturn)联手反对后者的儿子宙斯(见石头);泰坦军队被击败后,阿特拉斯受罚以



阿特拉斯:茶碗(或酒碗)的局部图案。约公元前 540 年的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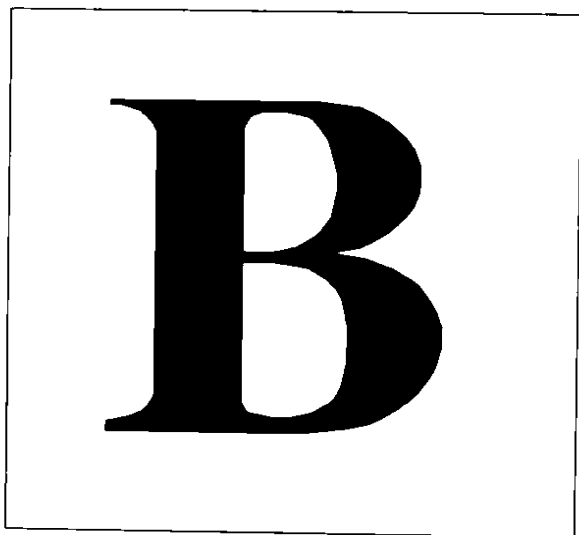
肩揆天[这使人想起小亚细亚关于巨人厄佩鲁里(UPELLURI)的神话,见岩石]。不过,在柏修斯(Perseus)的传奇故事中,阿特拉斯是毛里塔尼亚(今天的摩洛哥)的国王,他拒绝招待英雄柏修斯。作为惩罚,柏修斯让他看美杜莎(Medusa)(见戈耳工)的头颅,国王即刻化成一座大石山,这座石山从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传说中这座远在西方的高山也许是以特内里费岛(Ten-erif)的火山泰德峰(Pico de Teide)为原型的(见极乐岛)。

凹陷的石头 (stones, pitted) 经过雕刻后有凹口或自然凹陷的石块在很多古代崇拜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凹口也许象征子宫。在古代中国,希望生孩子的妇女会往这种石头的凹口抛卵石,如果卵石停留在凹口里,抛卵石者因此明白自己会如愿以偿。在别的文明里,这些被误称为“洞”的凹口象征井或泉,人们认为那是滋润大地的水的源头或大风生发的地方。(布列塔尼有一种风俗,每当风息浪止,渔船停止航行时,妇女们要用锤子撞击史前石块的凹

口。)凹陷的石块还用来当做盛液体祭品(如奠酒)的器皿,或用来刮削出细微的粉末,当做药服用(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石头象征持久)。因此,要对这种石头的象征意义作出一种单一的、世界各地都适用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由于大自然里就有这种凹陷的石块,因此并不是所有今天我们见到的所谓“用于献祭的石头”都是纪元前用于膜拜的遗物。然而,民间传说通常把它们和“异教仪式”、“血祭”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完全证明了我们对于血具有魔法般的威力的信念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也证明了我们与作为“原始”仪式之核心的石头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当凹陷的石头被用作献祭容器时,里面盛的常常是牛奶或水而不是血。

有人指出,凹陷的石头是古人专门凿制、用来代表天上的星座的。然而,人们很难拿出证据来证实这一假设。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石头是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的,跟各种历史的联系和影响并不相关。



八 (Eight) 八或八个一组是来自古埃及城库木努(Khmunu 字面意思是“八字城”,位于现代阿拉伯的阿什穆那雅 Al-Ashmuncyn, 古希腊语名为埃尔穆波利斯 Hermopo Lis) 教士学校的一象征宇宙论的观念。在其他宗教中心强调九个一组或九的观念时,在库木努,出自原始混沌的造物以阴阳二元性体现:如原始时代的水就以阳性和阴性两种形式体现,分别称为 Nun 和 Naunet; 无尽的宇宙也有二性,称为 Huh 和 Hauhet; 黑暗为 Kuk 与 Kaubet; 空间为 Amun 和 Amaunet。这种八带来的生命以蛙和蛇的形式出现,它们生活在原始时期的淤泥里,在那里升起了最初的山,太阳神在山上造出了第一朵莲花。这种“埃尔穆波利斯宇宙论”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其中的一个人物阿木(Amun)成了埃及人的底比斯帝王神。

巴别塔 (Babel, Tower of) 对巴

比伦城塔庙即埃特门纳奇或一个类似建筑的称呼。塔庙高度超过一百五十英尺,位于巴比伦南部的博尔西珀(Borsippa)[即今天的比尔斯尼姆鲁德(Birs Nimrud)],为巴比伦智慧和写作之神那波(Nabu)或内波(Nebo)之庙。一条运河连接新旧两城。《圣经》中的“巴别塔”象征人类过于狂妄或自负,要凭人力“到达星星”——在《圣经》看来,这是凡人一次过分的、劳而无功的努力,想“重建已折断的连接天地的立轴,需要的话不惜违背上帝的意愿”[卢克(Lurker),1987;见世界之轴]。《塔木德》中的一个犹太



螺旋形巴别塔。G. 多雷(1832~1833)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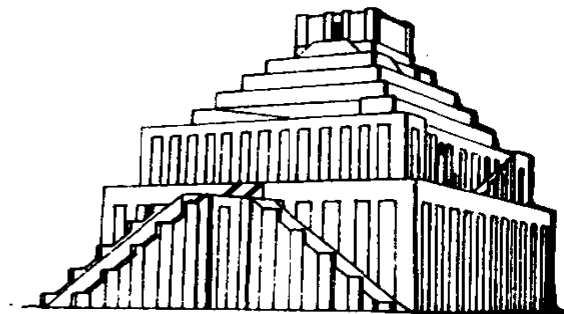
传说认为建塔者的冷漠招致上帝的惩罚：据说一个工人从高处摔下身亡，但建筑师们一心只想快快完成建塔工作，以借此扬名，于是他们对死亡置之不理，只用车把尸体运走后又继续干活。几天后一块石头松动，一



“因争吵而未完成的”巴别塔。J. 博斯基
乌斯作，1702年。

堵墙随之倒塌，这使只关心进度和花费的工人们大吃一惊：那块掉下的石头比摔死了一个工人更重要。这是上帝决定惩罚他们的一个原因（约柜）。《圣经》称之为巴别是与词根“bll”（意即混乱）有关，也源于人类语言的互不相通将永远阻碍这个狂妄的工程到达天穹的传说。五旬节即圣灵降临节（见舌）象征受天启的人们具有自动掌握外国语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克服《旧约》设下的种种限制。共济会还把巴别塔和随后散布世界各国的建筑联系起来。一个适用于共济会“姐妹们”的教育指南从道德角度来读解

巴别塔，认为它表现了“大地的孩子们”的傲慢，我们只有“凭理智与正直之心抗拒它”，才能确保自己不陷入这种堕落 [鲍恩约普尔 (Baurj-öpel)]。世界语这种（人工的）国际语言就是一种共济会式的努力，要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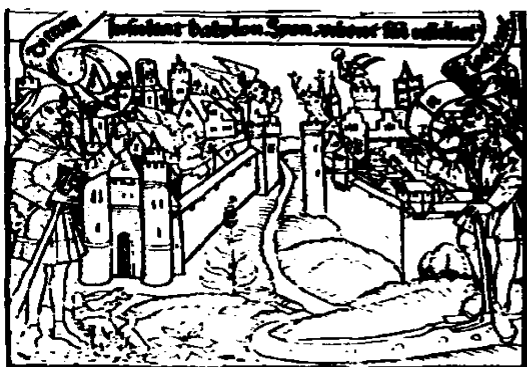


乌尔（巴比伦）的巴别塔建于公元前六世纪。

语言间的混乱性。“世界语共济会”成立于1905年，目的在于从理性上消除把我们分隔开的语言障碍。

巴比伦 (Babylon) 古代东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位于幼发拉底 (Euphrates) 河下游，旧城门为巴-伊鲁 (Bab-ilu) 或巴-伊利 (Bab-ili)，意为“天堂之门”或“众神之门”。《圣经》提到著名的“出卖信仰的巴比伦”，因为公元前598年的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国王 (King Nebuchadnezzar) 的统治下是个强大的敌国，它劫掠耶路撒冷，使其大部分人民成为“巴比伦俘虏”，他们因失去家园而感到万分悲痛，直到能返回。尼布甲尼撒国王将庙区埃沙吉拉 (Esagila) 重建成梯形 (塔庙) 庙堂 (见阶梯) 埃特门纳奇 (E-temenanki)，在犹太人眼里，这显然是

“偶像崇拜”。先知以赛亚(Isaiah)借这个骄傲国王之口说出以下这些话：“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之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三到十四节)这种狂妄或自负与犹太人屈辱的被俘一直继续到巴比伦国王伯沙撒[(Belshar-usur)或伯沙扎(Belshazzar)]于公元前550年败在波斯人手下，从而



作为撒旦之城和上帝的战斗之城的巴比伦。引自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巴西勒，1489年。

结束了犹太人的流放。巴比伦仍是偶像崇拜的象征：“她的邪教醇酒灌醉了全世界。”在《启示录》中，巴比伦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原型，被描绘成一个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手拿金杯，杯中盛了可惜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四、六节)。人们普遍认为巴比伦在这里暗示了先知时代的古世界的首都：罗马。

百合花 (Lily)

“百合洁白姿高雅，力战群芳花中王。
奈何生命太短暂，痛苦如吾命消亡。
仁慈上帝支助我，为何不把我命长。”

(霍伯格)

甚至在百合花的象征意义形成系统论述之前，这种花就已很受尊重，是埃及和以米诺斯文化为中心的克里特岛及迈锡尼(Mycenae)装饰艺术中最受欢迎的装饰图案。在诗歌



百合花：引自锡拉岛(桑托林岛)的壁画。约公元前15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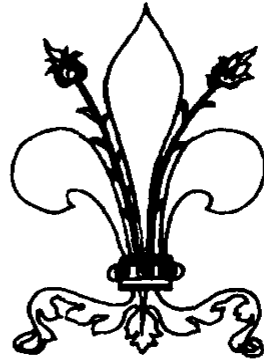
中，蝉的声音及缪斯被赞为“如百合花一样”(即“温柔”)。在神话中，百合花来自天后赫拉的乳汁，有几滴掉到了大地上；银河也因此在同一时期形成。爱情女神阿芙洛狄特(维纳斯)仇视此花纯洁的容貌而给它加上了看上去像驴的阴茎一样的雌蕊。然而，百合花仍在基督教界象征纯洁、神圣的爱情。圣母领报天使加百列常被画成手拿一支百合花，圣母马利亚的丈夫约瑟及马利亚的父母约希姆(Joachim)和安妮(Anne)也一样，“百合花领地”“不能走人”，只能在耶稣



百合花。霍伯格,1675年。

的圣训山上赞美,并以此作为那些诚实的、不乱问问题的人的榜样,这使百合花成为很多圣人的标志[包括帕多瓦的安东尼(Anthony of Padua),多米尼克(Dominic),菲力普·耐利(Philip Neri),文森特·弗洛尔(Vincent Ferrer),锡耶纳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Siena)及菲罗米娜(Philomena)]。百合花徽图案在纹章学符号中是很重要的;百合花“是皇室花……特别是因为花形像权杖,或因此花释放出一种能刺激心脏的香味,连蛇也躲避它”(贝克勒)。据说有位天使曾送了一支百合花给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克洛维一世(481~511),从1179年起,百合花徽(实际上它看上去更像彩虹)就成了法国国王的纹章。通过路易十六,它也成了美第奇家族衣袖上的一部分装饰,从而成了

佛罗伦萨及托斯卡纳(Tuscany)的部分装饰。在大众化的象征主义中,百合花不仅代表纯洁(如教堂的行列圣



百合花:法国纹章学中的百合花徽。15世纪。

歌),也表示“苍白的死亡”:传说中提到百合花的神秘出现宣告一个修士的死亡。一首流传下来的歌中也提到“三朵百合”种在墓边(见死亡之象征)。

白色 (white) 由于在所有的颜色都消失后或光谱上所有的颜色同时出现时才会产生白色,因此白色既象征人类堕落前伊甸园里的天真无知,又象征所有的尘世凡人苦苦追求的最终目标——灵魂的净化以及在天堂里重新找回那“失去”的天真。在很多文化传统里,白色或未染色的衣服被当做祭司的服装,它象征纯洁和真理。刚接受洗礼的基督徒穿的是白色罩衫;在表现末日审判的绘画里,正直的灵魂被描绘成白色。教皇的白色罩袍象征理想、荣耀以及通往天堂

之路。毕达哥拉斯曾建议唱圣歌的人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动物被用做供奉天神的祭品，而黑色动物则被当做供奉阴间神灵的祭品。圣灵被描绘成一只白鸽。

然而，白色也具有反面的象征意义，主要因为它与“死亡的苍白”之间的联系。在梦里，“白马常和死的想法或经历有关联。‘骑浅色马的人’出现在死亡可能介入的地方”（阿拜利）。很多文化传统认为鬼神穿着白色的衣服或本身就是白色的——与“阴暗”刚好相反（见影子）。

在中国的象征传统中，白色代表老年、秋天、西方和不幸，还象征贞操和纯洁。（“白莲教”是一个秘密组织的名称，它寻求改善民众的道德观念。）白色常被认为是中国人丧礼用的颜色，但实际上这只是丧服的颜色而已。

在炼金术里，发亮或变白是“原始物质”在经历“黑”的阶段后正在转变成点金石的标志（比较：百合花）。

半人半马神 (centaurs) 神话中的怪物：马身，马脖子处是男人的上身。自古希腊以来，这些怪物一直被认为是不和睦与（内心）紧张不安的象征。关于他们的传说据说起源于地中海国家的居民第一次看到来自亚洲大草原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这是一幅可怕景象。（同样地，当中美洲的土著人第一次看到西班牙征服者时，也认为他们是半人半兽。）半人半马神也叫“hippocetaurs”，

希腊人把他们说成是拉庇泰人 (Lapiths) 的敌手，后者是住在色萨利山脉 (Thessaly) 的一个人的部落，喝醉的半人半马神总试图诱拐拉庇泰族的女人（见野蛮人）。因此，半人半马神又象征未开化的兽性，屈从于原始本能：他们那动物的一半似乎只是半顺从于那人的一半。在古代晚期的经文《自然哲学家》中，半人半马神代表异教徒，他们了解基督教教义但并不正确应用，故产生内心的矛盾与斗争。因为无法克服自己的兽性，半人半马神在中世纪常用于映衬高尚的骑士并象征骄傲这一恶行 (superbia)。



半人半马神。来自巴勒斯坦的地板镶嵌图案，公元五世纪。

另一方面，单个的半人半马神也拥有高贵品质，首先是因为他们与大自然关系密切。像伊阿宋 (Jason) 和阿基琉斯 (Achilles) 这样的英雄年轻时都曾师从过半人半马神喀戎



半人半马神与拉庇泰人打仗。来自雅典的巴台农绒面地毯，约公元前445年。

(Chiron), 后者传授他们草药知识。矢车菊(centaury)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喀戎发现了它的药用功能。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不小心用毒箭射伤自己的恩师喀戎。喀戎因为普罗米修斯



半人半马神明克图尔与忒修斯打仗。引自威尼斯普卢塔克的《生活》，1496年。

的缘故,放弃了自己的长生不老,他被送上天空,成为人马座。希腊有一医生家族将其脉系一直追溯到喀戎。在黄道十二宫中列第九位的人马座是一个半人半马在射箭,属火相。据说属这一星座的人意志坚定,攻击性强,充满活力,是光明、活力和权力的追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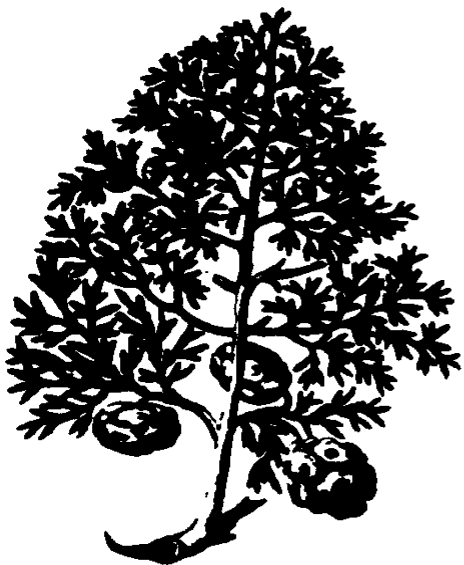
巴克斯 (Bacchus) 和古代世界的原始鹿神甘布里努斯(Gambrinus)一道,从耽于酒香狂欢的古神变成酒馆的象征。根据神话,巴克斯或狄奥尼索斯(Dionysus)是宙斯的一个儿子,手持葡萄枝驱散忧虑,带领随从——森林之神塞利尼(Sileni)和女祭司(狂喜的女人)——从一个国家游逛到另一个国家。他的标志有葡萄枝、藤叶和他的图尔苏斯(Thyrsus)权杖,身边常常出现强壮的动物如公牛和山羊。关于他死亡[作为扎格列欧斯(Zagreus)]和再生的神话使他跻身于死后复活的神话人物行列。克里特迈锡尼线形文字已将狄奥尼索



戴花冠的醉神巴克斯及其随从。卡塔里,1647年。

斯这个名字写成“狄-沃-诺-索-约”(di-wo-no-so-jo),刻在古典时期以前的石碑上。拉丁语“巴克斯”和相关形式可以追溯到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见闪电)。

柏树 (Cypress) 在现代,这种树总是和死亡及埋葬有关(“过来吧,过来吧,死神,/让我横存在凄凉的柏棺里。”《第十二夜》第二幕第四场),但在古代,它是克洛诺斯(Cronus)、阿斯克勒庇俄斯和——或许因为它火焰般的外形——阿波罗,还有许多女神[西比尔(Cybele)、普西芬尼、阿芙洛狄特、阿耳忒弥斯、欧里诺墨(Eurynome)、赫拉(Hera)、雅典娜]的象征和标志。据说奥尔霍迈诺斯国王厄特俄克勒斯(Eteoc-les)的女儿们被变成柏树,有同样遭遇的还有一个叫西帕里苏斯(Cyparissus)的青年(在



柏树。霍伯格,16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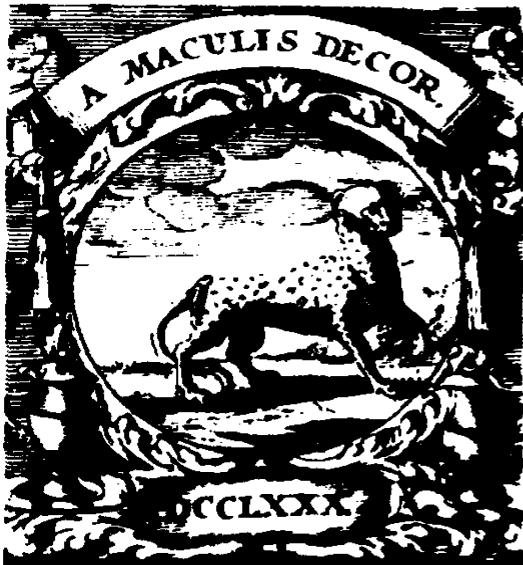
另一个故事里),他是因为杀了一头圣鹿。不过许多暗示说明甚至在希腊文明之前,柏树就已经成为一种宗教象征,随后又成为冥府仪式的一部分,所以人们在墓旁种植柏树。据说它还能抵抗巫术,因此常栽成篱笆。人们把柏树嫩枝埋在种子下面以保护种子免遭虫害。这种木质特别坚硬的常青树也是长寿的象征。因为柏树也出现在对天堂的描绘中,它被栽在基督坟墓畔或刻在精美石棺上,以代表对永生的渴望,不过在更早的时候,人们也用这种木头雕刻神像。“柏木经受时间的第一次考验,/似乎蔑视万物皆亡的法则。/准备开始生活,也准备作永恒的休眠:/它们只敬奉上帝的恩泽”[霍伯格(Hohberg)]。

斑叶阿若母 (cuckoopint) (拉丁语 Arum maculatum),也叫“老爷和贵妇”,块茎植物,其肉穗酷似“菲勒斯”(故“-pint”意为阴茎)。它的块茎从前用作草药,缓解充血和治疗胃不适。尽管斑叶阿若母的外表更接近男性,中世纪还是把它看做圣母马利亚的象征,或许是因为 Arum 或 Aron-[在德语里,斑叶阿若母叫 Aronstab,和“亚伦摩杖(Aaron's rod)”发音近似]和《圣经》中亚伦这个名字发音接近,而马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是亚伦家族的后裔。它的花据说也“如百合一样指向天国”。人们相信它的块茎能治疗忧郁症,并能“帮助消除体内有害的分泌物”。



斑叶阿若母：引自 L. 富克斯的《克里特岛人书》。1543 年。

豹 (panther) 一种在整个近东和北非部分地区曾经能见到的食肉动物。古代文献经常提到这种大型猫



豹：“金钱豹”。J. 博斯基乌斯作，1702 年。

科动物的野性和狡猾以及母豹非凡的好斗性。这些寓言式的描述包括：豹极想喝酒，而且需要人脸的保护，使其免遭乌头(一种植物)的毒害。很多神话英雄都披着豹皮[如俄耳浦斯、伊阿宋 (Jason)、安廷诺 (Antenor)]; 豹还是狄奥尼索斯 (见巴克斯)、阿芙洛狄特 (见维纳斯)、女巫喀耳刻 (Circe) 和 西布莉 (Cybele) 的追随者之一。从公元前 186 年开始，豹被从非洲运到罗马，用于角斗，供人观赏。奇怪的是，在基督教早期文献《自然哲学家》中，豹被描绘成“最



风格化的豹形象。来自奥地利斯泰里亚省的徽章。

友善的动物，蛇是它惟一的敌人……它的声音能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芳香，其他动物寻香而来，和豹亲密相处”。文章接着说，耶稣基督在复活时就是这样宣布世界得救的，“他变成一股芳香，吸引四面八方的人”；他的衣服

“像豹皮一样多彩”，上面饰有贞操、纯洁、慈悲、信念、美德、和谐、和平及慷慨，他是堕落的蛇的敌人。人们相信，豹在饱餐后，回到自己的洞穴里通常要连续睡上三天，而且醒过来时就会发出“芬芳”的叫声，这一观念使它和基督之间有一种象征性的联系。在许多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里，我们也发现以下的描述：只有龙在听到豹的叫声时才会充满恐惧，于是龙躲藏在地下的洞穴里，“在洞中它吓得半死，因为它无法忍受豹的气味。基督——真正的豹——也是这样从天上来到人间的，他把我们从恶魔般的龙的魔爪中拯救出来……在死后，他又下到阴间，在那里他把龙捆住……”[乌特克舍(Unterkircher)]。动物寓言的其他细节一般都是重复《自然哲学家》的有关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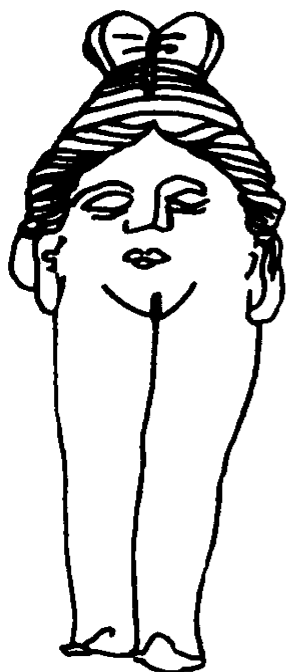
豹：狄奥尼索斯的坐骑。来自佩拉(马其顿)的镶嵌画，约公元前300年。

古代中国人对豹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解释。首先，它被认为是一种十分危险和残忍的猛兽，它的尾巴作为一种军事标志被安在战车上。年轻貌美的女子如果争强好胜，那她就被叫做“艳豹”。通过汉字的谐音关系，豹(谐“报”)和喜鹊一起出现在同一幅画中，那就含有“报喜”的意思，但黑豹被认为特别危险。

在欧洲的纹章学里，豹(欧洲的自然环境里并没有豹)被表现为狮、龙和公牛(角的来源)的奇特混合体；像《自然哲学家》描述的那样，它呼出的气也是香的，在徽章上由嘴中喷出的火焰来代表。从14世纪开始，鹰爪被当做它的脚，到了16世纪它的七窍都有火焰冒出。奥地利斯泰里亚省(Styria)的省徽上的豹就是以这一形象出现的。在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周围地区的纹章上，它的后脚是分趾蹄；在意大利的纹章上它的头部是一只野兔的头，意大利语称它为la dolce(意为“芬芳的动物”)，这一说法显然源于《自然哲学家》。

在美洲，人们称它为美洲豹。在古代墨西哥，它是阿兹台克武士的象征，同时也是阿兹台克日历里一个月(20天)当中第20天的标志。玛雅人把美洲豹称为balam，balam也是占卜术士的称谓；在陶制器皿的图案中，豹常与睡莲同时出现，有时豹被金星神投掷的投枪刺中。在拉丁美洲土著居民的神话中，美洲豹通常是萨满教僧的守护神，另外还有许多关于孪生豹的故事。

鲍波 (Baubo) 一个在古希腊神话和象征学中意义十分模糊的人物。根据埃莱夫西斯秘密宗教的神话,这个女仆完全裸露自己的腹部,跳一种淫秽的肚皮舞,逗德墨忒耳发笑,让这位为女儿被地府神灵拐走而伤心



鲍波:来自小亚细亚普里纳的赤土陶像。公元前五世纪。

不已的女神高兴起来。鲍波的形象要么是只有脸和放大的下身,要么是两腿叉开骑在一头猪上的无耻女神 (dea impudica)。鲍波也被称为“拟人化的阴部”,是女性性欲的粗鲁表达,对应阴茎之神普里阿普斯,他是男性性欲的象征。就语言历史而言,她似乎起源于小亚细亚,是可怕的夜鬼,也许和祭典、外生殖器的暴露及笑祭神有特别的联系,古代的埃莱夫西斯宗教

的秘密经文统统把它们写成粗俗的喜剧场面。在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一部分《沃普儿司之夜》中,少女鲍波以女巫首领的身份出现(比较贝斯)。有趣的是,日本古代神话中也有个与鲍波对应的天钿女命女神 (Ame-no-uzume),她跳淫秽舞蹈引诱太阳女神即天照大神 (Amaterasu) 出洞(由于风暴神举动粗暴,天照大神怒而隐入天石窟),舞蹈激起天照大神的好奇心,很快,大地重获阳光(见稻谷)。

暴风雨 (storm) 在神话及象征传统里,暴风雨代表了神及其意志的有力展示,它和刮风通常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暴风具有严重的破坏力量[如日本的风暴神或玛雅人的风暴神 (Huracan, 英语词 hurricane“飓风”即由此而来)都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人们便举行特别的仪式以安抚这些神灵;但伴随着风暴而来的常常还有人们所需要的雨水,因此人们把风暴神塑造成矛盾的人格化形象[例如,巴比伦的风暴神阿达德(叙利亚称为“哈达德”)又被称为“富庶之神”,因



女巫的咒语引发的暴风雨。引自奥洛格·马格奴斯的《历史》,1555年。



代表不祥之兆的暴风雨。

为他负责使大地变得肥沃]。风暴神往往就是那些与雷、雨有关的神。古印度陪伴在因陀罗神身边的风暴精灵用他们的战斧冲击云层“要塞”，以便大雨倾盆而下。在日耳曼神话传统里，暴风常常被说成是沃顿(Wotan)的蜂拥而过的鬼神队伍，后来又被说成匆匆而过的在安息日捣乱的邪恶妖怪。在阿尔卑斯山地区人们过去常常把面粉和面包屑向暴风抛去，这是一种安抚暴风的做法(这种做法被宗教法庭判为对魔怪的崇拜)。在巴洛克时期，人们把风暴和命运的打击及人间生活的悲伤相提并论：“当风暴骤起，雷声轰隆，/鸽子躲进了悬崖的缝隙。/基督徒用不着恐惧世界的暴怒，/在他(上帝)的伤口处他们满可以找到安身之地。”(霍伯格)

宝石和次等宝石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由于美观，这

类石头的意义超过了其装饰功能：它们的色彩和其他特质也影响着人们的想像力。我们在这里主要谈能切割的硬石，和(照普通说法)有机体如珊瑚和琥珀，它们首先用作护符，但也具有象征意义。磨得闪闪发亮的宝石还能当镜子用。玉有无数种类，对中国人来说，它象征多样性和无限性，而它的耐久性使人相信它能在坟墓中保护尸体。由于这些石头要在磨光后才格外美丽，因此它们也用来象征需要教育培养的人性。另一方面，自然状态的水晶类似宝石，象征完美的德行，如在基督教绘画中，水晶类



J. 斯波勒的《论宝石的力量》中的宝石。约1495年。

的天然透明石英石代表圣母马利亚，因为它自己不发光，当上帝之光照耀它时，它便光芒四射。亚洲的宗教把珠宝看做正确的宗教教义经典。炼金术的点金石要么是一种神秘的宝石，要么是一种成形的建筑用石(和中世纪建筑业行会及其信仰有关)。反光的宝石，特别是水晶，常常是人们沉思的助手，据说还有愈合功能。有关石头传说的古籍叫《利希

卡》，专门研究植物、人的个性种类和据说有各种各样效果的“魔石”之间的对应神力，其中钻石、紫晶、红宝石、玉、绿松石、青玉、翡翠尤为重要。在《启示录》中（见洞穴），上帝许诺的“圣城耶路撒冷”是由不同颜色的宝石修建而成，在某种意义上，它表示回归到伊甸园（见天堂）那亘古不变的清亮泉水（见井）中。犹太高级牧师的胸牌由十二种宝石装饰：红宝石、橄榄石、绿玉、绿松石、青金石、碧琉璃、碧玉、橘红宝石、玛瑙、紫晶、肉红玉髓和软玉。每种宝石分别刻有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名称。



宝石中的猫眼石。1499年。

同样地，占星术认为黄道十二宫（见星星）与宝石相对应。古代的利希卡，特别是 Theophrastus、俄耳浦斯（Orpheus）、Damigeron Latinus、埃提乌斯（Aetius）和 Psellus 为这些理论提供了重要来源。不过，石头与黄道十二宫的一一对应关系因关于石头

的学说的不同多少有些出入，但下列的对应关系最为常见：白羊座——赤铁矿；金牛座——翡翠；双子座——彩色石；巨蟹座——冰长石；狮子座——红宝石或钻石；处女座——绿玉；天平座——玛瑙；天蝎座——紫晶；人马座——绿松石；山羊座（摩羯座）——缟玛瑙；宝瓶座——琥珀；双鱼座——珊瑚。诸行星及各自的魔力也分别由宝石象征。人们戴上这些珠宝，感到自己和天体有了一种特殊的联系。行星与宝石的对应关系如下：太阳——钻石，天然的透明石英石，各种光亮的锆石，电气石，烟水晶；月亮——珍珠，冰长石，玛瑙；火星——红宝石，石榴石，珊瑚，光玉髓；水星——绿玉，虎眼石，黄玉，琥珀，锆石；木星——翡翠，绿松石，玉，蛇纹岩，孔雀石；金星——天青石，蓝宝石，蓝晶；土星——紫晶，深色缟玛瑙和蓝宝石。

十二个以色列部落，十二使徒和黄道十二宫这些存在常常引起象征性联想和类推。东正教会的十字架常以十二颗小珠宝装饰（代表十二使徒），中央一颗大珠宝（代表基督）象征太阳的位置。早期的诺斯替教派“灵魂赞美诗”（见珍珠）这样描绘高贵的长袍，它们被授予得到升华的、回归天国故乡的灵魂：“点缀其上的玛瑙、红宝石、钻石、绿玉、缟玛瑙、珍珠闪闪发亮，放射出纯洁之光。一颗蓝宝石透射出王中之王彩虹般的形象……”宾根的希尔德加德（St. 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让

圣子在最后审判日对天父说了下面一番话：不要让世界消亡，“直到您看到我的躯体及它的每一部分……充满宝石的光芒，在所有敬仰您的人们中间光辉四射，犹如宝石因美德而魅力四射”。在其关于自然史的《Liber Subtilitatum》书中，她认为宝石具有超自然力，并对它们的诞生作了有趣的象征性探究：“魔鬼因害怕宝石而畏缩；他憎恨、鄙视它们，因为它们使他想起早在他从辉煌顶峰堕落之前，它们就已闪闪发光（见圣杯）……因为有些宝石恰恰诞生于惩罚他的熊熊烈火中。……宝石源于东方，特别是热带。在那里，烈日炙烤高山，河水永远滚烫……清水触及炎热的高山，泛起泡沫（泡沫凝固，沉淀下来）。干燥（宝石）的温度高低决定它们的色泽和魔力。……高山上的许多巨大宝石就是这样形成的，高山也因此亮如白昼。故宝石因火和水而成，它们因此蕴含热、湿气和许多魔力，可服务于许多好的、高尚的、有益的目的……（不过）也有别的石头，它们既不来自高山，也不按照上述的方式形成，而是源于其他毫无价值的东西。在上帝的默许下，它们会依各自特性产生善的或恶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保证它们都遵从上帝，为善服务，有愈合作用。

八仙（Eight Immortals）是中国象征传统中极乐岛的八位居民。张果老据说原本是只蝙蝠，后来变成了人。他手拿空心竹竿（以发出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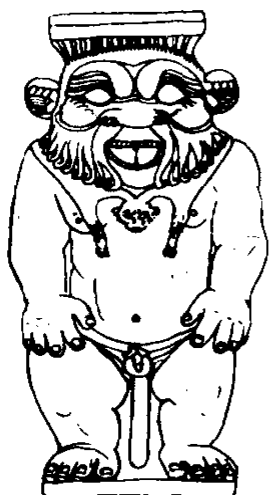


八仙的标志：扇子，剑，葫芦，响板，花篮，竹子，笛子和花。

凤凰羽毛和长寿梨。汉钟离是炼金术士，他把汞和铅变成“黄色和白色的银子”，他有点金石，能浮在空中。韩湘子能催花快长，他以笛子为标志。何仙姑为女性，有一朵魔莲花。有些故事把蓝采和说成是个阴阳人，手拿一篮花或水果，有时是一支笛子。铁拐李拄着一根拐杖，模样像西方占星术描绘的萨图恩(Saturn)。据说他的灵魂遨游四海时，他的身体缩成了灰烬，所以他不得不借用一个跛脚乞丐的躯体，他的标志是一只有蝙蝠飞出的葫芦。吕洞宾带一把斩鬼剑。据说

为了付清酒钱,他在一家酒馆墙壁上画了两只鹤,为酒馆招徕了许多吃客,钱付清后,鹤也飞走了。曹国舅是艺人的保护圣人,常穿宫廷服装,手拿一副响板。“八仙”常被画在一起,站成梯形向乘鹤而去的寿星致敬。他们是道教绘画钟爱的主题。欲知数字“八”的象征意义,请查数字。

贝斯 (Bes) 古埃及奇特的神,能使人免遭恶眼、巫术和危险动物伤害。贝斯的身体如侏儒般矮胖,长着一张扭曲的脸,尖尖的动物耳朵,常



埃及的监护神灵贝斯。约公元前500年。

作为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象(他有勃起的阴茎),有时他身披动物皮。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并不奇怪这一形象不仅用来避邪,还能给好事者增添乐趣,也能用来象征性能力。公元前2000年起出现了一个与贝斯对应的女性形象贝塞特(Beset),大致相当希腊的鲍波(Baubo)。贝斯的古怪模样

很可笑,但其形象常出现在大寺庙的附属建筑物上。人们认为他能保护怀孕的妇女,特别是使其免遭一切有害影响。

鼻 (Nose) “人类的鼻子就是推动水的空气。”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写道。《创世记》提到像精灵一样呼吸的上帝“行在水面上”。鼻子是一个人容貌上可论证的最有特点的地方,魔鬼们常被画成长着畸形的鼻子,因此孩子们常嘲笑那些长着“长鼻子,尖下



魔鬼面具上特别突出的鼻子(带有真正的羊角)。来自萨尔茨堡,约1820年。

巴——撒旦肯定住里边”的人。在另一种传说中,人们相信在一个男子的鼻子和阴茎之间有某种关系:美拉尼西亚人的古代画像上常有像鸟嘴一样可伸长触到生殖器的鼻子。鼻子一词也常在口头语上出现。如:“嗅觉灵敏”(to have a good nose),“牵着某人的鼻子走,完全支配某人”(to lead a



鼻子：“夹自己的鼻子。”来自 A. 库冰的藏书签。

person by the nose), “瞧不起”(to look down one's nose at), “被敲竹杠”(to pay through the nose)。从 17 世纪起,人们就发现一些这样的图画:一只鸟用嘴夹住从它胸部伸出的一个人的鼻子。这种图案指的是一种古老的法律习俗,即一个人承认诽谤了另一个人而被迫夹住自己的鼻子并重复说过的话。在玛雅人的肖像画中(如神殿地上的那些假面装饰画),雨神查克(Chac)就长有一只大象一样的长鼻。

蝙蝠 (bat) 一种有着不同象征意义的动物,它的双重特性(有翅膀的哺乳动物)在许多文化中颇具吸引力。在西方文化中,蝙蝠是一种怪异的动物,会和人的头发纠缠在一起。来自南美的吸血蝙蝠的报告更使欧洲蝙蝠在欧洲人眼里变得十分可怕(其实它们除了吃蚊子和类似小虫,

并无害处)。艺术作品中作为堕落天使的魔鬼长有蝙蝠的翅膀(他也怕光),每一种魔鬼式的形象都一样[如邪恶的化身因维第尔(Invidia)不敢在



玛雅器皿上的似蝙蝠的“左兹”。来自上韦拉帕斯的查马。

白天现身]。蝙蝠频繁出现在关于巫妖狂欢日的绘画中。现代英语的贬义



在中国,蝙蝠与长寿的象征结合,表示福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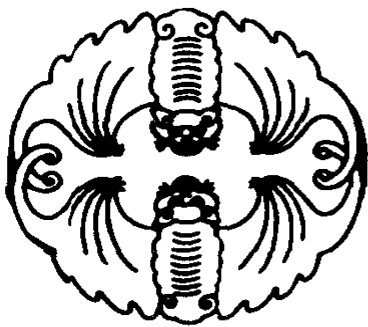
成语中常有蝙蝠,用来指人精神有毛病[“有点神经失常”(to have bats in one's belfry),“疯狂的、反复无常的”(to be batty)],也指老年妇女。蝙蝠在其他文化中的遭遇要好些。在中美洲的玛雅,尤其在索齐尔人(Zotzil)部落,蝙蝠(z'otz)被尊为监护神。基切玛雅人(Quiche Maya)的神话中常常



玛雅人的蝙蝠神。来自北尤卡坦的阿坎切。

出现来自冥府的“斩首蝙蝠”。蝙蝠在古代中国是好运的象征,首先是因为“蝙蝠”一词中的“蝠”与“福”(即“运气”)同音。五只蝙蝠意味世间的五种幸福:长寿、财富、健康、热爱美德和自然死亡。关于一个善意的魔术师从一只瓮里变出五只蝙蝠有许多的描写。红色蝙蝠是走大运的象征:红色能吓走魔鬼。在非洲神话中,蝙蝠特别聪明,因为它在飞行中从不会撞上任何东西。

古代的蝙蝠象征警戒。据说它的眼睛能使人保持清醒不打瞌睡。人们



蝙蝠在古中国象征“双福”。

还把蝙蝠钉在门上以免遭夜鬼和巫术的袭击;在某些农村地区,这种习俗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妇女的枕下滴几滴蝙蝠血被认为可以保证她多生子,而蝙蝠还能调制奇药,治疗蛇伤,消除蚁患蝗灾和毛虫的泛滥。在希腊的传说和故事中,蝙蝠敏锐而胆怯。“蝙蝠”(拉丁语 *vespertilio*, 希腊语 *nykertis*)也用来戏称狂欢者。在《奥德赛》里,死魂灵们在地府里飞来飞去,发出蝙蝠似的尖叫。中世纪动物寓言集对蝙蝠的描写仍有积极色彩:“当蝙蝠决定在一处地方呆久些时,它们会一个抓住一个,形成群体——这种互惠互利在人类社会也不多见。”(乌特克舍)这种对蝙蝠的敬佩与动物寓言集中的其他态度不同,但未形成气候。宾根的希尔德加德(1098~1179)认为蝙蝠是一种鸟,她写道,蝙蝠“专在鬼魂出游时飞行:那时人们已睡觉”,她为黄疸病开了一剂动物保护者不喜欢的处方:患者“应仔细刺穿蝙蝠,使它仍活着,然后将它的背部固定在他或她自己的后背上,接着又马上把它固定在腹部,直到它死掉”。显然是用蝙蝠来吸出患者体内的疾病,直至它自己也感染至死。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萨莫斯人(Samos, 公元前 540~前 500), 希腊哲学家,象征大智慧大学问。据说他遍游埃及和巴比伦,最后在意大利南部建立起一个宗教和伦理学派,传播各种神秘教义(再生、净化、努力达到和谐),后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



毕达哥拉斯探索和谐之法。来自意大利的木刻，1492年。

“神秘主义学派”，其数字象征影响到各种后起的神秘观念学派。“毕达哥拉斯定理”成为共济会象征传统的一部分（见三角形），类似的公式在普罗米修斯时代之前已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所知。毕达哥拉斯派的“神圣的马特西斯”认为数字不仅用于计算和测量，还是真实世界的本质所在；“几何学”与属于共济会象征学的“彗星”中的G有联系（见五角星形）。在文艺复兴的玄术和炼金术作品中[如迈克尔·迈尔（Michael Maier）的《阿塔兰忒》]，我们找得到对追求智慧者的忠告：“真诚钻研几何学。”“毕达哥拉斯三角形”的三条边分别是3、4、5单位数，被释为绝对和谐的形式，成为共济会工场大师的象征，也代表追求节制和平衡的逝去的大师。立方体（立方形石）、木匠的直角尺（两条边为3和4单位数）和十字

形（立方体之格架）都以此为基础。就这样，毕达哥拉斯的“神秘数学”为共济会研究创世和创世者（“宇宙的最高建筑师”）之秘密的方法提供了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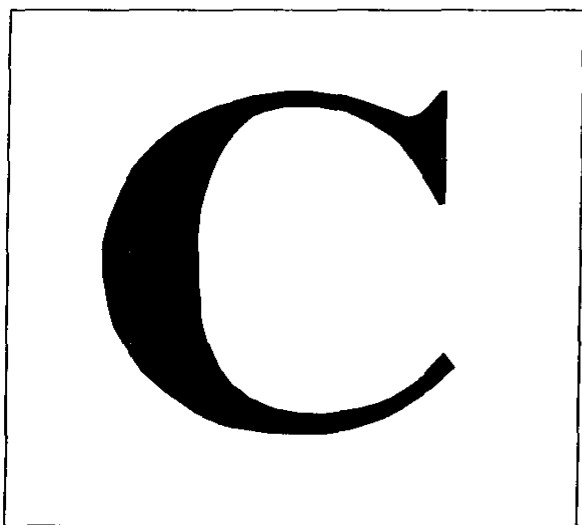
冰（ice） 冰自然与寒冷及遥远的北方有联系，与北欧神话中的“灰白巨人”有联系。在讲述世界起源的神话中，第一头动物是母牛奥当拉（Audumla），她从溶冰中形成，然后从冰中舔出了第一个人。冰自然在南方国土的宇宙论中没有地位。在中世纪，冰从阿尔卑斯山被运到意大利用来给那些身体发热的人降低体内热度。在中国，冰与孩子的孝顺有关。有一个寓言故事讲过有一个小孩，妈妈病了，想吃鲤鱼，于是这个小孩就坐到冰冻的河上直到冰化掉，鱼跳出来。冰面上的东西被看做是“阳”，冰下的水为“阴”。在中国人的比喻中，“冰释前嫌”表示嫌隙、怀疑、误会等完全消除。在西方语言中有许多类似的成语。在谈话中我们想办法“打破沉默”（break the ice），我们说什么东西对我们“不起作用”（cuts no ice），意思是我们不受它的影响。然而冰也有靠不住的时候。当我们“如履薄冰”（walk on the ice）时，我们正在找麻烦，“把什么东西放在冰上”（put something on ice）意思是把什么事暂时搁起来，“冰冷的心”属于没有同情心的人。

布谷鸟（cuckoo）（希腊语

coccyx, 拉丁语 cucullus, 德语 Kuckuck)是“说自己名字的鸟”。在许多人眼里,它是灵魂之鸟,预示未来或特别预示春天的到来。女神赫拉的权杖上有一只布谷鸟,因为宙斯在与她结婚前曾化作一只布谷鸟。这种鸟有独特的习性,就是把自己的蛋下到别的鸟的巢里,对此,甚至在古代就有评论。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Olive Wendell Holmes)写道,“我们美国人都是布谷鸟——我们把自己的家建在别的鸟的巢里”;在德国,“布谷鸟蛋”指其价值令人怀疑的礼物或“婚外”父亲生下的孩子。人们普遍认为布谷鸟叫唤的次数预告一个人还有多少年活头或还有多少日子

要结婚。在现代英语中,这个词最常见的引申义是指一个人精神失常、疯疯癫癫,中世纪的德国也有类似的比喻,可能是源于布谷鸟单调重复的叫声。(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在听到这种叫声时,常叮叮当当晃动口袋里的钱币,迷信说这样做能保证来年不会把钱花个精光;在这里,布谷鸟连续不断的重复叫声和希望拥有的钱币数量之间似乎有联系。)现代德语中的布谷鸟是魔鬼的常用委婉语,和英语的“倒霉、恶魔”不无相似之处。

西藏的《鸟书》收有比喻诗,其中布谷鸟是隐藏真身的救世主观世音(Avalo-kitesvara)的化身,另外,救世主也隐形在达赖喇嘛身上。



财宝 (treasures) 在有关魔法、符咒及冒险的古老传说里,财宝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认为这些财宝是古人在危难时刻埋藏的,但藏宝人再也无法找回自己的财宝。人们相信找到这些财宝是致富的捷径——前提是寻宝人懂得一些咒语并敢于冒犯附在财宝上的咒语。在很多民间传说中,当这种财宝即将被人取去时,财宝又重新沉没到大地里。

客观地说,寻找这种被埋藏在地下的金子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这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寻宝活动也许源于古代的象征传统,比如,在诺斯替教教义里,“财宝”代表在追求智慧和知识的道路上所获得的成就。这种特别的财宝常常有守护神保护,只有那些知道秘密口令、懂得几何图形的人才能命令守护神把财宝“交”出来——这大概与别的文化(如佛教)里的曼特罗(mantra)和曼荼罗有相似之处。后来的寻宝传统大概可以看做后人没有正确理解诺斯替教教义的象征

意义的结果:“财宝”变成了“真的”财宝,而要获得这些埋在地下的财宝还是取决于是否掌握了正确的咒语及能识别几何图形。

彩虹 (rainbow) (希腊语 iris)在许多文化里这一给人印象深刻的自然现象被理解为神恩的象征性体现,例如,在《创世记》第九章第十一到十三节中,上帝与诺亚立下盟约,有了这一盟约之后,洪水再也不会在大地上出现。在许多关于末日审判的描写中,我们也会发现彩虹象征着神圣的王位。

在古希腊,艾丽丝(Iris)是圣洁的彩虹女神,作为诸神的信使,她跑下奥林匹亚山给众生传递宙斯和赫拉的命令,人们把艾丽丝描绘成身长翅



彩虹:天堂信使艾丽丝。卡塔里,1647年。

膀,手持节杖,裹在“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的”露水中。[同样,着了色的色彩鲜艳的眼膜在解剖学上叫“虹膜(iris)”。]

至今人们还不清楚古老的日耳曼宇宙哲学中的彩虹桥是该理解为银河还是彩虹。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象征体系中,彩虹的三种主要颜色——蓝、红、绿——分别象征洪水、火以及经历过劫难后刚恢复元气的大地;彩虹的七色象征着七种圣礼和圣灵的七种礼物;而整条彩虹也被认为是圣母马利亚的象征,是她把天和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在古代中国,彩虹被看做阴阳结合的象征,而在一些文化中则代表私通,并以七头蛇的形象出现。(与此相似,在古代爪哇的神话中,彩虹被描绘成一条身体两端都长有头的蛇:一头从北面的海洋汲水,另一头向南面的海洋喷水。)手指彩虹被认为是不敬的行为。古代秘鲁的印加人把彩虹和(神圣的)太阳相提并论,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 1539~1616)写到印加人的君王的徽章上有彩虹图案。

在欧洲人的传统里,彩虹常常被理解为即将致富或发现财宝的征兆(谚语中“金坛子”就是这一征兆的结果),古代凯尔特人把金币叫做“彩虹碟子”。

财神 (Mammon) 在当代早期的魔术书及文学中(例如:在霍夫曼斯塔尔 Hofmannsthal 的戏剧《人人》,

1911年),财神是钱财的化身,特别是非法所得。在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Agrrippa of Nettesheim, 1486~1535)的书中,财神以恶魔的形象出现,为撒旦的一个随从——《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中说:“你不能同时侍奉二主上帝和财神。”财神通常被画成金色的偶像,常有一个魔鬼撒播金片。通过这种方式他诱惑男女专心于这个世界的享乐,而在他们死的时候遗弃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着迷于追求钱财的人被称为“钱财的奴隶”。

苍鹭 (heron) 苍鹭(希腊语为 herodius, 拉丁语为 ardea)是一种有尖嘴的大水鸟。在古代传说中,它是鹰和云雀的敌人,乌鸦的同类,是为海神波塞冬(Poseidon)服务的,它的出现是好兆头。在伊索寓言中,苍鹭冒着被狼吃掉脑袋的危险帮狼从喉咙里取出一块卡着的骨头。在早期的基督教经文《自然哲学家》(Physiologus)中,苍鹭是鸟类中最令人满意的鸟:“它的巢和食物总在同一个地方。”它不需像其他鸟那样“飞来飞去”,因而这成了基督徒仿效的一种标志:不必寻找很多异教徒的住所,避开“异教的食物”。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中,描绘苍鹭痛恨雨并高飞到云彩之上躲避雨,这成了天气马上要变糟的一种警告,“这种鸟是灵魂被上帝选中的象征,由于害怕这个世界的暴风雨,它们尽一切努力远离尘世而到它们理想的天堂。有些苍鹭

是白色的,有些是灰色的;白色代表清白,灰色表示忏悔……”(乌特克舍)。霍伯格(Hohberg)在他1675年写的纹章图案的寓意书中也有类似风格的阐述:“每一次当苍鹭看到另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它总是直冲云霄吓住雨。因此,当基督教徒心灵的生命真正受到侵犯,他们的避难所就



苍鹭。霍伯格,1675年。

是上帝恩惠的再次降临。”因为相信苍鹭会掉眼泪,这种鸟也成了耶和華在橄欖山的标志,它还被看做是“恶魔般的巨蛇的根除者”(见蛇)。先知耶利米曾有意把它算在那些“知道关键时刻的”鸟类当中(尽管书中第八章第七节所提的更有可能是鸛);苍鹭的长嘴使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奇的象征(“用它的鼻子到处戳”),但有时它也被画成嘴上叼着一块白色的石头,成为谨慎的象征。

在中国艺术中,苍鹭(鹭)常与莲花(莲)画在一块儿,因为它们分别与“路”和“连”发音相同,共同组成一个猜字画谜,表示一种祝愿:“祝您鹏程万里。”

苍蝇(fly)(希腊语 myia,拉丁语 musca)苍蝇的象征意义都是不好的,不过这些不好的意义可以通过具体的仪式加以弥补。巴力西卜(Beelzebub,意为“蝇王”)即《列王纪下》第一章第二节中提到的“以革伦神”(Ekron),他是统治群蝇的叙利亚神,相当于希腊的“宙斯·安波米罗



蝇魔巴力西卜。引自科林·德·卜朗西的《魔鬼词典》,1863年。

斯”[Zeus Apomylos,或“敏奥德斯”(Myiodes),或“米尔吉多斯”(Myiagyros)]。在某些文化中,这些显然难以战胜的群蝇被看做魔鬼力量的化身。[比较萨特(Sartre)在他的剧作《苍蝇》中以苍蝇代替古代的复仇女神(Furies)]。古人相信珠宝上的苍蝇能抵御“邪眼”。在希腊文化中,苍蝇用来比喻“寄生虫”。讽刺作家露西亚(Lucian,公元120~180)在表达“言过其实”的时候,他不说把鼯鼠丘看成高山,而是说把苍蝇看成大象。在古波斯神话中,光明的敌人恶之神(A-hriman)化作苍蝇溜进人间。《以

赛亚》第七章第十八节中的群蝇是灾难临头的预兆：“耶和華要发出咻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飞来。”苍蝇首先是恶人和群魔的象征，它们曾经折磨身为隐居修士的埃及圣人马卡里乌斯(Macari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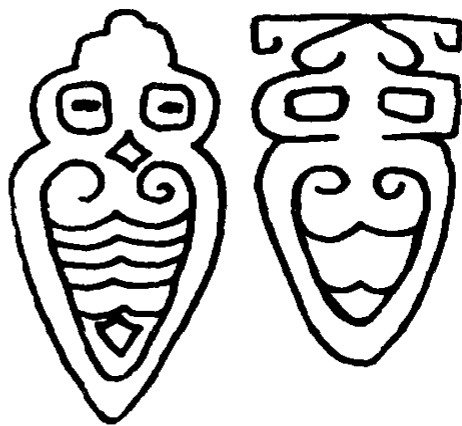
测线和测锤 (Plumb line and plumb bob) 中世纪建筑业传下来的工具，在共济会象征语言中一直保持重要地位。铅锤或测锤用于测量人的正直和诚实，它和天平、木匠的直角尺一道属于“活动的珍宝”。测锤“坠入良心中，证实精神结构是否挺直”，它相当于上帝的副手。指代竖轴的象征原本用来表示宇宙的构成，而天地在世界之轴的中心处交汇。

茶 (tea) 在远东，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而且是沉思默想、修心养性的象征。“茶道”是日本禅宗的修炼内容之一。在佛教传说里，茶叶最初来自正在坐禅的菩提达摩(印度僧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公元520年到中国，在少林寺面壁打坐9年)的眼睑。据说，他把眼睑上的茶叶剪下，以防自己在打坐时打瞌睡。这就是眼睑上长出的茶叶为什么具有提神作用的原因。按照中国的文字记载(约公元800年)，茶是一个叫陆羽(译音，传说此人是从蛋中诞生)的人发现的。日本茶道可以追溯到1286年，人们把茶道归功于一位和尚，因为他从中国引进了茶这种饮料以及各种茶具。品茶一般都在有茶馆的花园中进行。

茶不能大口大口地喝，而应心平气和慢慢地品，此时品茶者关注的是内心与外界的和谐，茶道的每个步骤都有明确的规定。按照禅宗大师们的说法，品茶过程中所获得的那种宁静、满足的心境会延续到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其余时候，因此，茶杯(或茶碗)的形状和颜色应该是既美观又朴素的。收藏家们对京都传统上颜色有黑有红的茶杯情有独钟。

在大不列颠群岛，茶亦具有特殊的地位：至今那里的人对茶的喜欢胜于咖啡；而对许多人来说，茶及相关的点心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

蝉 (cicada) (希腊语 tettix) 即地中海地区的“树蟋蟀”。据希腊神话，特洛伊国王普利安(Priam)的兄弟蒂索诺斯(Tithonus)是黎明女神厄俄斯(Eos)的情夫。她请求宙斯让蒂索诺斯长生不死，却忘记请求让他永葆青春。于是他一直活着，但越来越



蝉饰在中国象征不朽。约公元前1200年。

衰弱，整天毫无意义地喃喃自语，最后他萎缩成一只唧唧不停的蟋蟀。古代文学把这种尖厉的单音一会说成悦耳，一会说成恼人。在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前 300~前 240)看来，这种声音象征“高尚的”诗歌；在不同的情况下，蟋蟀或象征永不疲倦的诗人，或是他的帮手，或作为缪斯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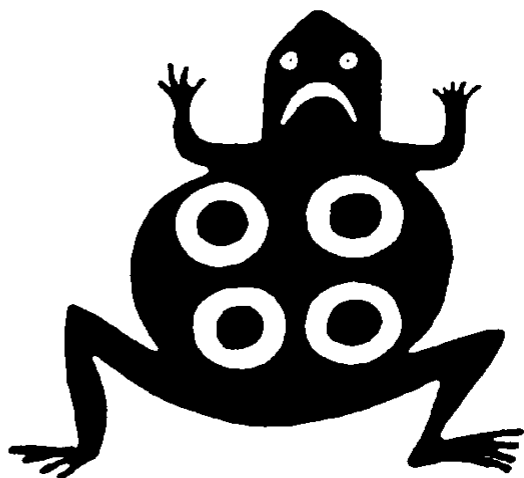


蝉歌唱夏之炎热。J. 博斯基乌斯作。
1702年。

在中国古代，蟋蟀象征不朽或死后的生活，用翡翠刻成的蟋蟀作为护身符放在死者的口中。据说东部诸侯国齐国的王后死后变成一只蟋蟀，因此，这种昆虫也叫“齐女”。风格化的蟋蟀装饰图案也象征“信守原则”。

蟾蜍 (toads) 由于其令人讨厌的外貌及其具有毒性的分泌物，蟾蜍的象征意义大体上是反面的。人们通常把它看成恶魔般的动物：如作为女

巫的家庭成员，或女巫宴席上的一道菜，或专门折磨地狱里的恶魔。在古代中国，(三只脚的)蟾蜍是月亮的象征，人们相信月食是由于蟾蜍吞下月亮造成的。由于它与世隔绝且喜潮湿，在别的文化传统中，蟾蜍也与月亮有关。在中国，它和阴有联系。在欧洲，从中古时代开始，蟾蜍一方面作为受人鄙视的动物，“充满了罪恶的魔力”，另一方面又是子宫(见母亲)



美洲印第安人的陶器上的图案：形如蟾蜍的神秘动物，约公元800年。

的象征。患有妇科疾病的女性常在朝圣之地奉上作为还愿之物的蟾蜍塑像，以求解除病痛。在民间传说里，蟾蜍是没有获得拯救的“可怜灵魂”的化身。因此，当一个没有履行誓约的人死后，其灵魂必须变成一只受人鄙视的蟾蜍去履行生前的誓约，而且只有当它爬到圣坛上的神龛时，它才可以进入天堂。在其他神话传说里，蟾蜍有时作为保护家庭的女性守护神，



吃奶和断奶的蟾蜍(炼金术的象征)。
选自 M. 迈尔的《阿塔兰忒》，16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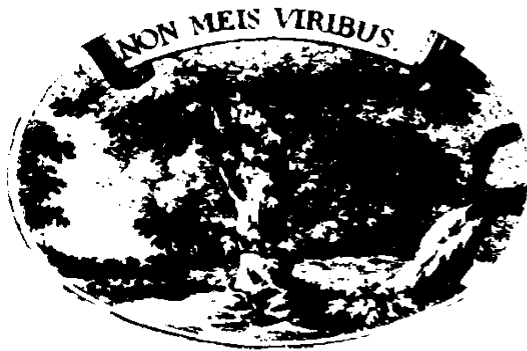
全家人对它必须恭敬有加,这样他们才得到它的保佑。另外在很多民间传说里,蟾蜍是财宝的守护神。

在炼金术的象征传统中,蟾蜍象征需要纯化的水和土成分过多的那部分基本物质,它要与(由鹰作为象征物的)易变物质相结合,这种结合体有时被描述成身长翅膀的蟾蜍。炼金术的寓意画有这样一种奇特的象征表现手法:即把一只蟾蜍放到妇女的胸脯上。这是一部象征专著(Atalanta Fugiens)中的一幅版画,上面有如下的注解:“如果把蟾蜍放到女人的怀里,并让女人给它喂奶,女人会死去,而蟾蜍会因为吃了女人的奶汁而长大。”这种奇怪的说法与炼金术里的虚拟化学反应过程有关:原始物质(在转变成点金石的过程中)

必须得到“处女乳汁”(哲学之乳、月亮之液)的滋养。正在成长的“孩子”确实得到了母亲的哺育,而母亲会在此过程中死去,这叫做“断奶”。由此可见,用常规的方法来明确解释炼金术的象征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古代墨西哥人常常用蟾蜍代表大地,因为它不仅生活在地面上,而且还住在地表下面的洞穴里。蟾蜍的有毒分泌物也许曾被用作改变人们意识的药剂。和青蛙一样,由于它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形态,因此蟾蜍通常与复活和再生有关,史前岩画里的蝌蚪图案就有这种含义。

常春藤 (ivy) 常春藤有时候有毒,有时候有药用价值,它有多种象征意义。由于它的叶子总是绿色的,它也意味着永生,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也被看做是有魔力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及其信徒们所执的顶端为松果形的手杖,不仅由藤叶也由常春藤缠绕而成。据说常春藤能使人冷静,激发深刻的思想,因此可抵消喝酒带来的热度。掌管喜剧的缪斯塔利亚也被画成戴着由常春藤编成的花环的形象。由于常春藤攀附的方式,它也成了真爱和友谊的象征;这种植物的活力使它与暗自享受生活的快乐联系在一起,所以用来装饰喜好欢娱及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的形象,在埃及人祭拜死后复活的地狱判官奥西里斯神的活动中,常春藤也起着重要作用。人们认为常春藤花环在人酒醉得很厉害时可以降低额头的



常春藤：“不用我自己的力气向上爬。”
霍伯格，1675年。

温度。由于常春藤依附在死树上还保持常绿，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象征主义者将常春藤看做是躯体死后灵魂的不朽生命。霍伯格这样论述这种植物的寓意：“当常春藤的卷须飞快地爬上树，即将树干牢牢抓紧，任何狂风暴雨都无法使其恐惧。只要上帝——我们的主心骨在那儿，我们就会勇敢攀登。任何伤害都不会降临，只要上帝在附近。”（1675年）

朝圣 (pilgrimage) 走向圣地或圣殿的沉思之旅，通常列队前进。朝圣的终点不仅是空间上的地点，更是精神上的升华。这种旅行先设定神圣终点的存在（纪念碑、圣人墓、神秘的圣殿、教堂）。古希腊的雅典人排成庄严的队伍，前往埃莱夫西斯(Eleusis)的德墨忒耳神殿。在犹太基督教世界里，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卢尔德(Lourdes)、罗马或耶路撒冷朝圣与伊斯兰教徒到麦加(Mecca)朝圣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卡那克(Carnac)附

近的布雷顿(Breton)巨石阵有可能用于纪念石器时代类似的朝圣队伍(见纪念巨石)。罗马天主教有到高山神殿朝圣的固定传统[如蒙特塞拉岛(Montserrat)、Monte Gargano、阿尔萨斯的 Odilienberg in Alsace、萨尔茨堡的马里亚平原(Maria Plain near Salzburg)]。

朝圣也可能涉及搬动圣物和它们的象征物，为的是给周围乡村带去特别的祝福(如丰饶)。圣物(神的形象或一件圣物的代表)在外表上与神本身的近似据说能增加它的积极效果，如女神内特斯(Nerthus)的朝圣队伍坐着奶牛拉的车子[塔西佗(Tacitus)的《日耳曼志》]。牧师朝圣意义更为重要：它意味着信仰的公开宣传超越了教堂限制的范围而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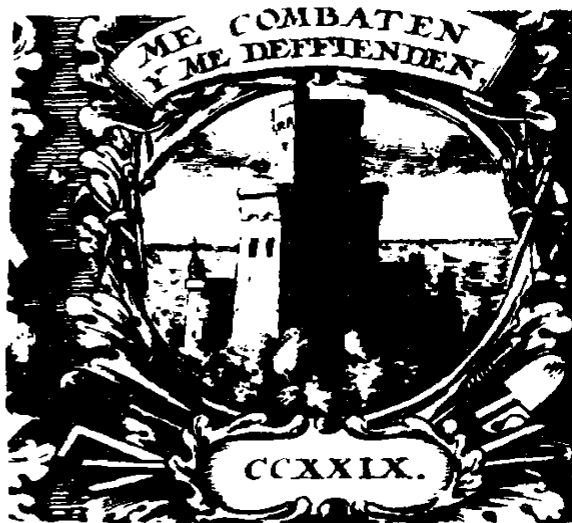


朝圣：作为“朝圣者和殉难者”的圣杰拉德。W. 奥尔作，1890年。

出去。在罗马天主教传统中,最有意义的朝圣是在复活节(庆祝耶稣的复活)和耶稣血肉派的正式仪式上,这一教派由主教乌尔班四世(Urban IV)于1264年创立,庆祝耶稣在犹太神殿的至圣所显形,即圣匣中的圣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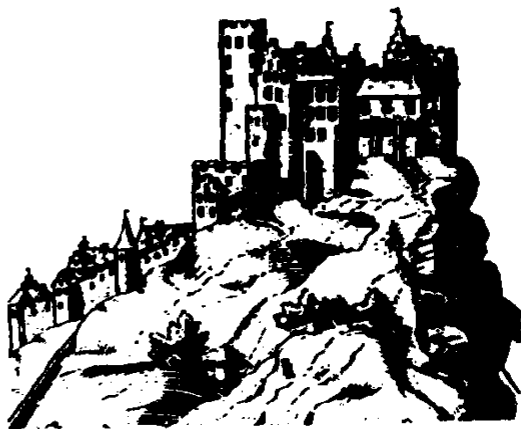
尘世 (Mundus) Mundus 为拉丁语,表示“世界”,指的是供祭祀用的地坑,在古罗马象征有序世界的中心。据说罗慕洛斯(Romulus)这个罗马城的创建者曾开挖街道的十字路口(即后来的罗马七丘),把罗马分成了几个扇形体。在祭祀仪式上,罗马人把从传说中最初的国土带来的泥块与当年产的每一种最早成熟的水果一道放在坑内。这个地坑也是象征罗马城和这个(人类)宇宙的中心(见世界中心),它同时也是用于祭祀下界神的祭坛。任何有这种祭坛的城市都把自己看做是这个世界的中心。罗马人的这种习俗实际上是源于更早的、非常类似埃特鲁斯坎人的习俗“普菲菲格”(pfiffig)。

城堡 (fortress) 仅在西方被看做象征性的堡垒[“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无比的堡垒。”路德(Luther)]。这种比喻在《旧约》中已经出现:主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诗篇》第一百四十四首第二节)。一旦考虑到战争给人带来的经常性威胁以及圣地受到的侵扰,我们就能理解人们寻求安全避难所的



既受大海袭击又得之保护的城堡。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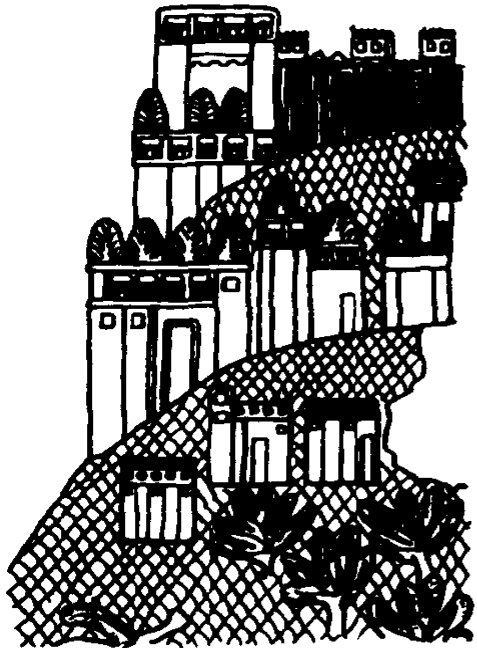
渴望和求助于对上帝的信仰。我们应该用基督教信仰筑起一座密不透风的城堡来抵御魔鬼狡诈的突击。有时,人们把“圣城耶路撒冷”表现为城堡模样,保护忠诚的信徒。地狱王国也相应地是一座邪恶城堡,里里外外



城堡:荷尔斯泰因(德国)的塞格贝格城堡。不伦-霍根伯格作,1617年。

火光闪闪。喜马拉雅地区的修道院如西藏拉萨著名的布达拉宫(Potala)是真正的宗教城堡,在现实中对应欧洲关于神圣要塞的观念。土耳其人入侵期间,中欧东南部的许多教堂用围墙围了起来,成为赞美诗作者眼中不折不扣的象征物。在纹章学中,城堡常以高度简化的形式出现在纹章里,从正面看有塔楼和大门,常常暗示城市的防御工事。

城市 (city) 一些文化历史学家以城市为标准来确认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达到“文明”程度。一个城市不仅是固定房屋的集合体,它还有作为其核心的内务机构和宗教机构,有时候城市还以其城墙作为象征。象征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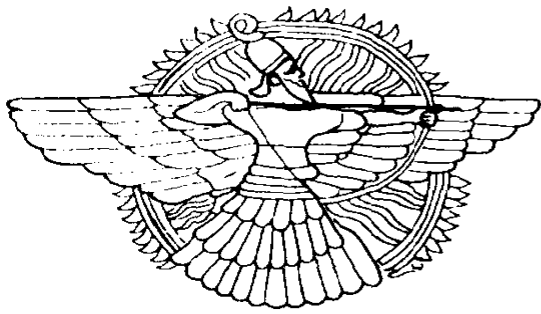
城市:亚述人画的一座腓尼基城。来自尼尼微,公元前八世纪。

认为城市是宇宙结构的缩影,它并非随心所欲胡乱拼凑而成,而是有系统地分布,有与天堂轴心对应的世俗核心(见尘世、世界之轴)。这个核心里有城市保护神的圣庙(在中国叫城隍庙),或如神一般、与国王平起平坐的当地英雄。不仅希腊城邦(polis)有这样的庙宇,古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埃及也有。当一个帝国建立起来时,中心城邦的保护神常上升为整个帝国的保护神,把其他城市的保护神带进他坐镇的万神殿,皇帝就成了这一统治神的世俗代表。在基督教世界,城市的保护圣人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多少承担了古代保护神所扮演的角色。

西方世界的古代理想城市是耶路撒冷,最不理想的则是巴比伦,所以它被异教徒的罗马所取代。“上帝之城”也是“马利亚,上帝之母”的象征。中世纪用于存放圣物的基督教教堂和庙宇常造得如同城市一般,有装饰墙和小塔。

从精神象征来看,城市代表一个人生活中的规范核心,只有经过长途跋涉,当情感高度成熟,人才能通过心灵核心的大门,也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翅膀 (wings) 翅膀不仅与基督教的天使有关,与古代文化中的仙女、神灵和魔鬼也有关系。他们之所以具有鸟的这一部位,是为了表示他们与天堂的联系,他们的羽毛能使他们远离人间。因此,翅膀象征的并不



长翅的太阳围绕着手持弓箭的阿舒尔神。亚述人的绘画，约公元前 890 年。

是飞翔的能力，而是受地心力制约的肉体的“升华”。因此二级天使——级别最高的天使——的翅膀是最艳丽的。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到二十五节里，他们被描绘成有四个脸面和四个翅膀的形象，站在缀满了像眼睛一样的星星的轮子上；他们组成一辆活的二轮战车，上帝就坐在里面。在



约公元前 800 年亚述人的小铜像：长翅膀的恶魔帕祖祖。

《启示录》里，他们则有六个翅膀；在中世纪的图书插图中，天使翅膀的数目各不一样。一些神灵也长着翅膀，如克洛诺斯 (Chronus)、胜利女神奈基 (Nike, 拉丁语 Victoria) 以及(疾驰的) 命运女神福尔图娜 (Fortuna)。在中世纪东派教会的绘画中，施洗者约翰——基督的通报者——身上长着翅膀；在西欧，天使医生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和圣文森



“翅膀须成双”。J. 博斯基乌斯作，1702 年。

特·弗列尔 (St. Vincent Ferrer) 身上都有翅膀，后者的翅膀是因为他对人类的天使般的爱。魔鬼身上长的并不是鸟的轻盈翅膀，而是蝙蝠的粗糙翅膀。在浪漫主义绘画里，仙女的翅膀常被描绘成蜻蜓或蝴蝶翅膀（见伊卡洛斯和丘比特）。在柏拉图的对话集里，翅膀被说成具有“载着沉重

负荷高飞入云,前往神灵居所的能力”,它也是“与神灵最亲近的肉体部位”。具有象征意义的神秘动物也长有翅膀,以示轻盈或接近天国(见珀加索斯)。参见羽毛。在纹章学里,翅膀代表“通过行善使自己灵魂升华”的愿望或结果。(贝克勒)



埃及人的太阳标志,通过改装也代表善之神。

船 (ship) 在象征传统里,船是天堂里的运载天体——特别是太阳——的交通工具(在这里船代替了战车),或用于把死者送到天堂去(见来世)。在新石器时代,在巨石做成的墓碑上经常会有船的图案——显然是象征着死者乘船到极乐岛去。与此相似,瑞典青铜时代的船的图像(每艘船都有双艏,这使人想起平底雪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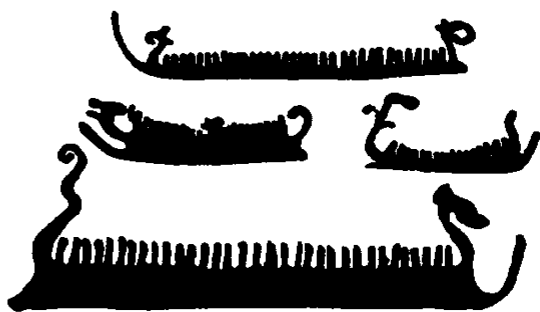
太阳船,船上长着雉头的何露斯,手持饰有圆环的T形杖。埃及。

的前部)似乎更像是对宇宙事物的象征性表现,而不是对船的现实描绘。在吉萨金字塔附近河水里的太阳船据认为就是每天在空中运载太阳的



约公元前450年埃及科普特人的墓碑图案:驶往来世的船。

船;当我们这个世界一片漆黑时,人们相信太阳正在给死者的世界带去光明,这时它的运行方向是由西向东,一直走到次日,才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在基督教及其他的象征艺术里,船通常象征远航,包括人的生命之旅。“人生有如汹涌的海洋,我们要把好船舵,驾船驶往我们的目的地。



北欧青铜时代瑞典南部的岩洞壁画:装有木杆的船。

如果我们能抗拒海妖那富于诱惑的歌声,我们必将达到永生的港湾”(圣奥古斯丁)。教会常被比作一艘船(与诺亚方舟特别相似),把虔诚的信徒带到灵魂得救的彼岸:教堂钟楼被比作船的桅杆,教堂的扶壁被比作船桨。十字架有时被称为桅杆,有时被称为我们的希望之锚。从《新约》里描述的加利利湖边发生的事及使徒保罗的远航遭遇中,我们会找到更多的类似的象征说法。

在很多文化传统里,现实中的船被认为具有自己神奇的生命,船舶通常被雕成动物的头形(后来是艏饰像)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技术上的需要,古埃及人把航行于尼罗河上的



海员的主保圣人尼古拉。W. 奥尔作, 1890年。

船只制造得很夸张,类似倒置的弓,但这些新月形船可能也和月亮有关;靠近赤道地区的新月形船的弯曲度比高纬度地区的小。

许多基督教圣徒把船作为自己的标志——航海者布伦丹(Brendan)、亚大纳西(Athanasius)、尼古拉(Nicholas,海员的主保圣人)、彼得(Peter)、文森特(Vincent)和乌尔苏拉(Ursula)——古罗马许多地方的人们尊崇的女神伊希斯也是如此。

船在古代中国也被赋予象征意义。例如,公元前三世纪的荀子就曾经作过下面的比喻:“治者是舟民是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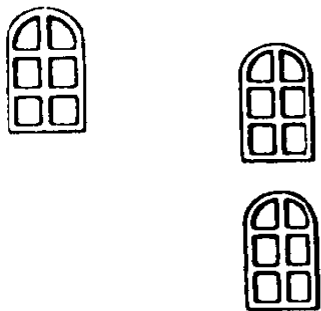
串珠 (wampum) 旧时居住在今天美国和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人佩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它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度比不上和平烟斗(长管烟斗)或战斧。易洛魁人(Iroquois)系的串珠腰带看起来像是用豪猪刺做成的镶嵌画,有时也点缀有白色的贝壳,“串珠”指的就是这些贝壳。使者系上串珠腰带是为了表明身份。串珠腰带与古代欧洲的双蛇杖的作用相似。“不同长度和各式各样的图案的腰带和布条代表内容各不相同的文



串珠腰带:上面的符号代表德拉瓦尔与威廉·佩恩签订的盟约。

件；口头传说、历史事件和盟约的方法则利用串珠的长度和不同颜色的贝壳的排列组合，解释这些‘文件’的人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以使他们知道串珠或腰带中不同的贝壳数目所代表的不同含义。只要他们的手指从串珠上轻轻移动，他们就能讲述一段很长的故事，因此把他们称为‘活的图书馆’并不为过”[拉法吉(La Farge)]。在殖民时代，殖民者用从欧洲带来的陶瓷串珠作为货币与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因此“贝壳串珠”一词后来成为俚语词，表示“钱”的意思。

窗 (windows) 在象征手法上，窗指的是接纳超自然光的缺口。因此，像中世纪的大教堂这样神圣的建筑物上都装上漂亮的彩色玻璃窗，以暗示“神圣的耶路撒冷”的荣光的到来。从外面或上天照进的光代表上帝的灵魂。而窗则代表圣母马利亚(因为窗本身并不是光源，而是传播来自上帝的光芒的媒介)。每一个彩色玻璃窗的结构通常是按照数字象征原



共济会传统中面向东、南、西三个方向的神殿窗户。

则来设计，有的设计成三格(代表三位一体)或四格(代表四《福音书》作者)，有的设计成玫瑰花形(见玫瑰)——通常代表分为七个部分。至于彩色玻璃窗上的颜色的象征意义，亮丽的蓝色显得尤其重要，但在户外这种颜色特别容易受到环境的损坏。在共济会的象征体系中，一些含有寓意的织锦上绣有三个窗户，每一个面对不同的方位点(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殿没有一个朝北的窗户，因为太阳的光线不是来自那个方向)；普里查德(S. Prichard, 1730年)主张把这些窗户称为“固定的光”，以别于天堂的“可移动的光”。

刺槐 (acacia) 首先因为它坚硬耐用的木质，刺槐(在象征学中常与洋槐或银白金合欢花树混为一谈)是战胜死亡的象征，这一点在共济会的象征意义中尤为重要：“行业传奇”中讲到一位名叫希兰·阿比夫(Hiram Abi 或 Churam Abi)的建筑大师被谋杀。这位殉难者是个“善辩大师”，被三个嫉妒的工匠杀害，埋在一堆土下，上面用刺槐枝作记号。因为这个被谋害的人活在每位新出现的建筑大师心中，故刺槐枝意味着人死后其思想依然闪光。共济会成员的讣告上带有这个标记，葬礼上人们把刺槐枝放到坟头上。在这里用什么植物已经无足轻重：“灵柩或是刺槐枝或是蓟枝，我们的兄弟躺在坟头，与我们尊敬的先父并列……这些是他得到的月桂和棕榈叶……”[鲍恩约普尔

(Baurnjöpel), 1793 年]

刺猬 (hedgehog) (希腊语为 echinos, 拉丁语为 erinaceus) 这种动物是“有武装的, 但也是个和平英雄”, 在东半球受到发现它的各个地方的尊重。在古代, 它身上的刺用来使布毛糙, 它的肉用来做草药, 可防脱发, 因为它身上的刺让人想到头发的恢复, 将刺猬的皮搭在葡萄藤上可以挡住冰雹。刺猬贮藏食物的“精明”受到老普里尼(公元 27~79)的赞美。根据早期基督徒经文《自然哲学家》(physiologus) 的描述, 刺猬走进葡萄园, 爬上葡萄架“把葡萄往下扔……然后在葡萄上打滚, 用身上的刺扎满葡萄后带回去给小刺猬……所以, 你, 基督徒, 应向忠实的、奉献给上帝的这根藤靠近。……圣巴西勒 (St.



刺猬：“刺猬因产生恐惧而保护自己。”
J. 博斯基乌斯作, 1702 年。

Basil) 说: 你应该像刺猬那样, 虽然它只是一只肮脏的动物, 但它的行为举止是有爱心的, 它懂得关心照顾幼仔。……敬畏这忠实藤上的葡萄——即我主耶稣基督的圣谕并将它们带给你的孩子, 这样, 在主的圣灵下抚养长大的孩子会赞美我们的上帝圣父”。还有些有关刺猬和蛇是敌手的事例。中世纪动物寓言集赞扬刺猬的聪明: 遇危险时, 它会滚成一个球, 会用身上的刺收集草莓; 据说刺猬的窝有两个入口, 当刮北风时就把北入口堵上, 直到南风驱散寒雾。另一方面, 刺猬因其“贪婪, 好战(因在打斗中会突然张开尖刺)”而受到谴责。霍伯格关于奇异的象征图案的书(1675 年) 中有诗如下: “秋之恩惠缀满枝头, 刺猬把果实堆满巢穴; 上帝的恩惠装满心头, 好好珍用必须明确。”在东亚, 刺猬的“贪婪”也使它成了财富的象征。

锤子 (hammer) 锤子不但是一种工具, 也是一个象征力量的重要物体, 常用来表示力气大和活跃。在外表上, 应与双头锤区分。锤子是铁匠所使用的工具中最重要的一件, 能使铁变成钢。埃特鲁斯坎人的死神查鲁(Charu, 见“魔鬼”)就扛着一把带长柄的大铁锤, 铁锤也成了他的标记; 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 拉丁语 Vulcan)也扛着一把。锤子也是北欧雷神托尔(Thor)所使用的武器; 他所信赖的米尤乌尼尔(Mjounir, 即“压碎者”)在用这把像飞镖一样的锤子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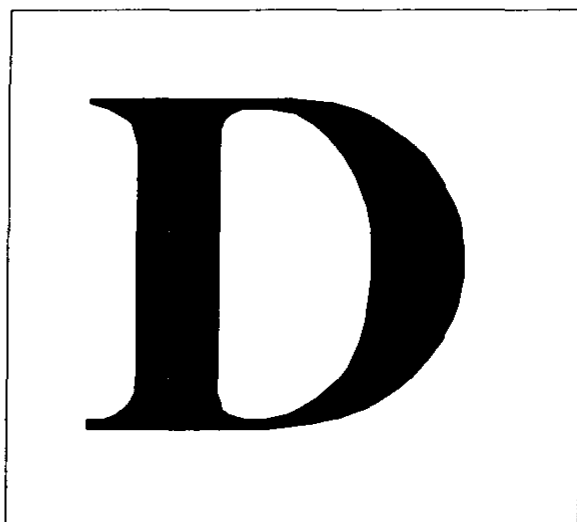


埃特鲁斯坎死神带着的锤子。来自塔奎因墓壁上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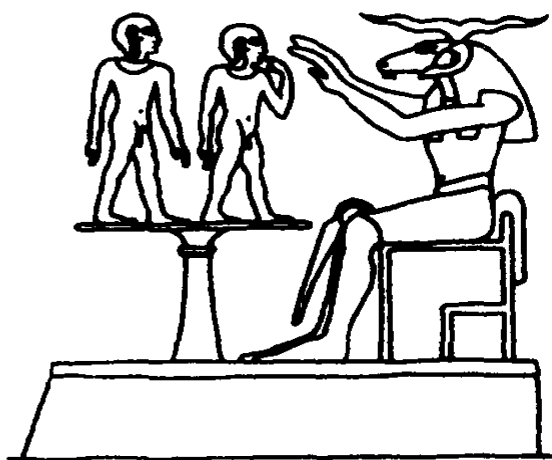
巨人击成碎片之后又亲手交还给他。

然而，雷神的锤子也有正面的意义，如在认可婚礼时有“带来好运”的意思。它也是出现在护身符上，或是墓碑上的图案，用以驱邪，这种锤子在形状上有些像古埃及的T形十字架。在战场上也有用像高尔夫球棒的锤子作武器来击碎敌人的脑袋。查尔斯的名字“马泰(Martel)”(查理大帝的祖父)的意思就是“锤子”。在共济会的纲领中，锤子(单头或双头)是支部首领及两个领导的工具。学徒在“粗糙的石头”上打一个勾，表示他的工作已经做完。锤子和铁镐相交的符号表示采矿。在地图上，同样的符号颠倒的话，表示是禁采的矿。

大地 (earth) 古典文化中的“四要素”之一,一个负载许多象征意义的概念[“讲求实际”(down-to-earth)、“朴实”(earthiness)、“大地母亲”(earth mother)、“我会在地下第一个见你”(I'll see you under the earth first)]。在古代宇宙论中,大地的代表是一个母性(见母亲)女神[希腊语盖亚(Gaea)、拉丁语泰勒斯(Tellus)、德语内特斯(Nerthus)、波利尼西亚语巴巴(Papa)],更少时候是一个男神[埃及的盖布(Geb)]。“大地,人类的母亲,向你致敬,愿你在上帝的怀抱中成长,充满果实,让你的孩子受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天地间的“神圣结合”(hieros gam-os)出现在许多古代神话和仪式,特别是丰饶仪式和女神德墨忒耳的神话故事中。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大地是正方形的,像马车的四角底座一样,天空便是车上的圆形伞盖或华盖。天地是整个宇宙的同义词。大地的四角常为四根柱子或四棵树,由守卫神看护,例如,对于尤卡坦半岛(Yucatan)的玛雅人来说,这四棵树是四棵爪哇木棉或木棉树(yaxche,拉丁语Ceiba pentandra),在神圣的中央是世界之轴或世界树;四个极点(如包括中央则为五点)由特别的颜色代表。地震总是被理解为是神或人类的敌人在发淫威,它威胁宇宙秩序,必须平息下去。石头或岩石也象征大地理想的稳定性。庙宇的结构是大地的理想构成在建筑上的常见翻版。



在西方古代的对系统,要素土和伤感、“黑胆汁”、秋天的坏脾气相联系,但在古中国,土则与中心、数字二、黄色、牛和甜味有关。宾根的希尔德加德(1098~1179)在她的著作中表达了新颖的象征观点:“教堂是活土地,在先知的教诲下,结出正直的果实,正如他们当初教育信徒一样。信徒像植物,依靠真诚信仰的活力而郁郁葱葱,这种植物的种子来自



大地:羊头神以土造人。来自埃及浮雕。

上帝的言语,按照上帝的规则开花结果,并把他们合规合法的孩子送到人间,这样,私通或通奸无法侵蚀其种子。”在古代,“神圣女神泰勒斯即孕育自然的女神”手里也拿着丰饶之角——在常被转抄的《古代医学》中——恳求向受病痛折磨的人类提供草药和愈合能力。在中世纪的“异教徒”经文中,“神圣的泰勒斯”被更改为“神圣的上帝”,但仅此一例。

在伊斯兰教传统中,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制造人类始祖的材料。据说安拉派遣他的天使去收集七色土,开始大地一点儿不愿给,后来,死亡天使偷到七色土,终于完成使命。后来安拉创造亚当,由他生出不同肤色的民族:白色的、黑色的、棕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印度有橄榄色皮肤的民族)、半黑色的(努比亚人,N-ubians)和红色的(野蛮人)。人死后将归还大地的贡献。中世纪的拉丁语经文说,创造亚当的材料叫“利木斯”,译为“土”(“粘土”)或“胶”(粘鸟胶)。宾根的希尔德加德写道,用灵魂之火“焚烧”土直到它化成肉和血。土出现在许多创世神话中,是神创造第一批凡人的材料,如古埃及的羊头神(Khnum),或巴比伦史诗《吉加美士》中的女神阿鲁鲁(Aruru),都像新石器时代的陶工那样抻土造人。

大地母亲 (Jizo) 纪召(字面意思是“大地的柔情”)是日本大地母亲的化身,然而却常以男性化形象出现。他被画成一个四处化缘的修士

(见乞丐),手上拿着一个装施舍物的盘子,经常穿件红毛衣,戴一顶羊毛帽。纪召是日常常见的神当中最早的一个,沿公路常可在路边见到他的形象。他也许是祝福的来源,主要是当孩子们的“守护天使”。有时可见他雕像的顶上放着些石头,这些石头是他引领不幸夭折的童魂趟过连接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河流的垫脚石。

达佛涅 (Daphne) 希腊神话里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人物,是永远蔑视男人的贞女的原型。据说丘比特将一支金箭射进阿波罗的心,因此他狂



因拒绝阿波罗的求爱而变形的达佛涅。
卡塔里,1647年。

热地爱上林中仙女达佛涅,可她却被一支带铅头的箭射中。冰冷的箭使她拒绝所有男人的接近。当她逃进森林时,阿波罗疯狂地追逐她,并恳求地

母盖亚的帮忙。当阿波罗要拥抱她时,她化成了一棵月桂树(希腊语 daphne),失望的太阳神只好折下一根树枝,绕成花冠戴在头上。从此,月桂就成了阿波罗的圣物。在炼金术的比喻中,达佛涅的变形暗示自然界可能发生的一切嬗变。

达弗尼斯 (Daphnis) 象征爱情被拒绝后造成的悲剧。据说达弗尼斯曾师从兄弟潘(Pan)吹芦笛。他英俊异常,所有的山林仙女都爱上了他,他发誓永远忠实于其中的一个但很快就食了言,为此他受到了惩罚:山林仙女把他拖入水中淹死。另一种说法是,爱神阿芙洛狄特让无法满足的爱情将他杀死。

大洪水 (flood, The Great) 毁灭绝大多数人类的大灾难。这个象征意义十分明显的主题来自《圣经》(《创世记》第六章第九节),更早地出现在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加美士》中。在史诗中,主人公吉加美士在迪尔木岛(Dilmun)上(见极乐岛)遇见大洪水幸存者奇奥苏德拉(Ziusu-dra),或叫乌塔纳匹西丁姆(Utnapishtim),听到关于他过去的故事。许多文化都有以极类似世界末日的灾难来惩罚人类缺点的主题。

在印度,毗湿奴神(Vishnu)的第一个化身是一条鱼,他从一场大洪水中救起人类始祖摩奴(Manu),把他驮上喜马拉雅山。在希腊神话中,大洪水的幸存者丢卡利翁(Deucalion)

和他的妻子皮拉(Pyrrha),他们从石头中造出新的人类。在许多洪水传说中,处于危难中的生物总在船上得救,如《圣经》中的诺亚(Noah)和他的家人依靠方舟(来自拉丁语 arca,意为“箱子”)逃脱死亡。在中世纪,教会被比作诺亚方舟,拯救人类免于淹没在罪恶和道德沦丧之中。犹太法典《塔木德》提到当以色列人渡过红海时,海水一分为二(《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五到三十一节有详述),叫“反洪水”:当“海水后退,干地显露。这反洪水是一种迹象,表明上帝对人类有了新的态度,他将尊重他们……(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郑重宣布,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帮助,永不再灭亡他们”



大洪水。《圣经》故事插图,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作。

(约柜)。

我们几乎可以在世界各文化中找到洪水传说和其他的大灾难传说,或由于自然灾害和人类自身罪恶而面临危险的神秘主义象征,它们也与创世轮回的古代观念有关,这种观念认为神定期毁灭所造之物,再建立新的。在古墨西哥,这由一连串的“太阳”神话来解释:年老的太阳称为“水太阳”,将在大洪水中灭亡,人类将在这一过程中变成猿猴。

戴胜鸟 (hoopoe) 戴胜鸟(希腊语为 epops,拉丁语为 upapa)是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候鸟,这种鸟被认为是很肮脏的,因为它捡吃动物排泄物中的蛆虫。在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中,戴胜鸟原是色雷斯的国王特瑞俄斯(Tereus),他因不端行为被变成了一只鸟。(他用武力的方式追求到的妻子菲罗·墨拉(Philomela),被神变成了一只夜莺。)

早期基督教经文《自然哲学家》写道,年轻的戴胜鸟帮助年老的父母亲拔去干涸的羽毛,用舌舔他们暗淡无光的眼睛直到他们返老还童,恢复活力,年轻的戴胜鸟对他们的父母说:“我们是您的孩子,是您把我们养大,竭尽全力照顾我们,喂我们食,现在我们也同样来照顾你们。人类怎能这样无情,不去爱关心、照顾、培养他们的父母呢?”同样的故事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中也有,但他们也把戴胜鸟画成一种在排泄物中叮食的肮脏之鸟,因此这种鸟也成了罪人的象

征,喜欢在罪恶的污秽中寻找快乐。据说这种鸟喜欢悲哀,会带来“死神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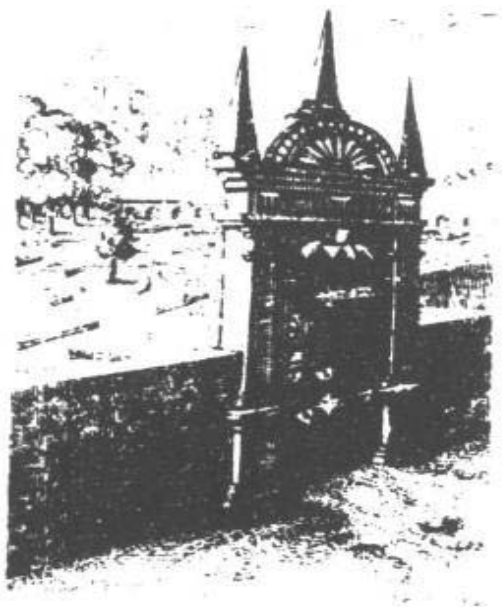
带圆形十字章 (ankh) (拉丁语 crux ansata)在埃及是生命的重要象征,可以解释为状似 T 形的十字架(也叫 T 字形十字架或圣安东尼的十



女神哈索尔手持带圆形十字章。来自埃及孟菲斯,约公元前 1500 年。

字架), 上有嵌环,便于携拿。众神——或据阿克那顿(Akhenaton)的日光教即崇拜太阳发出的生命光线——拿着十字章的嵌环向凡人施法,此十字章也单独出现在对死亡肉体的描绘中。在埃及的早期基督教(科普特人 Coptic)时代,十字章象征生命之永恒,它在救世主为尘世作出牺牲后被赐给人类。这种十字章状似钥匙,故也称作“生命之匙”或“尼罗河之匙”,近来它成了各类组织的标志。

大门 (gates and portals) 大门不仅象征入口,也象征隐藏在其后的空间及其神秘力量(如代表土耳其君主权势的“高门”、“地狱之门”或通向天堂之门的圣母马利亚),大门、正门或通道都与进入某一空间、王国或有



通往玫瑰园的大门:炼丹术士的象征。
引自 M. 迈尔的《阿塔兰忒》,1618 年。

特殊意义的领地有关,正如桥与过渡有关。在寺庙里,通往被称为“至圣所”(如犹太教皇的圣殿)的那些神秘房间的大门通常却十分壮观,只有被正式任命且是高职位的神父或牧师才可通过此门。在许多文化里,宗教仪式或典礼常以通过一个门口(或大门)来表现。那些举行宗教庄严仪式的时刻就以打开那些“神圣的大门”来表示。在耶路撒冷,通向所罗门神殿大厅入口处的门其两侧为两根大铜柱。在古罗马,雅努斯(Janus)是掌管门户出入的神。基督教有关门的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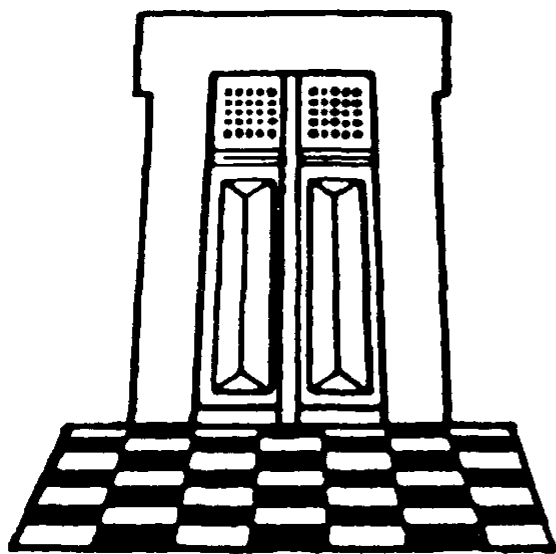
征传说可追溯到基督在《约翰福音》里的话:“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必然得救……”(第十章第九节)教堂的门常用描述基督徒善行与恶行的绘画来装饰,因为它在人们获得拯救的途中有重要意义。传统天堂大门的守



门上的蚀刻画。路德维希·里克特
(1803~1884)。

护神是大天使米迦勒(Michael)和使徒彼得(Peter, 钥匙掌管者)。《圣经》故事中那位搬动腓力士人庙宇的门框及门扇的英雄参孙就被解释为预示《旧约》中耶稣在挣脱牢笼(阴间)(那种“痛苦的地狱”)束缚后,其虔诚的灵魂对解放的期待(见“来世”)。

许多文化都有守护通往神殿大门的人物(见石头和狮子),“毫无疑问,大门是一个家最有意义的部分。它可开可关,是敲门的地方,只有门可以上锁。它是入口,是界限。当我们走进或走出,就会进入一个有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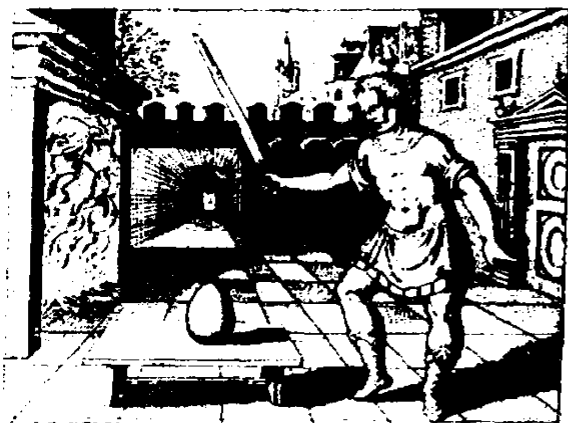
在耶路撒冷通向所罗门神殿圣地的
大门，它是共济会的象征。

情形、不同意识形态的空间，因它将我们引向不同的人、不同的氛围”[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Algenon Blackwood), 1869~1951]。

大米、稻米 (rice) 就大米本身及其象征意义而言，大米在东亚相当于西方诸如谷物或面包这样的主食。在古代中国，据说是由带有神话色彩的始祖皇帝神农教人们如何种稻，而且每年还要举行插秧仪式。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狗或家鼠还被奉为给人们带来稻米的灵物。人们让死者的嘴里衔着米饭；作为祭祀祖先的祭品，碗中的米饭要盛得高出碗沿（这种做法在吃饭时是很忌讳的）。还有一种禁忌，那就是吃剩的米饭是不许扔掉的，据说这是雷神规定的，谁要是犯了这一禁忌，就会被雷神劈死。

日本人认为，是太阳女神 (Amaterasu)教会了他们种植水稻，当风暴神 (Susano-o)蹂躏了她的稻田，她万分愤怒，于是躲进了天石窟，只是到了后来她才被说服结束自我流放，继续启迪众生。在另一日本传说里，有一个神被称为“大米拥有者”，据说他以一老头的形象出现于约公元前800年，手持两捆稻谷，以此表明他是稻田的保护者。日本全国据说有大约40,000座为供奉此神而建的神庙，每一座都有一列排列有序的大门(参见鸟居)。人们在和尚面前吃斋饭以期自己会发财致富、生活幸福。

蛋 (egg) 它的象征内涵由诸种特性决定：易碎，通常为白色，储藏新生命的房子，外形类似睾丸。关于世界诞生于一只原始蛋的传说不仅是一个俄耳浦斯式的创世神话[黑翅膀的夜接受风的求婚，生下一只蛋，从中冒出厄洛斯 (Eros) 或法纳斯 (Phanes)，比较克洛诺斯]，它也出现在波利尼西亚、日本、秘鲁、印度、腓尼基、中国、芬兰和斯拉夫等文化中。许多英雄据说不是人生下来的，而是从蛋里孵出来的，如狄奥斯库里·卡斯托 (Dioscuri Castor) 和普鲁克斯 (Pollux)[蛋来自勒达 (Leda)，由变成天鹅的宙斯为之受精]。传说中朝鲜南部的一个古代国王也是这样诞生的。潜伏在蛋中的新生命象征生命活力，这种看法使蛋在神秘愈合和丰饶仪式中具有重要地位，也促使人们用



蛋：炼金术士打破“点金蛋”。引自 M. 迈尔的《阿塔兰忒》，1618 年。

蛋陪葬亡者，他们相信这样亡者在去赴另一世界的旅途中不致挨饿（见来世）。太阳和月亮分别被看做天上的金蛋和银蛋。一般而言，蛋象征原始萌芽状态，从中诞生后来的世界。蛋代表包含在壳中的完整性，它暗示从一开始，创世就是完全有计划的。在基督教世界中，小鸡从蛋中孵出象征耶稣从亡者中升起；蛋壳的白色象征纯洁和完美。在炼金术意象中，“哲学蛋”是一种原物质，后来自己变成点金石；这只蛋已经包含需要达到成熟的万物的萌芽，蛋黄在未来变成金子。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涉及到蛋，如复活节蛋表示丰产的自然开始苏醒，当然，这种苏醒也通过与已提到的再生发生联系而实现。在流行的巫术中，有时要埋蛋作为具体仪式的一部分，这也表示巫术本身的脆弱性（敌对力量本身也要自我遏制，以免自取灭亡）。奥地利有个叫“安特拉塞”的习俗，即在濯足节下的蛋得到

祝福后埋起来，可预防灾祸，也可以把蛋扔向屋顶，看它滚下来落在什么地方，把它埋在掉落处，可以保护房屋免遭闪电击中。

达那伊达斯（Danaides）阿尔戈斯（Argos）国王达那俄斯（Danaus）的女儿们。她们杀害各自的新郎，被罚在地狱（见来世）里用筛子似的器皿往一个无底容器里灌水。达那伊达斯工作指一项没完没了或劳而无功的工作，比喻无情的惩罚。

大卫（David）不仅是《旧约》，也是艺术象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生活在公元前十世纪，是扫罗手下的战士和竖琴手，后来他自己成了朱迪亚（Judea）和以色列的国王，他统治耶路撒冷并把它作为王国的核心。在一些基督徒眼里，他战胜巨人歌利亚（Goliath），预示了战胜撒旦的耶稣的



大卫和他的竖琴。引自意大利的犹太书籍插图，约 1460 年。

出现。弹奏竖琴又使他成为宫廷乐师的先祖,他的形象常使人想起俄耳浦斯这个希腊神话中的伟大乐师。我们还不能忘记他能激起作诗的灵感,事实上,《圣经》中的《诗篇》在中世纪是诵读最广泛的部分,许多人都誊抄它。

大象 (elephant) 具有积极象征意义的动物:在亚洲,人们驯养它来驮负国王,尊敬它的智慧。一只白象宣布佛祖乔达摩(Gautama Buddha)的诞生,也是印度救苦救难的菩萨的“伐河纳”象征。在印度教中,司写作和智慧的象头神(Ganesha)长着大象脑袋(和一根长牙),是湿婆神(Shiva)的侍卫长。在古代中国,大象是力量与智慧的象征,西方古代的看法亦差不多,这种动物既聪明又充满异国情调,被当做墨丘利(Mercury)的标志,而且因为其长寿,大象也是战胜死亡的象征。近古基督教的《自然哲学家》和中世纪动物寓言集都歌颂了大象的忠贞。据说大象在吃了毘舍离草根后才能繁殖后代。这些故事也提到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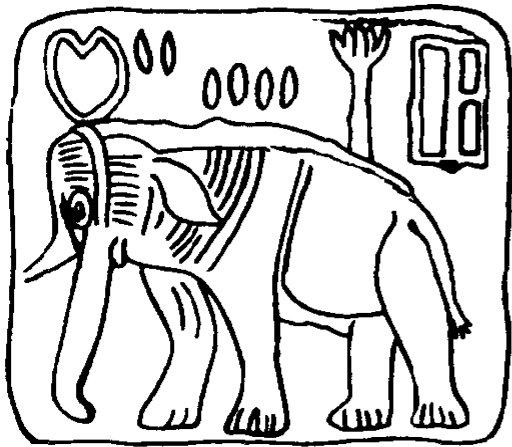
象在沼泽地里分娩时,雄象负责防备致命的毒蛇。如果大象因为靠上一株锯掉一半的树而摔跤,十二头大象也没法让它站起来,但小象只用鼻子就能扶起它。这种现象的象征解释是:起初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根本不知道性的区别,只在吃了苹果(毘舍离草根的果实)后,他们才开始互相了解。夏娃在污秽的河水里生下该隐。无论是摩西的戒律还是所有的先知都无法扶起亚当:只有耶稣这个神圣的和精神的大象才能拯救他。霍伯格在关于巴洛克时代(1675年)的象征学中对大象四腿不能弯曲(古代设想这是麋的标志)作了充满诗意的发挥:“愚蠢的大象真的靠上一棵锯掉一半的树/瞧,它轰然倒下,摔个结结实实。/谁最觉高枕无忧,厄运就会不期而至,/他在尘世获得的一切,就是嘲弄和羞耻。”《自然哲学家》也提到一头大象因受到吸血毒蛇的攻击而衰弱下去,大象轰然倒下,临死前



大象倒在锯掉的树上。霍伯格,164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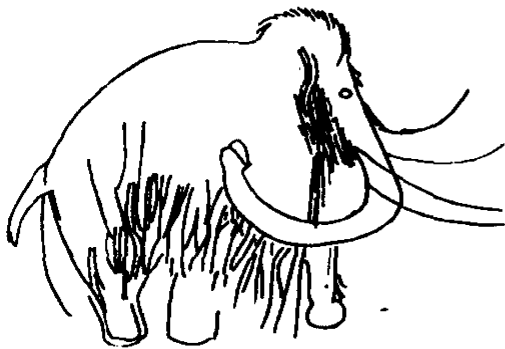
印度象头神,即智慧之神,引自青铜器图案。



印度图章上的大象。约公元前2000年。

还是把施暴者压得粉碎。“小心别让毒蛇找到你……别让它吸出你体内真正的信仰，弄垮你，甚至不惜与你同归于尽。”有罪人在最后审判日会听到这样的话：“别过来，你们这些该受诅咒的人，下到永恒的火里去罢，那是为撒旦和他的天使准备的！”大象还有一种好功效：它烧过的毛和骨头能有效防御妖魔。

中国人赞美大象的“贞洁”，这



大象：猛犸。来自法国莱斯康伯拉的石器时代洞画。

种美德只能在水中(隐蔽地)产生。在

欧洲,作为异国情调的大象偶尔才会出现在神话中,更常见于对天堂的描写;十字军东征后它甚至被当做纹章[据黑尔芬斯泰因(Helfenstein)所述,牛津大学把大象作为徽章,可为据]。1464年,一个大象教派在丹麦成立。直到1910年,暹罗[(Siam 王国)今天的泰国]的徽章上还有一只白象。在精神分析学中,大象(因为它的长鼻子)被看做阴茎的象征,但也是各时代智慧和宁静安详的化身。出现在梦中的大象代表那些与现世的关系尚不明确的人间现象,亦是生命力量的主要表述。在中国,大象也有类似的象征价值,因为汉语发音相似,“骑象”(如传说中英雄们所做的那样)意为“吉祥”。

狄安娜 (Diana) 拉丁语里指狩猎女神,文艺复兴后流行于欧洲,在希腊是阿尔忒弥斯,不过当时她只是个暗喻或象征。头发嵌着一轮弯月的狄安娜雕像手拿弓和箭,猎狗们陪着她,在巴洛克时代尤其用来装饰花园。有时这一情景也表现为阿克特翁偷看贞洁的狄安娜沐浴,被变成一头雄鹿(见雄鹿),让猎狗撕得粉碎。弯月是这样来的:早期意大利女神狄安娜原本是月亮女神,只是后来有关动物女神(potnia theron)阿尔忒弥斯的神话转嫁到了她的头上。美国神话学家查尔斯·G.利兰(Charles G Leland)(1824~1903)在他的《阿卡迪亚》中讲过一种女巫仪式(streghe)。女巫们敬奉狄安娜,把她当做伟大的



戴弯月的狄安娜。卡塔里,1647年。

女神,向她恳求:“狄安娜!狄安娜!狄安娜!你是所有法师,所有黑夜、星星、月亮,所有命运和命数的女王!你,涨潮落潮的主人,在夜黑时照亮大海,把你的光明投射到波涛上!你,大海的统帅,在半月一样的船里……”[摘自一个传说中的赞美诗,这个传说讲的是梅拉甫斯(Melampus)让他的母亲替他请求拥有听懂蛇语的本事。]

敌基督 (Antichrist) 在现代用作寓意性指代,意为教会或人性的敌人,或指一种对应力量。敌基督是邪恶的拟人化(路德称为“基督终结者”),在最后审判的最后战斗中成为耶稣的对手,又一次回归到古老的二元概念中(比较歌革和玛各)。死海地区的苦兰教中的埃森派有书记载“光



拯救树上的“耶稣的武器”和耶稣本人。
乌尔姆,1485年。

的儿子们”和率领黑暗力量的邪恶(希伯来语意为“怨恨”)作斗争。后来,异教徒和迫害基督徒的人[如尼禄(Nero)皇帝]被看做敌基督的化身。里昂的伊里奈乌斯(Irenaeus of Lyon,公元前二世纪)写道,敌基督将挟魔鬼之巨力来到,掀翻神像,被尊为神,十个国王赋予他迫害教会的权力,他将在耶路撒冷的庙宇里获得尊位,在位三年零六个月,直到天主显现天空,将他和他的追随者扔进火焰熊熊的泥坑里。他的名字与《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中的“666”预言(“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就是六百六十六”)有关,并引起众多的宗教思考,提出的假想有尤安特斯



敌基督。引自《敌基督传》上的木刻，斯特拉斯堡，约1480年。

(Euanthes) 假想，拉太诺斯(Lateinos)假想，推腾(Teitan)假想。据犹太教传说，一群不信教的恶棍和一座绘有美丽姑娘的大理石柱结合便产生了一个叫阿米勒斯(Armillus)的敌基督。从十三世纪起，宗教改革家和新教派的创始人常常指出罗马教皇这一职位为敌基督的机构。文化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则是古版本《敌基督传》(1480年在德国印刷，无出版日期或地点)和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的《编年史》(1536年)。在关于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流行传说中，敌基督常常以撒旦军队首领的身份出现(见世界末日)。

钉子 (nail) 在许多北欧人的古代宇宙学中，钉子与北极星有关，当时北极星被看做是天体绕其旋转的世界之轴。在中非，许多由木头雕刻的人物被发现有用钉子钉在里边(“钉偶像”)，这些通常由术士锤进的钉子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用来提醒神灵(被认为是呆在偶像里面)的保护职责。钉子确保偶像里的神灵能真正留

意那些恳求得到帮助的人(做好事或做坏事)。在中欧，把钉子敲进有特别意义的树或木刻人物中通常是一种传统迹象，表明某人会出现或有外人来访。在基督教象征主义中，钉子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提示物(见十字形)。在中世纪，四颗钉子出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绘画上，但后来脚上被画成单独钉了一颗钉子，这样总共变为三颗钉子。三颗钉子也成了“耶稣的武器”的部分。丁香花被广泛认为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钉子的植物象征，因为此花的花干花蕾的形状像钉子。“当丁香的辣味再现，我们的精力也重现；当忠实的人始终受上帝意愿的左右，他们的路必将正确、幸福并受上帝的保佑。”(霍伯格)钉子是那些因被钉死而殉难的圣人的标志，如：居鲁士(Cyrus)、潘塔里昂(Pantaleon)、塞维鲁(Severus)、英格拉蒂娅(Ingratia)等。冷酷粗犷的人常被说成“铁石心肠”(“as hard as nails”)，而“击中要害”(“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是指分析精确或表达准确。

第五要素 (quintessence) 这是日常用语从炼金术中借用的一个概念。在炼金术中，人们认为，古代宇宙哲学中的四大要素(土、空气、火和水)被“第五要素”所补充：即纯洁、缥缈的神灵。炼金术士注重精神实质而不是物质，这被认为提高了第五要素在整个世界构成中的比例。当时的人们认为第五要素分别存在于其他四

大要素之中,并且各自都作为非凡的动物出现:在水中是海豚,在火中是凤凰,在空中是鹰,在地上是人。同时,人们认为第五要素是发展的,而且超越其他各个要素。第五要素相应的书写符号是五角星形。

地狱 (hell) 地狱是传说中与天堂相对立的地方,最初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黑暗的下界(见洞穴),之后被神学上的想象加以丰富,变成一个有罪的人在死后遭受折磨的地方。如同天堂是上帝或神的家园一样,地狱是魔王或残忍的下界统治者的领地。在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中(希伯来语 sheol, 希腊语 Hades),毫无欢乐的下界已被描绘成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活人进不去的地方;也有描述特别是对无神的尘世间凡人的惩罚。[“地狱(hell)”一词来自同样源于日耳曼语词根的词如“赫尔(Hel)”,是北欧神话中阴间女神的名字,意为“空洞(hole)”、“空虚(hollow)”及“隐蔽(conceal)”。]认为火焰般的地狱散发着硫的臭气这种看法部分来自“火焚谷”(拉丁语为 Gehenna, 阿拉伯语为 Jehenna),即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深谷,最初做祭祀用,后来做焚烧垃圾用;另一部分来自对火山现象的观察。先知以赛亚(Isaiah)早已提到火会永远烤炼那些违背上帝的人的躯体(《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二十四节)。被特图利安(公元 150~230)所揭示的火山证实地下确实有阴间存在,之后,但丁(Dante Alghieri,



地狱:“告诫世人不要玩弄虚假爱情。”
来自纽姆博格的细木雕,1495年。

1265~1321)在他的长诗《神曲》中对此也有描述。对于来世的回报和报应这种象征性想象也来自古代波斯索罗亚斯德(Zoroastrian)教的形象说法,据说人死后必须过一座回报桥,做过坏事的人过桥时,桥会变得像刀锋一样的狭窄,这样他们就会掉下无底深渊。地狱里除了有火之外,在基督教有关地狱的象征中还包括“鬼门关”(画得有些像条龙)、死神面具以及出自希腊神话的三头狗刻尔柏洛斯(Cerberus)。

作为对活着的人的一种警告,地狱的折磨常以详细的绘画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受诅咒的人因其贪婪的罪行会永远受罚,他们的胸和生殖器会被蟾蜍撕扯,被蛇啃咬(见乞丐)。

阿兹台克人的下界也有类似的现象。只有那些被淹死、在沙场上被战死、在祭祀典礼上牺牲或在生孩子时死去的人可以躲过地狱并盼望来

世有别的生活方式。在北欧神话中也一样,那些“自然死亡”(如死在床上)的人无法躲过赫尔女神的阴间,只有那些像英雄一样慷慨就义的人可以得到瓦尔凯莉亚(Valkyrie)的引导到达瓦尔堂(Valhalla)光明王国。悲观主义者的看法认为来世有恶魔般的死神、妖怪,类似晚期埃特鲁斯坎人坟墓上的人物肖像画,而不是早期按快乐岛的样子来构画、象征来世宁静



地狱:死神驰出鬼门关。W. 帕克斯通作。伦敦,1507年。

的世界。埃特鲁斯坎人的下界神长着角,有两只尖耳朵,手上拿着蛇,很显然这对基督教中恶魔的形象有很大影响。东西佛教也有对地狱的想象。在日本神殿的大厅里,下界的主宰坐在有罪人的头上审判,手里拿着代表他权势的审判杖,真人般大小的木头人代表受谴责者会由魔鬼带下去受剑刺、肢解刑架、铁条及颈手枷的酷刑惩罚。在现代,这些吓人的场面主要用来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小孩子。在伊斯兰教传说中,地狱之火要比尘世

间的火的热度高七倍。受诅咒的人的躯体据说会被拉大,这样他们会受更多痛苦。所有这些有关地狱的残酷概念可以理解为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希望那些在尘世做尽坏事却躲过惩罚的人不会永远逃之夭夭。在欧洲,受谴责的异教教义有诸神最后复原论的观点。如:启示包括地狱的和解;在印度吠教教义中也有这样的概念,如“甚至在地狱的领土上也能恢复宇宙的欢乐”。在伊斯兰教的世界,苏菲神秘教派也反对永久受罚的观点,正如我们在阿布德(Abud Yaxid al-Bistami)的话中所见:“地狱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审判日我当然要和被诅咒的人站在一起并对你说:让我替他们赎罪吧,如果你不愿意,那么我会教导他们认识你的乐园不过是一场儿童游戏……如果,噢,安拉,在你完美智慧下有这样的事出现,你很清楚你是不会让你的一个造物在地狱受折磨的,那么让我占据这里以便再不会有别的人能来。”[加德特(Cardet)摘录]

洞穴 (caves) 作为指向冥冥世界的通道,洞穴里到处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在许多高度象征化的神话传说和仪式中,洞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最古老的神龛饰有绘画和岩画,在冰川时期就被认为属于“另一个世界”:它们不住人,而是被当做圣殿。在很多情况下,如许多土著美洲人关于世界起源和人类起源的神话[阿兹台克出生之洞的神话(chicomoztoc)

就是一例],洞穴被看做子宫。古人普遍认为洞穴是神和英雄的诞生地,是隐士和女先知的住所。古埃及宇宙论认为尼罗河来自一个石洞。在迈锡尼克里特宗教里,许多洞穴是神圣的,其中一个成为赫洛斯·特洛夫尼奥斯(Heros Trophonius)颁布神谕的地方,前来恳求神示的人们须经过一个特殊的人会议式。

洞穴成为神秘(即与大地和冥府有关)宗教和象征的重要所在是合乎情理的,人们在那里和将上升到光明之中的地下神之力量交流,因此,后期罗马神米特拉斯(Mithras)的寺庙被建成石洞模样。所谓岩穴(和洞庙)常常是人工挖造出的“洞穴”[埃及的阿布·辛拜勒神庙(Abu Simbel);印度的阿旃陀(Ajanta)和埃洛尔(Ellora)]。在基督教绘画中,伯利恒(Bethlehem)的马厩是石洞。根据罗马东正教传说,《福音书》作者约翰(John the Evagelist)是在帕特莫斯(Patmos)岛上的一个洞穴里获得对《福音书》的深刻理解的。在柏拉图(Plato)的哲学语言中,洞穴的暗喻意义相当重要:人类似乎被困在洞里,只能看到理念的影子即更高更真的实在的意象而已;由于智能有限,他们绝不能直观到那更高更真的实在(《国家篇》)。

从前属于中美洲玛雅地区的白垩洞穴一直引起古玛雅人后代的兴趣。不少洞穴由玛雅人专门挑选出来举行仪式,洞穴里至今存有供奉雨神的器皿。有些洞壁上的绘画是典型的

玛雅风格,其中最著名的是那塔尼克(Najtunich)岩穴,它的绘画暗示了与性有关的仪式。画上的侏儒似乎是一个包含了诸概念的综合体:丰饶、雨、侏儒、洞穴。就像古代编年史暗示的那样,洞穴与女性生殖器有关,而性又与丰饶相联。侏儒模样的阿兹台克雨神手持象征阴茎的棍棒,据说只生活在洞穴里;玛雅人的月亮女神有时和洞穴、赋予生命的水和性(与金星神联系)有关。在大多数发达的中美洲文化中(如同在其他许多文化中一样),“洞穴”这个隐蔽在地球腹部的“地下世界”和女性关系密切,成为丰饶这个概念所涵括的一般意义的一部分。我们毫不奇怪旧世界亦有类似看法,且和“原始”这一主题同样有联系。当然,基督教常常低调处理与性有关的象征。早期基督教有一本异教经文叫《宝洞书》(或《东方基督教的亚当之书》,公元五世纪),读起来像



尼欧洞(法国,阿列日)里的野牛洞画。
约公元前10000年。

是人类历史发端时的残迹。开头说亚当度过辛劳的一生,被埋在一个洞穴里(在他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大洪水的幸存者老诺亚命令他的儿子闪(Shem)将亚当的遗骨移出洞外,重新安葬——“在大地的中心处”(比较十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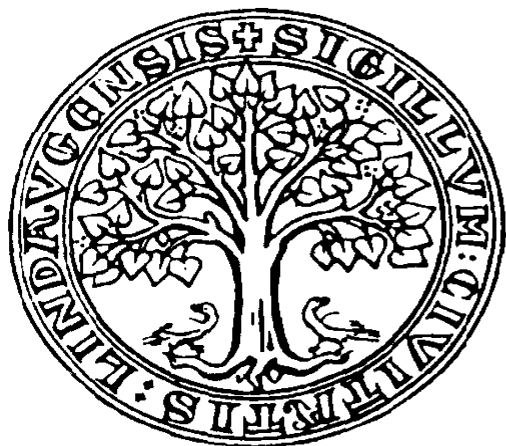
在广为流传的传说中,洞穴常常住着土地神、山神和看守财宝的龙,外人想要到达那里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和危险。在善恶决战的天启时刻,远古时代的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 I)]躺在叫得出名的大山[基弗豪塞(Kyffhauser)山脉、萨尔茨堡附近的翁特茨贝格山(Untersberg)]的洞里等待再生的到来。洞穴传说在爱尔兰神话中有突出地位(见石头)。从克鲁坎(Cruachab)洞(也叫“地狱之门”)里飞出一大群白鸟,它们的呼吸使人类与动物枯干。另一个洞里住着可怕的女神莫尔干(Morri-gan)(乌鸦),而英雄科南(Conan)和芬(Finn)被埋伏在那里的女巫用绳线缠绕,几乎被带到阴曹地府。通往地狱般世界的最有名的入口就是“圣派屈克之炼狱”,它在德格湖(Loch Derg)一座岛屿上:早期的朝圣者把自己关在这个洞里体验四小时的炼狱之苦,传说讲到有谁在那儿睡着了就会被魔鬼带往地狱。中世纪骑士欧文爵士(Sir Owen)描写的来世景观与但丁在《神曲》中所说的类似。今天,在“炼狱”周围的教堂里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的朝圣者们写道,那是一个

“两个世界遭遇的”怪异恐怖之地。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的《赫布里底群岛序曲》(1830~1832)或叫另外一个更有名的曲名《芬格尔洞》就是纪念传说中的苏格兰国王的洞穴。

象征性建筑中的壁凹或壁龛常代表包含在更大宇宙空间中的“世界洞”:清真寺的祈祷龛(mihrab)或教堂里的半圆室更能使人感到身处安全的避难所中。心理学家对梦见穿过充满危险的黑暗的解释是:在母性潜意识的深层次的遗传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其他教义则认为这象征渴望回归到梦者出生前的黑暗的避难所中。这样,业余的洞穴探险者对洞穴的着迷就可以理解为不仅仅是智力上的好奇,也是一种努力——只有通过象征研究才可获得解读——即深入到个性的隐秘深处寻求自我认识。以下对洞穴住所的心理学解释对此已有所暗示:“隐居洞穴的意义很重要,洞穴是避难所,能遮风挡雨。进洞是回归子宫,否定出生,是没入阴影,进入不可微分的夜世界。它是为还未到来的更高层次的生活而否定现世生活……(在洞里)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昨天或明天,因为白天黑夜在那里合而为一。根据伊里亚德(Eliade, 1980),隐居洞穴是一种‘类似幼虫的存在’,正如死者在来世的生活。”[卡斯帕(Kasper)]出于同样的原因,洞穴——在不同的教义和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举行入会仪式和开始更高层次生存的象征性仪式的重要场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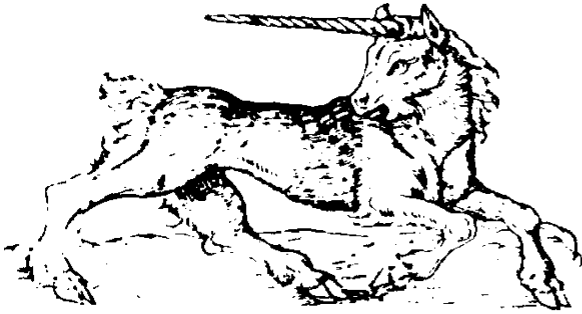
椴树 (linden) 椴树是一种树的品种,在旧大陆植物分类中有时称“欧椴”(citrus aurantifolia),在新大陆称“椴木”。在北部温带,约有60种椴树。在说德语的地方,椴树的树下是每个村庄开会时最喜欢选择的地点,也是祭祀(中世纪)女神弗蕾娅(Freyja)的地方。人们相信在此树下可以避闪电,这也成了地方司法权威的象征。这种树在中世纪的德国诗人瓦尔特·封·德·福格威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所写的德语诗中就有提到,用于象征乡村社区。在斯拉夫语国家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椴树也是一种特殊蜂蜜的来源,蜜蜂主要是采摘这种树的花粉酿蜜。“椴树花茶”(用于发汗)实际上是用整朵花做成,包括像翅膀一样的苞叶。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按照四品质理论,称



椴树:中世纪位于康斯坦茨湖的林道城市封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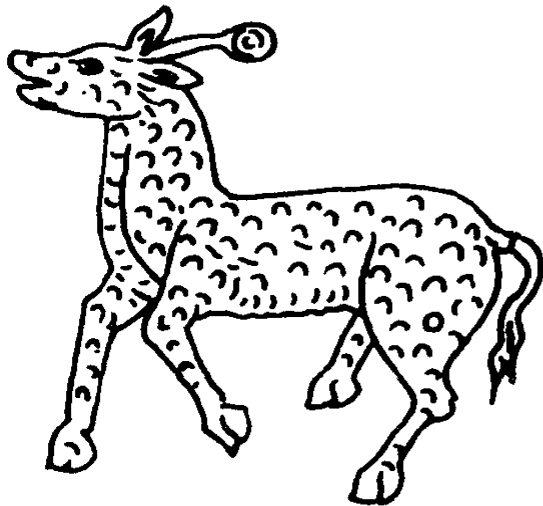
椴树为一种“非常温暖”的树:“它所有的热量集结在根部并从那儿开始输往树枝和树叶。椴树是脆弱的象征。心脏不太好的人应和着面包一块吃由这树根树心碾成的粉。”他接着说,如果人睡觉时把新鲜的椴树叶贴在眼睛上和脸上还可以明目。在纹章学中,椴树经常被画成长着心形的树叶[如在帝国城林道(Lindau)的封印上]。椴树叶十字在纹章学图案中,四个方向的尽头有树叶,这种图案(或弯曲的椴树枝)作为一种装饰也单独出现在盾或头盔上[在图林根林山县(Thuringia)和墨森县(Hesse)]。

独角兽,麒麟 (unicorn) 古代及中世纪象征体系里一种重要的传说中的动物,常被描绘成一种白鹿,它长有马的鬃毛和分趾蹄,前额中部有一螺旋状独角。独角兽似乎最先出现在古希腊历史学家科特西亚斯(Ctesias,约公元前400年)的著作里,他认为这种野兽的独角具有药用功能——大概这是对印度犀牛的一种误解。养牛人通过对公牛施行手术也可以饲养出独角公牛:用手术把小公牛本该长角的两处皮肤复叠在一处,让其痊愈,两只角便长成一只。由于犀牛角能增强男人的性交能力而备受人们的珍爱,因而犀牛角显然具有生殖器崇拜的意义。然而,在西方绘画里,这种角还是被认为是长在独角兽的前额上,因此,本来作为性标志的独角变成了智力的象征。独角兽因而成了纯洁和力量的标志。从中世纪的



独角兽。格斯纳的《动物史》，苏黎世，1551年。

画饰和织锦可以看出，只有在贞女的帮助下，人们才能捉住独角兽，因为这种轻信的动物会把处女的大腿当做避难所，此时猎人便可以将其捉住并杀掉。人们认为这象征了圣母马利亚孕育基督以及后来救世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加百列——向马利亚传报耶稣将通过马利亚成胎而降生的天使——有时被描绘成一个猎人，在狗的帮助下，他把“珍贵的独角兽”赶



古代中国传统中的独角兽。石浮雕，约公元前100年。

到马利亚的身边，这些狗分别被称为“忠诚、希望和慈善”，“或真诚、正直、和善和慈悲”，这些名称都与基本美德有关。此时的马利亚正坐在被围起来的花园里或在玫瑰凉亭里（如巴黎的克鲁尼博物馆里的织锦所表现的那样）。基督教对独角兽的解释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和早期基督教经文，这些神话和经文后来被改编成中世纪的动物寓言。人们常提到独角兽的角具有解毒功效，据说，把这种角碾成粉末敷在伤口上，伤口会很快愈合。这种角（实际上是北大西洋一种海洋哺乳动物——独角鲸——在长牙，这种鲸生长在冰岛和格陵兰附近的海域）不仅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董珍品，在药店也有出售。至于它的解毒功效，早期基督教文献《自然哲学家》有如下描述：其他动物还没来得及喝水，“蛇爬了过去，把毒液注到水里，而别的动物知道水中有毒后都不敢喝水，它们在等待独角兽的到来。独角兽来了，它径直向湖中走去，用它的角画了一个十字。这样，水中的毒性被消除了。只有当独角兽喝过水后，其他动物才敢效仿”。显然，这是因为人们相信犀牛角具有神奇功效，因而这种信念又在神话中表现出来。这里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中世纪故事集《罗马人的事迹》里，大象扮演了本该由独角兽扮演的角色：据说有一位想捕捉一头大象的国王命令两个漂亮的处女赤身裸体走进森林，她们在森林里唱起了催眠曲，那头大象就在其中一位姑娘的大腿边睡着



野蛮人驾驭的独角兽。古代游戏牌上的图案。迈斯特·E.S作。

了,另一位姑娘用剑宰了它,然后国王用象血染了他的一件斗篷。人们尚不清楚《圣经》中希伯来词“re'em”表示的是哪一种动物。尽管那也许指的是一种野牛,该词被译为“独角兽”(希腊语 monoceros),如《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所说的:“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中国的独角兽(即麒麟)与欧洲独角兽并无相似之处:它被描写为一种与鹿相似的动物,全身有鳞甲,长着牛的尾巴,前额上的角是柔软的。它象征幸福祥瑞,尤其是会给人带来男嗣。一些图画表现的是高大的观音菩萨站在卧地的麒麟身边,这使人想起西方传统中处女和独角兽的组合。在炼金术的象征体系里,独角兽象征基本要素水银,而水银要和狮子、硫磺结合在一起,构成更高层次的物质。在纹章学里,独角兽(形如长胡子的马,长有分趾蹄和

螺旋状角)出现在盾徽里的情况很少(奥地利的城市布鲁登兹的徽章属此种情况),但常与狮子一道作为扶持盾徽的兽形,大不列颠的徽章就是属于此种情况。

渡鸦 (raven) (拉丁语 corvus, 希腊语 corax)一种黑鸟,传统上它的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乌鸦重叠,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两种鸟通常给我们带来含有贬义的联想,虽然渡鸦有时因它的智慧而获得人们的好感。在《圣经》里,诺亚在方舟上派了一只渡鸦去寻找陆地(《创世记》第八章第七节);一群渡鸦给处于沙漠中的先知以利亚(后来又给隐士安东尼和保罗)带来面包和肉(《列王纪上》第十七章第四、六节)。在巴比伦日历里,由于渡鸦主宰的是(反复无常的)第13个月,因此它给人一种含有贬义的联想。在



渡鸦,仿一大阿尔伯图斯木刻。法兰克福,1531年。

希腊神话里,渡鸦被描写成随意泄漏秘密(这就是为什么猫头鹰取而代之成为女神雅典娜的伙伴)。据说渡鸦的羽毛颜色原来是白色的,但由于它

泄漏秘密，阿波罗为惩罚它便把它的毛色变成了黑色。根据另一种传说，当阿波罗派渡鸦去取水时，它看到一棵树上结着尚未成熟的无花果，就在树下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果实成熟才去取水。作为惩罚，阿波罗便把它（乌鸦星座）放在恶魔九头蛇（星座）使它永远远离“饭碗”（巨爵星座）的地方。然而这一象征也有它积极意义的方面，它是太阳神身边的伙伴（如古代中国人就认为太阳上有一只三脚的渡鸦）。奇怪的是，古人认为渡鸦是用喙下蛋的，而正因如此，人们是不让它们靠近正在分娩的妇女的，生怕由此而引起难产。老普林尼认为渡鸦的叫声听起来使人感到“窒息”，他暗示在鸟类中似乎只有渡鸦懂得预言。渡鸦的又一积极面还有：阿波罗有一次化成一只渡鸦把塞拉（珊托里尼）的居民带到昔兰尼（Cyrene）；一只白色渡鸦给皮奥夏人引路；两只渡鸦把亚历山大大帝带到阿蒙神的圣坛（参见



西北美印第安人绘画中的渡鸦。

角)。在有关密特拉神崇拜的雕塑中也常常有刻画渡鸦的。

在早期基督教中，渡鸦由于没有告诉诺亚洪水已退而受到谴责。因此它就成了那些因过于迷恋世俗欢愉而总是推迟皈依教会的人——就像渡鸦总是叫喊“cras, cras”（拉丁语，意为“明天，明天”）。由于它以尸体腐肉为食（人们普遍认为它对被绞死的人的尸体有特别的偏好），而且它还被认为不照顾自己的幼鸟，因而导致人们把它看做灾祸、疾病、战争及死亡的前兆。坡（美国诗人）就是借鉴这一象征，写成了他那首以渡鸦为题的著名诗篇。然而，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两只分别名为“思想”和“记忆”的渡鸦陪伴在主神奥丁的左右，随时告诉他人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在许多童话里，渡鸦象征那些受到诅咒的人。在美洲西北部各土著民族的神话里，渡鸦是一种超自然的创造者。许多基督教圣徒都把渡鸦作为他们的标志：本尼迪克特（Benedict）、卜尼法斯（Boniface）、奥斯瓦德（Oswald），特别是梅恩拉德〔（Meinrad）他那群心爱的渡鸦找到了他的尸体〕以及文森特〔（Vincent）在他死后是一群渡鸦保护了他的尸体，不让野兽侵犯〕。

在炼金术的象征体系里，渡鸦代表黑色的正在变成点金石的原始物质。在这里，渡鸦常常被刻画为一只头部白色的鸟，这表明在转变过程中渡鸦即将觉悟。上文提到，在古代中国三脚渡鸦与太阳有关：根据传说，



标有星座的渡鸦。天堂之图，阿卜杜拉赫曼那斯·苏菲，十五世纪（哥达）。

曾经有十只渡鸦一起发出让人无法忍受的热浪，后来一名弓箭手射死了其中的九只。红渡鸦是自称天子的周朝（止于公元前 256 年）统治者的象征，渡鸦是王母娘娘的信使，它们给她带来食物。在天堂的竞赛中它们惧怕的惟一对手是独角兽。

从中世纪开始，渡鸦就出现在纹章学里，在柯贝特（Corbet）和拜伦（Biron）家族的徽章上，在拉文斯坦（Ravenstein）庄园，在撒克逊城拉本诺（Rabenau），在瑞士城市施威茨（Schwyz）的爱因西德林（Einsiedeln）修道院（由于和圣徒梅恩拉德的联系）都有渡鸦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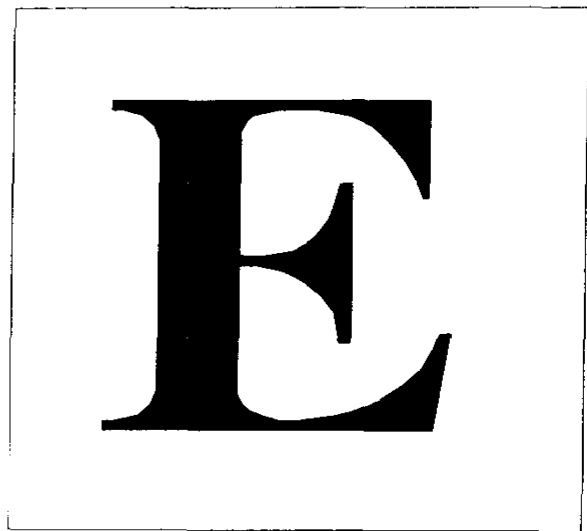
渡鸦的幼仔。威廉·布施作。

像喜鹊一样，渡鸦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会偷东西”的鸟，因此据说在冰岛小孩是不允许用渡鸦的羽毛管来做汲水管的，要不然他们长大后就会变成小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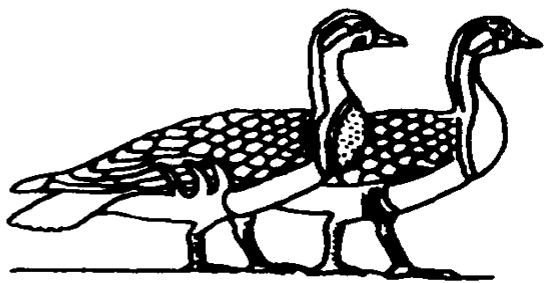
由戈洛文（S. Golowin）描述的一个乌克兰传说很富有诗意和象征意义。在伊甸乐园里，渡鸦羽毛色彩缤纷，但在“堕落”以后（见亚当和夏娃），他们开始以腐肉为食，后来便变成了黑色。只有到了天荒地老时在新的乐园里它们才会恢复往时的美丽，它们的鸣叫声也才会变成赞颂造物主的优美动听的歌声。

由于渡鸦的这些象征传统，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们很自然地把它当做含义深刻的标志。它象征着一个人心灵的黑暗面，但如果这个人能够和自我的黑暗面达成和谐，渡鸦也能起一种积极的象征作用。

鹅 (goose) 鹅是一种禽类,象征意义类似变小的天鹅,常与妇女的世界与家务联系在一起,在古时候,人们用罗网抓住鹅,而对家鹅的驯化很快就在埃及流传开来。在希腊,鹅也很快成为献祭的动物、羽绒的来源及便宜的食物。在罗马,人们把鹅养得很肥,因为鹅肝是一种美味的食物。当高卢人试图毁灭丘比特神殿时,正是鹅的警惕性救了罗马人。人们相信鹅肉有催欲的作用,而鹅胆汁可增长男子汉的能力。鹅是维纳斯(爱与美的女神)和玛尔斯(战神)、丘比特(爱神,即希腊神话中厄洛斯)及男性生殖力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的象征。飞翔的野鹅令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巫师神魂颠倒,他感到自己跟那些鹅一起被带到了空中并模仿它们的叫声(据说已成为北欧神话的乌坦的游牧民族可飞奔过天空)。由于冬天家鹅成了农夫和城里人假日餐桌上的美味,它的烹饪作用也写进了神话传说,最著名的是圣·马丁。由于谦虚,他拒绝当大主教,躲进了关着鹅的家禽笼里,可是鹅愤怒的叫声很快就把他暴露了。于是吃“马丁的鹅”,意思是对它们不慎重的“报复”。一般地说,鹅的“多话”使它成了爱唠叨的老人的象征。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里,鹅等于是警惕的人类,灰色的野鹅就像那些虔诚的基督徒,穿着灰色的麻袋布,与世人的喧闹保持着距离。“家养的鹅也有白色或彩色羽毛,像有类似装扮的城里人,它们沿着村子的小路边走边大声地叫喊,就像群



体生活中那些爱喋喋不休、恶意中伤、爱扯是非的人”(乌特克舍)。鹅经常出现在传说、神话故事和有特色的大众流行短语里。“不敢对一只鹅说呸”的人指的是那种因太胆小而不敢跟人说话的人;如果说我的“鹅被煮



鹅:古埃及王国第四朝代的墙画。梅顿。

吃了”,意思是我的处境真的没希望了;而一个特别笨的人,我们就叫他“笨鹅”;当鹅伸长脖子准确无误地去啄猎物时,鹅颈的形状像竖起的大拇指,这种手势有时被解释为不文明的行为。

轭 (yoke) 源于印欧语词根 yug, 意为“联结、安排”, 因此它与“瑜伽”一词有同源关系。如果对“轭”作正面的解释, 它指的是自愿放弃自由、完全投身于需要自我克制的事业。该词的反面意义是承担强制性的劳动, 这种劳动使人等同于牛。向轭低头是羞辱的象征。例如, 公元前 321 年萨莫奈人打败罗马人后就强迫罗马军队从“柯代恩轭”(Caudine yoke) 之下走过。《圣经》说, 上帝将会把“铁轭加在”那些不顺从的人的颈项上(《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四十八节); 先知耶利米把“枷锁和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 以示服从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的统治, 直到他的王朝崩溃。在修辞上, 我们常说“奴隶制的枷锁”、“婚姻的枷锁”、夫妻被“套在了一起”以及“摆脱压迫和枷锁”等。

“婚姻的枷锁”并不一定是一个贬义成语: 此成语大概源于拉丁语中表示婚姻的词“conjugium”, 该词直译为“被套在一起、联合”; 英语“夫妻的”(conjugal) 即源于此拉丁语词。

俄狄浦斯 (Oedipus) 俄狄浦斯(希腊语, 字面意思是“肿胀的脚”)是源自希腊城底比斯(Thebes) 神话传说中的中心人物, 已成为古代文学及现代文学改编本的一个重要来源。俄狄浦斯通过猜中狮身女怪斯芬克斯(Sphinx) 的谜语而打败了她。由于从不认识自己的父母, 他杀死他的父亲拉伊俄斯(Laius) 并娶了他的母亲伊

俄卡斯达(Jocasta)。作为惩罚这种叛逆行为(俄狄浦斯本人并不知情), 诸神将瘟疫降临尘世并示意只有除去罪人才能消灾, 伊俄卡斯达闻讯自缢, 俄狄浦斯则刺瞎自己的双眼。后来神对俄狄浦斯免罪, 并使他成为人类英雄, 因为他的罪是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犯的。关于这个神话无数的传说都有类似的情节, 主要讲述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被预言会带来大灾祸, 于是这个孩子被弃之荒野但却没有死。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 将俄狄浦斯这样的人物看做是“新国王”杀死“老国王”(象征新王的父亲) 并夺取王位, 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也只能统治某一个时刻——“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新掌权的胜利者常被误解为杀父者或乱伦者。对人们有广泛影响的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或称‘恋母情结’的理论也是基于这种错误理解”。事实上, 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从未向被看做是他的母亲的女人求过婚, 只不过是娶了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女性当权者而已, 类似的婚姻在神话传说中经常出现, 如一位流浪艺人赢得了公主的芳心并向公主求婚随后成为整个王国的国王。直到神话的诗歌形式出现, 俄狄浦斯的故事才开始富有深度和复杂性。特别是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公元前 496 ~ 前 406, 《俄狄浦斯王》) 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公元前 450 ~ 前 406, 《腓尼基妇女》) 的戏剧中, 成为对罪责和责任这种伦理问题的探索。

俄耳浦斯 (Orpheus) 俄耳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秘人物,音乐家的象征,他能用艺术的感染力去感动动物和植物,甚至石头,并激发了下界(见来世)神的慈善之举。作为缪斯与河神的儿子,他成了歌手和诗人。当他的妻子欧律狄刻(Eurydice)被蛇咬死后,他追到阴间用音乐感动了冥王普路托(Pluto)和冥后普西芬尼(Persephone)以及诸鬼魂。他被允许把欧律狄刻带回人间,条件是他在路上不得回顾。但快到地面时,他想见妻子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忘记了这约定而回头看望妻子是否跟在后面,结果使欧律狄刻重堕阴间,永远失去了见面的机会。后来,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让他的女祭司(因狂喜而发疯的女人)袭击俄耳浦斯,因为俄耳浦斯尊重阿波罗(Apollo)比他多,俄耳浦斯(像狄俄尼索斯自己在获重生前一样)被撕扯成一块一块的碎片。缪斯把他分散的躯体集中到一块儿埋葬,但他的头却漂到了莱斯博斯岛(Lesbos),一个属于女诗人的岛屿。

与俄耳浦斯神秘宗教仪式有关的教义部分曾被修改。其他有关洁净的戒律、洗罪的宗教仪式都让人联想到毕达哥拉斯哲学的教义(见毕达哥拉斯)。在俄耳浦斯神话中的世界之初,克洛诺斯(Chronus)造了一个蛋,雌雄同体的祖神法纳斯(Phanes)从蛋中破壳而出。法纳斯生了尼克斯(Nyx,夜神);乌拉诺斯(Uranus,天神)、盖亚(Gaea,大地女神)及克洛



俄耳浦斯。选自巴勒斯坦的地板镶嵌画。公元五世纪。

诺斯(Cronus)都是法纳斯和尼克斯的孩子。宙斯——克洛诺斯的儿子——成了最早的一个神,主神。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扎格罗斯(Zagreus)被泰坦巨神族撕裂并毁灭,这就是为什么宙斯用闪电劈他们的缘故。他们的灰烬构成了世间的凡人,这就是为什么凡人有“泰坦神族邪恶”的一面,也有“扎格罗斯”好的一面(扎格罗斯后来得以重生,成了狄俄尼索斯)。俄耳浦斯的洗罪仪式试图把神圣的火花从人们的物欲牢笼中解放出来——是一种诺斯替教式的期盼,后来成了炼金术的教义。

在戏剧以及绘画中都有很多俄耳浦斯及欧律狄刻神话故事的描绘。用在戏剧中的有格鲁克(Gluck)、海登(Hydu);用在绘画中的有丁托列托(Tintoretto)、勃鲁盖尔(Breughel)、

鲁本斯 (Rubens) 和堤埃波罗 (Tiopolo)。

在加沙的老式犹太人教堂里的地板镶嵌图案中可以见到俄耳浦斯弹着竖琴, 野生动物围在旁边听他弹奏音乐的情景, 希伯来人这种典型的景物雕刻说明他们把希腊的吟游诗人看做是和《旧约》中的竖琴弹奏王大卫一样的伟大。

厄俄斯 (Eos) 在希腊是曙光的化身(拉丁语 Aurora), 在荷马史诗里, 是一位有“玫瑰手指”的女神, 也叫海默拉(Hemera, “黎明”)。清晨, 在晨星(维纳斯)的陪伴下, 她领着她兄弟赫利俄斯(Helios, 太阳)的战车, 和太阳一道穿过天穹, 晚上她叫海斯帕拉(Hespera)把战车留在环绕地球的河流即俄刻阿诺斯(Oceanus)遥远的西岸。她的丈夫是泰坦神阿斯特洛尤斯(Astraeus), 他们的孩子是星星和风; 但由于受到爱神阿芙洛狄特的诅咒, 厄俄斯有很多情人, 包括俄里翁(Orion, 见蝎)。她和特洛伊国王普里安的兄弟蒂索诺斯有个儿子叫门农(Memnon), 在特洛伊战争中被阿基琉斯(Achilles)所杀。厄俄斯极为悲伤, 泪流不止, 使得露珠覆盖了整个大地(也见蝉)。

耳朵 (ear) 在象征学家看来, 耳朵对于人体的重要性令人吃惊。“耳之所闻, 撼动心灵”(宾根的希尔德加德)。自古以来, 耳朵被认为是储存记忆的地方。中世纪早期艺术常天真地



耳朵: 长驴耳朵的异端(即宗教改革)“女神”。A. 埃森霍特作, 约 1580 年。

用鸽子(代表圣灵)飞进马利亚的耳朵来表现天使报喜。因为外耳状似蜗牛的螺旋形外壳[在人体解剖学中, 有“耳轮”(helix), 又意“蜗牛”和“对耳轮”(antihelix)这两个词], 人们便把耳朵、蜗牛和生育(类似蜗牛从壳中冒出)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据说有些神和半神半人是从其母亲的耳朵里出生的。许多文化有穿耳的习俗, 以便挂上木片、玉石, 或金扣、戒环或其他镶嵌物。因此, 下坠的耳垂代表了高贵和美德。西班牙征服者称地位最高的印加们为“大耳”(orejones)。但在欧洲, 国王迈达斯(Midas)的驴耳(和班上的劣等生一样)是人们嘲弄的对象。有过报道说, 远僻山区的野蛮人长着不协调的长耳朵, 耳朵可以长到像外套一样裹住身体。

毕达哥拉斯的古代信徒在耳上戴环作为神启的标志。今天, 我们说人们像狗和猫那样“竖起耳朵”(“pricking up their ears”), 或用“埋

到耳朵”表示欠债(“up to their ears”),一个留心事态动向的人则“把耳朵贴在地上”(“an ear to the ground”)。当别人背后议论我们时,德语、意第绪语的表达和英语类似,我们都会“耳朵发烧”。

鳄鱼 (crocodile) 大型两栖爬行动物,状似龙,被认同于《圣经》提到的可怕的“海中怪兽”,即原始混沌中一巨物。在古埃及,塞贝克(Sebek,希腊语 Suchos)是鳄鱼神,他在谢地(Shedit)城尤其受到敬奉:“赞美你,你这诞生于原始淤泥的……”鳄鱼死后,崇拜它的人们将它作防腐处理。另一方面,人们很自然把鳄鱼看做是危险的水中掠夺者,是暴政之神塞特(Seth)的追随者之一。罗马人相信用鳄鱼油擦拭游泳者的身体,他就可以与鳄鱼共泳而毫无伤害,也相信把鳄鱼皮覆盖在院门上可以保护财物不受冰雹的损害。因为嘴阔,中世纪的鳄鱼象征地狱入口。早期基督教经文《自然哲学家》形成把鳄鱼和水蛇对立起来的二元论观念:水蛇让鳄鱼吃了自己,然后从里面撕开敌人的五脏六腑逃生。在这里,作为邪恶化身的蛇倒成了救世主的象征,它在死亡后再生前降到地狱边缘,解放等候在那儿的灵魂。在其他时候,鳄鱼象征虚伪,因为据说他吞吃猎物后,要洒下几滴同情的眼泪(“鳄鱼的眼泪”)。哥伦布到来前的中美洲的日历上有二十个日符,第一个就是类似鳄鱼的动物(阿兹台克语 cipactli, 玛雅语

imix),它预示丰饶和财富。而从传达神谕的牧师那里,我们知道它又象征子孙兴旺、财富和权力。在许多墨西哥神话中,类似鳄鱼的动物(和蟾蜍在一起)也被作为原始大地的象征,或仅仅就是被看做有魔力的神秘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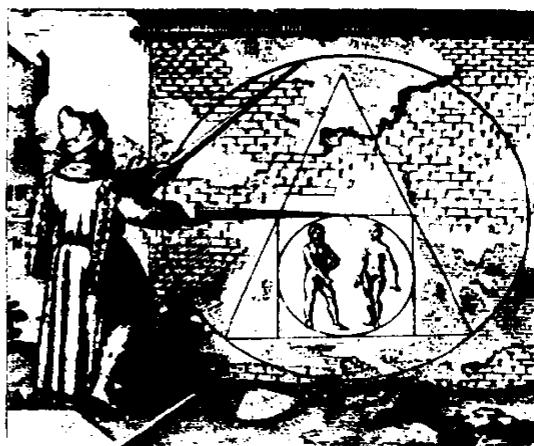


古埃及的戴羽冠和持节杖的鳄鱼神塞贝克。

据荣格派心理学家认为,鳄鱼像龙,只是前者“更懒惰,过着原始生活,撕咬单个动物毫不留情,因而成为我们内力的负面象征,即一种灰暗暴躁的生活态度,它隐居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处”[阿拜利(Aeppli)]。中世纪动物寓言集对鳄鱼同样没有好印象:它只能挪动上颚,嘴的下半部在泥里

无法动弹；鳄鱼粪可用来制成美容配剂，但很容易就会洗掉。后来，道德训教和这种动物有了联系：“鳄鱼是虚伪家、吝啬鬼、好色之徒的形象，骄傲使他们膨胀起来，身体被欲望的梅毒弄得疤痕斑驳，脑子充满病态的贪欲，但他们仍走在同胞的前面，得意洋洋，似乎法律无法谴责他们。正如鳄鱼夜晚生活在水中一样，这些人秘密地过着无法无天的生活……他们把嘴巴的上半部伸向别人，满嘴是教会神父宣讲的榜样和教义，下半部却不动弹，因为他们从不讲到做到。正如用鳄鱼粪制成油膏一样，恶人享受世界的善意，这种善意把他们的恶行涂抹改装成义举。只有当严峻的法官心怀愤怒，对他们的罪恶严加斥责时，所有谬误的追随者才会消失。”（乌特克舍）事实上，人们似乎难以接近这种蜥蜴即鳄鱼的古代形象，它明显的机械运动在哺乳动物眼里十分古怪，无法用人类语言描述，只能引起疏远和恐惧的感觉。

二元性 (dualities) 象征性结构。其象征意义存在于两种成分所处的对峙状态，两种成分若是单独存在，其表现力将大为减弱。冰川时期的洞画已经使用二元图。任何一种对立都可成为两极对立次序的基础：白天/夜晚，男人/女人，生/死，动物/人类，古中国的阴/阳（类似丰饶/活力），天/地，上帝/魔鬼，上/下，纯洁/罪恶，太阳/月亮，炼金术中的硫/汞（即燃烧的/挥发的）。世界次序在不



炼金术士使二元性阳/阴上升到更高的整体性。引自 M. 迈尔的《阿塔兰忒》，1618 年。

断重复中进入新的二元结构，所以二元性是一种“原始模型”，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倾向于把事物按二元对立来看待的观念起源于何处尚不清楚，可以想见，在人类历史的滥觞时期，人对外部世界的体验促成了他把宇宙分为对立的两极。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假设，即性别的二元性是衍生所有其他二元性的首要因素，不过这一点



在阿兹台克的“战争”(atl-tlachindli)象征中，二元性火与水互相缠绕。

值得商榷。在许多无文字文化中，宗



炼金术士以二元性太阳/月亮象征所有的极性。引自 M. 迈尔的《象征学》，1617 年。

教把社会分成互补的两半。现代的政治角斗场常常明显地分为两个强大的敌对党派。绝对论者的宗教把世界分为真正信仰者和异教徒(那些信仰不同的人们)。这种把万物看成正的(包括自己)和反的世界观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它是如此的根深蒂固,看来任何理想的综合体都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人们常用鹰/蛇或龙/屠龙者来图示二元性(也见数字八、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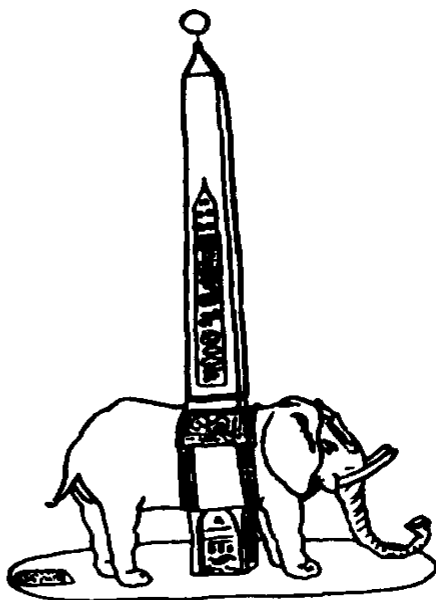
法马 (Fama) 在古罗马文学中，法马是个寓意形象，前身是希腊女神费 (Pheme, 见赫西俄德 (Hesiod) 作品)。法马象征毫无根据的谣言和一个人的坏声誉。奥维德 (Ovid) 把她描绘成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同时传播真理和谎言的信使。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她是一头相貌丑陋、长着多个喋喋不休嘴巴和舌头的怪兽。在美术作品里，她长有翅膀，以便能快速传递谣言，她还有一只“喇叭”，能鼓吹真理和谎言。

矾 (vitriol) 在现代，这是可溶于水的重金属 (如铜、铁、锌) 的硫酸盐的一般名称；然而，在炼金术的象征体系中，它是上和下的结合体的象征性称呼，是一拉丁语句子的首字母组合词：“Visita inferiora terrae, rectificando invenies occultum lapidem.” (“在地表下不断地探索，你最终会发现隐藏于其中之石，即哲学家之石。”) 在炼金术士的著作里，这句话

有一些改动，如：“invenictis occultum lapidem, vcram medicinam.” (……“你将会发现隐藏于其中之石——真正的灵丹妙药。”) 这样，这个首字母组合词由 vitriol 变成了 vitriolum。尽管这些句子似乎表示炼矿的一般技术程序，但它们含有自己的寓意，指的是灵魂被净化的过程以及人们从尘世被带进精神王国的过程。

由于硫酸 (又称矾油) 极具腐蚀性，因此英语中的 “vitriol” 和 “vitriolic” 被用来比喻伤害感情的尖刻字句。

方尖碑 (obelisk) 方尖碑 (obelisk 出自希腊语，意思是“烤东西用的杆或铁叉”) 是一个雕刻石柱，在古埃及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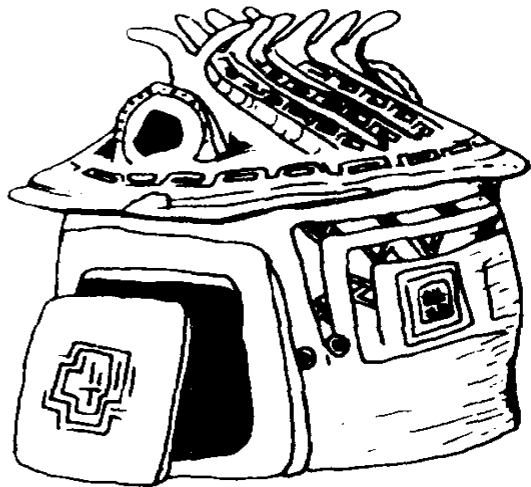


象背上的方尖碑是早期文明的象征。

座圣碑据说坐落在埃利·奥波利斯克,在世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是太阳光照到的第一个物体。这种四方形往上逐渐缩小的独台柱,顶部为金字塔形,通常由黄金盖顶以便使它在阳光下闪出耀眼光辉。它们经常是成对坐落在神殿的塔门入口处,或单独耸立在神殿前的场地中央。如今在埃及已没有几座方尖碑在原来的地方了,它们大多数因好奇而被搬到了其他国家,在欧洲各国首都的广场上(如巴黎著名的康科德 de la Concorde)约有 15 座。最大的一座方尖碑重约一千多吨,从未完工,仍躺在阿斯旺(Aswan)的采石场上。如今已不可能判定第一座方尖碑是象征男性生殖器的繁殖力还是象征世界之轴了。

房屋,住宅 (house) 从冰河时代末期起,房屋的落成是人类生存中心的标志。房屋的设置要用宇宙原则作向来确定方位。就我们所确定的年代久远的住宅而言,最古老知名的是在杰里科(Jericho)和卡塔路由克(Catahuyuk,位于小亚细亚高地)发掘出的房屋,可追溯到公元前 6500 年,早在城市的建成、农业的发展、牛畜养殖业的兴起之前。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形成,住房逐渐成为中心,它象征着人类自己在宇宙中找到了持久的位置。甚至在发现制罐之前,近东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了用太阳晒干的真正的砖砌房子;在卡塔路由克,人们用砖盖教堂和地下室。我们可以

用“房屋”这个词表示家族、王朝(如哈布斯堡王朝(the House of Hapsburg),约克王朝(the House of York)或商行[一个代理机构,如罗思柴尔德银行(the House of Rothschild)])。一座犹太教堂或礼拜堂就是“上帝的住所”(“the House of God”)(见塔),



在埃特鲁斯坎人的葬礼中作为死亡之屋的陶制骨灰盒。约公元前 780 年。

而坟墓就是“最后的住所”或休息地——直到最后的审判(见世界末日)。在其他文化中,房子也是举行集体庆祝活动、仪式及商议事情的会议场所。如“男子会”(men's house)就是一种仪式盟约,在那里,男人们按年龄组聚集在一起(在新几内亚丹伯勒姆),因此它是象征易洛魁人联盟和生活中心的议事厅(the longhouse)。在荣格心理学中,房子在梦里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有些重要的梦大体上都与房屋有关……房子里发生的事常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经常就是那所房子。当然,弗洛伊德

的心理学常把房子与妇女、母亲联系在一起,与性生活或生孩子的感觉有关。房子的性质实际上更偏向女性或母性而不是男性。”但是,在梦里出现整齐的、坍塌的、旧的或是重建的房子表示做梦者为男性或女性(也见火)。

纺织 (spinning) 通常和命运三女神(命运、莫伊拉和诺恩)联系在一起,因为命运之线由她们纺出、收拢、



纺线。童话故事中的插图,路德维希·李希特尔(1803~1884)作。

剪掉。人们一般都把妇女纺线和月亮联系起来,而月亮的三个主要阶段(满月、弦月、新月)代表了赫卡忒(Hecate,月亮、大地和冥界女神)的三种形象。(同样地,编织命运之线被认为是女神们的事。)纺纱和女红在神话故事的象征系统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童话里纺纱和女红也

与命运和死亡(见《睡美人》)及命运三女神有联系。由于月亮有阴晴圆缺(喻死亡与复活),人们便认为命运的纺织女神与冥界和再生的主题有关联。在基督教的绘画里,圣母马利亚常常是手持女红的形象(如大天使加百列向她传报耶稣将通过她成胎而降生时),这与常常被描述成纺纱形象的夏娃相呼应。数百年来,人们常把马利亚和新月联系起来。

在许多文化传统里,纺织被认为是女神和女祭司的事。例如,在尤卡坦的古玛雅文化里,伊克斯切尔



纺织:手执生命之线的命运三女神。卡塔里,1647年。

[Ixche,外表像查克切尔(Chac-chel)]是手拿纺织凳的月亮女神,而伊克斯肯莱奥姆(Ixcanleom)也一样,她与蜘蛛也有联系。

在中世纪的欧洲,作为僧侣生涯标志的纺锤也是一些女圣人的标志[如:被描绘成女牧人的圣女贞德,圣玛格丽特,圣热纳维埃芙(St.

Genevieve, 巴黎的女主保圣人, 传说她曾劝说巴黎居民留城固守并击退匈奴入侵者)]]。

成语里有“编故事”的说法, 此成语不仅和纺织而且和蜘蛛织网有联系。即使是在今天的用法里, “女红”一词亦是“女性”的代名词, 英语里的“distaff side”指的就是家族的母系。

方舟 (Ark) (来自拉丁语 arca, 意即盒子或箱子) 根据《圣经》, 这条船在大洪水中救了诺亚和他的家人, 以及每种动物的两只。基督教的象征注解, 方舟是把信仰者从波涛汹涌的邪恶之海中拯救出来的一种方式, 即洗礼。不管尘世之海如何巨浪滔天, 这种船永不会沉没。“方舟是教堂, 诺亚是耶稣, 鸽子是圣灵, 橄榄枝是上帝的善意”[圣约翰·克里斯托索(St. John Chrysostom), 公元前 360



方舟：“它不下沉，而是上浮。”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年]。共济会的象征系统中有一分支叫“圣方舟海员”。一本有关修女生活制度的手册对方舟解释如下：方舟代表“人的心灵，在情欲之海颠簸，有如这条船在洪水中沉浮”（鲍恩约普尔，1793年）。“阿卡因”学说指神秘知识，像是锁在橱柜里，外人不得靠近。这橱柜里有十戒，希伯来人在流浪中随身携带它，也称为“约柜”。在精神分析学中，模样像房子的方舟意指作为避难所的子宫。

翡翠 (emerald) 炼金术士莱昂哈达·图尔耐瑟(Leonhard Thurneysser)1583年写道，“翡翠带给人们理性、智慧和机敏”。它与处女座（见贞女）和木星有关。古代的石头传说赋予翡翠驱散暴风雨和解放奴隶的能力，其绿色使它无可置疑地代表水和滋润的雨（浅蓝色翡翠为维纳斯的圣物），人们常说这种石头在春天特别强大。据中世纪传说，翡翠实际上来自地狱深处——有些说法是来自撒旦的王冠——不过这倒使它更适合做邪恶力量的克星。巫师常把翡翠放在舌头下面发布咒语，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后来，关于宝石的书籍向常做噩梦的孩子推荐用翡翠来治疗。在基督教中，翡翠象征“信仰和希望”。

我们发现有关古墨西哥的资料多次提到绿色宝石，这里要么是翡翠（阿兹台克语 chalchihuitl），要么指各种玉石。依据旧世界文化，绿色总是象征肥沃土地的雨水。

飞碟 (UFO) 在很多作家——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看来,飞碟是指那些把有高度智慧的外星人带到地球的飞船,这些对外星人对地球上的生命感到万分忧虑,打算给人类提供积极的帮助。然而,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所谓有人看到飞碟以及对飞碟的种种解释只是幻觉而已,这是有关守护天使的观念在现代(技术时代)的体现:飞碟是一种象征,它标志着人们渴求“上天”的帮助,以消除(或减少)人类生存的苦恼。也就是说,过去的天使变成了今天的飞碟。应该注意的是,在当代,由于太空飞行及各种对外空的调查结果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外层空间存在生命的可能,人们见到飞碟的次数几乎减到了零,就像普通大众对宇宙现象的兴趣已大大减少一样。在古代,看见彗星的人认为自己看见了天剑和火环,并把这些看成“来自天堂的信号”;同样,二十世纪中叶的飞碟象征人们希望一种来自上天的干预(见上/下)——这种希望也被表现在书本和电影里,它是时代的一种奇怪的特征。

风 (wind) 对象征学家来说,风不仅是空气的流动,还是神的意图的超自然显示。风的两个特点显得至关重要:风的不可预测及它所具有的破坏能力(尽管它本身是无形的)。由于风习惯于来自某个方向,它因此而得名[如西罗科风(sirocco)或布拉风(bora)]。古希腊神话还把风人格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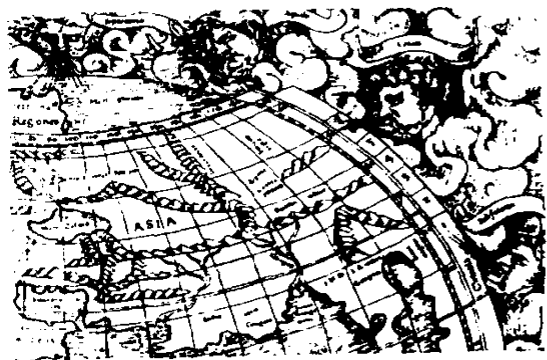
寒冷的北风之神(Borcas)劫持了雅典公主奥瑞迪娅(Oreithya),并把她带回他在色雷斯(Thrace)的家;温和的西风之神(Zephyrus)把年轻的赛克(Psyche)带到爱神厄洛斯(Eros)的身边;有关南风之神(Notos)和东风之神(Euros)的描述则较少。他们通常被描绘成长着翅膀的神灵,北风之神则用蛇身作脚。

在古代中国,风原先被尊为一种鸟神——这也许是凤凰的原始形式。在这里,人们也是根据四个罗经方位点来给风命名的。“风水”是一种关于“风”和“水”的学问,风水先生就是根据自然地貌给人们定下建房的方位的。“风”还有它的引申义:“爱抚”和“气味”。给人算命的人被称为“风的镜子”。

像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古代伊朗把风看做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埃及人认为寒冷的北风是从阿蒙神(Amon)的喉咙中吹出来的,而苏美尔人崇奉的神恩利尔(Enlil)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阵风”。柏布勒斯的菲罗(Philo of Bylus,约公元60~140)的著作被认为是专门记录古代叙利亚人的信仰的,其中说到“和自己交配的黑色的风”盘旋在原始混沌的上空。在古代墨西哥,风和羽蛇神有关,此时的羽蛇神带着一个喙状面具。

给人印象最深的有关风的象征出现在《圣经》里。希伯来语词 ruah(阴性)的意思是“风”、“灵”和“呼吸”。在上帝创造天地之初,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记》第一章第二

节)。先知以利亚在何烈山上接受上帝的神示的情景极富诗意：“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



从地球四角吹来的风。选自托密勒的《地理学》，巴塞尔，1545年。

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列王纪上》第十九章第十一到十三节）自然威力的骇人展示只是上帝降临的前兆，上帝的本性则是用“微小的声音”表达出来的。《圣经》里有很多此类的描述，通常情况下，上帝的呼吸与破坏性的风暴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在《新约》里，我们见到：“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犹太人的神话传说对上帝的“灵”（ruah）也有类似的描绘：“有两样东西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风和水。当‘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风和水就已经存在了。上帝是一

个人，身边没有别的人；风也一样……你抓不住它，打不着它，烧不灭它，也不能把它从你身边赶走。……整个世界充满了风，是风承载了世界；它至高无上，在万物之初它就至高无上。”（戈里安，1980年）同样，希腊语词 *pneuma* 也指风或圣灵，牧师向接受洗礼后的婴儿吹气，象征献给亚当的礼物——生命的呼吸。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一到三节）里，四位天使执掌古人所谓的“地上四方的风”。在丢勒（Dürer）创作的有关《启示录》的版画里，风的化身是使劲吹气的头上长着翅膀的天使。

涉及风的习语很少引用上帝的灵和风之间的联系，这些习语多半与航海有关，如“使某人泄气或挫败某人的计划”（“to take the wind out of someone's sails”）。

凤凰（Phoenix） 传说中像苍鹭一样的鸟，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一般与永生及再生相联系。它的名字来自表示红色的希腊词——红色是火之色——据说凤凰从净化之火将它吞噬后的灰烬中获得再生。它的前身是埃及圣鸟巴努（Benu，或 Bynw），即首先降落在形成于原始沼泽的山丘上的第一个生命。巴努作为太阳神的显形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受到敬奉，据说它每五百年才出现一次。古代的神话学者补充了另外的细节：凤凰只饮露珠（比较极乐鸟），它飞到异土，搜集芬芳的草药，带回，堆放在祭坛上，点燃，将自己烧成灰烬，



约公元100年中国的凤凰浮雕。

三天内获得新生,后人说此鸟身披金色或彩色羽毛。在古罗马,凤凰象征帝国常驻的生命力,因此,它常出现在帝国时代的钱币和镶嵌画上。教会的神父们顺理成章地认为此鸟是永生灵魂和复活于“第三天”的耶稣的象征原型。《自然哲学家》(公元二世纪)中写道:“如果连这对造物主毫不了解的鸟儿都能获得恩准从死亡中再生,难道我们,赞美上帝、遵守他圣训的人们,还不能上天堂吗?”在基督教绘画中,凤凰常悬挂在鹈鹕身上;对于炼金术士而言,它象征第一物质(m-ateria prima)在变成点金石的过程



凤凰。霍伯格,1675年。

中所经历的毁灭和新生。

英语所说的凤凰在古代中国指一种奇异的鸟(feng-huang),阴阳在它身上(如在麒麟身上)获得统一并超越其二元性,凤凰因此也成为夫妻交融的有力象征。不过凤凰与古代墨西哥克沙尔鸟的关系尚不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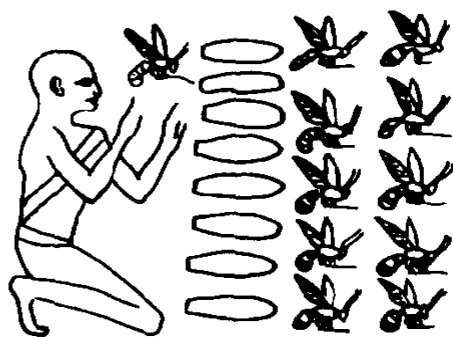
凤凰:古埃及巴努头戴地狱判官的王冠。来自底比斯的陵墓壁画,约公元前1150年。

在犹太传说中,凤凰被称为“米尔坎姆”(Milcham),它能永生的原因如下:夏娃因偷吃智慧树上的果实而犯罪孽,她嫉妒大地上其他生物的纯洁,便怂恿他们一个个去吃禁果,只有米尔坎姆鸟拒绝诱惑。作为赏赐,上帝命令死亡天使将这一顺从的生物永远排除在死亡之外,并给它一座封闭的城市,让它平安地活上一千年。“一千年是它的寿命,一千年过去后,巢里升起火,吞噬它,只留下一颗

蛋,蛋变成一只小鸟,米尔坎姆得以继续生存。不过其他说法是,米尔坎姆活了一千年后身体萎缩,翅膀退掉羽毛,它看起来又像一只小鸟,然后,彩色羽毛重新长出,它如鹰一般飞翔,死亡对它永远无可奈何。”(宾·戈里安,1980年)。

蜂蜜 (honey) 不管是否与蜜蜂有联系,蜂蜜都是地地道道表示“甜蜜”的一种特殊象征。属于西班牙的地中海诸国及岛屿的居民(在公元前3000年用蜂蜜做岩洞画的材料)以及南非布须曼人的祖先都有采集野蜂蜜的习俗。在《圣经》中,迦南领地被描绘成“一块美好宽广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上帝的言语是“比蜜更甜”(《诗篇》第一百一十九首第一百零三节),被先知们逐字吃掉的书或书卷“其甜如蜜”或“像蜜一样甜”(《启示录》第十章第九节),象征他们对上帝的话已接纳并吸收。蜂蜜酒和蜂蜜常是献给神的食物,如献给宙斯的托地酒。在印度神话中,阿斯文(Asvin)孪生兄弟——早晨天空中神的信使,带来蜂蜜,并在传说中流蜜的泉中使自己恢复精力;斯基台人和斯巴达人用蜂蜜涂抹国王的尸体以防腐。在近古,密特拉人做礼拜时,用蜂蜜这种圣餐上的流汁来洗去凡人的罪孽,因为它是由“只接触花”的清白的造物所生产的,古代克里特岛人刻在板上的线性文字已提到把蜂蜜献给“女神”。在《旧约》的一个故事中,力士参

孙赤手将狮子撕裂,后来在狮子身上发现了蜂蜜和一群蜜蜂,这激发了他的谜语:“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士师记》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象征从死亡涌现出新的生命。在早期教堂主教的时代,出自上帝口中的启示语称为“蜜之河流过新的伊甸园”,而称耶和華的身体是“蜜冲出的岩石”。



古代埃及人采蜜。来自底比斯的坟墓浮雕,约公元前600年。

在许多文明中,蜜用来祭祀死人,作为超人的食物,或用来保护人们避开邪恶,它被比作“天堂的甘露”。与保护蜜蜂有关的自然神之一是诺-永-凯(Noh-yum-cab)(蜜蜂的“统治者”),在中美洲的玛雅文化中受到人们的敬畏。在那儿人们举行仪式时喝一种由水、未叮过的蜜蜂酿的蜜和一种特殊的树皮做成的饮料,如今拉坎敦人仍在做这种饮料。在古代中国,蜂蜜与“第五方位”中心点有关,蜜也用来使皇帝的食物更甜,同样,人们用“蜜(mi)”指蜂蜜、甜蜜和性的快乐。人们相信梦到蜂蜜是好运的征兆,同样地,在荣格心理学中,蜜

象征达到情感的成熟(有个性)。中世纪的内科医生认为蜜蜂采集的是凝固的露水,因此不仅用它来增加甜味,而且用来作为治疗伤口的止痛药膏,在比喻用法上,“宝贝儿(honey)”是表示亲爱的称呼,而“a honey of a deal”指的是特别有优势的一笔交易,与英语中把“honey”当做动词来用(意思是“奉承”或“谄媚”)的相对应的是一句更生动的德语表示法,“把蜜抹到某人的嘴上”。L. 伦里希(L. Rorich)认为这种说法应追溯到中国的传统习俗即把蜜抹到灶王爷(想象中的神)的嘴上(此神每年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屋子里住的人的情况),这种据说能赢得灶王爷的好感和同情的习俗或许是由早期到亚洲来的旅行者传到欧洲去的。

丰饶之角 (cornucopia) 花神佛罗拉(Flora)和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的标志,象征凡人得到的无穷尽的施舍。山羊角能无穷无尽地生出水果和其他令人惊喜的礼物。在希腊神话中,丰饶之角的主人是阿玛尔特亚(Amalthea)(一个山羊模样的林仙),她在克里特岛的一个山洞里哺育年幼的宙斯,供给他一切,保证他活了下来。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与人头牛身的河神阿刻罗俄斯(Achelous)打仗,折断他的一只角,但又慷慨地把这只角还给自己的手下败将,后者报以阿玛尔特亚的丰饶之角。用角盛放液体供物(如奠酒)甚至在史前绘画中就有了表现[如洛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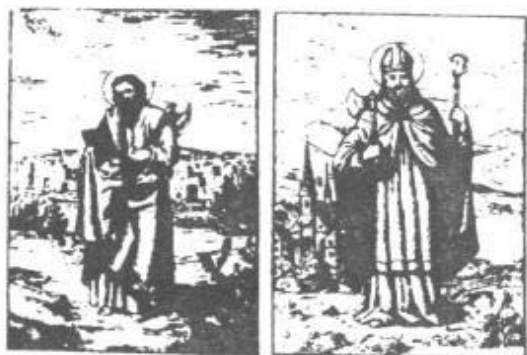
(Laussel)的维纳斯]。

枫树 (maple) 中国和加拿大种类繁多的枫树包含了象征的意义。在中国,“枫”“封”同音,“封”则有授予荣耀之意。枫树枝上的猿猴捧着细绳缚好的包裹,这样一幅图景称“封侯”(枫猴),即祝愿得此画的人升官进爵。从十九世纪开始,枫叶便成为加拿大的国家象征,这种糖枫是枫糖及其他产品的原料。在加拿大的盾形纹章上画着三张红枫叶,位于盾牌底部,顶饰是一只狮子拿着第四张枫叶。加拿大国旗的中央也是一张大红枫叶,而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的盾形徽上却是三张枫叶。

风信子 (hyacinth) 风信子是花的一种,在神话中原本是人或通过一个人的死亡变成的花(也见阿多尼斯,那喀索斯)。斯巴达的王子雅辛托斯(Hyacinthus)——传说中第一个发生在两个男子间的同性恋恋人之一——为音乐家塔米雷斯(Thamyris)所爱,但也受到扔铁饼时不幸击中他致死的阿波罗神的喜爱。据传说,西风之神也爱慕雅辛托斯,是他出于嫉妒改变了阿波罗掷出的铁饼方向从而击中了雅辛托斯。从雅辛托斯头上流出的血落到地上开出了艳丽的风信子花(奥维德,《变形记》第十卷),花瓣上拼出了阿波罗悲伤的哭喊“咳(Ai),咳(Ai)!”斯巴达人每年都举行最隆重的风信子花会,纪念位于阿米克莱(Amyclae)的风信子花墓(特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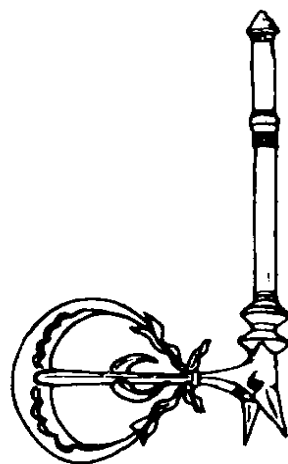
伊公主卡桑德拉的墓也在此找到)。文化历史学家认为风信子花就是前古希腊的植物神,随着多个世纪以来故事的发展,他的神力逐渐不如阿波罗的神力,只剩下风信子花留给这个传说中的英雄。

斧 (ax)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战斗与工作的重要工具,自然也就具有丰富的象征内涵。作为天神或雷神的杀敌工具,斧在早期的绘画如岩画



作为圣马可和沃尔夫冈的标志。W. 奥尔作,1890年。

中已经难以与棍棒或钉头锤(见锤子)区分清楚。古人观察到斧的锤击常产生火花,于是联想到带闪电的雷神和怪物(如巨人)的毁灭。在非洲,斧是装饰物,没有实用功能,常用来表示酋长的身份和泛指较高的权威。在金属时代的许多文化中,作为牺牲的大型动物常被斧头杀死,斧头变成了血祭的象征,常代表天罚,如古罗马的权标。斧在基督教时代成为约瑟(Joseph, 木匠)和圣卜尼法斯(St. Boniface)的象征和标志,后者用斧砍掉格斯马(Geismar)附近的橡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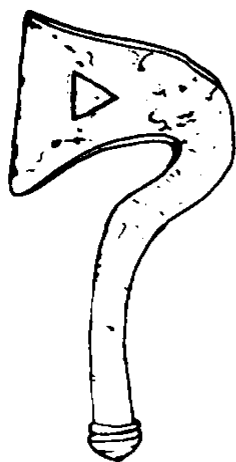


用作宗教标志的斧头。达荷美。西非。十九世纪。

献给雷神多那(Donar)。斧砍在树根上也表示最后审判。德国有个古老的传统,即用斧劈确定房基或边界,这和斧在奥地利的传统意义,特别是和圣沃尔夫冈(St. Wolfgang)的传说有联系。死于斧下的殉难者如巴拿巴



斧:赫菲斯托斯劈开宙斯脑袋,雅典娜诞生。引自M. 迈尔的《阿塔兰忒》,1618年。



斧：高卢罗马人所制的三英寸长的许愿铜斧。来自马提格尼(瑞士)。

(Barnabus)、马修(Matthias)、马提亚(Matthias)和托马斯·贝ckett(Thomas Beckett),其画像上总有斧头。斧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双头斧(见双头斧)。众所周知,土著印第安人使用的短斧原来是木棒,只在和欧洲殖民者有了交往后才加上斧刃。

复仇女神 (Furies) (希腊语 Erinyes)是人类需要对逃脱惩罚的恶行进行赎罪的拟人化。三位黑色女神是秩序强有力的维护者,其希腊名分别是阿勒克托(Alecto,“无情”)、提西福涅(Tisiphone,“谋杀复仇者”)和墨该拉(Megaera,“嫉妒”)。据说她们因天神乌刺诺斯的血而诞生,头发如蛇,手执火炬和鞭子,是对暴力和对亲人(常常是父母)犯下罪行之人的坚定的复仇者。有时,她们是诅咒的化身,但同时是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捍卫者,所以也被称作(出于息事

宁人抑或尊敬?)“和蔼可亲的神”(Eumenides)或“可敬的女神”(Semnai Theai)。在许多地方,人们将她们与美惠三女神共同敬奉,但把她们看做是互相对立的。

福尔图娜 (Fortuna) 命运、机遇或运气的化身。她原来是与女人和神谕有关的女神,后来成为希腊女神泰基(Tyche)的拉丁语同行,泰基象征人类命运的飘忽不定。福尔图娜手里常拿着一根指针和丰饶之角,带着帆或翅膀站在球上或轮子上,捉摸不定的风将她吹来吹去。现代人们有时把这个反复无常的机遇女神理解为上帝深不可测的远见,但这种远见偶尔会与正确的德行相左(如康斯坦提那)。在东亚(中国、日本),“运气”由“胖”佛陀和“幸福七神”来代表(也见失明)。



复仇女神。卡塔里,1647年。



福尔图娜站在有翅的球上。卡塔里，1647年。

福罗拉 (Flora) 所有植物的象征性统称[如在表达法“植物和动物”(flora and fauna 中)]。在古罗马,福罗拉是花神,拿着丰饶之角,把盛在其中的花撒向大地。她原本是意大利奥斯坎人(Oscans)和萨宾人(Sabines)的女神,罗马人在花神节(4月28日到5月初)偶尔也敬奉她(因此她曾一度代表沃普儿司之夜和五月节)。春天是丰饶之角扮演重要角色的节日,福罗拉自己也被称为妓女(meretrix),显然她是想借春天这段道德心松懈的日子以魔咒促使整个自然界的全面生长,开始这表现为具体的仪式,后来演变为一般的庆典。“福纳”(Fauna)统称动物,她的前身是自然男神福纳斯[(Faunus)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潘(Pan)]的异性同行。根据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7)的诗歌,黄金时代的福罗拉是个名叫克洛里斯(Chloris,“青绿的”)的林中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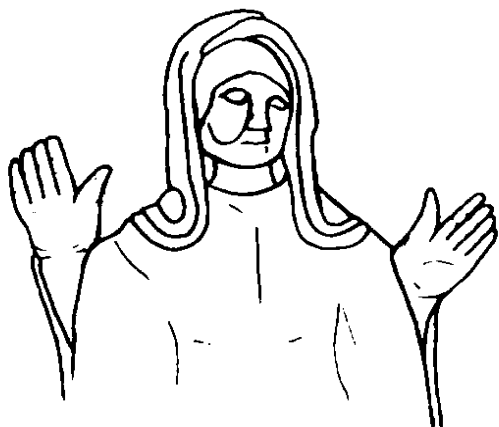
女,西风神(Zephyrus)诱拐她为自己的新娘,把永恒的春天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因此她成为春天的女神和象征。据说她给过女神朱诺一朵奇异的花,靠花的帮助,她怀了孕——不用朱庇特插手——生下战神玛瑞斯。

妇女祈祷像 (Orrant) 是一个双手张开,举至平肩或齐头,手掌向上,如同要从天堂拿取恩赐的祈祷姿势。据说这样的祈祷姿势是最古老最普



前基督教时代的妇女祈祷像。约公元前1500年克里特的陶制偶像。

通的,在现在的弥撒仪式中仍为教士们采用。这种在地中海地区十分流行的祈祷姿势被早期基督教会所继承,认为它恰当地表达了恳求神恩和神助的愿望。墓碑上的刻像经常表现死者以这种方式祈祷。东正教中的圣母马利亚也经常以这种姿态出现,但在西方,这一姿势已不再通用且失去了它的意义。



妇女祈祷像。来自公元五世纪塔拉戈纳的精美石棺上的浮雕。

父亲 (father)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父权制的,因此父亲作为一个象征形象,其主要指最高的,甚至是神圣的权威(天父上帝即“众神之父”、家长、“祖国”等等)。在分析心理学中,父亲象征作为人的最终判决的



父亲:浪子回头。来自路德维希·里克特所作的《圣经》插图。

超我。长期以来,国王都被认为是“天父”的代表或代言人,是一国之父。《圣经》宗教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并在基督教里一直得以保存(如“高居

天堂的天父”)。弗莱德瑞克·海勒尔(Friedrich Heiler, 1892~1967)认为祈祷者和上帝的关系犹如孩子与父亲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海勒尔看来是“宗教的基本现象”,但是,女权主义者拒绝接受这种观点。

不管“太阳”这个词的性别如何(在德语为阴性,在法语里是阳性),在炼金术士的想象中,太阳总是父亲的形象(“太阳是点金石的父亲,月亮是点金石的母亲”——Tabula Smaragdina)。

浮士德 (Faust) 又称浮士塔斯(Faustus)、约翰尼斯博士(Dr. Johannes)[英语中的约翰(John)、格奥尔格(Georg),或如歌德的剧本叫他海因里希(Heinrich)],象征孜孜不倦追求末世学问,连地狱也吓不倒



书房里的浮士德。来自A. 马塔姆所作的蚀刻画局部,1642年。

他。历史上的浮士德是个流浪的“魔术师”和占星学家,但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与歌德戏剧中理想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1808年第一部分,1832年第二部分)不同,在早期传说[例如,一位佚名作者于1587年用德语写的故事,后被译成英语,名为《该诅咒的生活史》,这个故事和《约翰·浮士德博士死得活该》,为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于1604年写的《浮士德博士》提供了蓝本]中,浮士德仅仅是个与魔鬼签约的人。据说是临时为人类服务的神灵墨菲斯托菲里斯(Mephistopheles)造成了这位流浪学者的堕落[在德国的斯托—因—布雷思高(Staufen-im-Breisgau)中],并把他的灵魂带到地狱。这个传说表现了人们对学者和庸医的普遍不信任,他们随身带着谁也读不懂的外文书,过着既不奢华也不贫穷的安逸生活。对这类“平民”最为常见的解释是他们可能得到了魔鬼的帮助——他们最终感化了曾对他们发过誓的灵魂。无数的传说、咒文和文学故事认为这个永恒的形象可能和他同时期的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一样是超自然学者,但又是一位漂泊不定的局外人。

《福音书》作者 (Evangelists, symbols of the) 先知以西结(Ezekiel)在《以西结书》中是这样叙述幻象的:“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闪烁着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

精金。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都灿烂如光明的铜……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



《福音书》作者:和公牛在一起的画家路加。引自谢德尔的《世界编年史》(14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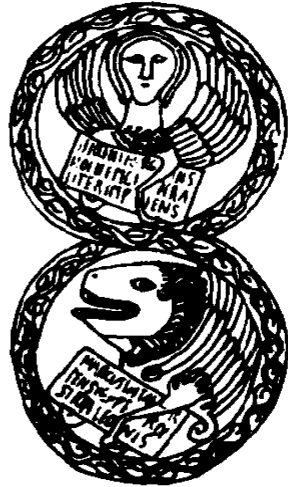
有鹰的脸。”(第一章第四到七节,第十节)这种四合一无疑受到古代信仰天国有四个守卫者或四根支柱的影响,它们立在地球四角(或苍穹四角),反过来,它们又可以溯源到黄道十二宫的星辰象征。同样地,在《启示录》中,上帝的宝座四周有四头“野兽”:“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第四章第七节)这似乎是黄道十二宫中四颗恒星的象征性标志,后来它们构成金牛座、狮子座、天蝎座和宝瓶座(各自成为四季的中间星相)。鹰代表天蝎座,人代表宝瓶座。虽然这四位《福音书》



《福音书》作者：约翰，路加的象征。来自加里斯都洗礼堂的装饰，奇维达（约770年）。

作者最初是上帝宝座周围的天使，但在占星术教义的影响下，他们在《以西结书》和《启示录》中的四合一身份从五世纪起开始流行起来，学识渊博的教父圣·哲罗姆（St. Jerome，公元348~420）证实了这一身份：（长翅膀的）人象征圣·马太（St. Matthew），因为他的福音始于基督的人格化；狮子是圣·马可（St. Mark）的象征，因为他的福音始于“荒野中的一声吼叫”（施洗者约翰）；作为牺牲的牛犊象征圣·路加（St. Luke），因为他的福音始于教皇扎迦利（Zacharias）；最后，鹰是圣·约翰（St. John）的象征，因为他的福音对灵魂升入天国作了最为生动的描述。在更早的时候，里昂的伊里奈乌斯（Irenaeus of Lyon）已经根据四位《福音书》作者各自理想的特点将他们合而为一，但并不把象征性活物与四位作者一一对应，而

是仅仅指出四部《福音书》的四倍效力：狮子是忠诚的表现，牛是牺牲物，人是基督的人格化，鹰是吹拂教堂的神圣气息（pneuma）。《旧约》的四位先知 [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以西结、但以理（Daniel）] 和教会的四位神父 [奥古斯丁（Augustine）、安布罗斯（Ambrose）、哲罗姆、格列高利（Gregory）] 很快与四位《福音书》作者挂上了钩。无疑，人们特别选择这四样活物来分别体



《福音书》作者：马太、马可的象征。来自加里斯都洗礼堂的装饰，奇维达（约770年）。

现尊严、力量、内省和可变性是可以回溯到古老的主题和史前习俗的，而且还可以联系到早已确认的基本美德：智慧、勇气、谨慎和公正 [海因茨-莫尔（Heinz-Mohr）]。在中世纪早期，这四位《福音书》作者的形象变为身着罗马式外袍的四位哲学家，手拿经书站在读经台，伴随着四合一象征形象。也有的文本把他们的福音书比作

天堂的四条河流。在这些动物形象中，“狮子圣·马可”最为有名，成为共和国（直到1797年），后来是威尼斯城的纹章。狮子右前爪握着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刻着：“马可，我的福音书

作者，和平与你同在”（*Pax tibi Marce evangelista meus*）。现在，圣·马可的狮子被用来装饰意大利海军和商船的旗帜。



该隐 (Cain) 《圣经》中的象征性人物，因为上帝不喜欢他的祭品而“看中亚伯(Abel)和他的供物”，他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创世记》第四章第四节)。《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上帝对两份供品态度不一。亚当和夏



亚伯死后，该隐受质询。来自希尔德斯海姆教堂的浮雕局部(约1015年)。



娃这两个儿子间的杀戮成为中世纪艺术创造的常见题材，该隐在其中成为杀害耶稣的犹太人的原型——当然是表现他们无视耶稣本人也是犹太人这个事实。相反地，亚伯这个无辜的牺牲者便成为耶稣的象征。该隐这个“好牧羊人”必须“流离飘荡在地上”(第四章第四节，也见阿哈苏鲁斯)，但不可以死于复仇：上帝给他立个记号以保护他和“伊甸东边”。该隐成为子孙兴旺，富于创造力的人们如塔巴拉坎人(Tubalcain)的祖先，即“铜匠铁匠的祖师”(第四章第四十四节)。根据使基督徒读者迷惑的诺斯替教派经文《约翰外经》[在纳吉哈马蒂(Naj Hammadi)发现]中的象征性神话，亚当分裂成两个人物：熊脸的



该隐，杀死兄弟亚伯的人。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作。

耶和華 (Yahweh) 和 貓臉 的上帝 (Elohim)。“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是該隱和亞伯。”在《舊約》中，他們的名字是上帝的名字。他們統治四種物質要素：貓臉上帝控制火和風，耶和華控制水和土。在該隱的后代中，只有塞特 (Seth) 代表獲拯救的人類，因此，以此為核心的諾斯替教派也叫“塞特尼安”。被看成“熊臉上帝”的該隱統治那些更多沾染上物質性的要素。據利蘭 (Leland) 所說，流行於十九世紀的狄安娜巫師禮拜也包括對該隱的咒語：“我懇求你，噢，該隱，除非你能逃開你的牢籠月亮，你將永遠無法找到平靜，我懇求你，讓我知道我的命運。”（這裡的該隱似乎被看成是“月亮上的男人”。）

橄欖樹 (olive tree) 在傳說中與女神雅典娜有關，據說雅典娜在與海神波塞冬爭奪阿提卡 (Attica) 的控制權時創造了這種植物，它在地中海地區有極大的實用價值。人們用它的木頭來雕刻神像。奧林匹亞山上的聖林中就長有橄欖樹，而在比賽中，人們常把橄欖枝獻給獲勝者。橄欖枝具有戰爭與和平的雙重性。它起初是羅馬和平神的聖物，是企望和平的信使，避難者常帶着用羊毛裹住的橄欖枝。然而，雅典娜不但是智慧之神，還是女戰神，因此，橄欖枝也常與月桂、花環一起授予軍事戰爭的勝利者。

《聖經》里的諾亞在洪水過後從方舟上派出鴿子，它銜着橄欖枝飛回來，象征人類與上帝重建和平。“火上

澆(橄欖)油”這句成語說明橄欖油可用做燃料，此外它還可做軟化劑、清潔劑和食品。雅各在夢見通向天堂的梯子後，將橄欖油倒在聖殿的石頭上（《創世記》第一十八章第十到第二十二節，尤其是第十八節）。希伯來語中的“彌賽亞”原指一種塗橄欖油於人身上的儀式。從《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節到第三十七節所提到的好心的撒馬利亞人的故事里，我們還知道橄欖油有療傷的功效。在基督教傳統里，人們用純橄欖油和樹脂、香料混合，制成“聖油”，用於施洗、行堅信禮、行使聖職和治療病人。自七世紀以來，凡是加冕典禮都補充了用橄欖油進行的塗油儀式。

巴洛克詩人霍伯格這樣說道：“山脈儘管貧瘠，橄欖樹依然聳立，/它提供我們橄欖油，何等寶貴，無以倫比；/愿上帝之玉言亦嫻嫻注入我們耳中，/智者永遠有力量克服恐懼”；還有，“照料好橄欖樹，让它不離你的視線，/和平就是給凡人辛勞的獎勵。/當統治者看護、窮人耕耘土地，/和平對富人和窮人一視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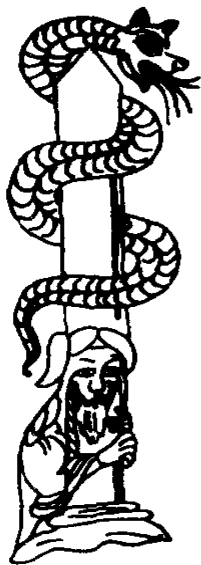


象征和平的橄欖樹。霍伯格，1675年。

在伊斯兰神话中,人间乐园里的两种禁树就是橄榄树和无花果树。

杆子 (pole) 传统意义上指一棵插入地下的树干,在许多文化中是世界之轴的一个象征,有时表现为矗立于平坦世界之中心的一座山或一棵树。表面看来,圣柱常被理解为阴茎的象征,但这种解释没有得到什么证实。木杆首先象征天与地之间的联系,如萨克森人的部落神殿伊尔明苏(Irminsul)。五月柱象征自然力量的复苏在春天逐渐显现出来。我们也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阴茎的象征,应该结合世界之柱的传统意义来理解它。中欧有爬五月柱的竞赛,象征全力“达到顶点”(见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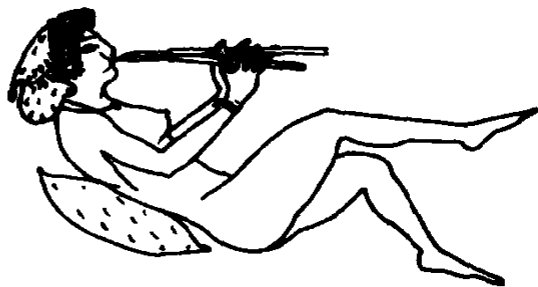
石雕的仪式用杆包括史前的纪念巨石和古埃及的方尖碑。



杆子和摩西的“铜蛇”(比较:阿斯克勒庇俄斯)。引自十一世纪兰斯的《圣经》。

有些富于戏剧性的是像杆子的柱子成为圣人们的住所,他们发誓无限期呆在柱顶以示敬仰上帝。据说圣西门(柱头修士,St. Simeon Stylites,约公元396~459)在一根50英尺高的柱子顶上一口气呆了四十年,魔鬼化作巨蛇缠绕柱子,企图使他惊慌失措。这里我们再次发现蛇和棍棒或柱子之间的象征联系,如在双蛇杖或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这两个词条中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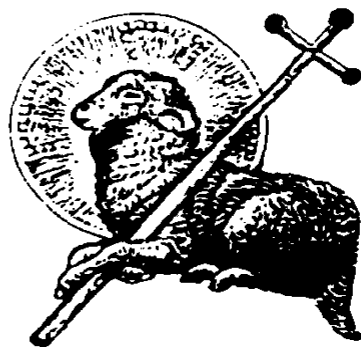
高等妓女或姘妇 (Courtesans, or concubines) 希腊语 hetaerae (“伙伴”),拉丁语为 amicae (“朋友”)。上流妓女,在古代和“普通的”妓女或荡妇(pornae)截然不同,可以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希腊的高等妓女(hetaerae,不同于雅典的已婚女子,她们一结婚就成了生孩子的家庭主妇)常常受过良好教育,和她们交往,人们不觉得尴尬。她们学过哲学、艺术、文学、音乐和舞蹈——接近于日本的艺妓(geishas)。作为真正的“伴侣”,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家庭主妇企



高等妓女。来自希腊的瓶画,约公元前520年。

望不到的。有名的高等妓女(连同与她们有关系的男人)包括阿斯帕齐娅(Aspasia,和培里克晨斯,并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弗里亚(Phryne)或叫普拉西特列斯(Praxiteles)和泰斯(Thars,亚历山大大帝),后来的罗马有莱斯碧娅(Lesbia)或卡图卢斯(Catullus)、辛西亚(Cynthia)和普落佩提乌斯(Propertius)。她们死后常被立起精致的墓碑,而埃及托勒密亚的艺妓贝利施蒂希(Belishche)甚至被神化。但这一阶层有时也会受到攻击: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ian)的妻子西奥多拉从前也是个高等妓女,但她鄙视自己的出身,把高等妓女全赶进“悔罪的隐居生活中”。斯巴达没有高等妓女,因为已婚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在那里很受尊敬并享受自由。在现代,“高等妓女”(看涉及的是哪种语言)是指类似小仲马《茶花女》(后来是威尔地《失足者》中的薇奥莱塔)中的女主人公似的女性,但这样的女性的社会地位早已不如古代的高等妓女(也见福罗拉)。

羔羊 (lamb) 羔羊指小羊。由于埃及王不放摩西和他的人民以色列人走,上帝就以对埃及降临第十个灾难作为惩罚。羔羊就是以色列人逃掉这场灾难的标志(《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若说上帝像牧羊人,那么他的人民就像羊群,他那受苦的仆人像待宰的小羊,受迫害、受虐待,但一言不发(《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



带有光轮和十字架的羊神,象征耶稣的殉难。

七节)。《圣经·新约》中的“好牧羊人”基督去寻找迷失的羔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中,施洗者约翰把耶稣看成是“上帝的羔羊(拉丁语为 agnus Dei),他能除掉人世间的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中的羔羊指的是胜利的羔羊:“看呀!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出现在罗马地下墓穴中的“上帝的羔羊”(逾越节宰杀的羊)是基督的象征。十七世纪末的楚洛会议(Council of Trullo)禁止在拜占庭的圣像中把基督描绘成羔羊。然而在西方,越过死亡而拿着胜利旗帜的复活节羔羊是耶稣复活的象征,用圣蜡绘成的羔羊形象穿在



带十字旗的羔羊和刻有十字架的玫瑰花。来自马丁·路德的印章。



羔羊：绘在钥匙上的上帝的羔羊。来自十二世纪的法国克鲁尼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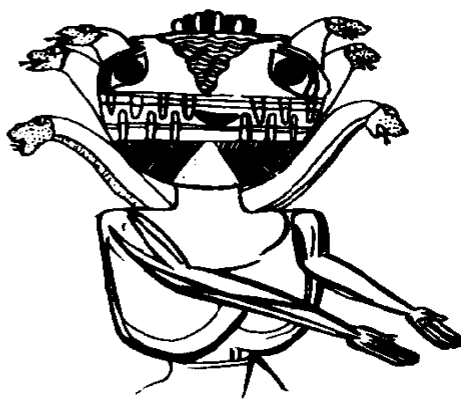
身上作为护身符。献身的羔羊也象征着苦难，比如那些罗马普莱梯克斯塔图斯(Praetextatus)墓穴中身处狼群中的羔羊像。《圣经·旧约》中牧羊人艾贝尔牺牲了一只羔羊，那羔羊后来成了诸如苏珊娜(Susanna)、阿格尼丝(Agnes)和牧羊人的守护神温德尔(Wendelin)等神的象征。巴洛克式的“牧羊剧”说的是牧羊人甜蜜浪漫的生活。这些戏剧表达了被爱情纠缠不清的羞涩含蓄的“甜蜜羔羊们”之天真无邪。

戈耳工 (Gorgons) 戈耳工(字面意思是“可怕的人”)是希腊神话中三个令人恐怖的人物。居住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人们想象这些危险来自大部分未知的西部地区。这三个人分别称为斯塞诺(Stheno)、俄亚勒(Euryale)和美杜莎(Medusa)。人们把她们描述成有毒蛇盘结成的头发、翅膀和毒牙。只有美杜莎是凡人，她的目光十分恐怖，以至于任何人只要看到她就会马上变成石头。英雄珀耳



戈耳工：埃特鲁斯坎人的美杜莎。来自维吉的赤陶瓦檐饰，约公元前580年。

修斯(Perseus)用手上的盾牌做镜子，不直接看她，终于砍下了她的头(见阿特拉斯，章鱼)。“美杜莎的头”后来成了女神雅典娜盾牌上有威胁力的标志。戈耳工这奇异的三姐妹还构成了另一个组合体：格赖埃(字面意思是“灰色的人”)，样子像老妇人，有“美丽的面颊”，共用一只眼，一只牙，即厄尼俄(Enyo)、潘弗来多(Pemphredo)和德伊诺(Deino)。当珀



戈耳工：美杜莎。早期雅典的双耳环细颈土罐画。公元前七世纪。

耳修斯出发去杀美杜莎时,为得到格赖埃姐妹的帮助,他偷走了她们的眼和牙,而且只有她们答应帮助他才还给她们。



戈耳工:画在圆盾上的美杜莎头颅。来自陶瓷制品图案,约公元前570年。

歌革和玛各 (Gog and Magog)

歌革和玛各代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八节)中的假先知和上帝的敌对力量,当和平降临人间一千年后,魔鬼撒旦将从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正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但不久,“有火从天而降,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入有硫磺的火湖里”。在旧约《以西结书》中,歌革是北方地带玛各的一个王子,而《启示录》的作者将它们变成了两个人的名字。在伊斯兰教的神话故事里,一个北方国家请亚历山大大帝帮助他们击退雅居易(Yajuj)和玛居易(Majuj)的进攻,“双角神”(见角)被派去建起了一座穿不透的铜墙铁壁。“于是这些人开始相信并赞美安拉的恩典……”后来的传说故事有了更为

详尽的描述:那些被关在墙外的人每晚都试图用锋利的刀尖、热情的语言来突破城墙。然而到了每天的黎明,他们却不得不再次四散而逃,因为安拉又一次使城墙像以前一样坚固。但安拉也答应他们最终将“以突破城墙,摧毁一切异教徒和邪恶的分子作为天罚,并将他们投入火焚谷(见地狱)作为他胜利的标志”。在雅居易和玛居易这两个名字之后,学者们看到了《圣经》故事中恶魔般的歌革和玛各。“先知不仅是在分别解释个人的名字,还把他們看成混沌力量的代名词。”[贝尔兹(Beltz),1980年]

鸽子 (doves and pigeons) 自古到今这种鸟一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鸽子众所周知的平和温柔的性格(和它的实际行为大相径庭)使它成为爱情和温情的象征——虽然有时也显得可怕和饶舌。我们最熟悉的鸽子形象是家鸽,因其污染环境,成为令许多城市居民头痛的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和平运动的象征。鸽子的敌手是鹰。在古代,鸽子就与鹰或乌鸦[贺拉斯(Horace)、马提雅尔(Martial)、



衔橄榄枝的鸽子。来自突尼斯苏塞早期基督徒陵寝画。

尤维纳利斯(Juvenal)]成了冤家。“鸽子”和它的小词已经成为色情用语,表示对一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人的爱慕之情,也用来谑称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这种用法最初出现于闪米特文化中鸽子和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 Ashtoreth)的关系,在公元



象征罗曼蒂克爱情的鸽子。来自弗朗兹·波奇所作的儿童连环画,1846年。

四世纪由希腊人继承。鸽子作为献给阿芙洛狄特的礼物被保存在她的神殿里[基西拉(Cythera)、帕福斯(Paphos)],鸽子还和她的情人阿多尼斯有关。占卜术中也有鸽子:多多纳(Dodona)圣林中的女祭司叫普莱阿德斯(the Peleides),也叫Peleiae(“鸽子”),这是因为从前有只黑鸽站在一棵橡树上,命令在那里建圣殿。在关于朱庇特-阿蒙(Jupiter Amon)神庙是如何在锡瓦(Siwah)绿洲上建起的传说中,鸽子也有突出作用。犹太穷人一般用鸽子做祭品。鸽子筑巢的本能使之成为古代中国人和古埃及人眼中理想的信使。因其在占卜术中的角色,鸽子的象征涵义常显模糊不清。尽管这种鸟是献给维纳斯的,

古罗马人还是喜吃鸽肉,鸽蛋还能激发性欲。古代医药学认为鸽子体内没有胆汁,这使得鸽子特别容易宰杀。鸽子爱吃草药(如旋花属野生植物,



灰姑娘和鸽子。来自路德维希·里克特(1803~1884)所作的蚀刻画。

马鞭草),这样鸽肉、鸽血及鸽子的五脏六腑都成了治病良药,甚至家鸽野鸽的粪便也被人们用来制成膏药。

在《圣经》中,鸽子象征大洪水的终结,是它衔回橄榄枝给方舟上的诺亚。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一只鸽子停在他身上(《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灵几乎总是化作一只鸽子,如在对天使报喜、三位一体或神灵启示的描绘中。圣灵的七份礼物(智慧、领悟、审慎、坚忍、知识、虔诚、敬畏天主)由七只鸽子代表,鸽子也代表新近的施洗。墓碑上刻有鸽子冲向云霄,或停歇在生命树上,或畅饮永恒生命之水,都喻示亡者的灵魂;鸽子也被表现为从临死的殉难者口中飞出或衔着殉难者的头冠。据基督

教早期经文《自然哲学家》的描述,斑鸠天生饶舌,但是,“当它的伴侣死去时,它自己也随即死去,绝不会活着另觅知音”。耶稣是“我们最富口才的精神鸽子,是我们语音甜美流畅的真诚鸟儿:天底下无处不回荡着他充满欢乐的话语。……圣巴西勒(St. Basil)说:让女人以斑鸠为榜样,保持婚姻誓言的圣洁罢”。鸽子表现了节制的美德,是许多圣人的标志:《福音书》作者、阿维拉的特丽莎(There-sa of Avila)、格列高利、巴西勒、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亚历山大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lexandria)、高隆班(Columba,比较拉丁文 columba,“鸽子”)、索勒斯迪卡(Scholastica)。

在炼金术的象征绘画中,白鸽代表原始物质变成点金石过程中的变白现象(albedo):黑乌鸦变成了白鸽。

鸽子在印度也象征灵魂。在中国,它代表对婚姻的忠诚和长寿:鸽子总是成双成对,作为父母的公鸽母鸽责任分明。它们也出现在丰饶女神的头巾上,大概是因为鸽子繁殖迅速吧。

在德国,“安乐乡”的另一表达法叫“烤鸽之地”:在虚幻的天堂里,熟了的鸽子飞进住在那里的锡里巴斯懒人们的嘴里。

拱顶石 (keystone) 拱顶石是巩固和装饰房屋拱顶的石头。在西欧中世纪的教堂内,拱顶石是用来识记曾参加建造教堂的主要建筑师的。中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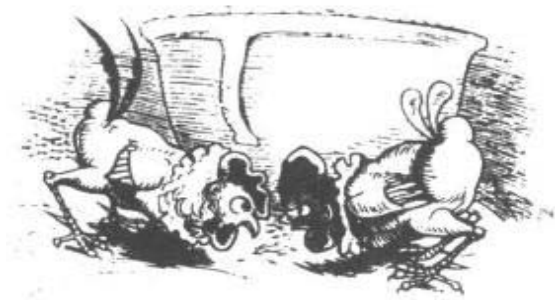
的玛雅建筑设有真正的(“维托鲁斯”)拱顶,只有假拱顶或突拱。人们通常用神、王爷的画像和一些象形文字来装饰那些连接墙和墙的外罩。这些梁托也就因此象征着整个建筑工程的胜利完工(“封顶”),就像拱顶石在旧世界中所起的作用那样。

公鸡 (rooster or cock) (拉丁语 gallus) 古代欧洲人认为雄鸡是为太阳服务的动物。雄鸡打鸣既是宣告一天的开始,同时也驱走夜里的恶魔。公鸡(特别是黑公鸡)还作为神秘的祭品献给阴间的神灵。然而,雄鸡正面的象征意义还是占了上风,雄鸡的形象——传说它的鸣声居然可以赶走狮子和蛇怪——出现在作为护身符的宝石、盾牌和墓碑上。据说,雄鸡的鸡冠能使人免受噩梦之苦,它的睾丸被认为可以激发人的性欲,能使妇女生下男婴。雄鸡把我们从黑夜中唤醒,因此人们认为它能起助产的作用。就许多文化而言,它那鲜红的鸡冠和夺目的羽毛使它成为火和太阳的象征;把“红公鸡”放在别人的房顶上,就是要纵火烧掉别人的房屋。到了十九世纪初,雄鸡便出现在教堂的高塔上为人们报晓,召唤人们上教堂做礼拜。雄鸡对自己领地的强烈意识和强烈的交配欲望使之成为阳刚之气的明显标志。但是,基督徒也把它看成基督的象征,因为是基督带来信仰的曙光。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曾提议把公鸡作为神职人员的模范:因为它发出叫声前都要往地上叮啄



作为商业神(赫耳墨斯)的标志的公鸡。
 卡特里,1647年。

(象征忏悔)。在大理石棺上雕刻的雄鸡的三声鸣叫(指彼得在雄鸡鸣叫前对基督的三次拒绝。《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第六十九到七十五节)是对傲慢的警告。雄鸡作为机警的守卫者的形象使之成为许多神灵的早期标志(如雅典娜、得墨忒耳),正像它随时准备战斗(战神玛尔斯)、有治病的能力(药神阿斯



好斗的公鸡。威廉·布施作。

克勒庇俄斯)、预告太阳(阿波罗)的到来一样。在古代,一个据说掌管一年365天的神(Abraxis)被描绘成鸡头蛇脚的模样。在北欧神话里,一只叫“金冠”的雄鸡守卫着通向众神居所的彩虹桥。在东亚,雄鸡也有相似的象征传统。它在十二生肖中排在第十位,中国人是不吃公鸡的。淡红色的公鸡可以防火,白公鸡可以驱鬼。人们认为雄鸡不仅勇敢而且善良(召来母鸡分享食物)、值得信赖(在日本它为太阳女神报晓)。在印度教的传说中,“雄鸡王”坐在一棵树的树枝上,它每天的鸣叫就是为了召唤全世界的公鸡打鸣。在汉语的谐音象征里,公鸡打鸣(谐“名”)代表“功名”,即



公鸡鸣叫。霍伯格,1675年。

功德和名望。做官的人会收到一只别人赠送的长着大鸡冠(谐“官”)的公鸡。带着小鸡的公鸡象征抚养孩子(或说儿子)的父亲。虽然斗鸡是非法的,但在拉丁美洲和中国南方仍十分流行(也许是由于斗鸡的残忍而带来的吸引力)。公鸡的好斗被人们用于赌博,尽管它在神话中有重要的作

用：在许多文化传统里，太阳上住着一只火公鸡。在中世纪，像山羊一样，公鸡在欧洲被认为是淫荡（如当人们说年轻人受“公鸡魔”的驱使时）和好战的象征。但是，在高卢（法国）和圣加仑的徽章却有它的位置；人们也把圣维特斯（St. Vitus）和一只在书上小憩的公鸡画在一起。由于它能为人们报晓，人们在画雄鸡时在它身上画了许多漂亮的时钟。和报晓的公鸡画在一起的圣彼得被看成钟表匠的庇护神。霍伯格（Hohberg, 1675）曾写下这样的教化诗：“当警觉的雄鸡第一次把他的伙伴们唤醒，/他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到唱晓的行列。/所以，不要让你的声音迟疑、颤抖，/和我们一起赞美上帝吧。”（见灵鸟）在英语里，公鸡（cock）有许多延伸含义：它可以用来指任何一种雄性鸟，有时还用来指别的雄性动物（如“雄龙虾”）；当然，它还可指男人的阳具，虽然这种说法被认为是粗俗的，但流传如此之广，以至人们普遍用“雄鸡”代替“鸡巴”。

共济会诸象征（Freemasonry, symbols of）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象征领域，其象征的形成来自刻意的编织和仪式的创造，它们的涵义大部分仍未消失且无改变。自1717年官方正式成立共济会后，人们非常重视细致地有逻辑地创造象征物以便更容易达到伦理道德上的目标。“共济会将其最深邃的精华体现于象征中，教会则体现于教义中，”奥古斯特·沃尔夫斯蒂格（August Wolfstieg, 1922

年）写道，“这些象征能令人感觉到这一皇家行会内在生活的真正脉搏。”然后他引用古文献论证这一观点：“工作的象征不仅突出新的凝聚力，也突出知识本身的重要性……但是内在经验的象征必须由每个人去作新的发现……为的是使那些寻求领悟的人们精通生衍这些象征物的那个世界的态度、性情和观念。”[瓦格勒（Wageler）]“象征即人类心灵战胜死亡事物并使之恢复生机，是通过艺术形象传递纯学术概念，是以生活情感及形成这些情感的可能性代替（纯粹的）知识，以内在的评价、欣赏代替外在的、功利性的评价。”[甘斯（Gans）]“如果仅仅把象征看做类似会议记录的替代物将是不恰当的，否则，它们怎能与文字记录并存这许多世纪呢？”[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古代德国法律》]。有时，令人喜爱的象征蕴含着一种不断的呼吁，即“将抽象的感觉诉诸感性，将真正的生活化为有意义的意象”[弗赖塔格（Freytag）]。“建造教堂的大师们特别着迷于内涵丰富的象征，金字塔是几何学的奇迹。几何学的基石即是象征，我们可以说，象征是思辨的几何学。”[A. 派克（A. Pike）]

沃尔夫斯蒂格（1859~1922）在引用许多暗示共济会基本观点的语录后继续道：“每当我们赋予一个事实、一个数字、一个单词、一个符号、一株植物、一幅画、一座建筑物——一句话、一个事物——比它表面意思更深的涵义时；当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本来



共济会：导师的教诲。选自《共济会入门新解》，17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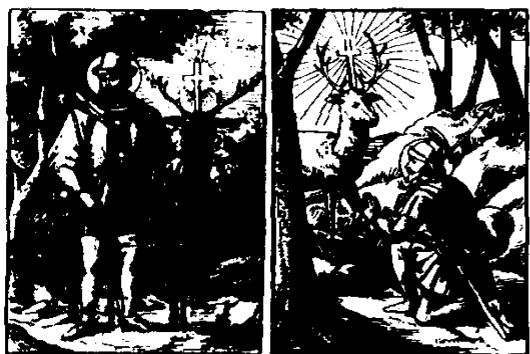
价值和意义赋予更高的价值和意义时；当我们给予纯外在事物深刻的理性或道德意义，使之成为用其他方式都无法表达的心灵或精神现象时，象征诞生了。这样，象征就和寓言恰恰相反，寓言通过单独的事件将业已存在的普遍观念物质化……寓言以一个普遍真理开始，努力通过展示单个故事来表达已有的论点；它预先规定观者思考、理解和感觉的思路……而象征则努力将单个概念或感觉升华为广泛的联系，其方式是不断回到一个业已存在的，作为这一概念或感觉的载体的意象；观者在现在或将来看到这一意象，便回忆起诉诸意识的一个具体论点、一个普遍真理或一次忠告。如此，象征物留给观者的是思考各种观念和读解的空间。”

沃尔夫斯蒂格在 G. F. 格勒泽尔 (G.

F. Greuzer) 在其《古代人民的象征和神话》中论述的基础上补充道：“只有最重要的才够格进入象征的行列……它表达适于这一领域的一切——连接性、完整性、必要性、不可知性——把它们升华到最大限度。我们用这个词指代神性的具体化和尘世的升华……在象征中，概念本身进入物质世界，立刻自我显形。”玛蒂尔达·鲁登道夫 (Mathilde Ludendorff) 对 (共济会) 象征的低调看法 (“象征显出人为了荒谬可笑”) ——显然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共济会主义——为共济会观点提供一个奇异的反差。本书许多词条中都提到共济会象征，包括以下的：方舟、锁链、圆规、黑暗、制图板、手套、锤子、六角星形、拱顶石、光明、五角星形、柱子、测锤和测线、毕达哥拉斯、木匠的直角尺、台阶、石头、庙宇、三角形、泥铲、工作。

公鹿, 雄鹿 [deer (male), stag, hart, or buck] 在旧世界文化中占突出地位的象征动物。雄鹿经常和公牛组合，形成神秘主义和宇宙论的二元性，法国考古学家猜测，这和冰川时期的岩洞艺术中野马和野公牛相伴的意义不无相通之处。雄鹿树杈一般的茸角及其周期性的复原现象使它们成为更新、再生和时光流逝的象征。北欧神话中有四只雄鹿站在乾坤树 (Yggdrasil) 最高的枝叶上啃吃嫩芽 (小时)、花朵 (白日) 和枝叶 (季节)。鹿茸被看做太阳光线的象征。在古代，人们把雄鹿当做毒蛇的克星，用

它的皮做成护身符来防御蛇咬, 鹿茸粉可以保护谷物的种子免受巫术的侵袭。在古中国, 鹿与表示钱财的字(禄)同音, 用以象征财富, 也象征孝顺(有个神话故事讲到一个年轻人披上鹿皮, 扮成鹿子去要鹿奶来做眼药, 治疗他双目失明的父母), 这种动物还是长寿之神寿星的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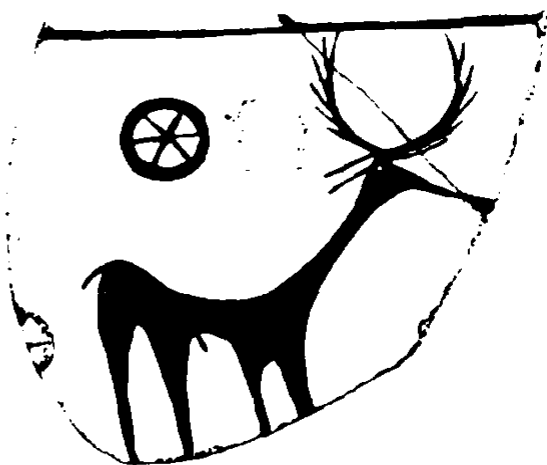


鹿作为圣休伯特和圣尤斯塔斯的标志。
W. 奥尔作, 1890年。

基督教有关鹿的绘画深受《诗篇》第四十二首的影响: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鹿切慕溪水。”(第一节) 据基督教早期经文《自然哲学家》, 公鹿朝每一个藏有毒蛇的缝隙吐口水, 把它们浮出来再踏死, “如我们的主用大水痛击毒蛇、魔鬼……换句话说, 修道者就像公鹿: 他们用忏悔的眼泪熄灭邪恶之箭上的火焰, 他们踏烂魔鬼这条大毒蛇, 消灭它”。公鹿据说还能把蛇从洞里吮吸出来, 只要在三小时内饮到泉水, 它就能保护自己不受其毒液的伤害, 反而还能再活上五十年。“如果你心中有毒蛇, 即罪恶, 你要奔向泉水, 奔向《圣经》, 饮那活水……就不会因罪恶而死去。”中

世纪的动物寓言集除了重复这些内容, 还加上: 当鹿中了猎人的箭后, 它们发现吃白鲜(Dictamnus 或气树)能将箭排除体外并愈合伤口, 从而发现这一草药的神奇功效。当鹿游过溪流时, 每一头鹿“把头搭在前面那头鹿的后腿上, 以减轻重量。如果它们来到肮脏的地方, 就很快跳过去。基督徒也应该……互相扶助; 他们应该跳过肮脏的罪恶之地, 当他们自染撒旦之毒时, 他们应该奔向耶稣即真正的源泉去做忏悔, 以获得新生”(乌特克舍)。源于同样的传说, 鹿角是一种有效药, 右角更胜过左角, 焚烧的鹿角能驱走任何毒蛇。鹿肉可治发烧, 用鹿骨髓制成药膏, 亦是治发烧的妙药。

雄鹿常出现在纹章上, 象征“温和文雅, 因为它没有黄胆, 这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它长寿, 能活一百岁”[贝克勒(Bockler)]。鹿茸也单独出现(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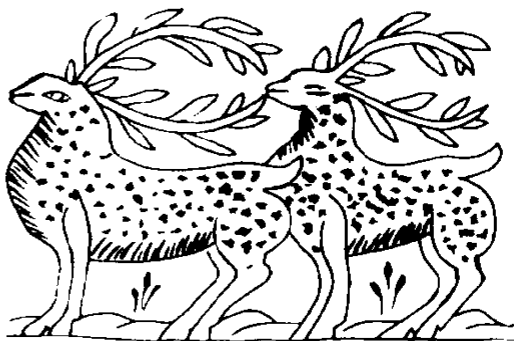


鹿和轮子。来自小亚细亚铁器时代早期的陶器残片。

是单根,或是单根的部分),按贝克勒的看法,它表示“力量”。他这样解释让丈夫“戴茸角”的象征意义:“希腊皇帝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把鹿角放在和他睡过觉的女人的屋上,允许户主打猎,于是今天我们就有了让乌龟丈夫戴鹿角的说法。在米兰伯爵加莱亚佐·斯福尔扎(Galeazzo Sforza)时代也一样,女人并不为和王爷睡觉而感羞耻,因为她们的丈夫并非一无所获,而是获得金鹿角和很高的荣誉。”在凯尔特神话中,鹿是“仙境的畜群”,是神界与凡界间的信使。凯尔特神塞尔农诺斯(Cernunnos)头长茸角,像古代萨满教巫师。中世纪的基督教雕塑有时把鹿表现为在吞食葡萄(见酒),意即人类即使在凡尘也能享受上帝恩赐的果实。鹿向往泉水象征人们渴望通过施洗获得净化:“正如吞食毒蛇的公鹿,/急匆匆去解脱它的干渴,/让清泉冲掉蛇毒,/基督徒说,这下可好了,/因为他得了救,罪恶痕迹已然清除,/在施洗的圣水盆中洗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为什么圣水盆上常有公鹿浮雕。

在炼金术的意象中,鹿是古代神话中猎人阿克特翁的象征,他被女神狄安娜(阿耳特弥斯)变成一头公鹿。在炼金术士看来,鹿令人想起金属和太阴的(见月亮)及阴性的银世界发生联系后有可能产生的变化。在有些习语中,这种动物也用于比喻。德国人说“追逐白鹿”指艰难的工作,或无法达到的目标;在英语中,“雄鹿”指没有女士陪伴去出席盛大宴会的男

人:“未带女伴参加交际会”(“stag”),“只准男人参加的舞会或宴会”(“to go stag”,“a stag party”)。圣尤斯塔斯(St. Eustace)和圣休伯特(St. Hubert)的传说讲到一个十字架出现在一头被追猎的雄鹿的茸角中。其他的圣人[迈努尔夫(Meinulf)、迈因霍尔德(Meinhold)、奥斯瓦德(Oswald)、波希米亚的普罗科普(Prokop of Bohemia)]以鹿为标志。在哥伦布到来前的中美洲,像鹿(阿兹台克语



鹿。南蒂罗尔的鼻烟盒雕刻,十九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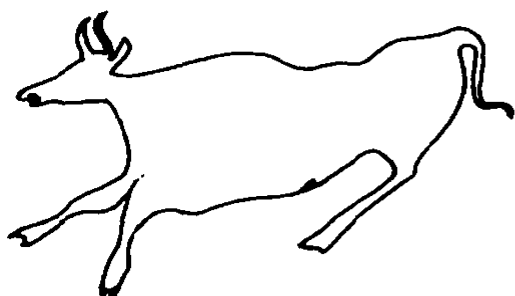
mazatl,玛雅语 manik) 的有角动物在日历的二十个日符中占据第七位。如这些野生动物一样,这一属相的人们据说遨游自然,探索遥远的地域,不愿厮守固定住所。在日本盛行神道教的地区,雄鹿是众神的坐骑,常一同出现在圣祠里的轴图上(也见母鹿)。

公牛 (bull) 在许多古文化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野牛(特别是欧洲野牛)是旧石器时代宗教洞画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仅次于马。原始时代的公牛一定是生命力和男性力量的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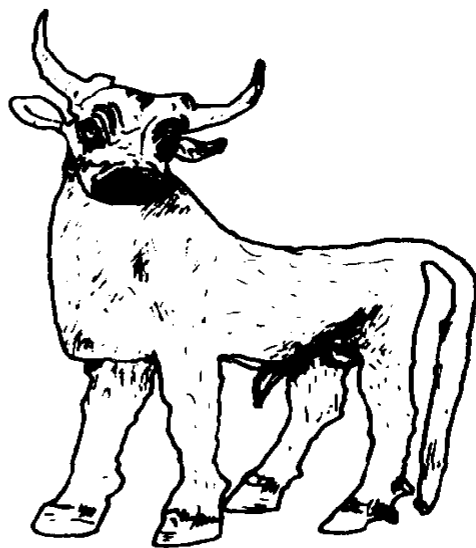
公牛(宙斯)诱拐欧罗越过海洋。来自伊特鲁里亚瓶饰,约公元前580年。

有力的深刻象征,但这种动物的象征意义仍不确定。当未经驯服的力量得以充分展示时,人类体会过进攻型动物公牛令人生畏的残酷。在宗教史上,公牛尤其重要:它被不同的文化所敬奉,特别是作为性能力的象征;它们的角则暗示了农历新月(人们普遍认为新月也和母牛有关),另一方面,在无数的象征仪式中,公牛要被打败或当做牺牲者。在古代克里特岛的仪式(大概其他文化也有类似仪式)上,人们把公牛引入体育性/艺术性的跳跃舞蹈中,通过征服臆想中的这种“野兽”的呆笨天性来显示出人的优越。这类仪式也喻示了人类驯养



公牛:来自法国拉斯科冰川时期的洞画。

牛群的努力。当牛开始为人干活后,未经阉割的公牛仍然被看做圣物(如埃及神牛,它也被制成木乃伊),它们作为自然力量的象征而受到崇拜。丰饶、死亡和再生普遍与公牛有关(如古代晚期崇拜太阳神的宗教)。古克里特的米诺牛(人身牛头怪物)开始被藏在迷宫里,后被英雄忒修斯(Theseus)杀死。欧洲西南部的斗牛最初并不是一种体育运动,而是古地中海世界公牛仪式的一种变体,以这种既受尊敬又令人害怕的、象征未驯服之自然力量的动物死亡为结局(也见红色)。



来自居住在南巴比伦乌尔附近的欧拜伊德的苏美尔人的铜制公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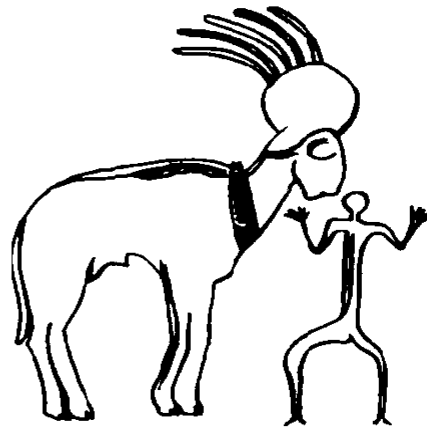
在原始天文学中,公牛是金牛座,在黄道十二宫中位居第二(4月21日~5月21日,见星星),代表泥土。这一属相的人行动笨拙,以土地为生,固执、强壮。据说金星统治金牛座——反映了神话中爱情女神和公牛



公牛：人身牛头怪。来自克里特岛的钱币。

的关系。在关于星星的希腊传说中，金牛座和米诺牛有关，但也和毁坏马拉松周围田野、为英雄忒修斯所杀的野牛有关。金牛座之后是昴星团，一个不太清晰的星群，传统认为她们是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被猎人俄里翁（见蝎）追逐，起先变成鸽子，最后变成星星。公牛明亮的眼睛是行星。

公羊（ram）（拉丁语 aries）雄性绵羊排在黄道十二宫带中的第一位（见星星）。（按照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排列，这一带就叫做“劳动者”。）在希腊神话中，金锦羊驮着不堪后母虐待的赫勒（Helle）和佛里克索斯（Phrixus，国王 Athamas 的子女）姐弟俩跨海奔向科尔切斯（Colchis）。金锦羊因这一善举而被送上了天堂，在那里它变成了白羊星座（Aries）。但是它的金羊毛留在了科尔切斯，据说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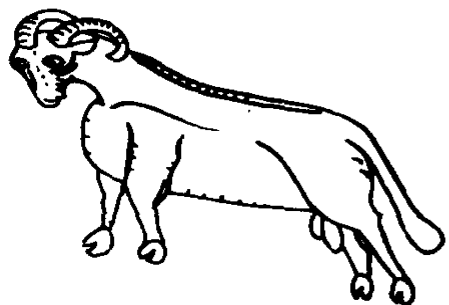
北非弗赞的岩石壁画：“太阳”公羊和正在祈祷的人。

就是白羊星座光芒暗淡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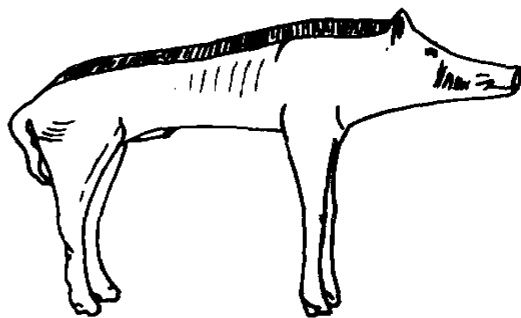
和狮子星座（Leo）、人马星座（Sagittarius）一样，白羊星座是火的标志之一。白天它由火星所主宰，因此它的颜色是红的；它的金属是钢，诞生石是蓝宝石。占星家认为那些属于白羊星座的人（出生于3月21日至4月20日）性格咄咄逼人，有强烈的进取心，但是爱情不专一，浪费精力。

对西非的约鲁巴人（Yorubas）来说，公羊是手持斧头的雷神（Shango）的象征，轰隆的雷声被认为是公羊震耳欲聋的吼声。日耳曼人把手持锤子的雷神托尔（Thor 或 Donar）和公羊联系在一起，就像埃及人把克努姆神和公羊的羊角联系在一起一样。在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有时被称为牧羊神。

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阿拜利认为，与公牛相比，公羊也是“大自然创造力的一种带有野性的象征，但它更多的是与智力问题有关”，



镶嵌画上的公羊。来自基督教早期北非的鲁斯古尼。



公野猪。来自拉登文化时期，布拉格-萨卡的小铜像。

因此公羊较少与大自然的破坏力有联系。

在《圣经》里公羊还是亚伯拉罕奉于他的儿子以撒跟前的替代人的祭品(《创世记》第二十二章第一到十四节)。“拉比(rabbi)哈奈那·本·多萨(Hanina ben Dosa)告诫我们,动物不能白白死去。灰末(或余烬)是神殿里的圣坛上燃烧的火的组成部分。公羊有十条腱,而这正是大卫的竖琴有十根弦的缘故。羊皮用来做成以利亚的腰带。至于公羊的两只犄角,主用左角在西奈山上吹起了号角,有文记载:‘角(Shofar,即羊角)声甚大’(《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而右角长得比左角大,当主把流亡中散落的人们召集起来时,他吹的正是右角,这亦有记录:‘当那日,必大发角声’(《以赛亚书》第二十七章第十三节)。”

公野猪 (boar) 和猪不一样,后者在象征绘画中通常是家养的母猪,其未经驯化的种类(*Sus scrofa*)以公野猪的形象出现,暗示一种攻击性,

公野猪在矮树丛中横冲直撞,是无畏斗士的象征。北欧神话中的女神弗蕾娅(Freyja)和她的兄弟弗雷(Freyr)都和公野猪有关,据说后者骑一头金鬃毛的公野猪。武士们常戴状似公野猪头的头盔,如在希腊的迈锡尼(Mycenaean),头盔上覆盖着公野猪的牙齿。在古希腊,公野猪被说成是阿基琉斯危险的猎物,同时也是杀害阿多尼斯和阿提斯(Attis)的凶手,还是女神德墨忒耳和女英雄阿塔兰忒(Atalante)的标志。在古罗马,它则是战神玛尔斯的象征。公野猪(Eber)作为战场上无畏勇气和凶猛的象征在德国众多的人名地名中屡见不鲜。纹章学中的公野猪象征“武装良好的勇敢斗士,在战斗中,他对敌英勇作战,从不想到当逃兵”(贝克勒)。奇怪的是,在基督教的绘画中,公野猪也象征基督,伪词源学认为公野猪和希伯来人或伊卜伦人的祖先伊卜里(Ibri)有关系。不过它的首要象征还是不受约束的野蛮和统治异教的力量,如暴君。当野猪为躲避猎人向虔诚的林



公野猪：“令人恐惧的獠牙”。J. 博斯基
乌斯作，1702年。

定居者寻求庇护时，它开始有了积极的象征涵义，并因此成为圣高隆班和圣埃米利安(St. Amelian)的标志。它是凯尔特人重要的圣物，也同时象征战斗的勇气和力量。公野猪的形象常用来装饰头盔和盾牌。公野猪用于陪葬以便在亡魂走向来生的路上给他们力量。公野猪的石雕铜刻[分别出现在法国的尤费里克斯(Euffigneix)和纽维-恩-萨里阿斯(Neuve-en-Sullias)]表明了这种动物在西欧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工作 (work) 一个日常概念，但在共济会的观念和用语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指的是共济会建筑宏伟工程的工作，这一工程就是建造“包罗所有人类之爱的神殿”或“人性

的神殿”。此时，会长点燃放在“智慧之柱”之上的蜡烛，并且说“愿智慧指引工程”；他的第一、第二助手点燃其他蜡烛，并说“愿力量实现它”和“愿美完成它”。构建理想工程的共济会工作或神殿的工作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这是一种能导致精神共济的宗教秘密。遵守这一秘密能使人的精神得到解放和升华(正如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一样)：敬奉我们心中的上帝亦即间接地敬奉天下的神明。”[霍那费尔(Horneffer)]

狗 (dog) (拉丁语 canis)最先被驯养的动物，其最初的象征涵义是忠诚和警觉，如冥府看门狗刻耳柏洛斯(Cerberus)，或作为献给亡者的牺牲品，以引导他们去到另一世界。人们相信狗能“看见鬼神”，警告我们防备



狗：传说中的狗头人身的人。来自赫里福德世界之图，哈尔丁汉姆的理查德作，十三世纪。

看不见的危险。只在个别情况下狗才含贬义：北欧神话中的地狱猎狗加米（Garm）在世界末日（Ragnarok）与提尔神（Tyr）同归于尽；希腊神话中的黑色女神海克提（Hecate）以斗犬为伴。黑色的狗据说是女巫或行巫的人[如浮士德、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Agrippa of Nettesheim, 1486~1535）]的邪恶伙伴。在欧洲以外的不同文化中，狗因其聪明伶俐，学东西快，因此人们将许多人类文明的成就包括行业技术都归功于它。虽然在古代社会有“像狗一样献媚和不知羞耻”的说法，但狗作为家居守卫者（phylax）的忠诚和它看守羊群的本领却是人们所强调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狗。木刻，伪-大阿尔伯图斯，法兰克福，1531年。

和赫耳墨斯（墨丘利）的伙伴是狗，后来的圣休伯特、圣尤斯塔斯和圣罗赫（St. Roch）也一样。在穆斯林世界里，狗是“不洁的”，但看家狗除外。在古埃及，一种状似豺的大野狗是亡灵接引神（Anubis）的化身，这进一步暗示了狗作为冥府向导对于亡魂的重要性。在中世纪，狗通常象征封建式的忠诚或对婚姻的忠贞，如在墓碑上。

在雕塑中，它常代表对上帝完全的信仰，但也负面地象征无法控制的怒火。地狱守门狗陪伴着撒旦这个灵魂的追猎者。狗头克里斯托弗（Christophorus cynocephalus）中的狗形象别具一格，显示出这个传说中的中世纪圣人（见克里斯托弗）长着狗脑袋，可能是受到埃及亡灵接引神的形象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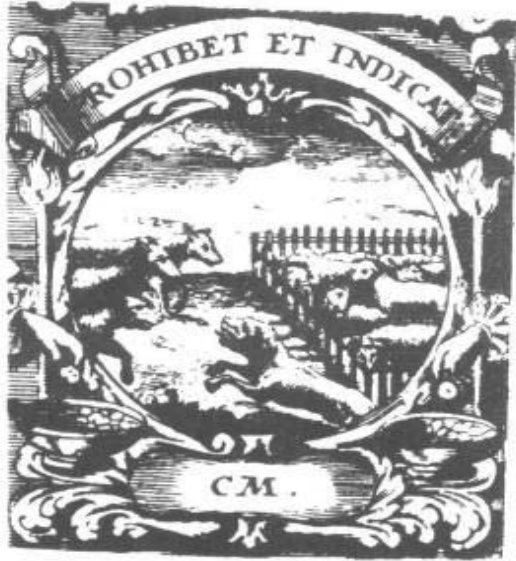
在中美洲古文明的二十日符中，狗（阿兹台克语itzcuintli，玛雅语oc）



牧师面具的狗图案代表导引亡灵之神。来自后埃及的木刻。

位列第十。狗在古墨西哥是死者的殉葬品，既作为牺牲，也作为奔走来世的向导。索罗托尔（Xolotl，“双胞胎”）神有着狗的外形，他被认为是带领亡者渡过“九重河”，直达地府，还陪同西沉的太阳坠入大地之颞，领着它经过地府，回到原处以待翌日清晨再次升起。在这一过程中，索罗托尔自己也会死掉，但当他引导太阳冒出死亡世

界时,他也随之复活。这种双重角色道出他名字的含义(也见闪电)。生于这一属相的人们据说注定要控制和分配有价值的礼物。在中国古代,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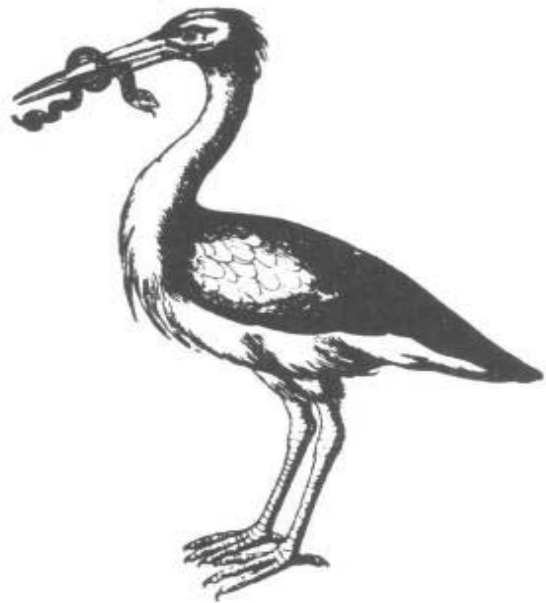


狗：“保护和警告”。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是十二属相的第十一个(见星星),但它有不同的象征和神秘主义涵义。原始的狗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恶煞,但在某些地区,它是肉的来源。在其他地方(中国南部和西部),人们认为它能带来食物(大米或小米)。中国南方至今还存在的瑶族认为他们的民族起源于类似狗的祖先,这令人想起图腾的观念(见图腾)。中国也有关于长着狗头的人的传说。日本神殿常用“朝鲜狗”当守卫。狗在斯拉夫人中尤其受尊敬,直到1560年,还有一位闪米特(Samaite)主教谴责他的教民搞“狗崇拜”。在凯尔特神话中,狗同样重要,例如,它是埃伯纳(Epona,司狩猎和马的女神)的伴侣,还是诺顿

(Nodon或Nuadu)神的标志。爱尔兰乌尔斯特传说中的主角是库丘林(Cu-Chulainn)——一只乌尔斯特猎狗。

鹤 (stork) 虽然《旧约》把所有的涉水鸟都包括在地球上“不洁”动物之列(见灵鸟),而鹤却被认为是给人以好感的动物,主要因为它是蛇的天敌,因此人们便把它与基督以及和他那些消灭邪恶动物的门徒联系起来。另外,由于它每年春天都定期回到北方,那里的人便把它和复活节还有耶稣复活联系起来。这似乎解释了一些人认为鹤会带来后代的观念,虽然其他因素也促成这种观念:鹤是一种与灵魂有关的鸟类。另外,作为一种水鸟,它有机会接触“创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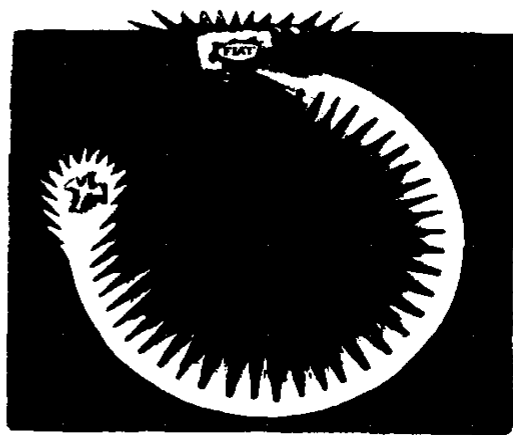


吃蛇的鹤。

水”——一切生命的源泉。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讲述了一只鹤给自己年迈的父亲喂食,这一传说使鹤成为孝顺和奉献的象征。人们认为鹤的寿命很长,这使它成了长寿的标志,这种观念在中国尤为普遍。在荷兰,如果鹤在谁的屋顶筑巢就被看做是好运的先兆。鹤能够单脚站立,形象中透出尊严、沉思和警觉,这又使它成为冥思苦想的象征。精神分析学家在解释鹤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时,认为它的喙象征阴茎,而鹤从中取出幼鹤的水则代表子宫。

光 (light) 是神性和灵性的一般象征。光在原始混沌的黑暗结束后普照宇宙,驱走了蒙昧。光和黑暗成为两种包含着二元性的重要的敌对力量。光常由它最强大的源泉太阳来代表。太阳光是一种直接的“照明”(启蒙),而月亮之光来自对太阳的反射,是沉思。值得一提的是黑暗并非总是光的死对头,它还可以作为光的补充(见阴和阳)。父权社会认为光是阳性的,而黑暗是阴性的。古代波斯的宗教强调光[奥尔穆兹(Ormudz)]和黑暗[阿里曼(Ahriman)]之间的斗争,光之国度拥有神性,而黑暗王国是邪恶的。由黑暗上升到光明这一非常“明确”的观念是大多数启蒙理论的中心点。在神秘宗教教义中,原始之光是神性的本质,就像在基督教里救世主被称为“世界之光”一样。在后来巴比伦人为他们的太阳神(Samash,公元前九世纪)所作的赞美诗中,光、

太阳和上帝联手与邪恶战斗这一点得到清楚的表现:“啊,太阳神!是你,照亮了黑暗,照亮了天堂,赶走了所有邪恶……所有王子看到你欢呼雀跃,所有天神都为你而自豪。在你的照耀下,他们看到了所有看不见的一切,在你的光芒中,他们可以安稳地行走……所有的天堂之门都敞开着,所有的天神都为你献身!”还有一首为埃及的“异教之王”阿那克顿(“太阳”)所作的著名的阳光赞美诗:“在明亮的天堂里你是如此娇美,你



上帝的圣灵(鸽子)创造的光;第一个词。引自弗拉德的《历史》,1617年。

是人间的太阳,你是最初的生命!是你,照亮了东方,使世界的每块土地都因你而美丽……”在摩尼教和诺斯替教的传统中,光和神灵的象征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尼(Mani或Manes,约公元215~275)这位前宗教哲学创始人和波斯预言家曾把世界史分为三个时期:创世史、光明和黑暗的混沌史以及现代史。他认为到了现代,光粒子将回归它们的天堂之

乡。它们从自然界中分流出来,构成了太阳、地球和天上的星星。当每月的上弦月到来时,它们形成一条光柱,朝月亮上升,直到月圆时分,它们又从那儿上升到太阳和灿烂的天堂。净化了的灵魂一旦离开人的躯体,就被三位天使领到这片光明乐园,在那里接受真理审判给予他的奖励——王冠(花环和顶冠)和光之外套。



由上帝的话创造的光。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作。

在犹太基督教世界,光同样是独立的,而不仅仅来自太阳。在《创世记》中,上帝在创世的第二天就分开了光和黑暗(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直到第四天,他才创造太阳和月亮。

他把这些“光体”安置在天穹上(第一章第十四到十九节),显然是有意区分这个理想化世界和四土之“异教”人们对各种太阳之神的崇拜。犹太传说则对这一奇特的创世神话作了如下解释:因为上帝预见到凡人终有一天会引发天怒,于是他把第一天创造的光藏了起来。“他对自己说:不值得用这样的光来照耀那些邪恶的人们,他们得在太阳和月亮下凑合着过日子,但这些天体终有一天会消失的,最初的和永恒的光将是正义之光。”(宾·戈里安,1980年)但后来的基督教绘画开始绘出风格化的阳光,并通过光环或光轮来表达上帝和光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在下面这些来自《圣经》中的诗句(《诗篇》第一百零四篇):“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显然,耶稣的话“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对于光在基督教中的象征意义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天主教教堂里,人们甚至恳求被称为“永恒之光”的油灯为死者照明。蜡烛也能发光,如复活节的蜡烛,或二月二日在教堂里为马利亚之光做弥撒时所点的家用蜡烛。在信徒们眼中,洗礼和圣餐时点燃的蜡烛不仅仅是抽象教义的象征,它更富于情感上的意义。人们普遍相信只要信徒们凭借光明向上天祈求帮助,点燃圣烛这一简单的行为就能抵抗暴风雨、冰雹、洪水和疾病的侵袭。在犹太教会教堂中闪耀的永恒之光象征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时时抚爱。

光的象征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犹太—基督教世界,在佛教里,光象征获得真理和超越物质世界进入到绝对现实即无色无形的极乐世界。在印度教中,光喻指智慧和在精神上获得人性中的神性,它还是光之神乞里什那(Krishna)的化身。在伊斯兰教中,光拥有一个神圣的名字(Núr),因为“真主安拉是天国和凡间的光”。光在神秘哲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光明篇》[谢弗·哈-佐哈(Sefer ha-zohar)]中,最初的光奥尔(Or 或 Avr)是“从原始苍穹的隐秘处散发出来的”,是“地狱深渊即恩-佐夫(En-Zof)”的一种显示。根据这种神秘的宇宙论,黑暗诞生于光明之后。一道拱门介入“并平息光和黑暗两种力量的争吵”,这令人想起象征物十分丰富的共济会的“大拱门”。“共济会会员是光明的追寻者,光明会降临到入会者身上。在仪式中,庙堂一片明亮,大大小小的灯都具有重要作用……对光的这一崇拜仪式的象征意义在共济会对东方的崇拜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它说明了为什么东方在这一神秘主义的殿堂中占据了最神圣的位置……”(伦纳霍夫-波斯纳)“三盏大灯”指的是三样象征物(木匠的直角尺、绘图圆规和《圣经》)，“小灯”指的是共济会大会主(上帝)和两位“工长”(太阳和月亮)。共济会各分会的负责人也被称为“灯”(见失明和窗)。

光轮 (nimbus) 光轮(拉丁语“雨云”)或者光晕,特别是神灵头上

的光晕,都是神灵要给我们先兆的象征(与曼荼罗相比较,曼荼罗是围绕在整个身体周围的)。闪亮的光盘并非基督教绘画的创新,它经常被用在



光轮:十字形光轮环绕的基督。来自达夫尼的拜占庭教堂,约11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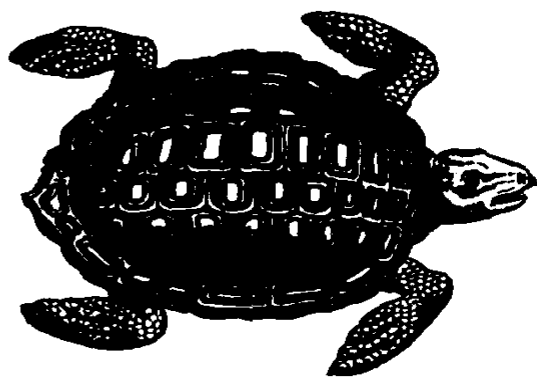
早期的东方艺术和古希腊晚期的艺术作品中,成为一种神性的表现。宙斯(朱庇特)、太阳神阿波罗、狄奥尼索斯(罗马酒神)、同样伟大的上帝和古罗马帝国硬币上的神化人像都披着光轮。

早在二世纪,就有了基督戴着光轮的肖像[发现于罗马的卡利克斯图斯(Calixtus)地下古墓中],圣母马利亚和众天使后来也有类似的形象。基督像上有一个十字形光轮,光圈被十字形的光束分成四份,较低的垂直光束隐而不现。《福音书》四作者的肖像从四世纪初期开始就有光轮。光轮后来被用来区分群像中的圣人,而且常出现在基督的画像中。

龟 (turtle) 在心理学家看来,龟象征沉默的力量和躲避外来攻击的能力。“它保持着古老的安静生活的某些特性,在危险来临时,它随时都能躲进自己的保护壳里”。(阿拜利)例如,在迈克尔·安迪(Michael Ende)的寓言小说《莫莫》(Momo)里,龟就具有这种特性。古代中国的宇宙哲学提到原始的鳖——一种具有宇宙特点的海龟:它把世界背在身上。古代中国人认为背部带盔甲的石龟可以用来维持宇宙的稳定。传说在极乐岛上有一座鳖山。据说鳖以火为食,因此在屋顶上放上鳖的雕像可以防火。在中国的象征体系中,鳖是五种神圣动物之一,特别象征北、水和冬天。在中国文明的早期,人们用龟壳的碎片来占卜,显然是因为罗盘的24条罗经线与农历24个节气相对应。由于龟寿命甚长,人们用它来象征长寿;由于它的外壳能抵御外来攻击,它又象征任何东西也无法改变的宇宙秩序。同时,龟也有其反面的象征意义:人们认为所有的龟都是雌性,只能与蛇交配后才能繁殖后代,而且龟寡廉鲜耻(在汉语俚语里,“龟”与“阴茎”同义)。但是,龟的正面象征意义占主导地位。

在古代欧洲人看来,由于龟能产下很多蛋,因此它成为多产的象征;由于它“沉默矜持”,它被用来象征纯洁的爱;由于它的长寿,人们用它来象征勃勃的生机。在基督教早期教父文学里,生活在泥土中的龟被用来象征一切世俗的事物;而圣安布罗斯

(St. Ambrose,约340~397)指出,龟壳可以用来做成七弦乐器,用这种乐器演奏出的音乐可以愉悦所有聆听的人。即使在古代,巫师在举行仪式时也象征性地利用龟壳的保护作用(如用于防止冰雹和对抗巫术);嵌在金子里的龟眼被用作对抗“魔眼”的护身符。在伊索寓言里,龟的耐心使它在赛跑时“超过了”野兔。



海龟。来自苏黎世C. 格斯纳的《词汇手册》,苏黎世,1650年。

在古代墨西哥的绘画和神话里,龟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神话里海龟是祖先的坐骑)。

在印度,龟是毗湿奴(Vishnu)的第二种化身。

鬼船 (Flying Dutchman) 象征永不停止的流浪者,即航海的阿哈苏鲁斯。因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43年的歌剧而闻名。谁见到这艘传说中的鬼船,谁就会倒霉。它被迫没完没了地延长对好望角的环行探索(1497年),据说它的船长曾鲁莽地发誓绝不停止这种探索,并向

南十字星座(见星星)开枪为誓。从此以后(根据流行于十九世纪初的传说),他被罚永远在海上航行。鬼船的另一个传说是,带一条黑狗的船长巴尼特·福克(Barnet Fokke)与魔鬼签约出卖灵魂,被罚永远航行于合恩角和好望角之间的南大西洋,也永远找不到停泊的码头。

国王 (king) 只有在发达的文明或在其影响范围内,这一统治的化身才可理解,他把神界的父权制(见父亲)延伸到人类社会,或是作为崇拜太阳的宗教所信奉的男性君权在俗界的代表。[王后较少具有象征涵义,她们只是不明确地代表社会中的母性(见母亲)品质,而且常常与神圣的领域相联系。]在许多古代社会里,国王必须是身强体壮、充满活力、毫



国王:“三国王”实际上是伯利恒的占星家(东方三博士)。W. 奥尔作,1890年。

无衰老的迹象,否则,他就得自杀或被杀。国王常常得显示自己是英雄中最伟大的一位,但他不一定在打仗中冲锋陷阵。人们认为国王是神在俗界的代言人,他在庄严的加冕(见王冠)

典礼上获得了超凡魔力,比如随便触摸一下病人就能手到病除。在他的王国里,他是上天神谕的具体化身,其地位相当于天上的太阳。这样看来,法老就是地上的太阳神(Ré),印加王(类似日本的天皇或巴洛克时期的“太阳国王”路易十四)也是人间的太阳神(Ynti)。这种神化国王的思想传统在恺撒大帝被奉为神明和皇帝这一称号出现后形成了对罗马统治者的阿谀俯首,“承蒙上天恩典”这一说法随后也应运而生。通过教会法令和参加涂油及加冕礼,我们知道这种传统在基督教世界里也是很有地位的。所有这些信仰的共同出发点就是期盼一个能保障人民幸福的权威。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马厩里的东方三博士(为庆祝耶稣诞生而从东方带来礼物的三位贤士)很快就被称为国王(如“我们是东方的三位国王”),成为当时已知的三块陆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代表,而他们的传统名字卡斯伯(Caspar)、梅耳查(Melchior)和巴沙扎(Balthazar)并未出现在《圣经》里。三博士还代表了一个人一生中的三个阶段(卡斯伯,欧洲的,老年;梅耳查,亚洲的,成年;巴沙扎,“摩尔人”,青年)和世俗世界对新诞生的小耶稣的尊敬(这意味着当时世俗世界虽然还缺乏信仰,但已经有了可能获得拯救的某些预兆)。在炼金术的象征传统中,国王和王后经常一同出现,代表太阳—月亮这一二元性(如加百列和比亚,维纳斯和玛尔斯,等等),与汞和硫这一理论相对



国王：“三国王”之一。来自努比亚法拉斯教堂中的科普人的湿壁画，约公元1200年。

应，这两种元素在经过炼金术的纯化后形成“点金石”，通常表现为戴顶冠的阴阳人。荣格心理学派更是把炼金之道用于更广泛的分析研究领域里。他认为国王与其说是父权统治的象征（父亲的形象），还不如说是一种原型，一个拟人化的大载体，是集人类的遗传特性、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智慧为一身的完美之物。欧洲神话传说中的国王大多象征促使英雄成长和成熟的旅行和冒险之终点。不过贵族出身的并不在此列。这些英雄并非属于上流社会，但他们的“国王身份”体现在他们象征性地把自己看做“一国之精英”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传说中这类形象主要有古代英格兰的亚瑟王，弗雷德里克一世（号称“巴巴洛萨”），据说后者曾睡在基弗豪塞山脉上或是萨尔茨堡附近的翁特斯伯格（Untersberg）山上。

谷穗（圣母马利亚长袍上的）
(grain, ears of, on Mary's Robe)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谷穗是虔诚的朝圣者想象中圣母马利亚常用的装饰物。这种图案使人联想到古代的“谷物女神”，如德墨忒耳（Demeter，拉丁语“刻瑞斯”）。这说明这种表达法已有很长的历史。显然，毫无生命的谷粒置于（“埋入”）地下，在春天又发出新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这对古代人[例如在埃莱夫西斯（Eleusinian）的神话故事中]而言象征着经过黑暗的坟墓之后的再生，是希望的源泉，是战胜死亡取得胜利的榜样。另一种说法是，用谷穗装点圣母马利亚的长袍也表示人们对丰收的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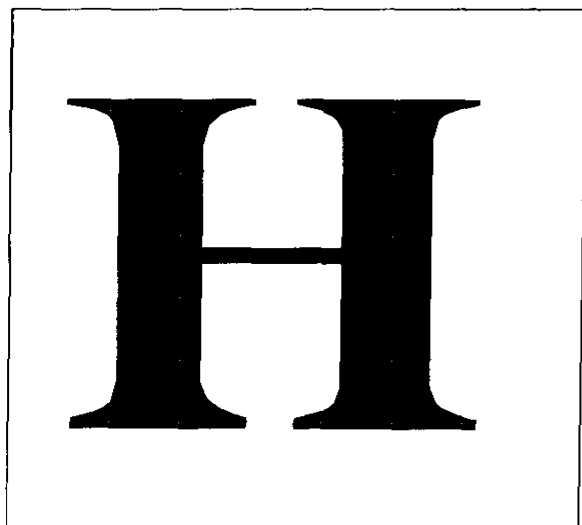
谷穗。来自德国南部的版画，约1450年。

骨头 (bones)许多古代文化认为,骨头是死者在尘世的最后痕迹,它们在礼仪和象征中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们似乎能永远存在——在肉体化为尘土后还能在任何情况下保存很久,条件理想的话,能保存几千年——故在许多文化中被看做“将要再生的躯体的种子”:最后的审判完毕,号角吹响,坟墓洞开,其中的骨头契合为一体,覆上新的肌肉。祖先的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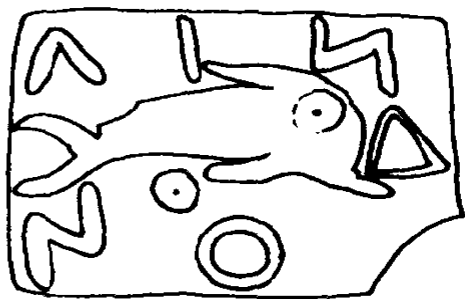


骨头:“死亡纹章的表面”。选自《圣迹书》,维也纳,1502年。

头或头盖骨常被保存作为权威的标志或作仪式之用。石器时代有建起许多石屋(巨大的史前石桌状墓标)用以保护先祖遗骸这个习俗,它可能源于希望这些遗骨不被泥土重压弄散弄垮。中东犹太人有句骂人的话“但愿你的骨头变成空气”。在以狩猎为生的人们中,猎物的全部骨头通常要完好无损地归于泥土,这样生命才能以新代旧。根据冰岛古代文集,为北欧神话中的雷神托尔(Thor)拉战车的山羊仅仅靠骨头就能起死回生(通过雷神之锤的神力)。人骨的作用不仅仅作为死亡之象征,也作为有来世这一信仰的象征。在其他文化中,骨头在仪式中用于减轻对死亡的恐惧,但在火葬中我们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火葬追求的是让死者的躯体在起净化作用的火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分解。



海豚 (dolphin) 很久以来,在地中海地区,这种与人类友好相处的聪明的海洋哺乳动物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据说一只海豚在一次船只失事中救起希腊吟游诗人俄里翁(Arion),把他送到岸上。神话里的阿波罗变成海豚,把克里特岛人接到德尔斐(Delphi)。人们在那里为他建起一座庙。阿波罗·德尔斐尼斯(海豚的主人)这个名字也许可理解为在米诺斯文化的克里特岛上,人们以海豚为象征来敬奉阿波罗,不过,德尔斐这个名字是否来自这一联系尚不清楚。另外,海豚是海神波塞冬(Poseidon)的标志,据说是一只海豚为他和妻子安菲特里特(Amphitrite)做媒(波塞冬的另一标志是马)。海豚的形象过去用在跑道上计算跑过了多少圈。酒醉的狂欢神狄奥尼索斯把海盗变成海豚。诞生于海洋泡沫的阿芙洛狄特(维纳斯)常被表现为与海豚在一起。在埃特鲁斯坎人的殡葬艺术中,海豚



海豚:来自林多斯的古希腊钱币。公元前560~前5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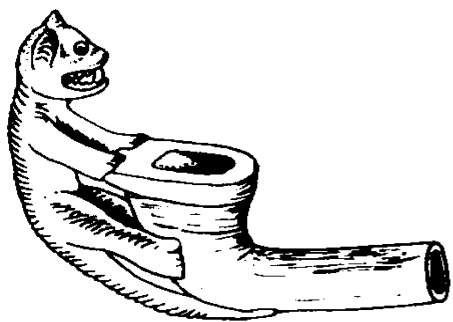
常把死者灵魂驮到极乐岛,只是到了后来,关于来世的更为阴暗的观念(与哈得斯有关)才开始占了统治地位。在纹章学中,海豚背上有鳞,如在多菲内(Dauphine)(法国)的徽章上。这位法兰西王储以海豚作为他的私人纹章[所以得名“多芬”(dauphin)]。如果书中有注释“为王储所用”(adusum delphini),意为这些版本已经过道德净化,适宜于年轻读者。



海豚: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海豚上的男孩”。卡塔里,1647年。

旱烟袋或“和平烟斗” (calumet or “peace pipe”) 上密西西比河附近的土著印第安人所用的“神圣烟斗”,表示“和睦相处”(意即两个党派结束敌意),这一说法在西方大多数

语种中很常见,其历史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自那以后,它的流行主要归功于这些有国际影响的、其作品广泛流传的作家如 J. F. 库柏 (James Fenimore Cooper) 和中欧的卡尔·迈 (Karl May, 1842~1912)。在现实中,这个神圣的烟斗是礼仪用品和象征物。除了其他含义,早烟斗还是美洲土著人的双蛇杖,即欧洲古代传信使的权杖。它上面的白色羽毛代表和平,红色羽毛则代表战争。严格说来,不是美洲土著人抽的每个烟斗都是早烟袋,这和今天语言学暗示的用法相反,按这个词的本意,早烟袋是成



易路魁人的带熊像的和平烟斗锅。十七世纪。

双的,表示一种双重性即天空(男性)和大地(女性)——可能有变体(如在奥马哈人中),即“天空”烟袋为女性,而“大地”烟袋为男性。两根烟斗柄(羽毛杆)合在一起代表有象征意义的鹰。在祝福仪式上,来自不同草原民族的人们聚在一起,烟斗挥过他们头顶。在抽和平烟斗的仪式上,烟斗点燃后先递给发言者,他抽几口后,朝天空、“母亲”大地和东南西北吐出烟雾,每次都把神圣烟斗的烟嘴指向

同一个方向。最后他把烟袋递给下一位;烟袋如太阳从东向西那样绕桌一圈。这个仪式保护客人不受任何敌意行为的伤害——至少是在营地时。早烟袋严格用作象征物,而不用于日常生活。烟斗锅通常用烟斗石(或皂石)



曼丹部落的和平烟斗。乔治·卡特林作,1839年。

做成,刻有人物。草原民族似乎是从定居北美东部的玉米种植者那里继承了习俗。根据具体规定,人们将苏模叶及落叶冬青叶和磨碎的树皮混合,制成烟草(kinnikinnick)。在十九世纪的肖像画上酋长们通常手拿神圣烟斗。

号角 (trumpet) 一种能够吹出单一音调的角,从古代犹太人的绍法(一种公羊角)演化而来。在穿越沙



号角：杰里科的墮落。路德《圣经》(局部)，威登堡，16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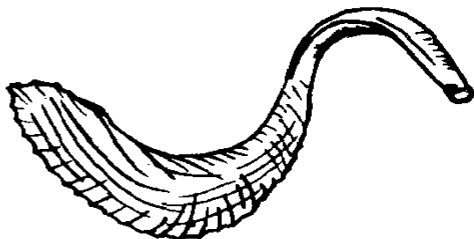
漠、敌人靠近、上帝在西奈山上授摩西十诫时，号角都被吹响；另外，在禧年，人们吹起号角宣告释放奴隶（《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八到十七节）。根据一种传说，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犹太人的祖先——用公羊代替以撒作为祭品（《创世记》第二十二章第一到十四节），而绍法就是用来纪念那头公羊的。据说只有信奉犹太教的人



带头盔的吹号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青铜器时代的岩洞壁画。

才能吹响号角。绍法可以“按特别顺序发出响亮持久、召唤人心、时断时续、哀伤凄婉的声音”[德·弗里斯(de Vries), 1986年]，而且，正如在《民数记》(第二十九章第一节)所规定的那样，在犹太历新年，犹太人仍然保留吹号角的传统。

据说，吹响巨大的号角能够召集迷失方向和流亡各地的人。基督教对末日审判的描述和《启示录》相似：天使们吹响号角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



在犹太教历新年吹响的绍法(用弯曲的山羊角做成)。

这一传统以及军号的使用在时间上要晚于把号角当做传递消息的工具的做法。

在青铜器时代，弯曲的大号角在北欧的宗教仪式中显然起着某种作用，这种号角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史前岩画里。

鹤 (crane) (拉丁语 grus, 希腊语 geranus) 在古代世界，它代表着一种奇迹，因为它能飞很远而不疲倦，其翅膀也因此用作抵抗疲倦和衰弱的护身符。鹤从色雷斯(Thrace)列队迁徙埃及引起埃及人的兴趣，他们尊

敬这种鸟。有许多关于侏儒和鹤打仗的传说故事。出于我们现在不太清楚的原因，鹤成为农业女神德墨忒耳的



鹤。中国木刻，十七世纪。

神物。它的昭示春天到来的迁徙飞行使它成为新生的象征，而在基督教时代，它象征耶稣再生。鹤求偶的舞蹈成为希腊“鹤舞”(geranicus)的样板，是表达生活乐趣和爱情的绝妙方式。和朱鹭一样，鹤被称为蛇的杀手。在中国古代，鹤是长寿的一个象征(常站在石头上或松树上)，也表示父亲



鹤与俾格米人打仗。引自奥拉斯·马格努斯的《历史》，1545年。

和儿子的关系(因为小鹤总是回应父母的呼唤)。它还代表智慧,可能是因为它休息时摆出一种“沉思的”姿势。飞向太阳的鹤表达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上升的愿望。人们用羽化来暗示



鹤象征警觉。霍伯格,1647年。

一个道士的去世：“他变成了有羽毛的生物”，即一只鹤(也见鸟)。在日本，受敬重的鹤(tsuru)象征这个岛国的杰出，而在印度的传说中，这种鸟常表示欺骗和奸诈。在霍伯格关于巴洛克时代的象征书(1675年)中，鹤是警觉的化身：“夜晚，鹤紧紧抓住鹅卵石，/免得睡眠闭上它的眼影响它的守值。/切勿让这个世界抱着奢华和金子安睡，/十字架提醒我们责任何在。”在许多更古老的绘画中，我们不知道画的是鹤还是苍鹭；据说苍鹭衔着一块白色石头(沉默的象征)。作为传达神意的工具，鹤也出现在席勒(Schiller)的民谣《伊比库斯的鹤》中。

黑暗 (darkness) 在基本的二元性中是光明的对立面并与之相辅相成。在被上帝射出的光明驱逐消灭之

前,黑暗是原始混沌的第一象征。在这里,黑暗首先意味着上帝和光明的缺席,意味着来世的黑暗地府,是照亮和启蒙的敌人[在古波斯,黑暗的化身是恶之神(Ahriman)]。基督徒称魔鬼为“黑暗的王爷”,是对太阳的遮蔽,这种观念不仅在犹太基督教中有[“埃及地面一片黑暗”(《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五节中,耶稣蒙难时,“遍地都黑暗了”],而且作为一种不祥之兆也出现在秘鲁的印加时代。在《启示录》中,黑暗暗示世界末日的到来。不过,与这些显而易见的意象不同的是,黑暗也表达终点和暗示不可言喻之物,这些都不是直观的,也是神秘主义者不能与炫目的光明区分开的。圣约翰(十字架的,St. John of the Cross, 1542~1591)谈到一个似非而是的意象,即“照亮夜晚的黑云”,他试图用它来表达对立统一这一生存的基本本质,这团云尽管是黑色的,却照亮了夜晚,这是件奇妙的事情。这暗示了信仰对灵魂来说同时是一团黑色的不祥之云。这认为是夜晚——在信仰面前,被剥夺自然之光的灵魂是无知的——即“信仰以其黑暗照亮了灵魂,将光明引入到灵魂的黑暗中”。这种通过似非而是的(或接近似非而是的)文字来表达不可言喻的神秘体验的尝试在共济会有关光明的象征中也能找到“光明和黑暗的原始对立……充斥人类的一切存在。秘密兄弟会相信它已经化解了这种对立,因此也就解决了生存中最令人

头痛的一个谜:光明和黑暗是相同的,是一体。生命就是死亡;黑暗犹如光明!共济会的象征学一直努力把这种理性无法理解的教义诉诸意象,使之成为多少可体验的东西;这些象征指代光明和黑暗、生与死之间的斗争和融合”。[伦纳霍夫和波斯纳(Lennhoff and Posner)]凡有志加入共济会的人们须在“黑房间”里经历一段时间的孤独和沉思,凝视象征瞬间即逝的东西(头盖骨、沙漏、《圣经》),思考他想成为共济会会员的愿望,而后才能入会并被赋予“光明”。不过十八世纪共济会仪式所用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物品如今不再成为惯例。

黑色 (black) 如其对立面白色一样,黑色在象征学中是一种与绝对性有关的颜色:如在荣格派对梦的解释中,黑色表示“完全失去意识,堕入黑暗和哀伤。在欧洲,黑色是不好的颜色。穿黑衣的人、阴影中的房屋、黑蛇——这些都是令人绝望的东西”[阿拜利(Aeppli)]。在古代,外表漆黑的动物用来做地府之神的牺牲,后来,黑公鸡或黑山羊用来献祭魔鬼或他手下的鬼神。“乌坦的游牧民族”骑黑马。魔鬼本人常穿黑衣(如果不是红衣的话)。嘲弄上帝的魔鬼仪式被称为“黑色弥撒”。乍看去,烟囱清扫工人的模样令人不安,甚至有点凶恶,不过头尾倒置后就成了好运的象征。黑色也是庸俗的自负和夸耀的反面,所以成为教士服装的颜色,推而

广之,成为保守的(以宗教为其核心的)政治党派特有的颜色。表示哀伤和悔罪的黑色也预示将来的新生,再



黑迦梨,可怕的印度教神灵。印度,十九世纪。



黑色:烟囱清扫工人。选自F.波奇的儿童连环画,1846年。

生时,黑色将淡化为灰色,再为白色。在占星术中,使基本物质变黑(中世纪拉丁语 nigredo)是制造点金石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在其他宗教中,黑色特别属于可怕的神灵[如印度神话中的马哈卡拉(Mahakala)就是“大黑神”]。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中,黑色和水元素及北方有关。推翻了周朝(其代表色是白色)的伟大皇帝秦始皇选择黑色作为其象征色,“就像水扑灭火”。“黑色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常出现在欧洲的神殿中[如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沙特尔(Chartres)、塔拉戈纳(Tarragona)、艾因西德伦(Einsiedeln)、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瓜德罗普(Guadelupe)],是西方传统中令人迷惑的形象,也许起源于中东,和基督教之前的母性神的黑色外貌有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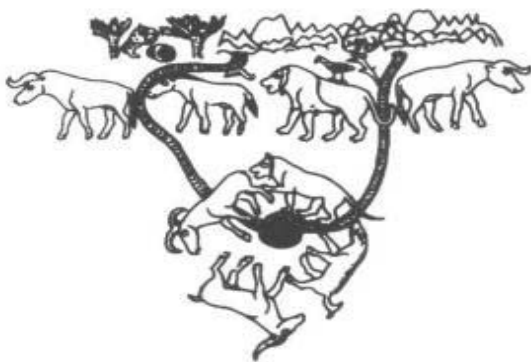
许是“黑色月亮”海克提的众多具体化身中的一个。这些画像令人想起印度教众神中的黑色女神迦梨(Kali),不过,她们并不令人恐怖,反而与富饶相联。在法国南部的梅尔的圣母马利亚(Les Saintes Maries de la Mer)神殿里有另一个黑色的女性形象黑萨拉(black Sarah),她是吉卜赛人的保护圣人,也表示对三合一的马利亚的敬奉,她们是:马利亚·雅各比(Mary Jacobaea),耶稣母亲的姐妹,马利亚·萨洛米(Mary Saintes)和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据说她们在飞向圣地的途中曾在普罗旺斯(Provence)停留。三个“黑色圣母马利亚”中的一个在古代有可能是“黑萨拉”仪式的起源,其纪念日为5月24日。

河流 (rivers) 古代“文明的摇篮”都起源于约公元前 3000 年的大河流域。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黄河、恒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尼罗河的重要性并未完全为人们所认识,在新大陆找不到与之相似的现象。大河不是一“池”静水而是流动着的,这一点对它的象征意义是很重要的:由于河流的流动和河流时而出现的洪水,它的意义不是静止的而是充满活力的,因而也使它成为历史的见证。古代犹太人习惯把乐园周围的土地当做一个圆,然后再一分为



台伯河的河神像。卡塔里,1647年。

四,四个点分别与罗盘上的四个方位相对应:即印度河,恒河,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河流也常被认为是今生和来世的分界线(见来世);与之相似,在希腊神话里,一条河流(Oceanus)环绕着整个世界(Oecumene)。在特定的文明里,孕育它的河流常常被认为发源于遥远的地方:尼罗河(埃及语 Yotru)源于山洞,亚洲的主要河流(布拉马普特拉河、恒河、印度河和奥克苏斯河)都源自世界之峰梅鲁



河流风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来自迈科普(高加索)的版画,约公元前 1800 年。

(Meru)。在古代中国,大禹对河神的驯服是意义重大的神话故事,人被用来作为安抚这些神灵的祭品。据说龙王爷(巨流和洪水的象征和化身)就住在河里等待着这些祭品;另外,与之相似的是溺水而亡的人为能转世



法老的女儿从尼罗河中救起摩西。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作。

就在河里等着游泳的人取代他们在冥府里的位置。古希腊人用公牛、马、绵羊以及成撮的头发作为供奉河神(包括阿刻罗俄斯、斯卡曼德鲁斯、塞非苏斯)的祭品。这些河神常被刻画成半人半兽,例如人身牛头或半人半马(内萨斯)。在古罗马,台伯河被尊为“河流之父”。在基督教时代,洗礼用的圣水盆上常常会有伊甸园的河流的图像;洗礼用的水被比作约旦河的河水,因为约翰在那里给基督施了洗礼。与乐园里的四条河相对应,地狱也有四条河流(源于希腊神话):冥河、科赛特斯河、冰河和火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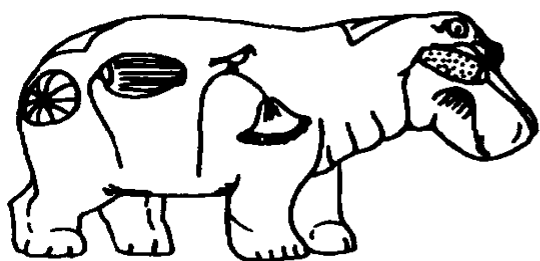
在印度,特别是在瓦腊纳西(Varanasi),人们对恒河的尊崇延续至今,据说它可以洗掉人们所有的缺点(“就像火可以烧掉木柴,恒河可以洗去罪恶”)。印度人认为恒河来自天堂,是由婆罗贺摩派来,负责洗去死者火化后的灰烬里和活着的人身上所有的罪恶(传说毁灭神湿婆会收下这些罪过并放在河底)。沿着这条圣河向泉水朝觐能消除影响朝觐者命运(印度语 Karma,意即人的所有行为能引起今生或来世的善恶报应)的过失。按照贝克勒(1688年)的说法,在纹章学里河流和波浪有这样的含义:“贵族的父亲或为君主在海上远航,或作为第一个跨过河流去攻击或追赶敌人的人,或在海上做出为人赞颂的创举。就像流动着的海洋不能容忍一切的静止停滞和死尸,它翻滚的海浪会冲走这一切一样,情操高尚的人也绝不应该和那些整天忙于闲聊

的人在一起消磨宝贵的时光。清澈的流水会冲刷掉一切污迹,就像忠诚的朋友,他不仅给我们指出缺点还教会我们如何克服缺点。”

荷马 (Homer) 荷马是古代社会理想的叙事诗人,有神学家的洞察力,虽看不见日常现实,但却得到缪斯的指引。关于他的生存年代、出生地点始终未能确定[小亚细亚的士麦那(Smyrna)?还是希俄斯岛?]。如今,人们确信他生活在八世纪,但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那两部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似乎是由一个作者写成,至少绝大部分;但把《荷马赞美诗》和《蛙鼠之战》也归于这位伟大的诗人显然是错误的。他的每首长诗都分为二十四部,这或许与12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有关,但这种划分法只是在古希腊文化后期才开始出现;然而阿喀琉斯(Achilles)找赫克托耳(Hector)报仇用了十二天;奥德修斯有十二次历险,用箭射穿了十二个斧洞。这两部史诗穿插了很多有象征意义的古代传说,如门德雷斯河的两个源泉,其中一个泉是温泉,泉上冒出的蒸汽像火上冒出的烟,而另一个泉即使在夏天也像冰雪一样冷[《伊利亚特》(由巴特勒译成),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四十七到一百五十行]或宙斯称签(“然后……主神平衡金秤,每边放上一个砝码,一个给阿喀琉斯,一个给赫耳克托”——同上,第二百零八行到第二百一十行)。中世纪的维吉尔(Virgil)因其所写的史诗《埃

涅阿斯》被认为是可与荷马相等同的诗人，曾一度比荷马更受尊重，但从十八世纪末起，荷马被认为是举世无双的大师，是叙事诗人的典范。

河马 (hippopotamus, 希腊语, 字面意思是“河中的马”) “这种沼泽地庞大的食草动物被以为是原始时代的怪物河马”(behemoth,《约伯记》第四十章第十五到二十四节)在地球末日到来时(见世界末日),可能会变成充满敌意的邪恶动物。在古埃及,河马常被猎杀(用标枪),因为它毁坏庄稼,它也被认为是塞特(Seth)的随



身上画有水植物的河马。约公元前1500年,埃及的青铜。

从,奥西里斯(Osiris,地狱判官)的对手和杀手。河马的大肚子让人联想到怀孕妇女的体形,因而河马成为带有积极意义的象征,最后成为一个神。塔乌莱特(Ta-uret,希腊语 Thoeris)“巨兽”就是一只用后腿站立的河马,有女人的胸脯,由萨洛普支撑(一种护身符,象征保护)。这种样子的河马女神形象用来放在要生孩子的妇女床头,女神的影响会延伸到特别是有一天要继承王位的王室家族的孩子

身上。在基督教艺术里,河马常出现在创造动物世界的绘画中。

红宝石与石榴石 (rubies and garnets) 红宝石是最受珍爱的宝石之一,由于其颜色鲜红,因此在象征意义上与火星有联系。在传说和神话故事里,红宝石的传统含义与石榴石或红榴石互有重叠[红榴石(carbuncle)源于拉丁语,指小词缀(carbo),意即煤(coal);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宝石能像闷燃的煤块一样在黑暗中发光]。阿尔伯图斯·马格纳斯(1193~1280)称赞红榴石具有“一切石头的威力”,而且相信它能驱走毒气或毒雾。宾根的希尔德加德对这种宝石有如下的描述:“哪里有红榴石,哪里的恶魔的罪行就难以施行……因此,这种宝石也可以驱除人类所有的疾病。”由于色彩鲜艳夺目,红宝石常常被称为驱除压抑、忧伤以及噩梦的宝物。古代关于“石头”传说的书中提到红宝石具有防止海难的威力。红宝石还被人们用来象征活力、高贵和热烈的爱。在《启示录》里,上帝的荣光被比作钻石和红宝石。炼金术士莱昂纳德·瑟尼塞(Leonhard Thurneyser)写道:“红宝石给人带来欢乐,使人坚强。”(1583年)

红色 (red) 当被问及什么是自己最心爱的颜色时,人们通常喜欢选择红色。红色以氧化铁(俗称红赭石)的形式出现,它从史前时代就一直和人类在一起,并且经常被用作冰河时

代的岩洞壁画的颜料。甚至在此之前,尼安德特人在死人尸体上洒上红颜料,意思是使死人重新获得血和生命的“暖”色。一般来说,红色被认为含有积极进取、活力和力量的意义,人们把它和火联系在一起,象征爱和生死搏斗。性格内向、郁郁寡欢的人觉得它侵犯成性,因而是一种可憎的颜色。

准确说来,红色的象征性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在古埃及,只有在下埃及三角洲地区“红色王冠”一词中它才具有正面含义,此外它就是恶神塞特和毒蛇阿佩普(Apep)的颜色,这些名字用红墨水写在纸莎草纸上;当时人们忌讳皮毛为红色的动物(如狗),因为这种颜色与暴力行为有联系。

在古代墨西哥的艺术中,红色很少被使用,只用于描绘血、火、太阳或(和其他颜色混合的)皮革。在玛雅文化里,红色意味着东方;而对居住在高原的古墨西哥各民族而言,它意味着南方——这一点和古代中国一样,红色在周朝(公元前 1050 至前 256)也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能带来活力的颜色。新中国红色的国旗似乎与这一古老的传统有关。红色还是给人们事业带来财富和好运的神灵的颜色。中国人认为红色和绿色的组合是活力的象征,正如年轻的女郎穿着“绿袜红裙”,客棧挂的是红灯笼卖的是绿色的酒。另一方面,男人们要是不堪婚后房事之累,便被人们称为“脸红”,而且这也被认为是早逝的预兆。

根据基督教的艺术传统,红色代

表了基督和众殉难者殉难时的血、热烈的爱(例如耶稣喜爱的信徒约翰穿的衣服)以及圣灵在降灵节时“像火一样的舌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红衣主教身穿红衣,这意味着他们随时准备着为教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传统上水性杨花的女人穿的衣服是红的,异教徒的偶像也常被画成红色。在《启示录》里,大淫妇“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她的额上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她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褻渎的名号”。(第十七章第五、四、三节)因此,红色便成了代表地狱和魔鬼的颜色,同时代表与此相关的“爱起疑心的”动物的颜色:狐狸和松鼠。在对造物主和复活的基督的描写中,红色的象征意义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如用于表示如愿的爱。在天主教里,红色是饮宴上的主色,也是殉难者的纪念日子里穿的祭服的颜色(以及降灵节里圣灵的颜色);另外,由于红色和基督受难有联系,它亦是受难主日和受难节的颜色。

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红色代表爱情(这跟花有关系,最典型的就是玫瑰),而且也代表生命(如:红润的双颊)或代表愤怒(如:怒火冲天)。“红灯区”里有妓院;在交通规则里,红灯一亮,车辆和行人不得穿过十字路口,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在斗牛时,斗牛士用红色的披风激怒公牛,惹它攻击斗牛士,虽然实际上公牛也许并不能像人一样区别颜色;也许是红布

(穆莱塔)的移动而不是颜色激怒了公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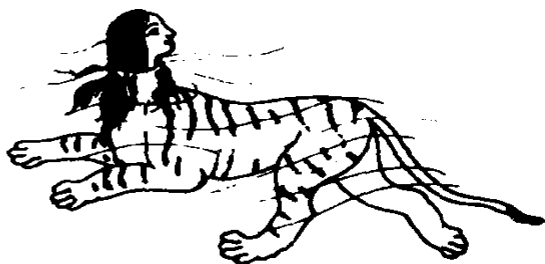
在炼金术里,代表硫磺的红色与白色构成一个二元性。这个二元性也许和古代的生殖理论有关:新的生命源于(经)血和(白色的)精液的组合。这样,两种颜色就极有象征意义地和所有的创造联系起来。

根据共济会制度,红色是按“苏格兰仪式”已获升级的颜色,与之相对照的是“蓝色的”等级(学徒、满师学徒、师傅)。

在睡梦中出现的红色能揭示做梦者的心理活动:“如果梦见红色,表明自我已准备好采取行动;征服和痛苦会接踵而来;有屈服,还会有折磨,而首先是感情的相通。”(阿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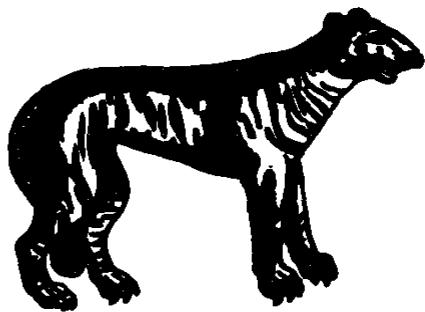
虎 (tiger) 亚历山大大帝征战印度后,虎才第一次为古代西方人所知。它的希腊语名称(tigris)源于伊朗语词 thigra(意为“利的、尖的”)。虎和豹、山猫一样都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即巴克斯)的标志;它似乎和西风之神及小亚细亚弗里吉亚神话中的自然女神西布莉也有着象征性的联系。公元19年,罗马有了第一只虎,那是印度使团赠给奥古斯都的礼物。

在古代象征体系中,虎很自然地只出现在亚洲的文化传统里,亚洲人认为虎使人产生恐惧和疑惑。神——特别是一些宗教里的凶猛的守护神——和英雄都穿着虎皮衣服。中国十二生肖的第三种动物(大概相当于黄



约1750年孟买莫卧尔绘画:海中的女虎妖在等待前来游泳的男人。

道十二宫的双子宫)就是虎。中国人如此敬畏虎以至于避免直呼其名,代之以“山大王”、“大虫”等称谓。由于老虎会驱赶(或吃掉)危害庄稼的野猪,因此农夫对其甚是敬重。虎具有勃勃的生气和充沛的体力,人们便把它和阳联系起来;而白虎却与阴(以及秋和西边)有联系(“白虎”在汉语里是对爱吵闹的妇女的轻蔑称谓)。据说连魔鬼都害怕老虎,这就是为什么墓碑上常常放着虎雕像的原因。人们还相信在门柱上贴上虎符能阻挡恶魔进入家门。图画里的守护神通常骑在虎背上。在华南有一种“老虎人”



老虎。选自托普塞尔的《四足兽的历史》中的插图,1638年。

的传说,说的是人会变成老虎。

中世纪的动物寓言称赞雌虎具有慈母般的爱,而猎人常常利用它这种本能:他们在地上放一块圆镜,当雌老虎看到镜中自己的形象时会以为那是一只幼虎,因而产生要亲近它的想法(人们认为这种计谋也可以用于拯救被母老虎追赶的人)。

我们尚不清楚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及其他人笔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魔怪——人头狮身龙尾(或蝎尾)怪兽——是否就是老虎。对西方的读书人来说,文学中熟悉的虎形象便是威廉·布莱克在《天真之歌》(1794年)里提到的那只老虎:“老虎!老虎!燃烧的眼光/在黑夜的森林里……”

花 (flower) 花和花朵普遍象征年轻的生命(在歌曲《所有的花朵都去了何方》中,花的消失象征生命在战场上殒灭)。花瓣的模样像星星,故花朵也和太阳、地球或中心有关(如东南亚的莲花)。要说有多少花朵不仅因为其审美价值也因为其治疗精神疾病的效果而受到珍视和敬奉的话,这个数字将是惊人的。人们有时认为花不仅仅是春天无邪的先行官,也表示肉欲和整个色情王国,如玛雅人的鸡蛋属花(Plumeria)或中世纪法国《玫瑰传奇》中的玫瑰。中立地看,花代表生命力、生活乐趣、冬季的终结和战胜死亡。在基督教象征中,顶上开花的花萼暗示接受上帝的礼物和伊甸园里无忧无虑的快乐,但也象

征尘世的一切美丽都是转瞬即逝的,美只在天国的花园里得以永恒,这有助于解释把墓建在花园里或在坟上栽花的悠久习俗。早期的基督教堂与殉难者的陵墓有密切关系,因此教堂本身也以鲜花装饰。在《圣经》中,鲜花绽放是上帝高兴的迹象[如对约瑟(Joseph)和亚伦感到满意]。许多故事讲到花儿从干枯的根茎上跃出,象征着希望和神的快乐,举着以花朵装饰的柱子游行的传统可能与此有关,也与普天同庆的春天的花神节有关。花的颜色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白色:天真和纯洁,但也是死亡;红色:生命力,鲜血;蓝色:秘密,狂热的献身;黄色:太阳,温暖,金子)。

在道教中,从头冠上长出的精神上的“金色花朵”象征神秘主义启蒙的最高境界。在阿兹台克日历的二十个日符中,“花(xochitl)”列末席,象征艺术和鉴赏力。这一属相的人们天生具有艺术品味,手巧,但也有行巫术的天赋。“直立的花朵(Xochiquet-



作为徽章的花卉。J. 博斯基乌斯作, 1702年。

zal)”是一位女神的名字,与性欲及繁殖有关,其标志是头发上的花冠和手中的花束。“花战”是阿兹台克王国间限于仪式上的争斗,目的是抓俘虏做祭坛上的供品(见血)。在幸存的阿兹台克诗歌中,花同时表示生活乐趣和万物即逝:“花儿萌发、抽芽、生长和绽放,你的体内花茎迸发……我们的心犹如夏季的花朵,清新爽快,五彩缤纷,我们的身体犹如花朵光彩夺目但迅速枯萎……那些颤抖、掉落、化为尘土的花儿,无情地凋谢,再一次开放……”同样地,在《圣经》中,“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它发旺时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诗篇》第一百零三首第十五到十六节)。今天,开花植物的生态环境受到威胁,也许后人想要了解具有象征意义的花朵,只能去阅读历史文献了,正如《诗篇》作者所写的,它们的原处不再认识它们。

华盖 (baldachin) 在宗教游行中华盖是四柱顶立的罩篷,源于为东方显贵遮阳挡风的凉篷。它隐喻“天空”(如华盖一般的“天空”)。在古中国,天空和遮挡马车的(圆形)伞有关。西方的华盖更接近四方形,暗示“大地的四角”,据说能向显贵提供相当于天空之缩影的保护伞。类似的华盖用来遮盖王座和祭坛,被教堂建筑师们改装成石头华盖,用作祭台和帐篷。也许是为了听讲效果,讲坛也用华盖般的弧形框架作拱顶,常饰有星



“遮阳挡雨”的华盖。J. 博斯基乌斯作, 1702年。

星,圣人的坟墓和画像也有这样的装饰。在对四《福音书》中的情景的艺术再现中,华盖被置于特别重要的人物如圣母的头顶上。在犹太教中,新婚帐篷叫“乔巴”(chupa),象征新娘进入新郎的家,成为他的妻子。

花环,花冠 (wreath) (希腊语 stephanus,拉丁语 corona) 结成一圈的花朵和叶子,与王冠有关,但比不上王冠持久,而且通常并不代表王权而象征一时的荣誉。当然,花环无需戴在头上,在葬礼和其他庄严场合上,它被当做祭品——以圆的形式象征永恒。在古人看来,花环把圆的形象和植物的活力的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凯旋的将军、体育竞赛中的获胜者以及作为祭品的动物都被戴上花环。在基督教的象征体系里,花环

(比如婚礼上新娘的小花冠及信奉天主教的姑娘在参加第一次圣餐时得到的花环)通常象征黑暗和罪恶的失败。《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剩之民的荣冠华冕。”(《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五节)花环常用来象征人间的欢愉和放荡生活,例如,古人相信常春藤做成的花环能使戴花环的人避免醉酒。现代的教堂在宗教节日常被装饰上细树枝和花朵结成的花环,象征欢乐、永生和基督的复活。基督受难时戴的荆冠被理解为对罗马皇帝的玫瑰花环的讽喻,与基督的荆冠相似的花冠成了圣徒的标志[如玛丽·玛格德琳(Mary Magdalene)、维罗妮卡(Veronica)以及锡耶那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Siena)],圣塞西莉



花环:“用和平奖赏胜利”。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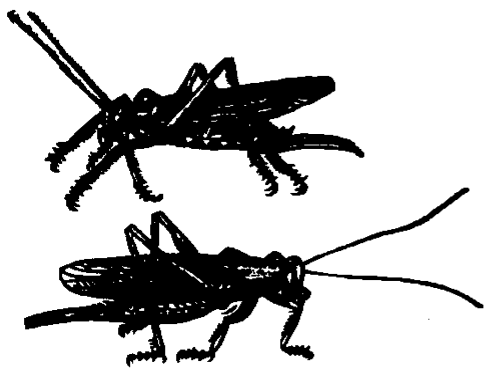
亚(St. Cecilia)和圣弗拉维亚(St. Flavia)也戴着玫瑰花冠。常见的王冠可以说是金属做成的花冠,在一些情况下花冠和冠冕的象征意义是交叉

的。在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中都有一个词(分别是 corona, couronne 和 crown)既可指花冠又可指冠冕。月桂花环代表阿波罗;橄榄花冠——在尼米亚(Nemean)赛会上是邹叶欧芹花环——代表宙斯;含有谷穗的花环代表得墨忒耳(Demeter, 拉丁语 Ceres);松叶和松果的花环代表波塞冬(Poseidon);茴香花环代表弗里吉亚农事神萨巴修斯(Sabazius)。挽救了别人生命的人被戴上橡树叶花环。

獾 (badger) 这种动物的象征意义在于它依靠自身的脂肪和以黑暗的地下为家(怕光),这使它成为邪恶的象征。和鼯鼠一样,獾常象征贪婪。德语的大众语言倒是对这种动物要友好些(“睡得像獾一样”对应英语的“睡得像根木头”;在德语谚语中,不仅狐狸,獾也意味着狡猾;“厚脸皮的”年轻人常被比作獾)。英语对獾的态度不怎么样[“纠缠不休”(badgering)指不受欢迎的絮叨]。英语单词“獾”也指代这种动物前额的白色记号或“标记”。獾油做药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蝗虫 (locust) 蝗虫是蚱蜢的一种,往往令人产生一连串奇特而又带有象征意义的联想。蝗虫通常是一大群蜂拥袭来,对庄稼的危害极大,它的泛滥成灾既恐怖又富有传奇性。《旧约全书》里的摩西故事就提到蝗虫,书中如是说:“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利害;以前没有这样

的,以后也必然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的一切菜蔬和冰雹和树上所剩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还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出埃及记》第十章第十四到十五节)先知约珥(Joel)也认为蝗虫泛滥成灾是神灵惩罚人类的验证,也是他呼吁人类忏悔的时机。《启示录》一书中记载,浓烟从无底的深坑里滚滚涌出,“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它们被赐予地上的蝎子一样的能力,上帝并且吩咐它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多样青物,和一切树林,



蝗虫。引自 E. 托普塞尔的《历史》,1658 年。

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第九章第二到第四节)。这些蝗虫不像迁徙中的蝗虫,倒像是魔鬼:“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它们飞翔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在奔跑上

阵。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作它们的主,按着希伯来语,他名叫亚巴顿(Abaddon),但在希腊语中叫亚玻伦(Apollyon,‘毁灭者’)。”(第九章第七到十一节)《约伯训诫》[格列高里一世(Gregory I)著,公元540~604]提到在与异教徒的战斗中,蝗虫是耶稣的战友。由于蝗虫要蜕壳,它也象征耶稣的复活。在中世纪欧洲那些用以训诫或娱乐世人的动物寓言集里,蝗虫属于“蠕虫”类,但它们不像一般蠕虫的幼虫那样总呆在一个地方,而是嗡嗡地到处乱飞,看见什么就吃什么。在古代中国,蝗虫代表“多子多福”,但成群的蝗虫暗示万物之秩序已被打破。

黄道带(黄道十二宫) (zodiac)

指想象存在于天球上黄道两边各 8° 的一条带,共有十二带,每一带有一象征物作为本身的标志。见占星术的象征、数字、宝石与次等宝石、星星。

皇帝 (emperor) (德语 kaiser)

在欧洲象征学中,皇帝的意义不如国王的那么确定,在神话、传说和修辞中出现也更少:依欧洲大陆的传统,皇帝较之国王,其意义更多在于他的“神权”,也比国王离他的臣民更遥远;而且我们知道,皇帝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不适宜衍生更新的比喻涵义。西方有两种语义传统用于指称这种身份。英语“emperor”和法语词“empereur”的前身皆源于拉丁词



皇帝和选举人。来自奥格斯堡的古版本,1472年。

“imperator”。德语词“kaiser”(和它的斯拉夫语同源词 czar)也源于拉丁语,即成为帝国别名之前的拉丁名字 Caesar,它是[盖尤斯(Gaius)]朱利厄斯·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前44)这一姓名中的第三名。老普利尼(Pliny the Elder)是我们寻找这一名字的传说词源的依据,据其说法,朱利厄斯·恺撒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他由母亲剖腹(caesum, caedere的过去分词)而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剖腹产。恺撒要人尊称他“朱庇特·恺撒”。奥古斯都·恺撒(Augustus Caesar,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允许人们在为罗马城的



被死神带走的皇帝。引自《死亡之舞》,巴黎,1486年。

守护女神罗马(Roma)举行的仪式中供奉他。火葬他时,元老院正式宣布他为神,还专门设置祭司职位以永远敬奉他;一只鹰冲向霄汉,意为带走他的灵魂。康茂德(Commodus,公元161~192)生前让人尊他为神(即赫拉克勒斯);奥雷连(Aurelian,约公元212~275)自称“主和神”(dominus et deus)。神化皇帝的合法化有助于形



皇帝:秦始皇,中国第一位皇帝。约公元前259~前210年。

成整个帝国的凝聚力,但被当时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基督教视为渎神。从下面这一观念可以看出对帝国神权的一些思考:查理曼或神圣罗马皇帝是个神圣的人物——由教皇加冕,被称为教会的保护者和神意在凡间的执行者。

其他文化也有类似传统,比如法老在古埃及是活着的神(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在那儿被敬为“阿蒙神之子”)。巴比伦帝国的缔造者萨戈(Sargo或Sharrukin,公元前2300年)自称“四土之王”,把神的象征物放在自己名字前面。在古中国,皇帝是“天子”;日本的天皇(tenno)自称为神之后裔。在以上的每种情况中,皇



皇帝亨利四世。来自埃克哈德(奥兰的)的编年史,1113~1114年。

帝都十分自信地认为他是贯彻神权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不仅成为类比联想的开端(比较国王),连他自己也已经成了一种象征。

黄金国 (El Dorado) 一般指充

满财富或机遇的象征性地方,在一些语言中,它可能指某种非常专业的“发现”[“集邮者眼中真正的黄金国”(a true El Dorado for stamp collector)]。不过这个词原本指人——在西班牙语中,字面意思为“镀金的人”——即古切布查王国(Chibcha,今天的哥伦比亚)的首长或首领,据说他的土地上有无数黄金,西班牙征服者千方百计想抓他。在某个节日,一个类似古切布查王国的统治者用金沙盖住整个身体,乘筏子进入泻湖群岛(the Guatavita Lagoon),然后扑进水里,洗掉作为祭品的珍贵金属。在西班牙人征服这些国土后,人们发现那里并非如西班牙人相信的那样盛产黄金(比较安乐乡)。

黄金时代 (goldenage) 黄金时代常表示历史上有思想的时期,指过去,通常是史前充满智慧、最接近上帝的时期。有关已沉入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岛及失去的伊甸园的传说也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如:在早期,人类一旦接近知识的源泉就以做了不道德的事或坏事被封锁、定罪(如“傲慢”、“偷摘禁果”)。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在一个人发展过程中,童年的经历比起后来的时期要深刻、细致得多,对当时一个人所处环境的各种现象有更合理、更清醒的认识。童年时期对冬天的印象几乎都感觉比现在的冬天雪下得更多、更浪漫,因而早期对那些奇异的事、神秘的事,必然有比今天更为深刻细致的印象。此

外,人们相信在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由另一个时期所接替,人类离神或上帝越来越远;一场大的灾难(如诺亚时代的洪水,世界末日)标志着每一个时期的结束——不仅在旧大陆是这样,在古代墨西哥也如此。赫西奥德(Hesiod,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及后来的奥维德(拉丁语名称 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约公元17,罗马诗人),他们的作品都对黄金时代进行了描述。我们所看到的最清楚的观点是世界正在变老这种乐观的看法:它单纯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被代表为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铁器时代所替代。这包括人们渴望能回到靠近上帝的原始时代,回到伊甸园的圣洁的时代,以及基督教时期维吉尔(Virgil,拉丁语名 Pul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公元前19,罗马诗人)提到的“圣城耶路撒冷”。许多教义和哲学都允诺,在一个社会里,具有像伊甸园那样的生活环境的新时代是会到来的。

黄色 (yellow) 在古代中国的象征传统中,黄色是黄土的颜色,因此它象征中心和大地。金子的颜色也常被说成是“黄”的,所以神的皮肤常被描绘成金黄色。按照歌德的颜色理论,黄色被说成是“一种温柔而欢快的颜色,但它也很容易使人产生不快:只要稍微混上另一种颜色就会使它失去原色而变得肮脏、难看”。但他能容忍加进少许红色,认为那效果是

“温暖的”。在中欧,鲜艳的黄色被普遍认为妒忌的象征,也许这与“黄胆汁”(希腊语 chole)有关——根据古代有关四种脾气(见要素)的理论,黄胆汁被认为是“暴躁”性格的根源。但黄色更多的是被称为太阳的颜色,而根据阿拜利的理论,作为太阳的颜色时,黄色的性质是含糊的:它是“容易引发直觉和怀疑的颜色,在这种颜色中有一种奇特的太阳能,穿透一切又光芒四射”。金黄色加上一抹红色常常象征智慧之光,而淡黄色则象征奸诈挑衅(犹大的衣服被描绘成这种颜色)。这就是中世纪的犹太人之所以被迫穿上黄衣,而在纳粹德国,大卫之盾是黄色的原因。在玛雅人的宇宙哲学里,黄色代表南方;在炼金术的颜色象征体系中,黄色象征物质在变成点金石的过程中(“变黑”与“变红”之间)的转折。

黄杨 (box-tree) (希腊语 pyxos,拉丁语 buxus)一种常绿植物,常和柏树、红豆杉一道种植,点缀典型的古代墓地,因此是地府众神和众神之母西布莉(Cybele)的圣物。此树木用来做小箱盒(pyxis,来自 pyxos)和神像(特别用来供奉奥林匹亚山的阿波罗神),到了现代,它是制造共济会成员所用锤子的最佳材料。它坚韧的叶子常绿,成为永恒的象征,常常和棕榈叶一道装饰阿尔卑斯山区棕榈主日的花束,花束要被保留一整年。“buxus”是英语词“box”的古词,意为最早的箱盒是木制的丸药盒。

花语 (flowers, language of) 尤其在十九世纪早期,用花的搭配来表达难以言传的情感屡见不鲜。幽默的花语最先出现在十八世纪末,一百年后重新获得生机。1899年,G. W. 格斯曼(G. W. Gessmann)写道,他希望他的《花语指南》能“使特别是我们优雅的淑女们忆起这最明智的传统”。以下的例子文字稍显矫揉造作,今天的读者可能觉得与其说它们构思乖巧,还不如说有趣、逗人。

刺槐(白色):“你的善心使我坚信:我们的友谊长存。”

龙舌兰:“尽管你无赖,我依然喜欢你。”

孤挺花(红色):“我从心底里敬佩你。”

苹果花:“爱的光芒会不会最终映红你粉嫩的面颊?”

紫菀(白色):“你真诚的友谊缓解了不幸对我的折磨。”

旋花:“世上没有任何凝注的目光比得上充满爱意的鹰眼那般敏锐,那般深邃。”

刺果:“请相信我充满同情的诚意和最真挚的帮助。”

康乃馨(红色):“当你明白我对你有多么尊敬多么爱慕,你将无法再拒绝我。”

康乃馨(白色):“你是知音的象征,因为你永不褪色,直到死亡扯掉你的花瓣。”

矢车菊:“真相如良药,苦口利于病。”

樱桃花:“你的到来使我脸红,这

表明我在默默地爱你。”

细香葱花:“我会听从你真诚的善劝。”

丁香(四叶):“只有当我与你同甘共苦时,命运才会向我微笑。”

麦仙翁:“只为你活着。”

棉花:“共同绽放,我们才显得温情脉脉,所以,我以爱心悉心照顾我们的花朵。”

黄色九轮草或“天堂钥匙”:“进入我的天堂的钥匙在你天使般的心灵里。”

斑叶阿若母:“虽然生活负你,别气馁!你正直纯洁,你会为此而快乐。”

仙客来(紫色):“出于最纯洁的意愿,我敬重你胜过一切。”

大丽花:“我的心永远与你同在,这颗心向往的是故土而非肉体。”

野芝麻:“你爱的誓言令我心寒;你信誓旦旦,豪侠殷勤,到头来不过是空话一篇。”

野丁香:“让我知道我能再一次见你。”

林中玫瑰:“生来要享受宁静的幸福的,只在隐居中才会心满意足。”

勿忘我:“三个字足以表达重逢的愿望:勿忘我。”

大蒜花:“我对你不屑一顾。”

谷穗:“你的问题,时间才配回答。”

绣球花:“不管你装作多么不在乎,丘比特的箭总有一天会射中你。”

榛子花:“别害怕,纯洁的爱会得到上帝的庇护。”

风信子(白色):“苍白的幻想家,我的心把我拽向你。”

蝴蝶花:“你让我的心充满希望,却又把它投入疑虑之中。”

月桂叶:“胜利者的桂冠不合适你,但谦逊这一美德的花冠最合适你。”

薰衣草:“想起你是我能独享的惟一快乐。”

紫丁香:“你的每次注视,每个单词都在诉说你灵魂的美丽。”

百合(白色):“你纯洁无辜就像你所象征的一样。”

菩提树花:“肉欲之爱如夜露一般消失,灵魂生出的爱则像金色的星辰继续存在。”

羽扇豆:“在你身上,我发现与心灵之花结合的精神之花是如此壮观美丽,魅力十足。”

金盏草:“我爱之纯洁,犹如这花的金环一般永恒。”

秋水仙:“对你的爱照亮我的心房,我乐意跟随神的意愿。”

木犀草:“没有惹眼的色彩,只静静地飘香,你有令人喜爱的才干,但不炫耀自己。”

银白金合欢花:“你的灵魂伟大而美丽,它来自你高贵庄重的骄傲。”

毛蕊花(黄色):“鼓起勇气,命运之花会为你绽放。”

桃金娘苗:“永远常青,因为真爱织成的花冠绝不会枯萎。”

水仙(黄色):“你,卖弄风情、沉迷不醒,就像这美丽的花,骄傲地出人头地,却只能以低头叹息终结。”

旱金莲:“因为想起要见到你却不再使我的心充满快乐的希望,我痛苦万分。”

橡树叶:“道德和美德的桂冠。”

夹竹桃:“占据你的是嫉妒和虚荣心,因为大自然没有赋予你温情,而只让你徒有虚表。”

洋葱花:“如果你能以绅士对待女性应有的温情和尊敬那样对待我,你会赢得我的心。”

西番莲:“你的苦涩在来世会变成永恒的欢乐。”

牡丹:“你的骄傲令人无法忍受。”

薄荷:“像你这样虚伪的心灵,我见得太多了。”

罂粟:“你迟钝、冷淡的个性无法让心灵生发出更多有意义的情感。”

玫瑰(红色):“这是爱和忠诚的誓言。”

玫瑰(白色):“淡淡的花瓣喻示爱的快乐是永恒而纯洁的,因为它毫无庸俗的光芒。”

玫瑰(黄色):“这花的颜色让我想起你嫉妒的目光。”

玫瑰花瓣(红色):“是的!”

玫瑰花瓣(白色):“不!”

蔷薇花芽(带刺):“充满希望的爱,但心存无法肯定的疑虑……”

灯心草:“除了你已收到的,再加上这一篮。”

金鱼草:“你会因反复无常的恶作剧而自食其果。”

雪花莲:“只为现在和将来高兴,不让昔日的忧郁占据心中哪怕一点

位置。”

酸液植物花：“我不想知道你老在跟着我。”

大戟：“你生性如此冷淡，人们以为你的心是石头做的。”

太阳花：“永远朝向太阳，一如太阳永远向着它，你的爱亦永远跟随我的生活。”

蓟：“生活的诗意掠过你，不留丝毫痕迹。”

百里香：“灵魂的完整是最大的福气。”

郁金香：“你光彩照人却又沉默不语！你的内在价值何在？”

舟形乌头：“你那令人不安的虚伪目光是不是要生出更多的恶作剧？”

野豌豆花：“所有遭嫉妒的都是因为上天给了他们‘可爱的友谊’这颗珍珠。”

葡萄藤叶：“你无穷尽的快乐常常使我精神振奋。”

垂柳：“想起你逝去的面容，我的心在颤抖。”

柳：“真正的友谊向我们伸出双臂，你们应该接受它，共同挑起生活的负担向前进。”

西洋蓍草：“你真的如看起来那样毫不知情吗？”

另一个集子包括以下的等式：

杏叶：“向你致敬，同性中的天使！”

康乃馨：“我颤抖的胸膛充满渴望的狂喜。”

壮丽贝母：“向你致敬，你这同类

中最值得敬慕的女神！”

接骨木花：“你变得越来越冷淡。”

榆木叶：“我们的爱必须一直保密。”

勿忘我：“注意听这朵小花在悄悄说什么。”

葡萄藤：“靠近我，别改变你的真诚。”

散叶甘蓝：“想要我理解你的话，说得再清楚些。”

熏衣草：“你的话含糊不清。”

紫丁香：“在青春消失以前，让我们走向祭坛吧。”

苔藓：“你的固执让我绝望。”

水仙(白色)：“可怕！你要彻底毁掉我吗？”

洋葱：“我真讨厌你。”

薄荷：“干嘛总是大惊小怪？”

罌粟：“你为什么这么累？”

玫瑰：“当你开花时，让我在你的胸膛上休息。”

雪莲花：“你凝注的眼神射出纯洁的心灵之光。”

烟草花：“你唤醒甜甜沉睡在我体内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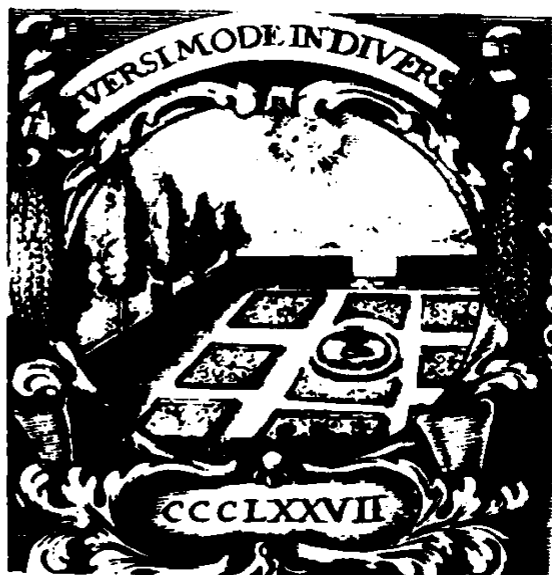
同样的花会有不同的含义，显然必须用同一套编码来读解一朵花的两种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译出爱的秘密信息。

花园 (garden) 历史的小道始于蛮荒的森林，穿过神圣的小树林，终于到达花园这片人为建立并维护的自然天地。花园有积极的传统意义。

伊甸园(见天堂)是上帝为第一对人类建起的安全居所。炼金术认为这样的花园象征要付出极大努力,克服极大困难,并且只能通过一扇极窄的门才能进入的领域。中世纪修道院有田园诗般的封闭式花园,代表人类已经失去的天堂。更早的时候,“金苹果园”代表一个遥远的天堂(见来世),那里长着金色的苹果(见极乐岛)。在基督教绘画中,封闭的花园一般象征童贞,特别指圣母的贞洁(“玫瑰园中的圣母马利亚”)。文艺复兴的,尤其是巴洛克风格的风景区被普遍认为最好地表达了对生活的开拓;法式花园为其顶峰。相反,“英式花园”暗示回归尚未为人类征服的蛮荒自然,对于充满浪漫情怀的人们来说,它更让人中意。

日本的传统园艺努力寻求各种因素间的和谐搭配[如插花(ikebana)传统],这种传统源于中国传统花园的象征意义。在中式花园里,石头、树木、山丘、池塘和岛屿等自然存在都是神意的体现。长安的宫廷大花园(公元前50年,汉朝)象征全中国,据说囊括当时各地发现的每种植物和动物。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中央大水池,周围岩石环绕,象征大海和周围的高山,五座山丘代表道教宇宙观中的五“方位”。中国的园艺师总能和谐地安排虚实间的比例,反映出阴阳的本质,这种花园证明了人们试图把宇宙平衡带入人类世界中。公元四世纪以后,松树、竹林和溪流(见河流)使中式花园洋溢着田园诗般的自然氛

围。很快,多层宝塔和代表世界山梅鲁(Meru)的巨石进入花园。平坦或宽阔的石头是“女性的”,圆锥形石头是“男性的”。中式花园的传统象征意义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不但提倡闲庭漫步,更映射出静与动两种境界的和谐,正如每年春季的桃花节,人们把



巴洛克风格的花园。J. 博斯基乌斯作, 1702年。

一碗米酒放到溪流里,对着它吟诗作赋。我们应该始终把中国和日本的花园理解为宇宙和谐的完美再现,目的在于对人类产生有益的熏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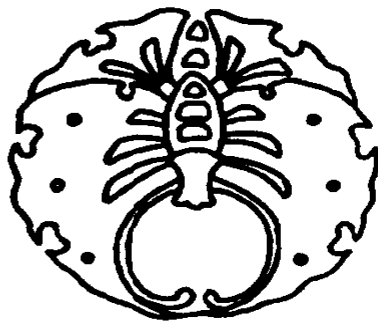
花园在梦中也是一种积极的象征。“它是成长的地方,是修心养性的地方”,阿拜利写道,“在花园里,季节间的转换得到特别的安排和分外的重视,我们欣赏到最美丽的生活色彩和完美。围墙把活跃在里面的神仙们聚拢在一起”,人们必须绕过整面墙才能找到进入的大门,“这象征性地

表达了精神经过长久的培育发展,最后达到获得丰富内在的顶点”。当精神花园里包含——如天堂本身——一座水井,喷泉,或泉水和世界树:象征我们的基本核心——“自我”——“心灵最深处的内核”时,这套象征就会特别引人注目。

琥珀 (amber) (希腊语 elektron)是松柏的树脂化石,这种松柏在数百万年前生长茂盛,尤其在今天的波罗的海(the Baltic Sea)周围地区。琥珀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贵为珠宝。琥珀贸易的线路曾横越大陆到达边远地区。希腊自然哲学家泰勒斯(米利都人,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00年)熟悉琥珀的功能,知道它经过摩擦后能吸引轻微的东西,于是有了现代词“电”(electricity)。这种特性,加上它的易燃性和淡黄色,使琥珀这种在地中海地区罕为洋物的东西成为批量生产的护身珠宝(避鬼驱魔)的珍贵材料。即使在今天,有些人仍认为它能解除头痛和噩梦。磨光后的淡黄琥珀被说成是“凝固的阳光”[古人把它看做太阳神赫利俄斯(Phaeton)的眼泪]。占星学家把琥珀和水星相联系。古代中国也用琥珀做护符,其意义显然来自包裹在曾是松脂的琥珀中的物质。汉字“琥珀”意为“老虎的灵魂”,人们相信老虎死时灵魂沉入地狱,化为琥珀。

蝴蝶 (butterfly) (希腊语 psyche,拉丁语 papilio)许多文化中的

一种象征性昆虫,某些时候代表美丽和变形,某些时候象征幸福之易逝。“蝴蝶一连串的生命过程——从笨拙的幼虫变成美丽而精致的蝴蝶——深深打动我们,成为我们自身灵魂所经历的变异的象征;它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希望:有一天能撒下尘世牢狱,升入天堂永恒的光明中”(阿拜利)。



蝴蝶(风格化)。来自日本平氏家族徽章,1150年。

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墓碑常饰有蝴蝶(见死亡之象征)。正如它的希腊名字所暗示的,蝴蝶像飞鸟一样,暗喻人的灵魂(即希腊语 psyche 的另一个意思),它的“飘忽”类似小精灵、神怪和美少年。如出现在梦中和幻觉中的



蝴蝶(风格化)。来自古墨西哥特奥蒂瓦坎文明的瓷器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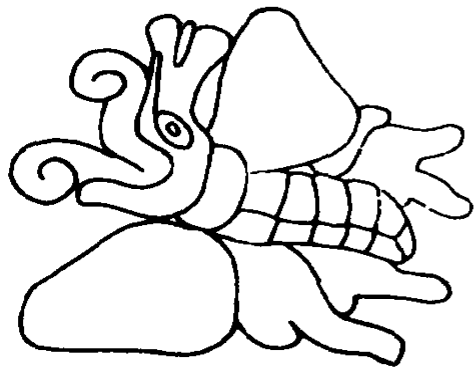
小精灵常长有蝴蝶翅膀,就像睡神 许普诺斯 [Hypnos, 拉丁语索莫纳斯 (Somnus)]。在对人间天堂的描绘中,创世主植入亚当体内的灵魂有时也长着这样的翅膀。

在日本,蝴蝶是年轻女性的象征,两只蝴蝶互相围着跳舞意味婚姻幸福。在中国,在吮吸(女性的)花和



带燕尾的蝴蝶。引自 T. 墨菲特的《昆虫大观》,1658 年。

花朵的蝴蝶指恋爱中的年轻小伙子,不过,如果他所爱的女子死去,人们或许将她表现为从坟中飞出的蝴蝶。和梅树在一起的蝴蝶象征长寿和美丽。用作谐音时,蝶表达希望受祝福的人能活到七十岁(蝶与耄同音,表“七十”,常与猫在一起,猫与耄同音,



墨西哥阿卡皮索克的蝴蝶石雕。

意为“八十”)。蝴蝶在阿兹台克语中叫 papalotl,令人联想到拉丁语 papilio,是农神霍奇皮利 (Xochipilli) 的标志之一,但也象征闪烁的火光,并和太阳有关。女神伊兹帕帕洛特尔 (Itzpapalotl) 就是一只为石刀包围的蝴蝶,她是夜神,与流星有关,也象征死于难产的妇女的灵魂。

日本有一句诗歌表达了为逝去的昔日快乐而感到悲伤,回应了这样的格言,“落地的花朵永不再回到树枝上”,这句诗歌是这样的:“我以为花朵又回到了树枝上——噢,那只是一只蝴蝶。”(也见圣女贞德)

灰烬 (ashes) 许多较古老的文明相信当火吞噬一切后,被烧掉的东西所具有的威力将浓缩在剩余的灰烬中,但灰烬也象征所有尘世之物昙花一现的天性。火烧后留下纯净冰凉的灰烬是死亡之意象,而物质则归于尘土或类尘土。在死亡和再生的诸种仪式,如无文字历史的民族举行的青春期仪式中,当事者身沾尘土,像“鬼”一样,灰烬在这里表示人生的历程。在地中海文明中,灰烬常象征死亡和净化,反映尘世生命的稍纵即逝。作为哀悼的表示,埃及人和希腊人以灰覆头,坐在灰或在灰中打滚(类似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另一方面,净化的力量归因于作为牺牲的动物的骨灰(也许是因为用木灰制成的灰水具有洗涤功能)。人们将政治家梭伦 (Solon) 的骨灰撒在萨拉米斯岛 (Salamis) 上以使这位人物永久属于

雅典。相反,被认为是女巫的骨灰常要撒进溪水里,这样可以完全冲走她们存在的痕迹,可以防止她们的鬼魂返回。灰烬不仅象征谦逊(麻布袋和粉尘)、哀悼和悔过(在四旬节的第一天,虔诚的基督徒用灰在额头画十字),也象征新生活的希望:长生鸟在火焰中得到净化,在灰烬中获得新生。炼金术士教导说,一朵烧成灰的花能从残留的灰烬中恢复原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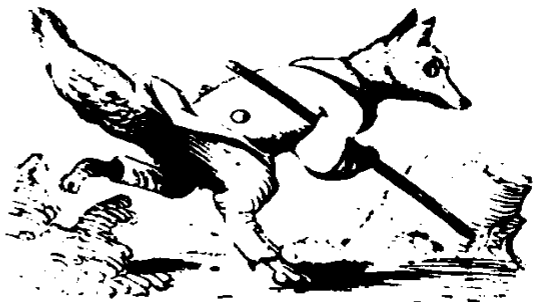
绘图板 (drawing board) 象征共济会大师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宝物”之一(见工匠的直角尺)。能工匠们得哥特式教堂建筑之精髓,就能在绘图板上画出未来建筑的结构样板。绘图板的标志通常是在X形上加一种围栏图形,通常只被看做“几何数字”,但实际上是一种坐标方格,在十八世纪,它特别用于编码译码(见比德尔曼的“Das Verlorne Meisterwort”,1986年)。在共济会的瑞典体系中,绘图板甚至是“学徒”的“必修课”之一。

鲍恩约普尔写道,“每个工匠要通过在绘图板上绘制结构图来磨砺自己的技艺:他画出的线条对于他或所有在他手下干活的人们来说必须是不可磨灭的”(1793年)。

狐狸 (fox) 在许多民族的文化中[法国的“列那狐”(Renard)、英国的“列那狐”(Reynard)、德国的“列那狐”(Reineke)],这种动物象征奸诈狡猾。它的淡红皮毛暗示火,这意味着

狐狸和山猫甚至和松鼠一样被看做魔鬼的追随者。在古罗马,它是火神,人们追逐尾巴绑着燃烧火把的狐狸穿过田野,以此预防谷物遭火灾。用狐狸血画海星钉在门上,可抵抗邪魔。狐狸(如在中国古代)据说特别淫荡,所以把其睾丸研磨成粉掺到酒里,是一种特效春药;在胳膊上刺狐狸尾巴表示性欲旺盛。在北欧神话中,狐狸是骗子洛基(Loki)的动物象征(郊狼在美洲土著人的神话中扮演类似角色)。狐狸在亚洲是色情和勾引技巧的重要象征。中国人相信狐狸起先活了一千年,后来因获得九条尾巴,有了勾引人的特别本事。神妖们以狐狸为坐骑。女狐虽然从不换洗衣服,但总能保持整洁;她们特别擅长引诱凡人,她们放纵的性要求能从顺从她们的男人身上偷走生命力。

在古日本,人们把能变成人的狐狸精叫“狐人”(kokiteno),他们有本事迷惑、误导甚至败坏人类,其作用类似女巫(不过女巫能变成另外的东西),所以他们的骨灰要撒到河里冲走。不过,狐狸在日本也并非都是坏



狐狸。引自弗朗兹·波奇的儿童连环画,1847年。

形象。谷神伊纳里(Inari)骑一只白狐,石雕狐或木刻狐嘴里衔一卷圣轴或天堂钥匙,常立在伊纳里神社前的牌坊旁。狐狸尾尖象征“幸福珠宝”。日语把流星称作“天狐”。

一般说来,这种动物的象征意义仍是消极的。从丢勒(Durer)的画《圣母和众兽》中,我们看到一只链锁的狐狸,显然与邪恶有关。虽然《圣经》把狐狸看做狡诈和恶意的化身,但有时它也作为圣人们[如圣卜尼法斯,圣热努(St. Genou)]的标志。许多语言中有狐狸向鹅群布道的俗语(见鹅)——为狐狸自己谋利的一次诡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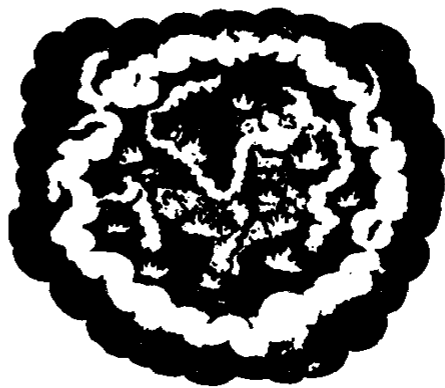


狐狸偷鹅。霍伯格,1647年。

的布道——这里的狐狸代表魔鬼。在格里美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中,给某人“装上狐狸尾巴”意为并非真心的奉承。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也把列那狐贬为狡猾的骗子:“他饿了又找不到吃的时候,会把全身溅满淡红色泥土,让自己看起来像浑身是血,然后躺在地上,屏住呼吸。鸟儿见他躺在那儿,(显然)满身血迹,舌头伸出来,以为

他死了,便停在他身上,就这样成了他的美食。魔鬼也一样:在生者面前,他假装死了,直到张开利齿,逮住他们,吞吃他们。”(乌特克舍)“盾牌上或纹章上的狐狸象征极其敏锐,以它为标志的人也有这种品质,无论在名声上还是在事实上”(贝克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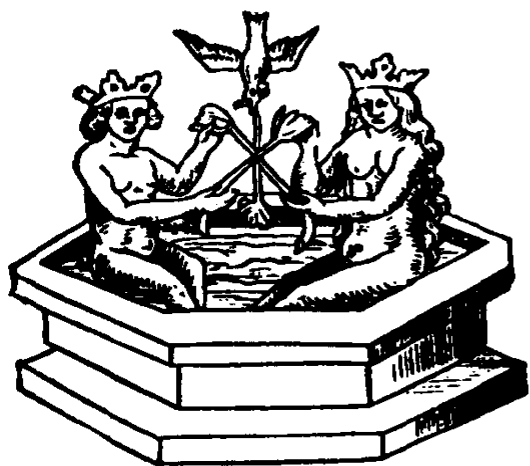
混沌 (chaos) 由于犹太基督教的仅凭上帝之言的创世论(ex nihilo)难以让人直观地理解,因此象征传统便以从原始物质的大混乱中产生理性秩序的概念取而代之,即从《圣经》所说的“空虚混沌”(《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钦定本)中产生理性的宇宙(如苏格兰共济会仪式上的箴言“秩序来自混乱”)。在造物主控制宇宙之前,原始物质的混乱状态通常为:雾气弥漫,洪水,燃烧的湍流(见火),如占星家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1574~1637)在其著作中所描绘的那样。其他神话描绘的则是波涛汹涌、泡沫翻腾的海洋,或如北欧神话,“豁



混沌:创世之初的诸要素。

然张开的深渊”(Ginnungagap)。在炼金术的意象中,混乱指的是还未发生变化的原始物质。据说炼金术士 J. B. 冯·海尔蒙特(J. B. van Helmont, 1579~1644)从混沌中引出“气”这个词。作为一种抽象象征,混乱指所有缺乏秩序的东西,指与文明对立的一切,包括退化到天主创造出有系统有秩序的排列组合之前的状态。

婚礼的象征 (Marriage and wedding as symbols) (现实生活中婚庆所反映出的象征意义将在“婚礼习俗”这一词条中另行叙述)婚礼本身便是异性结合的普遍象征(见二元性),根据这种观点,两性不再意味着敌对和竞争,而是互补地形成更高级地统一,一个远胜于零碎拼凑的整体。在古代的“圣婚”里,国王与扮成女神或宇宙间阴性元素的女祭司成亲,喻指天地、雄雌、男女众神的创造性结合,只有通过这种仪式方可确保



炼金术中硫与汞的婚浴。法兰克福, 1550年。

来年五谷丰登、政通人和[如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古代文化中的新年庆典]。人们努力变更传统婚俗中过于直露的性,使其成为一种理性的结合,成为相对之两极融合的一种意象,如启蒙时代神祇与人类的神秘通婚,上帝与人的联姻(如耶和華和以色列人、基督和教会的结合),甚至《旧约》中的婚曲《所罗门之歌》也用来象征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天主教的修女宣誓做救世主“神圣的新娘”时,会获得新娘的面纱。在炼金术里,关于国王与王后的婚礼甚至其性交的生动描述就象征着两种假设的基本要素硫和汞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高等的雌雄统一体。融合在这“化学的婚礼”里的还有原始的二元体如日与月、玛尔斯与维纳斯等,这与诺斯替教的传说是一致的,即认为这种结合是智慧和力量的统一。这种说法在今天的炼金术中仍以隐蔽的形式保存下来。

婚礼习俗 (wedding customs)

世界各地的婚礼常常伴随着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结婚意味着宇宙中的两个个体的完美结合。婚礼通常是公开正式的事件,其目的是使左邻右舍知道新郎和新娘已经从“小伙子”和“姑娘”(见贞女)成为承担新的责任、享有新的权利的人。尤其是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结婚被当成一种永久合法的结合来庆贺;新娘通常被看成婚礼上的主角(因此英语词“新娘的”亦含有“婚姻的”的意思),而且大多



加布里修斯和贝亚的象征性结合成为炼金术士的标志。选自迈尔的《象征物》，1618年。

数具有象征意义的风俗都以她为中心。新娘穿着华丽的礼服，戴着珠宝首饰、面纱、花环和冠冕；相比之下，新郎的服饰要简单得多。婚礼上交换戒指的意义源于圆的象征意义：戒指这个无始无终的圆似乎象征“上天撮合的婚姻”（即前世注定）这一浪漫的理想。这种观念并非西方人独有，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刚出生的男孩女孩脚就由“月下老人”用一根看不见的红线拴住，当他们各自长大成人后，便强烈地感到自己离不开对方，最后两人结成百年之好。

某些现代婚礼习俗源于亚洲（像大米本身一样），如向新人抛撒大米（多产的标志），它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无任何渊源关系。

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婚礼通常要简单得多。如果新娘被要求必须是

处女，她的贞洁通常必须通过婚后第二天早上床单上的血迹来证实（见拖鞋、冕状、头饰、铜）。

火 (fire) 这个很活跃的元素是一个矛盾的象征体，它能烧毁、温暖、照亮一切，也能带来痛苦、死亡。它常象征圣洁的家庭生活（就像古罗马有让贞洁的修女照看圣火的习俗）；它还是灵感和圣灵的象征（在基督教第一个圣灵降临节，圣灵“像劈开的舌头亦像火”一样降临在十二使徒头上，见《使徒行传》二）；在古墨西哥，点燃一堆新火作为新年的开始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另一方面，火也消极地代表地狱之火，代表带来毁灭的燃烧而明亮的闪电（这是来自天堂的火），代表从地壳深处往外喷涌的火山火。值得注意的是，几亿年前，成功地“寻找到火”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生命开端的标志；有关人类起源的非科学理论提到过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荒野的“原始”人类，但他们不能算是人类，因为他们还不懂用火。火是人类能自我创造的惟一“要素”，因此，它象征凡人和神的共同点。许多希腊和波利尼西亚的神话都描述到火本是神的财产，后来被凡人或为了凡人偷走。神圣的火有“净化”功能：消灭罪恶和受巫术或受蛊惑控制的物质形体，根除罗马天主教教义所说的在炼狱里肆虐的罪恶。在袄教中[据琐罗亚斯德(Zoroaster 或 Zarathustra)的学说]，火也同样是圣洁的。亚述人有被称为“燃烧的”(maqlu 和 shurpu)的



古墨西哥的生火仪式。引自《纳托尔法典》。

系列符咒,在用于抵制恶魔时,它们大量地借助了火的力量:“沸腾,沸腾,燃烧,燃烧!……我绑着你,我捆着你,我把你架在大毒蛇上,它在歌唱、燃烧、缠绕,它在女巫的布阵当中……就像撕碎的山羊皮被投入烈火中,就像烈火把它吞噬……挤压我身体的罪恶、诅咒、疼痛、折磨、疾病、过错、错误、犯罪、痛苦也像山羊皮一样被撕成碎片!愿今天的火焰将它们吞噬……”“燃烧的”这一译法特别清楚地表明了火能毁灭巫术这一信仰。莎士比亚也用类似的咒语来对付《麦克白》里的女巫。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赤足跑过燃烧火炭(没受伤)的风俗(希腊语 pyrobas-ia),据说这原先是春天的一种净化仪式。现代的西藏人依然保留着这种仪式(1月15日)。总的来说,火是“阳性的”要素(相对而言,水是“阴性的”要素),代表生命力、心灵、生殖力、启蒙、太阳(见凤凰)。 贞女奥



火:两个多明我会修道士被当做魔鬼崇拜者烧死的木刻。日内瓦,1549年。

柯里西亚(Ocrisia)被认为因一束火花而怀孕,生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王(King Servius Tullius)。咒语称火为超自然之物。在古罗马极盛时期的帕里斯节(4月21日),牧羊人跳篝火以求净化;在希腊神话里,女神德墨忒耳把半神半人的得莫丰(Demophoon)放在炉火上,想烧掉他身上的凡人部分,让他得以永生,正如人们用火炬围住精神病患者和需要赎罪的人。任何时候有人说“火”字时,古人会象征性地泼水,以消除火对城市的经常性威胁。

总而言之,因为火的双重自然属性,那些与它有联系的神和超自然生物(如北欧神话中的洛基)都被认为是“诡计多端者”,从来得不到人的信任,而作为“生命烈焰”的火则控制一切,尤其是当它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一步步得以广泛应用时,这也表现在我们至今还保留的古老风俗,如火炬游行和在山顶上点燃仲夏夜之火,或即使在电气化时代还点蜡烛进餐。同样地,蜡烛在教堂的仪式中作为神圣光

明的使者,它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在祭坛上,在领圣餐、洗礼时)。(见荆棘、旱烟袋和火蜥蜴)在梦的象征里,火与壁炉(家和家庭的中心),烹调,正在融化的金属和浪漫韵事密切相关。“当梦者走近一堆火,或看见天空由于火的炽热而燃烧时,这意味着神圣力量的显现”,但是,“情感的火焰,包括智力的火焰也能毁灭我们”(阿拜利)(见炉)。

火花 (sparks) 从象征方面来说,火花指的是穿越上/下这个二元性、从原始物质世界上升到更高境界的微小火光。正如奥菲士教(Orphism)、毕达哥拉斯主义、艾塞尼教派(Essenianism)及一些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和宗教所宣扬的那样,精神/物质二元性认为,人的身上包含着神灵或苍穹的微小部分,当它们挣脱了“肉体的桎梏”——灵魂摆脱躯体时,它们会达到光的境界,犹太教哈西德派的神秘论拉比塞缪尔·拉夫·施梅尔克(Samuel Rav Shmelke,卒于1778年)是这样阐述这个二元性的:“所有的灵魂都是火花,当火花被淹没于泥泽之中,难道我们不为此而伤心?难道我们不该助一臂之力,使它从泥泽中解放出来,重新闪现光芒?毕竟那是上帝的一部分……”(兰格)

火炬 (torch) 火炬更多是作为一种象征,并用于各种仪式,而不仅仅作为一种光源。火炬那别具一格的

摇曳的火焰,似乎能给周围的事物带来生命,因此在队伍行进、示威游行及政治集会上,人们常常手举火炬。火炬在许多神秘崇拜里有某种作用,例如在密特拉教的仪式里,火炬被用来象征生命和死亡:在太阳神密特拉的身边站着高举火炬的生命与光之神柯特(Cautcs)和手拿低垂的火炬的死亡与黑暗之神柯图佩特(Cautopat-es)。象征死亡的已熄灭的火炬——常常由丘比特拿着——通常出现在古老的墓碑上。在《启示录》里,七支火



火炬。霍伯格,1675年。

炬被解释为上帝的七种威力或上帝的七灵(第四章第五节)。火炬是受火炬折磨的殉教者的标志[如狄奥多图斯(Theodotus),欧特罗庇亚(Eutropia)];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有趣的是拉丁语 domini canes,即含有“上帝之狗”之意)的创始人圣多明我的身边常常跟着一条口中叼着火炬的狗。在霍伯格的象征专著(1675年)里,闪烁着神之智慧的火炬给人带来光明:“黑夜是强作勇敢的远行人/看到火炬之光使他安下忧虑的心思;/上帝的光芒引导、拯救他的子民,/当

黑暗考验他们之时”，燃烧的火炬似乎具有生命，这使它成为觉醒的标志；在火炬的传递过程中，火炬的火常被认为是神圣的（“火炬已传递”）——尽管运动员的火炬通常已演变为某种轻便的灯。今天，人们最熟悉的火炬莫过于奥运会上的圣火。

火蜥蜴 (salamander) 在象征和民间传统里，蜥蜴并不是现代动物学所熟知的两栖动物，而是作为火的守护神及火的动力来源并生活于火中（由神指派，因此并不邪恶）的生灵。帕拉切尔苏斯 (Paracelsus, 1493~1541, 瑞士医师、炼金家，发现并使用多种化学新药，促进了药物化学的发展，对现代医学作出贡献，著有《外科大全》和关于梅毒的论文) 认为火蜥蜴在体形上和人并不相称，不像水妖这样的水中神灵（它们和人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在文艺复兴的思辨性文章里，火蜥蜴也被称为“vulcanales”，它们与别的动物结合生下的子女被叫做“火种”。在早期基督教文献《自然哲学家》中，火蜥蜴被称为两栖动物，它并不住在火里，相反却能把火扑灭：“当火蜥蜴爬进澡堂



火蜥蜴。引自 C. 格列斯纳的《动物史》，1585 年。

的锅炉里时，熊熊燃烧的火焰便被扑灭了。”基督教认为这一神秘传统有如下的寓意：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从烈火熊熊的火炉中走出而未受伤的故事一定是真实的，因为上帝的保护（《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二节中有这样的记录：“当你从火中走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并不比蜥蜴的自然能力差。《自然哲学家》还提到了火蜥蜴的又一特点，



火蜥蜴“以火为生又扑灭火”。J. 博斯基乌斯作，1702 年。

只是没有从中得出什么道德结论：火蜥蜴被称为住在埃特纳火山口而不为火焰燃烧的“最冷的鸟”（这也许只是凤凰神话的一种曲折的说法）。

胡桃 (walnut) 根据老普林尼 (公元 23~79) 在《博物志》里的记载，胡桃树留下的树影特别阴暗，而且对植物和人都是有害的。它的果实（即核桃）——在许多童话和民间传说

中,核桃往往包含有秘密的财富——通常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坚硬的外壳裹着珍贵的内涵。按照犹太人对《圣经》的诠释,《圣经》即被比作核桃:核桃壳代表《圣经》各卷叙述的历史事实,里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象征与奥秘。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在写到核桃时认为它与三种物质有关:包裹核桃的坚韧果皮——“肉”、核桃的外壳——“骨”和果壳内的果仁——“灵”。核桃还象征受尽磨难的基督的肉体;果壳代表做十字架的木料;果仁代表神示的深刻内涵,是它使人们受益无穷,果仁榨出的油能给人带来光。人们常把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坚硬的核桃”相提并论,把行为古怪或精神不正常的人称为“核桃”(即怪人、傻子)。俚语中的“核桃”意为“睾丸”,虽然这是英语特有的表达法,但它与欧洲大陆把核桃当做生育的象征这一传统不无联系,核桃是常见的结婚礼物。歇克斯图斯·庞培乌斯(Sextus Pompeius,公元二世纪)曾提到向新婚夫妇抛撒核桃的风俗(就像今天人们向新婚夫妇抛撒大米一样)。据说法国人有这样的观念:核桃丰收即意味着许多孩子即将降生。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似乎对核桃也有类似的观点:“当人们企图解决棘手问题而该问题又事关重大时,常常会梦见核桃。但核桃在更多的情况下和涂鸦这种鸟一样只是代表女性生殖器而已。”(阿拜利)

胡子和络腮胡 (beards and

mustaches) 男子汉的象征。除了需要表现青春年少之外,英雄们、国王们和众神都有胡子。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r)常在额上带假胡子以示她的王室身份。有时女人会用胡子做纹身,如日本北部的土著居民阿依努人。在中国北方,红色胡子是力量和勇猛的标志。虽然中国人天生不易长大胡子,但舞台上和绘画中所表现的著名人物都有不少胡子。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中美洲,胡子也很少见,但有些具体的神如魁扎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玛雅人的库库尔坎神(Kukulcan),字面意思是“长羽毛的蛇”]是有胡子的。在安第斯山诸文明中,有些陶像上的神就长着长长的络腮胡,人们认为这暗示了已被遗忘的与欧洲人的联系。在古欧洲艺术中,好战的凯尔特人几乎都有髭须。古时克里特岛人像没有胡子,到了荷马时代,胡子主要在上唇,修剪得很好。修剪胡子这一习俗在罗马上溯到



胡子和络腮胡:来自胡子蜡的广告。
19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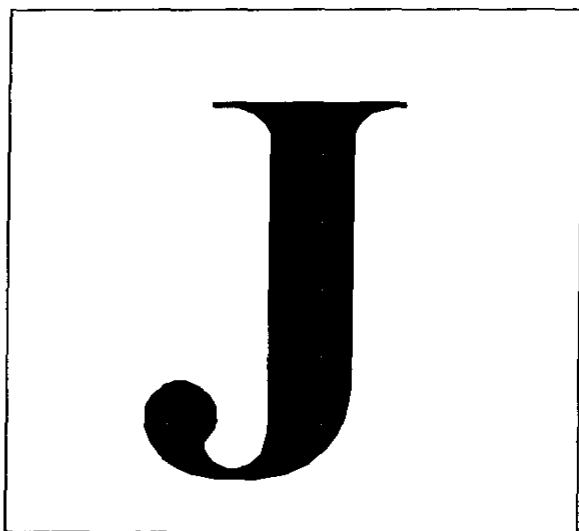
国王哈德良(Hadrian)时代,一直到康斯坦丁大帝。拜占庭王国的国王是刮光胡须的,而东正教教士则长有胡子。并不希望刻意展示男性特征的罗马天主教牧师几乎都刮光胡子,这和既是修道院住院修士又是隐士的修道士不同,他们认为刮胡子是自负的表现。基督教早期艺术中的耶稣(就像天使)是一位没有胡子的青年。今天常见的长头发和大胡子的模样是后来才流行起来的。基督教传说中“长胡子的贞女”就是圣康默努斯[St. Cummernus,也叫 Wilgefortis 或 Liborada,圣康默努斯可能是拜占庭名字康尼努斯(Comnenus)的一个叫法]。在意大利[卢卡的圣沃尔托

(Voto Santo in Lucca)]有一幅耶稣受难图,上面的耶稣身穿长长的拜占庭袍子,由于语言障碍,外国朝圣者认为那是表现一个姑娘不愿顺从父亲嫁给异教徒,上帝回应她的请求,让她长起胡子,变得不男不女,恼怒的父亲把她钉上了十字架。在伊斯兰教世界里,“凭先知的胡子”这句誓言是众所周知的,穆罕默德的一撮胡子作为珍贵的遗物被保存在斯利那加城(Srinagar)里。欧洲男子的胡子和他的尊严是平等的(以部分代全部),这一点由中世纪的口头发咒“凭我的胡子”(即“凭我的名誉”)看得出来。

蓟 (thistle) 这种植物象征“棘手”，它是苏格兰的民族标志。在古代，各式各样的蓟因其药用价值以及不同的象征含义而备受人们的尊崇。古人相信蓟能变凶兆为吉兆，还能驱除邪恶。虽然一般只有驴才会吃蓟，但它亦可做人类的食物，过去人们相信怀孕妇女吃了蓟会生儿子。有一种蓟可以激起异性强烈的爱慕之情（这一说法源于毕达哥拉斯）。由于砍下的蓟还能保持其形状，中国人便把它看成忠诚和长寿的标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人们用这种多刺的植物——特别是川续断（蓟的一种）——来象征基督及殉教者们遭受的苦难（“他们遭受的苦难越多，他们的形象越高大”）。由于苜蓿有乳白色的斑点，人们便把它和圣母马利亚的乳汁联系起来，并用做草药。殉教者的肖像边上常常饰有蓟枝。“本尼迪克特蓟”是一种古老的草药，人们把它叫



蓟。霍伯格,1675年。



做“刺采蓟”，用于治疗体内疾病。1675年，霍伯格用以下诗行表现了这种草药的象征意义：“刺采蓟味苦无比/尝之更属苦事/然其造福于胃脾。/听上帝之言虽常感刺耳/然其造福于人之灵魂，使之得以永生。”（见花语）

箭 (arrow) 一种从一定距离射向猎物的武器，在精神分析者看来，它是男性虐待狂的象征，在其他情景下，它可能和冲动、速度、威胁及决心联系在一起。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使用弓和箭，例如在哥伦布到来前的中美洲，取代弓箭的是一种和掷棒绑在一起的矛（阿兹台克语 atlatl）。箭通常与太阳的光线有想象上的联系，当然也和狩猎有联系。箭是希腊神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狄安娜）的武器；印度天气神楼陀罗（Rudra）恶毒时会射出疾病之箭，友善时[叫沙卡拉（Shankara）]放出温暖的阳光。在古埃及，与沙漠热风有关

系的狮头女神塞赫迈特(Sekhmet)用箭射穿人的心脏,而女神奈特(Neith)则以交叉的箭作为其标志。为爱情所伤的痛感起因于被有各种各样化身的爱神[希腊语叫厄洛斯,拉丁语叫阿摩尔(Amor)或丘比特,印度语叫迦摩(Kama)]之箭射中,可对上帝充满忘我之爱的箭同样会穿透人心[如阿维拉的圣特丽萨(St. Theresa of Avila),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握在骷髅手中的弓箭象征死亡,如《启示录》第六、第八章中写到的白马骑士。约伯在蒙难时说:“因全能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约伯记》第六章第四节)大瘟



箭与靶:“有些命中,有些错过。”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疫常以复仇天使射箭作为象征。在中世纪的建筑雕刻中,弓箭手常与代表情欲的动物在一起(见山羊或公鸡),显然暗示丘比特之箭。

“一枝箭容易断,一把箭硬如铁”这一传统说法意味着团结就是力量,



箭:死亡弓箭手。木刻(局部),引自《波希米亚农夫》,1463年。

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世界是互相认同的。在达成协议后,中国人和美洲土著人一样会折箭以示放弃战争。西班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Queen Isabella I, 1474~1504年在位)的徽章便是成束的弓箭,后来,它们和扼一道成为西班牙军队和西班牙长枪会的象征。十字架两端各嵌一个箭头是二战前匈牙利尼拉斯克锐兹特党(Nyilaskereszt,即“箭十字”)的象征;三枝箭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象征。按现代习惯,箭仅代表方向,和武器不再有联系。常出现在树上或墙上的箭穿心图案暗示一场一方得零局的比赛。

箭上的羽毛(用于狩猎和战争)的作用是稳定方向,也有可能希望箭像鸟一样(速度、轻盈)。今天的箭用在这样的表达法中“如箭一样正直规矩”,或用做高速豪华汽车的名字(如“银箭”)。箭作为一种进攻型武器(极具威吓力)在现代有一个兄弟,那就是长着圆锥形鼻子、有着模样像羽毛

的平衡器的远程导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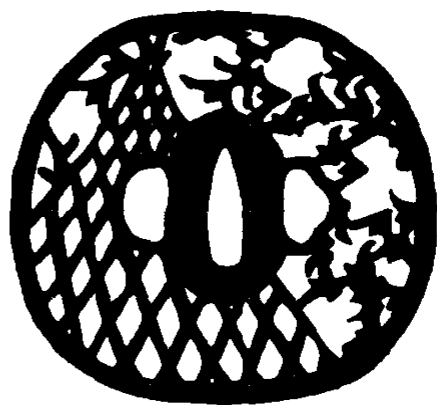
在与箭有关的圣人中，最有名的是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他的身体被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用箭射穿。

剑 (sword) 不论是作为武器还是作为一种标志，剑的历史并不能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因为很显然在青铜器时代以前剑并没有出现(南美洲先民的“木剑”与其说是我们所说的剑不如说是木棒)。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他们的人间乐园之后，上帝把小天使安排在伊甸园之东，“园中安放着一把可以向任何方向转动的火剑”(《创世记》第三章第二十四节)，这表明《圣经》并不始于书中描述的年代。青铜器时代的剑一般都有精美的装饰，这说明剑并非仅仅具有实用功能。在日耳曼传统中可以找到“剑舞”的记载；神话传说中英雄人物的剑的名字(如“涂油”或“戒指”)暗示这些剑具有魔力或象征作用。在中世纪，人们用剑指着骑士，以示骑士已受封。在床上，把剑放在男人与女人之间象征着贞洁。埃及拉美西斯时期(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塔式门楼上的浮雕是这样表现国王在仪式上的姿势的：他伸出一只手去接神授予他的剑，这把形如镰刀的剑显示出某种受亚洲影响的痕迹。而从北方来的外国雇佣兵手里拿的是长剑。

在古代中国的记载里，可以找到关于巫师用剑驱鬼的记录。还有一种习惯，把剑分为各不相同的“男剑”和

“女剑”，这两种剑用一种生活在昆仑山、吃金属的神兔的肝和肾打制而成。如果妇女梦见自己拔剑，那是生男孩的征兆(这与二十世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相似：剑是阴茎或雄性的象征)；女人梦见自己拥有一把剑是好运的先兆，而如果男人梦见剑掉进了水中，则预示一个女人的死亡。

日本武士非常讲究对剑的正确使用，他们携带两把剑：长剑用于打仗，而短剑用于短兵相接的决斗，还用于自杀[seppuku，西方称之为“切腹自杀(harakiri)]。打制剑的工匠必须进行斋戒，这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具有神圣的意义。剑柄通常有精美的装饰。当今，斗剑只是作为一种训练，在有严格保护措施的前提下才与伙伴一起对练。用竹剑进行击剑比赛起源于古老的武士传统。在日本神道教的神话中，风暴神(见洞穴，大米)杀死了长有八颗头的蛇，并从其尾部取出一把剑。今天，这把剑和珍珠、镜子都属于日本皇室的珍宝。



日本的剑柄图案。约1750年。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剑是天使长米迦勒和大卫王的武器,而古犹太寡妇犹滴就是用剑砍下亚述大将荷罗孚尼(Holofernes)的头而拯救了耶路撒冷。在《启示录》里,基督口中吐出一把剑(第一章第十六节),这是不屈不挠的力量和神圣的真理的象征,它犹如闪电从天而降。匈牙利第一位国王圣司提温(St. Stephen, 975? ~ 1038)和查理大帝手中的剑是君权的标志;当剑作为圣徒保罗、大雅各、托马斯·贝克特、圣凯瑟琳以及露西娅



天使长米迦勒手执长剑。来自卢卡斯·克拉那奇的木刻,1506年。

的标志时,它便象征着这些殉教者的死亡。按照《路加福音》的说法,西面(《路加福音》中在耶路撒冷见到婴儿耶稣的虔诚老者)告诉圣母马利亚,她的心将被剑穿透。这一预言表明她将要经受巨大的磨难。在巴洛克绘画中,我们有时会发现七把剑的画面,这象征马利亚的七大悲痛。

一般来说,剑象征生命力和力

量,通常作为战神(见玛尔斯)或雷神(象征闪电)的标志。在天主教的教义里,“两把剑”分别象征教会的及世俗的统治;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及其他教皇都把皇帝或国王称为自己的封臣,教皇可以把世俗之剑作为采邑的象征授予他们。

英国传统里最有名的剑是亚瑟王的神剑,这把剑在嵌入石头之后,只有小亚瑟能够把它抽出来。然而,英国作家托斯·马洛礼(? ~ 1471)在他的《亚瑟王之死》里说,是妖妇薇薇安(Vivian)把神剑交到亚瑟的手中的。

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发现女人手中拿着代表阳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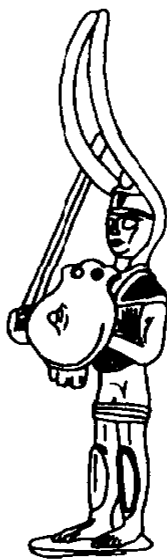
剑:贞洁的保证。引自《特里斯丹与绮瑟》,1484年。

剑。圣女贞德(于1431年被用火刑处死)声称圣凯瑟琳(见上)已经告诉了她在一座乡村教堂的地下埋有一把剑:“那把剑埋在地下,全生锈了,上面刻有五个十字。我从自己的声音里知道它就在那里……我叫别人给当地的教会官员写了一封信,要求得到那把剑,于是他们便把它送给了我。”(由A.霍尔摘自审判记录)然而,在获

得了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之后,这位受神灵启示的战士(在1920年被正式封为圣者)被人用剑刺死(比较:《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节)。

我们常常把即将来临的灾难称为“达摩克利斯剑”。它指的是锡拉丘兹的暴君丢尼斯(公元前430?~前367)邀侍臣达摩克利斯饮宴时在其头顶用细线悬一出鞘之剑,以表示大权在握的君主常朝不保夕,正如达摩克利斯当时之处境。

角 (horns) 角是牛神的特征,甚至当这些牛神的尸体被画成人形时,或当角单独出现(如古代克里特人的“角崇拜”,通常角中间立有一把双头斧)以作为这个词最严格意义上的象征时,角的这种特性依然十分突出。角是动物的武器,因而代表力气和挑衅,常用以表示牛神可目睹的力量,特别与全新世纪早期北非洞画中强壮的野公牛之类的动物有关,这些野公牛两角中间有一圆盘,象征太阳。在古埃及,天堂女神哈索尔(Hathor)常被画成牛头人身,她的两角中间也有个类似的太阳。后来在锡瓦·奥西斯(Siwa Oasis),人们把阿蒙神表现为长着公羊角的神,这也是“ammonite”(一种古生物化石)这个词的来历,原意是“阿蒙的角”,因为这种化石看上去很像角。亚历山大大帝在拜访过神殿后,戴上类似的头饰,把自己打扮成“宙斯的儿子阿蒙”。《圣经》提到四角饰有角的圣坛,角涂成黄铜色,上面画着牺牲动物的血。任何被控有



武士头上带角的头盔。来自撒丁的还愿的人物,约公元前1000年。

罪的人,只要来到神殿并触过牛角都能得到庇护。耶和华愤怒地把角折断并扔到地上(《阿摩司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这是神在谴责时的一种可怕姿势。在《出埃及记》中关于摩西从西奈山(第三十四章第二十九到三十五节)下来时头戴“角”的译法是否恰当仍有些争论。近东专家A. 伊尔库指出用牛头骨包括角在内做的面具对古代巴勒斯坦人来说并不陌生,拉丁文《圣经》的表达是“带角的脸”,根据这种说法,米开朗基罗给摩西的雕像加上了角,但后来人都将这个有歧义的词译成“光线”,如钦定本《圣经》说“摩西脸上的皮肤发光”。在《新约》中,角也象征神力:主“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角”(《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九节)。在《启示录》中,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第五章第六节);恶龙有“七

头十角”(第十二章第三节),象征他恶魔般的力量。在许多文化中,人们用角作容器来装圣水或作为神父主持弥撒时所用器具。猎号是圣休伯特、奥斯瓦德和尤斯塔斯以及克耐力俄斯[(Cornelius)因为他的名字近似拉丁语词 cornu,意为“角”]的标志(也见丰饶之角和喇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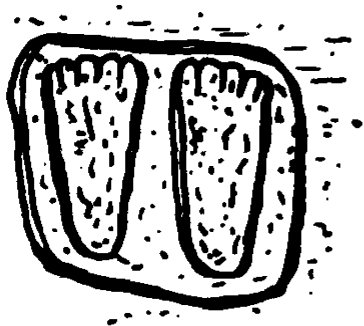
美洲大草原地区土著人的头饰常用削剪、磨光过的牛角来装饰,脑袋两侧各有一个,这使头饰有了特别的意义。“这种带角头饰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也只有)其勇敢和地位得到全部落认可,而且在部落首领商议会上说话有分量的人才能使用……这种头饰与犹太人的习俗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埃塞俄比亚首领和犹太人所戴的角在大型游行和庆祝胜利时都象征力量和权势”[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这位以美洲土著人为其绘画主题的著名画家提到《旧约》中的一段话:“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華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列王纪上》第二十二章第十一节)——这或许有比喻意义。

脚和脚印 (foot and footprint)

脚印甚至在史前时期就是人类形象,特别是超自然存在的重要象征(发现于岩画和早期雕塑)。因为脚与土地的联系,人们常常相信脚会朝人走过的土地放射出个人的气质和力量。探险者以“踏脚步”来声称获得领土,胜

利者的脚也同样踏在失败的敌手身上,作为后者投降的象征。我们现在说的“下错床”相当于古代的“出错脚”(比较我们的“下床放错脚”):预示倒霉的一天要到来。臣民和奴隶要亲主人的脚以示谦卑。中国的女人要缠脚,表示顺从丈夫。另一方面,松开皮带和赤脚走在圣地上(《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表示尊敬。天主教会濯足节有“洗脚”的惯例,象征谦逊,耶稣曾遵从东正教好客的风俗,为其门徒洗脚,后人也仿效他。像卡迈尔派托钵僧一样的赤脚派修士自愿甘于清贫。神鬼们的脚和普通人的脚多少总不一样:它们朝向错误的方向,或像鸭脚(如水妖和侏儒的脚)。这种联系中最有名的是魔鬼的、山羊的或马的脚:作为对他从前完美体形的讽刺,现在他不得不跛脚走路。

在古中国,和在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世界中一样,人们普遍相信石头的凹处(通常是天然的)是神、英雄、先知和圣人的脚印。周朝缔造者的母亲据说踏进神的脚印后怀孕。1740年,“上帝的足迹”被从斯瓦比安(Swabian)玫瑰石上移走以防“迷信崇拜”(特别是那些患足疾的人们)。中欧同样到处留有圣人、巨人、魔鬼和女巫的脚印,其实大都是风雨在石板上侵蚀成类似脚印的痕迹。“踏着某人的脚印”意为努力在精神上仿效某人,以他或她为榜样(见《罗马人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崇拜伟大人物脚印的古俗有一种最有趣的翻版,那就是去好莱坞



石头上凿出的脚印。来自布列塔尼珀蒂山青铜时代的巨石墓。

的人们按惯例要到格劳曼 (Grauman) 的中国剧院前面去瞻视影星们在水泥地上留下的脚印。在精神分析学理论中,小孩子把女人的脚看成她“失去的阴茎”的替代物,它解释了男性的性异常即“恋脚癖恋鞋癖”。在基督教象征中,愤怒(拉丁语 *ira*)这一主罪有时表现为一个贵妇踢一个奴隶,在其他文化中也一样,踢人表示对被踢者的极度轻蔑(也见手)。

假人(有生命的) (golem) 神话传说中像机器人一样有生命的假人会 对制造者产生威胁。当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英国作家谢利 Mary Shelly 于 1818 年所著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被想象成是由人体的部分器官组成。犹太教传说中的有生命的假人只是由语言创造的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假人”原字面意思是“未成形的材料”,就像是还没有生命灵魂的亚当。犹太教中来自摩西的口传律法说犹太神秘哲学的始祖们能带给用泥土捏成的人类以生命(见大地)。波兰的拉比

以利亚 (Rabbi Elijah) 曾造了一个有生命的假人为他服务,但假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威胁力,引起了创造者的恐慌。于是,Emeth(“忠诚”)这个词被撤入假人的前额,使他有了生命,直到拉比去掉第一个字母,只留下 meth(“死亡”)这个词,假人才倒下变为一堆泥土,但这堆泥土仍毁灭了创造他的主人。这个故事可以理解为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如果不加考虑就使用魔力,它会变得过于强大,最后使我们无法控制。另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策划的过程中,神秘主义者发觉他们自己成了不相干的物体,这几乎毁了他们。据说这是神秘学者海·本·雪利拉 (Haiben Sherira, 公元 1000 年) 的经验。

家鼠 (rat) 像鼠一样,家鼠给人的第一联想是负面的,但在一些情况下它却代表人的灵魂。(例如,“汉米林的花犬”常常代表撒旦——灵魂的诱惑者和俘获者。)家鼠糟蹋粮食、传播疾病,给人的印象就是专与恶魔、女巫为伍,挖空心思把无辜者推向毁灭。人们对家鼠和鼠并不加以区分,主要是因为住在阴沟里的老鼠非常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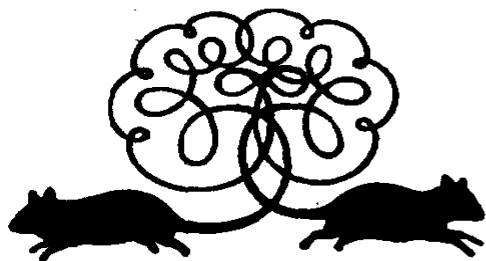
家鼠在南亚和东亚的文化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印度的一些地方,有专门为家鼠修建的寺庙——也许这无可否认地是为了取悦那些与疾病有关的恶魔。家鼠还是象头神 (Ganesha) 的坐骑;在日本,家鼠是好运神的伙伴。在中国和日本,家里少



捕鼠人。来自英格兰木刻，约 1650 年。

了老鼠就会引起人们的忧虑(与此相似,在西方也有“老鼠要离开沉船”这样的说法)。当家鼠咬东西时,据说它“正在数钱”;在华南神话里,老鼠由于给人们带来稻米而备受尊崇。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常常把家鼠(汉语称“大鼠”或“老鼠”)看做恶魔般的东西,雄性老鼠多多少少与雌性狐狸恶魔相对应。像西方的公羊(白羊星座),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鼠排在第一位;“鼠年”为 1972、1984、1996 年,依此类推。

在西方文化里,人们习惯把家鼠



象征混乱的老鼠尾巴。引自 F. 波奇的儿童读本插图,1846 年。

和一些复杂而纠缠不清的情形联系起来,如不幸或谣言(源于鼠窝里的幼鼠生病时似乎把尾巴缠在一起这一情况),又如沉睡(源于人们分不清不冬眠的家鼠和冬眠的仓鼠和榛睡鼠)。

吉德柱 (djed-pole) 古埃及一种神秘的象征物,被当做神物,意为“稳定性”或“经耐得住的”。其结构是:一根杆或柱,底座稍宽,近顶部是四块横板,形成四个层次。埃及学家把它说成去掉大半枝叶的树,或 V 字形树干,或是杆子上绑着一捆捆谷物,把杆子上下分成好几层。也有认为不是谷物,而是一捆捆纸莎草——苔草。这一象征物似乎起源于埃及城市孟菲斯,而且和奥西里斯(地狱判官)的仪式有关。吉德柱叫“奥西里斯之脊柱”,国王举行的有关仪式叫“吉德的升起”,盛大如同过节一般,如作为王室狂欢节庆典(Heb-sed)的开



吉德柱,与节杖共同象征王位。埃及护身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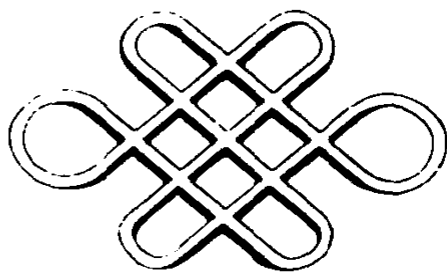
始。人们常常戴上吉德木刻护身符，也用它来陪葬死者以防止来世可能发生的危险。

结 (knots) 提细线和丝带，令人想起或是打结或是松开，线线相结。其实，他们的基本特质象征着团结、约束和禁锢。解开结意味着释放力量，也使人得到解脱。在古代，用刀割开结的方法是不合常理的，但却是快捷而又最直接地达到某人目的和释放已被禁锢的权力的方法，有关这种说法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在戈耳狄俄斯(Gordium)首都佛律癸亚(Phrygian)要塞的戈尔迪之结，那是一个打着精致小结的带子，把传奇作品中的戈耳迪国王的战车与轭连在一起。很可能这个结是摆在宗教仪式上，用以象征世界之轴和地狱或天堂之间的联系。传说中无论谁一旦解开这个结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者。据说在公元前334~前333年的冬天，伟大的亚历山大用剑轻易地砍断了那个结而成为大帝。从此“砍断戈尔迪之结”成为一句俗语，用来表示用别人没有想到的武力方式来解决困难。在古罗马，人们普遍认为打紧的结不但能防止邪鬼缠身还能产生魔力吸引爱人。象征婚姻的“爱情之结”不像圈套那样把人抓牢，它还可以解开，一旦婚姻谈不成的时候，结可能成为新生事物产生的障碍——比如在孩子出世时(分娩)，任何身上带有结的人都不允许进入供奉掌管送子之神的罗马女神朱诺拉西尼亚(Juno



结：“任何想拉动我的人，只会使我结得更紧。”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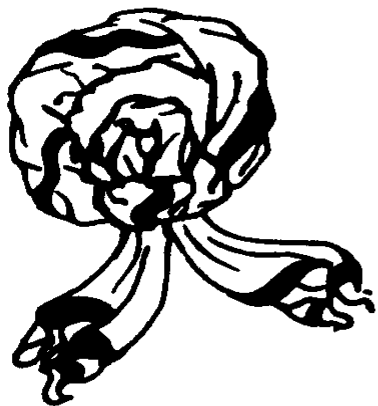
Lacinia)的教堂。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 公元23~76)叙述了这种风俗，为了使孩子能顺利分娩，父亲用带子或饰带绕在即将分娩的妈妈身上并对她说：“我把你绑住了，现在我给你自由。”在古希腊，几尊神像被打上了结，这样才能把他们留住(也就是说赋予塑像的神魂不能离开代表他们的塑像，见世界中心)。在崇拜基督教的国家，打成辫带的罗马式装饰品和德国的“命运之结”——由有权威、受人尊敬的人所编一样。在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信仰中只有耶稣有权力把人类从人世间以各种束缚



结：古代中国的无头结象征长寿。

和缠绕的结中拯救出来。结打在衣服上可以避邪,这种结也出现在雕刻品和金属制品上。在新娘、新郎衣服上的结更是常见(见婚礼习俗)。在僧侣当中,绑在和尚腰间的结象征他受到他所起誓言的约束,三个结分别表示清贫、独身和顺从。据说女巫通过在已婚男子的长裤上象征性地画上一个结就能实施她的魔力,使那些男子永远不能解开结也不能养育后代。

古埃及的象征物中也提到了各式各样的结。例如,与伊西斯的血密切相联的伊西斯圈套是用线结成一个圆圈来象征永恒,也有可能象征着带圆形十字章(古埃及象征生命的标



“铁腕”大公欧内斯特寿衣上的结的图案。约 1420 年。

记)。同样地,椭圆形的图案缠成象形文字来表示法老的称谓,这种图案被理解为一根打结的绳索。在阿尔卑斯山区,我们偶然发现在石画中有许多神秘的结。画这些装饰性的结可能是为远行者避邪。在印度教中,结象征着信奉宗教的苦行会会员的虔诚。

“神秘之结”——印度教中的八大珍宝之一,象征精神生活的无止境,也就是无穷的智慧和警觉。结在共济会的制度与实践中也有它的象征意义。很多结连在一起表示共济会会员必须尽职尽责,就这一点,明显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的工匠以及他们内心的意象。在维尔茨堡大教堂中,有两根罗马式的柱子是根据所罗门庙宇中的柱子命名的,一根名叫雅钦(Jachin),另一根为博兹(Boaz),雅钦被一根装饰性的线绕了八圈并打了一个结,博兹则被绕了四圈并打有两个结。不用说,这些线和结都具有当地的象征意义,只不过我们无法详细解释而已。在中国,结和辫带也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两端连成环状而循环无止的盘缠结是佛教式的标记,被称为“幸福之结”。在印度风俗中,它被比作是已死敌人的肠子。在手工艺品中,方形的中心绕着三个圈再打上一个结是一种常见的装饰品。在古文化中,就比较严格的意义而言,打结与解结的神秘性通常要比结本身蕴含的意义更为重要。

节杖 (scepter) (拉丁语 sceptrum) 国王或皇帝的权力和威严的标志。在一些文化传统里,像“威严的苹果”一样,是君主们在重大仪式上手持的宝物。具有象征意义的节杖的前身包括树枝、木棒和牧羊人的拐杖。欧洲的节杖的顶端呈球形,代表王权浩大无边。喇嘛教中的“霹雳”(梵文 vayra, 藏文 dorye) 也叫“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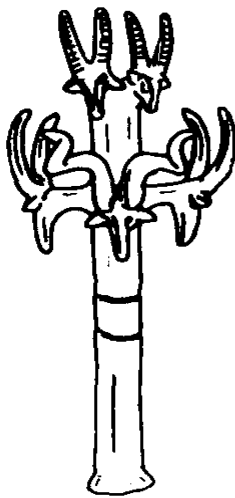


节杖、戒指、花环和钻石：美满婚姻的必需品。霍伯格，1675年。

节杖”和“不可毁灭的智慧的象征”。

有一种奇怪的节杖叫做“小男人节杖”，是中美洲南部地区玛雅人的君主在礼仪场合使用的，这种节杖的顶端不是球形而是一个长着喙状长鼻子的古怪神灵（可能是代表雨神查克），下端通常是蛇头和蛇身。

在基督教的绘画艺术里，被封为圣者的统治者（如勃艮弟的西吉斯蒙德，查理曼，匈牙利的斯提温，圣路易斯等）通常手持节杖，作为王权的象



公元前 3200 年死海地区的装饰有山羊头的铜节杖。

征。在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受难的画里，常常见到耶稣拿着一根芦苇节杖，相当于用荆棘编成的冠冕——比喻苦难和冤屈（参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九节）。

古代中国的节杖（汉语称“如意”）并不是皇帝的标志，它只是与对长者的尊敬有关。如意（其谐音词是“万事如意”）用玉做成，是作为礼物送给德高望重的长者，或结婚时送给新娘的家人。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它多般是祝接受礼物的人吉祥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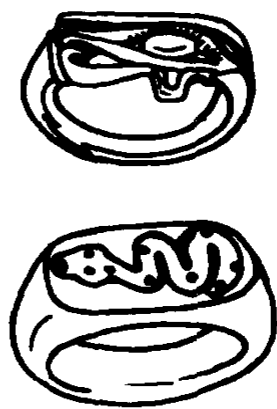
戒指 (ring) 这是无限或永恒的象征，圆形可代表充满有形、有用物体的真实世界。在古希腊，特别在古罗马，只有著名的市民才会有特权戴铁戒指。朱庇特的祭司们有带金戒指的权利（主教的戒指即源于此），后来这种特权也为议员和骑士所拥有。戒指还有一些奇妙的联系，譬如，所罗门的印章戒指（见六角星形）。在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的一则语录里说到，当两只用线悬着的戒指碰在一起发出声响时，表明这是行动的时候了。据说悬在灵应牌上的戒指能说出阴谋对抗东罗马皇帝瓦林斯（Valens，公元 328～378）人的名字。生活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的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约公元 400 年）的文章里提到上面饰有鱼、鸽子、锚等图案的戒指（见十字形）。教皇的图章戒指——又叫“捕鱼人的戒指”——上面刻有圣徒彼得撒网的图像（《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彼得的每

一个继承人死后这只戒指都要被折断。戒指在中世纪就被用来象征订婚(比较结)和婚姻。人们把镶嵌有宝石的戒指作为护身符戴在手上,以驱邪防病(红玉髓做的戒指可防大出血,有的戒指可防瘫痪)。自从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Agrippa, 1486~1535)时代以来,一些有关巫术的书里都有关于如何用各种神秘的力量制造戒指的记录。戒指被打碎象征违反誓约;丢失戒指被认为会带来灾祸。通常是代代相传的印章戒指(参见印章)及它本身的纹章符号被用来证明家族事迹和其他文件。给即将死去的人摘下戒指,意思是好让他们能离开这个世界。根据古时的传统,在许多偶像崇拜文化里戴戒指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们会阻碍人们与神灵世界的沟通。在日耳曼传统中,早期中世纪对戒指倍加重视(例如《尼伯龙根的戒指》),戒指与恩惠或诅咒有密切联系。童话和民间传说中有许多讲述神奇的戒指能使愿望变为现实的故事。

关于戒指在纹章学里的出现,贝特勒(G. A. Bockler)有如下描述:“盾徽上常常含有戒指。这象征着荣誉、忠实和锲而不舍。如果亲王给自己的一名手下送戒指,这标志着亲王对他的极端宠爱。亚里士多德写到,迦太基的军事指挥官每次打败敌人以后都获得市民赠送的一枚戒指。因此,戒指在当时就成了高贵的象征——至今还是如此。”(1688年)。现代纹章学认为盾徽上的圆环与主教的等级

有关,然而,嵌有宝石的金、银戒指也出现在城市和家庭徽章上。

莱辛那篇关于戒指的寓言《智者拿单》取材于中世纪(约1300年)的《罗马人的事迹》(只是少了启蒙运动那种超越一切极限的人道观念):有一位国王非常喜欢自己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国王想把一枚镶有珠宝的戒指送给他,其他两个儿子各获得一枚外形一样的仿做的戒指。“国王死后,三个儿子都争辩说自己的戒指就是那枚贵重的戒指。有一个人听说这件事后就建议这样解决这个争端:‘要是哪一只戒指能驱除疾病,那么,那只戒指便是最贵重的。’”其中两枚戒指无治病之效,受国王宠爱的那个



上图:古埃及的眼形戒指。

下图:巴伐利亚的七星蛇戒指,约1800年。

儿子的戒指却显出治病的威力。《罗马人的事迹》对这个故事是如此解释的:“三兄弟代表人间的三大种族,受国王宠爱的那位代表上帝的子民,即基督徒;其他两位分别是犹太人和撒拉森人(穆斯林)。现在清楚了,上帝

最爱基督徒，正因如此，上帝给他们留下一枚戒指，目的是让盲人看到光明、为病人治病、驱赶恶魔，总之，创造一切奇迹。这枚戒指就是真诚的信念……”

另一方面，戈里安(E. Bin Gorion)编写的犹太人的传说集(即《犹太的春天》)里也有一则关于两颗形状一样的宝石(代表宗教)的寓言，寓言说只有天父才能分辨哪颗更珍贵。这一故事为莱辛提供了原型。

菊花 (chrysanthemum) 东亚的一种名花：在日本是帝国的象征，在中国则代表秋季，如梅花代表春季一样。它的中国名与表达“等待、徘徊”的“踟”字近音，暗示沉思，这种联系在以下诗句可见一斑：“啊，黄菊/在我小油灯的光芒里/你苍白无比”，或“晚菊绽放”。华丽的服装常饰有包括菊花在内的图案。表达良好的祝愿或祝贺也采用与菊花有关的谐音字的图画，如“松”和“菊”在一起意为“祝您长寿”，或者，“九”、“鹤鹑鸟”和“菊”在一起表达“愿九代同堂，共享天伦”。菊在欧洲有一野花变种，叫艾菊(Chrysanthemum vulgare)，它是一种民间中药，可治肠道蛔虫，不过今天只用作观赏。

季节三女神 (Horae) 虽然季节三女神的名字在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小时”，但她们却是传说中季节的化身，把一年分为 Thallo(“开花”)、Auxo(“生长”)和 Carpo(“植物”)三

个阶段。[普西芬尼(Persephone)把地府的一年也分为三段。]这三神是宙斯和忒弥斯(Themis, 掌握人类秩序的女神)的女儿，她们被人们所认识，不仅因为对时间的划分，而且因为她们与“世事和法律秩序”有关，也与抽象概念如 Eirene(和平), Dike(权力)及 Eunomia(合法性)有联系。季节三女神经常被画成是阿芙洛狄特(维纳斯)的随从，像美惠三女神或赫拉(朱诺)一样(见三位一体)。《时序》(出版于1795~1797)是关于德国古典文学的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就是以季节三女神的名字命名的。

极乐鸟 (bird of paradise) 这种鸟在猎奇的寓意画册中特别突出，象征轻盈、与神亲近、无尘世牵挂，也象征圣母。极乐鸟的名声和它更古老的名字无腿极乐鸟(paradisea apodal)来



人头鸟即“巴”，作为灵魂的象征。引自古埃及的《亡灵书》。

自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他们把这种鸟的皮和毛完好无损地从尸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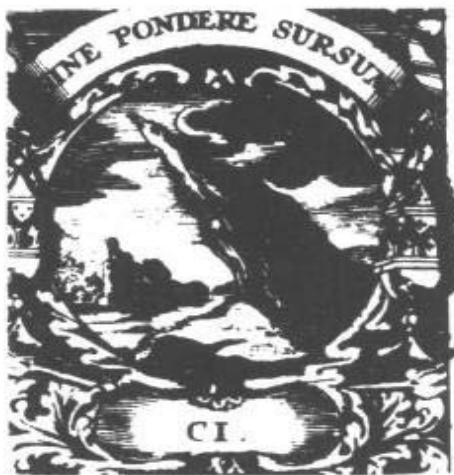
拿蛋的鸟头怪“马克马克”。选自复活节岛的石雕。

移下来后烘烤,这样可完整保留它没有骨头和双脚的外形并出售到欧洲,在那里它们起先被称为“气精”(空气之精灵),据说它们只以天堂之露为



鸟:运送大象的传说中的大怪鸟。来自J.斯特拉达努斯所作的蚀刻画,1522年。

生(见凤凰),一辈子呆在空中,不谙世事,“从生到死纯洁无瑕”。“这天堂的名字,这灵妙的鸟儿,/离天堂那么近,从不沾染尘土。”(霍伯格)甚至十八世纪的科技书籍依然保留有关这种纯洁的天空之鸟的神话,一直到十



极乐鸟“轻盈上天”。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九世纪,动物学才揭开象征后面的真相。



鸟和树的风格化图案。来自土库曼的毛毯图案。

继母 (stepmother) (德语 Stiefmutter)与在现代幽默里只扮演反面角色的婆婆不同,继母作为冷酷母亲的形象——丈夫和前妻的孩子的自私的敌人——出现在童话和成语里;她甚至会杀掉她有义务监护的孩子,因此她和最反面的妇女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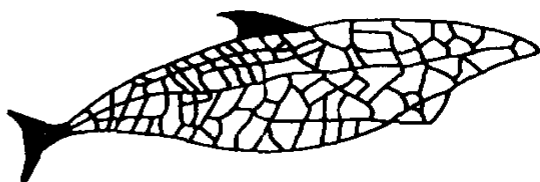
——女巫——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数的继母会有这种众所周知的“冷酷心肠”。继母这一女性形象遭到贬低的原因在于她与孩子亲生母亲的关系受到了人们的曲解，而且对亲生母亲的贬低是人们的一种禁忌。英语中的前缀“step-（继的）”是由一个意为“失去亲人的”词根而来的，而且与“残酷”、“自贬（或堕落）”及“吝惜”有联系。

继母在讲德语的国家里具有特别的含义。在德语中有一个直译为“对后母发牢骚”的成语的意思是“白费口舌”；与此相似，“在继母墓前伤心落泪”就是假装悲伤。在格林童话里，继母本身就是巫婆（如《白雪公主》）。“母亲去世后我们就没有过片刻欢乐。后母每天都打我们，每当我们求她要点什么时，她都是把我们一脚踢开。”（《小兄妹》）（这一德语文化传统中的惟一例外是Stiefmutterchen一词的亲昵用法，意为“圆三色堇”——一种在民间医药中很受重视的花。这一用法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但其中缘故一直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十九世纪关于花卉的高度伤感的语言为这一用法提供了一个在德语语境中显得特别令人吃惊的解释：圆三色堇“看上去非常鲜美，惹人喜爱，就像给别人的孩子带来信心、希望和爱的慈母之心。”）在德语或英语里，“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孩子”（stepchild）一词含有“被忽视的人或物”的意思：“（前政府的）公共援助计划遭到了新政府的漠视。”（“Public

assistance programs became the stepchild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鲸 (whale) 人们一般认为珀尔修斯(Perseus)为解救公主安德洛墨达(Andromeda)而杀死的海怪希特斯(Cetus)是一条鲸鱼，就如吞下约拿的“巨鱼”也是鲸鱼一样。“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到第二章第一节）福音书的基督教观念通常可以在《旧约》中找到对应的场景，因此基督在《马太福音》里是如此描述自己的复活的：“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第十二章第四十节）这段话通常被理解为基本象征了死人复活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基督教艺术表现较多的一个主题。

圣布伦丹(St. Brendan)的传说中有类似辛巴德(Sinbad)经历过的情节：在海上航行的僧侣们最后来到了一条正在睡觉的鲸的背上。中世纪的动物寓言有以下的描述：海怪的背上



挪威石器时代刻在岩石上的鲸。

长着灌木丛，因此“水手们错把它当做一座岛屿，他们把船停靠在那里，

并生起火来。但当海怪感到热时，它突然沉入水里，把船也掀入了海底”——布伦丹和他的兄弟们逃脱了这种命运。“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那些对这种海怪及其诡计一无所知的人们身上……他把他们拖入地狱的火海里。”这些寓言还说，鲸的嘴里能发



12世纪拉威罗大教堂的绘画：被鲸吞下又吐出的先知约拿。

出一股芬芳，以引来鱼儿供它吞食。（比较豹）“信念不坚定的人也会遭受这种命运，因为他们屈从一时的欲望，经受不起任何诱惑，直至魔鬼突然把他们吞没。”（乌特克舍）

井 (wells) 井常常位于有泉水的地方，通常被认为通向地下的世界或通向具有神秘威力的“深处的水”。在乡下人心目中，井作为饮用水的来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现代的城市人很难想象得到的。伊斯兰教把一口用砖块围起的正方形的井看做乐园的象征。早期基督教的绘画有表现伊甸园中的泉水的，这是四条河流的源头。在伊甸园，水这一带来生命的要素为人所发现；而这里的水象征洗礼和基督受难时从伤口流淌出的血水。在《新约》里有很多地方描写了“耶稣和撒马利亚妇女在井边”的情

景。人们认为来自地下的水具有疗病作用，这种观念源于古代（确切地说是史前）的传统。基督教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传统。人们鼓励朝圣者到有着神奇传说的河流和源泉去，因为它们与圣母马利亚有关，尤其是常常和眼疾的治愈有关（因为眼睛是心灵的镜子，而水面亦可作镜子）。在非基督教的世界，有很多关于“青春泉”的传说。尤卡坦的玛雅人把穿透石灰岩的竖井看做神圣的地方，因此他们在这种地方供上祭品。根据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井通常出现在童话和睡梦中，此时井是作为通向不为人所知的无意识世界和隐秘的、日常生活中难以达到的世界的通道。井还和具有象征



《诗篇》中的插图：井边的基督和撒马利亚妇女。1493年。

意义的净身沐浴有联系，另外，饮用生命源泉的水、抑制对更高层次的知识的渴求都和井有着象征性的联系。和井相对立的是《启示录》第9章里的“无底洞”：火和硫磺从中喷涌而出，

战败的魔鬼被囚禁其中，达一千年之久。古代中国文学把井当做淫欲的象征；另外，井还象征农历七月初七“天上的有情人的欢宴”。

荆棘 (thorns and briars) 下列《圣经》诗行决定了荆棘丛的象征意义：“上帝的使者从荆棘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主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四节）并命令他率领上帝的子民。圣火没有烧掉它点燃的东西，而马利亚在成为母亲后却能保持自己的贞洁。因此，15、16世纪有些教堂圣坛上的图画表现了燃烧的荆丛中的马利亚和婴儿基督。多刺的髻须首先与被戴上荆冠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苦难有关。荆棘还被用于古代墨西哥残忍的自虐：即把一种叫卷舌兰的荆棘拧成绳状，然后把



“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它穿在舌部的一个豁口上，再来回扯动。英语中一些与荆棘有关且历史悠久的成语给人以生动的联想，如“陷于荆棘即罪孽之中”(to fall among thorns)，“棘手的问题”(a thorny question)，“某人的肉中之刺”(to be a thorn in someone's flesh)，“如坐针毡”(to sit on thorns)等。

镜子 (mirrors) 镜子的象征意义源于一种古老的信念：人或物体与其影像有着神奇的联系。因此镜子可以抓住人的灵魂和生命力。在一些文化里，人死后房间里所有的镜子都要被蒙住，这与以上的观念有关；如果不把镜子蒙住，人们害怕死人的灵魂就会被留在屋里，而不能进入来世。恶魔和超自然物在镜子上是没有影像的，这样，人们就可以识破它们。一些恶魔的化身（如蛇怪）是不敢看自己的影像的，如果它们在镜子里见到自己的影像就会死去。因此，镜子亦可做护身符，用以驱邪避恶。这一传统原先似乎提的是水面，水面能起预言作用，因为它可以映照出某种“反物质世界”。

在古代，镜子一般用银或磨光的铜做成。著名的伊特鲁里亚圆镜的反面镌刻有与神话有关的画饰（如赫耳克勒斯的创举）——这使镜子具有了实用价值以外的意义。

在古代墨西哥，镜子是用磨光的黑曜岩做成的。阿兹台克神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即含有“冒烟的镜子”的意思。在这里，镜子似乎也起

到一种占卜的作用,也许能唤起人的幻觉。

在日本的神道教中,镜子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太阳女神的标志。神镜、珍珠和剑被当做日本皇室的三种珍宝,供奉在神龛上,凡人不可随便触摸。据说这面神镜用铜做成,形状如一朵开放的八瓣莲花,直径为十英寸。神镜代代相传,象征天皇的统治地位。根据一种未能得到证实的说法,神镜上刻有一句希伯来铭文:“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

在欧洲的绘画中,镜子的象征意义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镜子出现在古代海妖的手中,或在色欲和虚荣的化身卢苏里亚的手中;另一方面,镜子又是自知、真理和谨慎等美德的标志。另外,镜子和圣母马利亚也有联系,因为是她把上帝的形象——基督耶稣——带给人们,在此过程中,镜子(即马利亚本人)并没有改变或破碎。(同样,月亮和马利亚也有联系,因为它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一切创造都被看成上帝存在的反映,对雅各·伯麦(Jakob Böhme, 1575~1624)来说,创造既是眼睛又是镜子,而眼睛正是通过镜子才见到自己。人们常把眼睛喻为“心灵的镜子”。明亮的镜子象征婚姻美满,而破碎的镜子则象征离婚或七年的厄运。不能照出影像的暗淡的镜子(如梦中出现的)也预示厄运甚至死亡。伊斯兰神秘主义诗人鲁米(Jelaleddin Rumi, 1207~1273)把镜子看做心灵的象征,因为

如果心灵要照出安拉的强光,那它必须是纯洁无瑕的。镜子还通常用来象征那些按照神的旨意行事而不是我行我素的人。文学中一直有表现反宇宙主题的作品,说的是人通过镜子即可进入反宇宙(如刘易斯·卡洛尔的《透过镜子》)。

对荣格派心理学家来说,镜子的象征意义来源于传说和迷信。例如,阿拜利认为,人如果在梦中见到镜子,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事。传统上,



镜子照出虚荣女人的魔鬼般的背部。
引自《图恩的骑士》,1493年。

这种梦是死亡的预兆。阿拜利对此有如下的解释:“我们失去了身心的某一部分,因为我们在镜中的影像和我们本身是分开的,这就产生一种原始的感觉,即我们的灵魂已离我们而去。长时间凝视自己在镜中影像的人会变得呆若木鸡,而感到自己受到了损害……有些人无法忍受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有些人[如神话中的那喀索斯(Narcissus)]在凝视自己在水



镜子“返还我们给予它的一切”。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中的倒影时便‘失去了自己’。另外,有的人在漫游别的地方,当他们通过镜子证实自己的存在时,才能重新回到现实中的自我。”在这种情况下,镜子作为象征时的矛盾含义是随着个人的态度以及在镜中观察自己的人的成熟程度而变化的。

妓女 (whore) 对卖淫妇女的蔑称。该词源于印欧语词根 karo-s(意为“亲爱的”、“可人的”),和拉丁语词 carus(“亲爱的”、“昂贵的”)也有联系。因为宗教原因而出卖肉体,以示对繁殖和生命女神的膜拜,在中东曾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人们认为这是妇女为所崇奉的神祇(即代表该神祇的陌生人或祭司)而献身的一种方式。这一传统充分地说明了希伯来语词 kedeshen(“圣洁的”)和希腊语词 hierodule(“圣女”)的意思。在摩西的戒律里,这种做法是绝不允许的:“以



妓女的木刻画。引自路德《新约》,威登堡,1522年。

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娼妓所得的钱,或变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但是,《雅各书》又问道:“妓女喇合(人名)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第二章第二十五节)这里说的是喇合把约书亚的使者藏在杰里科,以便为攻占这个城市做准备(《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到二十四节)。然而,婚外性爱受到普遍的憎恶(见巴比伦、所多玛与蛾摩拉),《启示录》中提到巴比伦的“了不起的妓女”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见红色)。古希腊的高等妓女(希腊语 hetaerae)的社会地位比妓女高,因

此不应把她们和“一般的”妓女混为一谈。

金星,维纳斯 (Venus) (希腊语 Aphrodite)这颗行星原先曾经被称为恒星。它是一颗晨星或昏星,但它在午夜时是绝不会露出地平线的。这颗“恒星”在西方文化传统里也被称为启明星或“明亮之星”(“光之携带者”)。在古罗马爱神维纳斯代表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和性欲;这个女神“主宰”的是春天,但她的节日却在四月一日。根据希腊神话,爱神是从塞浦路斯海岸的海面泡沫里生长出来的[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画就是这样表现她的。她的希腊名字“阿芙洛狄特”就是源于“泡沫”(aphrus)]。她的金属是铜(源于希腊语 cyhrius,直译即“塞浦路斯人”),她的姓阿纳迪奥敏(Anadyomene)意思是“从海里爬起”。对爱神的性爱崇拜可追溯到更早的时代,然而,柏拉图对人与人之间的爱和神与神之间的爱的两种标志进行了区别[分别由阿芙洛狄特·潘德摩斯(Pandemos)和阿芙洛狄特·乌拉尼亚(Urania)代表]。她同时也是多产女神。

在占星术里,金星被认为是一颗很明显的女性之星,它白天主宰天秤座,夜晚主宰金牛星座。金星被认为是“温柔、性感、充满母爱的,是一颗充满音乐与欢乐、爱的和谐与同情的行星”,同时也是想像力和恋爱婚姻的“恩人”。与它有关的颜色有粉红和淡蓝,它的宝石是海蓝宝石、淡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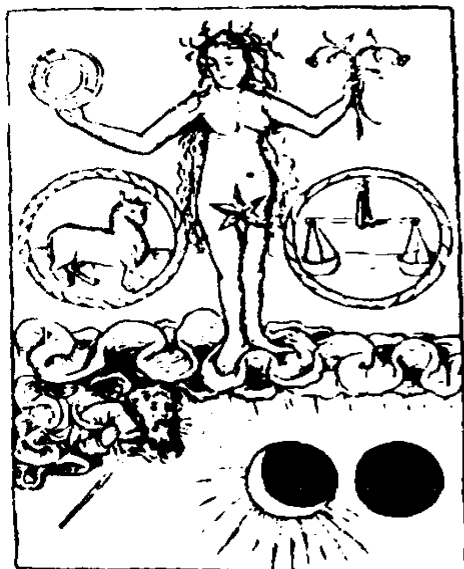
宝石、鲜红的珊瑚宝石、天青石以及天蓝的绿松石。

在古代中国,金星代表白色(死亡的颜色)、秋天(因为在这个季节作为昏星它尤其显眼)、男性和“要素”金属。因此,它在占星术上的象征意义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里是截然不同的。



金星作为晨星时先于太阳升起;作为昏星,它在太阳下山后升起。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尤卡坦(Yucatan)的玛雅人很注意对金星进行密切的观察,人们对金星作为晨星和昏星的运行轨迹作了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今天被称为“德雷斯頓西斯法典”(codex Dresdensis)。按照玛雅人的记载,五个金星年(共2920天)相当于八个太阳年,在这段时间里,金星每年有五次是作为晨星出现,每一次出现都有一个神灵和它有联系。每个循环里的第一次出现,金星都被看做厄运的标志,因为它“向各种动物投掷梭标”。



金星与金牛座和天秤座。选自占星术读本,1499年。

墨西哥高原的土著居民也有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这颗行星和羽蛇神(Quetzalcoatl)有关(见蛇)。古代秘鲁人把金星称为“查斯卡”(Chasca),印加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把该词解释为“长着长发或鬃发的”。它被尊奉为太阳神殿里的侍从,有时它走在太阳的前面,有时匆匆地跟在后面。

在早期的有关史前艺术的学术研究里,一些小雕像和浮雕被看做是专门表现“金星”的,显然这是重现旧石器时代美的理想的一种方式。然而,这些雕像所表现的并非性欲或审美观念:它们描述的是远古的女性祖先,她们肥胖的造型被看做一种象征,目的是为了强调富足以及妇女生育后代的能力(比较丰饶之角)。

金子(gold)对炼金术士而言,金子这种“珍贵的金属”(也包括白银)在他们追求改变的过程中有“辨别真伪”材料的重要性。几乎在所有文化里,这种不生锈的发光的金属都与太阳联系在一起。而阿兹台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则认为那是神的排泄物,即“太阳神的粪便”(teocuitlatl)。炼金术士的座右铭是“我们的金子不是大众的那种金子”。这意味着对炼金术士来说,“金子”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金属,它包含深奥的学识,指精神发展的最高境界。当然,甚至在正统基督教中,金子也象征完美和天



放在缸中作为“小太阳”的金子。引自《亚伯拉罕·伊利莎》,1760年。

堂之光,因为中世纪的鞍垫和东方教会的圣像都以黄金做材料。在古代,珍贵的草药是用金子造的工具挖出来的,为的是草药的药力不被破坏,而金首饰被认为可以避邪(特别是跟宝石在一起时),但一般的金首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佩戴的(见戒指)。人们普遍认为金子具有土地的力量,虽



在炉缸中被炼“直到纯净”的金子。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然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却总与高官权势和神联系在一起。在许多古代文明里,金子被用来制造神圣的物品,是统治者的象征(见王冠)。《圣经》中象征北方以色列人“崇拜偶像”的“金牛犊”(《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一到二十四节)显然并不是真的崇拜牛犊,而是金牛星座,摩西毁了它。在古代中国,金,这种有着太阳光芒的金属,主要表示“阳”,与其相



在熔炉中提纯的金子。霍伯格,1675年。

对应的是“阴”(金属为银)。

九 (nine) 在数字象征论中,九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三的自乘数(见三角形,三位一体,三神一体)。作为三的“更高权威”,九在古埃及的宗教和宇宙论中最为重要,在那里,任何一组九神组合都被称为“pesedjet”,或“九神一组”。在关于奥恩(On)城的僧侣神话(希腊的赫利奥波利斯神话)中,创世主和至高神是阿图姆,他的孩子有舒(空气)和特费努(湿润),后来是盖布(大地)和努特(天空)以及他们的孩子埃塞特(Eset,即伊西斯)和乌舍(Usire 奥西里斯),色泰克(Setekh 塞特)和内伯哈特(Neshat 内福西斯)。其他的神也是九个一组,虽然实际上有些只有七个(“阿比多斯的大九神”)或十五个(底比斯)。在古代中国,数字九在易经和《礼记》中很重要,后者论述九种礼仪(男子的成人仪式、婚礼、会见礼、出使礼、葬礼、祭礼、待客礼、饮酒礼和军事礼仪)。在汉代(见六),以九为基础的宇宙论一时非常流行[死者的王国——“九泉;九月九日是男人庆祝“阳上升为更高权威”的节日(见阴和阳);还有九洲,九重山,九重天,等等]。中心北京有八条通途汇聚,形成一种“九结构”。在西方有九等天使,中世纪宇宙论有九天体,九缪斯。我们说猫有九命,一个人如果“穿九件衣服”,意思是他或她穿着最讲究的衣服。

酒 (wine) 传统上,酒很少作为

醉的象征：经过稀释后的酒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一种“精神饮料”。在崇奉酒神狄奥尼索斯(巴克斯)的文化传统中，醉酒的风俗是宗教传统的一部分，象征人神同乐。相传葡萄酒可以消解符咒、揭穿骗子；把奠酒洒在地上可以解除死者的干渴。葡萄酒被称为“葡萄之血”，它通常象征血，这不仅是对基督教的圣餐而言。作为奠酒的葡萄酒可以代替作为祭品的向死者供奉的血。

很早以前，古代中东国家和埃及就开始种植葡萄，用于酿酒[古埃及有文字记录的葡萄酒酿造史大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把葡萄酒叫做 *erpi*，深色的葡萄被称为“何露斯(Horus)的眼睛”]。在那些地区，酒在节日里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基督所做的第一件奇事就是在迦拿的一次婚筵上把水变成酒(《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基督对他的门徒说的那句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在中世纪的文艺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十字架和生命之树通常用葡萄树代表，而收获葡萄以用于酿酒则象征末日审判。对过度饮酒的反面描绘集中在诺亚的醉酒事件上，基督教认为他的儿子含的不敬预示了逮捕基督的兵士在客西马尼(Gethsemane)花园对基督的态度。在中世纪的《罗马人的事迹》(约1300年)里有这样的记述：“诺亚发现野葡萄树被称为‘田地或道路的疆界’。当他发觉葡萄酒是酸的，便找来四种动

物(狮子、羔羊、猪和猿)的血，在血里加上泥土，于是做成一种肥料，他便给葡萄树施了这种肥。就这样，血使葡萄酒变甜了……许多人喝了这种酒便变成了狮子，他们暴躁无比；一些人喝后变成羔羊，温顺不已，还有些人喝后变成猿猴，十分好奇而且嘎嘎地笑个不停。”这里没有提到喝这种酒的人有的变成猪，但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在宾根的希尔德加德(1098~1179)看来，葡萄酒既可以起到疗病的作用，而且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她也提到了诺亚：“由于受到亚伯(见该隐)的血的损害，大地产出了一种新的葡萄酒，智慧又回到人们手中。”酒能起到正面或反面的作用，但它的内在威力始终神秘莫测。“我们看不见给葡萄和谷物带来生机的神秘活力。”当圣餐上的面包和葡萄酒变成了基督的血与肉时，这种活力也在起作用。

伊斯兰教对葡萄酒的态度是含糊不清的。根据传说，在亚当和他没有名字的妻子离开花园时，天使加百列对他们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把一条从伊甸乐园——他们被赶离的地方——摘来的葡萄藤须送给他们。根据另一种说法，即加百列的棍棒在被他的同情泪水沾湿之后长出了果实：和天使的眼泪一样又圆又软的葡萄。但是魔鬼伊布利斯(Iblis)诅咒这种植物，因此虽然它是天使的礼物，但并不能保佑人们。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生前都被禁止喝含有酒精的饮料；



酒：葡萄象征耐心的等待。霍伯格，1647年。

然而到了天国，被真主挑选的人都将喝上“用麝香封存的葡萄酒，这种酒能够提起人的食欲，以至所有的人都想喝上它。而且，还要在这种酒中加上塔斯敏(Tasmin)泉水，所有接近真主的人和他的朋友喝的都是这种酒。天堂里也流淌着一条溪流，溪水可以酿成一种能提起人的食欲但人喝了不会醉的葡萄酒”。

根据分析心理学家阿拜利的理论，梦中见到的葡萄酒并不指酒本身，它象征自我的某些方面。“葡萄酒在宗教里是上帝的血的象征，它能给我们鼓舞，它是我们克服地球引力的



醉酒后的西勒诺斯骑在毛驴上。卡塔里，16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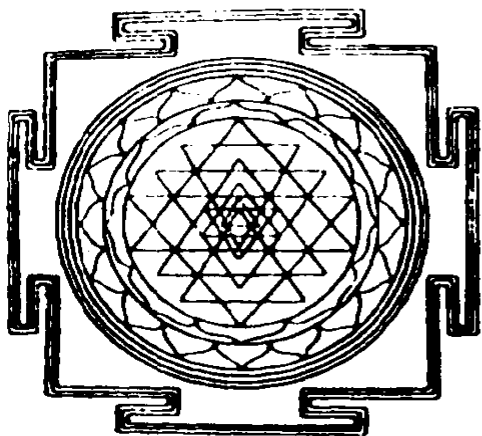
精神力量，还能给我们的想像力插上翅膀……当梦中高脚杯的深红或金黄色的葡萄酒熠熠发光，人生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对灵魂而言，葡萄酒带来的奇迹是神圣而富于活力的，它能使呆板单调的尘世生活插上翅膀，从而变得神圣”。

在日本，酒被称为“米酒”，但实际上它与啤酒非常相似，只不过酒精浓度较高(12%~16%)。在婚宴上以及过年时，人们都要喝米酒；如果喝酒时使用的是红色的小杯，那就象征严守某种誓约。

酒神杖 (thyrsus) 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即罗马神话中的巴克斯)的手杖。狄奥尼索斯教会了许多地方的人们种植用于酿酒的葡萄。狄奥尼索斯及其侍从手执这种顶端饰有松果、缠有葡萄藤的手杖，作为他们的节杖。与狄奥尼索斯有关的其他联系使我们相信这样的假设：酒神杖可以理解为阴茎象征。酒神杖原本是巨大的茴香树干做成的，这种树高达好几码。传说普罗米修斯就是用这种树干从奥林匹亚山上把火花挑回来，从而给人类带来了火。在学校里酒神杖演变成了用于惩戒学生的笞鞭。

具 (yantra) 坐禅时用的图案，其历史可追溯到古代印度，今天仍受到崇敬。它由各种对称的图形围绕一个中心构成(见曼荼罗)。一个具的图案通常依次由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

组合而成,因为这些图形对了解某些规定的人具有特别意义,而且它们可以通过自我的原始结构直接与潜意识交流。最有名的“具”叫“施瑞(Shri)”,它主要由各种排列精巧的三角形组成,一些三角形的尖顶往上,



由三角形、圆形和边沿构成的具。

一些往下,代表哲学的二元性;三角形的周围是一圈圈莲叶,外层是一个被延伸的近似正方形的图案。据说,这种“具”能使思考超越两极的统一性,因此使人感到在面对暂时的冲突时自己具有某种能力。

巨人 (giants) 在许多古代神话里,巨人相当于野蛮人,是荒野大自然的象征,处于被文明开化前的原始状态。这种联想源于在文明到来之前,只有像人一样有着非凡体力的造物才能与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衡。维也纳古生物学家欧·埃贝尔(O. Abel, 1875~1946)的理论和史前动物巨型骨的发现[以及那些遗留下来的被看做是巨人手工的巨石(见石柱)]更

丰富了这些传说。在希腊神话里,就有关于神打败巨人及巨人族的描述,在北欧神话里也有提到神和人类的巨型敌人色绅(Thursen)及绝顿(Juten)。在古代神话传说里,巨人被看做具有破坏自然的力量,是引起崩塌、泥石流、地震的原因。因而诸神及人跟巨人的斗争象征着人类与环境的抗争。关于美国史前《创世记》的神话传说同样提到了巨人族是上帝不完美的造物及由于巨人的破坏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关于描述雌雄一体巨人的传说有多种,如它们被上帝所杀,并肢解当做造天地万物的原料[像北欧神话里的伊米尔(Ymir)]。神话故事中的巨人通常身子笨拙,蓄意破坏,然而最终被英雄的勇气和计谋所打败[如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Cyclops),波里斐摩斯(Polyphemus)就被奥德修斯(Odysseus)打败]。在后来广泛流传的版本中,这种计谋常以一种幽默轻松的格调表现出来。



被英雄的骑士沃尔夫迪特里希杀死的巨人。引自书籍的插图,1480年。

在流传的假面游行行列里，巨人与矮人相互打斗。同样地，在斯威夫



巨人：猛犸骨化石被当成“巨人骨”于1443年在维也纳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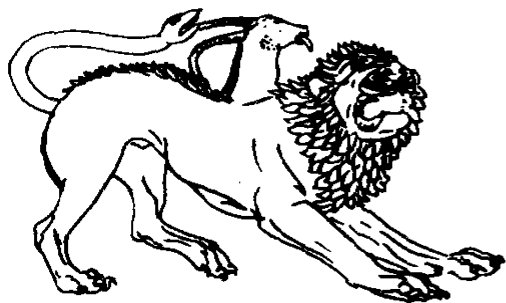
特(Swift)的《格列佛游记》中，大人国中的巨人也紧跟着出现在侏儒一般的小人国里。文学上最著名的巨人是法国人文主义者拉伯雷(Rabelais)所写的英雄[高康大(Gargantua)和庞大格吕埃(Pantagruel)]。

按埃得加·达克奎(Edgar Dacque, 1878~1945)的理论，我们有关巨人和龙的神话传说可追溯到对地球早期大型爬行类动物的原始记载(由史前的人类祖先流传给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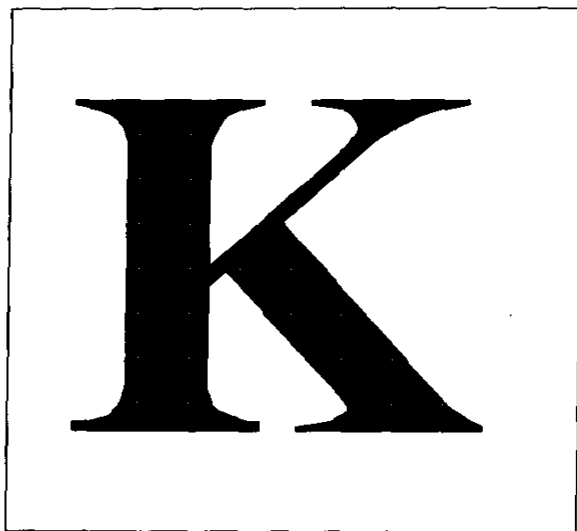
喀耳刻 (Circe) 希腊的半神半人、典型的妖女(见女巫)、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女儿。据说她把所爱的男人变成动物：萨杜恩(Saturn)的儿子皮库斯(Picus)被她变成一只啄木鸟。当格劳科斯(Glaucus)向她求春药时，她却没变他，但她确实把她所爱的林仙锡拉(Scylla)变成可怕的怪物、水手的祸星(见水妖)。关于喀耳刻的最有名的故事是她和奥得修斯(Odysseus)之间的斗争。她把他的部下变成了猪(见猪)。只有奥德修斯本人——靠赫耳墨斯(见商业神)给他的神药白花黑根草的保护——没有中她的魔力，他逼她把他的部下由猪变回来，他和这个令人心醉的女巫呆了一年，最后才被放走，带着忠告离去。喀耳刻象征勾魂女郎，她的魅力使崇拜者忘记了自己的尊严。

凯米拉 (Chimera or Chimae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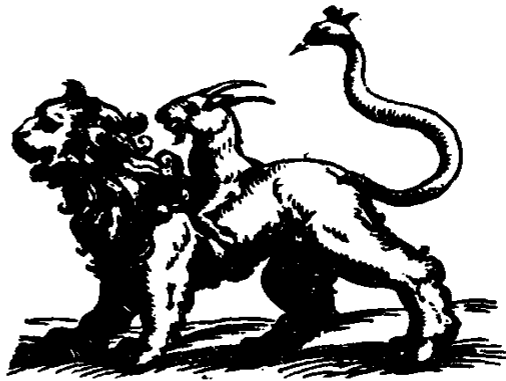
今天它仅是奇想或谣言的象征，在古代，它是个狮头羊身蛇身的怪物[埃特鲁斯坎人的“阿雷佐的凯米拉”(Chimera of Arezzo)集三种动物的脑袋为一身]。凯米拉据说是半蛇半人



凯米拉。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埃特鲁里亚青铜器。



女怪厄喀德那(Echidna)和来自冥府的怪物提丰(Typhon)的女儿，她的兄弟是冥府守门狗刻耳柏洛斯。据罗伯特·格雷弗斯(Robert Graves)的说法，她这副古怪模样象征了一年的几个季节：狮头对应春天，羊身是夏天，蛇尾是冬天。在神话中，英雄柏勒洛丰(Bellerophon)骑着带翅天马珀加索斯(Pegasus)杀死了凯米拉：这样柏勒洛丰就成了圣乔治(St. George)和圣米迦勒(St. Michael)等屠龙者的前基督教原型。作为撒旦力量的象



凯米拉の木刻画。卡塔里,1647年。

征,凯米拉有时出现在中世纪镶嵌图案中(如立柱和圆柱的柱头)。在古代,这个可怕的魔鬼出现在一些城市的纹章上,包括科林斯(Corinth)和库齐库斯(Cyzicus)。理性主义者认为这个三体一身的怪物象征了陆地和海洋的危险,但首先是地球内部火山力量的象征。

康乃馨 (carnations) 这种花有三百个左右的变种和不同的种植方法。粉色康乃馨常出现在圣母马利亚和圣子的画像中,也作为爱情的标志出现在文艺复兴的订婚画像中。到了现代,红色康乃馨开始成为法国保皇党的标志,后来在德语国家中又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在五朔节),而



康乃馨。

白色康乃馨则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标志;红色康乃馨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最终扩散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在土

耳其和高加索地毯的图案上,康乃馨象征好运。

卡桑德拉 (Cassandra) 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悲剧女性,特洛伊国王普利安和他的王后赫卡柏(Hecuba)的女儿。作为一个预言者和女祭司,她尊敬司神谕的阿波罗神,后者送她先知的本事,并希望做她的情人。她接受礼物但拒绝他的建议。失望的阿波罗重新修正他的礼物:卡桑德拉的预言将准确无误,但没有人相信它们。她警告说,帕里斯这个孩子将给特洛伊带来灾难,他的斯巴达(他在那里碰上海伦)之航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希腊人留下的木马不可通过城门运到城里。可惜,她的警告无人理睬:特洛伊沦陷,卡桑德拉被掳到迈锡尼,又很快被杀死。在埋葬她的阿米克莱(Amyclae)附近有座供奉她的庙宇叫亚历桑德拉。“卡桑德拉”指一个人不管其预言多么准确也无人听取。

卡萨诺瓦 (Casanova) 在现代用法中,这个象征性人物指那种爱虚荣的冒险家,活着只为了不断地引诱女性,却不能保持持久完满的关系。卡萨诺瓦(Giovanni Girolamo Casanova, Chevalier de Seingalt, 1725 ~ 1798)受过开放教育,勇敢而自信,同时是个骗子,到处吹嘘他的占星术和犹太教神秘哲学知识。他很善于交际,比同时代的人更富想像力更聪明。在他的回忆录以及有关他和大约二百个左右的妇女之间走马灯式的

风流韵事的资料中，他讲述自己如何从威尼斯宗教裁判所号称“密封”的总督宫监狱成功逃跑（他因撰写亵圣的经文在那里被判刑五年）。晚年他在波希米亚城堡达克斯(Dux)当图书管理员，并在那里撰写回忆录。

克洛诺斯 (Chronus) 时间的化身，和天神克洛诺斯[Cronus(拉丁语萨杜恩)]没有区别。萨杜恩常以象征昙花一现的物品如沙漏和弯刀作为自己的标志，与克洛诺斯的标志不约而同。吞吃自己孩子的克洛诺斯成为创造又毁灭的时间的象征。在古代神秘宗教中，克洛诺斯是宇宙的原始神，也叫埃翁[Eon, 原本叫阿吞(Aton)或伊涌(Aeon)]。据说克洛诺



作为天使的克洛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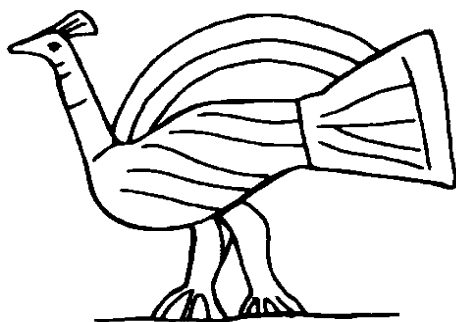
斯为创造世界而显形于黑暗之中，他从灵气中造出一个原始银蛋。克洛诺斯作为时间守卫神出现在许多充满巴洛克风格的钟上，他的翅膀暗示了

时间之飞逝，大弯刀表示谁也无法逃脱时间流逝这种残酷性。在赫希俄德的神谱中，克洛诺斯就是用大弯刀阉割了原始神乌刺诺斯(Uranus)；乌刺诺斯的血滴在地上，生出复仇女神(希腊语 Erinyes)。

孔雀 (peacock) (希腊语 taos, 拉丁语 pavus)这种色彩绚丽的鸟来自印度。由于孔雀开屏时羽毛华丽无比，因此在印度它是太阳的象征(孔雀开屏指的是雄孔雀，雌孔雀并无绚丽多姿的羽毛，故象征学家对其并不注意)。孔雀传入西方的路线大致如下：从印度出发，途经巴比伦王国、波斯和小亚细亚，最后来到希腊的萨摩斯岛(Samos)，在这里它成为赫拉(Hera)神龛上的神鸟，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人要花钱看孔雀开屏，这通常在戏剧表演的间歇进行。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把孔雀看做朱诺(Juno)女神的神鸟。在印度的神话中，很多神灵都骑在孔雀上；在西方，孔雀被誉为蛇的勇士，而且人们认为，孔雀羽毛的绚丽颜色说明它具有把蛇毒化作天上的七色彩虹的能力。在中东，库尔德的杰兹狄教派(Jezidi,“魔鬼的崇拜者”)把孔雀(Melek Taus, 意为“孔雀王”)看做上帝的使者；对穆斯林来说，孔雀象征宇宙，或太阳和月亮。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孔雀通常也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它的肉被认为具有很强的抗腐性(因此象征埋葬后的基督)；它在春天要换羽毛，新羽会长出来，这使它成为复活的象

征。古代的基督教还有这样的迷信说法：孔雀血可以吓走邪恶的妖怪。因此，在描述耶稣诞生的图画里，孔雀和别的动物出现在马厩里；两只用高脚杯喝水的孔雀象征灵魂的再生，而二级天使的四个翅膀的羽毛是孔雀的羽毛。孔雀的“眼睛”象征无所不知的神，而孔雀肉一直被认为是促进病人康复的理想补品。

在基督教的文献《自然哲学家》里，孔雀显示了它丑陋的一面：据说，它“趾高气扬地走着，展示自己的华羽，目空一切地看着周围，为自己的形象感到洋洋自得。但是，当它看到自己的两脚时，就愤怒地尖叫起来：这双脚跟它的光辉形象太不相称了”。这一情节的象征意义如下：基督徒也许对自己的优良品质感到自得，但是，“当你们看到自己的脚——你们的缺点时，那就向上帝哀伤地哭喊吧，怨恨自己身上的丑恶吧——就像孔雀恨自己的双脚一样，这样，你们才能清白地出现在你们（神圣的）新郎面前”。这一象征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孔雀被当做虚荣、奢侈和高傲的象征。神职人员也被告诫不能染上这些习气。“当孔雀受到人们的表扬时，它便会翘起自己的尾巴（即开屏），正如牧师在受到奉承者的谄媚时心里会飘飘然一样。当孔雀翘起尾巴，它身体的后部便会暴露在外，这样，它虽虚荣地装扮自己，也只会显出一副可笑的形象。孔雀应该夹起尾巴走路，人们也应该按老师的教导谦虚行事。”(Unterkircher)在巴洛克



孔雀。基督教早期的柱子浮雕，来自鲁苏库鲁(北非的毛里塔尼亚)。

式的苦路十四处(the Stations of the Cross)的描述中，脱下衣服的耶稣向人类详述虚荣的罪恶，此时，一只孔雀就站在旁边。在吟游诗人看来，孔雀是高傲的化身。

在印度文化的影响下[在印度神话中，女神萨罗斯瓦蒂(Sarasvati)骑在孔雀上，而因陀罗坐在孔雀宝座上]，孔雀受到古代中国人的尊崇。由于它能驱除魔怪、见到漂亮女子时会翩翩起舞，因此它被当做美和尊严的



孔雀作为虚荣的象征。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化身。孔雀羽毛是清朝皇帝的爱物，因此被插在花瓶里。传统的中国花园里也养有孔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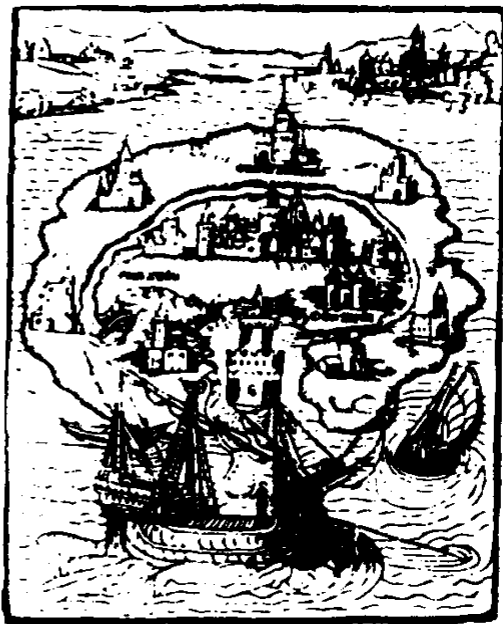
在炼金术的象征体系里，孔雀开屏时的七彩羽毛在一些情况下代表原始金属转变成金子的步骤；在某些情况下，又代表出了差错的程序，这时，炼出的只有浮渣，而不是金子。

在纹章学中，孔雀（或开屏时的羽毛，或一条羽毛）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在这里，它象征的自然不是华贵，而是复活和荣耀。

快乐岛 (Islands of the Blessed)

海岛以前被广泛认为是与来世相联系的、一般人难以到达的天堂，是更现实的天堂的象征（也就是说，是第二伊甸园），但有人试图在“神话地理”中定位这个天堂，例子之一是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加美士》，其中有个叫帝尔曼(Dilmun)的岛国，据说大洪水中的“诺亚”就是被冲到了这儿，帝尔曼相当于波斯湾中的巴锐恩(Bahrain)岛，不过，此岛与我们想象中的“岛屿天堂”并不相符。不少古代传说提到快乐岛（希腊语 macaron nesoi，拉丁语 insulae fortunatae，及由此而来的阿拉伯语 al-djaz'ir al-chalidat）位于奥神海的西部，与伊修斯(Elysium)相提并论，上帝之选民死后即去到那里。人又尝试辨别这个虚构的地理位置，这回找到的是加那利群岛，正如普卢塔克（大约公元 50~125）所写的：“那儿极少下雨，即使下，也是中等雨量，大多时候柔风习

习，带来许多露水，使大地甘愿奉献出最好的丰硕果实。这儿的居民除了享受闲暇时光，再也无事可做。空气是如此怡人，甚至粗民也会认为这里正是上帝的首选之地。荷马在他的魔幻般的诗句里描绘过这个地方。”历史学家弗拉韦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 公元 37~95)把快乐岛和反物质和精神的二元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符合诺斯替教派的极性观念，即灵魂是光之火花，定要被释放。这些火花来自于“最崇高的上苍”，却被囚禁于“肉体的束缚中”直到死亡，只



快乐岛：引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木刻。1515~1516年。

有到这时，灵魂才得以净化，飘洋过海来到快乐岛的极乐世界。在那里，肮脏的灵魂要关在“黑洞穴”里遭受惩罚。凯尔特人，特别是爱尔兰神话讲述了西海（大西洋）中不可思议的

天堂,这些神话对快乐岛和有关航行的描写甚至在基督教传教士到来之前就已存在,后来,这些观念并入了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中,如圣布兰丹方丈的航海传奇。据说他航行到一片“上帝许诺的福地”(后来人们认为这便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前身),不过,幻觉宇宙学或神秘宇宙学拒绝把这些快乐岛归纳到我们所知的地理位置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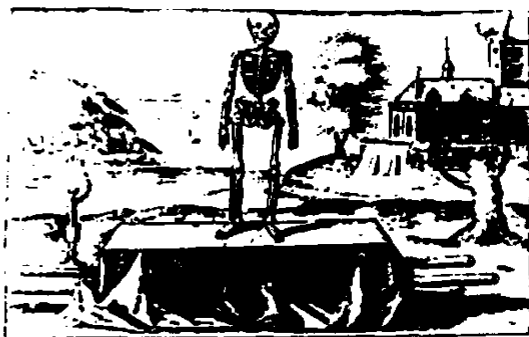
中国的传统宇宙论也有相同的看法。在这里,快乐岛变成了位于中国东海岸太平洋上的方丈、蓬莱和瀛洲三岛;“八仙”就是在那里过着极乐的日子。很早以前,死者的衣服常饰有快乐岛的图案,以此向死者表明他已经获得快乐岛的幸福。在传统的中式花园中总有代表快乐岛的奇异小岩石岛。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岛屿传说,如美国东南部的美洲土著文化中的“青春泉”,不过它们更多出现在神话中而不是作为一种象征。这些传说中的岛屿与渴望中的安乐乡有相似之处。

骷髅 (skeleton) 在萨满教(亚洲北部乌拉尔—阿尔泰人信奉)的文化里,骷髅或瘦骨嶙峋、骨头凸现的人体象征进入入定状态的内行人情感崩溃的经历。类似的画面也象征苦行者的自我克制。然而,在多数情况下骷髅被看成死亡的标志,因为在肌肉腐烂之后骨头可以保存下来,条件合适的话还可以保存数千年。在末日审判(见世界末日)的描述里经常见到



象征死亡的骷髅向傻瓜走来。引自塞巴斯蒂安·布兰特《愚人船》,14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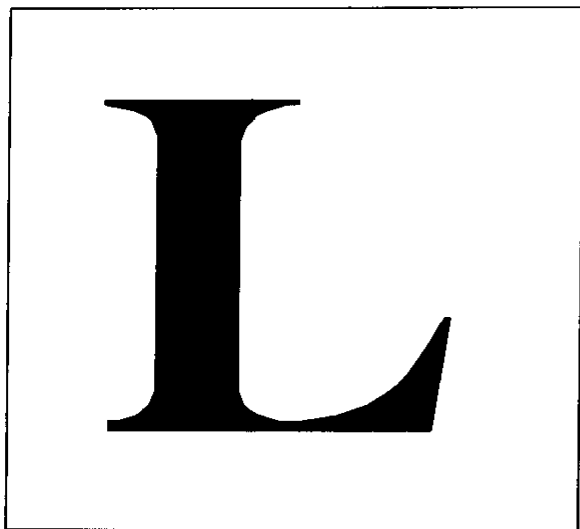
骷髅从坟墓中爬出来——在炼金术的象征系统里这预示复活以及原始物质在经过“变黑”和“腐烂”之后的再生。但是,骷髅常常是一种视觉上的比喻,即死亡的化身——它手里拿着(计时用的)沙漏和一把长柄大镰



“原始物质”的“埋葬”。引自炼金术寓言的插图,1678年。

刀(或镰刀)——这在死亡之舞的描

述里是在提醒人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被死亡包围着”。在流行病（如“黑死病”）肆虐欧洲的时期，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主题。



拉伯兰旗,皇旗 (labarum) 拉伯兰旗指的是古罗马后期皇帝的皇旗,高举在罗马军队前面。在基督教象征论中,这种带XP(来自耶稣名字头两个字母的花押字)字样的旗帜据说伴随康斯坦丁一世皇帝在米勒宛大桥战役(312年)中战胜马克辛修斯(Maxentius)。在中世纪,皇旗成为耶稣复活的标记,象征他战胜死亡。在复活节的游行行列中,这种胜利旗代表“上帝的羔羊”。

来世 (afterlife) 对于“来世”,即死后的生活,有不少象征性称呼,但没有突出它的具体特性(比如这些概念:炼狱、地狱、天堂、极乐岛)。我们说起“来生”或“彼岸”意指那条将阴界和阳界隔开的河流的对岸。在北欧神话中,这条冥河叫耶尔(Gjoll);希腊神话叫阿喀隆(Acheron)、克塞图斯(Cocytus)或斯第克斯(Styx),其他文化也有类似的河流。这条河只能泛小舟而渡,通常由生者为死者举行

特定的仪式,包括往棺材里放一枚硬币作为过河费[希腊语叫冥府渡神(Charon)];常常要杀狗,与死者合葬,以便让它们引导死者穿过前方的陌生地带。土葬的习俗也许还包括葬于大山洞里,因而导致了这样一个象征(可见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地下和山洞是死者的世界[希伯来语,阴间;希腊语:哈得斯;拉丁语:奥克斯(Orcus);阿兹台克语:米克兰(Mictlan)],它们被想象成一片黑暗,毫无快乐,在某些情况下,还有点儿像地狱。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在北美的土著印第安文化中,来世是以天堂为背景的(但并不暗示灵魂的升华),或在一个遥远的国度,生活仍如现世一样继续。在相信人有多个灵魂的文化中(埃及、古代中国),据说其中一个灵魂呆在墓中或墓旁,接受供奉,另一个不得不出去寻找另一世界。在灵魂转世理论发达的地区,这个“另一世界”不过是灵魂等待转世的中转站。不但在以伦理道德为基石的天启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而且在许多其他的宗教(如埃及)教义中,死者的灵魂要在来世中根据其生前行为受到判决,判定他们的灵魂是受罚还是无罪(见天平和天堂)。

在古希腊,希望在来世中善恶有报的说法屡见不鲜。以下这些谚语说明了那些臭名昭著的行恶者在地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坦塔罗斯(Tantalus)“诱人的”水杯[吕底亚(Lydia)国王坦塔罗斯杀死自己的儿子,以其肉供奉神灵,激怒众神。地狱

里,他站在齐颈的水中却不得不忍受难耐的口渴,因为他想喝水时水即消失;诱人的水果在他嘴边飘香,当他伸手抓时,风就把它们吹到他够不着的地方,对他的惩罚就是虽然近在咫尺,却永远不能得其所想];“西西弗斯(Sisyphus)之石”[建造哥林多城(Corinth)的西西弗斯想欺骗冥王哈得斯,被罚推一大圆石上山,快到顶时只能眼睁睁看圆石滚回原处:他受到的折磨是永恒的沮丧];“达那伊达斯工作”[达那伊达斯(Danaides)是阿尔戈斯(Argos)国王达那俄斯的女儿们,在新婚之夜杀害各自的丈夫,对她们的惩罚是:将水灌进一个无底的容器:一项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工作]。

在中欧的天主教地区,炼狱的形象是众所周知的:在那里,“可怜的灵魂”在有限的一段时间里受苦后,可以赎清较轻的罪,生者可作祈祷为死



来世:喀戎作为引渡亡者。卡塔里, 1647年。

者减罪,死者的灵魂也能够给予帮助。大众艺术把炼狱描绘成和地狱相似,以人模样出现的灵魂完成赎罪后

由天使领上天堂。另一个难忘的来世形象是介于死亡和复活之间的耶稣。《旧约》中所叙述的虔诚灵魂在“悲惨的地狱”,或地狱边缘(阴间)等待拯救,如《尼科迪默斯福音书》所描绘的那样,“铜门破碎,铁梁断裂,束缚死者的链锁哗然松开……开福之主化装成人,迈步而入,光亮透彻冥府每个黑暗的角落……救世主祝福亚当,在他额上画十字,同样也在年长者、先知和殉难者额上画十字。而后他和他们一道从冥府中升起”。这种“复原”或复活在东正教艺术中常常提到。

蓝宝石(sapphire) 由于其色碧蓝,故蓝宝石象征天空和“要素”空气。在古代有关石头传说的书中,人们常把它和天青石混为一谈,认为它与金星有联系,而实际上它是和土星有关的:印第语把它称为 sauprijam(意即“土星的至爱”)或 saurinata(意即“献给土星”)。德国中世纪的科学家罗尼塞鲁斯(Lonicerus)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蓝宝石能使人“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且信仰虔诚”,它还能使人更乐于平和地待人。传统的象征体系把蓝宝石和超凡的美德、贞洁及诚实联系在一起。阿尔伯图斯(1193~1280)也相信蓝宝石给人带来“安宁与和谐”,并且使接触宝石的人“对上帝的信仰更加虔诚、更加纯洁”。德国皇帝的皇冠于显眼的位置镶嵌着一颗印度蓝宝石。炼金术士莱昂纳德·瑟尼塞说:“蓝宝石能治愈蜘蛛和毒

蛇咬伤的伤口,用蓝宝石擦这些伤口,还可以提高被咬者的视力”(1583年)。

蓝色 (blue) 这种颜色最常见的象征意义是精神和智力。和红色不同,蓝色显得“冷”些,促使人们沉思。在分析心理学家看来,蓝色赋予生命独特的形式。它是天空的颜色,在古埃及和天空之神阿蒙(Amon)有关。G. 海因茨——莫尔(G. Heinz-Mohr)称蓝色为最深沉、最超然的色彩,是真理的媒介,通过蓝色可以透视到存在于空气、水、水晶和钻石中的未来的虚空,这就是为什么蓝色是天空的颜色。宙斯和耶和华将双脚植于湛蓝色之中。蓝色护身符据说能使邪眼失灵。北欧神话中的奥丁神有一件蓝色斗篷,就像圣母的披风,她自己因此有个浪漫的绰号“蓝色百合”。古印度神话的毗湿奴神(Vishnu)被描绘成蓝色的讷里什那(Krishna)。耶稣身穿蓝色外套布道。“蓝色是真理的象征,也是上帝永恒的象征(因为真正的就是永恒的),它将永远代表人类的不朽”[波特尔(Portal)]。古代中国对待蓝色态度暧昧:传统艺术中的蓝脸不是鬼怪神灵就是理想破灭而自杀的文曲星。汉语原本没有具体的字词表示蓝色,而是用“青”来指从深灰到蓝到绿的各种颜色,也指在油灯下苦读的学子们的生活(即清贫),今天的“蓝”字实际上指靛青,即粗布工作服的颜色。蓝色的花朵、眼睛、发带和布条被认为是丑陋和不幸,而在欧洲,

浪漫主义者心中著名的“蓝色花朵”暗示精神上的最大灵感。中国五行中的木和东方及蓝色有关。在有插图的古墨西哥手稿中,绿松石这种宝石和水被画成淡淡的青绿色,但蓝色与方位的象征毫无联系。

在流行的中欧象征观中,蓝色是忠诚的颜色,但也表示神秘(如神话故事《蓝光》),或欺骗和忧郁[如许多的德国习语,比较英语“完全出于意外”(out of the blue)]。这种颜色和迷醉的联系(德语形容词“蓝色的”也是“喝醉”的俚语)很难解释,但也许和酒鬼发蓝的双颊和鼻子有关。在政治领域中,蓝色代表自由主义者(或象征俾斯麦时代或之后的德国和国家自由主义)。共济会传统中的“蓝色”系统是基本的三级统治集团(比较红色)。史前艺术和无文字历史的民族艺术极少用蓝色,因为那时缺少生产这种颜色的原材料。撒哈拉西部人多把衣服染成蓝色,这样做的还有生活在南部荒漠草原如西撒哈拉的雷格巴特游牧部落(从前的西班牙人)以及图阿雷格人和毛里塔尼亚。

在英语口语中,蓝色表示淡淡的哀愁和有伤风化(如蓝色电影)。

狼 (wolf) (拉丁语 lupus)在中欧文化传统中,狼被认为是一种给人类和别的动物带来危险的食肉动物,直至今天,人们也还有这种观念,因此,在童话中狼很自然地扮演威胁人类的角色——以动物形象出现的“敌人”。在传说中,嗜血成性的坏人会变

成狼(英语中的“狼人”即含有“会变成狼的人”的意思)。在古代北欧神话中,力大无比的狼形怪物芬里厄(Fenrir)被诸神用魔绳系住,但在最后的战争(见世界末日)中它挣脱了束缚,吞下了太阳,但在与众神之王奥丁(Odin)的搏斗中被奥丁杀死,而奥丁自己也死于这场搏斗。

古人认为狼是一种“像鬼一样的动物”,人只要被它看上一眼便会失去说话的能力。希罗多德(Herodotus)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提到,古代欧洲东南部的锡西厄族人(Scythian)一年中都有一次变成狼,然后又恢复成人的模样。这一说法表明这个民族是以狼作为图腾形象的。据说,成吉思汗是一条“上天挑选的”蓝灰狼的后代,而这条狼的父亲就是苍天。

在罗马人看来,打仗前有狼出现,那是胜利的预兆,因为狼与战神玛尔斯有联系。而另一方面,在鲁克特拉(Leuctra)之战前,狼袭击了斯巴达人的羊群,他们便担心打仗失败(公元前371年)。尽管狼象征早晨的太阳(因为它有夜视能力),但它的象征意义基本上是反面的:它代表野性或撒旦的威力。古代中国人认为它象征贪婪与残酷;“狼的目光”表示怀疑和恐惧,这也是人见到成群活动的猛兽后产生的感觉。只有在土耳其的干草原上,狼才被作为民族的图腾形象出现在旗帜上。然而,也有关于狼养育小孩的传说(如在中国的北方)。这种令人恐惧的猛兽在某些情况下也

会成为一些弱小动物的有力保护者,虽然在大多数文化传统里人们似乎



向人进攻的狼。选自H.魏丁兹所作的木刻,1517年。

对“大灰狼”都有一种恐惧感。按照基督教的象征手法,狼首先是给虔诚的信徒带来危险的恶魔般的敌人(见羔羊)。只有圣徒——如阿西西的弗朗西斯(Francis of Assisi)、骑着狼的凡赛里的威廉(William of Vercelli)、赫尔威(Herve)和朱密吉斯的菲利伯特(Philibert of Jumieges)——具有把狼的野性变成“虔诚”的能力。传说奥格斯堡的圣辛佩尔特(St. Simpert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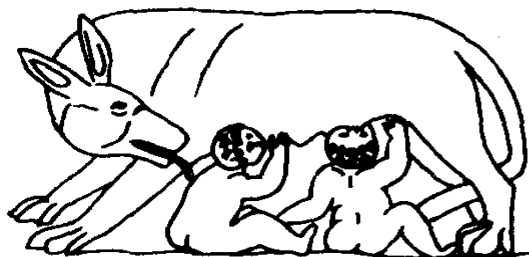


和人类一样,狼喜欢模仿长辈。霍伯格,1675年。

Augsburg)从狼口中救出一个孩子,并命令狼把小孩还给他的母亲。“地狱之口”有时被描绘成龙的嘴,有时是恶狼之口。

在早期基督教的文献《自然哲学家》里,狼被描述成“一种狡猾而又残忍的动物”,在遇到人时它便假装跛脚,以便伺机向人发起袭击。圣巴西勒(St. Basil)说:“这就是狡猾奸诈的人的本性。当他们碰见好心人时便装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模样,但他们的心里装的却是仇恨和诡计。”“披着羊皮的狼”代表诱惑人心的假先知,这种人的目的就是“残害无辜”。

在英语的成语里,狼也是以贪婪、威胁、猛兽的形象出现。“免于挨



养育罗穆卢斯和瑞摩斯的狼。引自瑞士阿文奇斯的浮雕,公元二世纪。

饿”(to keep the wolf from the door)意为挣足钱以避免饥饿;“喊‘狼来了’”指的是发假警报;“色狼”是指无休止地追逐女性以满足性欲的男人(特点不是他的嗥叫而是他的“口哨”)。

在炼金术的象征体系中,“金属狼”据说会吞下“狮子(即金子),以便解救自己。这似乎是利用铈——炼金术士炼金房里的“灰狼”——净化被

玷污的黄金的过程。

女巫通常被描绘成骑在狼上或变成狼,这是由于狼是魔鬼的象征。



给羊布道的狼。霍伯格,1647年。

在一些有关狼向绵羊布道的寓言和寓言《狼与鹤》中,狼象征狡猾与奸诈。(鹤把卡在狐狸喉咙中的骨头取了出来,但它得到的惟一报偿是狼不会咬掉它的头:“这就是靠榨取穷人血汗过活的忘恩负义的有钱人的本性。”))

虽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多年来未能使“狼人”彻底摆脱困扰,但荣格学派的学者们给那些受此困扰的人带来了希望。他们把狼(作为一种梦的标志)理解为自我漫无目的的巡行。象征各种没被驯服的外部能量,它们“富于灵性”但毫不妥协。做



狼。伪-大阿尔伯图斯,法兰克福,1531年。

梦者在梦中受到狼的袭击,表明一些纠纷必须得到解决。然而,荣格学派指出,在童话里,这种“掠夺成性”的猛兽被聪明的小孩和小山羊用计谋制服,而狼根本不是有经验的猎人的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动物行为主义学者认为狼与其坏名声并不相称。通过强化的行为纠正,可以把狼训练成一个能与模仿“头狼”行为的人相处的动物。

早在1688年,贝克勒对狼就持有以下的积极观点:“狼代表机警,这说明了它的名字和形象出现在徽章上的原因。狼很精明地追逐自己的猎物,以至猎人很少能在它巡行时捕获它。”

另一方面,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里,狼是十足的坏蛋。据说母狼的眼睛在夜间像灯笼一样闪闪发光,以致人会因此失去知觉,正如魔鬼雪亮的目光会使我们失去喊叫(即祈祷)的能力一样。狼的诡计糊弄愚蠢的人,因为他们对狼的诡计及其带来的罪孽视而不见。(乌特克舍)

也许有关“狼孩”(即由狼养育的被遗弃的小孩)的传说不仅能在印度找到(见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在欧洲民间传说中也有类似故事,这大概源于罗马人关于卡匹托尔狼养育了罗穆卢斯(Romulus)和瑞摩斯(Remus)的传说。

拉撒路 (Lazarus) (希伯来语, Eleazar) 拉撒路在《圣经·新约》中

分别指两个不同的人。一是指基督寓言的“穷人和富人”(《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到三十一节)中的乞丐拉撒路。他是一个在人间饱受贫穷和疾病,从而升入天堂后得到安慰的人。他在天堂的好日子与地狱里那些生死轮回的痛苦折磨恰恰相反。乞丐死后,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身边,而富人死后却痛苦万分,他恳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用指尖蘸水来凉凉他的舌头这一愿望也无法实现,因为“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是不可能的,要从你们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可能”。乞丐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因而他,如约伯被视为麻风病院的保护神,后来他也被看做一般医院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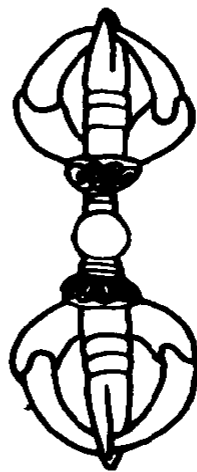


有麻风病的乞丐拉撒路。引自斯特拉斯堡的玛利安《圣经》插图,1625年。

神。因此英语里的“lazaretto”(或“lazaret”)是表示传染病院的意思,在欧洲的其他一些语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另外一种“拉撒路”的说法是指马利亚和马大的弟弟拉撒路,他是被耶稣从死亡中解救出来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四十四节)。“拉撒路”在形象化的艺术中常常是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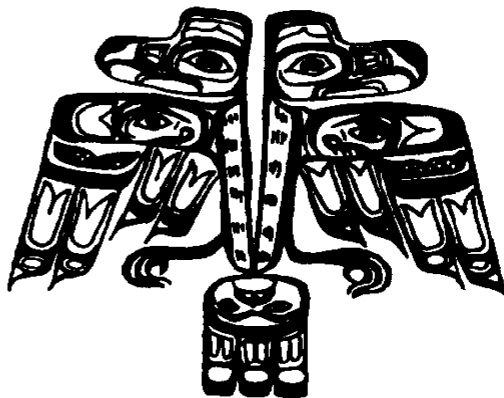
被厚重的布条包裹，这体现了死者定能复活的信念。欧洲的一些慈善团体（如：遣使会会员 the Lazarists）的名称就是来自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典故。

雷电 (thunder) 有许多古老文明里，人们把雷电理解为住在天堂里的神灵在疯狂发作，闪电也是由他们引起的。天堂里的轰隆声也被理解为上天在宣示它的威力。在《圣经》里，这种威力的宣示便是上帝的声音：“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约伯记》第三十七章第二到四节）雷电常常被理解为神灵在发泄对混乱的宇宙秩序的愤怒：美洲土著居民认为这种愤怒的表达方式是雷鸟在拍动它的翅膀；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这种愤怒表现为雷神托尔在用他的大锤敲击巨人发出的声响。古代中国人用不同的方式理解雷电：有的把它看做“老天爷的笑声”，有的认为是神在擂鼓，有的认为是一红头发的天怪在发怒，有的则认为是运送死人灵魂的四轮马车在天上行驶时发出的隆隆声。天上的雷神有时被认为只长有一条腿：如阿兹台克人的雷神或基切族玛雅人的雷神（Huracan，英语词hurricane“飓风”即源于此）。在中欧，一种头足类软体动物化石——箭石——通常被称为“雷电”或“雷石”；在一些地区，家长们把新石器时代的鹤



西藏喇嘛使用的金刚节杖。

嘴锄放在房顶的屋脊下，以防止风暴对房屋的侵害，这种石头打制的鹤嘴锄也被叫做“雷电”或“雷石”。通常情况下，专司雷声、闪电及一般天气的神，也是天上至高无上的神，如古希腊神话里的宙斯神，以及斯拉夫文化传统中用棍棒作为自己的标志的佩伦（Perun）。“雷电”是印度和西藏宗教仪式上使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的名字，也被称为“金刚节杖”；在



美国西北部海达人绘画中的雷鸟，形如双鹰。

佛教里它是用来“化解愚钝、启迪心智”的。它本来是吠陀的天神因陀罗 (Indra) 用来劈砍乌云、释放雨水的武器。在日本的绘画里,雷神是红色的,被八个手鼓包围。一般来说,人们把雷电看成天上的神灵向人传达一种威严、明确的信息,有时它给人带来的是危险,有时它保护人们免受恶毒神灵的危害(见暴风雨)。

乐园 (paradise) 乐园是欢乐的王国,危险在那里是不存在的,这是早先没有犯下罪孽的人们居住的地方。该词在古代波斯语中的含义是“有围墙的猎园”,表明这是专供国王打猎的地方。在《圣经》里,上帝宣布不得靠近乐园中的“分别善恶之树”(《创世记》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一禁令没有得到人类始祖的遵守。在神话中的原始时代,乐园是宇宙的中心,其标志是由此分流出的四条河流以及造物主本身。这个“失去的乐园”变成虔诚信徒的追求的目标,他们希望在天堂里能找到这个乐园。伊斯兰教对乐园的描绘与其他宗教的区别在于,能进入乐园的男人可以享受性的快乐:“任何人或魔怪都不曾触摸过的大眼美人儿”(贝尔兹,1980年)。在末日审判之后重新找到的原始乐园里,正直的人在棕榈树和石榴树、芬芳的灌木和阴凉的树丛中尽情地欢乐。在其中的一条河里,流淌着清澈的生命之水;一条河流淌的是人喝了不会醉的葡萄酒;一条河流淌着永远新鲜的牛奶;再一条河流淌的是蜂

蜜——清亮、香甜而又可口。这“并非梦幻中的世界,而是十分现实的欢乐王国……一种和平安宁的生活写照,这种生活在处于沙漠绿洲中的东方男权社会尤其典型。乐园的观念在阿拉伯哈里发的花园中已得到体现”(贝尔兹,1980年)。人们想象中有四个不同的花园,与乐园中的四条河流相对应。

在古代,极乐岛——位于太阳西沉的地方——的观念常常被黑暗阴间的观念所取代。在凯尔特人的观念里,来世包括西海上的“幸福岛”和水下的乐园,在这个乐园里可享受到如伊斯兰乐园中的性的快乐,但活着的人是无法企及的。水手们在讲述海上历险时会提到“一百五十个”岛屿,在这些岛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女,美妙的音乐到处可闻,那里的人不知欺诈、忧虑、疾病和死亡为何物。这些神秘岛屿包括鲜花盛开的麦格梅尔岛 (Mag Mell)、玩乐岛麦格蒙 (Mag Mon)、温柔岛丘伊思 (Ciuin) 和伊姆丘伊思 (Imchiuin)。埃曼思岛 (Emain) 又叫做女儿岛 (Tir nam Ban), 岛上的老少女子都在等待,个个都满面发



动物的乐园。M. 梅里安作,1633年。

起来)观念中,个人是融合于整个宇宙之中的。

在传说中,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苏非派(Sufi)的首领拉比娅(Rabi'a,死于810年)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并不是为了进入任何一个为正直和神圣的人准备的乐园。当她被问到为何一手拿着盛水的碗,另一只手拿着盛火的碗时,她回答道:“我要赶去放火烧掉乐园、引水把地狱淹没;这样,朝圣者们在去寻找真主的路上就会拿掉脸上的面纱,他们就懂得自己的真正目标;这样,真主的侍者就会看见这些不希望得到报偿、不畏惧报复的信徒……”后来的一位苏非派信徒阿布德·亚兹德·比斯塔米(Abud Yazid Bistami)有如下评论:“乐园是最后的面纱,因为被挑选进入乐园的人住在那里;而乐园里的人并不和真主在一起。真主是戴着面纱的。”

犁 (plow) 犁替代更古老的小锹象征和平的(《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农业生活(见蚂蚁)。在古代农业社会里,耕犁“大地母亲”被比作男性性行为。钩犁不必翻起土块就能掀开土地表面,它在象征论中的地位的确立要大大早于现代所用的不对称犁铧。哥伦布到来前的美洲文明没有犁也没有拉犁的动物,人们依靠的是小锹。在纹章学中,犁只偶尔出现[如巴伐利亚(Straubing)城的纹章,有时用作谐音如埃塞俄比亚的新徽章]。



犁。霍伯格,1675年。

传说讲述天使用农夫圣埃西多(Isidor)的犁替他干活,因为他不愿在弥撒期间为主人干活;其他圣人给自己的犁套上不寻常的动物来象征对大自然的统治[圣真蒂乌斯(St. Gentius):一头牛和一头狼;圣康蒂根(St. Kontigern):一头狼和一头鹿;塔伦泰色的圣詹姆斯[(St. James of Tarentaise):熊]。



犁:死亡之舞情景。汉斯·荷尔拜因作,1547年。

皇后库尼贡德(Kunigunde)经受住一次考验,从而洗掉对她丈夫,皇帝亨利希二世(Heinrich II)不忠的猜疑,这种考验是走过炙热发红的犁刀,清白者不受到伤害。T.里门施奈德(Tilman Riemenschneider)在班贝格大教堂(Bamberg)的浮雕中描绘了这一情景。

梨 (pear) 这种果树原为野生,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培植。在荷马的史诗中梨是女神们[赫拉、阿芙洛狄特/维纳斯、波摩娜(Pomona)]的圣果。保萨尼阿斯(Pausanias)说,蒂林斯(Tiryns)和迈锡尼(Mycenae)的赫拉塑像就是用梨木雕成的。在古代中国,梨象征着长寿,因为梨树寿命很长。由于梨与“离”谐音,恋人或朋友是不同吃一个切分的梨的。白色的梨



梨。引自《植物志》插图,布伦费尔斯,15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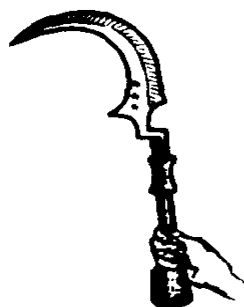
花象征哀悼和人生的短暂,但同时也是美的标志。梨的形状使人联想到丰臀的女人,这也许就是分析心理学把梨看做性的标志的缘故。大约在1290年,特里姆堡的雨果(Hugo of Trimberg)精心创作了一则与梨树有关的寓言,从这棵梨树掉下的梨果有的掉到荆丛上,有的掉进水里或落到青草上。这棵梨树就是人类的祖先夏娃,梨便是她的后代;没有落到忏悔的绿草丛的都会死于不可饶恕的大罪。

镰刀 (sickle) 这一史前农耕社会(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古老收割工具最早是用燧石制成的,后来它成了一种与新月(见月亮)有关的



空中的镰刀:圣诺特伯加的标志。W.奥尔作,1890年。

膜拜标志。人们常常把弯曲的剑称为镰刀(如巴比伦城守护神马杜克的武器)。克洛诺斯(Cronus)就是用镰刀割下天神乌拉诺斯(Uranus亦即其



镰形剑,19世纪非洲芒贝图国王蒙萨的标志。

父)的生殖器的,后来前者被其子宙斯(朱庇特)的雷电击倒并被废黜、流放。镰刀一直作为克洛诺斯(拉丁语Saturn即萨杜恩)的标志,他还被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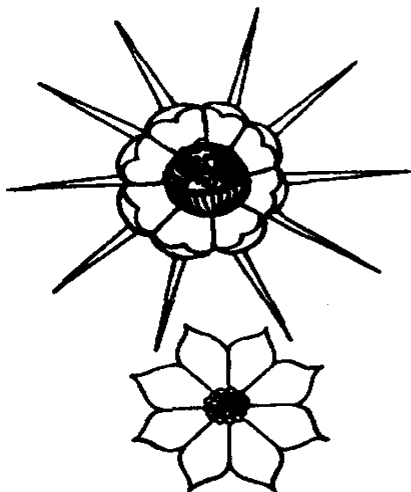
男性生殖力之神普里阿普斯手执镰刀。卡塔里,1647年。

成古希腊之前的丰产之神。后来人们混淆了他和时间的化身克洛诺斯(Chronus)的名字,克洛诺斯手持镰刀(或长柄大镰刀),以提醒人们时间的无情流逝。在这个意义上镰刀就变成了死亡的象征。

莲花 (lotus) 莲花在地中海东南地区是一种极富意义的花,在亚洲则被称为玫瑰,在欧洲叫百合花。不同的文化常把不同的植物都冠以“莲花”之名:在埃及,“莲花”一词指的是白莲和蓝莲,在印度指的是洁白和微红的莲属植物和坚果植物,在许多书籍里指的却是中美洲的水百合。古埃及的创世神话也提到莲花(见八):它来自原始之淤泥,世界之神圣造物主(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它的花萼之中升起。这种花开于日出合于日落,人们曾把它与太阳神,与发自诞生世界之淤泥的光芒联系在一起。底比斯的坟墓里藏有许多莲花图画,画中一叶灯心草小舟漂在莲花池中,死者就躺在小舟里。在纪念碑建筑中,用一根根柱子来代表一束束莲花是很常见的。埋葬死者时,人们常用莲花花圈作为殉葬物。纸莎草和莲花的结合象征古埃及这个王国两个分离部分的统一。芬芳的蓝莲比白莲更受珍视,它是古城孟菲斯年轻的守护神那弗顿(Nefertum)的标志,人们称他为“甜蜜芳香之神”,蓝莲又名“美丽”(法语中的“水百合”即源于此)。

在印度,莲花是精神性和艺术的最重要的象征。印度女神贝玛

(Padma)源自前亚利安神话,她象征由水和肥沃构成的理想世界。在印度教神话里,梵天(Brahma)是世界的造物主,他诞生于一朵莲花,而这朵莲花又是从睡在水面上的毗湿奴(Vishnu)的肚脐汲取养料生长起来的。莲花在佛教中则更负盛名,佛陀有“一双莲花眼,一双莲花脚和两条莲花腿”。那位把印度教传到西藏(公元八世纪)的宗师或叫印度祭师被称为“莲华生”(Padmasambhava,即“生于莲花”)。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的一个化身叫“持莲花者”(Padmapani),在这里,莲花象征同情和怜悯;他的另外一种化身手持一朵红莲,叫“与莲共舞之神”(Padmanartesvara)。莲花也是知识的重要象征:知识通向再生与涅的永恒循环中。如果从印度教的角度来诠释西藏的佛教祷告用语“噢,莲花里的珠宝,阿门”,我们也许要用到我们称



莲花(蓝和白)作为印度教秘宗的沉思意象。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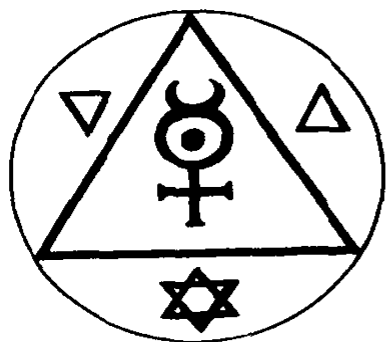
之为“弗洛伊德派”的术语:这是一种隐喻式表达,暗示阴性的莲花与阳性的精气两者(在精神上)的性结合。在流派众多的瑜伽术中,从全身各部汇集的精气流是瑜伽功最高境界的精神所在,其象征是一个人头戴盛开的莲花的冠帽;在道教中,这种境界由作为“至圣之莲花”的“金花”来象征。在中国,莲花同样与佛教密不可分。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它洁净、清纯、馥郁,它没有枝干,只空空地开一朵花,昂头傲视,这些品质使莲花成为纯洁的象征,成为佛教和道教的众多“珍宝”之一,也是八仙中何仙姑的标志物。“何”(荷)用作男人的姓时,从前是指姓此姓的人是一个佛教徒。青莲往往使人联想到“洁净”,因为“青”字与汉语里的“清”字同音;“莲”字因为与“连”和“廉”谐音,故常出现在表示祝贺和良好祝愿的话语中,由此可以



莲花:从其中一朵花中再生。埃及有关亡者的书籍,来自安尼的莎草纸古代记录。

推测出一个手持莲花的孩童意为“祝你生活丰裕”。旧中国的大家闺秀把自己双脚用布包裹起来,目的是要把它们弄成“曲莲”,人们认为这样妇女走路和跳舞的姿势才算优雅好看。这种残酷的风俗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被法律禁止。在中国,每年的四月八日是庆贺佛祖诞生的传统节日,“即莲花开花的日子”。在尤卡坦的玛雅文化中,状似莲花的白色水百合叫“水芙蓉”,经常出现在瓷器和建筑浮雕上,就像人们把洛查-卡普斯皮和布加蜜酒混合一样,这种花可能曾用来加入麻醉饮料中以使巫师进入亢奋状态(见蜂蜜)。

炼金术及其象征 (alchemy and its symbols) 炼金术绝不仅仅是“把低劣金属变成金子的骗术”,它更是一种非基督教哲学,即在企图从实验室获得象征意义的非正统教义的驱使下去寻求灵魂的净化(尽管不排除有些炼金术士的确想合成贵金属)。人们一般从科学史这个角度把



炼金术:圆圈,三角形,六角星形,汞—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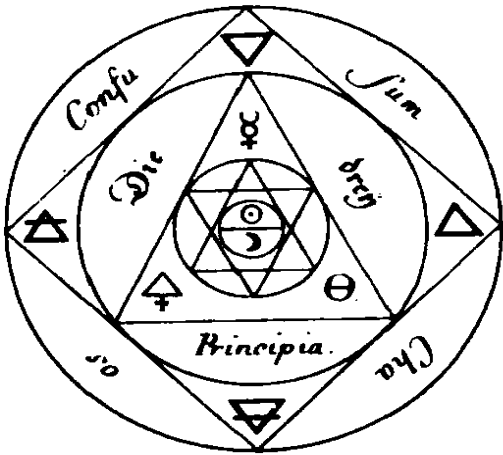
炼金术·腐化中的升华。巴西利乌斯·瓦伦廷所炼的水银(金丹),巴黎,1116年。

炼金术看做是一种“谬误的前化学”,它的理论也几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情况才有所改变。炼金术首先刻意迫使令人感到沉重黑暗的物质世界后退,努力扩大光明的精神领域,就此而言,它类似早期基督教诺斯替教派的一个分支。后来出现在



炼金术:阴阳人,鹁鸪,狮子,蛇。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手稿以及巴洛克风格雕刻中作为象征性和比喻性人物的炼金术士们迷失了方向,他们不寻求教导外界,而只引导炼金术的入门者沉思:基本物质经由几个提炼步骤,形成点金石,它使它的拥有者有能力把低劣的金属变成金子和银



炼金术:要素,行星,六角星形,圆圈。

子——太阳和月亮的金属——进而生产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许多象征把这种观念和炼金术(见玫瑰)和共济会成员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炼金术世界中最重要图案包括阴阳人,双蛇杖,珊瑚,鸽子,龙,鹰,金子,六角星形,铅,狮子,月亮,孔雀,鹈鹕,五角星形,长生鸟,第五种要素,土星,银子,硫和汞,太阳,蟾蜍和独角兽。

炼狱 (Purgatory) 在罗马天主教教义中,炼狱是灵魂在来世中得到净化的地方,体面而逝的人们在炼狱

做好上天堂的准备。柏拉图(前427~前347)在其对话录《高尔吉亚篇》中对净化或升华这一观点已有解释;教会神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则从教会经典中推演出炼狱的概念,到了约二世纪中期,炼狱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当时墓碑上的碑铭普遍为亡灵能上天堂而求情。这一升华过程(地道的冶金概念!)的象征是火。炼狱看起来像地狱,只是亡魂呆在那里的时间有限。我们在绘画中看到人模样的亡灵们站在火焰中,做出恳求的姿态;当他们赎清轻微的罪过时,天使会接他们上天。天主教会对这些“可怜的灵魂”怀有不可思议的深切同情(也见光和水)。沃尔吉纳的雅各在其《金



炼狱:万圣节(11月2日)插图。W. 奥尔,1890年。

传》(1270年)中对炼狱里“可怜的灵魂”有许多叙述,他在关于万灵节(“纪念所有的信徒的灵魂”)的部分里介绍了许多流传于中世纪的来世观点,它们常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鬣狗 (hyaena) 由于神人同形论的偏见,这种动物遭到鄙视,并长期带有负面的象征意义。它的名字(希腊语 *hyaena*, 来自 *hys*, 即“猪”)说明它是一种肮脏的食腐动物,常被认为是狗和狼的杂交后代(普里尼),或随时会与狼杂交(亚里斯多德)。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鬣狗能变性;同样的,基督教早期经文《自然哲学家》认为它“现在是雄性,现在是雌性,总之它不洁净,随时会改变本性”。所以耶利米也说:“鬣狗的洞穴是我所厌恶的(比较《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小心,你不要也像鬣狗那样,一会爱男,一会爱女。”(对有同性恋倾向的警告)尽管亚里斯多德指出这一寓言的谬误性,但它仍然在作家作品中代代流传下来。据普利尼所言,鬣狗不但能模仿人的声音,叫出人的名字,而且能通过爪子或影子的触碰来催眠其他动物。人们还普遍相信鬣狗有魔力:它的皮能逐走冰雹,它的第一块脊椎骨能使人和解(据古代说法),有种宝石叫“鬣狗的”(虎眼?)据说来自它的眼睛,能够产生预言性的梦。当鬣狗出现在一个人的梦中时,预示他会生下性别畸形的孩子。在表现埃及人马卡里乌斯的传说的基督教艺术作品中,他治好一位由鬣狗引



鬣狗。引自 E. 托普塞尔《四蹄兽的历史》,1658年。

来的失明孩子:象征尽管有不好的倾向,一个人还是“睁开眼睛”。另一方面,鬣狗在基督教绘画中象征贪婪;《启示录》描写有“七头兽”,代表七种罪恶,其中一头就是鬣狗的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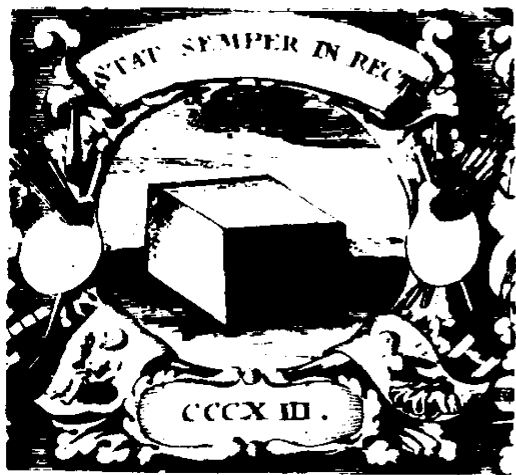
立方体 (cube) 在象征学家看来,立方体是正方形的三维对应物,是稳定和永恒的意象。自然状态的石盐晶块呈立方体,为大自然和谐的创造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当然也解释了占星术家为什么把“要素”(sal, 意为“盐”)看成“实体的本质”。柏拉图把立方体和要素“土”联系起来。共济会认为立方体即“削砍成形的石头”(代表“工匠”会兄弟),是“粗石”(代表徒弟或入门者)要塑造成的模式。现在立方体成为人类建造庙宇的基石部分。削石成形暗示自我道德教育、和谐的外观和对道德标准必要的领悟。这就使立方体石成为共济会的社会性象征。

在立方体的六面依次标上从一到六的小圆点,或“眼”,就成了骰子,

其两两相对的面的圆点总数总是七。埃特鲁斯坎人在骰子上标的不是圆点而是数字。“木已成舟”(“The die is cast”)这个表达法来自朱利厄斯·凯撒,当他在公元前49年率军越过卢比孔河(Rubicon)时,引用了米南德(Menander,公元前342~前291)的一句话,希腊语为“Anerrhiphtokybos”(“让骰子落下”),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把它意译为“lacta alea est”。经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大量运用,它已进入学者们的象征词典。

在许多传说和神话故事中,掷骰子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骰子被看做体现了更高权威的意志。

《启示录》中的“圣城耶路撒冷”



立方体“永远直立”。J. 博斯基乌斯作, 1702年。

被描绘成一个立方体,“城的长、宽、高都一样”(第二十一章第十六节),都是12000弗隆(1500英里),整座城市是以12为基数的完美结构,但这一

点常为人们所忽视。

麦加城里的立方形石殿叫天房(意为立方体),每个虔诚的穆斯林朝圣时都要绕殿一圈。

灵洞 (soul-hole) (德语 Seelenloch) 史前的巨石坟墓通常有一块封墓的石头,这块石头上开有一个圆洞,这一圆洞就叫做灵洞。据推测灵洞具有象征意义。有人认为,也许死者的灵魂(据认为其形如雾)就是从这些洞口离开坟墓,来到人间守护活着的人,然后从洞口回到墓室;另一种可能是,拜祭祖先的人就是通过这些洞口把祭品带进坟墓里的(尽管多数洞口都显得过小)。根据威斯巴登(Wiesbaden)的埃佛斯(D. Evers)提出的理论,第一种假设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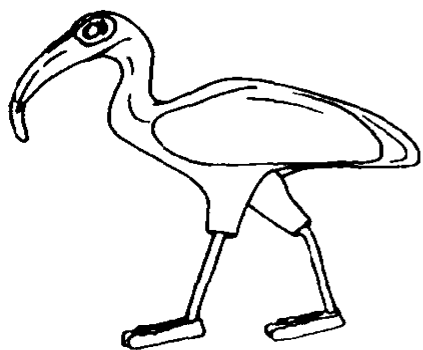


巨石坟墓入口处的灵洞。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巴黎盆地。

那些墓石上的豁口被认为相当于天堂的北极、世界之轴即从此通过。因此,灵洞同时也是通往天堂的必经之门,它把阴间、人间和来世要前往的

天堂联系起来。埃佛斯认为石墓本身即代表阴间。

灵鸟 (ibis) (埃及语 hibi, 学名为鸛) 对古埃及人来说, 这是一种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鸟, 它被称为“圣鸛”。鸛的高度约为 30 英寸, 它用镰刀似的尖嘴插进泥沼, 似乎总在寻找着什么。它弯曲的嘴使人想到月亮, 这一联系在象征传统中由于它生活在水边这一事实而得到加强。对埃及的智慧之神(Thoth)来说, 鸛是神圣的, 它被认为是智慧之神在人间的化身。由于这一原因, 这种鸟被做成木乃伊, 并被放入陶罐中埋葬。据说在萨喀拉(Saqqarah)的墓穴里有几百万只鸛木乃伊。古代埃及人普遍认为, 把一只鸛的羽毛向蛇投去, 可以使蛇固定在原地, 而且鸛蛋可以驱走一切野兽。而对犹太人来说, 鸛是一种具有负面象征意义的鸟, 这大概是因为在《申命记》中所有的涉水鸟都为“不洁”的动物。然而, 上帝以造物之妙诘问约伯(《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第三十



灵鸟。来自约公元前五百年的埃及铜器。

六节): “谁将智慧放在怀中, 谁将聪明赐予心内?” 早期基督教经文《自然哲学家》及中世纪的动物寓言把鸛说成一种不会游泳, 因此只能在岸边捡吃死鱼的鸟, 它用来喂幼鸟的食物也是死鱼或蛇。“食肉者与鸛一样: 他们吞下自己致命的行为, 甚至还用来喂养后代, 直到自己走向毁灭。”(乌特克舍)“鸛是最糟糕的鸟, 因为只有有罪者才会做出坏事来。”(《自然哲学家》)

柳 (willow) 有些事物在亚洲和欧洲都有相似的象征意义, 然而, 柳在这两种文化传统里,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认为, 这种树的种子在成熟前就播撒在地上了, 因此柳树并不是有性繁殖。这种观念使得它成为贞操的标志, 它还是用于节制性欲最理想药剂的原料。另一方面, 柳枝被割掉后新的柳枝又会不断地长出来, 因此柳树被比作《圣经》——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奥利金(Origen, 公元 185~254)告诉那些保留“贞洁的柳枝”的人, 他们必将能过上“永恒的丰收节日”。中世纪及以后的人们认为, 得了病的人把唾液吐在某些树上, 这树就能使病人康复, 柳树就属于这些树当中的一种。在棕榈主日(Palm Sunday), 人们把柳枝放在家里以驱除所有邪恶的东西(特别是防止雷劈)。由于垂柳的枝条总是“悲伤地”低垂着, 因此公墓里常种有这种树, 作为死亡的象征。对柳树在阿斯克勒

庇俄斯(Asclepius)——古希腊医药神——崇拜中的作用,人们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古希腊的雅典有一种风俗,即在繁育节这一天把柳枝放在妇女的床上,大概是为了驱蛇(但也许真正的意图是为了吸引这种邪恶的多产魔怪)。据说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们企图帮助人们治愈不育症。不管怎么说,人们认为柳树皮榨出的汁可以治风湿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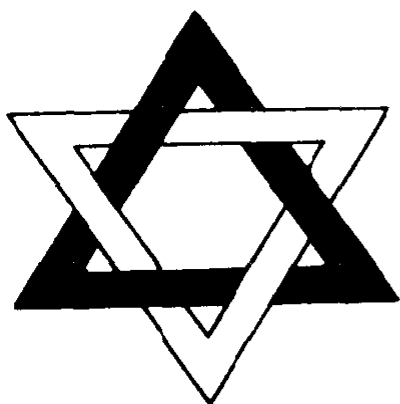
然而,在古代中国,柳与春天有联系,是一种性爱的象征。男人和别的女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被说成“寻花问柳”;苗条女孩的腰被称为“柳腰”;漂亮姑娘的眉毛被喻为风中的柳叶;女人的阴毛被喻作“浓浓的柳荫”。年轻女子被称为“嫩柳、鲜花”。但是这种树也有别的象征意义:柳枝被认为可以驱除恶鬼;改任他方的官员常会收到别人作为礼物赠送的柳枝。

六 (six)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有趣的数字。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世界后,“第七天就安息了”(《创世记》第二章第二节)。圣奥古斯丁认为“六”含义非同寻常,因为它是头三个数字(一,二,三)之和[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福音书中描写的六次宽恕构成了基督教传统中与六有关的少数几个象征系列之一。一个包括“六”的重要视觉标志是由两个等边三角形反向叠成的六角星,即大卫之盾(犹太人的标记)。

闻名于世的古代中国第一个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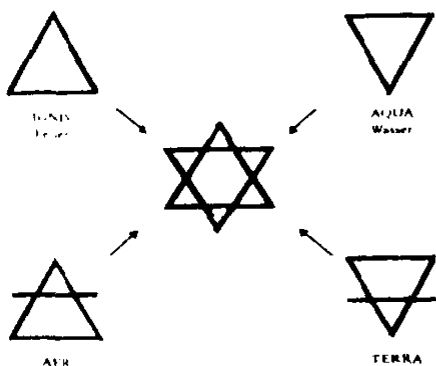
帝、中央王国的缔造者秦始皇(公元前 221~前 210 年在位)喜欢六进制,并把他的帝国分为三十六个军事行省,每一个行省由一名文官和一名武官管制;秦朝之后的汉朝采用的是九进制。古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数字概念是以五为基础的,但在传统上把身体分为六部分(即头、躯干、双臂、双腿),把人的情感分为六种(即愤怒、痛苦、憎恨、欢乐、欲望、爱);另外还有“六大河流”、“六国之君”等说法。中国的“方位”传统上有五个罗经点(即西方人常说的四点加上中心点),有时还要加上第六点:垂直的轴线(参见上/下)。

六角星形 (hexagram) 六角星形由两个重叠的三角形构成,是一个在世界上许多文化中都能见到的符号。传统上解释为“水性”(女性,向下的三角形)和“火性”(男性,向上的三角形)的结合,共同代表一种紧密、和谐有序的二元性。据说《圣经》中的所罗门王——大卫和拔示巴(Bathsheba)的儿子——曾用它驱逐魔王和召集天使一直到他死去(约公元前 930 年),尽管大多数传统把它看做是四字母词(YHWH,即耶和华 Yahweh,上帝的四字母构成的名字)。由于与所罗门有关,六角星形以“所罗门的印章”和“大卫王的盾牌”而著名,如今出现在以色列国的盾徽上,通常指的是“天堂之星”或“大卫王之星”。当宇宙论的推测超出水火二元性的范围,认为有四种元素时,六角星形被



两个相互连接的三角形构成的六角星形。

看做包含有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空气”的符号(一个三角形在一边,一条线与底边平行,与另两条线交叉)和“土”的符号(颠倒的三角形)。在炼金术的象征学中,四元素的结合表示主要事物,因为所有构成部分同时呈现。同样地,在共济会社团中,



由炼金术士表示元素的符号构成的六角星形。

六角星形常常是分会印章的部分,它也常常是总体的象征,尽管五角星形更常用于表达此意。六角星形也常常出现在高山岩石画上或一些咒语中:



六角星形:中间为上帝名字的互助会标志。约 18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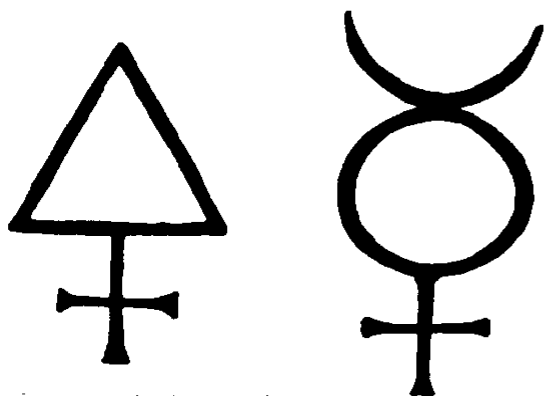
驱魔等象征神奇力量的流行书中,在荣格的心理学中,六角星形,特别是画在圆圈中的那种,是曼荼罗最突出的符号,这种简单的几何学图形主要用来帮助人们沉思和反省。印度的曼荼罗(由九个相互交错的三角形构成出现在多种框架中)可以看做在这种基本结构上的改进。在古代中国的易经中,有 64 卦,每一卦都由三根不断的线和三根中间断开的线构成,也称六线形。

硫和汞 (sulfur and mercury)

在炼金术的象征里,这两样东西被定为两种基本要素或“元素”:一种是“燃烧元素”,另一种是“易变元素”。炼金术士相信所有的物质都是由这两种同属一个二元性的元素构成(而且以不同比例和不同纯度组合而成)。人们把炼金术士的任务只理解为把基本金属转变为金子,这种转变就是提高硫磺和水银的纯度和水银(喻“精神”)在其中的比例。

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 1493

~1541)和一位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名叫巴西利乌斯·瓦伦廷(Basilius Valentinus)的炼金家把盐作为除硫磺和水银以外的“哲学”的第三元素,这一元素象征物质的“实体性”:当木柴燃烧时,硫磺变成了火焰,水银化作了青烟,只有“盐”以灰的形式保留



硫和汞:在炼金术中分别代表“燃烧”和“易变”元素。

下来。这种对物质是如何构成的看法跟现代原子物理学家提出的看法是完全相似的,后者认为物质的“基本”成分为质子、电子和中子。只有到了现代,炼金家关于物质构成的理论才被人们抛弃,因为这时人们发现在完全纯化的金属里并没有真正的硫元素。(见双蛇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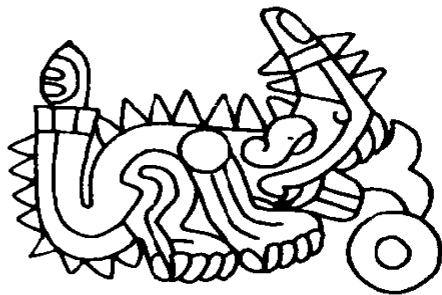
龙(dragon) 是许多民族象征学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一向是爬虫类形象,有时如长翅的鳄鱼或巨蛇。这象征起源何在?有人把这种“龙”和曾经真实存在的如中生代恐龙相联系,但这种尝试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恐龙和人类不同属一个时代,人类是在恐龙灭绝几百

万年后才在地球上行走。埃德加·达卡(Edgar Dacque)的理论(见恐龙)假设一种原始记忆,它远远先于人类的真实出现,这种原始记忆保留了对恐龙的印象。创世神话中的龙通常是凶暴的太古动物,必须由众神击败。后来,血脉高贵的英雄们和先辈们承担起屠龙者的角色(象征智力发达的人



撒旦龙。霍伯格,1675年。

类战胜未驯服的自然世界)。在神话和传说中,屠龙是对英雄勇气的一种常见的考验:一旦成功,他便可获得财富或放出一位被俘的公主。龙在这里象征兽性,必须依靠力量和技巧来征服。在基督教象征中,龙代表极端邪恶或魔鬼撒旦,大天使米加勒击败它并把它扔进地狱的深坑里(见魔鬼,天使),所以龙常和火相关,会喷



古墨西哥日历上的龙。西帕克特里。

火,或为原始混沌中的动物,只有靠严明有序、身心俱勇的行动才能消灭它。

与西方观念相反,东亚人常把龙看做幸福的象征,能够制成长生不老药。它在中国哲学中代表原始本质中的阳(见阴阳)——生殖、丰饶、活力——故常做装饰品以驱邪逐魔。在许多传说和童话故事中,龙占首要地位,是细工艺术和手工艺的主要题材。中国古代对锦缎官服上绣的龙的数目要求十分严格,只有皇帝的龙袍上才会有九条龙。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以来,绿松石龙是皇帝的



龙。引自弗朗兹·波奇的儿童连环画, 1846年。

象征。龙在中国十二生肖中位列第五,象征东方、升起的太阳和春雨;另一方面,白龙统治西方和死亡。据流行说法,龙冬天生活在地下,但在农历二月出到地面上,制造雷鸣和第一场雨水;二月份的第二天常有放爆竹的龙节。装饰艺术中常有二龙戏珠(即雷电与球),因而带来滋润的雨水。在日本,龙也是雨神的化身;庙宇



《启示录》中的龙和巴比伦荡妇。汉斯·布克迈尔作,1523年。

周围的喷泉常以铜龙作喷口。

在古墨西哥,鬣蜥和神话中的蛇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但龙在非洲和美洲没有清晰的象征意义。

楼斗菜 (columbine) (Aquilegia)



楼斗菜。霍伯格,1675年。

vulgaris)在古代是女神弗蕾娅的神圣植物;在中世纪绘画中是圣母马利亚的标志。楼斗菜曾经是名贵草药和“黄疸病重症”的药方,也用来治愈贪婪这种罪恶:“上帝之光在这里照亮人类心灵,它不容嫉妒亦不容世俗的贪心。”(霍伯格)

炉 (ovens, stoves and furnaces)

炉、灶和熔炉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在《旧约全书》中的熔炉是那么热,就连铁块也难以保持它们的形状。因此,这里的熔炉就是苦难和磨炼的象征(《申命记》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列王纪上》第八章第五十一节,《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在较冷的地区,燃烧在有生命的空间里的炉子,特别能勾起人们的联想:在寒冷的岁月里,全家人都围在这个通常用来准备饭菜的炉子边,这里的炉子既是真实的,又是有象征意义的。荣格派心理学认为,在家里,火是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这就是火的位置(生命力)。但是,当火还没有被点燃的时候,炉子里空空如也,这就是一种母性的象征(见母亲),在神话故事里,如格林兄弟的《牧鹅姑娘》,人们可以向炉子倾吐心声而不必担心别人会听见。

在炉子里,汉塞尔(Hansel)和格雷特(Gretel)烧死女巫,这里的炉子可以理解为火刑,在火刑中,女巫们(和圣女贞德)被烧得片甲不留(她们的骨灰通常被撒进河里)。只有那些令上帝赏心悦目的——像《但以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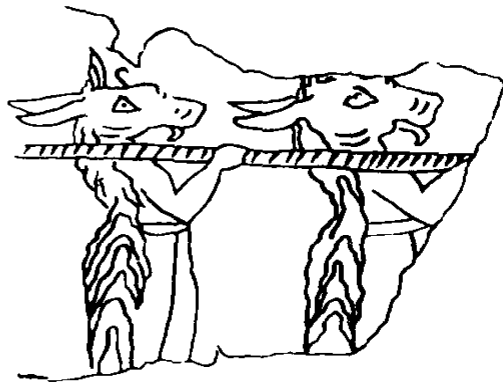


炉:炼金术士的净化炉。引自斯特拉斯堡盖伯的《炼金术》,1531年。

书》中的沙得拉(Shadrach),米煞(Meshach)和亚伯尼歌(Abedneqo)——才能抵挡火焰:有三个年轻人因为拒绝礼拜一尊高达60英寸的“金色雕像”而被国王尼布甲尼撒扔进燃烧着的火炉里(见偶像),然而,有个天使“赶走了火炉中的火焰,结果炉子里面好像装满了露珠,微风正在轻轻地吹拂,火不再触及他们,他们不再受到伤害(《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四十九到五十节,圣典别集的《新美国圣经》)。

驴 (donkey) 其象征意义十分不统一。在古埃及它常和杀死奥西里斯(Osiris)的塞特(Seterh)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表示“驴”的象形符号上加了一把刀(插在驴的肩上),使这种邪恶象征变得无毒无害。在希腊,狄奥尼

索斯(见巴克斯)骑的是一头驴;罗马人则把驴理解为指代生殖和丰饶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这样在女神刻瑞斯(Ceres)的侍从中也就包括了驴。另一方面,驴在故事和传说中起讽刺作用,如巴勒登丘(Palatine)有幅岩画嘲弄基督徒“崇拜钉在十字架上的驴”(把基督表现为人身驴头)。《旧约》的《民数记》第二十二章讲到巴兰(Balaam)的驴比自己的主人更先明白上帝的旨意;耶稣骑着一头(母)驴进入耶路撒冷。一头牛和一头驴站在婴儿耶稣的摇篮旁,是耶稣诞生图中令人眼熟的情景。据说是马太写的一本伪福音书,后人解释为驴象征非犹太人,牛象征犹太人。文化不同,对驴的态度亦不同,一种文化在这种动物身上只看到顺从和温和,而另一种文化则相反,只看到愚蠢、懒惰、固执和好色。在罗马时代的雕刻艺术中,驴和公山羊一样象征懒惰和通奸。在中世纪,“愚蠢”也指不坚定的信仰,因此,驴出现在怀疑耶稣复活的使徒多马(Thomas)的身边和犹太教的化身即“辛那哥格”身边。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景:驴跪倒在帕多瓦的圣安东尼(St. Anthony of Padua)举起的圣饼前,令人想起《旧约》中巴兰的驴和它对神意的领悟。在基督教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中,野驴咬掉公小马的生殖器,使它们成为阉马,波斯人就是从这里学会了阉割。这个故事附加的说教是人应该过独身的生活,生养“精神上的孩子”,因为“新的种子”属于禁欲生活,是“自愿地禁欲和节



驴:驴头神灵。来自迈锡尼的壁画,约公元前1500年。

制”。中世纪的法规强迫犯通奸罪的人骑驴游街。

芦荟 (aloe) 百合属,古代和现代的象征书籍常称之为“龙舌兰”,两种植物被错误地认为能治愈便秘。它们的苦味分别意味着悔罪和受难。人们相信芦荟能抵御腐烂,所以也用来



芦荟。霍伯格,1675年。

保存尸体。这种植物能连续生长许多年,但只开一次花,这种惟一性也就被用来象征童贞女之子。芦荟的苦涩触动霍伯格(1675年)的灵感,写出以下不算精致的诗句:“苦在舌尖苦下肚,/但芦荟健脑又强身,/基督徒的圣餐杯盛满苦水,令人皱眉,/但《圣经》教导,这苦水最终拯救我们。”

轮子 (wheel) 文明史上一种重要的事物,但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即使在最发达的文明里,人们也没有利用轮。但是,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挖掘出的、装在可以移动的圆盘状轮子的粘土玩具表明,当时西半球的人对车轮的原理并非一无所知。在欧洲,轮的出现使得造车成为可能(见战车);车不仅实用,而且具有宗教用途。史前塑像里的车轮的辐条通常成十字形(即“十字架车轮”),这种轮子也出现在绘画中。象征学家认为,像一年四季的循环一样,轮不仅代表圆而且代表一个由四部分构成的整体(见四)。虽然轮上的圆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加上辐条之后,轮子便与旋转产生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联系,代表活力、循环、生成与消逝以及对空间限制的摆脱。车轮通常象征“绕着天堂转的”太阳:在为冬(夏)至而举行的仪式上,人们让燃烧着的轮子滚到悬崖下,这一风俗即体现这层象征意义。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轮子代表了正在循环变化着的整个宇宙,有时甚至代表创造宇宙的,并且被认为不断在行走的神灵。在亚洲文

化传统中,轮代表再生;在佛教里,它尤其象征“法轮”,它的运转方式是不断轮回转世,从而解除人类的苦难。此外,轮亦是宇宙秩序的象征,城市设计就是宇宙秩序的缩影。缪勒(W. Muller)是这样描述古代伊朗的“环形城市”的:“伊朗人习惯把城市建成轮状,每一座城市的周长事先是精确算好的……伊朗人的宇宙哲学认为,浑圆广阔但界线分明的地球分为六部分(扇形面),再加上中心部分(第七部分),就构成了一个‘闪亮、完美的轮’。把城市建成环形正好与这一宇宙哲学观相符。像轮子一样,伊朗的城市也有自己的‘轂’、‘辐角’和‘辘’(1961年)。”考古发现表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可以说是一个“轮的王国”;婆罗门、耆那教徒和佛教徒的著作里也有很多关于轮的论述。“惟一能成为主宰轮的君主是被苍天转变过并见过天堂的珠宝轮的人。这只珠宝轮被放在七层厚的堡垒里(这暗示了宇宙的结构),堡垒的墙壁用七种宝石装饰,四个镶嵌着金、银、绿玉和水晶的大门熠熠发光……当新的国王接受苍天的转变并遵守道德戒律时,珠宝轮就会连同它的千条辐及它的轂和辘直立起来——它在前任国王去世时曾一度消失,然后向东方滚去。”国王跟在它的后面,一路上征服了各个地区。“这样珠宝轮战胜了地球上的海洋,最后回到国王的要塞。”(缪勒,出处同上)缪勒把这只珠宝轮比作“爱尔兰国王的轮形饰针,这枚饰针同样用珠宝做成,同样是从一个

君主传到另一个君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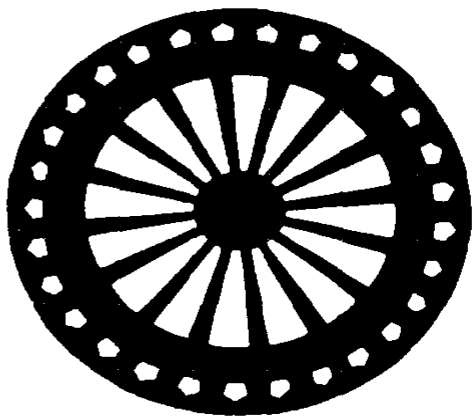
在《旧约》的《但以理书》中，火轮出现在上帝的头部周围；以西结在幻觉中看见“四个轮辋周围满是眼睛”，而且“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五到二十节）——这些轮子象征博识与活力。在中世纪的艺术里经常发现有关“生活之轮”的描述，这种车轮能主宰人的沉浮；另外也有关于“命运之轮”的描述，这种受命运主宰的车轮永不停息地转动着。（今天人们常说的“历史或时间的车轮”以及它们不可阻挡的运转也暗示人们心中的某种宿命观。）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通常被描述成站在一只球体上，但有时她站在一只轮子上。（与此相似，塔罗纸牌里的第十张王牌——“命运之轮”——象征人生中无法改变的沉浮。）代表黄道十二宫或一年四季的循环的图案常被描绘成轮形。古希腊的阿那克里翁（Anacreon，公元前580～前495）就描述过命运的无常：“人生就如车轮的辐条不停地向前滚动。”但车轮的转动弥补了人经受的过多磨难。

由于二级天使（在一些早期记载里是三级天使）是由有翅膀的火轮代表的，因此在许多有关伊甸乐园的描绘中，人们经常见到大门上天使所在的位置有一只轮子。

在基督教看来，“十字架车轮”象征基督对地球的主宰。因此这种图案并不一定（像一些岩画一样）是史前的遗迹：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基督教的

某种象征。中世纪的大教堂通常有一种被称为“车轮”的玫瑰窗，中间有基督的塑像，象征救世主在圣父的安排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这种玫瑰窗使人想起印度的曼荼罗，后者能帮助坐禅的人把精神集中在自己神圣的心灵上。

古代爱尔兰人的坟墓上的十字架是十字架和车轮或圆圈的组合：它和传统上的十字架车轮相似，只不过十字形的辐条超出了圆圈，象征基督的十字架是超脱尘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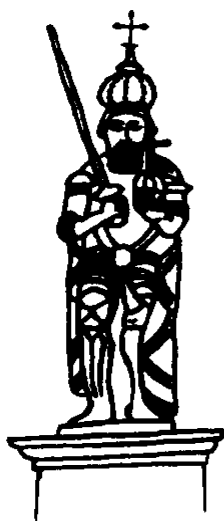
佛教中的法轮。

在十六世纪中欧的农民战争中，起义者的旗帜上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车轮图案，但它代表的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是象征“平民百姓”（因为在德语中“车轮”和“平民百姓”二词有着相似的发音），它的另一种含义是组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圆（见戒指）。

车轮有时也作为圣徒的一种标志，尤其作为圣凯瑟琳和美因兹的圣威勒吉斯（St. Willegis of Mainz）的

标志,后者借助车轮讲述他出身于一个工匠家庭的卑微身世。

罗兰 (Roland) 这一民间传说的主人公的原型其实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法兰克边疆省乌兰图斯(Hruolandus,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布列塔尼)的军事指挥官。公元778年,在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龙塞沃(Roncevaux)山谷,查理曼大帝对阿卜杜尔·拉赫曼(Abder-Rahman)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战役,罗兰在试图撤出后卫部队时死于巴斯克人的突然袭击。在流传甚广的源于特平(Turpin)的有关罗兰的传说故事里,



罗兰柱。德国魏德尔,1558~1651年。

这次失败被归咎于叛徒冈隆(Ganelon)的阴谋:因此,罗兰和齐格弗里德一样是背叛的受害者。受了致命的重伤以后,罗兰三次用剑猛砍大理石,想把剑毁坏,以防宝剑落入敌手;但是石头被劈开了而宝剑却完好

无损。罗兰吹响了她的号角,这时号角断了(见号角),最后他死在一名忠诚的部下的怀里。在德国许多城市的市政厅前都竖有罗兰的雕像:这个手执宝剑和盾牌的巨人般的英雄是司法权力的象征。

裸体 (nakedness) 象征人类的原始状态,所体现的个体并不依靠衣着来体现其社会地位或身份高低,这一点在入会仪式中特别明显,近古波斯的太阳神崇拜即为一例,在这里,入会者的裸体被认为象征着新生。这一崇拜也要求其追随者把自己完全交给更高级的权威或力量,他不能保护自己;作为顺从这些要求的表示,入会者要解除所有先前用来保护他的约束和结,甚至暴露出他的生殖器(这一部分一般要遮盖起来免于受到任何攻击,包括“邪恶的眼睛”)。这就返回到人类堕落前的伊甸园(见乐园),在这种传说中的原始朴素状态里,“亚当派”的各种追随者,不论古代或现代,都是赤身裸体的。这一习俗在源于俄国的加拿大杜考伯教派(萨斯喀彻温省英哥伦比亚区)中仍然实行。印度耆那派中的第岗巴若(“以空气蔽体”)之所以崇拜裸体,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禁欲主义(即排斥衣物)。热带地区纯朴的无文字历史民族常常裸体,但无任何色情成分:生殖器“被忽视”,人们对性行为极为谦卑。这种态度仅在特殊仪式中才会转变。欧洲的基督教艺术把亚当和夏娃表现为赤裸身体(虽然通常以叶子或

长发遮住生殖器),女巫的形象亦如此(如在汉斯·鲍尔登-格瑞恩[Hans Baldung-Grien]的雕版画)——这时的裸体隐现出色情意味。文艺复兴艺术带回了“裸体”——古代以来的第一次,这种回归应在古典主义的情境中辨析。所以,尽管其他主题的艺术表现显得过分拘谨,如在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绘画《最后的审判》中,象征人物和神话人物仍可以裸体形象出现。

骆驼 (camel) 多半因为其不索求的天性,这种动物才使人类在过去有可能穿越亚洲和北非的干旱草原和沙漠。不过骆驼的传统象征意义却是模糊不清的。我们不奇怪骆驼成为节制和庄重的象征,也不奇怪圣奥古斯丁(公元 354~430)以它象征谦逊的基督徒毫无怨言地承担生活重担,不过,由于人们看骆驼面相傲慢,认为它也象征自私和自负。在中世纪,骆驼只愿驮它真正驮得动的东西,因此它象征慎重(discretio),而那些不熟悉骆驼的人们认为这是懒惰的象征。骆驼能“顺从地”下跪使它受人喜欢。在关于东方博士(“从东方来的博士”,《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的画像中,骆驼是驮夫,其中一只开口说话,表示支持圣科斯马斯(St. Cosmas)和圣达米安(St. Damian)想合葬的愿望。魔鬼化成一只巨驼,降灾祸于埃及人马卡里乌斯(Macarius)。虽然人们暗示耶稣的这句话“骆驼(camel在阿拉姆语为



骆驼。伪-大阿尔伯图斯木刻,法兰克福,1531年。

gamla,也为“绳子”)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更容易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是误译所致,我们认为,“camel”理解为“骆驼”比绳子更恰当——“骆驼”在西方人眼里特别“东方化”——此话是一种似非而是的夸张,表示完全不可能。巴比伦人的《犹太法典》用类似的意象指那些创造奇迹的人:他们使“大象穿过针眼”。骆驼在亚洲不是重要的象征,不过它会在一种情况下出现:和水牛、大象、老虎一起哀悼乔达摩佛陀的逝世。

螺旋 (spiral) 一种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的古老图像符号,常常与圆(特别是同心圆)有关,但是圆和螺旋并不能一眼就分辨出来。虽然人们对这两个象征性符号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匆忙画就的多个同心圆很有可能变成螺旋,所以很难避免对这两种图案符号的混淆解读。实质是,可以根据螺旋的运行方式是由中心向外发展还是由外向内发展,把螺旋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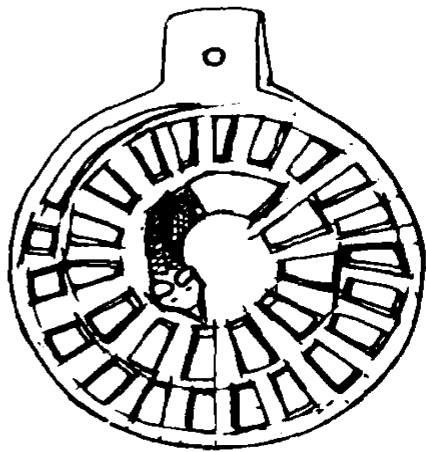
是一种动态系统,即既可以是一种上升的运动(“内卷”),也可以是一种展开的运动(“张开”)。由于肉眼看不到螺旋在宇宙中的展现(如宇宙中雾的运动),因此螺旋很可能是从流动的水中或从流经某个开口的液体中第一次观察到的。不管如何,螺旋也许和沉沦于“死亡之海”(见来世)是有联系的,这与物抛于湖面所产生的同心波纹有相通之处,也许还给史前的巨石坟墓上经常见到的螺旋图案提供了一种解释,然而,这些图案也可能隐喻着星星在夜空中的运行。人们还注意到从基石之间的裂缝中射进



青铜器时代爱尔兰巨石坟墓上的三螺旋图案。

的光常常照到这些图案上(特别是在夏至、冬至两日)。由于太阳也是每天傍晚“沉入西海”,第二天早上才从东海升起来,因而这些螺旋图案的出现也许和死亡与复活的观念有关。

在有的文明里,陶轮很常见。螺旋也许是基于以下简单的观察:螺旋图案是在旋转的湿粘土上移动某样东西(或手指)形成的。信手涂抹也可以画出螺旋图案来,这样的图案应该



在石灰石上刻成的一条盘绕成螺旋形的蛇,作为棋盘。王朝统治前的埃及,约公元前3500年。

是没有什么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双螺旋图案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一个整体中包含了“张开”和“内卷”。因此一个双螺旋图案可以解读为盈与亏、成长与衰落——顺序随人而定。也许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双重解读的方式理解特雷斯(Trace)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母亲神”小塑像的三角形阴部上的双螺旋图案。在罗马风格的雕刻作品中,双螺旋图案有时出现在基督的外衣褶皱里。

在史前的墓葬里,我们也会发现有三螺旋图案,这些图案除了起到装饰的作用外,它的象征意义我们已难以查考。同样地,符号学家们把螺旋图案和迷宫联系起来的主张也只能是假设而已,虽然迷宫(即“进出皆难的路”)的概念和死亡与再生的象征传统是相一致的。

绿色 (green) 像大多数颜色一样,绿色也有多种解释,从贴近实际的“鲜艳的苔藓绿色”到“令人恶心的绿色”。在许多文化中,绿色大多用来表示希望,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方,以绿色为特征的梦被认为是积极有意义的。“有绿色出现的地方,就是自然,并且,自然地生长……经历春天。如果说,魔鬼‘以绿色的模样’出现,他不过是披着古代植物神的外衣。”(阿拜利)但也有负面说法:“如果梦里有特别多的绿色,那么性格中消极的力量占据了主动。”(阿拜利)基督教象征主义认为绿色“介于天堂的蓝色和地狱的红色之间……是一种令人反省的中间色,能让人安慰,使人振奋,有人性,是默默祈祷、期望复活的颜色”(海因茨·莫尔 Heinz-Mohr)。象征获救希望的基督的十字架,就常被画成绿色,还有圣杯的宝石绿,另外最后的审判中上帝的宝座就由绿色的碧玉制成(对比《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绿色在宾根的圣·希尔德加德(St. 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的书中得到特别赞赏,作者在书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带有生命力的绿色。例如对绿宝石的崇拜是因为它的绿色:这种石头“形成于太阳初升的清晨。这正是绿色的大地和青草最清新的时候,因为空气还是凉的,而太阳已有些温暖,植物迫切吸收绿色就像饥渴的婴儿急切地吸吮乳汁。白天的热度正好促成这种绿色……绿宝石能强有力地去除人们所有的虚弱和疾病,因为是太阳促

成了它的形成,它的物质来源于空气中的绿色”。绿宝石岛就是爱尔兰的别名,因绿色象征爱尔兰人为争取从大不列颠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绿色”也表示不成熟,不仅指果实,也在一些短语里指人(如“生手、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说我“给你绿灯”,指的是你可以放心地往前走;绿色组织运动强调生态保护,反对使用未经过检验的技术。特别是在英语里,绿色常与消极的情感在一块使用:我们变得“非常妒忌(green with envy)”,而妒忌是“绿色怪物”(《奥赛罗》第三幕第三场)。然而在伊斯兰教中,绿色是穆罕默德的颜色。

在中国传统的色彩象征主义中,绿色和白色属二元性中的一对,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有关西方炼金术的象征主义中表示南北两极的红色与白色。中国炼金术中的绿色神龙与“阴”联系在一起,还有水银和水,而白虎、铅和火为“阳”。在西方炼金术中,绿色龙或绿色狮子象征一种有腐蚀性的溶解剂,像王水,其形象是颠倒的或“阴性”的三角形用一个“R”连在一起。然而在绘画象征主义中有些变化,其中绿色龙也像中国一样用来表示水银。

绿松石 (turquoise) 一种青绿色宝石。由于它的天然色泽,在西方的传统里它象征行星中的木星(绿色)或金星(蓝色);绿松石是出生于人马官时段(即约自11月22日至1月21日)的人的诞生石。这种石头的名称

与一种认为绿松石源于土耳其或中东的观念有关。古人们认为它可以保护统治者,使他们免受邪恶势力的影响。

在古代墨西哥,绿松石(阿兹台克语 xihuitl)也是备受尊崇的宝石,它的珍贵程度仅次于玉。绿松石镶嵌画被用来装饰国王的王冠和国王用于装饰的盾牌。阿兹台克人把火神称为“绿松石之王”(xiuhcutli)——天蓝色的绿松石象征天(即太阳)、地之火。火神还被装饰着“绿松石之蛇”(Xiuhcoatl)——火神的知己,而阿兹台克国王则被认为是火神在人间的代表。

露珠 (dew) 传统认为这些水珠来自天堂,使万物更新和回春:“因你的甘露好像蔬菜上的甘露,他也要交出死人来。”(《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十九节)古人把露珠象征性地理解为众神信使伊里斯(Iris)(见彩虹)或黎明女神厄俄斯留下的痕迹。《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八节中有句话:“诸天哪,自上而滴,这苍穹降下公义。”中世纪的人们认为它预言了耶稣的到来。露珠和雨水几乎总是被当做同义词,表示上天降恩。在炼金术的象征传统中,天降露珠(拉丁语

ros coelestis)象征点金石的晶核:“所以,我们的物质就是我们的露珠,饱满、轻盈而深邃,在地球表面也能找到……另一种类似露珠的通用原料直接来自天国,间接来自植物和动物……它既属于天堂又属于人间,既是



露珠。霍伯格,16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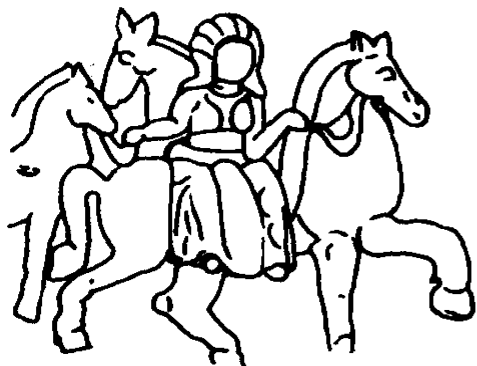
流动的又是稳定的(比较珊瑚),既雪白又淡红,既轻盈又沉重,既甜蜜又苦涩……”(《点金石解秘入门》,1779年)这样,露珠成为原始物质实实在在的水状综合体,万物皆由此生发。在炼金术士的《无言书》(“Mustus Liber”,1677年)中,用衣服收集露珠是一种暗喻。

在基督教象征传说中,从天而降的露珠象征圣灵的礼物,使焦干的灵魂焕发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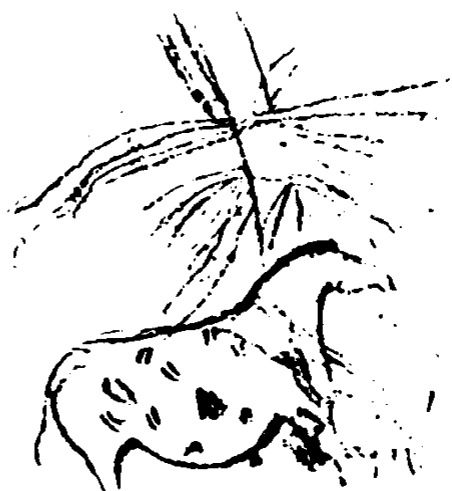
马 (horse) 在象征传统中,马相对牛而言是力量和活力更高层次上的化身。冰河时期的岩洞艺术就以野马和野牛为最重要的题材,A. 勒莱-古安(A. Leroi-Gourhan)和其他人由此得出结论:史前画家认为马和牛构成了基本的二元性。在东欧和中亚,马在几千年后才被驯化,这些骑马民族经常骚扰地中海地区定居的人们(见半人半马神)。由于对马原有的陌生感,这种动物常与亡者的国度有关(如乌坦的游牧民族),并用来祭祀亡魂,但马也有非凡的速度和活力,故也象征太阳或为天神(如阿波罗、波斯的太阳神、以利亚)拉战车穿越天空。马的象征意义经常不是十分明确,如一方面有象征“基督胜利”的闪光白马,另一方面又有“《启示录》中骑手”的坐骑。早期的教会神父发现这种动物傲慢、好色(据说当它见到女子时会长时间地嘶叫),但同时又是胜利的象征(如在世界各地作为殉道者的象征)。马的这一积极形象首



先出现在远古的飞天神马珀加索斯身上(也见海豚)。在神话故事里,马具有神奇的力量并能预言,它可以说人话,向委托它照顾的人提忠告。神圣的骑手包括圣休伯特、圣尤斯塔斯、圣马丁(见外套和短斗篷)和屠龙者圣乔治。在耶稣十字架受难的绘画中,罗马人骑在马上,扭头不望耶稣,它象征这些骑者没有信仰。



马女神埃波娜。高卢罗马人的浮雕,来自布雷根茨(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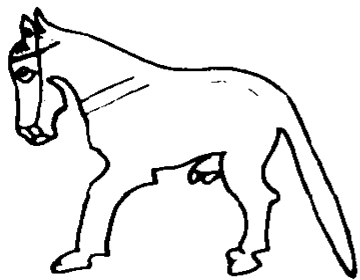
网下(怀孕)的马。来自安塔卢西亚的拉皮来塔冰川时期的岩洞画。



马(草图)。来自西班牙蒙尼达斯的岩洞画。

把马头骨放在房屋山墙上据说可以免遭不幸。日耳曼民族以马作为牺牲,祭祀后吃掉它的肉,这在后来基督教化的欧洲导致一种禁忌,直到今天许多地方依然不吃马肉。

心理象征论把马看做“高贵”而聪明的动物,但易受惊吓;本我(id)和自我(ego)分别比作马和骑手;梦见马乱蹦乱跳常被解释为对平等融合的渴望。



马。来自“西加拉列若”神殿(西班牙的穆里卡)的石雕。约公元前3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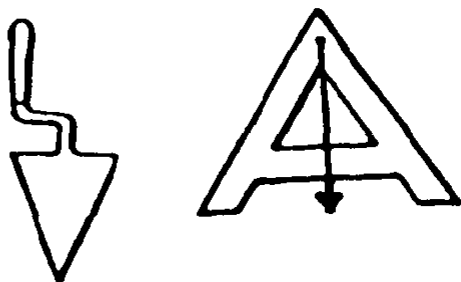
玛尔斯 (Mars) (希腊语为 Ares) 罗马的战神和农神, 三月 (March, 拉丁语为 Martius) 以他为名。他与一贞女结合生下双胞胎罗穆卢斯 (Romulus) 和瑞摩斯 (Romus)。他的象征物是盾牌和长矛, 圣兽是狼、牛和啄木鸟。玛尔斯的形象在绘画艺术中出现得不太多。在罗马人眼里, 他的地位与日耳曼的剑神蒂乌 (Tiu, 古北欧叫提尔) 相当, 英语中的星期二 (Tuesday) 意为“火星之日” (Tiu's day)。因为玛尔斯以闪耀着红色微光的火星为名, 人们很自然地把战神、火星和(生锈的)铁器联系在一起。他的对应宝石是红宝石、石榴石和红玉髓, 这些宝石全都显示出他的代表色: 血红。在占星学里, 火星意为“小捣蛋”, 它白天统治白羊座(见公羊), 夜里统治天蝎座。这颗行星“火热、干燥、敏锐、残酷……代表着独裁、战争和不可预知的灾难”[J. W. 普法福 (J. W. Pffaf), 1816 年], 它还代表着活力、意志、精力及进攻性性行为。据说属这一星座的人骁勇好战。无论是在星象学象征论中还是在希腊神话中, 维纳斯和玛尔斯都被看做是一对互补的异性, 犹如阴阳这对二元体。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 (Agrippa of Nettesheim, 1486 ~ 1535) 描述了巫师作法召唤出来的玛尔斯的精灵, “脸膛是红褐色的, 面相丑陋、狂野, 长着鹿角和半狮半鹫怪兽一样的爪子。它们吼声如牛, 行动如火, 他们的叹息就是天上的雷鸣闪电”。这一形象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

魔鬼了。在古中国的占星学中,火星与红色,火和南方有关。从地球上观察到的火星轨道呈递减的曲线,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它的一些象征涵义(混乱、冲动、突如其来的灾难)。

玛瑙 (agate) 由于其天然色彩,玛瑙在古代就是一种珍贵宝石,与月亮和水星有象征联系。它的环带被看做代表了神,人们相信它有魔力——击退风暴,不让河水溢岸,使敌手倒霉,刺激女人的性欲。早期的基督教经文《自然哲学家》说到采珠人(见珍珠)在绳端绑一块玛瑙放入海水中,“玛瑙直达珍珠,一动不动”,人们循线潜海,捞起珍珠。珍珠是耶稣的象征,但“玛瑙指的是圣约翰(St. John),因为他用这样的话将圣珠显示给我们:‘看,这是上帝的羔羊,他将带走尘世的罪恶。’”中世纪科学家罗尼塞鲁斯(Lonicerus)思考过玛瑙的彩带,他认为如果他把玛瑙放在熟睡的人们头上,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梦境,让·德·曼德维(Jean de Mandeville)认为玛瑙有神力使它的主人聪明和口齿伶俐,伪-大阿尔伯特斯(Pseudo-Albertus Magnus)1581年写过一段关于黑带玛瑙的话,说他有助手修复创伤,“坚强心脏,造就强者,令人喜爱,受人尊敬,生性快活,还可抵御不幸”。

镘刀 (trowel) 砖瓦匠的一种工具,它在共济会的象征体系里有重要意义,用来象征那些刚完成“学徒

期”、成为共济会的“兄弟”(“熟练工”,但尚不能当“师傅”)的人:“石头”已被雕凿,而镘刀起到抹“灰浆”的作用(即把该兄弟纳入共济会的粘合工作)。虽然这一体系的其他象征性工具大多是石匠使用的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砖瓦匠”使用的,但镘刀实际上是用来把“砌块”粘合在一起的:这也是它在建筑共济会象征性的“神殿”时所起的象征性作用。在共济会的某些教义里,可以用来封锁或关闭一个地方的镘刀象征禁止向外人(“俗人”)泄密的命令,禁令的目的是保守“秘密”(arcanum,该词与拉丁语中“箱子”arca同源,故含有“锁在箱里的秘密”之意),即共济会的标志和仪式的有效性及其意义的秘密,而这种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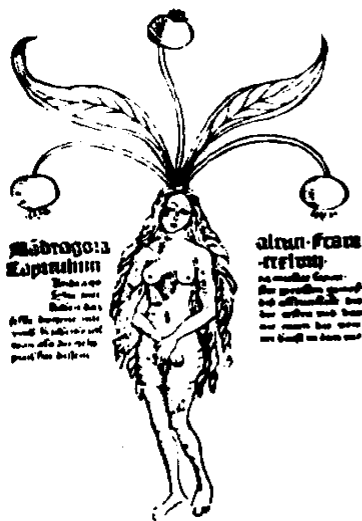


共济会的工作象征:镘刀和水准仪。

密只有经过共济会的“兄弟”亲身体会才能领会。

黄金和白银做成的微型镘刀是用来纪念共济会兄弟的聚会的。鲍恩约普尔在他的著作里说,共济会的官员“在胸前别有一把镘刀和一把钥匙……前者用最纯净、最灿烂的金子做成,后者用象牙做成”。(17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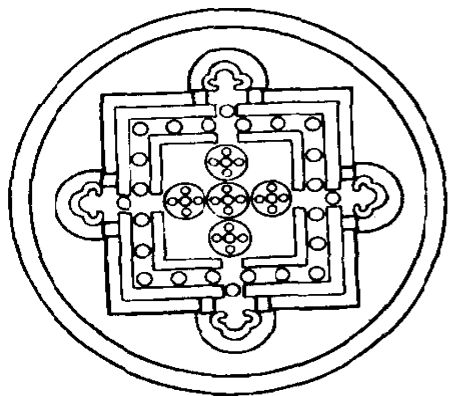
曼德拉草 (mandrake) 欧亚大陆的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植物,勿混同于北美的盾叶鬼臼(Podophyllum peltatum)有时也称作“曼德拉草”。它分叉的根(尤其是经过恰当修饰时)隐含了人形,即使是在现代的早期也是珍贵的。传统的特征学说认为,植物的外部特征暗示了它的药用性质和应用(一种与生俱来的“标签”)。曼德拉草因具神奇的“完人”特征而被视为万应灵药。事实上,这种茄科植物含有大量有毒的致幻剂(包括天仙子碱、阿托品和莨菪胺)。由此,它成为巫师制作软膏的重要成分并逐渐成为多种巫术的象征。在传说中,这种植物长在绞刑架下,由吊死的男人的精液滋养着,需极小心才能将它从地上挖走:因为据说这种植物被连根拔出时会发出令人血液凝固的非常致命的哭声。在挖掘过程中死去的狗被用来收割它的根。这种故事也许只



暗示女人身体的曼德拉草。引自 P. 谢弗的《健康花园》,1485 年。

是为了抬高曼德拉草根的身价和增加它的魔力的可信度而已。无数传说表明,它既被珍视又令人生畏。古希腊神话中,它是女魔法师喀耳刻的象征。对于犹太人来说,它又是促人怀孕的良方(比较大象)。总之,曼德拉草象征了人类须十分谨慎才可接近的力量。在诗歌里,曼德拉草也被它的拉丁名称“曼德拉高勒”(mandragora)取代:“罌粟,曼德拉高勒/还有世上所有甜得腻人的糖浆/也不能催你进入甜蜜的梦乡/犹如古老的昨日那样。”(见《奥赛罗》第三章第三节,第 330~333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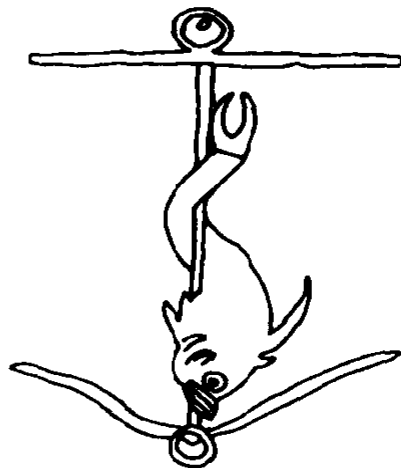
曼荼罗 (Mandala) (梵语,字面意思为“界”)出现在印度佛教和西藏喇嘛教中,由圆圈及其衍生物构成,作为凝神与沉思的辅助工具。此类构图通常由绘画而成,但也可以是一种建筑结构,如寺庙的地基图。这些图形实际上是“宇宙图”,即世界秩序的想象性再现,通常由四个部分的分割和组合而成(参见四和正方形),这种分割组合指向一个中心以便“缩小心灵的视野”(荣格),有助于凝神和沉思:注意力直指精神性和智力性物质以及直觉知识,人们希望通过曼荼罗使它们内在化,从而扎根于心灵。曼荼罗中心出现不同象征物,对应教义或个体发展所达到的层次:例如在印度教密宗的曼荼罗中,居中的菱形“雷电”象征阳性与阴性原则的最终统一,象征对瑜伽中有生命力的湿婆-谢克蒂(Shiva-Shakti)二元性的超越。



印度西藏语族的曼荼罗式的宇宙图。

炼金术中的象征图案也常常与曼荼罗相似,虽然没有可信的历史文献表明它们源于亚洲。事实上,荣格派心理学把曼荼罗及其各种象征形式理解为内在化原型,它们甚至自觉地出现在(如梦中,幻觉中,或信手涂鸦中)对文化史毫无了解的个体身上。据荣格看来,曼荼罗象征混沌时期后的沉淀和内在化,它们表达的是一些精神的本质或核心,一种更深层次的和谐和内在的统一。当曼荼罗特别用作辅助沉思的工具时,指代它的是印度语词“具”。

锚 (anchor) 对于地中海的水手们来说,这种工具从古代起就象征众海神。锚意味着稳定、安全,因而成为信任和信心的象征。在公元纪年前的墓碑上,锚作为职业标志,刻在海员的墓碑顶。公元初期,因为其形状类似十字架,故锚成为获得拯救的秘密象征(拉丁语 *crucifixus*),圆环下面缠锚索的横铁令人想起十字架,只是锚的下半部使这种暗示不太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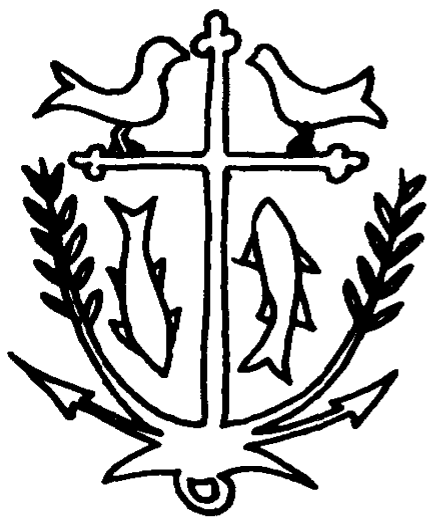
锚和鱼。来自北非苏塞早期基督徒陵寝镶嵌画。

在基督徒的墓刻上,锚的两侧常常饰有鱼或海豚,它们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锚是圣人们[普拉西多斯(Placidus),罗马的克雷芒(Clement of Rome),尼古拉斯(Nicholas),海员的保护圣人米尔古尔的约翰(John of Nepomuk)]的标志。在纹章学中,锚常用来指代海港,或法国城市索林根(Solingen)的徽章,这座城市的保护圣人圣克莱芒(St. Clement)脖子缠



锚。来自罗马普丽西拉陵寝中早期基督教墓刻。

着锚淹死在海中。巴洛克诗人 W.F. 冯·霍伯格(1675年)提出这样的类比：“当海员撞上海上的风暴，/他抛下锚，稳稳扎住双脚。/灵魂在锚那里找到信任和力量，/它超越苦难、恐惧和悲伤。”



锚。早期基督教浮雕上饰有橄榄枝、鱼、鸽子的十字形。

猫 (cat) 猫在今天被看做可爱的宠物(但几乎不再是老鼠的杀手),在象征文化中,它大多数时候声名狼藉。约公元前2000年来自努比亚非利斯-西弗斯特里斯-利比卡的猫在埃及开始成为家畜,《亡灵书》中提到一种更早的短尾猫,即所谓的“芦苇猫”,它把邪恶的蛇阿佩皮(Apepi)切成碎片。家猫没花多少时间便取代了狮神:猫女神巴斯特或巴斯特特(Bast或Bastet)在早期是一只母狮,后来猫开始常常被制成木乃伊,猫神随之出现,其形象是猫头女人身。古代晚期,猫从埃及来到希腊和罗马,成为女神

狄安娜的标志。人们认为黑猫特别有魔力:如果把它们的骨灰撒在农民的田里,甚至能吓走害虫和有害动物。凯尔特人认为猫象征邪恶力量,常用它们做牺牲,而北欧女神弗蕾娅则乘坐一辆猫拉的车。据说光线角度不同,猫眼的颜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故猫眼被认为有欺骗性,猫能在漆黑中捕食,使人相信它是黑暗力量的盟友,与淫荡和残忍有关,并高过所有女巫中的“精灵”(拉丁语 spiritus



太阳神猫斩首阿佩皮蛇。引自胡尼法的纸莎草记录,约公元前1300年。

familiaris),黑(tom-)猫也是女巫们赶赴聚会的重要坐骑。直到今天,迷信的人还相信黑猫会带来倒运。有趣的是,古埃及莎草纸上屡次出现幽默的或讽刺的绘画即一个“颠倒的世界”:老鼠驾着战车向堡垒里的猫发动进攻——和我们今天的幽默卡通片《汤姆和杰利》不无相似之处。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猫是“典型的雌性动物”,属于黑夜,“而女人,我们知道,更依赖黑暗,即比男人更依赖本能,而本能不过是男人心灵中较低级的部分”(阿拜利)。我们注意到很多文化对猫评价不高,这有可能源于



猫。引自E.托普塞尔的《四蹄野兽的历史》，1658年。

社会对女性所抱有的敌意。[请注意厌女症在许多表达法和俗语中常以猫作比喻：两个女人大吵叫打“猫仗”(“cat fight”),“花言巧语”(a “catty” remark),“如坐针毡”(“like a cat in heat”).]在纹章学传统中,猫常常出现,但和我们在别处看到的猫恐怖症毫无联系:“猫行动敏捷,不易受禁锢,它象征自由。捕食的猫聪明而不知疲倦——这是一个好战士必备的品质。所以古代斯瓦比安人、瑞士人、勃艮第人都把象征自由的猫作为其纹章。”(贝克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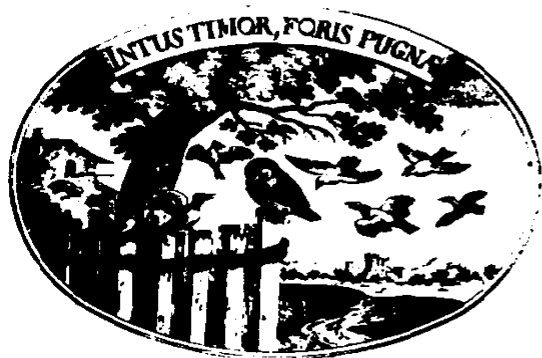
猫头鹰 (owl) 在欧洲,人们常把猫头鹰和女神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联系在一起,德国的一句谚语“运煤到纽卡斯堡”就相当于“送猫头鹰到雅典城”。这种鸟有着双重的象征含义。它的生长习性在人们看来象征着明智、耐性、自我反省、

沉思以及不为黑暗所蒙蔽。贝克勒说:“在自然界中,猫头鹰是种与众不同的鸟,它总是守候着漫漫长夜,因此对夜间执勤的卫兵和工作到深夜的人来说,猫头鹰是他们的守护神。”他还举出别的民族把猫头鹰视为守护神的例子,他说:“鞑靼统治者的纹章图案上总有一面饰有黑色猫头鹰的金盾,因为他们的第一位国王剑提斯可汗(Genghis Khan)就是在猫头鹰的帮助下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猫头鹰象征能超越一切愚昧蒙蔽的知识和博学(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圣鸟),因此常出现在学术性出版社的社标和书店的招牌上。但是,人们



约公元前470年雅典杯子上的猫头鹰图案。

也把猫头鹰和丑恶联系在一起:猫头鹰夜间活动的习性(“鬼祟”)、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悄没无声的飞行以及它绝望痛苦的叫声(“胆怯”、“死亡的前兆”)使它久而久之成为拒绝精神之光,甚至是耶稣基督身处“炼狱般的死亡之夜”的象征。巴洛克诗人霍伯格曾这样描写尖叫的猫头鹰受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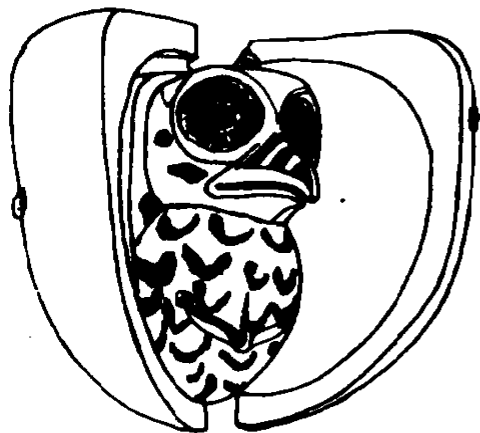


猫头鹰：尖叫的猫头鹰受到鸟的攻击。
霍伯格,1675年。

天活动的群鸟攻击的场面：

“可怜夜鸟猫头鹰，惨遭日鸟之攻击；
鸟喙攻击频频下，似要置它于死地。
世间之事亦如此，教会领地遭吞食；
昔日圣殿今不再，满堂俱是杀人犯。”
(1675年)

犹太教中的女魔莉丽丝(Lilith)以猫头鹰为伴，印度教中可怕的黑暗女神德格(Durga)则以猫头鹰为坐骑，而玛雅人的死神哈恩汉(Hunhan)的面目酷似猫头鹰。在中国，猫头鹰



代表灵魂的猫头鹰用在化装戏中。西北太平洋的钦西安人所作。

作为厄运之象征是象征吉祥的凤凰的死对头，显然，这源于它那魔鬼般的眼光和一个关于它的童话，相传猫头鹰只有在残忍地啄出双亲的眼珠后才学习飞行，这是一种相当大逆不道的行为。然而在商朝，猫头鹰却是美好的象征，许多出土的青铜容器上都刻有它的图案。在古代墨西哥的前阿兹台克文化中，猫头鹰是献给雨神的祭品，但对于后来的阿兹台克人来说，这种鸟儿如魔鬼一般出没于黑夜，是一种不祥之兆。

蚂蚁 (ant) 尽管体型微小，蚂蚁在象征学中却并非毫无意义。早期基督教经文《自然哲学家》引用所罗门的话——“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行动”(《箴言》第六章第六节)——蚂蚁和蜜蜂在这里一样是勤劳的象征。经文还提到没有获得食物的蚂蚁不会向有食物的同伴乞讨，而是自力更生，这就是它们的聪明所在；表现它们聪明的另一个例子是它们咬吃存在蚁山上的草籽，不让发芽，以免弄垮自己的家园，它们也会在寒冬降临之前储存食物(有远见的象征)。最后，据说蚂蚁能靠气味分辨大麦和裸麦，它们只收集真正的谷物(小麦)而对饲料不屑一顾。“所以你必须存好食物，以免野兽侵扰，也要留出要保存的谷物。因为大麦意味着异教教义，而谷物意味着对耶稣矢志不移的信仰”。不过，在西方如此受尊敬的蚂蚁在印度却象征在未开化的人性领地里漫无目的的奔跑。对其他一些民

族而言,这种勤劳的小虫是创世之神的助手。在古希腊神话中,埃伊纳岛(Aegina)的首批居民被称为“迈密登”(Myrmidons),意即蚂蚁,因为他们以蚂蚁般的耐心、忍耐和勤奋耕种土地。塞萨利亚(Thessalian)一传说将农耕追溯到一个山林仙女发明的一种重要农耕工具,这位仙女名叫迈密克斯(Myrmex),意即蚂蚁,在这种文化中,蚂蚁被奉为神圣的动物。

美德 (virtues) (源于拉丁语词 virtus,意为“男子气概”)在基督教的艺术里,美德指的是“神学三美德”——忠诚(信)、希望(望)、爱——和“四大美德”(即勇敢、公正、谨慎和节制)的化身,这就是所谓的“七大美德”。据说,“神学三美德”——信、望、爱——是圣索菲娅(智慧)的女儿,她们最主要的标志如下:信——一颗燃烧的心、十字架、蜡烛和书本(《圣经》);望——锚、鸽、船、皇旗和丰饶之角; 爱——XP(基督的标记)、羔羊、孩子、鹈鹕和面包。四大美德的标志如下:勇敢——骑士的盔甲、狮皮、剑与盾牌、参孙的柱子和旗; 公正——天平、木匠的直角尺、地球仪和戒律本; 谨慎——蛇(“所以你们要灵巧如蛇”——《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镜子、火炬和棺材(死的象征); 节制——两个用于混合水和酒的容器、骆驼与用作坐骑的大象、沙漏、风车。

其他美德也被人格化并有自己的标志:耐心——生; 温柔——羔羊;

谦逊——鸽子; 坚韧——孵蛋的母鸡; 顺从——骆驼; 贞洁——百合或独角兽; 和平——橄榄枝; 和谐——一对鸽子。所有美德的化身通常被描绘成穿着长裙的年轻女子,有时她们被表现为正在与邪恶作斗争。象征各种美德的植物包括雪松(谦逊)、棕榈树(索菲娅,即智慧)、柏(虔诚)、葡萄藤(节制)、带刺的玫瑰(勇敢)。

不管是在哥特式建筑传统还是在绘画里,美德的分类和标志物都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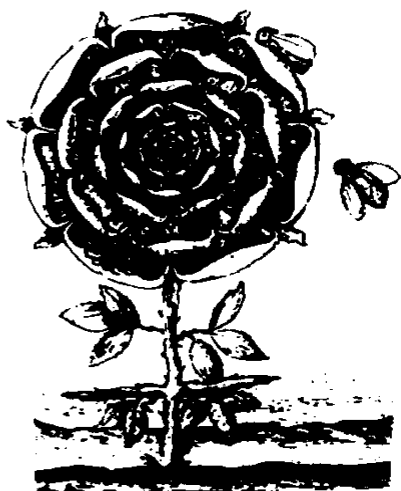
玫瑰 (rose) 古人认为,玫瑰和阿多尼斯的神话有联系。阿多尼斯是阿美洛狄特(拉丁语即 Venus 维纳斯)的恋人,据说第一束红玫瑰(或石竹花——毛茛属植物的一种)就是从他的鲜血中长出来的。因此,后来玫瑰便成为超越死亡的爱情以及复活的象征。古罗马玫瑰节是公元一世纪以来人们崇拜死者的产物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庆贺这个节日的日期也各不一样,但都是在5月11日至7月15日之间。玫瑰节的传统还保留在今天意大利的五旬节(即降灵节)里。参加酒神节(见巴克斯)的人都戴上玫瑰花环,因为人们认为玫瑰可以消解酒中的酒精,因此使狂欢者不至于在酒后不省人事时泄漏秘密。这样玫瑰便成了慎重的象征,而五瓣的玫瑰常常是忏悔室里的雕饰之一。拉丁语“Sub Rosa”意即“秘密地”,字面上的意思是“在玫瑰下”。

在基督教的象征体系里,红玫瑰

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因而也代表了上帝的爱(但丁在《神曲》里有相关的描述)。然而,行吟诗人把玫瑰看成人间的爱的象征,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见花语)。但白玫瑰是死亡的传统象征。在基督教的象征传统里,玫瑰(“花中之王”)是天堂女王马利亚的象征,同时还代表贞洁:在中世纪,只有处女才被允许戴花环,在绘画中圣母马利亚通常被玫瑰簇拥着。

在炼金术里,红、白玫瑰构成常见的红/白二元性,象征原始要素硫和汞;而一朵七环花瓣的玫瑰则代表七种金属和相应的七大行星。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标志源于玫瑰与十字架的联系。这个神秘的基督教会社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标志——十字架上的一枝五瓣玫瑰花——和马丁·路德的私章(一枝五瓣玫瑰花的中央的心形上长出一个十字架)很相似。约翰·瓦伦廷·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e, 1586 ~ 1654)的盾徽是圣安德鲁的X形十字架(四个角各有一朵玫瑰),世人就是通过安德里亚的文章了解玫瑰十字会的。

在共济会的象征体系里玫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埋葬石匠时人们在他的坟墓里放上三朵玫瑰,这三朵“圣约翰的玫瑰”代表“阳光、爱和生命”:在共济会的“圣约翰节”(6月24日)上,共济会的会所装饰着三色玫瑰,一些分会的名字就源于这一传统(如汉堡的三色玫瑰分会,十八世纪



长在十字枝上的玫瑰与蜜蜂。玫瑰十字会的标志。引自佛路德,1629年。

的戏剧家莱辛曾被吸收为该会的会员)。

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的象征也出现在歌德的诗《秘密》里,该诗描写了被玫瑰缠绕的十字架:“是谁把玫瑰放在了十字架上?”巴洛克诗人霍伯格在1675年曾经写到“没有不带刺的玫瑰”(确切地说是“没有不刺人的



玫瑰与骷髅。选自E.菲茨杰拉德所作的诗集插图,1859年。

玫瑰”：“从来未见无刺的玫瑰，/大千世界的人各不一样，/虔诚的，是上帝的子民；/缺德的，注定被烧掉。”

在中国传统的象征里，玫瑰远没有在西方重要：它代表“青春”，但和爱情并无特别联系。

贝克勒在谈到纹章学里的玫瑰时这样写道：“鲜花通常代表欣欣向荣的景象，充满着美妙的希望；高贵家族的人们希望这种景象会传给自己的后代，让他们功成业就。玫瑰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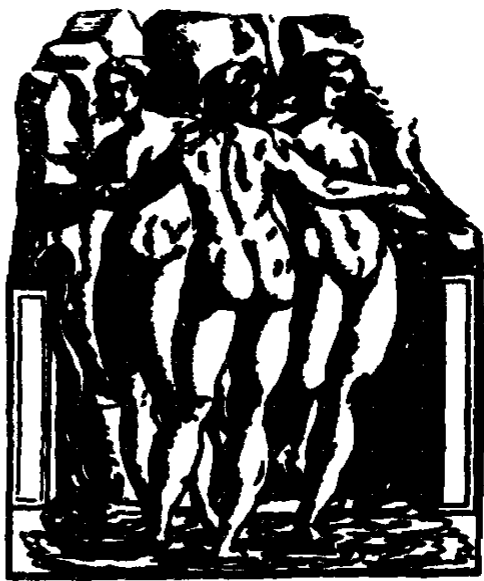


玫瑰。伪-大阿尔伯图斯，法兰克福，1531年。

是这样一种花……它与舒适、慷慨以及慎重的特殊联系就说明了它在花的王国中高尚的地位。红玫瑰很自然地与鲜红的血有联系，这血是我们义不容辞地为自由、为祖国、为教会而流的：正如红玫瑰承蒙天恩茁壮成长，军人要随时随地准备流血。玫瑰作为军人的标志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是由于古罗马人相信战神玛尔斯就是从一朵玫瑰花里长出来的。”（1688年）

一般来说，纹章里的玫瑰（与百合一样）有着高度程式化的形状，像俯看一朵花瓣内曲的盛开的花：有五瓣、六瓣甚至八瓣的玫瑰，而且有时是银白或金黄色，而不是常见的红色。玫瑰在英国的纹章学里更是为人所知，特别是作为约克家族（白玫瑰）和兰开斯特家族（红玫瑰）的标志；这是为什么这两大家族的冲突被称为“玫瑰之战”。“都铎玫瑰”是兰开斯特和约克红、白玫瑰的联合体。南安普顿城的徽章上就刻有一朵红玫瑰和两朵白玫瑰。在德国，利普的亲王们和阿尔滕伯格的男爵们的徽章上都有玫瑰图案，后来蓝哥城和利普萨特的城徽上也有同样的图案。

美惠三女神（Graces）（拉丁语 *gratiae* 希腊语 *charites*）美惠三女神象征年轻妇女的美丽和妩媚。像其



美惠三女神。卡塔里，1647年。

他几组神话中的女性一样,总是以三位一体的形式出现。她们是永生的,但还不算真正的神,通常她们都是处在阿芙洛狄特[(Aphrodite)又称维纳斯]或阿波罗的随从当中。她们都有不同的名字:阿格莱亚(Aglaia意思是“灿烂”),欧佛洛绪涅(Euphrosyne意思是“欢乐”)和塔里亚(Thalia,意为“花朵”),她们的任务是把妩媚赠予年轻的女子,把欢乐赠予普通百姓。她们通常被说成是宙斯和欧律诺墨[(Eurynome)波塞冬(Poseidon)的女儿]所生的女儿,并常被画成跟缪斯女神在一块儿,同时与时序女神有关联。

梅树 (plum) 为东亚人民所喜爱,象征少女之青春年少,因为还在树叶稠密的时候,梅花就已经绽放。新婚床上铺的“梅花毯”暗示了梅的



开花的梅树。中国,十九世纪。

性象征内涵。五叶梅花象征中国古代的幸福五神和具体的神谕,松梅竹共称“岁寒三友”。

荣格心理学家认为梅是一种预示,“在男人梦中预示非常实在的性快乐,女人用梅子(德语 Plaume)这种果实指代她们不喜欢的其他女人”(阿拜利)。在德国北部,“五旬节的梅子熟了”相当于英语的“八月寒冬”。

古希腊语中的梅(coccymelon)字面意思为“布谷鸟苹果”。

梦之象征 (dream symbols) 对梦进行的科学研究可帮助人类文化象征学家们理解他们所研究的文化象征的内涵。荣格派心理学家认为在神话、童话、传说、幻觉、宗教和各类艺术作品中出现的象征,连同梦的象征,都植根于人类心灵的潜意识中。分析心理学家拥有大量的解梦经验,有助于理解一般象征观念中的“另一种真实”。当然,人类文化象征学家重视历史文献,而分析心理学家漠视传统,他们看重的是其内涵保持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另一个世界”。试图解释个人梦境的最重要的古文献可在阿特米德罗斯[(达尔蒂斯的 Artemidorus of Daldis)公元二世纪]的五卷本中找到,此文献区分了直接预示未来的(thereomantic)梦和“暗喻”的梦(即需要释义或解码,例如,珍珠代表泪珠,苹果表示性享乐)。阿特米德罗斯考虑到一种梦可能有不同的象征含义,这就使他的理论大大优于大多数现代的解梦

指南。

现代的梦心理学包括对梦的持续时间、梦在眼球快速移动(REM)的不同阶段的发生情况和它缓释紧张情绪的效果的研究。由于最初的假设不同和方法各异,不同的研究者对梦的象征意义见仁见智。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学在梦的象征这一天地里发现了一条“光明大道”,它“与生活中不同的象征都存在重要而灵活的关系”[卢克引自艾·卡卢索(I. Caruso)之语]。

弗洛伊德理论以利比多的升华为起点,并在性压抑这一阶段中得到详尽阐述,他相信始于幼儿时期的性经验性幻想的被压抑,连同其他的性



梦之象征:法老的梦。汉斯·荷尔拜因作。

主题,在析梦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更开放的时代,弗洛伊德的观点已经得到也将要得到修正。根据弗洛伊德的流行理论,凡尖的东西(如方尖碑、标枪、塔、纪念巨石、箭、剑)是男性的或阴茎的象征,而凹形物(篮子、高脚杯、山洞)是阴性的象征。爬楼梯、骑马、游泳或摔跤被解释为隐蔽的性

交。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个人心理学中,梦中的意象指代梦者遭遇到权力和自我肯定的问题,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的心理学一直被称为(讽刺地)“心理神话学”(见神话故事)。对于象征学家来说,荣格派对梦的解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在传



梦之象征。引自英国一本释梦书的卷首插图,1821年。

统的释梦模式上增添了精神分析学家们的临床经验,荣格派解梦法主要引自于心理学家恩斯特·阿拜利(Ernst Aeppli, 1892~1954)新近出版的书籍。

在古埃及,牧师们已经发展了解梦技巧,它基于梦是未来事件不明显的预演,如梦见坐在花园里意味着梦

者将在未来获得极大的欢乐。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梦被认为与未来事件相反,比如,梦见死亡预示长寿。在



梦之象征:带翅的梦之神灵,卡塔里,1647年。

《圣经》中,有些梦很被看重,和中东的古文化一样,它们被理解为神祇(如约瑟在《创世记》四十一章中解释法老的梦),不过梦也可能仅仅是“愿望实现”的幻想:“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诗篇》第七十三首第二十二节)根据E. 容格尔(Ernst Junger),梦中的我们“于一刹那瞥见了织锦般的奇妙世界和它的重重幻影”。

门槛 (threshold) 像整个大门一样,门槛作为内外之间的转折的标志,需要人们施予特殊的仪式并给予特别的注意。在很多文化传统里,人们相信有一种守护神在守护门槛,而

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轻慢了他。抱着新娘走过门槛这一风俗也许源于一种欺骗门槛守护神的企图,目的是使其相信新娘一直都住在屋里。门槛守护神具有驱除入侵者、恶魔及女巫的威力。日本人就是为它而把盐撒在门槛上的(以便他能驱走鬼怪);欧洲人常把五角星刻在门槛上(在巴尔干地区,人们把它刻在门口)。犹太人在自己家的门槛上挂上圣卷(一面记有《圣经》文字,一面写着神的名字的羊皮纸卷,一些犹太家庭将其装在盒内,挂在右门柱上,以示他们的信仰)。犹太教祭司穿的衣袍的褶边上饰有金铃铛,“他进圣所到耶和華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第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因此进出神殿必须有明确的宣示,以免会惊动神灵。在亚实突有一座供奉大衮——非利士的农耕神——的神殿,人们进出神殿时只能跨过门槛而不能把脚踏在门槛上(《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五节;比较《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九节,该节反对异教徒式的跃过门槛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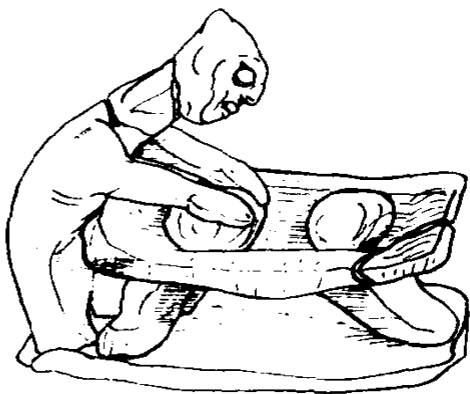
“门槛”一词常常被用于比喻某种转折,此时它的重要性使人想起上文提及的守护神以及古代传统中标志一个人已成年的“过渡仪式”。

在很多文化传统中,通往圣坛的通道两边都安放有守护神塑像或象征神灵的动物塑像(见守门狮、天门神雅努斯)。

面包 (bread) 对所有掌握谷物种植知识和烘烤技术的民族而言,面包是最重要的食物[加那利群岛(Canary)的土著岛民并不烘烤面包,而是把谷物制成一种“麦糊”,叫“哥费奥”(gofio)]。古埃及有四十种左右的面包和其他烤制品,在专为死者制作的供物中,面包和啤酒是来世生活的主食。在西地中海,人们不是切面包而是折断它,故有“把面包折到一起”的说法。很快,面包这种食物被赋予神圣的观念:摆在教堂里的十二片面包(见《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三十节)象征精神食粮。《新约》细述了面包和鱼的奇迹。因为“人为仅靠面包活命”,于是圣餐中的“生命面包”和葡萄酒一道用来滋润人的灵魂,但是,当传教士到以其他食物为主食的国家(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土著美洲人的主食是玉米,最先向因努特人或爱斯基摩人传教的人们说的是“我们每天的海豹油”)去传教时,他们常常难以使人们理解面包的神圣象征意义。制作面包的整个过程——收割、脱粒、烘烤加工,最后做成神圣的面包——象征基督徒在尘世的辛勤生活,这种生活在快乐圣洁的天堂里达到顶峰。穿过荒野的以色列人奇迹般地得到从天而降的食物,后来的基督徒认为这食物就是最初的圣餐面包。

对每一条刚烘出的面包画十字以示祝福是常见的习俗。无数习语反映了面包在象征中的重要性[“夺某人的生计”(“to take the bread out of

someone's mouth”),“主要收入来源”(“that's my bread and butter”)。在餐桌上把面包转错了方向是不吉利的:据说魔鬼骑在上面,看见它会引起争吵,“天使因之哭泣”,因为他看见事物的秩序被颠倒。作为梦兆,面包只有褒义,阿拜利强调它是“最常见的食物,然而又是神圣的”:“黑色的犁沟的两旁麦子成行,从中延伸出小道,田野渐渐淡绿起来,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磨、筛、揉,穿过炙热的烤炉,最后在家庭的餐桌上分吃面包——这一过程的每一步骤都蕴含丰富的象征意义,如果用来类比人类历



腓尼基的揉面包陶像,阿齐兹伯,约公元前 1000 年。

史,它代表了文明化的整个历程。”在新石器时代,定居、砍伐森林和农耕取代狩猎和捕鱼,人们不再采摘食物,而是开始生产食物,一个新世界和一片文化的新风景也随之出现。当储存的食物足以应付未来所需时,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思考。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开拓精神和文化生

活,其空间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喻义上都是可以界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把握宇宙存在的秩序。在这一点上,生产面包确实是在生产生命食粮。“一切本质的、‘滋润灵魂的’价值观都可在梦中以面包的形式代代相传到我们手中。接受面包意味着接受价值观,一种不可随便抛弃的价值观。”(阿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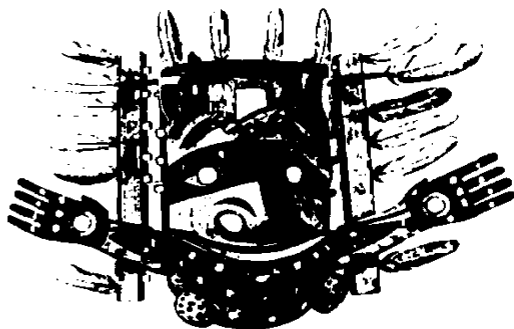
面具 (masks) 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具都是对超自然现象存在的一种表达。戴面具的人会感到精神的变质,从而暂时拥有面具所代表的神灵或魔鬼的品质。正因如此,面具不仅用来伪装面部,而且被当做独立的崇拜



演员手中拿的萨梯面具。引自希腊的花瓶图饰,公元前四世纪。

物和艺术作品,如古代墨西哥的特奥提哈卡(Teotihuacan)文明中的闪长岩假面。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许多地方,木制假面具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特别是在秘密结盟的宗教仪式中。在古

代地中海,假面提供了一种辨认超自然存在的方法。戏剧里的假面可以追



白令海峡伊努特人的面具。

溯到人们在崇拜狄奥尼索斯(见巴克斯)的仪式中所戴的面具。令人害怕的面具(见戈耳工)用来作为抵挡敌人和邪恶入侵的工具。在迈锡尼时期,放在死者脸上的金箔面具(“阿伽门农之面具”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可能是用来掩盖面容的衰老;这一习俗偶尔也能发现于哈尔希塔特(Hall



雪松木雕成的面具,刻有鹿角,11.5英寸高。美洲土著居民,俄克拉荷马。

-statt,约公元前 750~公元前 450)时代的中欧的记载中,如奥地利斯泰里亚省(Styria)的克拉格雷(Cross-Klein)的山上墓穴里。古罗马的头盔面具不仅起保护作用,还能使戴面具者显出英雄气概。在东亚,能乐(Noh)剧院的木制面具(代表少女、男人、老人、老妇人和邪恶)特别引人注目,这些面具表现了人物面部的各种表情,使演员的表演更加生动感人(见雅努斯)。

面纱 (veil) 一种半透明的覆盖脸部的织物,通常象征谦虚、美德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回避。修女在公共场合是戴着面纱的(因此成语“戴上面纱”含有“当修女”的意思)。中世纪的人们在宫廷里普遍戴着面纱,后来戴面纱的传统体现在新娘和寡妇的面纱上。穆斯林国家的妇女被要求在公



戴面纱的新娘。来自十七世纪土耳其彩饰画。

共场合戴着面纱,以免她们会挑起陌生男子的欲望。另一方面,撒哈拉中部图阿雷格人的习惯是,男人要用面纱盖住脸部,也许原先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沙暴对人的袭击。

防雾罩或防云罩也常被称为面纱。这个词用做名词和动词时都含有引申的意义,指故意(也许有时是部分)隐瞒[例如,“一戳即穿的隐辞”(thinly veiled references)]。面纱是圣鲁德米拉(Ludmilla)和奥地利的阿格尼斯(Agnes)侯爵夫人的标志,前者被人用面纱绞死。为实现一个神圣的誓言,圣利奥波德(St. Leopold)在发现阿格尼斯的面纱(其时面纱被风吹到离她很远的地方)的地方修建了克洛斯滕奴堡(Klosterneuburg)修道院。

绵羊 (sheep) 与母牛和公牛相似,母羊和公羊(或母山羊和公山羊)在象征上是互相对立的。我们与无明显特征的“绵羊”的联系起源于“母羊”被看成一种善良的(甚至是愚蠢的)动物并且最有可能沦为狼的猎物这样一个传统。另一方面,公羊象征着力量、活力及不可动摇的决心。

作为最先被驯服的一种动物,绵羊必须由牧羊人看护,因而它渐渐被用来象征在面对捕猎者时的无助。它的单纯使它容易误入歧途,霍伯格把它描写成一个聆听狼布道的虔诚的礼拜者:“单纯确实使受骗者轻信谎言/就像绵羊喜欢聆听恶狼心怀鬼胎的说教。/魔鬼讲话时总要摆出天



在羊群中躲避追求者的圣萨图娜里娅。
W. 奥尔作, 1890年。

使般的架势, /而他的每一句话只不过是邪恶而又拙劣的模仿。”(1625年)

在羔羊的象征用法里, 绵羊的天



怀抱羊羔敬神的牧羊人。美索不达米亚, 约公元前 1750年。

真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许多故事里都有羔羊最终战胜魔鬼的描述。

众所周知的系铃领头羊(即带领羊群的绵羊)是一只脖子上系着铃铛的阉割过的公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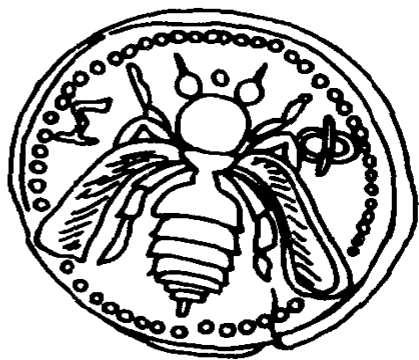
冕状头饰, 三重冕 (tiara) 教皇的皇冠。在古希腊文学里, 它指的是波斯人传统上用毛毡做成的头饰(形如被削去顶端的松果), 后来它特指波斯王的饰有星星的、雉堞状的王冠。冕状头饰的另一种形式是主教在典礼时戴的带脸盖的礼帽, 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 ? ~ 前 330, 波斯帝国末代国王, 平时疏于军备, 公元前 333 年在伊苏斯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打败, 后整军再战, 彻底失败, 逃亡中被大夏总督贝苏斯所杀)在与亚历山大大帝作战时戴的就是这种帽子, 庞贝古城的镶嵌画上有表现这一情节的画面。弗里吉亚(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软帽(一种锥形软帽, 又称自由帽)——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当家做主的标志——也被称为一种冕状头饰。在中世纪, 它演变成为教皇的三重皇冠(即三重冕), 这是教皇具有三种统治权力的标志: 既象征他是天堂、人间和阴间的主宰, 又象征他对(分别居住着诺亚的三个儿子——闪、雅弗和含的)亚洲、欧洲和非洲的统治。另一种对教皇的三重冕的解释是它象征着教会的苦难、反抗和胜利。教皇三重冕的历史始于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死于 1370 年)的统治时期, 但是早期的圣徒也有这种冠冕

(如彼得、格列高利一世、索菲娅)。在绘画里,放弃职位的教皇或拒绝受封的圣徒脚下常常放着一顶三重冕。在有关三位一体的描述里,人们才会见到只有圣父才能戴的五重冕。

蜜蜂 (bee) 极少有动物能像这种昆虫和它的群体生活那样在象征学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人类从一开始就采摘野蜂蜜,很快,养蜂成为可能,这在保证生命延续上迈出一大步。蜂蜜不仅用做甜味剂和发酵剂,还可做药用、制蜡和蜡烛,后来用于煅造金属[即脱蜡(cire perdue)这一过程],在埃及用做干燥剂。有资料表明,埃及的养蜂史早至公元前二千年,在当时的象形文字中,蜜蜂代表下埃及王国。印度有大量的野蜂蜜,故养蜂不像中国那么发达,在中国,养蜂是一门古老的行业。因为汉字“蜂”发音像封侯的“封”,蜜蜂和职位晋升有一定的关系。蜜蜂既象征勤劳、也指一位男子拼命追求如花似玉的姑娘,前一种象征甚至不如后一种常见。在中国神话中(欧洲也一样),蜜蜂常帮助小伙子找到中意的新娘。在西方,蜜蜂常被称为“圣母之鸟”或“天主之鸟”,它象征灵魂。梦见蜜蜂意味死亡临近:人的灵魂将嗡嗡飞走。不过,如果蜜蜂飞进死人的嘴巴,他就会复活。“蜜蜂之路”是德国说法,指充满亡魂的天空。地中海诸文明对蜜蜂生活的看法十分古怪,认为它们没有性别,从正在腐烂的动物尸体上自动传宗接代,没有血,不

呼吸。另一方面,它们和人一样勇敢、高尚、勤劳、爱干净,在蜂群建起的政治实体里和睦相处,天生具有审美才能(“缪斯之鸟”)。埃莱夫西斯秘密宗教的男女教徒们被称为“蜜蜂”。因为蜜蜂的冬眠等于死亡,它们也象征再生。

基督教绘画对蜜蜂同样有研究。不倦地为集体劳作,在这一点上蜜蜂无愧为典范。圣安布罗斯把教堂比做蜂巢,把忠心的教士比做蜜蜂。蜜蜂从所有的花朵上只采最好的花粉,但绝无一丝自负和骄傲,而且,蜜蜂只以花香为生,这些观念使它们成为纯洁和节制的象征,对于明谷的圣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来说,它们象征圣灵。在世俗生活中,蜜蜂代表王室,人们一向认为蜂后就是一国之君。据说法语词百花花饰(见百合)可回溯到风格化的蜜蜂形象。蜂蜜的香甜象征圣安布罗斯和圣约翰·克里索斯托(St. John Chrysostom)令人陶醉的口才(字面意思为“金嘴”),这种甜蜜也暗示耶稣和他的仁慈,但



在古代以弗所流通的硬币上的蜜蜂,象征母性女神。

在最后的审判中,人们也会感到它令人痛苦的叮蜇。另一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观点是蜜蜂自己不生育后代,而是从花朵上采下后代,这使蜜蜂成为圣母的象征。

中世纪动物寓言集还描写了“蜂巢建筑的技巧和美观,蜂房是规则的六角形,(蜜蜂)用硬蜡将其隔开,以蜜填之,而蜜来自花朵的露珠……绝好的蜂蜜既味美又疗伤,供国王和平民共享,不仅为口福,更为健康,因而蜜蜂虽显体弱,但其强大力量是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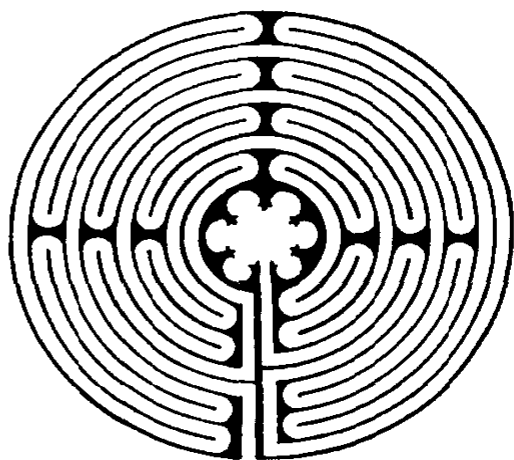


蜜蜂。霍伯格,1675年。

智慧和热爱美德体现出来的”(乌特克舍)。“蜜蜂忙碌地寻采花蜜,/它们的蜡建王国充满甜蜜,/众心一致何处寻觅,/花香有益,蜜甜流溢。”(霍伯格)在纹章学中,蜜蜂常成群出现,如科西嘉波拿巴家族的徽章,象征勤劳和秩序感。在古埃及,下埃及国王是“属于蜜蜂的”,而生长在南方的灯心草则象征上埃及。

迷宫 (labyrinth) 迷宫原指以一个系统坐标轴为中心,以回纹细工或螺旋状路线围绕其建成的弯弯曲曲

的路。按此法建成的具有普遍性的迷宫说明它们具有宗教上的象征意义,常指初始阶段紧密空间的一条又长又艰难的道路。随后用来指“特洛伊的城堡”,这些迷宫图也是一种宗教舞蹈的标志。正是由于有这种联系,它们出现在古希腊的地板镶嵌图案上,在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是哥特兰岛)排列的石头上。在中世纪的大教



迷宫。来自夏尔特尔教堂的地板镶嵌图。

堂,人们把这曲折的路看做是“通往耶路撒冷的路”,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追随、跪拜祈祷、用于替代圣地的地方。夏尔特尔(Chartres)大教堂地板上的迷宫图直径约40英尺,道路的比例约为 $\frac{1}{8}$ 里。在许多遥远文化的传说中,英雄要达到一个伟大目的,必须通过迷宫般艰难的道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忒修斯(Theseus)在克里特岛的迷宫中杀死了半人半牛的怪物,这也与进入迷宫的仪式有关(见伊卡洛斯)。在以后的时代,特



巴洛克建筑风格中的迷宫。引自J.博希俄斯的《象征学图解》，1702年。

别是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指十七、十八世纪过分雕琢和怪诞的建筑风格),迷宫成了花园里用篱笆围成的一些根本不通的曲折小径,只是用于公园里游人的消遣和娱乐。

命运三女神 (Fates) [拉丁语 Parcae“分配者”,或 Fatae;希腊语 Moirae“怀孕者”,与德国神话中的诺恩(Norns)对应。]这三位女神是黑夜的[希腊女神尼克斯(Nyx)]女儿们或是宙斯和忒弥斯的女儿们——与时

序女神(the Horae)是姐妹;在这里,她们所体现的抽象的象征意义比宗教意义更为重要。在美术作品中,命运三女神中的第一位克罗托(Clotho)在纺织生命之线;第二位拉刻西斯(Lachesis)将生命之线织成各种形状;第三位是“不能回头的”阿特洛波斯(Atropos),她剪断陷入烦恼的人类生命之线,使生命终结。有时她们的形象是手持纺锤、卷轴和天平。罗马的命运三女神源自两位送子女神德库马(Decuma)和诺娜(Nona,意为“九”即怀孕九月),但在希腊人的影响下,三神一体的结构和与其相对应的负责裁决人类命运的神灵流传至罗马。

闵希豪生男爵 (Münchhausen)

历史上实有其人,但已成为象征性人物,指吹嘘自己冒险史的快活的吹牛大王。闵希豪生男爵(C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Baron von Münchhausen)(1720~1797)属于苏格兰低地的一脉贵族,其家族历史始于1183年,他本人确实过着充满冒险的生活,参加过两次反土耳其战争,还十分热衷于狩猎。在他的博登威德庄园(德国威悉地区)里,他用令人瞠目结舌的冒险故事来款待客人们,赢得了“撒谎男爵”的绰号——和在大众文化中的一席之地。他的故事中有几个得以出版(1781~1783),住在英格兰的图书管理员 R. E. 拉斯佩(R. E. Raspe)用英语出版他更多的故事(牛津,1785年)。G. A. 毕尔格(G. A.



闵希豪生由被他射杀的野鸭带到空中。
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作。

Bürger)把它们译成德文,加上一些卢奇安(Lucian)、拉伯雷、斯威夫特和其他人编的故事。这本书十分畅销,为后来几个世纪的改写、戏剧甚至电影提供了素材。在精神病学里,患有“闵希豪生综合症”(学名:Pseudologia phantastica)的病人总是不着边际地夸大他们的生活经历。

缪斯 (muses) “使缪斯喜欢的人幸福,使说话甜美的人快乐”(赫西俄德)这句象征神灵启示的话使缪斯这些象征性神灵家喻户晓。在古希腊神话中,她们是宙斯和冥涅摩绪涅(Mnemosyne,记忆)的女儿,其诞生是为了激发人们做诗的灵感,以纪念

众神战胜前奥林匹亚泰坦神的伟大业绩。显然,她们最先令人想起山神和水中的小女神(见水妖),但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能”,她们特别和帕那苏斯(Parnassus)山、赫利孔(Helicon)山、卡斯塔利泉(靠近德尔斐,“谁饮此泉,即会诗兴大发”)和赫利孔山的灵泉(Hippocrene,这是一眼“马泉”,由飞天神马帕加索斯一脚踏下而成)。欧洲小学生过去常常用顺口溜来记缪斯九神的名字“克利俄——墨——忒耳——塔——欧——厄——乌——波——卡”。这个顺口溜是按缪斯九神名字的第一个音节编的。这九个名字是:克利俄(Clio,历史),墨尔波墨涅(Melpomene,悲剧),忒耳普西科瑞(Terpsichore,舞蹈),塔利亚(Thalia,喜剧),欧忒耳珀(Euterpe,抒情诗),厄拉托(Erato,爱情诗),乌拉尼亚(Urania,天文),波吕许谟尼亚(Polyhymnia,神诗),卡利俄珀(Calliope,史诗)。在划分这些职责上还有很大的分歧。最初只有三个缪斯(见三神一体),后来在此基础上改为九位,她们的艺术形象是年轻女子,由太阳神阿波罗陪伴着(“由于缪斯女神和阿波罗的光芒从遥远之地投射过来,大地才有了诗人,竖琴才能美音缭绕”——赫西俄德),头戴月桂花冠的阿波罗手拿竖琴,带领着缪斯的合唱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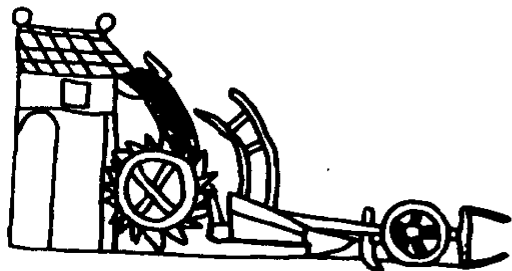
磨坊,磨 (mill, millstone) 在很多古代文明的宇宙哲学里,恒星围绕天体北极(通过透明的世界之轴与地

球中心相连接)旋转所形成的轨迹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磨”。地球的循环时代与该磨的旋转有着象征性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磨也代表命运的公平,正如磨坊里的石磨毫无偏见在碾开每一颗粮食。磨与面包的联系是



磨、镰刀和犁。选自薄伽丘作品早期版本,乌尔姆,1473年。

显而易见的,因为碾过后的粮食可以做成面包。在古罗马,每到维斯太(女灶神)节维斯太贞女(即主持对女灶神的国祭的女祭司)把花环挂在石磨上。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象征体系中,有一种“神秘的磨”:先知以赛亚把《旧约》的颗粒倒进料斗中,使徒保罗随后采集碾出来的面粉,在一些绘画中,四福音书作者倒进谷物,而使徒们引导驱动磨盘的河流的流向。教堂



磨和犁。引自艾尔克(里普各的)的《萨克森镜子》,约1230年。

的神父采集面粉,然后耶稣把这些面粉做成的圣饼分给众信徒,基督正是“生命的面包”。《圣经》里几次提到从天堂滚到人间的石磨,表示神对人的惩罚。《启示录》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蘑菇 (mushrooms) 蘑菇通常是好运的象征,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赋予这种象征意义的竟是毒蘑菇。西伯利亚人曾用毒蘑菇做迷幻药,这一事实显然难以解释中欧的这一传统看法,蘑菇象征好运很可能来自它们那不同凡响——据说是幸福——的外表:红艳艳的有的菇顶上点缀着星星白点,非常漂亮。有些蘑菇(羊肚菌)



蘑菇:“一夜之间”迸发。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外形近似男性生殖器,故人们把它们与性能力和繁殖联系在一起。有些呈圆形生长的蘑菇叫“女巫的戒指”,看来是因为这些圆形植物被当做夜间出没的女巫和小精灵跳圆圈舞时留下的记号。在古中国,蘑菇叫“菇”或“菌”,象征长寿,是供神的奇品,与不朽有关。在中国神话中的快乐岛上,坐落着一座金银铸就的宫殿。

现代西方大部分的习语常常着眼于蘑菇的成长迅速(城市建筑“如蘑菇一样”迅速崛起)或它的外形(伴随原子弹爆炸而来的是“蘑菇云”)。

魔鬼 (devil) (希腊语 diabolus) 上帝的大敌手(撒旦),“谎言之父”。上帝为天堂之王,魔鬼乃地狱之主。魔鬼的标志似乎来自埃特鲁斯坎人的地府之神查鲁(Charu)的标志:秃鹫喙一般的尖鼻子,某种动物的尖耳朵,翅膀,獠牙[和鬼神图丘察(Tuchulcha)一样],手则象征死亡的



魔鬼:鬼神(引自一句引言“反对魔鬼设立的教皇制度……”)。L. 克拉纳赫(老)作,1545年。

锤子。在此基础上增加山羊的外形特征:角、腿、尾巴——把他弄得像希腊的自然之神潘。有时他还长有马蹄(或一只马蹄一只人脚以表现他分裂的本性)。他的翅膀状似蝙蝠,以区别于天使的翅膀。在女巫聚会(见山)的绘画中,魔鬼的屁股还有第二张脸,他的仆从须亲吻这张脸(“无耻之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详尽阐述魔鬼存在的根源[撒旦,启明星(Phosphorus),掌灯人],并追溯到他造上帝的反和堕入冥府(见圣杯)。不过,他并非总是面目可憎。在流传甚广的传说中,他是个着绿色或红色外



魔鬼:名字,地狱王座的象征。选自《真正的红龙》,1822年。

套的猎人。在中世纪雕塑中,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不过他的后背正被蟾蜍、毒蛇和害虫啃食。在其他情况下,蛇和龙与魔鬼为伴,他们经常与圣人们发生冲突。因为撒旦的威力和他对无神领域的统治,通常包含积极象征意义的狮子也和他在一起,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中所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善于背后搞破坏的狐狸也是魔鬼的一个象征。

作为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对立面,地狱之王有时也有三张脸,如但丁《神曲》中的木刻插图。与撒旦有关的动物是红色的鸟、淡红的松鼠、蜥蜴和布谷鸟。

塔罗特纸牌中的第十五张牌是魔鬼,他头上长角,蝙蝠翅膀,站在台上,台上锁着两个被变成鬼的人,这暗示了蕴含深义的惩罚、罪恶和物质欲望的束缚。

摩西 (Moses)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伟大先知和法律制定者,他在西奈山(Mount Sinai)上领受了上帝的十诫,(于是)摩西的五本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就组成了《摩西五经》或犹太传统中神圣的《托拉》。长期以来,这些书因被认为为摩西所著而得名,现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书没有作者而有四个来源:称上帝为“耶和华”的《旧约》作者;称上帝为“艾洛辛”的经典作者;普里斯特利(Priestly),《申命记》作者。一般认为,这四个源泉历

经多年演变后汇成了《旧约》中的头五个故事。多数学者相信摩西是个历史人物,他的名字来自埃及语,意为“儿子”或“孩子”[比较“拉姆西斯”(Ramses)或“拉-梅西斯”(Ra-Meses),即“拉的儿子”];希伯来语解释为“来自水中”。最可靠的推算是摩西生活于公元前约1450年,时值埃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埃及第九个“灾难”,比较青蛙,蝗虫),此后,锡拉岛[(桑托林岛)Thera, Santorini]火山爆发,大量的火山灰遮天蔽日,犹太人因此离开埃及。摩西在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时与他们立下盟约:世界上只有独一无二的神耶和华[“在我之前(或在我身边)你们不能有另外



手拿律法碑刻、头罩阳光的摩西。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作。

的神”，《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他还建立了一套以律法，包括道德律法为基础的秩序。他（摩西）“既不是官员也不是教士，不属于任何教派，也不是贵族的后裔”，他更应该是一位“先知”或“上帝的使者”（O. 希林引自鲍威尔），他因在“争斗之水”上勃然大怒（《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八到十三节）而无缘进入迦南圣地，最后死在内波山（Mount Nebo）上，但“直到今天，无人知晓他的坟墓之所在。”（《申命记》第三十四章第六节）“这就是犹太宗教观：没有一个教派与摩西有关。不过，摩西很快进入传说中，被



摩西。选自斯诺尔·冯·卡罗斯菲尔德的蚀刻画。

赋予高尚无比的品质——在中东民间故事中尤为典型——甚至在那五本以他名字命名的书中也充满了他的神奇经历。”（贝尔托莱）“他毕生的功绩是他同时代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是无法用人类语言来表达的。然而，如果没有那次穿越熊熊荆棘火的伟大经历，他的伟业便不复存在。”（希林引自《鲍威尔》）

牡丹 (peony) 欧洲认为这种花就是传统赞美诗(圣母马利亚)中“无刺的玫瑰”。古代医药认为园植牡丹 (*Paeonia officinalis*) 具有许多益处。用牡丹种子串成项链挂在婴儿脖子上当护身符，可防出牙疼痛。它的花瓣据说能有效治疗哮喘、痛风和癫痫等疾病。过去，癫痫病人脖子上常挂上成串的牡丹花。海员带上这种花可抗击风暴。



牡丹。

在东亚，人们特别看重牡丹和闻起来像玫瑰的白牡丹花，常用华丽的图案来表示它们的花瓣，这类牡丹是尊严和荣誉的象征。

母鸡 (hen) 母鸡的象征意义与公鸡有所不同：它是母亲的典范。“正如母鸡会用翅膀保护它的孩子，不让

它们受到任何伤害；我们，十字架的孩子，也不会被生活的烦恼、不幸和痛苦所伤害。”(霍伯格)母鸡为保护无助的小鸡所表现出的母爱形象也出现在耶稣的话语中：“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



母鸡，作为爱和耐心的化身。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下！……”(《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七节)母鸡孵窝的耐心就像大学文科中寓意描写的语法规则：那，也同样需要极大耐心。古人相信母鸡血可以调整性欲过盛。在非洲，女性的启蒙要请母鸡的圣灵指引，而中欧人认为此家禽又蠢又笨，荣格的理论



母鸡守护小鸡。霍伯格，1647年。

也指出：一群母鸡在梦中出现象征一群缺乏智力的人，这种人极易受外界影响，他们经常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而陷入恐慌，也表示一些愚笨的人其思维过程的混乱……这说明梦者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过重的一些事情只不过是些嘈杂的琐事而已(阿拜利)。在一些童话故事和童谣里，这种十分担心天会掉下来的鸡也会下“金蛋”(像其他传说中的鹅一样)：把它杀了取蛋是很愚蠢的。在传说中，母鸡孵蛋象征守财宝的超自然能力。

木匠的直角尺 (square, carpenter's) 像圆规一样，这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设计工具。丢勒(Durer, 1471~1528, 德国画家、版画家和理论家)的版画《忧郁》中有直角尺，它还



建筑师手持直角尺和绘图圆规。木刻，1536年。

是耶稣的门徒多马(建筑工匠的守护神)的标志。“右”(注:英语中的“右”与“正确”用同一词表达)向的直角尺在共济会的象征体系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右向的角度代表正确、正义及严厉的法律。共济会的首领在他的胸襟上佩带一把微小的直角尺,作为自己职务的权力和义务的象征。另外,右向直角尺常常与测线和刻度尺(即“三件可移动的宝物”)一起象征共济会的首领和他的两位副手;而“不可移动的三件宝物”指的是(自然状态的)粗石、(粗削过的)毛石以及绘图板,分别代表学徒、共济会会员和首领。若直角尺两边之比为3:4,就涉及到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因为以这个比例可以画出一个三边之比为3:4:5的三角形。按照鲍恩约普尔(J. Baurnjöpel, 1793年)的理论,“(共济会)首领必须佩带的”



右向的直角尺。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直角尺代表“上帝和邻居的爱;这件宝物也促使每一个会员从入会的第一天起努力践行自己力所能及的美德”。

直角尺在古代中国也是一种重要的标志。传说中的《易经》作者、神秘学者伏羲的手中就拿着一把直角尺(人们还把他和蛇的腹部画在一起),在这里直角尺既象征教化又象征神圣的法力。

母鹿和红色雌鹿 (doe or hind)

在许多神话中泛指雌性动物,这种雌性动物尽管有母鹿般的温驯,但也会有魔鬼一样的性格。赫拉克勒斯的第二件功绩就是去擒获塞里尼亚(Ceryneia)的母鹿。为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狄安娜)拉车的就是母鹿。在



母鹿作为圣埃及迪乌斯的标志。W. 奥尔作,1890年。

亚洲神话中,这种动物一样地重要,是乌拉尔阿尔泰地区(Ural-Altai)几个民族的超自然祖先(比较图腾)。匈牙利的民族起源神话讲到一只逃跑的母鹿引诱两个原始猎人进入一片沼泽地,然后变成两个公主,和两个猎手交合,分别衍生出匈牙利人和马扎尔人(the Magyars)。同样地,成吉思汗的家谱记载其祖先是一头母鹿和一头狼。据说一只母鹿向逃命的法兰克族武士指出一处或涉水渡过美因河(Main River)的地点,从而拯救了他们。古中国有个传说,一头母鹿生下一个女孩,女孩由人抚养长大,不过她死的时候,身体消失不见,说明她并非普通人出身。在史前的航海仪式上,母鹿可能象征新的女性加入者。在玛雅人的尤卡坦神话中,齐普(全名为 A Uuc Yol Zip)是狩猎之神,他在古代象形文字中是一个正与母鹿交合的有角男人。

母亲 (mother) 母亲作为停泊和庇护的伟大象征,在任何时候都关系到生命个性的转变,这种联系独立于社会的主流秩序,在父系社会或母系社会中都非常普遍。“从我们呱呱落地起,我们就和母亲有了密切而持久的关系,这种关系充斥我们的童年。我们在最大程度上所属的这个妇女的形象与我们终生相伴。我们虽然在肉体上独立于她,但她的辛劳和奉献却一直在滋润我们。”(阿拜利)然而,当母亲不愿剪断“脐带”,不允许孩子离开她独立发展时,孩子的“潜

意识”会感到一种危险,对她的景仰就会消失,母亲就成了消极的形象,这就是恩里克·纽曼(Erich Neuman)所说的“可怕的母亲”。阿拜利告诫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从广义上来理解母性原型。他从个体身上找到了祖母、乳母、保姆和母亲本身的影子。“从更高或比喻的意义上看,母性原型是女神,尤其是圣母,索菲娅……从广义上说,她是教会,是大学,是城市,是国家,是天堂,是海洋,是水圈的内部,是物质,是地狱;从狭义上说,是繁衍



母与子,类似基督教时代圣母马利亚膝上抱着基督尸体的形象。撒丁岛的许愿青铜器,约公元前1000年。

后代的地方,是田野、花园、岩石、洞穴、树木、春天;从最狭窄的意义上说,是子宫及任何一种中空的东西,是烤炉,是茶壶;从动物的角度来说,是奶牛,是一般有用的动物。”母性原型的反面品质表现为女巫、妖婆、坟墓、蛇和深渊。然而,最基本的联系在

于母性原型代表“超越知识的智慧，仁慈、庇护、坚忍、生育、成长、滋养；发生神奇变异和再生的地方。所有这



抱孩子的母性女神陶像(蜥蜴脑袋)，欧拜伊德(伊拉克)，约公元前4000年。

些都是深藏不露的”。反面的母性形象也出现于梦中，如作为一种“自私自利的原始力量”。“她从不放手，总是发号施令，威胁男人内心中作为儿子的那一部分，使女儿疏远母亲，直至白发苍苍。”(阿拜利)个体的任务是把母性原型——包含在所有人类经历中有原始的、集体的、公有的、心理的成分——从他或她对自己母亲的个人印象中分离出来。“每一次梦见更伟大的原型母亲都能解开与自己母亲相关的结，解开那最终并不属于她的结，这样，当我们弄清楚这些区别时，母系情结就消失了，我们就能建立一种自然的母子关系。”(阿拜利)在象征意义上，月亮和大地总和

母亲形象联系在一起，就像圣母马利亚一样。从单纯的理性角度看，圣母的童贞是一种悖论，但从自然、科学或人类经历上看，它在绝大多数基督徒眼里象征着忠诚。

牧羊人 (shepherd) (拉丁语 pastor) 牧羊人放牧羊群，使其不受敌人的侵害，因此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而羊群则代表精神领袖手下的顺从的追随者。牧人的形象显然来自于游牧民族，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畜牧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年轻大卫为保护他的羊群奋力击退狮子和熊，以色列的上帝被看做他的子民的牧者(《诗篇》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而国王则是他在人间的代表。再往后基督称自己为“好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在基督教艺术里这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主题，但同时也出现在非基督教文化中(例如赫耳墨斯被称为牧羊神，见公羊)：牧羊人肩上扶着一只由他照看的羔羊，象征着对



好牧人基督。1911年奥地利农夫年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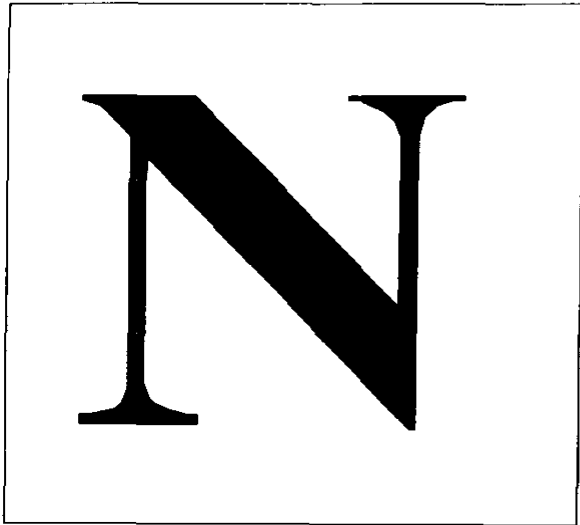
牧羊人。引自李希特尔(1883~1884)的蚀刻画。

无助者的呵护。率领人民穿越荒漠来到迦南的摩西以及后来的教皇均被比做牧羊人。福音书上说,是牧人首先知道上帝在伯利恒诞生的消息的。牧羊人的共同特征通常是手持弯曲的拐杖(主教的牧杖就是由此演化而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一根笔直的,末端像铲形的拐杖,这样牧人便可以用它铲走路上的石头。埃及国王的标志——鞭子与弯曲的节杖——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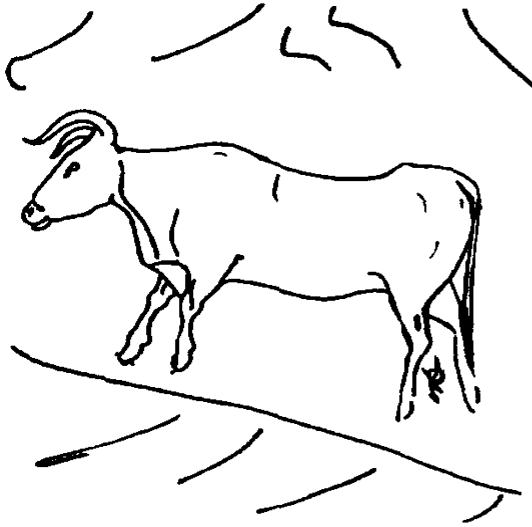


好牧人。突尼斯基督教早期地下墓室的浮雕。

分别从蝇拍和牧人的拐杖演变而来的。主教写给本教区内的成员的公开函件被叫做“牧函”,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习惯上被称为众教徒的“牧师”。圣女贞德在受到天使的召唤前总是在悉心照料她的羊群。由于对牧人生活的艰辛毫无所知,城里人写于巴罗克及后来的“牧人传奇”使牧人的田园生活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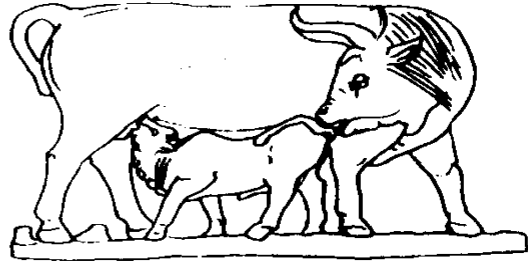


奶牛 (cow) 与象征意义含混的公牛不同,奶牛(即家养的母牛 *Bos taurus*)总是作为褒义的象征,它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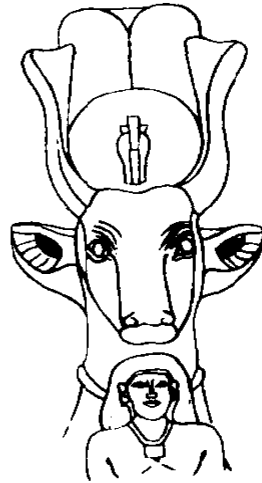
欧洲野牛。

母性(见母亲),代表孕育土地的力量,它的角和性别也使它成为阴历(见月亮)的标志。在北欧创世神话中,奶牛奥当拉(Audumla)舔舐带盐味的冰块,造出第一个男人;它自己



哺乳的奶牛作为母性的象征。腓尼基象牙刻,阿尔斯兰-塔施,约公元前 9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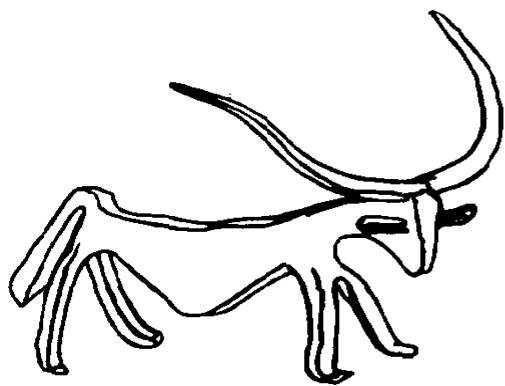
则是从“豁然张开的深渊”(Ginnungagap)里冒出的第一个生物(见混乱)。在古埃及,受崇拜的女神哈索尔(Hathor)长着奶牛的脑袋,天穹由另一个类似的女神努特(Nut),或肚里



奶牛:护佑法老萨姆提克一世的女爱神形象。

装着星星的奶牛来象征。伊西斯(Isis)也可能以奶牛的形象出现。印度的“圣牛”是众所周知:这史前时代的哺乳者代表着丰饶和富裕(prithivi和aditi)。神牛南地(Nandi)的阴性同

行阿底提(Aditi)可使人们愿望成真。养牛人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全



怀孕的奶牛。来自奥地利施蒂里亚的煅铁许愿像,19世纪。

靠奶牛,但奶牛的顺从暗示它不能在神话或史诗中担任重要角色。阿拜利认为奶牛在心理学上代表一种“忍耐力极强但没有多少活力的老好人……它无条件地给予温暖,它耐心地孕育生命,因此它是大地母亲再清楚不过的象征,它表达了母性的繁殖本质。……奶牛的特点是它的谦逊,它吃草显示出它的自然性。它本身洋溢着原始的神圣性,印度的‘圣牛’仪式已证明了这一点”。

那喀索斯 (Narcissus) 在奥维德(《变形记》第三卷第339~512行)讲述的希腊神话故事中,那喀索斯是一个美少年,是河神(塞弗索斯)和一个美少女的儿子。占卜家(提瑞西阿斯)为襁褓中的那喀索斯预言:如他“从不认识自己”,他将长寿。美少女厄科(意译“回声”)被天后赫那夺走了原有的说话能力与思想(作为饶舌

的惩罚),疯狂地爱上了那喀索斯却不能在他面前显现自己;她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声音,只能重复别人的话语。由于那喀索斯无情地拒绝任何可能的爱人,复仇女神涅墨西斯引导他上海利肯山(见缪斯),他疯狂地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见镜子)。由于不能自拔,他望着自己日渐憔悴而死,成了自己美的诱惑的奴隶和牺牲品。他化作了以他命名的花朵。此花普遍被视为春天的象征,但同时也象征睡眠、死亡和苏醒,这是由于它在夏天消退,春天里却极为醒目。形态上很像百合花,它常出现在圣母马利亚的画中。它与语言学的关联在于少年那喀索斯成为不顾世界其他部分的真实感受的“自恋”(和病态虚荣)的象征。在中国,那喀索斯花(水仙花,字面翻译为“水中仙人”)是新年幸福与幸运的象征。它本不长于中国,由阿拉伯商人带人,并从中世纪起进入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国传统画谜中,水仙花一石头一竹子寓意“八仙拜寿”。

男性生殖器 (linga or lingam)

在古印度绘画中,众生灵之主湿婆神是一种抽象的阴茎符号的具体化身,这一符号集中体现了造物原则。对“菲勒斯”(阴茎)的表现可追溯到史前的丰饶仪式,但有关雕刻品与实际的阴茎形状大相径庭:短柱状,圆头,有时令人想起地中海地区的世界中心石。这种雕刻品还有可能与世界之轴的表现形式有关。湿婆神仪式常常把男性生殖器与女阴的象征配在一

起：“一块环状石围绕阴茎柱的底部，象征两性结合的更高层次，即一切生命之源。”（见二元性）成立于公元十一世纪的南印度湿婆神崇拜团体敬奉造物的男性生殖器，并把这种艺术品放到小盒里，戴上作为护符，他们视这种阴茎象征为“具有巨大道德价值”之物。阴茎柱通常有象征生命力的蛇环绕：这一结合代表物质与意识在更高层次上的知识性统一，要通过精神苦修方可获得。赫耳墨斯的双蛇杖及环绕其上的双蛇在思辨哲学中也有类似的解释。湿婆神的性器官至今在印度仍受崇拜，无数朝圣者前往克什米尔地区的阿玛那特（Armanath）洞穴去瞻仰它。在这个洞里，朝圣者看到一根多多少少类似阴茎的钟乳石。根据中世纪高棉王国（Kampuchea）的历史文献，印度教流行时期的吴哥城〔（Angkor）此城状似世界的正方形结构图〕城中心立着湿婆神神圣的阴茎。

鸟（bird）宾根的希尔德加德（1098~1179）在她的自然历史（Liber de Subtilitatibus）中对鸟做了以下的一般性描述：“鸟比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更冷血，它们并非因热烈的欲望而生；它们的肉比陆地动物的肉要纯净，因为它们并非赤裸着从母体出生，而是有壳覆盖。许多鸟以火焰云而生，因此不断向上，像火焰，高飞的鸟比低飞的鸟包含更多的火焰云。”（也见极乐鸟）“鸟象征使人们成熟的力量，使他们三思而后行。正如羽毛

能把鸟儿托向高空，也能将它留在任何地方，人体内的灵魂因思想而高升，在任何领域展翅飞翔。”

在神话和整个象征传统中，人们对鸟的印象基本上是好的，然而也有例外，包括斯廷法罗斯湖（Stymphalian）的鸟，这些沼泽地的居民代表发热病的鬼神，被赫拉克勒斯用响板赶走，像鸟一样的哈皮斯（Harpies）逮抓罪犯，把他们交给命运女神惩处（虽然哈皮斯为高尚的道德秩序服务，他们仍然令人生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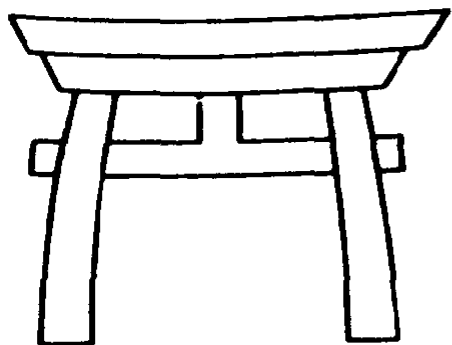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这些凭翅膀与苍穹融为一体的动物比喻人希望摆脱地球重力之束缚，像天使一样奔向更高境界。传说中的伊卡鲁斯（Icarus）因飞离太阳过近而跌入大海，这象征性地警告我们，切勿过分自信，以致忘记自己的弱点。脱离肉体的灵魂常被描绘成一只鸟，或一只长着人脑袋的鸟（古埃及神话中人头鸟身的灵魂），或像许多史前岩画所表现的那样长着鸟头的人（可以部分解释产生飞行的意识错觉）。鸟在古罗马占卜中起重要作用，牧师将它们的飞行状态解释为神意的表现。鸟和蛇（如印度的Garuda）象征精神战胜本能。古罗马的《奥义书》（Upanishads）中写道，有两只鸟坐在巨大的世界树的树枝上，一只在吃水果（象征积极的生活），另一只在看（在沉思中寻求知识）。

在神话故事中，懂鸟语的人们常意味着拥有特殊的知识，人们会变成鸟，鸟给圣人或好人带来食物。

在不同语种的习语中，鸟成了性

的象征(如汉语中的“鸟”也指“阴茎”)或与精神错乱有关(德语“有一只鸟”意为“有点不正常”)。凤凰和鹰的象征意义已清楚地解释了鸟和一般性价值。也见极乐鸟,鹤,乌鸦,布谷鸟,鸽子,鹰与隼,苍鹭,戴胜,朱鹭,鹊,夜莺,鸵鸟,鸦,公鸡,鹳,燕子,天鹅,兀鹰,羽毛。

鸟居 (torii) 日本神道教神社之门,其形状独特。它标志着一个人正在进入神圣之所。鸟居通常用红木做成,也有少数用石头搭建而成,在现代也有用混凝土做成的。鸟居上常挂有稻草绳,因为稻草被认为具有净化作用,可以阻止任何不洁之物进入神



鸟居:许多日本神社入口处的椭圆形门。

社;另外,上面还挂着白色纸条,因为白纸亦象征纯洁。守门狮通常被安放在这种门的两侧。

涅墨西斯 (Nemesis) (希腊语指“分配那些到期的东西,报应,正义的愤怒”。)与她的化身相对的是正义,两者均是对错误行为的报复和在比

赛中公正的裁判。她的标志是天秤,一把剑和一根度量杆。(此外她原来被画成有翼的形态。)她神力包括将不配有好运的世人带回现实。在希腊神话中,她被认为是黑夜尼克斯(Nyx)的女儿,还有的说法是,宙斯为她所倾倒,她化作各种形态逃避他的求爱;当她化作一只鹅时,宙斯化作天鹅并使她怀孕。另外一种说法,宙斯还是化作天鹅,假装逃离老鹰的追捕,躲在涅墨西斯的膝下,涅墨西斯因而很快产下一枚蛋。斯巴达皇后勒达孵化出海伦。海伦的绑架事件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天鹅和老鹰成了星座以纪念宙斯。角斗士将涅墨西斯供奉在罗马角斗场入门处的小神龛上。

宁录 (Nimrod) 猎户的象征,但有时是幽默的,源于《创世记》第十章中的“土地、邦国”,意即城市和邦国像人一样,以其神话中的先父命名。在《创世记》的故事中,宁录“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和迦拉”(第八到十一节)。宁录是亚述王国的化身,“宁录”这个名字当初指的是亚述战神和猎神。迦拉建于约公元前1270年,位于现在的底格里斯河摩苏城(Mosul)之南,也叫“宁录”。《圣经》认为,宁录或宁罗(Nimrod)是此城居民的先祖。在伊斯兰教文化中,宁罗王的作用相当于《新约》中的希律王(Herod)。宁罗通过预言得知一

一个叫亚伯拉罕的孩子将出生,他将比诸神和国王们更强大;强大的国王宁罗害怕失去他的权力,下令杀死所有的男婴,不过真主安拉帮助亚伯拉罕逃脱这一劫难。亚伯拉罕的诞生及他在一洞穴里藏匿直到认识上帝的传说在犹太大众传统中被一字不漏地重述(宾·戈里安,1980年)。(也见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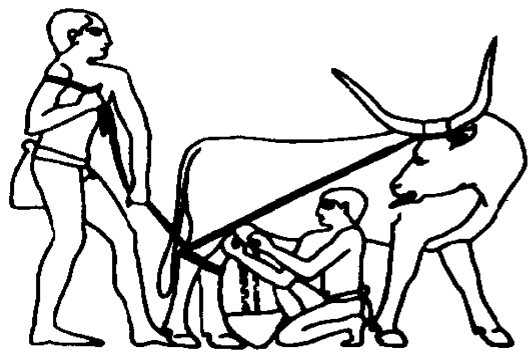
牛 (ox) 对于象征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而言,牛是已被驯化的(阉割的)野公牛,代表任劳任怨和蕴于宁静中的力量,因此,牛受到尊敬,也用于祭祀。在古中国,人们认为吃拉犁的牛的肉是不道德的。在基督教绘画中,据一本经外福音书(传说为圣马太所著)中的一段叙述,牛和驴一同出现在伯利恒的马厩中。牛也是圣科内利(St. Corn'ely)的标志(传说他坐一辆牛拉的车来到布列塔尼,把迫害他的人变成一排排巨石,见石柱);另外,伦纳德(Leonard, 畜群的保护圣人)和女圣人西尔维斯特(Sts. Sylvester)、温德琳(Wendelin)都以牛为其象征物。许多传说突出描述牛拉着载有一件圣物或一具圣人遗体的车子去到某一地点(这一地点后来成为朝圣的神龛),以此来贯彻上帝的意愿。出于一些我们已不大清楚的原因,罗马式柱子上的牛像据说象征夜。“家里无牛,槽头干净”(《箴言》第十四章第四节,新美国版)。贝特勒(1688年)对牛的观点同样基于实用性(虽不能说平淡无奇)考虑,他赞美

这种动物的力量和奉献精神:“一种慈善的动物,不但很适宜农田耕作,也适宜食用;总之,它身上没有一处是无用的。”

牛奶 (milk) 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首要营养品,因色白和温和味道,常作为众神食品和纯净的祭品的象征。它还常和月亮的威力联系在一起(见月亮)。在某些情况下,牛奶被认为有熄灭阳性的闪电之火的作用。在古印度教有关世界创造的记载中,宇宙是一个原始的汪洋奶海,为了使其变成奶油,众神用力翻腾(在一条围绕世界山脊的蛇的帮助下)。供祭用的甘露被比做牛奶。在犬蛇祭品中加热的牛奶被认为是神圣的生命之河的象征。实际上祭供牛奶(祭神之奠酒)在许多游牧文化里已成习俗。在古埃及,就有女神伊希斯用其乳房哺育法老的描写,在一些别的文化中(奶在伊特鲁里亚文化和柏柏尔文化里),这被认为是一种例行的仪式。在阿提斯和密特拉崇拜里,人们在仪式上喝牛奶和蜂蜜。“应许之地”迦南是富饶的地方,一个流着牛奶和蜂蜜的天国。(《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这种有营养的液体,《圣经》多处提到其象征意义的重要性。对于那些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小孩来说,奶都是一种营养品,只有等到他们长大后才能吃一般的食物(《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在古代中国,牛奶从不被饮用,不过用来做食物的调料。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母乳可以增强人的

性能力并使人长寿。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里,在圣母哺乳像中,婴儿耶稣常在圣母的胸脯底下。这与那些哺乳“奸诈小人的坏母亲”的形象形成对比。圣母马利亚的这一品质对乳母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她们买来沾有伯利恒泥土的蛋糕,因为据说马利亚的乳汁曾滴在这些泥土里。这些乳母也崇敬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据说她在公元307年被斩首时,流出的是奶而不是血。在吟游诗人时代,喝下“虔诚思想的纯



古埃及的挤奶方法。引自萨洛拉的墓碑浮雕,约公元前2400年。

奶”(几个世纪以后席勒在《威廉·退尔》中的用语)象征对高尚道德的尊敬。在一些古代文明里,供奉牛奶被理解为净化的仪式。

在炼金术的象征里,奶和血是两种原始要素——硫和汞——的象征物,如斯托尔修斯(Stolcius)在他的《化学花园》(1624年)所写的:“两条高贵、清澈的溪流,/洁白的乳汁和鲜红的血,/那就是纯洁和美好,/……当它们被煮开时/会给人带来珍贵的金子。”在这里,乳汁也许暗指精子,



银河和百合花从赫拉的乳汁中生发出来。卡塔里,1647年。

因为根据古代生育理论,新的生命源自白色的精子和红色的经血的结合。乳汁也出现在许多习语中。例如,我们一贯喜欢和信仰的东西被叫做“生来喜爱的东西(mother's milk)”；“为无可挽回的事而忧伤是没什么用的(There'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乳汁”还被用来代表一切甘甜、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如“人类友善的甘露”(《麦克白》第一场第五幕第十八行),或“化解敌意的甘乳即哲学”(《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场第三幕第五五行)。根据古典神话,当赫拉把正在欢快吃奶的赫耳克勒斯从她的胸脯移开时,乳汁溅在空中并流淌成河,银河(the Milky Way)就是这样形成的。

诺恩 (Norns) 日耳曼神话中命运的化身,对应罗马神话中的帕西(见命运女神)或希腊神话中的莫拉,其形象是三位纺织女,乌尔德(Urd,“命运”),维丹迪(Verdandi,“变化”)和斯高德(Skuld,“罪恶”)。她们决定

每一位凡间新生儿的出生、生活和死亡,就像格林童话《灰姑娘》中的仙女们一样。她们坐在乌尔德的井边,附近是宇宙树。乌尔德纺线,维丹迪把线绞成束,而斯高德把线剪断。这一神话提倡的是宿命论观点,或从另一个角度看,鼓励我们服从命数(比较瓦尔基里)。这个三神一体和她们的象征意义与其地中海同行在历史上有可能互有联系。

诺亚 (Noah) 出现在《圣经》有关大洪水的叙述中,为人类第二伟大祖先(次于亚当),对应吉加美什王(巴比伦神话)在迪尔门岛上遇见的乌塔纳匹西丁姆(见快乐岛)。像圣约瑟一样,建造方舟的诺亚是木匠的保护圣人。由于他发现酒有令人迷醉的力量,故也被称作第一位酒商。诺亚的常见标志包括衔橄榄枝的鸽子和彩虹(彩虹是世界被洪水毁灭后,神和人和解的象征)。持预示论观点的基督教释经家们把嘲讽酒醉后露出私处酣睡的诺亚理解为耶稣在受难前被剥去外套。

在共济会(1738年)的早期经文中,共济会会员被称为“诺亚之子”,意即他们承继的戒律要更先于《新约》。其教义包括崇拜上帝而不是偶像,反对谋杀、不贞和盗窃,过正直的生活,不吃“死于血泊中的”动物的肉。这些伦理和宗教准则与《创世记》第九章第一至七节中列举的道德律法是相符的。

女王,王后 (queen) 自有了象征以来,王后的重要性是不能与国王比拟的:至少在世俗世界中她极少单独出现,在二者当中也只是作为一个陪衬的角色而已。显然王后的重要性根源于东方的社会环境,在那里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只拥有次要地位。然而,在神话故事和传说中,我们经常见到神怪世界中的女性君王,例如众仙女之王以及受人鄙视的女巫之王(巴斯克人称之为“La dama”和“La senora”)。这表明,在远古时代,至少在非世俗世界里,妇女获得的影响力比在犹太教—基督教时代大,虽然这一事实并不能为人类历史上的“女人主政”或“母权制”提供历史依据。在心理学中,在梦中见到了不起的王后似乎象征着“伟大的女性本能”或“母亲”。

女巫 (witches) 在中欧或塞勒姆(Salem)，“女巫”受到残酷迫害,但这与神话传说及童话中有关女巫的描写并无关系。很多非西方的民族崇奉女巫及一些女人的魔力,他们把这种女人描绘成食人生番、女术士、女杀人犯及男人性功能的毁灭者。女巫及其相关的形象是神经质的男人所恐惧的女人的负面象征。于是男人一怒之下向她们发起了猛攻。如果用水还不能把她们折磨死(中世纪的欧洲就有这种情况),便一心用火把她们毁掉。荣格学派的心理学认为,女巫象征了“男性的女性意向的黑暗面”,这一象征的标志是印度教神话中的

黑女神迦梨(Kali)或印度尼西亚戏剧中的女巫朗达(Rangda)。这种变形被认为源于男孩成长时母亲同时变得衰老这一事实。女巫世界的典型象征



长着动物脑袋的女巫。墨利托里斯，1489年。

包括夜间出没的鸟(如猫头鹰)——女巫可以变成这种鸟,还有蟾蜍、蛇和黑猫,或者,女巫诱人的美貌或令人生厌的丑陋,以及裸体的女巫(在深山举行并由以公山羊形象出现的



撒旦怀中的女巫和骑在山羊上的女巫。

魔鬼主持的仪式上)也都代表着那个可怕的世界。欧洲民间传说中常见的女巫形象仅仅是人类厌女症的一个特别例证而已,只不过这种厌恶的表现在不同地区也许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在古代日本神话中,女魔可以变成狐狸;在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文化传统中,女魔则会变成狼)对女巫的种种看法使欧洲人对“女巫”的迫害有了某种伪科学的理论依据。近年来,男性的社会统治地位遭到一些妇女运动的抗议,而女巫则成为某些妇女组织的标志。

女先知 (sibyls) 在现代语言里,“神谕”一词是指隐晦的神的暗示或宣示。这与古希腊传统中受神灵启示的女先知们有关,不同的作者对这些女先知的数目和来源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所看到的通常是十个女先知,这些女预言家分别是以下地方的人:迦勒底人或希伯来人、波斯人、特尔斐人(该女先知是阿波罗的女儿)、意大利人、厄里特里亚人(住在库米城的女预言家)、辛梅里安人(名叫阿玛尔特亚或希罗菲尔)、达达尼尔人(来自马尔佩索斯)、弗里吉亚人以及台伯蒂人(名叫阿尔布尼亚或阿尼娜)。

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库米的女先知。据说她从她的出生地小亚细亚来到意大利,然后把埃涅阿斯(Aeneas)带到阴间,在那里活了一千年。和特尔斐的皮提亚一样,她是宣示阿波罗神谕的女祭司。她的最后三本“书”(据说是有关预兆、灾祸、魔怪、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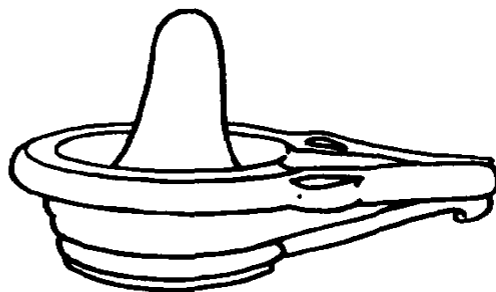
文及祭品的)原保存在罗马的卡匹托尔神庙里,但于公元前 83 年被烧毁。西斯廷教堂的壁画里就有关于这些女先知的内容。

另一方面,于公元五世纪写成的《西卜林神谕》是一部六韵步诗集,内容是基督徒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提出的警告。

女阴 (yoni) 在梵文中 yoni 表示子宫,在印度教的象征体系里象征女阴。单独的女性外阴像(一个顶点朝下的三角形,代表三角形的阴部)比较少见。在湿婆(Shiva)崇拜中,它常以一个圆或一系列的圆出现在石刻上,衬托它的是男性生殖器像(通常的形状为粗短的柱)。女性外阴像

和男性生殖器像构成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分别代表阴性和阳性,没有这二者的组合,世界的创造将是不可想象的。

生命力蛇(kundalini snake,活力的象征)和女性外阴像的组合代表对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觉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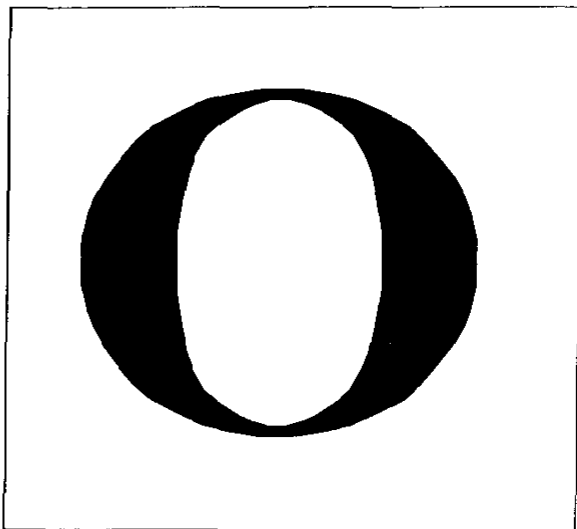
女阴像与男性生殖器像的组合。印度仪式用品。

偶像 (idols) 对于天启教的代表来说,看见“木雕偶像”通常是会引起不悦的;他们认为“异教徒”所崇拜的不是偶像所代表的超自然本质,而是偶像本身。根据早期的天主教传说所述,当耶稣、马利亚和约瑟在去埃及的路上时,365尊偶像就倾覆了,偶像崇拜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盲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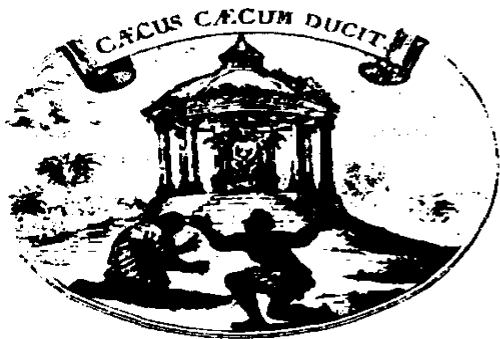
“制造木雕偶像的人多么无知,
为了异教徒的偶像而弃绝耶稣;
他们在无助中寻求帮助却一无所获——

有哪种取舍比这更愚蠢,有哪双眼睛比这更盲目!”(霍伯格)

当阿米娜(见母亲)产下穆罕默德,或者换种说法,当她怀上穆罕默德而后把他生下来时,伊斯兰教中对过去偶像的崇拜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种情况也许是基于《以赛亚书》的预言:“看吧,主驾着一片疾驰的祥云,将要降临埃及;埃及的偶像们将会如此欣喜。”(第十九章第一节)被倾覆的偶像是圣·居土塔(St. Justa),圣·鲁菲娜(St. Rupina)和圣·苏姗娜(St. Susanna)的象征,而



东方庙宇的圣像则是圣尼古拉的象征。犹太传说中说,宁录王时代的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攻击传统观念的人”,他把他父亲的木雕和石雕偶像都砸了,说:“‘他们闻不到,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有嘴却说不出,有眼却看不见,有手却不能伸出去把握什么,有腿却走不了。那么难道只要人们信仰他们,崇拜他们,他们就会救人们于水火之中了吗?’说完,亚伯拉罕操起一把斧头就把他父亲的偶像全给砸烂了。”(宾·戈里安,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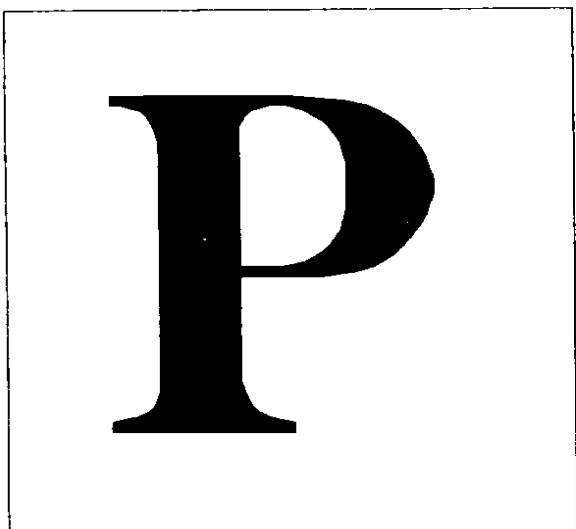
偶像崇拜者。霍伯格,1675年。

欧洲赤松 (pine, Scots) (*Pinus silvestris*)这种树随处可见,但在欧洲流行的象征学中却无足轻重,然而在东亚,即使在垂暮之年也葱绿如故、生机勃勃的欧洲赤松确实是“生命之树”;它因为象征长寿和永恒的婚姻快乐而受到珍视。在中国艺术中,欧洲赤松象征永恒,因为即使在三九严冬,它的松针也不掉落,而且总是成双成对,因而象征夫妻的相陪相伴。



欧洲赤松：典型的东亚风景画。中国的木刻，约 1600 年。

“它的生命在安眠中延续。”(孔子)欧洲赤松也栽种在坟墓旁，老树尤为珍贵。



珀加索斯 (pegasus) 在现代,这匹有双翼的飞马代表诗人的灵感,这一象征显然源于古代神话:传说飞马用蹄踏出了赫利孔山(Mount Helicon,缪斯女神住的山)上的灵泉(Hippocrene)。有翼的飞马出现在很多欧洲神话故事里,据说珀加索斯是从被割下头颅的蛇发女怪(戈耳工)美杜莎(Medusa)的躯干中跳出的。



珀加索斯:“从帕纳塞斯山到星星。”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柏勒罗丰(Bellerophon)用雅典娜女神给的马勒驯服了这匹野马;柏勒罗丰骑着飞马打败了可怕的凯米拉(Chimera)。神话学家认为珀加索斯与海(他原先是跟随海神塞冬的)有关,或者与天上的闪电有关。从象征的角度来说,在他身上既体现了马的活力与强健又体现了鸟的轻盈(即摆脱尘世烦忧的能力);因此,珀加索斯后来很自然地象征诗人克服尘世束缚的伟大精神。珀加索斯的形象体现了神话传统中马的正面形象;在有关



珀加索斯用马蹄踢出灵泉。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半人半马神的神话中经常可以见到马的负面形象。

潘 (Pan) (拉丁语 Faunu's; 比较福罗拉、萨梯)来自阿卡狄亚(Arcadia)山区的牧羊神,“恐慌”(panic)一词即源于该神的名字。他被描绘成浑身是毛,长着山羊的脚和角;象征洞穴和草地的生活。牧羊人相信,潘酷

爱在大热天里睡午觉,以致谁也不敢打搅他;谁要是触犯了规矩,潘便会勃然大怒,这使冒犯者恐惧不已。据说,波斯人在马拉松(Marathon)之战中就遭受过这一命运;希腊人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特地在雅典卫城(the Acropolis)为潘修建一座神庙。“潘神箫”也被叫做西琳克丝——源于山林女神西琳克丝(Syrinx)的名字,她为了保护贞操免受潘的玷污而变成芦苇,为了能听到她优美动听的声音,潘使用这些芦苇做成简单的排箫。由于在希腊语中,潘的名字还含有“所有的”的意思,于是这个牧羊神身上便体现出各种各样的品质。普卢塔克(Plutarch,公元46~120)说,在提比略(Tiberius)皇帝在位期间,有一艘船在驶经帕克索斯岛(Paxos)



拿着芦苇排箫和牧人手杖的潘。
卡塔里,1647年。

时,船员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们到了伊庇鲁斯(Epirus)就告诉那里的人:巨神潘已死。”当他们照办后,所有的动物、岩石和树木都发出悲鸣。这被理解为一种古老、简朴的秩序的死亡(在这种秩序之下,自然神受到人们的崇拜)以及新纪元的到来——即基督教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神谕归于沉默,偶像轰然倒塌。许多传说(名字各不一样)都在重复类似的故事:森林里传出的声音给居住在荒野里的友善的动物带来的是死亡的音信(见野人)。这种故事也许源于为死去的神举行的季节性崇拜仪式[见阿多尼斯(Adonis)]

潘多拉 (Pandora) 这是赤西奥德(Hesiod)的《神谱》和《工作与时日》中的重要人物,象征把世界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女性。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火,解除人类的困苦之后,众神断定,人类的生存不应该像田园诗般美好。金属工匠和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拉丁语Vulcan)一起锻造出一个女人像,然后四方的风给她带来生命的气息,众神和众女神赋予她美貌,接着,这个能诱惑人心的女人被送到人间。尽管宙斯使她变得懒惰、狠毒而又愚蠢,但普罗米修斯天真的兄弟伊庇米修斯(Epimetheus)还是一心一意要娶她为妻。她带着一只盒子[(见黄杨);在一些传说里,她拿的是一个坛子],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只盒子中跑出来的:衰老、疼痛、疾病、癫狂。只有“希望”——也

放在潘多拉的盒子里——能使人们免于因绝望而很快自杀。“这个险恶的女人就是这样，她给男人带来的只有巨大的不幸……她是所有毁掉男人的女人的母亲。”(赫西奥德)“潘多拉”(意为“给予一切”)很可能是大地母亲盖亚(Gaea)早期的称谓，但这一形象后来变成了厌恶女人者的神话中的人物。

根据希吉诺斯(Hyginus)的说法，皮拉(Pyrrha)——潘多拉的女儿——是第一个出生的女人(也就是说，不是由赫斯菲托斯锻造出来的)。在古希腊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中，她和她的丈夫丢卡利翁是这场洪水的幸存者。

胖佛陀或弥勒佛 (Buddha, Fat, or Mi-lo fo) 今天无数的亚洲进口商店出售一种小瓷人像：一个咧嘴哈哈大笑、袒胸露腹的光头男子。这就是弥



胖佛陀(Hotei)，日本瓷器，19世纪。

勒佛，实际上是佛祖(在印度叫Maitreya)后来的化身，他使人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从生存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位佛祖在中国和在印度似乎意义不同。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弥勒佛作为无忧极乐的象征流行于整个中亚地区。他拿着一袋礼物，被玩耍的孩子们团团围住。这位可亲的象征人物暗示人们将战胜现世的不幸和悲伤，在来世生活中快快乐乐。在日本，人们叫他霍泰(Hotei)，相信他能带来平静和繁荣，他也是七位幸福神中的一位。

皮格马利翁 (Pygmalion) 塞浦路斯国王，象征爱上自己作品的艺术家和按心中模式塑造女人的男人。据传说，皮格马利翁是个有天赋的艺术家，他用象牙雕塑了一尊少女像。少女是如此美丽，他无法使自己婚娶任何别的凡间女性；他恳求阿芙洛狄特(维纳斯)赋予雕像生命。他的愿望实现了，这位艺术家终于能够娶自己的作品为妻。这一神话衍生出无数的艺术创造，包括巴赫的一出清唱剧，凯鲁比尼(Cherubini)和拉莫(Rameau)的歌剧，祖佩(Suppe)的小歌剧(《美丽的加拉塔》)，卢梭和肖伯纳的戏剧(肖伯纳的戏剧成为歌曲《我漂亮的贵妇》的源泉)和伯雷-琼斯(Burne-Jones)的绘画。

苹果 (apple) 一种有单核但多种象征涵义的水果。远古的人们已经开始采集野沙果，到了新石器时代的

欧洲,苹果开始有了多个成熟的变种。古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创造出苹果并把它献给爱神阿芙洛狄特。一些奇特的想象用苹果比喻女性的乳房,裂成两半的果核暗指女阴,这样,苹果的象征内涵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扔下一个金苹果,要求“帕里斯的判决”,苹果上写着“给最美丽的”(其他语言中的“祸根”(“apple of discord”)对应英语中的“争论的起因”(bone of contention);帕里斯把金苹果判给阿芙洛狄特,他得到的回报是特洛伊城的海伦,不过,他诱拐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赫拉克勒斯不得不冒大险从西方的天涯海角找回属于金苹果园的苹果(比较极乐岛)。也有传说讲到地母盖亚(Ge或Gaea)在赫拉和宙斯订亲时送她一个苹果,意为丰饶。在雅典,新人入洞房时要分吃一个苹果。礼送或抛送苹果是求婚仪式的一部分。北欧古代女神伊都纳(Iduna)守护苹果,谁能吃上这些苹果,便能永葆青春。在凯尔特人的宗教中,苹果象征代代相传的知识。

苹果在中国的象征源于“苹果”与“和平”这两个词的音似,可“病”和“苹”也是近音词,所以,带苹果去探视病人是不适宜的。一方面,苹果花暗示女性之美丽,另一方面,欧洲人认为长在伊甸园善恶树上的那只苹果象征诱惑和原罪。在关于人类堕落的欧洲传说中(见亚当和夏娃),蛇嘴里衔的就是一只苹果,虽然《创世记》仅仅说那是一只“果”;地中海以东的

类似传说用的不是苹果,不同文化用以取而代之的有无花果,榲桲,或石榴。在描绘耶稣诞生的绘画中,我们看到他正伸手去够一只苹果,这表示他将担起整个世界的罪恶。欧洲圣诞树上的苹果暗示耶稣的诞生使人类有可能回到堕落前的纯洁状态,不过,苹果诱人的香甜最初还是和罪恶的引诱联系在一起,拉丁语中的“苹果”(malus, malum)在词形上很接近表示“坏、恶、罪”(malum)的单词,所以,在巴洛克艺术中,骷髅常顶着一只苹果;犯下原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夏娃手持苹果。引自犹太书籍插图,约1350年。

在世俗生活中,苹果以它近乎完美的弧线成为宇宙的象征,于是,许

多帝王和国王们除了权杖,手里还拿着一个“帝国苹果”,上面刻着胜利女神[奈基(Nike),拉丁语,维多利亚(Victoria)]像。有些古币上刻有三只球,代表奥古斯都大帝所知道的三块大陆——亚洲、非洲和欧洲。在基督教时代起这种作用的是十字架,故天文学上用圆圈上加十字架来代表地球。在不列颠凯尔特人的传说中,苹果地(Avalon)代表极乐,因此,罗伯特·格拉弗斯(Robert Graves)把苹果看做春天和情人欢乐的象征:“它是升入极乐世界的通行证,只有英雄的灵魂才有可能进入那苹果园……苹果是看守金苹果园的三姊妹送给赫拉克勒斯的礼物,是‘生命之母’夏娃送给亚当的礼物。最后,圣园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在后来的神话里她成为傲慢君王摆脱不掉的天罚的象征——拿着苹果枝作为送给英雄的礼物。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天堂无一例外地都是一座果园之岛……”我们注意到连不好吃的沙果也在象征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沙果酸涩,但特别有助于保持酒醇,不变质。看起来令人难受的苦味能惩戒邪恶,保留美德。”(贝特勒)

泼妇 (Xanthippe) (直译:“黄马”)该词源于苏格拉底(前470~前399)之妻的名字。苏格拉底结婚时年事已高:当他七十岁饮毒赴死时,留下的三个孩子年纪尚幼。犬儒学派的成员色诺芬(Xenophon)在他的《论文集》中把苏格拉底之妻描绘成一个尖

嘴薄舌好争吵的女人。然而,现代评论家指出,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也许是她爱吵架的根源。中欧人的一句古话也体现出类似看法:“没有一个女人是天生的泼妇。”尽管苏格拉底之妻也许很值得我们同情,但她的名字却成了唠叨不休、脾气暴躁的女人的代名词。

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其名字意为“有远见的”。他象征对人性的信仰,甚至不惜违抗天意。据传说,普罗米修斯以土造人;在一次献祭仪式中,他为凡人智胜宙斯,促使宙斯不愿让凡人得到火这一恩赐。普罗米修斯偷火下凡,送到人间,使人类有可能进入文明时代;宙斯派潘多拉(Pandora)下到凡界作为对人的惩罚。普罗米修斯被



普罗米修斯和鹰。引自希腊的饮杯的局部图案,约公元前5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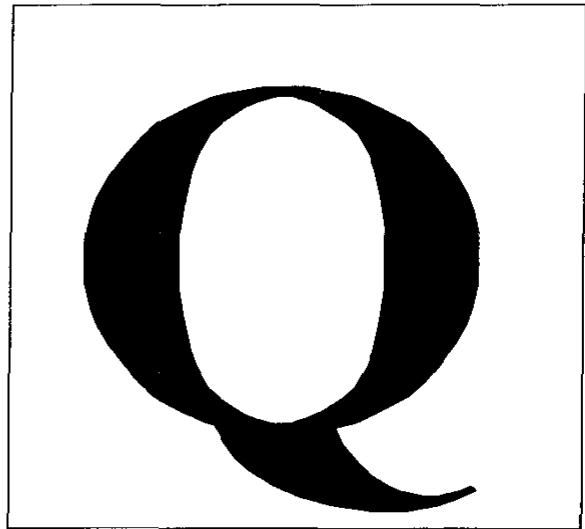
缚在高加索山的一块岩石上，每天有只鹰来啄出他的肝脏，直到赫拉克勒斯用箭射杀它。在许多作家[伏尔泰、施莱格尔(Schlegel)、赫尔德(Herder)拜伦]、艺术家[提香(Titian)、鲁本斯

(Rubens)、伯克林(Bocklin)]和作曲家[贝多芬、李斯特、奥尔夫(Orff)]眼里，普罗米修斯象征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与命运的顽强抗争。

七 (seven) 在中东的古代文明里,这是继“三”之后一个最神圣的数字。在苏美尔人和阿卡得人的记载里,据说有七个恶魔,分别由昴星团的七颗星代表(见星星)。在犹太教里这一神圣数字在耶路撒冷古神殿中的七分枝大烛台上体现出来(见烛台和烛架)。这一数字也许由于太阴月的28天可分为4周(七天),或者源自七大“行星”(太阳、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和土星)。在《启示录》里,“七”起着重要的作用:七座教堂、羔羊的七只角和七只眼睛(第五章第六节)、龙的七颗头(第十二章第三节)以及上帝大怒的七个金碗,而《启示录》里“盖有七印”(第五章第一节)。《旧约》里的一个与“七”有关的场景也和圣怒有联系:七个祭司拿着七只公羊角(即绍法,古代希伯来人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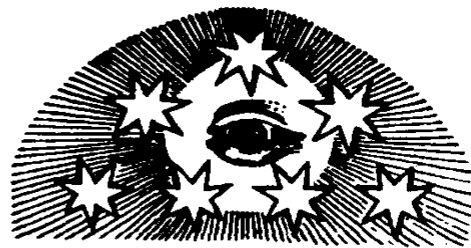
文科七艺、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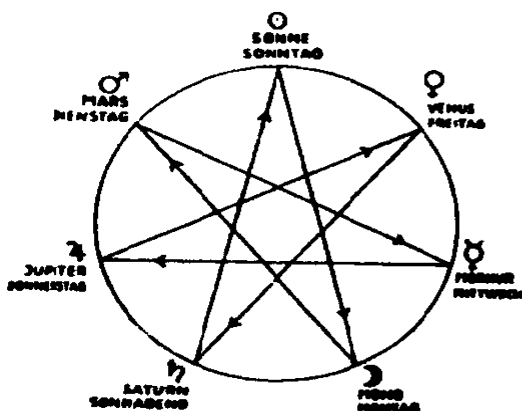
战或举行宗教仪式时吹的号角,见号角)绕着杰里科的城墙走了七天,到了第七天他们“已绕着城墙走了七次”,以色列人发出一声呐喊,杰里科的城墙就倒了(《约书亚书》第六章第六到二十节)。

古代波斯的帕西人的宗教把七个“永生的圣人”尊为至高无上的神灵(Amesha Spontas):良好的用心,极端的公正,渴望已久的天国,虔诚的谦虚,无比的健康,永恒的青春以及谨慎的服从。

中世纪的欧洲对“七”有着特别的偏好:圣灵的七件礼物(在中古时



上帝眼睛周围的七颗星。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伯麦(1575~1624)的徽章。



分别代表星期一到星期日的七大“行星”；图形内的星形为七角星。

代由鸽子代表),七种美德,七种文理学问,七次圣餐,人生的七个时期,七大罪(指骄傲、贪婪、淫邪、愤怒、贪食、嫉妒、懒惰),主祷文中的七个祈愿。

在古代中国,由于数字“七”是非偶数,虽然它一定是和代表阳刚的“阳”(见阴阳)有联系,但它却被用来决定一个女人生命中的各个时段:当她 14(2×7)岁时就开始行经了;在 49(7×7)岁时就进入更年期了。为死者举行了各种仪式会持续“七七四十九天”:在人死后的每七天的第一天(一直到第 49 天)都要给死者供上祭品。在第七个月的第七天还要为老少女人举行一个重大仪式。中国对七大“行星”的数法有所不同,只包括五个(即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和土星),它的重要性比不上早先的数法(很可能源于印度)。(见幸福七神)

在德语中人们把唠唠叨叨、令人生厌的(已婚)妇女(见泼妇)叫做

bosc Sieben(直译为“讨厌的七”)。这一说法也许可以追溯到人的星相(即黄道十二宫)即与婚姻有联系的“第七宫”;据说第七宫的不利之处是会给带来婚姻冲突。根据另一种解释,bose Sieben 起源于一副老式牌的“七”:在这张牌上有魔鬼的肖像,故可以吃掉其他任何一张牌。第三种和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 Magdalene)有关:“其身上走出七个恶鬼。”(《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

旗 (flags) 如军用旗一样,旗帜最先用于军事战略辅助工具,便于从远处观察部队各个部分的动向,到了后来才成为荣誉的象征。早期罗马人的旗标是木制或金属制的,常冠以鹰形[上面的刻字“S. P. Q. R.”是“罗马



“林道”(注:椴树)的攀旗者。



旗：举狮旗的骑士在城门前，选自《利尔人编年史》，14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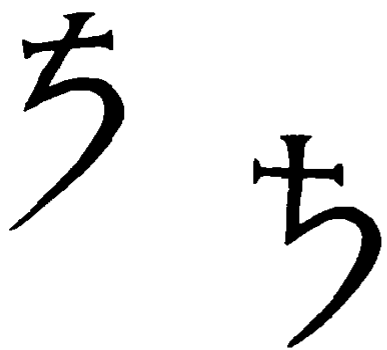
旗：西藏喇嘛教寺庙旗(dhavaja)。

的元老院和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缩写。今天的旗帜是杆子加布，起源于东方，最终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承继过去，因为这样的旗骑兵扛起来更方便。约在九世纪，布旗传遍欧洲。东亚也有带标志的旗，成吉思汗的第一面旗是纯白的，后来加上一轮黑月。中国皇帝的旗为黄色，后来加上龙和红色太阳或珍珠。阿兹台克人常用羽冠装饰他们的旗。在欧洲，迎风飘扬的旗帜象征朝胜利冲锋，适用于纹章学中所有关于胜利的象征。贝尔托莱(Bertholet)的宗教词典把旗称作“杆子加布生出的神物，胜利和君权的守护神，特别用在军事上和王室礼仪中，也是众神的标志及象征，但后来降格为纯粹作为政治军事的象征”。

在基督教绘画中，复活的耶稣常带着一面象征胜利的旗帜(见拉伯兰旗)，他也可能是一头(散发灵光的)羔羊，战胜了黑暗势力。带拉伯兰旗的还有大天使米迦勒(见天使)，他打败了造反的撒旦，还有圣女贞德这样的武士圣人以及屠龙者圣乔治、奥地利神圣的利奥波德公爵(Duke Leopold the Saintly)、约翰(卡皮斯特拉诺的)(John of Capistrano)，他在维也纳拉起一支军队与土耳其人作战。对旗帜、旗标的类似物品进行科学研究叫“旗帜学”，此词源于拉丁词“旗帜”(vexillum)。

铅 (lead) 铅在古代被看做是一种具有魔力的金属。人们认为把对敌人的诅咒刻在薄铅片上会产生一定

的效果,若把薄铅盘挂在胸前便可抵御魔咒,尤其是无孔不入的爱情魔力。在希腊神话中,柏勒洛丰(Bellerophon)胸系铅盘,骑着智慧女神雅典娜帮助驯养的飞马珀加索斯,射死了



铅:镰刀状的土星符号(用于占星术和炼金术中)。

喷火怪物凯米拉。他用箭射中怪物,然后用矛将一块铅锭插入怪物的胃里,铅被怪物体内的热气所熔化,流过喉咙,损坏了它的五脏六腑。土星的象征是一位手持长柄镰刀的木脚老翁,而它在地球的对对应物就是质地阴冷潮湿的铅。在炼金术中,人们相信铅和金子差不多。传说往炼金炉中撒些“点金石”就能把熔化的铅炼成金子:它象征属物质的凡夫俗子得到升华,具有太阳般的灵性。在口语和诗歌中,“毫无影响,毫无作用”(“like a lead ballon”),“沉重的心”(“a leaden heart”),还有基督徒的比喻“罪恶的包袱像铅一样压在人身上”,这些都强调了铅这种金属的沉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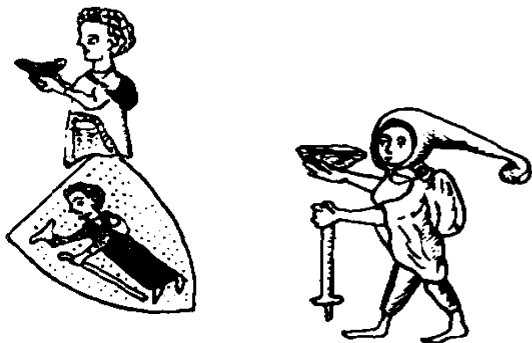
强盗 (robbers) 作为社会平等的捍卫者,强盗劫富济贫,因此他们

被人们看成反抗财富分配不均的浪漫象征;对心理学家来说,强盗可以象征青年人对权力及父母权威(特别是父权)的背叛(如罗宾汉)。在民间文学以及席勒的戏剧《强盗》里,这一题材得以充分运用(见森林)。

桥 (bridge) 过渡和路程的象征,如架在分隔今生和来世的河流上(见来世),用以代替引渡灵魂的船夫。在北欧神话中,未死的人想过这座桥,它就会颤抖,它有个守卫,当敌人靠近时,守卫会吹响警告的号角。跨越尘界和神界的桥意义非凡,需要有专门的架桥者(拉丁语 pontifex,也是“牧师”之意)来沟通河的两岸。因桥梁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故建桥需供奉牺牲。古罗马人建桥时,由贞洁女子在旧桥上将灯心草扔进台伯河(the Tiber)中。彩虹和银河(见牛奶)被看做现世通向天堂的桥。在伊斯兰教里,通往天堂之桥窄如剑刃,惟有清白之人才可安然通过而不致摔进下面的深渊里。土著美洲人也有类似的神话,其中桥是一根狭窄的木梁。中国古代传说中通向另一世界的桥也是狭窄无比,有罪者会掉进满是鲜血和脓液的肮脏溪流里。朝圣者玄奘为得到印度佛教经典(见猿猴),也得通过独木桥。桥神的责任是保护过桥的人们不受病魔的侵袭。在祆教中,死者必须通过只有头发丝宽的钦瓦(Cinvat)桥,失道者会从上面掉进地狱。桥不仅仅用来连接一个空间和另一个空间、一个领域和另一个领域,

它还象征过渡到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根深蒂固的进年庆祝仪式,人们才能获得这种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各种语种都有关于桥的丰富习语,但又各不相同[不过有这么个说法是不约而同的,“破釜沉舟”(“to burn one’s bridges behind one”)],它们暗示了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纹章学中,桥出现在某些城市画谜一般的徽章中[如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徽章里有船的桥楼]。

乞丐 (beggar) 在由君主、国王、贵族(见骑士)、市民、农夫、乞丐组成的传统的社会金字塔中,乞丐是社会最低层的象征人物。由于失去一切“社会保障”,一无所有的人们(不管是因为不幸还是自食其果)被看做要么是蔑视物质利益的理想人物[如叙利亚苦行者圣亚历索斯(St. Alexios)],要么是一群贱民,其惟一用处是给有钱人提供一个显示美德的机会。有几个圣人与乞群为伍,如伊丽莎白(图林根的)(Elizabeth of



作为纹章人物(1340年)和印章(1352年)的乞丐。



门口的乞丐。引自路德维希里克特(1803~1884)所作的蚀刻画。

Thuringia)、圣詹姆斯(阿卡拉的)(St. James of Alcala),特别是圣马丁(图尔的)(St. Martin of Tours),他送掉自己的半边斗篷。棍子和麻袋是我们熟悉的乞丐标志,棍子原本是白色的,也用来指被迫失去土地的人



乞丐:耶稣和穷人。L. 克拉那赫作,1521年。

们、战争俘虏或投降者(比较后面的白旗)。德国农民战争期间,“手举白棍向前走”指无条件投降。现代社会的乞丐很清楚乞讨已经成为一门行当,他们用简单但谨慎的标记来交换关于获取多少救济品的信息。蔑视世俗钱财和生活方式的基督教修士和佛教和尚以刻意抛弃个人财富和生活舒适为理想,托钵僧则完全靠施舍过日子。

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 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传奇人物。后来,德国经历了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以及作曲家瓦格纳发表其歌剧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后,齐格弗里德便成为金发碧眼的日耳曼青年的英雄偶像。在非德语国家也能找到齐格弗里德的踪影:希特勒纳粹德国西部边界的铁桶式的防御系统被英国和美国称为“齐格弗里德防线”。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散文埃达》的主人公是西格蒙德(Sigmund)之子、屠龙者西格德(Sigurd)。西格德杀死巨龙后,吃掉了巨龙的心,因此能够听懂鸟的语言。后来他遇到了瓦尔基里布琳希尔德(Brynhild),在他的撮合下,布琳希尔德和国王贡纳(Gunnar)结了婚,他自己则和国王的妹妹古德龙(Gudrun)结成夫妻。西格德还正当英年时就被贡纳的同父异母兄弟古托姆(Guthorm)杀死于熟睡中。

在丹麦类似的传说里,主人公的名字叫做西瓦德(Sivard),是他把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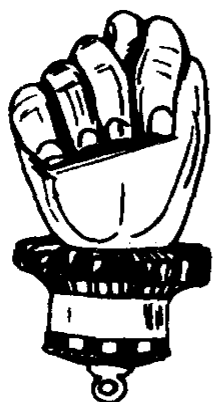
囚禁于玻璃山上的高傲的布琳尼娅(Bryniel)解救了出来(玻璃山与瓦格纳歌剧中的环绕布伦希尔德山的“摇曳的火焰”相对应)。

在最早的广为流传的用德语写成的传说中,主人公是“头上长角的齐格弗里德”。他用巨龙流出来的血沐浴,以使自己在面对敌人的攻击时能刀枪不入。有一些古老的民谣传说他杀死了巨人和巨龙。

齐格弗里德这一主题似乎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这个年轻的英雄有着“太阳特有的”个性,却遭到别人无耻地背叛和谋杀,后来他的遗孀[在现代版本的传说中,她的名字变成了克里姆希尔特(Kriemhild)]设计为他复了仇,但无数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西格德在莱茵河的南边倒下了,/渡鸦在树枝上高叫着:/阿特利(见阿提拉)的刀刃不久将会尝到你的血,/可耻的谋杀者将自食其果!”(《西格德之歌》,第五支歌)

轻蔑的手势 (fig, sign of the)

一个象征性手势,据说用来避开魔眼并提供全面的保护,防止敌人和敌对势力的人侵,来自意大利语的“fica”(“女阴”、“无花果”)。这是一个表示轻蔑的“下流手势”:握手成拳,拇指置于食指和中指之间,表示性交[比较男性生殖器和女阴;也比较莎剧中“无花果”的用法,如在《亨利四世》中,第三幕中“像好吹牛的西班牙人来打扮自己”。“Fig me like the bragging Spaniard”)].相信这一手势



轻蔑的手势：透明的天然嵌金石英石护身符，德国南部，约1680年。

能够抵御恶魔的观点来自精灵无性别之分，故很害怕任何对性行为的暗示这一猜测（也可用来解释由性器官混合而成的五角星形和高山地区岩画中的基督教象征）。在表链和项链上镶嵌刻有蔑视性手势的红珊瑚护身符至今在很多地区依然流行。在中世纪对欲望的描绘中，充满敌意的旁观者用蔑视性手势来奚落走向骷髅地的救世主。

青蛙 (frog) 虽是小动物，却是学习象征学的人们最感兴趣的。在古埃及，因为青蛙繁殖力强，也可能因为它从蛋到蝌蚪到四脚成蛙的惊人变形与人类不无相似之处，青蛙成为创世和生命繁殖的象征。象征八的诸神诞生于原始淤泥，常长着青蛙脑袋。诞生女神赫克(Hekek 或 Hiqet)是大众宗教里和蔼可亲的接生婆，也被看成一只青蛙。古代中国相信青蛙蛋随露珠从天而降，所以，人们更习

惯把青蛙叫做“天(田)鸡”(“天上的公鸡”)而不用它的本名“蛙”；青蛙和月亮的神秘关系也许能为此作出解释。古代经文说，每个人都拥有两个灵魂，其中一个模样像青蛙。据说诗人和皇帝用一句话就能让青蛙停止呱呱的叫声。古代欧洲的一个神话说利西亚(Lycian)的农夫扎进口渴的女神要喝的水里，搅混了水，结果他们被变成青蛙。青蛙在巫术中尤其重要，普利尼(Pliny)因此说如果让巫师们说了算的话，青蛙会比世上所有的法律都更有分量。例如，把青蛙的舌头放在睡着的女人心口上，就能让她诚实地回答每个问题。在犹太基督教中，“埃及蛙灾”(《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二到十四节)这一意象起了重要作用，青蛙的这一消极形象重现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三节)中。早期的教会神父把青蛙生活在泥里和它大声的呱呱看做魔鬼或隐士宣扬伪教义的象征。更早的时候，在科普特人的埃及，青蛙的形象还算是积极的，它出现在油灯上象征再生。在欧洲，青蛙是圣埃尔韦(St. Herve)和圣皮尔明[赖谢瑙的(St. Pirmin of Reichenau)]的标志，据说后者像中国统治者和诗人一样能令呱呱叫的青蛙(和他的小岛上的以及周围沼泽地里的青蛙)闭上嘴。(比较蟾蜍)

精神分析学家阿拜利强调，虽然许多人讨厌青蛙这种两栖动物，但它在梦中仍是积极的象征。它生长的过程和“它与人类类似的蹼‘掌’使青蛙成为低级心理变化的意象，所以，在神



青蛙。伪-大阿尔伯特斯木刻，法兰克福，1531年。

话故事中(格林兄弟的《青蛙王子》),一只(遭人厌的)青蛙变成(漂亮的)王子。更多的时候,青蛙与生命力、蟾蜍与庄重严肃相联系,后者在梦中显然是阴性的、母性的、肉体的”。不过,弗洛伊德分析学派把那只试图爬上公主小床的滑溜溜的青蛙看做阴茎的明显象征:阴茎只有通过性伙伴的接受才能获得完整。在空想家雅各布·格伯(Jacob Lorber)(1800~1846)介绍的《天主与救世主》中,青蛙的呱呱似乎有了宗教意义:“青蛙一天到晚呱呱喊叫,为自己生活在泥洞里而兴高采烈;它的呱呱是对我的赞美诗,因为我赋予它生命。”因此,青蛙可以成为人类的“传道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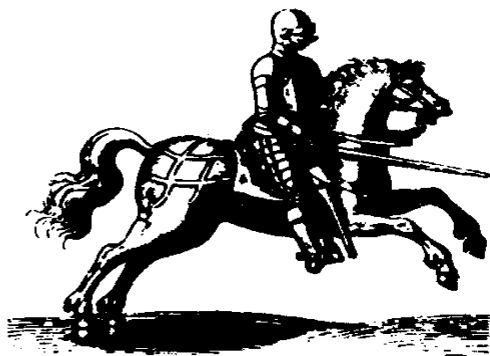
骑士 (knight) 武士阶层、秩序或贵族头衔中的一成分,拥有自己的荣誉准则和一套牢固的行为方式。现在因“骑士精神”这一概念使骑士已上升为一种象征。古罗马有公共骑士阶层和私人骑士阶层之分,前者指其

马匹由公共基金提供的骑士,后者则拥有自己的马匹和战斗装备。在罗马



骑士战龙。引自《特里斯坦和绮瑟》,1484年。

帝国的鼎盛时期,骑士阶层越来越明显地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出现了,它包括官员、地主、演讲家以及文法家。在帝国时期,本身是贵族,或是贵族出身并与王族有关联的骑士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他们成为行政长官、检查官或担任其他社会要职,在公元二世纪,这些人成为封建帝制的顶梁柱。在中世纪,骑士最初只属于受雇于国王的士兵阶层,可大约到了公元1000年,我今天所知道的“骑士身份”出现了。起初,骑士身份并非世袭而只能



佩戴盔甲的骑士。引自乌尔豪森的《马背上的战争艺术》,1616年。

通过个人功绩所获得的荣誉而得到。世袭的骑士身份仅仅始于1186年,这时期的骑士只对(神圣罗马)皇帝和其他受封于王爷或君主的贵族负责。骑士教育从七岁开始,只做小听差;十四岁升为骑士随从;二十一岁便可加封为骑士了,肩上或后脖处佩戴剑形平叶片。百年战争时期(见圣女贞德)有一段插曲说明了这一加封仪式的重要性:一个乡村骑士俘虏了一个有伯爵封号的萨福克(Saffolk)骑士,萨福克骑士问抓他的人是否是一位骑士,他坚持要在被俘前为这位乡村骑士授予骑士称号——这毕竟比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屈服要好。

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骑士”是一个处于男爵和无封号贵族之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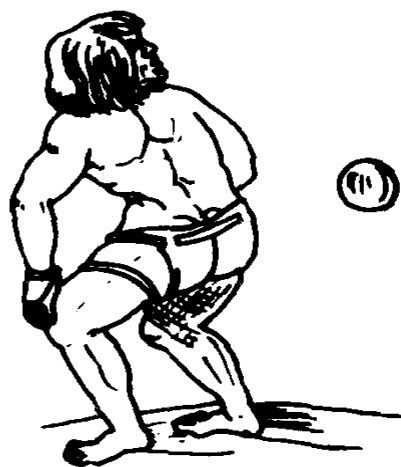
骑士:圣·乔治屠龙。W. 奥尔作,1890年。



象征劳而无功的骑士。霍伯格,1647年。

头衔,而在英格兰,骑士称号不能世袭,只能由国王或王后授予,人们以“爵士”加上其教名来称呼一位骑士。获得某种军衔或接受国家荣誉的人们也可称为“骑士”。

球 (ball) 在许多古文明的祭礼中,用橡胶(古墨西哥)、皮、毛或布做成球进行的游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



球:墨西哥“反弹球”运动员的画像,C. 魏丁兹作于殖民时代。

义：球与太阳有关，太阳是穿梭于天空的球。荷马的《奥德赛》[第八章，第370~380行，拉蒂莫(Lattimore)译]提到在腓尼基人的宫廷有一种两个跳舞者玩的“上抛球”的游戏。

按宗教习俗，在修道院里玩的球象征耶稣，即“复活的东方太阳”。直到1538年法国的欧克塞尔(Auxerre)还在庆祝这一“东方舵手”：在歌曲和管风琴的伴奏下，教士围着修道院跳舞，并来回抛球。

丘必特 (Cupid) 也叫阿摩尔(Amor)(希腊语厄洛斯)，古时候，快活、淘气的丘必特是突然萌发的爱情的化身，其形象常常是一个长翅膀的光身子小男孩，持弓背箭，他的箭不仅射凡人之心也射神灵之心，引诱中箭者坠入爱河。丘必特是战神玛尔斯(希腊语阿瑞斯)和维纳斯(希腊语阿瑞斯)的儿子，因为到处恶作剧，造成



丘比特。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作。



丘必特们(小爱神)作为爱情力量的化身，卡塔里，1647年。

混乱，他母亲不得不常常揍他屁股或关他禁闭。希腊化时代的人们通常把一个丘必特扩充成一群群丘必特或小爱神，庞培城的壁画或陶瓷制品可见一斑。他们是巴洛克和洛可可时代已成为基督徒的孩童天使丘必特们(putti)的前身，不过，在丘必特和赛克(Psyche)的神话故事中，爱神是个英俊小伙子，开始，他给自己的心上人造成许多不幸，但最终还是带来了理想的幸福[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金驴》，公元前二世纪]。在中世纪的《罗马人的事迹》(1300年)里，爱神有四只翅膀，如一尊塑像所显示的那样，第一只翅膀上写道：“初恋的力量强大无比。为了心上人，它能忍受一切艰苦和所有的悲伤。”第二只翅膀上写道：“真正的爱情所真正追求的不是给爱人带来钱财而是奉献一切。”第三只翅膀上写的是：“真正的爱情能消除忧伤和恐惧，绝不会被它们吓倒。”第四只也是最后一只翅膀上写着：“真正的爱情本身包含了真正的法则，这种法则不会陈旧，而是

永远年轻。”

泉 (springs) 在许多古代文明里,泉被看成是神圣的地方。这常常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滋润大地的水不仅是以雨水的形式从天堂降落到地上,而且是地下的神灵恩赐的礼物。在人们对温泉的看法里,这种观念更为普遍,原因是温泉水因其蕴含的矿物质而具有的医药功用。人们在膜拜负责治病和净化的神灵时常常在泉水边供奉水泉女神那依阿得(Naiad)和别的神灵。在希腊、罗马(温泉节)、凯尔特及日耳曼传统里,水泉神常常是三位一体的女性神,这种神与泉有关,同时也和生殖、育儿及婚姻有关。在中国和日本,泉水边常常安放有小神龛。中国的汉字“泉”是由另外两个字“白”(喻纯洁)和“水”构成的;同时,“泉”还有“源泉”的意思。

《圣经》中说到伊甸乐园的四条河流有着同一源头(《创世记》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四节),这一源头成了再生



泉象征上帝的无限仁慈。霍伯格,16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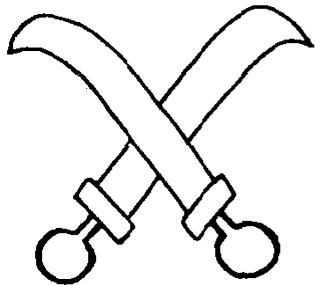
泉。J. 博斯基乌斯,1702年。

与永生的象征。在《启示录》里,“神圣的耶路撒冷”也有类似的源头:新发现的末日乐园里的生命之泉。在类型学家对《圣经》进行的评注里(他们认为,《旧约》中的事件预示着基督的命运),摩西敲击岩石取米利巴(Mcriobah)之水(《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七到十三节)被认为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关联。因为耶稣的血可以使人的灵魂获救,同样也与洗礼之水有联系。在凡·爱克(Van Eyck)的根特祭坛组画里,天堂之泉分为七条河流,这与圣灵的七件礼物相对应。(见井)

中世纪故事集《罗马人的事迹》(约1300年)中有几个故事都把泉作为重要的象征,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到西西里的一条泉水能使不育妇女怀上孩子,另一条泉水却使有生育能力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说明就前者而言,它使我们想到基督,因为基督能使一个无用的人——罪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且能做出善举来。另一条泉水是魔鬼,因为它对抗上述转变,并常常给一个好人最终带

来可悲的结局……在伊庇鲁斯(Epirus)有一条泉水,它能浇灭熊熊燃烧的火把,也能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火把。说明:基督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扑灭这个世界的明亮火把——‘聪明’人的,而点燃那些已被世界浇灭的可怜火把。”在关于梦的象征系统里,树边的泉被解释为明显具有积极意义的“生命之水”的标志。“当做梦的人听到树叶的沙声和泉水的汨汨声,说明安全就在身边:因为青春之泉就在手中。”(阿拜利)

曲刀 (kukri) 尼泊尔廓尔喀人使用的弯曲匕首,内曲线为刀刃。两把交叉的曲刀象征雇佣军,他们受雇于英国教官,然后屯住在亚洲各地,



曲刀作为廓尔喀人军团(印度)的标志。

成为最令人畏惧的战士。这种双曲刀象征物对应欧洲的交叉双剑,象征“战斗”。

鹊 (magpie) 从中欧到新世界的美洲,鹊被认为是一种与多嘴多舌(在指人时,鹊是“饶舌者”的同义词)、偷窃(“像鹊一样去偷”)联系在一起的生灵。在奥维德的《变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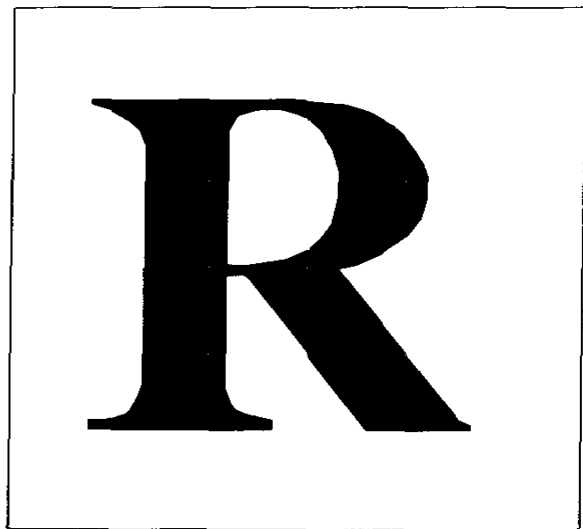
中,就有一位妇人变成了一只鹊。然而,这种在西方备受歧视的鸟,在中国却是一种好运的象征:(喜鹊,幸福鸟);人们相信它的叫声是表示好消息或有受欢迎的客人到来。在公元五世纪后的《圣经》的一篇经文中叙述道:在古代,丈夫和妻子暂时分离时,他们将会把一面镜子摔成两半;如果任何一方有不忠贞的行为,那么通奸者的那一半镜子就会变成一只喜鹊,飞到其另一配偶那儿报告这件事。正因如此,喜鹊就常被镶刻在铜镜上。喜鹊也是阳性的化身(参见阴和阳)。并且,作为幸福和美好前程的象征,喜鹊是与乌鸦[看乌鸦,(ROW)]相对立的。十二只喜鹊的画像传达了送信人的美好祝福。那些表现喜鹊、竹子和桃李或者是一对鹊鸟的画像,象征着对幸福美满婚姻的祝福,尤其是在新婚贺喜上。(见婚礼习俗)

仁慈 (charity) (拉丁语 caritas) 象征性形象, 表示将爱心延及到同胞身上, 是基督教三美德化身之一 (还有忠实和希望)。仁慈是一位被孩子团团围住的美丽女性。罗马少女帕拉 (Pera) 被称为“凡间仁慈”, 据说她为了不让老父亲西门 (Cimon) 渴死在监狱里, 使用自己的乳汁喂他。

如尼文 (runes) 这是一种在作用上与字母表的字母相似的符号。这些符号 (可能是通过对地中海地区某种文字的简单模仿) 主要在日耳曼各民族中使用。如尼文的传统排列与现在的字母表并不相同, 这表明如尼文的演化有自己的独立性, 它也不仅仅是对罗马或希腊字母表的简单编码。人们认为如尼文里的各个符号与某些日耳曼神灵有着象征性的联系。虽然直到中世纪早期如尼文才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被广泛应用于一般记载, 它用于宗教记录显然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然而, 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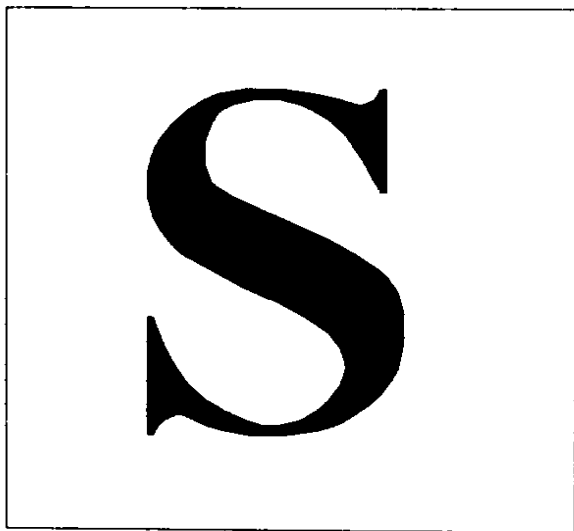


如尼文。奥洛斯·沃尔姆的如尼文论著中的木刻。哥本哈根, 1636年。



着基督教得到广泛的传播, 这种文字 (由于它与古代的多神崇拜的联系) 渐渐地就不再为人所用, 直至最后被明令禁用。在现代法西斯狂热中, 如尼文被赋予一种几近宗教的重要性, 而这是没什么历史依据的。Sigrune (德语)——第三帝国对字母 S 作闪电式的处理——就源于一个代表太阳、丰产、驱鬼的如尼字母; Lebensrune——用于词尾代替字母 R——原来曾有互相矛盾的象征意义 (既可代表好运又可代表恶运), 而且通常和三只倒置的鹿角一起构成一对孪生神的标志, 相当于英语的辅音 th 的刺形符, 与诅咒有关。另一象征牛群、财产、富有的如尼字母和丰饶之神弗雷 (Freyr) 有关。

1945 年以来, 德国的新纳粹团体 (在他们的涂鸦中) 一直在企图把一些如尼字母变成含有政治意义的符号 (比较 万字)——这显然是对如尼文的原始意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



萨杜恩,土星 (Saturn) (希腊语 Cronus)在希腊神话里萨杜恩是朱庇特之父,但朱庇特废黜了他。在宇宙的早期,萨杜恩统治的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但是,在占星术的象征体系中,土星这颗行星却是一颗灾星,它的形象是一个手持长柄大镰刀的假腿老人,他的家就在宝瓶星座和山羊星座的房子里。土星主宰着一个人69岁以后的命运;由于人们把它和“忧郁”相提并论,故土星被认为是



土星与金星:占星术中的人格化形象。

寒冷、干燥而且是不友好的(这与木星恰恰相反)。在象征用法里,它常常指老头、父亲、祖先、孤儿、遗产、钻研、耐心、非凡的记忆力以及对细节的关注,同时也指监狱、长久的孤独以及度量衡。土星象征耐心也许源自它在天上运行时长长的轨迹(从地球上看来,它的轨迹常常是向后伸屈的)。在占星术里,土星的金属是铅,颜色为带有褐色和蓝色的较深的颜色,它的宝石是缟玛瑙、紫罗兰蓝宝石、深色珊瑚和深紫晶。

在古代中国的占星术里,土星代表中心(即中国传统的罗经上的第五个罗经点)和“土”这一(黄色)要素。

把土星描述成一个手持长柄大镰刀的老年人在炼金术的象征里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人被认为与金子更为接近。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许多



给金树银树浇水的萨杜恩。作为炼金术中的象征。M. 迈尔作,1617年。

传奇故事中,当小粒的点金石被扔进大锅后,象征地球的灰色铅(土星的金属)就变成了象征太阳的金子。

在印度的占星术里,土星被描绘成一个年迈、丑陋、跛足(也许是因为土星在天空中的缓慢运行)的统治者(Shani 或 Manda),他骑着一只黑兀鹫或渡鸦在空中遨游。

萨福 (Sappho) (古体亦作 Psappho) 古希腊著名女诗人(约公元前 612~约公元前 540 年),现在这一名字的象征意义是女性同性恋(lesbianism, 源自 Lesbos 岛,女诗人曾在该岛生活、写作)。从现代的角度而言,萨福也许被看成“性欲倒错的人,因为她那些色情诗并不是为男人们写的,她还结了婚,而且育有一女”。[波米罗依(Pomeroy),1985 年]由于她诗歌的情感表达直截了当,且语言优美,故柏拉图把她称为“第十缪斯”。留传下来的不仅有她的抒情诗,还有表达了她的政治见解和社会批评的文章:例如,她曾批评她的兄弟买了一个小妾(见高等妓女),而后又让她自由。应该看到,萨福的生活方式是受邻近的吕底亚(小亚细亚西部一古代王国,以其富庶及奢华闻名)的影响的:在那里,和莱斯博斯岛一样,少女们都被交给有名望的妇女指导和保护。不难想象,这里也包括色情成分,与男性同性恋一样,这种安排同样是为人所接受的。和斯巴达一样,莱斯博斯的妇女远比雅典的高,而且她们所接受的教育一点也不

比男同胞逊色。

在古代,萨福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对她那个时代的文化道德风尚一无所知的人认为她对年轻女郎的爱是一种性欲倒错。据说她曾经爱上一个名叫法安(Phaon)的神秘船工(阿芙洛狄特的神秘油膏使他变成了全世界最英俊的男人),在遭到他的拒绝后,萨福便从鲁卡(Leucas)岛的悬崖上投水自尽了。

撒迦利亚 (Zacharius) 见《福音书》作者的象征。

撒马利亚人 (Samaritan, The Good) 源自《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七节)的象征性人物,指所有无私地帮助受伤者的人。“一个从耶路撒冷到杰里科去的人不幸落入众贼的魔掌,这伙盗贼剥光了他身上的衣服,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之后扬长而去。碰巧有一祭司经过那里,祭司看见他后就绕道走开了。一个利未人也无动于衷地从受伤的人身边走过。这时,一个赶路的撒马利亚人走到他的身边,看到受伤者后撒马利亚人便产生了同情之心,于是就取出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为他包扎伤口,还让他骑上自己的牲口,然后把他送到旅店,在那里精心地照顾他……”撒马利亚(希伯来文 Shomron)城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所在地(位于加里西姆山上,就在今天的纳布卢斯),这一宗教被耶路撒冷的正统犹太教牧师视为异端。在撒马利

亚人的传统里加里西姆山取代锡安山,成为“永恒之山”,山顶上有乐园,是“受上帝保佑的山峰”。“根据犹太教的拉比们的说法,撒马利亚人的水比猪血还要肮脏……从杰里科到耶路撒冷的途中,一条峡谷的拐弯处有一家破旧不堪的‘小客栈’,现在还叫



撒马利亚人。选自奥地利的农夫年历(1911年)。

做‘好心的撒马利亚人客栈’。在叙利亚,人们在包扎伤口时,有时还往伤口搽上油和酒。”[丹尼尔·罗普斯]基督的寓言教导人们,即使是受鄙视的人们也能做出善行。在往后的传统里,“好心的撒马利亚人”被用来代表所有无私地照顾伤病者的人。

萨纳托斯 (Thanatos) 古希腊神话里死亡的化身,是睡梦之神许普诺斯(拉丁语索莫诺斯)的孪生兄弟,司夜女神尼克斯之子。在欧洲文学艺术里,萨纳托斯被描述成一个身长翅膀的青年,他表情严峻,手里拿着一支已经熄灭或行将熄灭的火炬。在古代神话世界里,他是一个反面人物,连

众神都恨他。据说,是他陪伴死者的灵魂到阴间里去的(见来世),但在有些神话里这是复仇三女神的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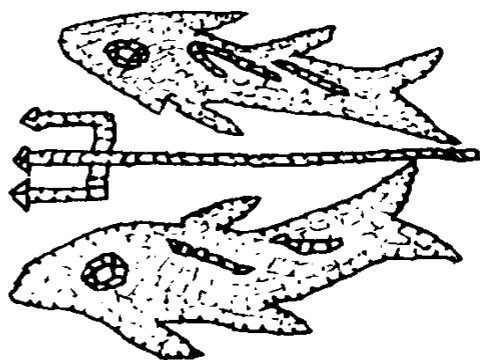
约公元前450年雅典花瓶上的图案:萨纳托斯埋葬死者。

在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0~公元前406年)的一部悲剧里,萨纳托斯企图从坟墓里娶走(自愿替丈夫阿德墨托斯赴死的)阿尔刻提斯的灵魂,并把它送到冥府,但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制服了萨纳托斯,并让阿尔刻提斯重新活在人间[参见法国作曲家吕里(Lully,1632~1687)和美国歌唱家格鲁克(Gluck,1884~1938)相同题材的歌剧及英籍德国作曲家韩德尔(Handel,1685~1759)的清唱剧]。

桑寄生 (mistletoe) 这种植物在现代象征圣诞节,在古代的各种文化里,这种植物也被认为是神圣的。桑寄生既不是树,也不是灌木,而是一

种半寄生的植物,它从它攀附的植物那里吸取水和矿物质。根据传说,这种植物生长在被雷电击过的树(特别是橡树)上,古罗马人和凯尔特人的巫师们认为生长在橡树上的桑寄生尤其珍贵。据老普利尼说,巫师们用镰刀把桑寄生砍下,放在一块白布上,连同一头公牛一起当做祭品献给神灵。因为桑寄生是长青的,而青色又象征了永恒,因此,它又被当做包治百病的灵药。罗伯特格雷夫斯写到:“桑寄生被认为是橡树的性器官,而当巫师们出于宗教的需要用镰刀割下它时,它就经历了一种象征性的阉割。浆果里的黏液被认为是橡树的精子,一种具有巨大复壮力的液体。”在现代,人们已经研究过这种植物的医用功能,它有利尿作用,而泌尿至少会降低血压。强调它能有效治疗癌症,但这有待临床的证实。英国和美国有个风俗,即要在圣诞节时悬挂小枝的桑寄生,并且可以任意亲吻站在树枝下的人,这一风俗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凯尔特人喜爱这种植物的时代。在法国的神话里,阴险的洛基策划了一个阴谋,把育神黑德(Hod)手中的桑寄生变成一支致命的尖矛,杀死了光和植物之神巴尔德(Balder),只有在世界末日后,两个神才能在天堂里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神话里,桑寄生象征一把清白的工具,在被施以邪恶的魔法后成为致命的凶器,正如向他的兄弟巴尔德投掷尖矛的瞎眼的黑德神一样。

三齿鱼叉 (trident) 这种有三条倒钩尖齿的鱼叉是海神波塞冬(Poseidon, 拉丁语 Neptune)的标志。作为一种捕鱼工具,它有时出现在徽章里,例如在巴巴多斯的国旗上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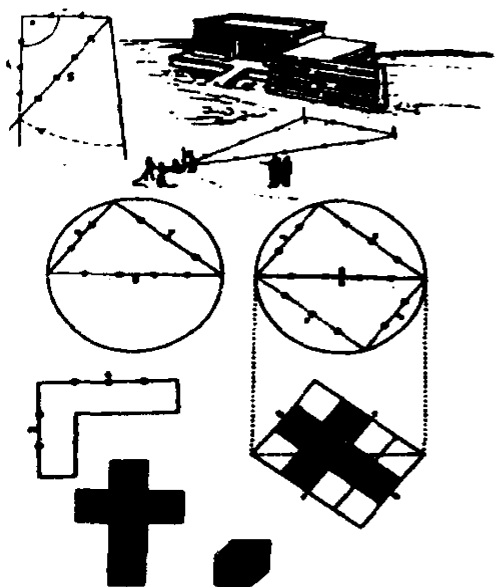


公元四世纪奥斯蒂亚的地板镶嵌画:三齿鱼叉和鱼。

这种图案。在印度教的象征体系里,三齿鱼叉指的是湿婆,象征他的三个方面(创造、存在、毁灭)或者象征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湿婆的崇拜者把这种标志画在自己的额头上。古印度骑在公羊上的火神阿格尼[Agni, 与拉丁语的 ignis(“火”)是同源词]手里也拿着一把三齿鱼叉。

三角形 (triangle) 一种最简单的几何图形,最初它代表把一个地方围起来的最简便的方法,即用直线构成一个图形,因此,并非每一个三角形都具有象征意义。考古学家在多瑙河沿岸的莱朋斯基·威尔(Lepenski Vir)遗址挖掘出了石器时代的三角板石(公元前 7000 年),一些三角骨雕的年代更为久远。对这种三角形物品,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最常见的说法是这些倒置的三角形(顶点朝下)代表了女性的三角形阴部,有些三角形有一条垂线连接顶点与底线。在稍后的文明里,三角形大量出现在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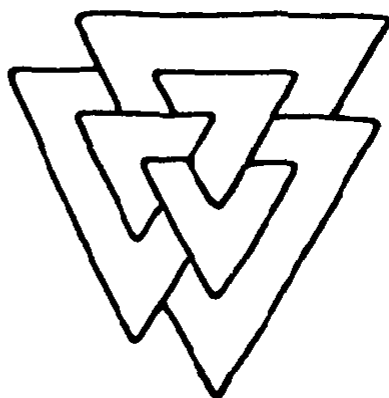


埃及制帆工绘制的毕达哥拉斯式的三角形(即边长之比为3:4:5)

的图案里;那些倒置的三角形常被解释为象征水(暗示雨点的方向),正向的三角形(顶点朝上)是火的标志(表明火焰的方向)。把两个三角形交叉叠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二元性,即六角星(大卫之盾)。巫师的魔圆上有时也刻有一个三角形。三角形也被用来代替一种叫红花草的三叶草,用以委婉表示这一男性标志。在毕达哥拉斯学说中,本身就是三角形的希腊字母 Δ 是宇宙诞生的标志。同样,在印度教里,它是赋予人生命的女神杜尔加(Durga)的象征。在基督教的早期,摩尼教徒(Manicheans)用三角形作为三

位一体的标志,圣奥古斯丁因而拒绝使用三角形代表三位一体。但三角最终还是作为三位一体的标志(手、头及上帝的名字,外加一只眼睛),代表圣父、圣子和圣灵;而三角形中的“上帝之眼”在巴洛克时期最为常见。另外,在共济会的象征体系里,这只“洞察一切之眼”及其九道光芒也是上帝的标志。犹太神秘教经典(the Book of Zohar)里有如下句子:“在天堂,上帝的双眼和额头构成一个三角形,而它们在水中的倒影也形成一个三角形。”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哲学家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前339~前314)认为等边三角形是“神圣的”,等腰三角形是“邪恶的”,而不规则三角形是“具有人的本性的”(即并非完美)。

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描述了人们热衷于直角三角形各条边之间比例的和谐,就像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所阐明的那样:“直角三角形各边之长并无明显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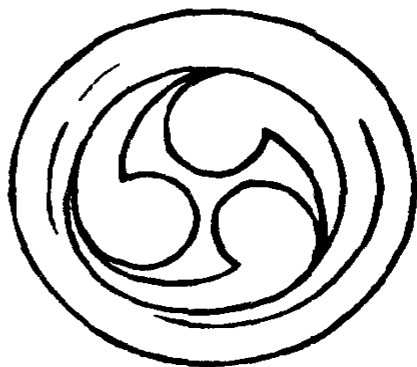
瑞典哥特兰岛发现的海盗时代的荷伦尼尔之心图案。

系,但如果我们分别用三条边做三个正方形,那么,两个较小的正方形面积之和正好与最大的正方形的面积相等。如果人们通过认真研究数字组合从而发现这种肉眼无法看出的神奇定律,难道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通过周密的数学观察可以揭示宇宙的所有奥秘吗?”(1959年)由于上述的象征性联系,共济会也认为边长分别为3、4和5的毕达哥拉斯式的直角三角形有着深刻的含义;这种直角三角形(三条边上分别附着一个小正方形)出现在共济会的装饰图案上,并被简单称为“毕达哥拉斯”。作为“欧几里得(Euclid)的第47个难题”,它是“共济会会长”的标志,并被作为前任会长的徽章。

古代中国把三角形看做“女性的象征”,但认为它并不是非常有思考价值的对象。在西藏密教经典里,两个等边三角形交叉形成的六角星象征“阳刚之火穿透女性的阴柔”。在古代墨西哥装饰华美的手稿中,形如字母A的三角形是“年”的标志。在西方的建筑及绘画艺术里,特别是在与三位一体有关的题材里,常常可以见到三角形图案。

三曲腿图 (triskelion) 把圆分为三部分形成的一种图案,与万字的四条曲线把一个正方形分为四部分有相似之处。三曲腿图出现在青铜时代晚期史前的陶制容器上,而爱尔兰的巨石城墙上饰有螺旋形的三神一体图案——显然不是纯粹的装饰而是

含有某种象征意义。另外还有由三条弯曲的人腿构成的三曲腿图案,比如,这种图案就出现在帕姆菲利(Pamphylian)硬币上和西西里岛阿格里根托市(Agrigento)的城徽上。以三条带盔甲的腿构成的此类图案出现在马恩岛的徽章上,徽章上还刻有以下铭词:“无论它身居何处,它都刚直



凯尔特绘画中的三曲腿图。

不阿。”玻利维亚的弗森市(Fussen)的徽章上也有三条曲腿。和万字一样,三曲腿图也象征循环。在哥特式教堂的窗户上经常见到的三个互相交叉的圆,这和三位一体有关。中世纪的彩色玻璃通常画有三只互相追逐的野兔,每一双耳朵的中点连起来即构成一个三角形。

三神一体 (triads) 和神话中女性人物的三位一体造型一样,三神一体是古代及其观念世界的特征。很明显,人们似乎更希望见到强大的三神一体的女性神灵,而不是三神一体的男性神灵:如美惠三女神,霍莉(Horae)、命运三女神,戈耳工,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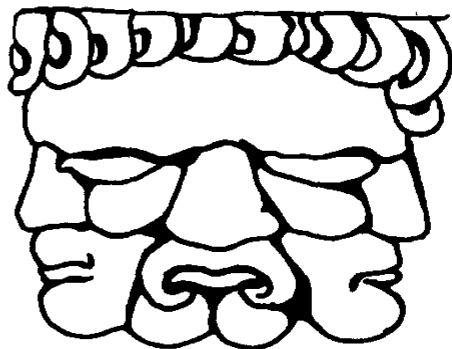
约公元 500 年印度教的三神一体：婆罗贺摩、毗湿奴和湿婆，中间高耸着男性生殖器。

伊三姐妹 (the Graeae) 及 复仇三女神。甚至缪斯九女神亦暗示她们是三个三神一体的神灵。后世的神话学家企图把魔法和黑夜女神赫卡忒 (Hecate) 解释为三神一体的形象 (即代表女孩、中年妇女及老太婆)，但在古典文献里并没有找到明确的论据来证明这种解释 (见 纺织)。在中南欧，罗马人敬奉三位 母亲 (拉丁语



三神一体的女海妖。卡塔里, 1647 年。

matres, matronae, matrae); 对类似的女性三神一体神灵的崇拜风尚曾经蔓延到阿尔卑斯山地区, 但那里的人崇拜的常常是传奇的女圣徒, 如凯瑟琳、芭芭拉及露西娅, 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女性三神一体神灵的象征体系大概也影响了古代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 (和古希腊的命运三女神一样, 她们也编织人们的命运)。印度教的三神一体——创造之神婆罗贺摩 (Brahma)、毗湿奴 (Vishnu) 及毁灭之神湿婆 (Shiva)——通常被比做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然而, 它在文化史上的根源使得印度神学家努力在湿婆的信徒与毗湿奴的信徒之间驾起一道桥梁。佛教徒把知识 (菩提) 称为“三体” (tri-kaya), 这种观念包含自我 (dharma-kaya)、凡身即乔达摩佛陀 (nirmana-kaya) 及受佛保佑的众信徒 (sambogha-kaya)。由此又派生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三大法宝” (tri-ratna): 戒律、佛和芸芸众生; 耆那教把“三大法宝”解释为“良好的品行”、“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知识”。在炼



法国兰斯古老的三脸神。

金术的象征手法里,世界被划分为肉体、灵魂、精神,或分为盐、硫磺和水银。每一种成分都由一个形象来代表(而且常常以三位一体的标志出现)。(见黑色)

三位一体 (trinity) (源于拉丁语 trinitas, 又称“圣三一”)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学概念,但应与三神一体或一般的三位一体造型区别开来。三位一体指的是基督教义所谓的上帝是三个人的联合体——上帝(即圣父)、基督(即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概念是在约公元 325 年的尼西亚(Nicaea)大会上基督教与阿里乌派(Arianism)发生对抗时形成的。在西方,它导致了三神论,这种学说得到法国贡比涅的罗塞林(Roscelin of

Compiègne)的推崇,但在 1092 年被宣布为异端邪说。在绘画作品里,人们把三位一体画成并肩而坐的三个人,但到十世纪时,用人形代表圣灵的做法被禁止。从那以后,人们用鸽子代表圣灵。有的人仿照古典原型把三位一体画成一个长着三张脸的人或画成三张脸互相交融在一起的头形。一个包含着“上帝之眼”的、顶点朝上的三角形是三位一体的又一标志。按荣格学派的理论,三位一体是一种男性的象征,如果加上圣母升天节(于 1950 年 11 月 1 日正式命名),就可以扩大成为四位一体(见四)——整体与完美的原形(见正方形)。三位一体的传统标志还有:三个重叠的圆、一个圆包含的三条弧线、三叶红花草、三条边长度相等的 T 形



约公元 1600 年蒂罗尔(奥地利)乡间圣坛上的三位一体画像。



炼金术中肉体、心灵和灵魂的三位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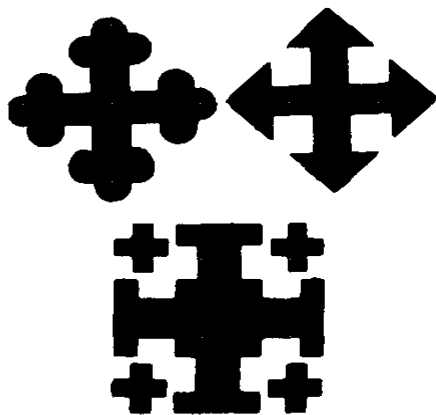
十字架、Y形十字架、葡萄藤上的三根卷须(见酒)、放有三颗砝码的**天平**、其耳朵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的**三只野兔**以及同用一颗头的**三条鱼**、**三头狮子**或**三只鹰**。在绘画“圣之所”中,圣父的形象是一个蓄胡子的人,双手抱着钉着基督的十字架,代表圣灵的鸽子就盘旋在他的上空。从15世纪中叶开始,常常被人们看做象征了圣母玛利亚加冕的四位一体经常被用作宗教艺术的题材。1628年,教



用三个太阳、等边三角形和彩虹代表的三位一体。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皇乌尔班八世宣布禁止把上帝的头像画成三张脸,并宣布这种做法为异端,但很多此类的画像在经历了中世纪后幸存了下来。这种禁令的原因是:新教徒嘲笑这种肖像是“天主教的刻耳柏洛斯(Cerberuses)。”(见狗)

三叶草和白花酢浆草** (clover and shamrock)** 象征爱尔兰人和凯尔特人民族意识的**白花酢浆草**实际上可以是许多植物中的一种(一般是三叶),包括酢浆草和各种三叶草。公元前的督伊德教把**白花酢浆草**尊为神圣的象征植物,后来,它代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因此也成为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的标志,绘画中的他用一根状似十字架、顶端有**白花酢浆草**的棍棒击杀一条蛇。今天,人们认为**四叶酢浆草**象征幸运,主要因为它很稀罕,走运的人才会发现它,所以它能带来运气。三叶草的原始象征意义很可能源于这种植物的滥生,因而它



纹章学中的十字(三叶草、箭和耶路撒冷)。

成为生命力的一般象征。中世纪的爱情诗说,情人常“在三叶草中”相会或做爱。现在,也许因为三叶草作为牧草的重要性,“在三叶草中”意为生活富足、无忧无虑和兴旺发达。人们认为三叶草象征再生后的新生活,故一度把它栽在坟墓上,它也表示分别,常和玫瑰(爱情)和紫罗兰(忏悔)放在一起。

扫帚 (broom) 打扫房间的工具,在很古的年代就被赋予魔力和象征意义。神话故事中说巫师的徒弟把扫帚变成一条水道,这个故事可回溯到古代的某些古埃及原型。毕达哥拉



女巫飞行用的扫帚。引自书籍插图, 1451年。

斯遵循古老的迷信,说不可跨过一把扫帚。在雅典节日“安特斯特里亚”上,亡魂造访生者,受到热情款待,但随后又被给房屋做彻底清扫的扫帚赶出来。中国古代有个禁忌,不能将扫帚留在垂死者的房间里,否则这人就会变成长发鬼,追逐活着的人。赌徒也避开能扫掉运气的扫帚。另一方面,人们新年供奉的晴日女神因扫走

雨云而受到尊敬。欧洲人特别相信来自长扫帚末梢的生命力,认为它能防止天气变坏,因此,“女巫的扫帚”要放在屋顶上,另外,扫帚也是女巫本人的象征和标志。女巫在给自己涂抹油膏(据说是为了改头换面)后,骑上它们去参加女巫聚会。夹在裸体女巫双腿之间的扫帚被普遍认为是阴茎的象征;显然,火钳、木凳和其他家居用品是她们空中旅行的另一种工具。在古墨西哥,被称为“奥奇帕尼兹里”的扫帚节是为古老的大地女神特蒂奥-伊娜(Teteo-innan)而举行的,据说她能扫走一切疾病和伤害。在基督教绘画中,扫帚是圣玛莎(St. Martha)和圣佩特洛尼拉(St. Patronilla)的标志,她们是家佣的保护圣人。常见的有关表达法是“彻底清扫”(“a clean sweep”)和“新官上任三把火”(“a new oroom sweeps clean”)。

萨梯 (satyrs) 半人半兽(有山羊的尾、耳、角和短平的翘鼻)的萨梯形象似乎在潘的形象中已体现出来了。同时它也是现代人熟知的古代野蛮人的形象。与在中亚传说中的雪人一样,他们对人类常常不怀好意,而且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获得性欲上的满足。他们追逐居住于山林水泽中的仙女,在中古时代这些仙女常被描绘成轻浮地与萨梯们调情,假装在他们到来之前就逃走了。萨梯被描写成常与酒神狄奥尼索斯(巴克斯)的随从们在一起,在酒神节上演出的戏剧包



萨梯：俄耳浦斯的伙伴。来自公元5世纪巴勒斯坦的地板镶嵌画。

括被称为“萨梯剧”(satyr plays)(英语词 satire 即源于此)的笑剧。“男性色情狂(satyriasis)”是现代医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男性性欲的过度亢奋。

希腊神话里的森林之神(Silenus)的形象与萨梯相似,长着马尾、马耳及马腿,他是经常喝醉的狄奥尼索斯的老师,常被描述为一个骑着毛驴的胖老头。

森林 (forest) 森林在象征意义上要区别于单独的树木,在许多文化中,它代表与可耕地的微观世界相对应的外部世界。在传说和神话故事中,森林的居民是神秘的、通常具有威胁力的生物(见女巫、龙、巨人、侏儒、狮子、熊等等)——象征年轻人必须对付的全部危险,成功的话,他们才能通过进年庆典仪式,成为有责任

心的、成熟的大人。森林的这种形象源于大片土地依然郁郁葱葱、需要开荒耕种的蛮荒岁月。在梦中,“黑色的树林”代表混乱的精神状态和潜意识领域,清醒的人是轻易不愿靠近的。在神话中,光明常渗透过枝叶,象征寻求庇护的渴望。树林本身是荒野中的自然,缺乏人类秩序,被认为是不安宁和危险的。在我们的想象中,那里常住着野蛮人和妖怪,但也住着善良的神仙。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喜爱沉思的人来说,森林能使他避开喧嚣纷扰的文明世界。隐士不怕森林的危险,更强大的力量在保护他们。

和森林不一样,树丛不会永远存在,它是“可能控制的”,是凡人可以和强过他们的力量进行交流的地方。

对分析心理学家来说,森林常象征青年男子眼中的女性:一片他要开



罗马伊利里亚文化的森林之神(席瓦努斯)。来自波斯尼亚杜诺的萨拉热窝国家博物馆。



森林。引自童话《小红帽》插图。

拓的、令人不安的地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在森林中发现“半明半暗的绿光,明亮与黑暗交错,外向地对应潜意识的隐秘生活”。作为梦的象征,森林包藏“许多生物——无害的或危险的——它们可能借白日之光进入我们的个性领域中”(阿拜利)。在这里,绿林盗贼是一种拟人化,代表“我们作为一种存在——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中那危险的原始部分”。

沙漏 (hourglass) 沙漏不仅象征死亡,也象征时间和人类生命的短暂;同时还含有某种“死亡的警告”

(拉丁语 *memento mori*),暗示人将难逃一死。沙漏也是万古永世的一个标志,是时间的化身。由于在使用时必须不停地翻转,它也与循环论和同一宇宙论的“永远重复”的概念有关。另



沙漏,象征时光的流逝。威廉·布施作。

一种说法是它提醒世人生活适度,多做善事,不然的话,分配给他们的时间会随时缩短,作为放纵的报应。苦行者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及抹大拉的圣玛利亚(St. Magdalene)都被画成手持一个沙漏。在共济会仪式上,沙漏与其他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一块放在“思过房”供候选人反省自己。(见黑暗)

山 (mountain) 事实上,山脉已成为接近上帝所在的一种普遍象征。它高高地超越芸芸众生而接近于天国。其顶峰往往云遮雾掩,更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和揣测,而火山就更让人

感觉到神秘而可怖了,人们对其既敬畏又无限神往,认定它们必须和一个超凡境界有着关联。圣山或作为神启之地的山峰[富士山、厄尔布鲁士山(Elbrus)、西奈山、何烈山、塔博山(Tabor)、卡尔梅勒山(Carmel)、格里沁山(Gerizim)、凯拉斯山(Kailas)及奥林匹亚山等等]常常作为神力的象征而在绘画、雕刻、建筑作品中频频出现。同样,包罗万象的宇宙常以梯形山峦来象征,如印度艺术中的世界山梅鲁,或锥形金字塔来象征,如爪哇的布鲁杜尔(Burubudur)。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庙塔也是圣山在建筑上的翻版。到圣山朝圣象征一步步超越日常生活而达到精神上的升华,因此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十字架上的圣·约翰”(1542~1591)称其朝圣之途为“登上卡尔梅勒山”。今天到圣山朝圣依然普遍:许多人以攀登奥地利卡林西亚(Carinthia)的“四岳”为朝圣使命,而在日本,每年约有二十万人登临富士山顶,或者就在山脚下无数的道教道观里做祭祀。古代墨西哥的特拉洛克山[Tlaloc,位于伊兹塔齐胡阿特尔(Iztaccihuatl)的群山间]上有一尊雨神像,与此山同名,人们在它头顶供上所有种植的果实种子,以此来祈祷丰收。在人们心目中,山峰距大地遥遥,却与天国接壤,而且它层云积聚,萦绕不散,还不时大雨如注,因而自然而然成为众神的居所,无疑,山峰也就成了超脱升华的象征。人们常认为世界之轴就是遥远北方的一座高山,在北极星的正下方,周

围众星环绕。对古代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圣山共有“五岳”,其中四座与指南针的四个方位对应,还有一座耸立在正中央。另有一条山脉亦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昆仑山脉,因为它有“九层”。当人们以绘画表现世界时,云彩萦绕的山峦便代表着陆地,为阴阳轮流统治。在哥伦布到来前的墨西哥,人们常把棱锥形的寺庙庙顶建成云彩般的垛口或苍穹的模样,据说众神就居住在这些人工山上。



山:神祇居住在山顶。约公元前2500年的阿卡迪亚印章。

在基督教绘画中,末日审判的基督常坐在山上,深入云层,其他的山都象征性地较低平,但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有意识地拒绝属于异教的山崇拜。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基督教散布到中欧后,山上的旧神庙渐渐被看做是邪恶灵魂的聚集地,由魔王率领的女巫们在那里举行渎神的仪式[如德国布罗肯(Brocken)的哈茨山(Harz)]。但是,教堂或礼拜堂往往建在山顶上,作为一种接管前基督教教

派的方式。在现代,把十字架放在山顶上进一步表达了人们对上帝光临这些圣地的信念(比较洞穴、世界中心、岩石、石头)。在《圣经》中,典型的圣山就是西奈山,上帝在那里显形于摩西面前。他对摩西这样命令道:“你要在山的周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角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十二、十三节)在《圣经》中,锡安山位于从前的耶路撒冷的耶布塞特(Jebusite)城,是以色列人的占领地,是上帝荣耀的另一处所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山心里极其火热……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之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二、三节)然而,对于撒马利亚人的宗教团体来说,格里沁山这个树木遍布、泉水无数的小圆丘也拥有同样神圣的地位,并成为



山:摩西领受《十诫》。选自汉斯·荷尔拜因的《圣经》插图,1530年。

人们心目中的伊甸园(见天堂)。在以象征眼光看世界时,这些教派都有自己的“耶和华圣殿之山……必竖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在中世纪,索瓦格山(Mont Sauvage,或叫 Montsalvatge, Munsal-vaesche)是放置圣杯的城堡,因而成为传说故事中典型的圣山。

闪电 (lightning) 在所有的古文化中,闪电象征一种超自然力量,对天空释放出撼人的电流,同时给地球带来火焰和破坏。人们通常以为这是上天的神灵或诸神之首用一柄斧子或一把锤子来毁灭地球的敌对生物,或是惩罚叛逆的人类。因为闪电来自天空,所以它也被认为是来自外星球的光芒,在一些依靠雷雨来滋润的干旱地区,闪电还被认为与使土地肥沃有关,因此它是阳刚生命力的象征。埃特鲁斯坎人把闪电解释为一种征兆:东方的闪电是好兆头,西方的则不然;东北方的最为吉祥,西北方的闪电则预示着大难来临。传达神谕的罗马牧师们所持的就是这种说法。闪电是宙斯刻耳柏洛斯(朱庇特·法尔格)的标志,斯拉夫人认为是雷神帕伦(Perun,拉脱维亚语 Perkons,立陶宛语 Perkunas)的标志,或在更早些时候是西方闪族之神哈达德的象征。人们认为被闪电击死的人是由于被神打上了怀疑的标记,尸体必须马上埋葬。犹太教和基督教则认为闪电象征着上帝马上就要显现(西奈山上摩西十诫的启示)或是世界末日的最后审



闪电击中一座要塞。霍伯格,1675。

判即将来临。在文艺复兴时期,闪电是神意高深莫测的象征:“用堡垒、壕沟、护城河或城墙/还有哨兵站岗,/就能战胜天国之神投掷出来的闪电吗? /哎呀! 都是徒劳而已! /这是上帝的庇护,能避免无妄之灾。”(霍伯格)

美洲土著人在传统上把闪电归入一种超自然的“雷电之鸟”。和西欧相似的是,他们也把闪电描绘成Z形。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则把和死亡结伴而来的闪电描绘成索罗托尔神(装扮成一只狗)。闪电劈开大地,为神和人类打开通向地府之路(见暴风雨)。古代秘鲁的印加人有一个常用词“illapa”,用来形容雷电,他们还用这个词来指十六世纪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人所用的老式大口径的短程散弹枪(文语,字面意思为“装雷电的箱子”)。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记录到闪电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么受人尊崇,相反,它只是神圣的太阳的仆人。这仆人不是住在天国,而是住在空气中。



闪电。J. 博斯基乌斯作,1702。

在分析心理学里,闪电被看做是男性阳刚之气的象征。但是“如火的热情和心智的热忱”燃烧起来会“吞没我们自己……一道闪电能够击破长空,放出蓝色或灰白的光芒”(阿拜利)。

在许多文化中,闪电被描绘成一条从天国蜿蜒而降的蛇。所以阿兹台克人不仅有像狗一样的手的索罗托尔神,而且有“黑曜岩巨蛇”伊兹科特尔。古代的芬兰人把闪电看做“一条五彩的蛇”。它掉进了深海里,被一条鲑鱼吞食,人类从这条鲑鱼的肚子里得到天国之火的明亮火花(见火花)。希腊公主塞默勒(Semele)的传说显示了天国之神的超人类力量。在这个传说中,众神之父宙斯以一道能使人生育的闪电出现。“当宙斯答应实现公主的每一个愿望时,公主要求他像当年追求赫拉一样向自己求婚。宙斯不能食言,于是他乘着马车进入公主卧房,同时放出闪电雷声。过度惊吓的塞默勒发了疯,并生下一个早产儿。



闪电：宙斯（朱庇特）向泰坦神投掷闪电。卡塔里，1647。

宙斯从火焰中救出这个孩子（这火也是宙斯放的），把他缝入自己的大腿中”[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图书馆]。这个孩子就是狄奥尼索斯（见巴克斯），即酒神和狂欢之神。宙斯把他变成一只小山羊来替自己防卫善妒的赫拉。

上/下（above/below）一对事物的两个极端，也许是所有具象征意义的二元事物中最重要和最通俗的一对。当我们的远祖开始直立行走时，这个概念或许已经开始扎根于人类的心灵。直立人双脚“扎根尘土，头顶星辰”。我们无法逃避脚下的尘埃，它是“大地的残余，被痛苦地挤出来”。上层的世界——天空、星辰、光明之源、滋润的甘霖——总是和“更高的权力即上帝或众神、天使联系在一起。大地则一直是凡人的世界，以二元方法进行垂直方向的类推，再往下是更低一层的领域：阴间（Sheol）、冥王哈得斯（Hades）、地狱。在许多民族的文化中，这种关于宇宙秩序的垂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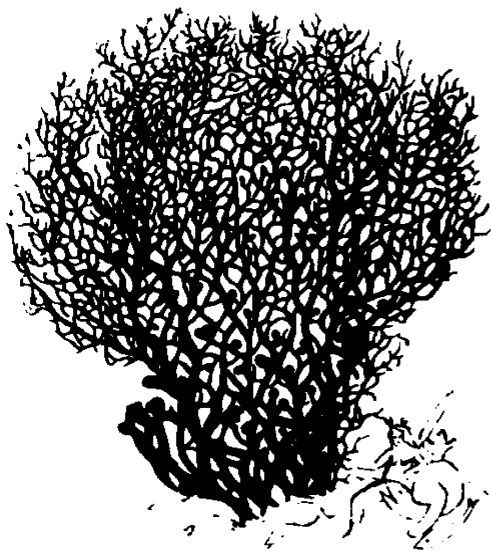
布局需要一个作为核心的世界之轴或一棵世界树来把各个层次连接起来，这样，高明的萨满教巫师就可以和所有这些王国里的超人类力量和成员进行交流（和互相影响）。既然所有的善和好都来自上方[比较这些表达法如“占上风”（“to gain the upper hand”），“大获全胜”（“to be on top of the heap”）]，男权社会常认为天空为阳，而大地和冥界为阴[也有相反情况，比如，在古埃及，女神努特（Nut）是天空的化身；大地则是男神盖布（Geb）]。上界常常为精神领域，下界则是物质世界，人把自己看作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生物”，必须在它们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在我们的脑海里，天国或苍穹和我们的宗教、伦理观念融为一体，甚至不可知论与这种垂直极性也不可分离。比如，两极出现在占星术中，或用于寻求和外星人取得联系，人们认为外星人智商“更高”或更先进，说不定会来帮助受苦受难的人类。（见月亮、太阳）

珊瑚（coral） 尽管珊瑚本质上是有机生物，但大众象征学还是把它看做宝石，人们也把它当做宝石一样使用。奥维德（Ovid）在《变形记》中写道，当蛇发女怪美杜莎（Medusa）被砍下头后，她的血滴到沙地就成了珊瑚。这种红珊瑚被当做能避开“邪眼”的护身符。古代医生 P. 迪奥斯科里斯（Pedanius Dioscorides）记录下它的治愈作用，称它为“海洋之树”，因为珊瑚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波涛的汹



珊瑚。选自梅根伯格的康拉德《自然书》，1350年，重印于1535年。

涌。在古中国，珊瑚象征长寿。磨光的珊瑚因其红色而与火星有了联系。珊瑚也被切制成小小的手状物，再构造出无花果叶的图形，用来抵御邪恶的力量，或者，用这种无花果“枝条”做成阴茎模样（见男性生殖器），通过磨光来增强其效力，目的是一样的。红色珊瑚制成的护身符（偶尔也有白色或深色的）到今天依然珍贵，尤其在



珊瑚：“海之树”。引自公元512年拜占庭的作品。

意大利。古人相信珊瑚能使苦水变成可饮用水，并保护人不中毒。炼金术的象征书籍《“Atalanta Fugiens”》（1618）中有幅图：渔夫正从泡沫四溅的海水里拉出红色和白色的珊瑚——象征已经有可能获得原物质，但它还没有通过接触空气得以硬化（定形）。

山猫（lynx） 肉食动物，素以视力敏锐而闻名（如“山猫眼”这一说法），但在基督教绘画中却被降属到邪恶的范畴。在纹章学中，小猫或“虎——狼”象征“急智和机警；布兰登堡公国里拥有这些品质的贵族们把山猫连同自己的姓名一同刻在盾形纹章上”（贝克勒）。

商业神,水星,汞（Mercury）
（希腊语赫耳墨斯）希腊工商业之神，特别和商业繁荣和商业阶层联系在一起。作为众神使者，他带着传令官的棒杖或是双蛇杖。他既和利益连在一起，同时又被称为偷盗之神。他那飞鞋和头盔暗示他行走的速度。作为赫耳墨斯、普绪科蓬泥斯（亡魂之护卫）他象征着安全去到另一个世界（见来世）。他扛着一只公羊，代表“善良的牧羊人”，据说他还是里拉（一种七弦竖琴）的发明人。罗马神话中的赫耳墨斯的名字据说源自拉丁文“商人”，意思是“从事商业”。

水星是最难看到的一颗行星。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每年只有12~18个小时才能用肉眼看到。它离太阳如

此之近,只有在黄昏时分或是破晓时才被看到,尤其在春秋。它那躲避观察者的事实——稍纵即逝,显然是因其:“生性含糊、多变和不确定”。[J. W. 普法福(J W Pfaff, 1816)]

在占星术上,这颗星和雄辩、纯熟、敏捷和不忠实(还有友好)等特征联系在一起。它指的是两性行星,它的金属当然是水银(见硫和汞)。白天它掌管双子座(见双胞胎);晚上则是处女座(见贞女)。其颜色为天蓝,其宝石为玛瑙、半宝石、黄玉、猫眼石和琥珀。

山羊座 (Capricorn) 山羊大大的弯角有时和月亮和阴历神相联系,如在阿拉伯南部的希巴人传统中,它叫塔拉巴(Ta'lab)。作为黄道十二宫中的第十位,这种动物最先叫“山羊



山羊座:长翅膀的野山羊。来自约公元前350年波斯器皿皿盖图案。



山羊座:野山羊。选自T. 托普塞尔《四蹄野兽的历史》,1658年。

鱼”,一种长角和鱼尾的水中动物,后来才改名为山羊座。奥古斯都凯撒在钱币上铸造山羊形象,因为那是他的属相。这一宫受制于土星,与之相对应的金属是铅,颜色是黑色。每年12月21日至1月19日,太阳位于山羊座,由于冬至和白天开始变长,这个星座被认为是最好的。不过,山羊座的形象仍是公山羊,故在基督教时代与魔鬼有关。占星术士把过失、欺骗、贪婪和狭隘都与这一星座相联系,但也认为它和财富、节制、专心以及坚定的力量有关。山羊座属土,而且由于太阳每年经过它的时间,山羊座与“干燥”和“寒冷”等特性也有关系。

傻子 (fool) 出现在许多神话故事和传说中,起源于旧时的朝廷弄臣。弄臣有当“傻子的执照”,只要是用讽刺或笑话说出事实,他就不会因为讲实话而害怕受罚。朝廷弄臣带一根“愚人杖”(见节杖),穿一身古怪的彩色衣服[像年轻的帕西发尔(Parsifal)],戴一顶挂着小铃铛的“愚



傻子。选自S. 布兰特的《愚人船》，1494年。

人帽”——现代的人们在四旬斋前的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常常重现这种打扮。作为戏谑者的愚人[俗语中的“捉弄人者”(Eulenspiegel)]成为十六世纪以来大众小说中的主角，英语文化中最著名的傻子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李尔王的弄臣(1606)。傻子在塔罗纸牌中是“O牌”，即现代纸牌中的“飞牌”，其形象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旅人，一只小狗正扑向他。这张牌的象征意义如下：傻子因为出自本能而非常自然，他不谙世事，但也毫无矫饰，他正向智慧跋涉。在E·宾·戈里安(E. bin Gorion)记录的犹太人传说中，一位聪明人因为死读书，毫不理会日常生活，结果精神失常，他的举止开始像个傻子，国王便要他来当弄臣。可当他清醒时，他责备主人心胸狭窄；国王命人揍他一顿，撵出宫去。他终于明白了《圣经》中的这句话“一点愚

昧，也能败坏智慧与尊荣”(《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新美国本)。在中世纪，“傻子”是精神不正常的商标，要强迫其戴傻瓜帽穿傻瓜衣，“傻子执照”也归他使用。弄臣的滑稽动作和



傻子：国王和王后面前的宫廷弄臣。选自《特里斯丹和绮瑟》，1484年。

精神失常的表现两者间的联系一直延续到现代，今天仍能寻到其痕迹，例如把喜剧特征说成“荒谬的”，或是在模仿和表现精神疾病的“幽默”中也可见到。“傻子的天堂”(“fool's paradise”)是一种虚幻的乐境，而“傻子的差事”(“fool's errand”)则指白白受累，劳而无获。

蛇 (snake) 这种动物的象征意义非常模糊。就许多古老文明而言，蛇象征着阴间和死人的世界，显然这是因为它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下的洞穴中藏匿，还因为它具有蜕皮后获得重生的能力。虽然蛇没有脚，但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迅速爬行，它像鸟一样由蛋孵化而来，而且常常用它能分泌毒液的牙齿咬死自己的敌人。

蛇与生死有这样明显的自然联

系,因而它在许多文化传统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圣经》里的蛇——撒旦在伊甸园里的化身——后来变成了被摩西“放在杆上的”“铜蛇”(《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八到九节),这被解释成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原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亚伦的神杖后来变成了一条蛇,能吞下法老的魔法师之杖(《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九到十二节)。

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一条巨蛇围绕着地球,它象征着海洋,与埃及威胁要掀翻太阳神之船的巨怪阿波菲斯(Apophis)不无相似。

早期的基督教文献《自然哲学家》对蛇的象征意义作出了奇怪的解释:由于蛇会蜕皮,它被用来象征返老还童(基督徒应该摆脱“今生的老态,争取永生”)。当蛇从泉中汲水时,



蛇:纳加,印度教寺庙的守护神。

它会把自己的毒液留在它的洞穴中,以便让水保持清洁(因此基督徒在寻求永生之水时必须把罪恶之母抛掉)。蛇只咬那些穿着衣服的人,因为见到裸体的人它就害羞地走开了(所以我们应该抛掉贪欲的遮羞布,让罪恶无处藏身,这样邪恶就无法靠近我们);最后,身处险境的蛇只会保护自己的头部,其他部位任由敌人攻击(因此,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头”——基督,永远相信他的存在,而且要像殉难者一样为他作出牺牲)。

咬自己尾巴的蛇(希腊语 Uroborus)有着特别的象征意义,代表永恒的循环或一般所说的永恒,在炼金术的传统里,这象征循环往复的过程(蒸发和凝聚,周而复始)，“净化”的状态常常由翅膀代表。

很多象征传统倾向于强调蛇可恶的一面(如毒蛇咬伤带来的危险),因此被认为是蛇的天敌的动物(鹰、鹫、隼)便被赋予为人称道的象征意义。然而,在古老的神话里,蛇有其神秘的积极意义,这常常因为它与人间和阴间的联系。例如,家里出了蛇意味着得到祖宗的保佑(许多传说里提到带着帽子、喝牛奶的蛇)。蛇还与痊愈和转世化身有联系(例如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蛇;参见双蛇杖)。对古代埃及人来说,蛇盔(Uraeus,即好斗的眼镜蛇)代表王冠,它能向法老的敌人吐出毒液;它还被画成盘在日面上,象征各种各样的太阳神。

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中美洲文

明里,蛇(阿兹台克语 coatl)是日历上第五天的标志。由于蛇被认为一贫如洗、无家可归,因此它会为这一天出生的人装病,而在这一天出生的人将成为四海为家、居无定所的贩夫和武士。但是,羽蛇神魁扎尔科亚特尔(Quctzalcoatl,即装饰有大咬鹃的绿色羽毛的蛇)是有着重大宗教意义的神祇,它显然是代表岛/蛇(亦即天/地)这二元性的和谐统一(羽蛇的玛雅名字叫 Kululcan)。岛/蛇这个二元性也体现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语 Tenochtitlan)的城徽上:一只栖在仙人掌上的山鹰抓着一条蛇。作为两极对立统一的象征,这种搭配在世界各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在歌德的题为《童话》的散文里,蛇象征的是纯人性的传播。然而,传统上人们认为蛇会给人带来恐惧,像蛇怪和龙这样的怪物是蛇及其威胁的夸张的化身。心理分析学把恐蛇症解释为对“阴茎”的恐惧。

在东方哲学体系里,盘绕在螺旋形柱底座的生命力蛇象征着有待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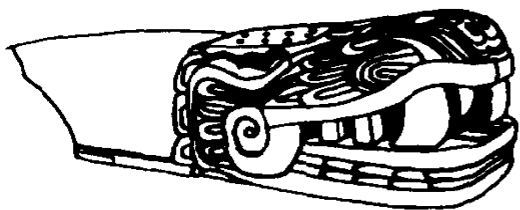
醒、通过冥想才能升华的生命活力[Kundalini(瑜伽教理中的)生命力(据认为蜷伏在尾椎部,当上升到脑时,即激发悟道)]。(见鳄鱼)

在古代印度的象征传统里,类蛇动物起着“人间财宝的守护者”的作用。这些被称为纳加(Nagas)的慈悲的半神常常被雕塑家们塑造成蛇身人形,在寺庙里充当守护神。而根据神话,毒蛇则被模样像狮身鹰首兽的太阳鸟(“鹰头人身的金翅鸟”)所捕杀。另外,蛇是仅次于母牛和猿的最受人尊敬的动物,这首先由于蛇会蜕皮(象征生命的再生),还因为它与生命的要素——水——很接近(象征丰产)。因此毗湿奴神(印度教主神,守护之神)躺在世界巨蛇身上睡觉,当众神和巨人把原始的牛奶之海搅成黄油时,他们用蛇身绕着世界之山梅鲁(Meru)。眼镜蛇女神玛纳娑(Manasa)在毗湿奴睡觉时是世界的主宰。与蛇相似的动物被人们用来表现各种神灵的威力和特点。

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蛇排在第五位,中国人认为蛇奸险狡诈。他们把西方人所谓的“耍两面派”的人说成有“蛇心”的人。另一方面,蜿蜒的河流被称为蛇,传说和童话都说到感激的蛇用珍珠来酬谢它们的恩人。人们认为拥有一张蛇皮的人将必定发财致富。像西方的心理分析一样,人们梦见蛇后,会做出与性有关的解释:蛇身代表阴茎,而三角形的蛇头则代表女性的阴部。在中国的占星术里,蛇年依次为1989年、2001年,每



蜕皮后的蛇恢复了活力。霍伯格,1647年。



古代墨西哥城神殿里用巨石雕成的羽蛇头像。

十二年一轮回。

一些岩石壁画表明,在东南非的文化里,巨蛇一般代表雨和水,而且它们被画成长角的怪物,形象与该地区的神话里所描绘的一致。在东非的壁画里,蛇似乎代表地球表面,它爬行时呈现的波浪形状使人联想起山峰和山谷[科尔默]。

在日本的神道教的传统里也有和赫拉克勒斯(与长着三颗头的水螈搏斗)、珀尔修斯(见戈耳工)及圣乔治(英格兰主保圣人,基督教殉难者,生平不详,传说曾杀蛟龙救一少女)的故事相类似的传说:风暴神(Susano-o)最终战胜八头蛇怪(Yamata-no-orochi)之后,在它的尾巴里发现一把神剑。风暴神解救了被蛇怪囚禁的公主,并和她结成了夫妻。在日本神话里风暴通常极具破坏力[它毁坏太阳女神(Amaterasu)种下的神圣稻田(见大米)],但它也可以使水净化,这样风暴神就成功地完成刺杀巨蛇的使命。

伊甸园里的那条蛇由于引诱夏娃违背上帝的不许偷吃“知识之树”上的果实的戒律,后来在中世纪犹太人的传说中被称为萨马埃尔

(Samael)——一个与撒旦(即魔鬼)有关的名字。据记载,那条蛇是这样想的:“如果我和男人(指亚当)说话,他肯定不听我的,因为男人不易上当受骗;所以我要先和女人(指夏娃)说话,因为女人更容易受别人说服。我知道她肯定听我的,因为女人谁的话都听!”荣格心理学派认为蛇(和其他爬行动物一样)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可以追溯到地球和人类的初始时代。阿拜利说过,蛇“居住的地方是不可理喻的”,它“是非凡的原始力量的象征。所有的经验表明,它是精神力量的重要标志。当蛇在梦中出现时,它代表了来自别人心灵深处的力量,我们不妨说这种力量跟原始的爬行动物一样古老”。

在修辞中,人们强调的常常是蛇的象征意义中的贬义,如“潜伏的危险”(snake in the grass),“铁石心肠的人”(cold-hearted snake),而“蝰蛇”(viper)一词亦含有“毒如蛇蝎的人”之意。成语“护恶养奸”(nurse a viper in one's bosom)起源于古代(中世纪的雕塑中有表现一裸体妇女怀中揣着两条蛇,分别代表贪欲和性满足两种邪恶)。

舌 (tongue) (希腊语 glossa, 拉丁语 lingua) 人体的一种器官,由于舌头在发大多数的辅音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它通常象征“语言”。“操外国话”(英语 to speak in foreign tongues)指的是通晓外语;另外,“能讲陌生语言”(Xenoglossia)指的是具

有讲自己没学过的语言的非凡能力。在古埃及的神话里，“心与舌”是卜塔神(Ptah)创造世界时使用的工具，即思维和语言(造物主的“话”)。有些格言劝告人们不要只听从舌头的使唤。

在《圣经》中，“舌”通常指话语或语言。“义人之舌乃似高银”(《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很多人倒在剑锋下，但更多的人为舌所害”(《西拉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于是他们“就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到四节)，这就是“能讲陌生语



内波穆克的圣约翰手中拿着自己的舌头。奥尔,1890年。

言”的实例以及基督教里第一种神授的超凡能力。“说外国话”指的是心醉神迷的门口里喃喃说出别人听不懂的话语，在很多具有神授超凡能力的教堂里，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先知以赛亚曾说过类似的话(《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十节中他喃喃说出的那段希伯来文“sau lasau, sau lasau, cau lacau, cau lacau, ze'er sham, ze'er sham”在詹姆斯王钦定本中译为“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五旬节派教会的成员相信，这些在心醉神迷的状态中说的话是神授的，那些能说这种话的人是“替天使说话”(见《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第十四章第五节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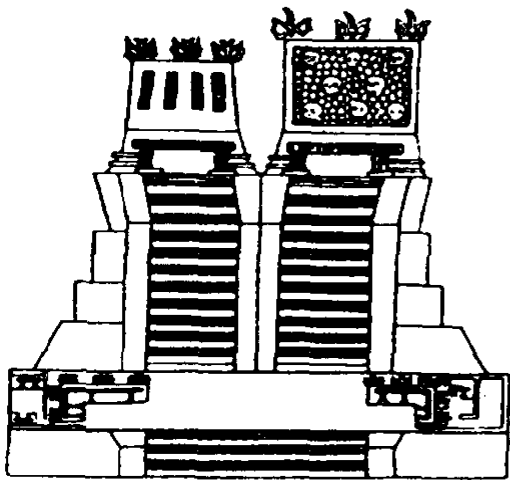
在基督教的象征传统里，舌头是那些被割掉舌头的殉教圣徒的标志，如内波穆克的约翰(John Nepomuk of, 忏悔大印的主保圣人)和雷根斯堡的艾默拉姆(Emmeram of Regensburg, 据说他被割下舌头后仍坚持讲道)。宾根的圣希尔德加德认为舌头代表要素水：“在说话时舌头就像翻滚的水要溢出堤岸。”这表明，向往天堂的灵魂要挣脱肉体的桎梏，去赞美创造了万物的造物主。

“口是心非(to speak with a forked tongue)”指的是像蛇——大概是指伊甸园里的蛇——一样背信弃义地说话(人们曾经普遍认为蛇是用舌头输出毒液的。见亚当和夏娃、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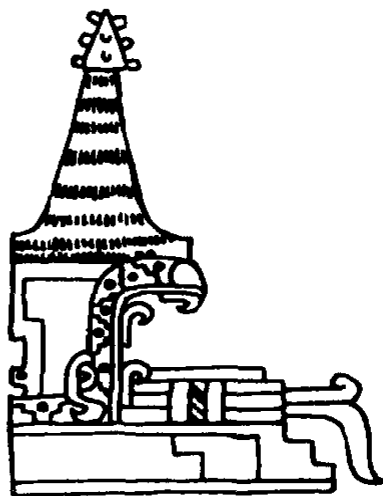
古代墨西哥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自残方式是, 忏悔者用荆绳穿过自己舌头的一个缺口来回扯动。

神殿, 寺庙 (temple) 不仅是为宗教目的而修建的建筑物, 而且是一种标志, 象征任何一种神圣之所, 或象征在尘世里开辟一方精神净土的崇高追求。在基督教的象征里, 每一个人都被说成“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 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伯麦(Bohme, 1575~1624)曾说“基督是我们要去之真正圣所……上帝的教导就是他的所在之处; 在圣灵所宿之处可以听到上帝的教导……我们必须冲破魔鬼们的包围, 向耶稣基督所在之处进发”。

“神殿”一词源于希腊语词 *temenos*, 意即“与世隔绝的地方”, 指的是用墙围起来的、有别于俗世的、供人们膜拜之场所。然而, 从象征意



墨西哥殖民时期金字塔上的双圣坛。



墨西哥洞穴神的圣坛, 其门状如龙口。

义来说, 虽然这些墙是用以保护圣坛使之免受亵渎, 保护外来者使之免受神殿内非凡威力的伤害的, 但它们应该是可以移动的, 这样神的影响力才尽可能地扩展。

人们建造神殿时往往遵循流行的宇宙哲学论中关于宇宙模型的理论, 因此神殿也象征整个有序世界(见世界之轴、世界中心、十字形、正方形)。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形神塔(见巴别塔)的名称常常暗示它们具有“圣山”、“宇宙中心”或“神界与人间的交接点”等地位: “天地之根基的圣殿”(巴比伦); “天地之七大守护神的圣殿”(伯尔斯·尼姆鲁德, Birs Nimrud); “宇宙山之圣殿”。所罗门神殿内那个巨大祭坛的名字“阿列尔”(‘Ar’el)源于阿卡得语(古代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的闪语族的东方语支)词 *arullu*, 它既有“阴间”又有“众神之山”的意思。因此人们都认为这个祭坛及置于其下之石既象征山又



公元前19世纪以弗所硬币上的奥古斯都神殿(罗马)。

象征宇宙的中心。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古希腊、罗马幸存下来的神殿是意义重大的古典建筑的榜样。

神殿的象征意义以及有关理想中心的观念在共济会的哲学传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元前966年开始动工的所罗门王的神殿在犹太人的宇宙哲学论中被认为是理想世界的化身。神殿的外门厅相当于大海,祭坛本身相当于陆地,深色的内殿则相当于天堂。对于中世纪大教堂的建筑工匠来说,耶路撒冷的这一神殿是修建“人类精神殿堂”的典范;建造这种圣殿的目的是确认一种祥和的兄弟情谊,接纳一切“愿意修建圣殿并认同圣殿的人;因为只有当我们把建筑行为本身和人类等同起来,才能够理解人们为何修建神殿”(伦纳霍夫-波斯纳)。共济会成员的工具(木匠的直角尺、画图用的圆规,三角板,锤子等)都和建造一座纪念“万能的宇宙创造者”的理想神殿有象征性的联系,每一个成员都是作为“一方石头”加入共济会的,各个分会的聚会场所也被称为“神殿”。(见山)

圣杯 (Grail) 圣杯在中世纪传说中及神秘的投机性宗教中是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物品。祭祀用的圣餐杯常与拯救、奉献有关。据尼科迪默斯(Nicodemus)的观点,《新约外传》第一次提到关于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这只杯子很快又用来接他的血。“圣杯”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krater (拉丁语 cratale),后来用来表示“碗”或“碟”。据说“圣杯”一直保存在“超度山”上的一座城堡里(见要塞)并被天使装上了带有神力的圣饼。在其他的传说中,圣杯是一块石头,它是魔王撒旦从天堂堕落时,从他的皇冠上掉下来的一块宝石,也是从天堂留下来的最后一块宝石。对“圣杯”的寻找成了寻找天堂财富的象征。在东方宇宙哲学中,与圣杯相对应的是《吠陀经》提到的装有长生不老药的宝瓶,另一个类似的物品是高脚杯(凯尔特传说中)或用于巫术的大锅。十字军战士对圣徒遗物的狂热追求也许对“圣杯”传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说法被不同的作家[包括克雷蒂安·德·特洛阿(Chretien de Troyes),罗伯特·德·保罗(Robert be Boron),沃尔夫兰姆·冯·爱生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托马斯·马洛里(Thomas Malory)]所采纳,在珀西瓦尔(Parceval)和加拉哈特(Galahad)的传说中又有进一步的阐述。在荣格(Jungian)的心理学中,圣杯是女性的象征,它接受并付出,类似神圣的子宫(见母亲),使人们沉湎于它的神秘当中。

神话故事 (fairy tales) 对于符号逻辑学家来说,神话故事是一笔无名财富,不仅在西方世界是这样,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人们在对无文字历史的古文明的神话故事进行采编时获得了许多富于象征意义的主题。在这些故事中盛行的宇宙论讲述了“另一种真实——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象征的世界,每一种形象都被赋予特别的意义。……要研究神话必须超越种类的狭隘限制,从对其变体进行确认开始。我们必须找出源头——如德国神话中的希腊和基督教因素……我们尽可能从各种学科中获取阐释——尤其是叙述学、民谣、宗教史、法律史等等”[E. 霍伦德纳(E. Horandner), 卢克引于1979年]。不同学科的不同方法造成了近几十年来对神话的不同理解。对个体文本的研究使心理学的阐释方法尤其是荣格学说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接受。他们相信神话的变异在于原型的存在,如在固有的“模子”里“注入”经验的要旨,从而在不同文化中生发出相似的象征模式和系列的主题,甚至在缺少历史影响或历史关联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荣格(1875~1961)认为原型不仅对于神话,而且对于梦、幻像和仪式都有意义,它们被理解成“象征的释义”,其源头并非个体的经历,而是“集体无意识”,一个延伸到任何人都从未经验过的知识库。历史人类学家对这个神话世界和它们的标志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们注重讲故事者的独特性,他的或她的个

人环境和社会环境,叙述故事的方式、编纂者强加的变动等等。他们也研究文化史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在心理学家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卢茨·勒里希(Lutz Rohrich)说,“将神话和梦相提并论,与其说对神话本身有利,还不如说对精神病医生有利”。这当然是对心理学方法一个没有必要的指责,因为任何一种把握问题的方法或多或少都有它的合理之处。

近几十年来,人智唯灵心理学的阐述作品已经问世,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从任何一种人类的成熟个性中找出宇宙演变各阶段的象征论史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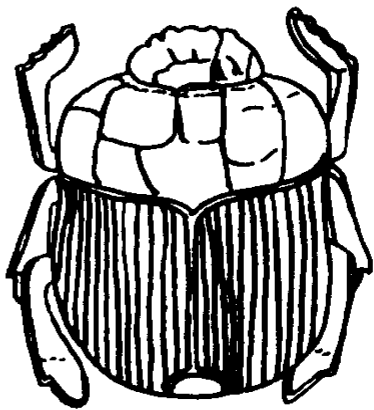


童话《小红帽》。选自路德维希·里克特(1803~1884)的蚀刻画。

方法是寻求在那些阶段和神话的情节因素以及象征主题之间建立起平行关系。总之,所有这些方法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传统的神话并不是意象的随意排列,而是由有限的情节逻辑性地构成系列主题,朝着与自身内在结构规律相一致的预想目标发展。当然,只有形式完整的神话才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古老的神话在被忠实地记载下来之前已经被曲解或肢解了不少。

目前的许多书籍中引用的象征物在神话中都很有名,读者可以在具体的条目中得到问题的解答,比如天使(求助之神)、蚂蚁、苹果、球(神话里的金球)、洗澡和沐浴(如在青春泉里)、熊、蜜蜂(引路)、乞丐(伪装的超自然生灵)、鸟、血、野猪(野蛮天性的象征)、面包、桥、牛、猫、战车、黑暗、鹿、罪恶、狗、驴、鸽子、龙(妖怪)、侏儒、鹰、蛋、眼、隼和鹰、羽毛、火、鱼、花(引诱睡眠或不可思议)、森林、城堡、狐狸、雾、花园、大门、金子、鹅、狮身鹰头兽、园林、锤子、野兔、心、极乐鸟、国王、梯子、光、百合、狮子、蜥蜴、鹊、磨房、月亮、山脉(玻璃山)、夜莺、灶、猫头鹰、珍珠、猪、宝石和半宝石、王后、渡鸦、戒指、河流(未知世界的边界)、强盗、岩石、公鸡、玫瑰、盐、影子、银器、蜘蛛、星星、鹳、太阳、天鹅、剑、雷、火炬、塔、树、三合一、独角兽、修女、水、水妖、井(通向地下世界的途径)、葡萄酒、翅膀、女巫(反面女性形象)、狼。

圣甲虫 (scarab) 又称金龟子, 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首先出现在古埃及, 后又遍及东地中海地区。其



公元前 14 世纪, 古埃及图坦卡蒙国王项链上的圣甲虫。

象征意义源于两个发音和拼法相似的词: 一个是 chepre (相当于英语的 scarab), 意思是“圣甲虫”; 另一个是 cheper, 意思是“(以特别的形式) 出生”, 还源于普卢塔克 (Plutarch) 的理论: “人们猜测这种甲虫只有雄性, 它们把精液放在自己堆成的球状物里, 然后它们用后脚往后推这些球状物。它们滚动粪球时模仿太阳的运动, 只不过太阳是从东到西运动, 而圣甲虫是从西向东滚动粪球的。”这一理论使圣甲虫与球、太阳、无源发生说以及重生有象征性的联系: 切普里神 (Chepri) 被看成象征“从大地生发的”东升的太阳。木乃伊胸前戴着一个当做护身符的“心形圣甲虫”; 印章以及用来驱邪的嵌有珠宝的护身符也被做成圣甲虫的形状。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模仿埃及人的圣甲虫雕饰物, 在

诸如碧玉(水苍玉)和红玉髓等半宝石上雕刻圣甲虫。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圣甲虫雕饰物在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中间已相当流行。伊特鲁里亚人的圣甲虫雕饰品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市场买到,而且还被贩运到克里米亚半岛。

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圣甲虫也是复活的象征。

圣克里斯托弗 (Christopher, Saint) 一个圣人传说的拟人化,史载无其人,不过,这位传说中的圣人早在五世纪就受到崇拜,跻身于“十四位宽容圣人”。有些故事认为他是名叫奥弗罗(Offerro)的巨人,或叫列普罗布斯(Reprobus),来自狗头(Cynocephali)蛮族,只为最强者服务,国王和魔鬼在他面前都是胆小鬼,逃之夭夭,只有耶稣这个孩子留了下来,巨人要把他驮过一条河(意为超渡,见来世),耶稣变得无比沉重,倒把巨人拉进水里给他洗礼,起名叫克里斯托弗(背负耶稣的人)。据说他在皇帝德西乌斯(Decius)统治时期像圣人一样死去,他的纪念日是7月25日。克里斯托弗的形象为一个巨人手持一根长满树叶的棍杖或柱子(象征由于神恩而获释罪),肩上是耶稣这个孩子,手里拿着象征世界的特大苹果。教堂内普遍都有关于克里斯托弗的壁画,人们认为谁见到克里斯托弗的像,谁就不会在那天死去,所以,人们常常去教堂,克里斯托弗也就成了保护人们免于猝死的圣人,



圣克里斯托弗的木刻画。布克斯海姆, 1531年。

在现代,他的护佑职责转变到旅行者身上。他的形象可能来源于古埃及关于豺头人身的导引亡灵之神(Anubis)和何露斯(Horus)这个孩子在一起的画像,或赫耳克勒斯和他肩上的孩子厄洛斯(丘必特)的画像。这位传说中的圣人代表见证信仰者,他背负耶稣穿过世界,因此获得拯球。沃尔吉纳的雅各(1270)在他的《金传》中对克里斯托弗作了以下叙述:“他以四种方式背负耶稣:以肩膀,当他背他越过冥河时;以身体,他接受自己受到的屈辱;以精神,表现为他狂热的祈祷;以嘴巴,通过他的见证和布道。”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中,远祖亚伯拉罕只为最高主人服务,因此他认识了上帝。从这点看,他有几分类似克里斯托弗。(也见星星)

圣女贞德 (Joan of Arc) (法文

为 Jeanne d'Arc, 1412~1431) 贞德是一位奥尔良姑娘, 就像瑞典的威廉·退尔一样, 贞德是法国的民族象征。这位来自默兹河畔(Meuse)的德麦赫米(Domrémy)的农家姑娘是一位幻想家, 她声称听过大天使米迦勒、圣·凯瑟琳、圣·玛格丽特的宣讲并得到神启, 要恢复法兰西的辉煌。她的超凡魅力和神授能力使她能够帮助查理七世在兰斯(Rwims)登上宝座, 也使她在百年战争中打了几场胜仗。然而, 厄运降临了。1430年, 她被勃艮第人俘获并移交给英国人处置, 她被控亵渎神灵、实施巫术以及不安本分地穿男装, 而且备受严刑拷打逼供之苦。起初, 她得到赦免, 但后来还是被判处火刑——由于当时人们对女巫非常恐慌。据传, 每当她打了胜仗, 总有一群白蝴蝶环绕她的旗帜。她被害的当日正值她十九岁生日, 一位英国士兵看见一只白鸽出现在火焰中, 直飞向天。此后不久, 即 1456年, 一份宗教法律文告赦免了她的罪



圣女贞德生前画像。

名, 洗清了她被玷污的名声。贞德尽管生前遭受诸多非难, 但死后她却名声大噪, 崇拜她的人也与日俱增。天主教于 1920 年宣布贞德为圣徒, 人们也用戏剧的形式来纪念她, 如席勒的《奥尔良姑娘》(1801), 肖伯纳的《圣女贞德》(1923) 以及阿努伊(Anouilh)的《白云雀》(1953)。

世界末日 (end of the world) 散见于全世界各种文化的神话中, 此象征暗示万事万物的即逝性——包括每个人的生命——没有一样能永恒存在。各个时代的人们在生活中逐渐意识到死亡的临近, 他们的神话无一例外地把世界末日定在不久的将来。古文化喜欢用不断循环这一意象表示世界先灭亡, 而后再生。不过在西方, 时间是线性的, 从创世开始, 它便如同一条笔直的路无情地通向最终的灭亡(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日历以直线形计算年份, 而墨西哥文化用圆圈计算年份)。我们知道基督教以最后的审判结束世界。在最后的审判中, 上帝向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宣布判决, 好人上天堂(伊甸园这个失去的天堂就这样得以重建), 坏人下地狱。

尤其在大变动大动乱时, 世界末日是一场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这一概念常常更令人信服。日历(至福一千年)、占星术(如 1524 年土星和木星相遇, 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木星绕轨道每运行五次、土星运行三次后就会发生)、预言和幻象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十三世纪的北欧文学中,《埃达》有著名预言“众神的命运”(常误译为“众神的晨光”),它把世界末日这一不祥的事件看做敌对神灵数量的增加、太阳变暗淡、更长的严冬、人与人的关系产生混乱、世界树颤抖——所有这些预示众神与巨人及怪物[狼芬里厄(Fenris)、地狱看门狗加米(Garm)、蛇米德加德(Midgard)]将有一场大战。在这次战斗中,宇宙将毁灭,太阳会隐而不见,星辰从天空掉落——但新时代将取代旧世界,新的一对夫妇[利弗和利弗斯拉色(Lif and Lifthrasir)]将奠定人类生命新的循环。这种世界末日观明显受到日耳曼式基督教的浸润:把世界末日看做公元后第一个千禧年的到来。

基督教描写的我们现在所知的地球和人类毁灭的最有名的篇章出现在《启示录》中(也叫“Apocalypse”,或《圣约翰神的启示》,但不知这个约翰是否就是第四部福音书的作者)。《圣经》中这一最令人迷惑的章节常被理解为最后审判的逼近。之后,新的天堂将围绕“神圣的耶路撒冷”建起。(也见歌革和玛各)

伊斯兰教认为所有不信先知穆罕默德教义的人——所有不信教者、异教徒、偶像崇拜者,所有活在暴力中的人,所有反叛的神灵和魔鬼——都是该诅咒的。安拉的审判位将是天房里的宝座(见立方体),要把它从麦加移到耶路撒冷的巨庙。死亡天使(Israfil)将吹起喇叭,召集所有亡人到耶和沙发特(Jehoshaphat)山谷。巨

庙里有一杆巨秤,衡量各人的所作所为。一根绳子扯过山谷当桥用,只有正义之人才走得过去,邪恶之人会掉进熊熊燃烧的地狱深坑里。

在塔罗纸牌中,“审判”是第二张牌:一位天使在打开的坟墓上吹喇叭,赤身露体的人们从墓中出现。这张牌被解释为再生、复活和渴望永生。

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场
(Armageddon) 象征性战场,指撒旦军队(见歌革和玛各)和上帝的信仰者最后冲突的地方,现实中,这个天启的地点在以色列海法(Haifa)以西的梅吉多(Megiddo,阿拉伯语 Tell el-Mutesellim)古城废墟。自青铜时代早期以来,位于埃及、叙利亚和巴比伦三国势力范围交叉地段的梅吉多常常是屯驻重兵的边陲要塞,故成为无数重大战役的沙场,比如,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的军队于公元前1478年在这里消灭了一支叙利亚-巴勒斯坦联军,朱达国国王约西亚(Josiah)试图阻止正朝巴比伦开进的法老尼科(Necho)的军队,结果是一场大溃败,约西亚本人被杀,埃及的敌人被迫进贡“一百英坦银子和一百英坦金子”。显然《圣经》的作者们对此印象极深,于是认为梅吉多就是最后冲突的战场(《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世界之轴 (axis mundi) 世界之轴在古代文明宇宙论中是一个广泛

存在的意象,其领域是一个中心王国,位于地球(平面的)的中心,最高点是北极星,所有的星星都围着它旋转。它是一个撑住天穹的假想支柱——另有说法是如梭子一般转动的水晶柱,也有说是世界山或世界树。在包括萨满教、催眠教在内的诸种文化中,世界之柱也被认为是一条通途,萨满教通过它可以一种存在状态到达另一种存在状态,以便代表凡人和天上地下的神鬼交流。世界之轴的图像显示出创造的井然有序,人类安全地位于一个井井有条的宇宙之中。圣柱、纪念巨石、方尖碑原本都是相互近似的宇宙论的原始表达。(也见石柱,柱子和神殿)

世界中心 (Omphalos)在希腊语中意为“肚脐”。在古代很多地方它是一个很常见的象征物,象征宇宙的诞生之地或万物诞生之所。

最著名的“世界中心”位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目前陈列在城内的博物馆里:一块饰以网状织物的蜂窝状石头。它代表宇宙之中心,阴、阳、天三界在这一点交汇,因此,人们相信它可以感召那些传神谕者。古罗马广场也有一块相似的“世界中心”石,类似的圣物在戈迪恩(弗里吉亚国首都)和巴格达都被发现过。耶路撒冷的至圣所有一块石头(位于放祭物的祭坛下面),也被认为是万物诞生之所和理想的世界中心——用来封镇“特翁”(Tehom)的地府之水。根据犹太教的法典,当这一“世界中心”被移

开时,地府之水便会喷涌而出。人们认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洪水就是通过移开“世界中心”后露出的孔洞流入地下深处的。这块石头叫“沙提亚”(shetiya),源于希伯来语“沙塔”[(shata)意为“建立、竖立、安置”,米勒(miiller)]。今天,“石殿”矗立于原址,紧挨阿尔-阿克萨清真寺,穆斯林认为这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为放祭品而建造的祭坛。

为恒星所围绕旋转的北极星也经常被看做天堂的“肚脐”,它在阳界的对应物常常是一座圣山(如印度的梅鲁山)。

一般来说,“世界中心”作为一块封住了阴、阳、天三界通道的石头,把对石头、太阳神以及大地母亲的各种崇拜因素都结合了起来。传说德尔斐的“世界中心”最初是用来供奉大地女神盖亚的,后来才转而供奉太阳神阿波罗。据说一块与其相似的石头一



德尔斐的“世界中心”为覆以网状的石雕。

直被安放在埃莱夫西斯城中的“神秘之厅”内。(也见世界之轴,尘世)

石榴 (pomegranate) (古法语 pome grenate,“有许多种子的苹果”) 在东地中海地区和近东有很长的种



石榴,小卡梅拉里乌斯的,选自《药用植物园》,1588年。

植历史。据说石榴树由腓尼基人传播,成为遍布温暖地区的水果和草药,它的肉质部分包含的许多种子是丰饶的象征,整个果子则是女神如腓尼基的阿斯塔尔(Astarte或Ashtoreth),德墨特耳和珀耳塞福涅(拉丁语 Ceres 或 Proserpina)、阿芙洛狄特(维纳斯)和雅典娜的标志。栽在英雄坟墓旁的石榴树也许是保证他们有许多后继者。在关于埃莱夫西斯仪式的神话中,被诱拐的珀耳塞福涅要是在地狱里不吃那个石榴的话,她就不会在那里呆上一个季节;她吃了,所以不得不与其他的神分开。“大母亲”西布莉(Cybele)的情人阿提斯(Attys)的母亲据说因为触摸一棵石榴树而怀孕。传说林中仙女洛伊(the Rhoeae)住在树上。罗马神话中的朱

诺手里拿着一株象征婚姻的石榴树。芬芳的花香、火焰般的花朵也使这种树成为爱情、婚姻及生子育女的象征,所以新娘头戴石榴树枝做成的花冠。在犹太基督教时代,人们把这种象征进一步精神化:果实表示上帝无限的爱心,红红的石榴汁象征殉难者的鲜血,包容在单个果实中的许多种子表示凝聚在教会团体中的基督徒们。石榴果皮粗糙但果汁甜美,故石榴树象征牧师外表严厉,内心仁慈。巴洛克象征传统认为石榴果裂开现出丰富的种子是象征慷慨(或教会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慈善)。在纹章学中,石榴树用于格拉纳达(Granada)和哥伦比亚(从前叫“新格拉纳达”)的徽章。

失明 (blindness) 有诸种象征意义:无知、“着魔”、公平、完全受命运支配、蔑视外界而倾向于“内心之光”。因这最后一种意义,古希腊的先知们[如蒂利希阿斯(Tiresiat)]和天才诗人常常是瞎子,暗示他们因看到为神专有的秘密而致盲。在古罗马,阿摩尔(丘必特)常常蒙住双眼,表示尘世之爱蔑视一切理智。早期的基督徒把《福音书》中耶稣使盲人重见光明的故事理解为一种暗喻:通过救世主的教诲,人在精神上变得心明眼亮。在圣伊西达尔(塞尔维亚的 St. Isidore of Seville, 公元 570~636 年)看来,失去亚当和夏娃所蒙受的天恩,世界变成一片不见光明的黑暗,只有耶稣降临才可揭开这层黑幕。因



失明：“辛那哥格”。来自斯特拉斯堡教堂南门的哥特式雕塑。

此，中世纪犹太教的化身“辛那哥格”(Synagogue)的形象是双眼蒙布，表示拒绝注视拯球之光。正义 [因为它的决定要放在公平之秤上称量(见天平)，“不管是何人何种身份”]和命运女神福尔图娜也是双眼蒙布。在共济会的人会议式上，取掉新会员的眼罩，让他重见“光明”是个重要的象征，意味着他摆脱蒙昧，认识到更高的价值。“蒙上候选人的眼睛始于1763年的汉堡，但哥德予以拒绝，只保证入会时闭上双眼，结果被接受了”[伦纳霍夫-波斯纳(Lennhoff-Posner)]。

狮身鹰首兽 (griffin) 狮身鹰首兽是寓言中的动物，象征主宰地球和天空——因为它有狮子的身体，鹰的头和翅膀。它是古代亚洲类型学的祖先。特别是在亚述文化中，也是希伯来人九级天使中第二级天使的来源(见天使)。在波斯文化艺术中经常出



古代中东样式的狮身鹰首兽，来自卡帕拉古扎纳宫殿的浮雕，约公元前870年。

现的这种半狮半鹰的动物成了犹太人眼中古代波斯的象征。在希腊，这种怪兽是机警的标志；阿波罗就骑着一只。此外，这些怪兽还守护着遥远北方希佩博雷安人的金子。狮身鹰首兽也是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化身，并成为她命运的车轮。在传说中，它也是“傲慢”的象征，因为据说连亚历山大大帝也想骑在它背上飞到天边。起初它被描绘成诱使人类灵魂的魔王形象，后来成了带有双重性格(半神半人)的耶稣基督的象征(自但丁之后)，具体地说是因为它同时掌管着大地和天空，它与狮和鹰的联系促进了这种正面说法。狮身鹰首兽因而也成了毒蛇(见蛇)及王蜥(Basilisks)的对手，后二者都被看做是魔鬼的化身。甚至基督的升天也与狮鹰怪兽有联系。它还经常出现在与纹章学有关



狮身鹰首兽作为好斗的象征。J. 博斯基马斯作,1702年。

的一些实用艺术品中(如挂毯、金匠作品)。在后来的学术界中,贝克勒(Böckler)(1688)认为:“狮身鹰首兽被画成有狮身、鹰头、长耳和鹰的爪子,表示一个人必须将智慧和力量结合起来。”

石头 (stone) 由于其本身具有的持久、永恒的特性,故石头在许多文明里标志神的威力。石头还有一些别的重要的特点:一些石头在被敲击后会生出火花,一些是从天上掉下的陨石,一些石头奇形怪状。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石头被用来当做工具和武器,这就要求我们的祖先学会区分不同质地的石头。早在公元前6000年,人们普遍用巨石建造神圣的场所(巨石坟墓、圆形巨石阵、大石排等,见石柱)。在有些神话里,神——甚至人——是由石头变成的(见大洪水)。在古代中东,石头象征着神的存在,因此人们向石头祭酒,并在石头上涂上

油和血。因此石头便成了祭坛。即使是很平常的石头堆也会具有象征性的宗教意义。《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说出了没有经过人工修饰的天然石的特殊作用:“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工具,就把坛污秽了。”由于这一原因,虔诚的犹太教徒对耶路撒冷神殿的奢华不以为然[阿龙(Aron)]。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石头在万神庙里取代了至高无上的神。原始神克罗诺斯(即罗马神话中的萨杜恩)害怕他的儿子会把他废黜,因为他本人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并篡夺了他的王位,因此克罗诺斯吞食了他的孩子。但是他的妻子瑞亚用尿布包了一块石头,克罗诺斯吞下这块石头,因此儿子宙斯活了下来,长大成人后打败了他的父亲。后来在特而斐城宙斯把克罗诺斯吐出的那块石头竖了起来,上面涂着油,盖着一张羊毛做的网。这块圆锥形神石(Omphalos,希腊语,意为“脐”)被尊为世界中心。

在古希腊有关宙斯掀发大洪水的传说中,一对幸免于难的夫妇丢卡利翁和皮拉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大地母亲之骨”),石头变成了男男女女,本已被大洪水毁灭的人类又被重新创造出来。

宝石因为其颜色、光泽和持久性而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但是,用于建筑的石块也有重要的意义(“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

头”。《诗篇》第一百一十八章第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四十二节）。

在共济会的象征传统里，尚未成形的“天然石”代表学徒；他渴望成为“凿好的石头”，随时融合到人类的伟大结构（“神殿”）当中。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建筑行业，在修建雄伟的大教堂时，石雕是工匠们的头等大事。拱门上的拱顶石常常镌刻有大工匠本人类似如尼文的徽章。

在基督教的象征传统里，石头通常与古代犹太人的做法[用石头砸死犯了死罪的人（特别是亵渎上帝的人）]有关，例如，基督教的第一个殉教士圣司提反（St. Stephen）就是被乱石击死的；又如，忏悔者圣哲罗姆（St. Jerome）有时被描述成用石头敲打自己的胸膛以示悔罪。人们相信帕德博恩（德国）的利博里乌斯（Lilborius）会帮助那些患有肾结石、胆囊结石和膀胱结石等疾病的人，因此人们常把他和放在书上的三颗石头画在一起。

在炼金术的比喻里，点金石是炼金术士苦苦追求的东西，因为有了它，“一般的”金属就可以炼成金子。

在记录古代加冕仪式的文献里，石头（以及石头做成的王位）常被提到。例如在古代爱尔兰，据说有一块石头，正直的国王一触摸就会叫出声来。这块“学问之石”就在塔拉城的一座小山上，人们把它叫做法尔，而且传说那是英雄弗格斯（Fergus）的阳具（见男性生殖器）。塔拉还有另外两颗

石头紧紧挨着，普通人的手一般不能在它们之间的缝隙穿过。但是当这两颗石头承认了某人将成为未来的君主，就会为他让出一条路，使他的马车从它们身边经过（见战车）。当他来到法尔跟前时，这块石头就会使劲地摩擦他的马车车轴，以便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它尖厉的叫声[瑞斯兄弟（A. and B. Rees）]。原本用于苏格兰国王的加冕仪式的“烤饼之石”在1296年被搬至英格兰。在西敏寺它被置于加冕座之下，这象征着英国君主对苏格兰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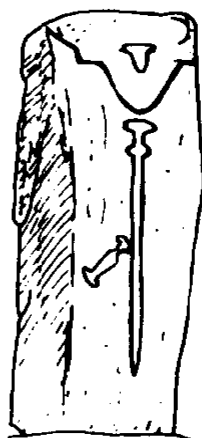
布列塔尼科里瓦尔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板墓。

人们可以移走裂缝之间的石头，让某人从中勉强穿过，这样就可以神奇地“除去”这个人的疾病及其他不适。另一种与石头有关的迷信是，不育妇女可以光着下身从石头上滑过，以期通过接触“大地母亲之骨”而获得生育能力。与此相似，法国布列塔尼有许多史前石板墓，古人称之为“热石”，他们相信不育妇女如果坐于其上，这些石头便会把它们威力传递到她们身上。它们的“热力”象征着生命活力以及生育孩子的能力。人们

还相信这些石头储存了来自地球的能量,并把这种能量传给那些与它们有接触的人。(见兀鹫)

考古学家 K. J. 纳尔(K. J. Narr)认为,用石头修建的坟墓理所当然地体现了一种让坟墓成为纪念碑的倾向,以及一种对永恒的安息之地的渴望;同时,如果说是一种使祖先与后代联系起来的愿望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也是很自然的事。史前的巨石纪念碑清楚地表明,它们是联系活着的人与已经去世的人极其重要的纽带;古人对祖先的崇拜往往体现在划出神圣的保护地、修建庄严的集会场所中——甚至还有用于膜拜祖先的巨石建筑,而这些巨石纪念碑正是这种复杂的祖宗崇拜传统的一部分。直至今日,到公墓去的犹太人会在墓碑上放一些小石子,以表示对死者的崇敬。

石柱 (menhir) 指状似方尖碑的直立“长石”(布列塔尼地区语言“men”意为“长”,“hir”意为“石”),只粗粗削凿或未经任何加工。在西北欧洲,自新石器以来一直流行用巨大石块粗略排列在一起,构成石头建筑,这肯定与一般石头所具有的耐久性有关(见岩石)。巨石结构显然是出自宗教意图,它们构成了世界上第一座陵墓,如布列塔尼地区的史前石桌状墓标(字面意思为“石桌”)或德国北部的“巨墓”(Hünengräber):人们建造这些巨石结构的目的是很可能是希望逝去的祭司和英雄们能通过显现



代表头颅、剑、匕首的石柱来自青铜时代的菲林托沙(科西嘉岛)。

来保佑整个部落。我们常常发现石柱的外观十分接近石桌状墓标——但石柱的建造目的和象征意义常引起人们的争论。一些人认为石柱象征“菲勒斯”(比较男性生殖器),能带来永久的丰饶,人种学家则认为它们是“灵魂的宝座”,埋葬在附近石桌状墓标下的人们的灵魂坐在上面或居于其中,看守着那一片土地。其他可能的解释是:石柱是“神圣之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标志,或者与其他宗教传统的木制杆子比起来,以石柱代表世界之轴更具永恒性。巨大的石柱如墓碑有时也叫做“石柱”,虽然它们与纪念巨石并无明显的联系。在卡尔纳克[Carnac,属布列塔尼地区的英尔比昂省(Morbihan)],附近成片的田地里立有排成行的巨石,比起真正的石柱,它们的形状和位置显然都不太规则,人们相信这些都是天文学上的标定点[(季节性的)就像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虽然这

一观点还未牢牢站住脚。这些石柱也可能用来纪念前赴圣地(重要人物的巨石陵墓)的朝圣队伍(见朝圣),或者是我们现在已无法知晓的某一宗教象征系统的一部分。

狮子 (lion) 像鹰一样,这种动物象征统治权,在纹章学中很重要,寓言故事称它为“百兽之王”。占星术中的狮子——狮子座——与太阳这一“行星”相对应;生于此星相的人们具有太阳般的个性。狮子座与太阳的联系可能源于狮子的力量,它的金棕色外表还有如太阳射线一般的雄性鬃毛。或是像鹰一样,人们相信狮子也能直视阳光而不眨眼。狮子的“雄性气概”使之成为大女神(西布莉、阿耳忒弥斯、福尔图娜)的异性同行,虽然偶尔也由母狮充当这种角色。在埃及,母狮是战争女神塞赫迈特(Sekhmet)的化身,而头上笼罩太阳光环的雄狮则是太阳神瑞(Re)的标志。远古时期的天空似乎是一头狮子,它每天在黄昏时刻吞下太阳;不过,狮子很快由奶牛或天空之妻努特取而代之。古代的神或半神半人,如赫耳克勒斯,常常战胜狮子——表现了人的智慧对兽性的征服。在犹太基督教的象征论中,狮子的形象互相矛盾:它代表犹太一族的力量,但也代表贪婪的对手,面对它,人只能寻求上帝的保护(“狮子窝里的先知但以理”)。基督教早期经文《自然哲学家》收有一些有关狮子的寓言,例如狮子用自己的尾巴扫掉留下的痕迹(“那

么,我的救世主耶稣也一样,这位来自犹太一族的胜利者消除他的精神痕迹,即他的神性”),或者,狮子在自己的洞穴里睁着双眼睡觉(“那么,我主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睡觉;但他的神性在圣父的右手里,绝不会睡觉,而是注视着一切”)。这些寓言也讲到狮子奇迹般地出生:“当母狮生下小狮时,它是死的,她在尸体旁一直守着,直到第三天,主来了,对着幼狮的脸吹气;……(母狮)在小狮对面坐上整整三天,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的孩子),可一旦她眨一下眼,小狮就永远不会活过来。”雄狮通过向幼狮鼻孔吹进生命的气息来唤醒它。“于是,那些充满疑心的异教徒在我主耶稣基督下葬和复活的三天里盯着他,他们自己(在精神上)也复活了……当雄狮这位活的《圣经》到来时,(圣灵)对它们吹气,给予它们生命”。以下是狮子的消极意义:基督徒应走上帝指引的路,避开狮子的诱惑,“就是魔鬼的诱惑:撒旦是隐而不现的,但他总以诱惑追捕人,然后像狮子一样一口吞下……”



狮子。伪-大阿尔伯图斯上的木刻。法兰克福,1531年。



狮子为百兽之王。引自《智慧书》，乌尔姆，1483年。

在炼金术的象征论中，狮子有时代表原始要素硫，其他时候代表成形的“点金石”，这时它是“红狮”。绿狮则象征一种能迅速导致溶解的强溶媒。通常，狮子的象征意义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是英雄个体，或是遍地游行的魔鬼（《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常被表现为击败寓意性动物如狮子、龙或王蛇的胜利者。他在《旧约》中的前辈是撕碎一头狮子的参孙。在东亚，人们是通过来自遥远异土的故事才认识狮子的；“狮”（shih）这个字来自波斯词“sir”。绘画和雕塑中的狮子形象与真实的狮子几乎完全是两码事。风格化的对狮看守着通向神圣处所的入口处：右边的狮子是雄性，爪下按着一只球或一颗珍珠；左边是母狮，抱着一头幼崽。在农历正月十五的“舞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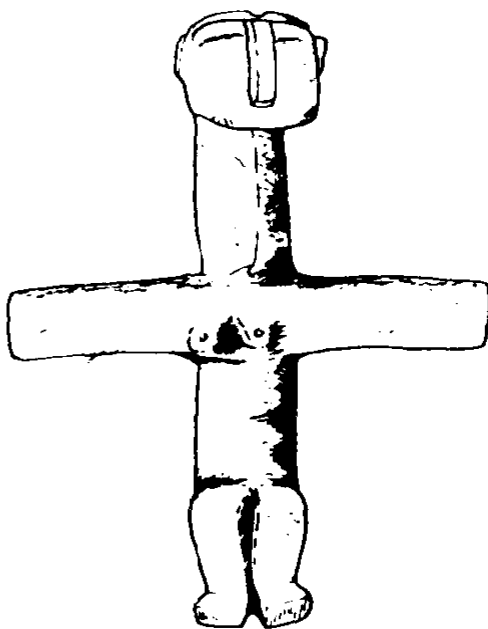
狮子在窝里迎接但以理。来自突尼斯博杰—龙尼的墓饰。

活动中，一个人举着狮头面具，上有金色眼睛和银色牙齿；人们要许下（小）笔钱作为礼物才能欣赏到这种“狮子”。骑狮人象征神力。在日本，狮子几乎完全失去它的自然外观：叫守门狮，或“护佛犬”，如在中国一样，它看守寺庙和神龛的入口。

在欧洲纹章学中，狮子——其重要性仅次于鹰——的形象常常是直立的（“跃立狮形”）或举起前爪，鬃毛耸立，张嘴大吼，整个身体出奇地瘦削而多毛；颜色常为红色或金色，吞头和爪子在色彩上相互映衬。作为“百兽之王”的狮子因象征力量和勇气而在中世纪成为一种流行的动物纹章。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纹章出现得愈加频繁，但它作为象征的重要性减弱了。对于以狮子为徽章的贵族们来说，狮子也不再那么明显地代表

荣誉和义务。在占星术世界里,作为黄道带第五宫的狮子座(7月23日~8月23日)是“火”相,与太阳和金有关,为“王”相。属狮子座的爱讲排场,喜欢阔气,非常自负,总想领导别人,但又天生是领导者,聪明且胸怀宽广——这些都是狮子座的典型个性。狮子在荣格派心理学中的象征意义与此动物在其他文化和派系中的角色基本相符。荣格派认为,狮子集巨大能量与恬静的自控为一身;它天生专横,攻击毫无抵抗能力者,且总能摧毁对手。出现在梦中的狮子“昂起它强有力的雄性脑袋,这一巨大而危险的力量足以惊呆梦者,使他刻骨铭心,即使对梦的象征意义并不了解,他多少也知道这意味着蕴藏体内的一种野蛮的巨力在寻求突围:只有新的人格才更能够抵抗冲动和急欲的猛烈攻击”(阿拜利)。

十字形 (cross) 在造型简单的象征物中,它流传最广,但其重要性绝不仅囿于基督教世界。首先,它代表空间上的核心,是竖(上/下)轴和横(左/右)轴的交汇点,将诸种二元性合为单一的整体,而且它伸出的双臂代表人。它的诸端点暗示四位一体(见四),或把交汇点包括进去(人的立足点),就成了梅花形或五位一体(见五)。像圆圈一样,十字形进入许多坛场(也见具)、庙宇和教堂的建筑。在多种文化表现宇宙的绘画中,十字形常常占据突出地位(见古墨西哥的《费吉维利-玛雅法典》)。《圣经》



2 $\frac{1}{2}$ 英寸的石制十字架小雕像,来自约公元前 2500 年的塞浦路斯伦巴-拉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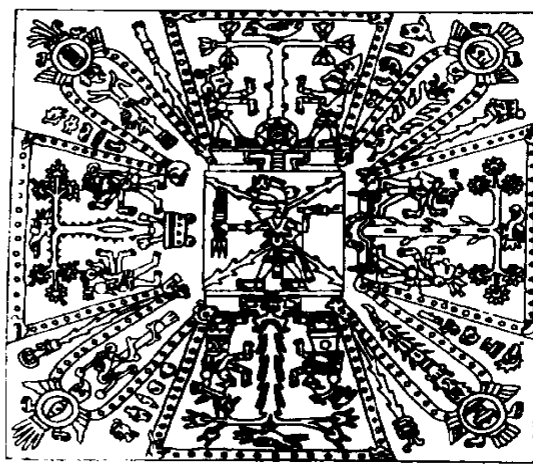
中的天堂有四条河流出,亦状似十字形。圆圈中的十字形除了象征宇宙观,也代表一年分为四个部分,十字形的竖轴连接顶点和底端,象征性指代世界之轴(也见树、山)。平放时,十字形把正方形平分为四份,这是罗马城的理想规划,即迪卡曼努诺街和卡多街(所有罗马营房的常见形式)在城中心交汇。即使到了近代,城市布局看上去也是传统的“正方形”;中世纪的世界概图常是十字形(如果不是丁字形的话),耶路撒冷位于中央。十字路口常被认为是生者之路和死者之路的交叉点,例如在不同的非洲文化中。为巫师和法师提供的行为指南建议他们一有可能就跨过十字路口,

显然是因为他们由于不知选择哪条路而耽搁了精神追求。

早期基督徒常常误解出现在异国文化中的十字形,如玛雅的帕伦克城(Palen-que)(尤卡坦)中的“叶状十字之庙”,庙里的“十字”实际上是一棵世界树,代表宇宙。基督教关于象征的思考把地理位置的十字形点状和耶稣的十字架相关联,例如在非基督教会的《宝洞之书》(见洞穴)中有下列的叙述:在天使的指引下,诺亚让儿子闪(Shem)和孙子麦基洗德(Melchizedek)把亚当的遗骨从埋葬他的洞穴里转移到地球的中点。四极在那里汇聚。因为当上帝创造地球时,力气用过了头,四方的泥土随着他用力纷纷流出,时而如大风,时而如微风。在那儿(地球中心)他停止用力并休息。拯球将要来到……当他们来到地球中心各各他(Golgotha)时,天使把这个地方指给闪看……那儿分成四部分,土地开裂成十字状,闪和麦基洗德把亚当的遗骨放进去……四部分合拢,掩盖了我们的先祖亚当的遗骨,外层泥土之门关闭,此地名为“头骨地”,因为全人类的头颅都放在那里……”与此叙述相一致的是,中世纪的耶稣十字架受难像常常把亚当的头骨和耶稣十字架的底部放在各各他。人们熟知的十字架的基督教象征是指处决耶稣的刑具,极度残暴的工具,不过通过再生,十字架又成了永恒的生命象征(也见钉子)。在基督教早期,人们还不大情愿接受作为象征的十字架,因为这种刑

具特有的形状暗示出邪恶的本质(也许可以与后来的绞刑架在人们心中产生的感觉作个比较)。随着时间推移(在巴洛克时代),十字架作为战胜死亡的象征才得到完全的承认。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有记载的时间是134年[叙利亚的帕林格拉(Palingra)]。非基督徒颇为看中具有怪诞风格的十字架,上有受难像,画在巴勒登丘(Palatine)(罗马)上,始于公元240年;受难者长着驴头,上刻“亚历山门努斯(Alexamenus)崇拜他的上帝”。锚的形状(U形弯片上立着一个十字架)也暗示了十字架。

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很可能是一个T形十字架(也叫“圣安东尼的十字架”),状似字母T,是神选的古象征,如《旧约》中就有提到(拉丁文《以西结书》:“给你画记号。”),形状近似锤子(托尔的锤子是日耳曼流行的护身符),在十字架上加圆圈或椭圆,就成了埃及的生命十字架[带圆环形十



十字形:十字形宇宙图。引自古墨西哥的费加维里—玛雅古箱。

字 (cruxansata)], 诸神 [如阿克那顿 (Akhenaton) 一神教的太阳神阿吞或法老] 手中常常拿着它。埃及基督徒 (科普特人) 认为带圆环形十字架象征通过耶稣的牺牲而获得永生, 九个世纪中有六个世纪的墓碑上发现这样的十字架, 今天, 那些声称继承“古代智慧”的群体常以它为标志。十字架有许多种变形, 每种都有不同的象征涵义, 但我仍要提一提 X 形的斜十字 (crux decussata), 据说使徒安德列就是被钉死在这样的十字架上 (史前的骨头被发现刻有这种十字架, 施以魔力便可抵御邪恶, 如“巫刀”被认为可以吓走暴雨女巫), 也要提提圣彼得得的十字架, 它的横轴贴近竖轴的底部, 因为使徒彼得据说是被钉死在一个倒置的十字架上。四个 T 形十字架组成的十字架最先出现在墨洛温王朝 (Merovingian) 时期 (公元前 500 ~ 前 751 年), 并以“礼拜仪式的十字架”进入宗教艺术。“俄罗斯十字架”的前身是刻有铭牌 (拉丁语 titulus)、底部由对角线支撑的十字架。Y 形的“烛花”或“叉形”十字架通常在底端分岔, 在古代象征“生命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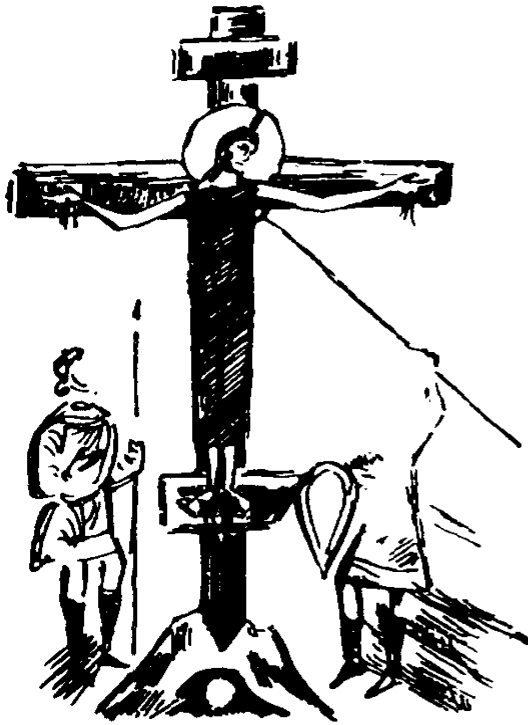
在纹章学中, 我们发现各种形状的十字架, 常含有具体的象征意义,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耶路撒冷十字架, 状似礼拜仪式十字架, 但在四角各多出一个十字架: 是十字军东征时耶路撒冷王国的徽章。五个十字架在一起指耶稣身上的五处圣痕。十字和圆圈结合, 十字顶端伸出圈外, 如凯尔特十字架, 叫“探求十字”或简称“探

求”, 它在中世纪用于表达骑士精神。“百合十字”是一种纹章, 十字的每一端都是一朵百合花, 或叫花形纹章。百合十字有一种变体, 即底端有尖头, 这种百合十字象征 1156 年成立于卡斯蒂亚 (Castile) 的阿坎塔拉武士教派。“箭形十字”指十字每一端带箭头, 是政治的象征, 在匈牙利叫“尼拉克勒兹特” (Nyilaskereszt), 成为三十年代民族法西斯党派的象征, 它意在使人想起马扎尔征服者所用的箭。纹章学中的其他十字包括树形十字 (即象征圣帕特里克的酢浆草十字, 见首蓓)、四乘十字、马尔他十字 (或圣约翰教派十字, 其四极呈扇形)、苹果十字。

十字象征的广泛应用在印加后裔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 (Garcilaso de la Vega) 的叙述中已有暗示: “在库斯科 (Cuzco), 印加统治者拥有一种淡红大理石十字架, 叫



十字形: 驴子讽仿耶稣受难像; “亚历山门努斯崇拜他的上帝”。来自三世纪的罗马格拉夫脱。



十字架：耶稣受难。选自藏于不列颠博物馆的拜占庭《诗篇》，10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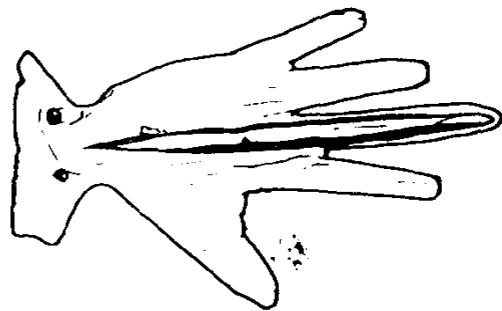
‘水晶半宝石’；无法说清他们拥有这种十字架的历史有多长……它状似正方形，长宽相等；第一方向约四分之三厄尔长，或更短，每一支架约三个手指宽厚；由单独一块大理石精工制成，四角光滑，闪闪发光，保存在王室的一间叫‘圣所’(huaca)的屋里。虽然人们不向它祈祷，但确实敬奉它，可能因为它美丽的外表，也可能因为其他无法言传的原因。”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废墟上有座正方形建筑，柱石上为一个类似的石头十字架，这种类似也暗示了不同的文化世界里都有这种基本的象征；十字显然是一种对称结构，使不同文化的人们有可能在时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手 (hand) 人体中手这个部分是最常见的符号。在旧石器岩洞画里，我们已经找到带有手形的图案，如在法国的夏加斯(Gargas)和皮克梅勒(Pech Merle)山洞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如南美，澳大利亚)的岩洞和岩石画里。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夏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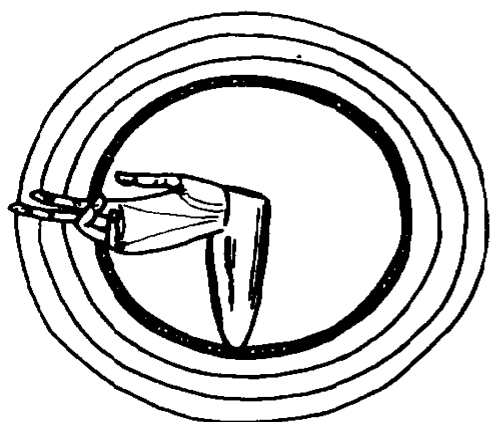
男性体形上放大的手。来自中世纪波斯尼亚鲍格米勒教派墓碑上的浮雕。

斯山洞有对扭曲的指关节及残缺不全的手的描绘，也许是为了纪念那些作出过牺牲的行为。手可以表达多种意思：比如握住或推开的手势可以表达肯定或否定的意思，因此它经常作为护身符出现，例如伊斯兰教中“法



用于警告偷葡萄者的铁手。南蒂罗尔，十九世纪。

蒂玛 (Fatima) 的手”。在闪族 (Semitic) 文化中“手”和“力气”是一个概念,都指统治者的权力,因而手是王室的象征。与手接触象征“神奇的碰触”;把手放在上面表示祝福并赋予所接触的这个人以个人的力量或能人的力量。握手表示友好的接受,也表明手上没有武器,举起或合在一块的双手表示祈祷,特殊的手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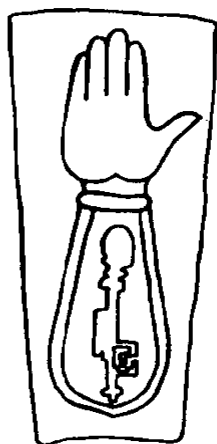


造物主之手。来自加泰罗尼亚圣克利门·德·塔乌尔的罗马式壁画。

姿势可表示起誓或祝福。在印度,传统的舞蹈方式包括对手势进行的一系列广泛的编码。在伊斯兰教中,五个手指的意思分别是:表明一个人的忠诚、祈祷、朝圣、禁食和宽厚。对中世纪早期巴尔干半岛上的鲍格米勒 (Bogomile) 教派而言,以墓碑上的手图案为例,指的是宗派论宇宙的“五大要素”。在基督教的肖像学中,基督被认为是“上帝的右手”,右手在其他的语境中也有正义的评价(如在魔术的符号语言中,与右手有关的是“清白的魔术”,而“通往左手的道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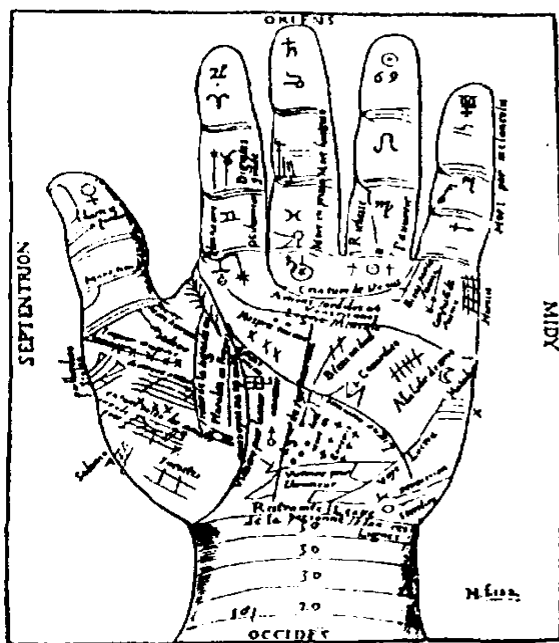
黑暗的)。将手盖在或掩藏在衣袖里是古代传统,表示对统治者的尊敬。人们相信被国王的手摸过就能够治好病。拜占庭 (Byzantine) 帝国的统治者举起的张开的手成了基督教祝福的手势。两只手举起表示转向天堂并接受这个人的祈祷(崇拜的姿势)。得到过祝福的物体是不能被没接受过祝福的手去碰的。右手的三个手指伸开(拇指、食指和中指)象征起誓“以上帝作证……”。很多与手有关的短语一般都不解自明:“向某女子求婚 to ask for a woman's hand in marriage; 摆脱控制 to get out of hand; 以怨报德或恩将仇报 to bite one's hand that feeds one; 洗手不干 to wash one's hand of the matter。”等等。

在共济会中,手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大教堂的文字纲领的制定,包括互助会成员的



手。来自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入口处伊斯兰教大门的护符。

相互认识及介绍新成员。两只缠绕在一起的手表示“兄弟般的友情”，而两只伸开的手常出现在信封口和共济会成员的手臂上，作为兄弟般关系的标志。不同美洲国家的土著人虽然在语言上是分开的，但仍可以通过手势语言进行交流。这种简单的手势部分是人类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像面部表情一般马上就能理解。对听觉受破坏的人所使用的符号语言部分取自这样的手势(见轻蔑的手势)。文艺复兴时期的纹章学中，手可以指“力量、踏实、刻苦、纯真和团结，正如在衣袖上就可看到的一样。手指伸展并张开的手表示不团结；握紧的手或拳头表示力量和团结。两手重叠在一块表示忠实和联合。我们用手吃饭，用手穿衣，用手安慰。我们用手去感谢所有



手：与星相和手相有关。插图。引自 J. B. 贝洛特的《作品》插图，1640 年。

人类已经做出的一切。”(贝克勒)手掌上的纹路，在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这就是手相术的学问，它始于人们对手和“象形文字”的联系所发现的类似的符号而产生的联想。吉普赛人特别会看手相，据称敏感的手相家只要看一个人的手，就能知道他未来的命运。

守护神 (genius) 在古罗马最初的拉丁语中，有一个有超自然力量的特殊人物。他像保护神(类似基督教的“守护天使”)一样陪伴每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古罗马对家神(lares)的祭拜与希腊保护神(daimon)是有相互联系的。在庞贝人家里的祭坛上，家神被描绘成一条蛇。在罗马帝国，这种概念发展成不仅个人、家庭，并且一个建筑物或一个城市都有保护神(即保护神所在地)。在文艺复兴时期，保护神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被一些特殊的人所称道，而且代表着一种特别的品质。在迫害女巫时代，人们相信魔鬼崇拜者对以妖魔形式出现的“好保护神”里有魔王的部分，而妖魔在巫术仪式上可被魔法招来，甚至在还未与魔鬼订约的情况下召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捷洛拉莫卡丹努(Girolamo Gardano 1501~1576)声称有一个保护神使他学外语容易，而且借给他一种超自然光，他能长时间感觉到它就在身边。

如今读者影迷们最熟知的保护神形象是中东传说中的保护神(阿拉丁和神灯)。

守门狮 (Karashishi) 守门狮是守护日本神殿大门(见火炬)的动物石像,又称为“护佛犬”。虽然这些“中国狮子”守卫的是佛教寺庙,但它们最初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教,当时的中国人从未真正见过狮子,所以这种守门狮跟西方人所知道的食肉动物比起来更像小狮子狗。人们都认为立在大门右侧的是公狮子,因为它开着



守卫日本神龛大门入口的守门狮。

嘴;而左侧的是母狮,因为它闭着嘴。守门狮的样子看起来并不可怕,反而有些可笑,但它们却象征威严和忍耐。据说当它们年幼时,母狮就要把它们统统从高崖扔下,只有最强壮的才能活下来。人们也相信守门狮能接住滚向它们的空心球并能将其灌满珍贵的牛奶。

手套 (glove) 手套常指手本身,身体行动和执行命令的部分,因而是表示权力和保护者的标记,也表示做

公事或造币的权力(指由当政的国王所赋予的权力)。骑士的金属手套也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当手套被扔下,表示接受挑战。在近几个世纪,以绅士的手套打脸,表示要求决斗。另外,手套还常象征有身份,不做日常琐事。在共济会纲领里,手套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们原是新会员给社团的礼物,后来被反过来送给新会员。如今,收到一双白色手套表示提醒新会员的手必须永远保持没有污点。而收到第二双手套,则是对被驱逐出社团岗位的“姐妹”表示致意。有时会得到三双手套:一双表示为社团工作,一双表示庆祝加入社团,而第三双为女式手套并带有章规:“永远不要让它们戴在不洁的或是一个荡妇的手上!”(1760年)。歌德(Goethe)将给他的女式手套送给了纯洁的夏洛特·冯·斯坦(Charlotte Von Stein)。类似的风俗在共济会正式成立前(1717年)已存在并在1686年成文。今天,下面的说法常和赠与手套联系在一起:“请将这洁白的手套送给你最尊敬的那位女子,那位有一天将成为或已成为你合法伴侣的人。”

鼠 (mouse) (拉丁语 mus, 希腊语 sminthus) 尽管(准确地说是因为)体形很小,老鼠在大众文化和观念中很重要,因此也在象征史中拥有一席之地。它经常被认为类似于灵魂:老鼠急跑如飞,几乎不见踪影,就像死亡瞬间灵魂脱离肉体一样快。据古代动物学家记载,老鼠有恐吓大象的本



鼠。来自后埃及的彩饰铜器。

领；两只老鼠会因繁衍后代而发生争执、打架；老鼠始见于埃及尼罗河的泥土中；老鼠的肝脏会因月亮盈亏而变大变小。这种胆小的动物喜好暗处，被认为有可怕的魔力和预言能力。它们的吱吱叫声和脚步声预示暴风雨的来临，它们啃咬宗教用具是叹息命运的残酷。人们认为老鼠富于挑逗性，它们因而与爱神阿芙洛狄特（维纳斯）一同出现在钱币上。佚名讽刺作品《蛙鼠之战》据说最早为荷马所作，是《史诗》的早期仿作。在梦中（如死亡一样）出现的老鼠代表梦者



鼠：食品室里的老鼠。选自《伊索寓言》，乌尔姆，1475年。

的灵魂离开肉体后又返回。因宾根（德国）哈托主教（Bishop Hatto）的“鼠塔”里啃吃他的老鼠据说象征那些因这位主教只顾满足自己的贪欲而被活活饿死的人们的灵魂。啮齿动物常见的最消极的形象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来，那就是它们不但破坏大量谷物[古代的阿波罗、斯明修斯（Apollo Smintheus）和基督教的圣格特鲁德（St. Gertrude）被认为可以保护人们免受这种侵害]，而且还跟家鼠一起传播鼠疫，因而总是与那些穷凶极恶、对人类怀有强大敌意的魔鬼联系在一起。在中世纪，“to mouse”意思是“掠夺”；在德国，被酒精弄昏了头的人们最容易看见“白鼠”（与英语中的“粉红色大象”和阿兹台克语中的“四百只兔子”一样）。在希腊，阿波罗·斯明修斯以射箭来抵抗鼠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看到这些贪婪的家伙就感到极度厌恶，”阿拜利这样描述作为梦之象征的老鼠，“一只老鼠不断出现在梦中预示着某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如果不是没有一点危险的话，就像‘老鼠’这个词在爱的喃喃言语中也会表达情感一样……如果与人体器官相联系，偶尔出现在年轻男子梦中的老鼠暗示女性性器官。齿动物偷偷啃咬东西在另一方面其意义也非同一般……”阿拜利继续道，大群老鼠经常出现暗示着“我们心灵或灵魂的碎片在脑海里，在我们生命深处黑暗的食品贮藏室里急速奔跑、扩散、百转不厌。”（也见家鼠）在现代喜剧和卡通片里，老鼠扮演不



鼠。威廉·布施作。

同往常的角色：它是弱者但聪明好斗，它能打败比它大得多的对手——猫，就像年轻的大卫打败巨人哥利亚一样。这种猫鼠在古埃及已存在莎草纸版本。

树 (tree) 由于树植根于土地但其枝杈直指天堂，所以树和人类一样是同属于两个世界的生物、上与下之间的媒介。在许多古代文明里，不仅具体的树木或整片树丛被尊奉为超自然存在物（神灵、鬼怪）的住所，而且树被普遍看做世界之轴，宇宙就是以它为中心组成一个有序的整体的一—例如，古代北欧的世界之树（又称“乾坤树”）和尤卡坦（Yucatan）的玛雅人心中神圣的贝吉树，后者在世界的中心生长出来而且支撑着苍穹：在世界的四个地区都有一棵这一种类的彩色树充当撑起天堂的支柱。伊甸园中长着禁果的树已为世人所熟知；对佛教徒来说，菩提树（佛祖释迦

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是“大彻大悟”的象征。古埃及人敬奉西克漠无花果，女神哈索尔（Hathor）就在这种树上给死人的（身长翅膀、会飞的）灵魂灌输兴奋液和营养物的，苏美尔人的植物之神坦木兹（Tammuz）被奉为生命之树。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梨树和桑树是神圣的；对特鲁依特人（Druids）来说，橡树是神圣的，而橡树又是日耳曼雷神及（希腊）众神之王宙斯的神圣标志。几乎在所在的古代民族中都有这种圣树，在某种程度上，那是大自然中真实的树，或是作为宇宙象征的理想之树。

在基督教的象征体系中，树象征着听从上帝安排的生命：树在一年中各个阶段的形态分别代表生命、死亡和复活，而没有叶子的或已死亡的树则代表罪人。据说基督的十字架的木料来自“智慧之树”，因此从那时起，信徒们便把它叫做“生命之树”，它常常被描述成长着枝叶，或被比作“耶



行星之树与两位炼金术士。巴西利乌斯·瓦伦廷奴斯的《水银》，1659年。

西(Jesse)之根”的家谱图。与树有关的象征以及对树的崇拜后来慢慢带上古老的自然神教的痕迹,此时的树已不仅仅给人们提供木材,而且被认为是神仙或被世人崇敬的人物的栖身之所。在树干上刻上圣徒的肖像(奥地利人称之为“向森林祈祷”)的做法与这种观念有渊源关系,圣诞树来历亦与此有关。圣诞树几乎已成为全世界的一种象征物,它用绿色和再生的希望抚慰处于严冬的人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圣母玛利亚被看成“生命之树”,她得到圣灵的保佑,并把果实——救世主——带到这个世界。正是由于这种联系,古老的乡村教堂——人们做礼拜的地方——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圣树”:圣母玛利亚三橡树、玛利亚的常青树、玛利亚的椴树等等;班贝格的主教埃索把十字架称为神佑之树:“你的枝条肩负着苍天的重担,你的果实甘甜无比,你的血因而变得更加高尚。”在西方基督教神话传说中,由于上帝的恩惠,枯死的树、树枝或木棍又重获生命的绿色。中世纪的雕塑把十字架当做长着枝枝的树,这种表现手法与树的复活象征有关,即树木在经过落叶和冬天的休眠之后将会迎来再生的春天。

犹太人有一个传说描述人类祖先亚伯拉罕每到一处都种上树木,但这些树木都不成活,只有迦南的一棵树长得挺拔高大。借助这棵树,亚伯拉罕能说出一个人是信仰上帝还是偶像崇拜者。如果这个人是上帝的信

徒,这棵树就会把枝叶伸到这个人的头上,给他带来阴凉;如果这个人是偶像崇拜者,这棵树就不会给他带来阴凉,它只让枝枝向天上伸展。然而,亚伯拉罕并不抛弃偶像崇拜者,而是想方设法使他们皈依上帝。“由于亚当吃了智慧之树的禁果,因此他把死亡带到了人间。但当亚伯拉罕来到这个世界,他用另一棵树拯救了世界”。《旧约》里说,树可以为人赎罪,这种观念大概来源于基督教十字架之树的象征传统。早期基督教文献《自然哲学家》提到印度的一棵圣树,鸽子非常喜爱啄食它的果实,而蛇则不敢靠近,连看见树的影子都要躲避。这棵树象征被称为“真正的生命之树”的救世主,他的果实养活了虔诚的信徒,而魔鬼则不能靠近。这棵树还出现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里,鸽子就是靠栖息在这棵树上而逃避了龙的伤害的。“这棵树的神圣果实就是圣灵的智慧,即我们在参加圣餐时得到的智慧。”(乌特克舍)

在伊斯兰的神话里,有一种树与



瑞典青铜器时代岩石画中的一些树形图案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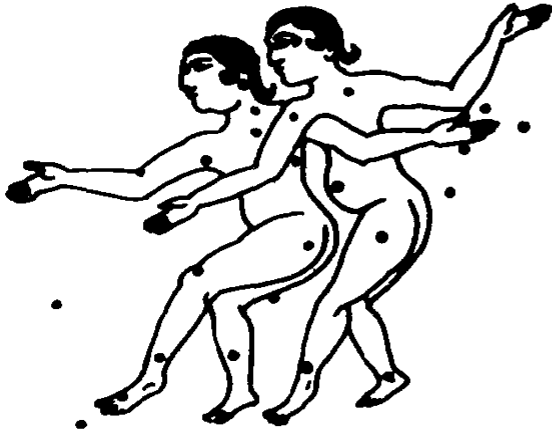
智慧之树(伊甸园)象征死亡。法兰克福,1531年。

人类重新获得的乐园里的树相反,它的叶子和果实是用来喂养被末日审判判为罪人和诽谤者的。“多刺的树叶和苦涩的果实会像熔化的矿石一样在他们的体内膨胀”[贝尔兹]。新乐园的花园里到处都是树叶浓密的大树,树上结着公正、忠诚的人都能吃的美味果实。伊斯兰传统中的另一棵树是世界之树,树叶上写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死亡天使(Israfil)收集按安拉的旨意落到地上的树叶,并从人间带走注定要死的人。(见死亡之象征,及轻蔑的手势)

双胞胎 (twins) 一些文化传统认为双胞胎是令人遗憾的天生巧合;通常情况下,其中的一个孪生儿在出世时即被杀掉,在一些地方(如西非的部分地区)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孪生儿在母腹内犯了某种乱伦罪。在别的

文化传统里,双胞胎被大加称颂,如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波吕丢刻斯(Pollux)和卡斯托尔(Castor)。根据柏拉图的描述,亚特兰蒂斯(Atlantis)这一岛屿王国的统治者也是一对对的双胞胎:阿特拉斯(Atlas)和加迪鲁斯[Gadirus,半人半神,加迪斯(Gades)就是为他命名的]、阿姆佛雷斯(Ampheres)和欧德蒙(Eudemon)、摩涅修斯(Mneseus)和奥托奇松(Autochthon)、埃拉西浦斯(Elasippus)和麦斯托(Mestor)以及阿兹斯(Azaes)和迪亚普列佩斯(Diaprepes)。也许这并非指“真正的”孪生兄弟,而是代表两个国王同坐一个王位的古老风俗[加那利群岛的土著居民也有这种风俗(见极乐岛)]。根据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说法,古希腊的迈锡尼人(Mycenaean)也有这种传统。除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斯巴达)以外,艾达斯(Idas)和利恩修斯(Lynceus)统治墨西拿(Messina),普罗图斯(Proetus)和阿克瑞修斯(Acrisius)统治阿尔戈斯(Argos),赫拉克勒斯(Hercules)和依菲克勒斯(Iphicles)统治蒂林斯(Tiryns),厄特俄克勒斯(Eteocles)和波吕尼刻斯(Polynices)统治底比斯(Thebes)。

双胞胎常常被用来象征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种是内向的:温柔、顺从;另一种是外向的:爱动、好斗。有的人认为双胞胎中一个代表凡人,另一个代表神。另外,双胞胎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构成一个不可战胜的完



公元 1009 年阿拉伯人画的双子星座图。埃尔·苏菲,公元 1009 年。

美整体,从而对宇宙秩序形成威胁,所以必须把他们消灭在这个世界上。

黄道十二宫(见星)的第三宫是双子宫(时段为 5 月 22 日至 6 月 21 日),这一“空气”宫代表二元性、分离、矛盾、相似、复制、重复等。双子星座是为北河二(Castor)和北河三(Pollux)两颗几乎同样明亮的星命名的。

在古中国,如果同一双胞胎是一对不同性别的孪生儿,这就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据说他们会结成一对“鬼夫妻”,因此是不允许他们活在世上的。但是,一对男性双胞胎有时被认为是神对人的虔诚的承认。

双壳贝类 (bivalves) 虽然拉丁语区分出个别的双壳贝类(如牡蛎、扇贝和船蛆),但泛指却要用“耳壳”这个词,也是“阴门”的意思。从某种象征意义上说,双壳贝类长期以来与

女性生殖器有关(也见珍珠)。冰河时代末期,双壳贝类成为沿海居民的主食,幸存下来的成堆成堆几码高的贝壳(丹麦语 Kjokkenmoddinger, 西班牙语 cheros)可以为证。在古印度,护持神毗湿奴手持海螺代表大海即生命最初的气息和第一个声音。庞培城壁画以维纳斯(阿芙洛狄特)从大海泡沫中诞生为主题,后来的波提切利(Botticelli)继承了这一主题,他把维纳斯表现为站在一只贝壳上,提香(Titian)的绘画也是同样的情景。因为与水有关,双壳贝类就与性象征及丰饶的内涵结合起来,自然也就成为爱神的标志。基督教象征论避开这一点,更喜欢把双壳贝类看做坟墓的象征,即死亡把人关闭起来,直到再生。双壳贝类被认为靠天露受精,这使它们成为圣母的象征(也见珍珠)。扇贝(拉丁语 Pecten Pilgrimea)象征朝圣者(见朝圣),是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罗赫(Roch)、卡尔曼(Coloman)大詹姆斯[(James the Greater) 西班牙语为圣地亚哥(Santiago)]等圣人的标志,最后一位在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神龕吸引许多朝圣者。扇贝也是大天使拉斐尔(Raphael)的标志,他陪同托拜厄(Tobiah)远途跋涉到米底亚[(Media)《托比特书》(Book of Tobit),第 5~12 章]。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里,我们读到“大自然顺从上帝之命,用坚固的墙牢牢保护贝类的肉,这样,它的壳就成了它的城堡”,



双壳贝类“婚配”海洋和天空。J. 博尔基乌斯, 1702年。

不过,蟹——象征将天真无邪引入歧途的邪恶——通过把沙粒塞进贝壳的扇叶来破坏这层保护,然后吞掉里面的肉(乌特克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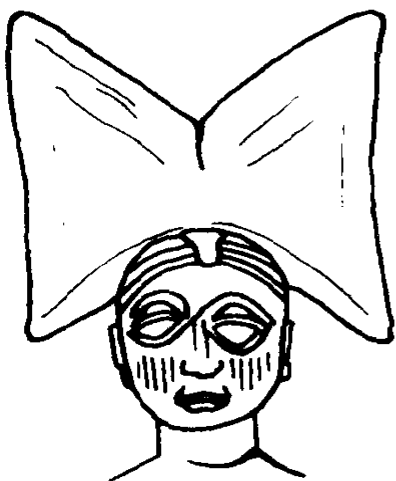
双蛇杖 (caduceus) (希腊语 karukeion) 转信天使墨丘利(赫耳墨斯)的权杖和标志,包括一根魔棒或传令官之棒,两条蛇缠绕左右,两头相向(比较阿斯克勒庇俄斯,双蛇杖常与他的权杖混淆,也见蛇),有时,双蛇杖顶端有一对翅膀。据说,此杖原本不是双蛇,而是飘动的缎带。象征学和精神分析学认为双蛇杖与双蛇相配,象征“菲勒斯”(见男性生殖器),事实上,动物学家已经注意到,在一些蛇种(如眼镜蛇)的交配仪式中,两条蛇会半直立起来。在现代,双蛇杖成为贸易和运输行业的象征,因其与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相仿,它也象征医药行业。在表现炼金术的绘

画中,象征燃烧与挥发双重性之平衡的要素硫和汞由双蛇表示。要素汞和转信天使墨丘利名称相同。不仅赫耳墨斯,黎明女神伊西斯(Isis)也有双蛇杖,因为她代表太阳。关于双蛇杖的古老神话按 G.S. 贝克勒[(C. S. Bockler) 1688]的如下说法得以重建:墨丘利从阿波罗那里得一权杖,当他带着它来到阿卡迪亚,“他发现两条蛇在互相撕咬,他把杖扔到它们中间,两条蛇即重归于好,这样,此杖被看成和平的象征,简单说就是通过友好平和的讨论来遏制并消除战争毒液。另有人把这权杖比作辩证法,它试图从争论的迷惑中分清是与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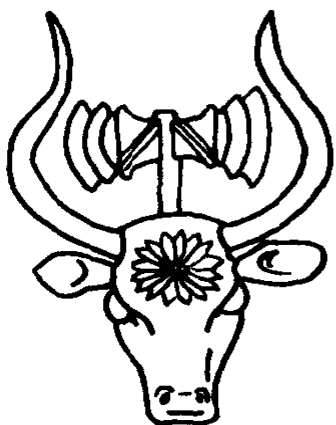
象征商业繁荣的双蛇杖和丰饶之角。卡塔里,1647年。

双头斧 (ax, double-headed) (希腊语 labrys, 源自前希腊语) 对称的双头斧是木匠的工具,荷马提到希腊人的敌人在战场上使用它。作为一



双头斧：尚戈舞蹈者的棒头。来自西非的约鲁巴。

种宗教象征，双头斧有特别的重要性，很可能来自磨光的石斧。据罗伯特·格雷夫斯认为，它起初与泰坦女神瑞亚(Rhea)有关，后来奥林匹亚山的众神夺走它，将它献给宙斯作为他的闪电。更早的时候，它在克里特岛米诺斯文化的宗教礼拜中就已经很重要。两刃磨光的半月斧刃暗示双头



双头斧：在公牛头上(拜克莱尼翁)。来自希腊的迈锡尼。

斧可能也象征阴历，但也有人认为它表示每一种力量都有可能是“双刃剑”。米诺斯宫殿以刻有双头斧的石块为基石，也许意味着宫殿得到神的护佑。作为武器的双头斧很可能起源于小亚细亚，传说中的亚马孙人常用它来战斗。现代女权主义文学认为双头斧象征月亮的盈亏，和母系社会相联系(见母亲)，后来才用作宰杀动物牺牲的工具。在罗马时代，战神朱庇特·索利迁努(Jupiter Dolichenus)以随身带斧作为自己的标志。埃特鲁里亚人的死神喀戎(Charon)也有类似的标志，不过他的更像把锤子。当西非的约鲁巴人用舞蹈纪念雷神尚戈(Shango)时，他们手持的仪式木棒类似东地中海地区古祭礼所用的双头斧。巴西黑人在举行供奉雷电之神克桑戈(Xango)的迷信崇拜仪式中也用木斧。新世界的这种仪式对约鲁巴原型作了修正[卡斯珀(Kasper)]。

束棒 (fasces) 是古罗马行政权威的象征，在现代则是政治的象征。在古罗马的公共场合，为高级地方行政官员和一些牧师开道的侍从们(开路的侍从官)每人手拿一把束棒和一条皮带。一位民选长官有六位侍从开道，执政官则有十二位。每一束棒中间是一把象征司法权威的刽子手斧子，而罗马城却没有这一标志，因为罗马市民对是否执行列刑有着决定权。作为象征的束棒来自使用双头斧的埃特鲁斯坎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Fascism)因束棒而得名。束棍或束棒

象征意大利社会不同阶层的集中权利；斧刃则象征绝对权威。



束棒：“害怕上升为恐惧”。J. 博斯基乌斯，1702年。

水（water）在许多有关创造天地的神话传说里，水是孕育生命的原始流体，但同时也是淹没生物，溶解物质的要素。很多神话讲述大洪水终止了万物的循环，毁灭了神不喜欢的生命。在心理学家看来，水象征由神秘生物占据的较深层次的自我（比较鱼）。水的象征意义非常含糊，原因是它既和生命与繁殖有关，又和淹没与毁灭有关。太阳每天傍晚都要沉下西海（Western Sea）的水中，以给冥界带去温暖，因此水又和来世有关。“地下水”常与原始混沌有关，而从天堂降下的水则象征来自上天的恩赐，这种恩赐能给人间带来生命的希望。漩涡（见螺旋）象征生的艰难与无常，静静流淌的河流象征按部就班地延续着的人生。在很多文化传统中，池塘尤

其是有泉水的地方被认为是仙女、水妖或各种能预言的（而且常常是危险的）恶魔的栖身之所。这也体现了水互相矛盾的象征意义。在圣餐上酒和水的结合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二元性——酒之“火”与被动元素水的交融，它代表了耶稣具有作为神与人的二重性（在塔罗纸牌里，对节制的化身的描写就包括了酒和水的结合）。在基督教的一些仪式上，水通常作为冲洗罪恶的净化剂（如洗礼用的水）。

水被用于对女巫的审判，因为人们相信“纯净”的水会排斥那些与魔鬼为伍的人。如果谁被怀疑从事了巫术，就会被五花大绑地投入水中；这个人如果沉入了水底，便被判为无辜，然后被人们用绳子拖出水面，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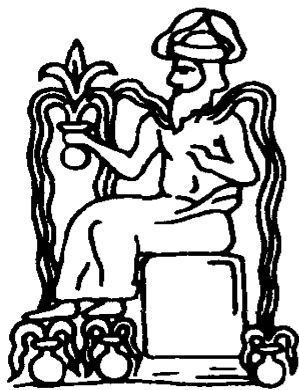


手执三齿鱼叉的海神尼普顿和妻子安菲特律特。卡塔里，1647年。

为人们认为犯有从事巫术罪的人会像软木塞一样浮起来。

圣水在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包括还没有与油(即圣油)混合的圣水和信徒在圣日得到的圣水——他们用容器盛上这种圣水放在自家门槛上,以便在画十字前用来湿润手指,旧时信徒还用这种水洒在房间的地板上。天主教徒普遍认为把圣水洒在地上可以帮助“处于炼狱中的可怜的灵魂”,并能使炼狱火的火势减弱,而那些可怜的灵魂就在炼狱中受尽煎熬,以洗清罪恶。

美洲的土著居民把来世看做一个水泽世界,大多数欧洲人对此都感到奇怪,但是这种观念很清楚地反映在尤卡坦(很可能是玛雅人)的陶制器皿上。阿兹台克人把雨神特拉罗克(Tlaloc)的乐园称为特拉罗克园(Tlalocan),这是一个比阴间舒服得多的地方。而凡人死后都被打发到阴间去(比较地狱)。中美洲土著居民的日历把20天作为一个月,而每个



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国王古迪亚的印章:水神和溢水的坛子。



中国《山海经》中的水妖。

月第九天的标志就是水(阿兹台克语 Atl, 马雅语 Muluc)——代表过度的雨水;水被认为是恶运的标志,预示疾病和发烧即将降临;它被画成一条带蓝色的“之”字形溪流,溪流的尽头就是波浪。在古代墨西哥人的象形文字里,水是“战争”(atl-tlachinolli,直译为“水/火”)的一部分,因此,“战争”本指水和火这一二元性中两种元素之间的冲突。

在很多文化传统里,人们特别敬畏从大地深处流出的水,认为这是地下的神灵赐予的礼物——特别是如果这种水是热的或因含有某种矿物质而具有特殊的疗病作用的。在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此类温泉的附近,人们已经发现了建于冰河时代的岩洞神殿;考古发现表明,这些温泉在古代继续受到同样的尊崇。在凯尔特人聚居地,温泉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被认为是大地母亲[如英格兰巴斯温泉附近的人崇奉的萨利斯(Sulis)女神]慷慨恩赐的一部分。将硬币投入泉水的风俗似乎是供奉水神的遗风。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愿望(因为大地、多产、财富等这些观念是互相联系的)。另外,虔诚的人相信水仙能使他们实现与水有关的心愿。因此水仙也受到人们的尊崇。(见水妖)



水按照上帝的吩咐从岩石中喷涌而出。
霍伯格,1675年。

天主教认为,宗教仪式上被圣化的水能够给人带来神的保佑,因为这种水既可净化灵魂又可孕育生命;但是,其他非欧洲的宗都[如帕西人的宗教(Parseeism)]也有同样的观念。在印度尼西亚,人们把圣水洒在处于迷狂状态的舞者身上,以使他们回到现实中来。在古代崇拜伊希斯女神的人看来,水具有净化作用。基督教徒认为,洗礼水可以洗去受洗者祖宗遗传的罪过,这样受洗者似乎获得了再生。古代墨西哥人对新生儿也施行类似的仪式:接生婆一边对婴儿施洗一边祈祷水会洗掉婴儿从父母身上带来的一切邪恶。在很多古老的文明里,有一种具有仪式意义的沐浴,既达到卫生的目的又含有各种象征意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包括:在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的前雅利安废墟里发现的人造浴池、印度教徒在恒河里的沐浴、希腊克里特岛上诺索斯人(Knossos)在举行祭礼前的净身浴、伊洛西斯(Eleusinian)秘密仪式前的净身浴以及古希腊人举行的类

似的象征性仪式。“对虔诚的人来说,一滴水就已足够,而汪洋大海也洗不掉邪恶者的罪恶。”古代墨西哥也有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净身浴:圣城托兰(Tollan)的祭司王在午夜要洗夜浴,特诺奇提特兰城(Tenochtitlan)有三个被视为神圣的澡堂。每到索契魁特扎尔节(Xochiquetzal)所有的人都要洗晨浴,谁要是没有做到就会染上性病和皮肤病。沐浴净身是伊斯兰教的规定之一,只有在没有水的地方(如沙漠),沐浴净身才可以用纯净的沙进行。

太多地谈论此类仪式会使我们过多地涉入宗教,从而偏离象征这一主题;然而,在此应该提一下古代欧洲人的一些相关的观念。据说流动的水——尤其是海水——可以洗掉所有邪恶的符咒;人们在祈求地下神灵的保佑时使用的是泉水,祈求天上的



水:基督教的浸礼。



水或雨神。伊朗，约公元前 2500 年。

神灵则使用雨水。用老普林尼(公元 23~79)的话说,晨露“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神药,可治眼疾、溃疡及肠胃疾病”;古代欧洲人相信,晨露是来自月光或者黎明女神厄俄斯(Eos)的眼泪。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露水象征上帝从天上洒向人间的恩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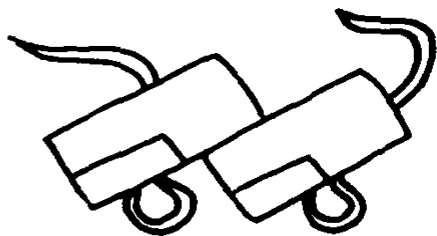
根据穆图斯·利伯(Mutus Liber, 1677 年)的说法,在炼金术中露水是用布采集的。但也许这里所谓的露水并非指晨露,而是指变化无常的水银(见硫和汞)。人们通常提到用“五月露”作为溶剂,“使之饱含大自然之盐”——尽管很难说清其中包含的寓意和观念。

按照分析心理学的象征理论,水——生命必需但无营养价值——也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它代表着人类生命之源(孩子就是从池塘或水井来到人的世界的),或代表一切维持人类生命的东西。水是一切无意识能量的重要标志——但当这种能量超出了极限,它将变成危险的东西(这种情形常出现在梦中)。尽管如此,只要水不超越束缚它的界限(如池塘、河流甚至海洋),它对人的身心都是有

利的,因此,正如许多神话故事所说的,它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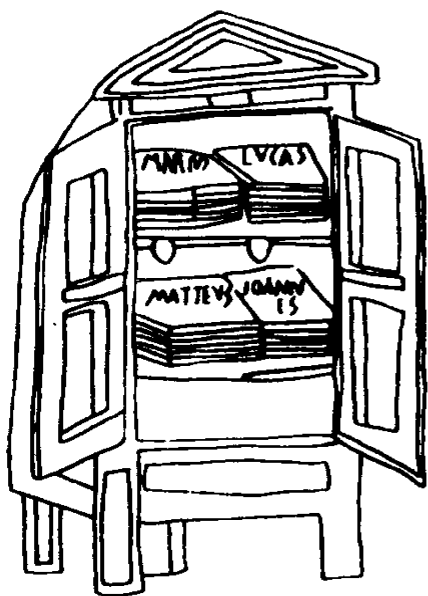
水晶 (crystal) 矿物世界壮丽外观的传统象征。每种水晶,特别是切割出来的宝石和自然状态的半宝石,都具有超越其物质性价值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它们吸引观者的目光,有助于沉思和凝神,和具的图像不无相似之处。水晶能折射或反射光线,能刺激敏悟者的想像力,能诱发在占星术中起重要作用的幻觉。不过被说成千里眼的“水晶球”在今天已无矿物质成分:通常是透明玻璃,尽可能接近完美的球形。在基督教中,石水晶本身不是光源,但会因光线照射而闪闪发亮,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因为水晶有实在的物质形态,却又是透明的,它代表“囿于肉体中的精神”。(也见钻石)

书籍 (book) 文化和宗教发达的象征,是展现智慧的容器,被称为“圣书”。伊斯兰教是“书”的宗教,在这点上,它胜过基督教:虔诚穆斯林有义务一遍遍阅读和抄写《可兰经》



书籍象征古中国的八件宝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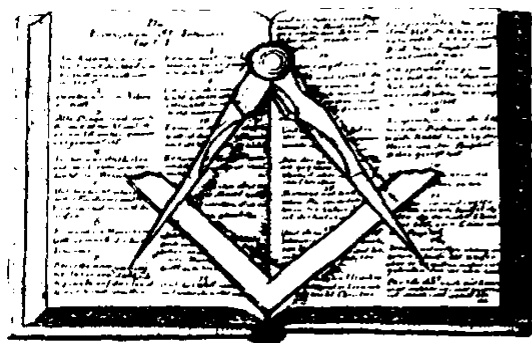
(Qur'an,意为“阅读、背诵”),不过穆斯林也会接纳书之宗教即犹太教和基督教(天启宗教)的信仰者,只有当他们在穆斯林的统治下愿为宗教自由付出代价时,就像摩尔人统治西班牙时穆扎赖卜基督徒那样。犹太人每年都研读《托拉》(摩西五书)。在基督教世界中,很早就有抄本(书页用胶粘合的书籍)和卷轴(拉丁语 vohamina),后者常出现在使徒手中,他们从耶稣那里接受这些作为他的教海的象征物。不过四位《福音书》作者(连同他们的象征物)似乎都具有现代写作意识。最后审判中的最高法官(希腊语 pantocrator)的形象是:手中拿一本记录人类全部所作所为的册子,封皮上写“阿尔法和欧米加”。



书籍:放有四《福音书》的书架。引自五世纪拉韦纳的加拉普拉西狄亚的坟墓镶嵌画。

《启示录》被认为是一本“有七封印的书”,只有得到神启才能解密。在天使报喜的场景中,圣母玛利亚在阅读或翻阅《圣经》(《以赛亚》第七章第十四节:“看,一个贞女将怀孕”)。先知约翰吞吃《启示录》是神示内在化的首要象征。学者型圣人常常随身带书[如伯尔纳(明谷的)、阿奎那、凯瑟琳(亚历山德里亚的)和《福音书》作者],同样地,拿卷轴的西比尔(the Sibyls)暗喻天文学和信仰。

犹太人的神秘主义到了如此的地步,连人类始祖亚当手中也有一本书。在十三世纪的《拉西尔书》(希伯来语 Sepher Razielis)中,天使拉西尔(Rasiel)出现在被逐出天堂的亚当面前,告诉他:“我来是送给你获得纯洁教海和大智慧的洞察力,使你熟知这本圣书。……亚当,拿出勇气来,别着急,也别害怕。从我手中拿走这本书,好好用它,因为从它那里你会获得智慧和知识,并把它传授给任何够资格、注定要接受智慧和知识的人们……亚当,切切使它保持圣洁。”传播高等知识显然只有依靠源于高等境界的书的帮助才能成为可能。在古代中国,书是学者身份的标志。婴儿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堆东西(包括银子、钞票、一只香蕉),如果他们什么也不拿,单单去拿书,这就预示他们要成为学问家。孔夫子的四本书和“五经”(见易经)特别受敬重。有资料表明中国历史上不断有焚书事件(如公元前 213 年的秦朝,由大臣主办),目的在于“勾销”被认为已经泛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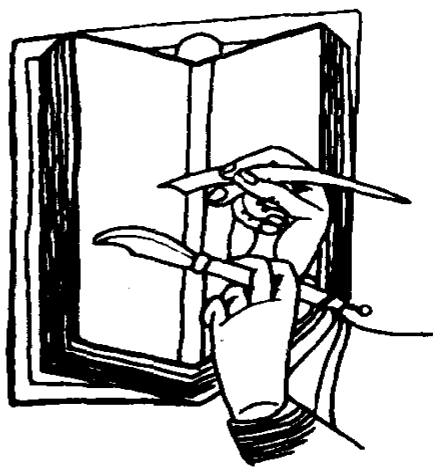


书：作为共济会象征的《约翰福音》，圆规，直角尺。约1830年。

灾的教义传说，只有编年史和生活书籍才允许保留。古墨西哥也崇奉书籍，有些幸存至今（包括博尔吉亚古手抄本、颂赞歌古手抄本、墨西哥文多波内西斯古手抄本）；阿兹台克第四位国王伊兹科特尔（Itzc-oatl）（1427~1440年在位）命令焚书，消灭其他阿兹台克民族和城邦的传统文化，只留下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an）独自辉煌。在传教时期还有进一步的传统文化的毁灭：提斯库科（Tezcuco）的主教胡安·德·苏马拉加（Juan de Zumarraga）主持过一次这样的行动，或1562年在马尼城（Mani），尤卡坦的迭戈·德·兰德（Diego do Landa）主持焚毁无数玛雅人的抄本。

共济会的《圣律书》（即《圣经》）和律典《大会场》并列放在会堂的讲坛上（这是两道“大光明”；其他的还有木匠的直角尺和绘图圆规）。在纹章学中，打开的书常作为大学城的徽章，也出现在康斯坦丁时期德国城市的编年史中。威尼斯圣马克广场的狮

爪捧着一本书（即圣马克的《福音书》）。德国城市波鸿（Bochum）以书作为它画谜般的标志。书在梦幻经历中也很重要，圣女贞德（1412~1431）是个文盲，但她以自己的梦幻经历反对神学的书本知识：“我主有一本书，没有牧师读过它，但他却有可能是位称职的牧师。”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也赞成读“自然之书”胜过理论学习。今天书的基本涵义（如在梦中）是积极的：“对无意识来说，自然和智力是生活的伟大力量。书籍最适合做智慧的容器。有时它笨重、破旧，但字迹醒目：这就是生活之书。”（阿拜利）在基督教世界，《圣经》被称为“书中之书”，“圣经”这个词来自“biblia”，是“biblios”的复数，意为“书”，而“biblia”这个词又源于腓尼基的比布鲁斯城（Byblos），它是古代最重要的莎草纸（即今天的纸）贸易中心。



书籍：用羽毛管和旧墨水瓶写字的图画。约1170年。

水妖 (water spirits) 人们常把鱼描绘成具有超自然的特征,而水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水妖象征水的活力,尤其体现了水作为生命之源的地位——这也说明了水在“阴”(宇宙的一半)中的传统地位。对分析心理学家来说,水妖——有时为阳性但常为阴性——是无意识中的某些现象的化身。在古代印度教的神话里,水妖本来是跟随因陀罗神(Indra)的天上舞女,但当她们来到人间用花言巧语阻止苦行者的修行时,她们便住在水



沐浴中的水妖梅鲁西因。插图安特卫普,1491年。

里(通常是莲塘)。水妖乌尔瓦希(Urvashi)与国王普鲁阿瓦斯(Puruavas)的爱情故事被迦梨陀婆(Kalidasa,约公元前500年)描述得引人入胜。在欧洲的文化传统里也有类似的神话传说,只是凡人与水妖的婚姻很少有长久或美满的。这些水妖通常以美人鱼的形象出现,因此她们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她们迷人的魅力来自于她们优美的歌声以及她们金黄色的长发[她们用金黄的梳子梳头,如莱茵河里的洛勒赖(Lorelei)]。她们就是以美貌和歌声迷惑航船船夫,使船触礁沉没的。在很多民间传说中,水妖非常渴望嫁给凡人,以获取灵魂(因为她们和其他所有的妖怪一样是没有灵魂的),中世纪欧洲人笔下的美人鱼的祖先是希腊神话中的那伊阿得(Naiads)、涅瑞伊德(Nereids)和塞壬(Sirens)——



海洋女神伽拉忒亚。卡塔里,1647年。

她们被描写成羞涩的仙女,但又有极具诱惑力的相貌。

在炼金术的象征体系里,有鱼尾的美人鱼代表处于分离状态的硫磺和水银的二元性。

在纹章学里,家族徽章上的美人鱼象征家族的男始祖与美人鱼的婚姻——如前所述,尽管人们相信这种



海妖斯库拉——航海者的灾星。卡塔里,1647年。

结合通常并非长久。

宝瓶宫(Aquarius,该词源于拉丁语词“运水车”)是黄道十二宫的第十一宫(位于双鱼宫之前,见星),它因所谓的“自由和博爱的新时代”(the Age of Aquarius)而为人熟知。据说出生于宝瓶座时段(1月21日—2月19日)的人倾向于神秘,而且渴望来去自由,这种人喜欢探索沟通意识王国和无意识王国、凡人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之间的联系。

数字 (numbers) 在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公元前六世纪)看来,数字是一把掌握宇宙和谐法则的钥匙,因而也体现了神的旨意。振动的弦可以构成美妙的和弦而给人以“和谐”的感觉,而这些弦的长度是可以由数率来表达的。通过这一发现,我们开始了用数字来分析我们对世界的最初感觉。每一种存在形式都可以用数字来表达,这些数字可以说是隐藏在浩瀚宇宙中等待我们去发现的“神的原

型”。毕达哥拉斯定理为我们提供了例证。这一定理揭示了分别以直角三角形三条边为边的三个正方形之间的关系(起初看起来,这有些不可思议)。数字并不是盲目地被投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它们在各个均衡的系统中以一定的次序聚集在一起,就像水晶或音乐和弦的组成方式一样,是遵循一种适用万物的和谐原则的”[凯斯特勒(Koestler)]。数字不应被看做量度单位,而应看做是一种起源,“有支配性、永存的、固定不变的,从内部把所有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结合力”[非洛劳斯(Philolaus),公元前五世纪]。同样,那些遵循数字模式周期运行的宇宙天体必定给过古代人以某种启示,即数字并不简单地是人类所发明的安排万物的工具,而是宇宙的基本现实,是超人力量的“绝对的”(确切地说是“独立的”)表现,因而成为众神的神圣象征。对诺瓦利思(Novalis,1772~1810)来说,数字学是神秘的:“似乎不论是从自然的观点还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数字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性。难道世上的一切事物不是如此意义非凡、如此对称、如此奇异地相互联系着的吗?难道上帝不会像他存在于各类学识中一样,也存在于数学中吗?”和古人一样,诺瓦利思也不把数字看做是人类的一项实用性发明,而把它们看做是一种绝对性的象征,对那些能够欣赏数字,能够理解“宇宙之乐”的特殊和谐的人们来说,数字具有特别的美感。按照这种传统,有些数字确实是

“神圣的”，尤其是被视为创造者的最基本的“一”，通过展开和剥离，“一”产生出二元性(如见阴和阳)。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反命题是通过综合连接在一起的，因而数字“三”给人以完美和神秘(见三位一体，三角形，三神一位)的无尽联想；人们常说“第三次准灵”(“the third time's the charm”)，而神话中的英雄们必须要完成三件大事方可证明自己的伟大。男性和女性这一二元性只有在母亲、父亲、孩子的三人组合中才变得完美无缺。



数字：状似三曲腿的“喇叭”图案。发现于中世纪早期的爱尔兰。

数字“四”并不是从二元性的简单叠加中得到它的基本意义的。荣格认为天主教关于圣母玛利亚肉身升天的教义(这对许多现代基督徒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体现了试图在“男性化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掺入女性因素，使之成为一个规则而丰满的新正四边形。我们描绘这个世界所用的坐标也是以数字“四”为基础的，这(可能)源于四要素或四方位，但在古中国人眼里还存在着第五个

至关重要的方位——坐标系的“源头”，即中心点。所以，在古代中国，“方位”指的是“五”，而不是“四”(见五角星形)。数字“六”在六角星形中也是一种象征，“所罗门的封印”、大卫之星都是它的代表符号。“九”(三的平方)是用来表示天使等级总数的数字，也代表了中世纪宇宙学说中宇宙天体的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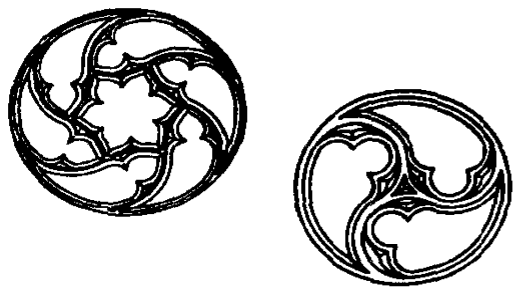
“十”和完整与完美密切相关：摩西十诫， $1+2+3+4=10$ ，自身的数目表示自身的位数， $1+0$ 是1，一个整体。这些象征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每一种文化当中，因为数数是从数十个手指头开始的。在希伯来神秘哲学中，十个“sephirot”(神的化身)被想象成一棵扎根于天堂的树，树枝一直伸到大地上，这些树枝代表了上帝的十个秘密名字：Eheie, Yah, El, Elohim, Eloi, Gibor, Eloah, Jehova, Sabaoth, Elohim, Sabaoth, Shadai 和 Adonai。

数字“十一”(中欧人称为“十三”)通常带给人不好的联想。“十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数字(黄道十二宫，以色列的部落总数，基督教的十二使徒，十二进制；也见荷马)。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希腊的万神殿里就有了十二主神，他们是宙斯、赫拉、波塞冬、德墨忒耳、阿波罗、阿耳忒弥斯、阿瑞斯、阿芙洛狄特、赫耳墨斯、雅典娜、赫斐斯塔斯和赫斯提[常称为狄奥尼索斯(巴克斯)]。在雅典，有一个祭坛专供“十二主神”。

“十三”总是一个倒霉的数字。赫

西俄德告诫农民们不要在十三号开始播种。在古巴比伦,有十三个月的闰年用一只“倒霉的渡鸦”来标记。人们相信,魔鬼总是和十二个巫婆一起开十三人聚会。

“二十四”是一天的小时数,也是《启示录》中的长老的数目。在希伯来的神秘哲学中,“二十六”是组成那个伟大的四字词的四个字母的位数总和(YHWH:10+5+6+5=26)。“三十三”是耶稣去世的年龄,《神曲》中的每一部都有三十三篇长诗(《地狱》除外,它有三十四篇,这样三部加起来正好是一百)。拜占庭的“神秘梯子”的级数也正是三十三。



数字:圆窗上的哥特式图案,为数字3和6的变体。

“四十”代表斋戒、苦修和隐居。《旧约》中描写道,刚生下男孩的女子必须要四十天的独处和斋戒(生女孩的时间还要加倍,参见《利未记》第十二章第一到五节)。古希腊人要为死者举行四十天的丧葬宴会;《圣经》中的那次大洪水延续了四十个昼夜;摩西为取十诫在西奈山等了四十天;以色列人在沙漠里生活了四十年;耶稣在受洗后斋戒了四十天;大斋期一

共有四十天。圣奥古斯丁认为四十就是我们从现在到来世的旅程。

在《旧约》中,数字“五十”表示“大赦年或五十年节(七个安息年后的一年,每五十年或 $7 \times 7 + 1$ 出现一次)。在这一年里,债务一笔勾销,奴隶获得自由,土地归还原主(《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八到二十八节)。在宗教历法里,五旬节(希腊语“第五十”的意思)被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

数字“七十”由具有神圣意义的七与十相乘而得,让人想起希腊文《旧约全书》(Septuagint,在希腊语中,这个词表示七十,因为按照古说法,《旧约》的希腊译本是由七十或七十二个学者在七十天或七十二天内完成的)。四旬节(大斋期前的第三个星期天,象征随后的七十天)。同样,七十也是除了十二使徒外,耶稣的门徒的数目(《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十七节;在一些手稿中是七十二)。

其他数字的象征意义源于天文数据或历法中的周期。阿兹台克人和玛雅人的宗教年里有二百六十天,它的日期每五十二年与一年有三百六十天的太阳历正巧吻合。这五十二年被称为“苏伊莫尔皮利”(73×260天=52×365天)。

其他文化也把数字看成是有象征意义的要素。对古代中国人来说,“一万”意味着无穷无尽,因而皇帝被称为“万岁”,表示希望他长寿,从大约公元700年起,“万”字被用来表示无穷大的数目,而在西方则用横放的

8 来表示,这使人们仿佛回到了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也见《易经》)。

E. 斯陶佛(E. Staufer)令人信服地把《启示录》中的数字 666 和多米蒂安(Domitian)皇帝刻在硬币上的面值联系在一起。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和中世纪的希伯来神秘主义学者对数字极感兴趣,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和希腊字母都有其数字上的含义。“数字均等原则”暗示了名字和相应数字的内在联系。“Abraxas”和“Meithras”都让人想起 365 即太阳年里的天数。希伯来语中的“Vehenna shalisha”(意为“瞧,三个男人”)一词在《创世记》第十八章第二节中同样也有其数字上的含义:701,即“Elo Mikael Gabriel ve Raphael”(“他们是米迦勒、加百列和拉斐尔”)。希伯来神秘哲学中的这种数字推想技巧叫做“gematry”。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仍旧追寻这种互通对等。赫拉巴图斯·毛鲁斯(Hrabanus Maurus,公元 776~869 年)写道:“因而《圣经》中隐藏了许多只能用数字学才能解释的秘密,也只有那些懂得数字学的人才能读懂它们,所以,每一个想要更深理解《圣经》的人必须首先努力学好算术。”如此说来,“神圣的数字”为我们揭示了天地万物的构造,从混沌初开到现在,它们就一直融入于神学院的神秘传统中。

四 (four) 如果我们注意将数字四与数字三作比较,就会发现四的象征意义比人们最初认为的要多。四和

十字形及正方形有关;有四季、天堂和四条河、人的四种性情、四方位、《福音书》四作者、四位伟大的先知(以赛亚、耶米利、以西结、但以理)以及教会四博士(奥古斯丁、安布罗斯、杰罗姆和格雷戈里),不过,最重要的是上帝名字中的四个字母,用希伯来四字符号直译为 YHWH 或 JHVH,常读作“耶和華”(Yahweh, Jehovah)——不过虔诚的犹太人过于尊敬这个名字而不愿把它读出来。



代表四季的丘比特。

在古中国,皇宫有四座大门(皇宫位于“中央”,即第五方位或中国“版图”的中心地带);传说中四海环绕中央王国——王国有四座高山(其名对应朝廷的四种主要贵族头衔)。一年分为四季,每季有四乘二个星期。传说中四个君主保护玉皇大帝这个中国传统宗教中的最高神。人们用四种护身符击退邪恶的侵袭。四艺即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为笔、墨、纸、砚。四德是清廉、谦逊、责任和重礼仪。“四种高尚真理”构成佛教之基石,而毛泽东时代批判的“四旧”是:旧的封建文化、封建习惯、习俗和思

想传统。

美洲的情况类似，四是宇宙的核心原则。玛雅人有四种颜色和自然年的四种“记法”。在阿兹台克人的宇宙意识中，四株世界树（与玛雅人五彩缤纷的爪哇木棉树不无相似之处）支撑天穹。“四方位据说是风的发源地，悬着四个巨大水罐，倒出的水就是雨”〔安德斯(Anders)〕；另外还有逃过了“毁灭世界的大洪水”（比较大洪水）的四方之神(Bacabs)。

斯芬克斯 (sphinx) 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女怪，吉萨的狮身人面塑像(高 187 英尺)更使其为人熟知。尽管人们对吉萨的塑像作了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猜测，但它的建造年代也并不能追溯到地球的初始时代，那是法老切佛伦(Chephren, 约 2600 年)的塑像，塑像用狮身来象征他天下无敌(据说“百兽之王”是用来表示统治



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卡塔里,1647年。



两英寸高的斯芬克斯。约公元前 500 年小亚细亚的象牙雕像。

者统治天下的权威)。古埃及其他国王〔如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阿美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et)〕也有类似塑像，而王后的此类塑像并不多见。

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人面女怪源于一童话主题。这一魔怪藏在路边，发现有行人路过，便叫他们猜她的谜语，猜不出者即遭其吞食——后



斯芬克斯：头像为海特奇普苏特王后。约公元前 1490 年。

来俄狄浦斯的智慧战胜了她。因此，斯芬克斯及其“神秘的微笑”后来成为风格主义艺术家和巴洛克画家及雕塑家热衷的题材。

死亡之舞 (dance of death) (法语 *danse macabre*) 象征性地表达这样一个观念：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再无社会地位之分，其一系列的动作[如荷尔拜因(Holbein)实行的]可能来自西班牙教会惯例。死亡之舞的突出表现为人们不分长幼尊卑一律要与骷髅狂舞(或在舞中被领走)：社会地位高的通常拒绝跳舞的邀请，而穷人往往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舞蹈的主题在中世纪后期盛极一时，后来因为对“在生活中我们被死亡所包围”(“*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这一观念有了更平和的描绘才渐渐淡化。当传染病(霍乱、脉鼠疫)席卷欧洲时，对死亡之舞的描写常常是屡见不鲜。

死亡之象征 (death, symbols of)

在巨石坟墓的墙上发现的同心圆表示东西扔进湖水里荡起的涟漪，似乎象征灵魂沉入死亡的水中，人们曾相信死者来世将生活在环绕生者世界的海洋或河流中，这也许能解释岩画中常出现的死亡之船，它们用来运载亡者到达另一世界。在埃特鲁斯坎人的葬画中，海豚和海马背负死者灵魂去到极乐岛，后来，它们常为长相酷似魔鬼的神灵所替代[如拿着双头斧一样的锤子的喀戎，或拿蛇的图丘

察(Tuchulcha)]。古代建墓者常以显著位置刻画蒙头的哀悼妇女或手拿低垂的火炬的神灵，或象征睡眠的芙蓉花荚(见索莫纳斯，萨那托斯)。关于死亡更常见的象征是骷髅和头盖骨(后者亦是阿兹台克日历中的第六日符)，但死者“枯干的骨头”也象征即将到来的再生：“枯干的骨头啊，要听耶和華的话……看，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骨与骨聚拢，互相联络……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



死亡：掘墓人，尸体。科莫迪拉陵寝，来自基督教早期罗马的科莫迪拉陵寝。

第四到十节) 自中世纪以来，“活骸骨”就在死亡之舞中扮演角色，这种舞蹈把死神表现为不偏不倚的平等主义者。死亡之船的古老象征进入希腊艺术，成了有锚、十字架(当帆用)和鸽子(像诺亚的鸽子，不过在这里它领路向天堂)的“宗教船”，作为和平象征的橄榄枝也在其中，还有蜗牛



死亡：包括木匠的直角尺和制图圆规的共济会象征。

(睡在坟墓一样的壳里)、再生的传统象征物蝴蝶；再加上花冠，象征虔诚的尘世生活在天堂获得回报。死神的弯刀(见镰刀)代表与生命的绝断，有时他也拿着弓和箭(死神的武器)或沙漏(也见克洛诺斯)，表示人在世间寿命之有限。垂柳也大量出现，特别是在罗曼蒂克时期。在西方，死亡的象征色是黑色，在远东则为白色。(见百合)

在伊斯兰教神话中，人的死亡由死亡天使伊斯拉菲尔(Israfil)象征，他站在安拉的宝座旁，拾起世界树掉下的叶子，上面写着安拉降临死亡的人们的名字。伊斯拉菲尔随即变成各



死亡：骨灰盒，垂柳。A·安德生(1775~1870)作。

种化身，造访那些要死的人：“在亚当面前他是一头山羊，在亚伯拉罕面前是一个病老头，在摩西面前则是个强壮严峻的男人。”[贝尔兹(Beltz)，1980]是伊斯拉菲尔(《圣经》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提供了创造人类所必需的七色土，因此，安拉许诺，每一个人死后，伊斯拉菲尔可以保留他的遗骸。

在塔罗纸牌中，第十三张牌是死神：一个拿着弯刀或弓箭的骷髅，常穿着修道士的衣服或作为“天启的骑士”。这张牌被认为是一种预兆，预示“死亡、损失、变化，旧的让位于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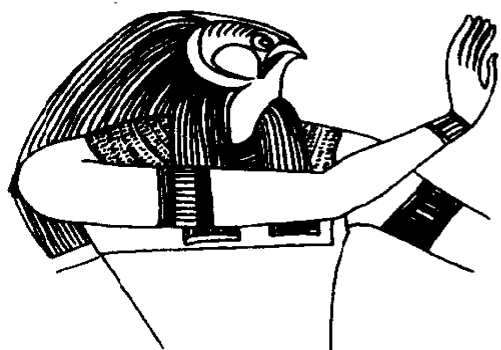
松鼠 (squirrel) 这是曾经遭到人们怀疑的动物。北欧神话中名叫“鼠牙”的松鼠在“乾坤之树”(据说此树为大白蜡树，它根深叶茂，接天入地，连天、地、黄泉为一体)中上蹿下跳，分别在鹰和巨龙尼德霍格(Nidhogg)的面前重复它们各自说的



松鼠。木刻，伪-大阿尔伯图斯，1531年。

有关对方的坏话,以挑起它们之间的不和。松鼠和火神洛基(Loki,冰霜巨人的后裔,性情乖戾,常与其他神争吵不和,惹事生非)也有关系,因此到了基督教时代又和魔鬼联系起来,因为魔鬼似乎体现在来去无踪、难以捉摸、皮毛淡红的鼠类动物身上。

隼和鹰 (falcon and hawk) 这两个词具有相似和重叠的外延,但在英语里内涵不同,不过对于隼的无比敏锐和鹰的掠夺成性,大多数语言和文化并不加以区分。在山区,隼和鹰的象征意义常被相提并论。今天,隼和鹰常出现在狩猎中(尤其在阿拉伯国家),但仅限于娱乐目的,因为现代步枪即便在远距离也有可能击中较小的猎物。在古埃及,隼(尤其是游隼)是尊严的象征,因为据说它的凝视能使鸟类变得无力,就像法老的表情使他的敌人失去力量一样。隼或鹰更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于它们是天空巨神何露斯的化身,可能是因为它们常常飞得很高。何鲁斯的形象是一只鹰或



隼头神霍鲁斯。来自约公元前1290年阿比多斯的浮雕。

鹰首人身的怪物。具有类似形象的还有太阳神路(Rue),他的头上有代表太阳的光环];门图(Mentu),他有一个双层羽冠;死神赛克(Seker)像一只干瘪的鹰和哈里塞(Hariese),他戴一顶象征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王冠。鹰眼下方的羽毛有块显著的标记,这使鹰眼显得更大,故何露斯“无所不见的鹰眼”象征目光敏锐且刀枪不入,同时也是珍贵的护身符。在欧洲,隼是几位圣人的标志[如猎人的保护圣人圣休伯特(St. Hubert)],偶尔,隼作为追捕“极淫荡的”野兔的猎手,它也象征着战胜纵欲。在北欧古神话中,奥丁能变成隼飞过大地,但诡计多端的洛基也能作相同的变化。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中,鹰以反面形象出现。据说,它在肉市上空徘徊,等待攫取肉渣:暗示一个只想着自己肚子的人。“在大的鸟类中,鹰是令人害怕的,它在幼鸟周围盘旋,寻找机会逮住它们,因此,它也象征堕落者接近娇弱的年轻人,引诱他们干坏事。”(乌特克舍)现在,鹰也象征对外实行好战政策,和鸽子象征和平相反。

所多玛与蛾摩拉 (Sodom and Gomorrah) 在《旧约》里,这是位于约旦河平原的两座迦南城的名字,两城皆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63年~公元19年,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和塔西佗(Tacitus,公元前55年~公元16年,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的著作里都提到它们。迄今

为止尚未发现任何考古证据来证明这两座罪恶的城市位于死海之滨的说法(死海在拉比文献里被称为“所多玛之海”),《创世记》说到所多玛市民道德堕落:那里的男人居然要强奸两个外地来的男性客人(实际上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上帝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予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所有的平原,一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第十九章第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因此所多玛被用来象征如巴比伦一样道德沦丧的城市(用来表示“兽欲”的 sodomy 一词似乎与《圣经》无关)。《申命记》中有这样的片段:“我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他们的葡萄树是所多玛的蛾摩拉田园所生的。”(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所多玛和蛾摩拉。1625年斯特拉斯堡梅里安的《圣经》中的插图。

中世纪的故事集《罗马人的事迹》(约1300年)为所多玛的道德败坏作出了一种奇怪的解释:是暴吃暴喝“诱使所多玛人走向罪孽……耽于暴食促成了他们的罪恶……因此让我们恳请主使我们保持节制,以便我们将有幸坐在他天堂的饭桌旁”。

当罗德的妻子往回看时,她即刻变成一根盐柱;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如今在同一地点还可以找到那根盐柱:“这个地方的公牛每天都用舌头舔她(盐柱),直到最后只剩下她的脚,但是到了第二天公牛吃掉的那部分又长了出来。”(戈里安)

索菲娅 (Sophia) (希腊语意思是“智慧”)与学识、精通、技艺及策略



索菲娅:信、望、爱的母亲。奥尔作, 1890年。

有关的哲学概念。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才具有,凡人只能尽力争取获得,以便成为“热爱智慧的人”(希腊语 philosophos)——这一观点似乎始自毕达哥拉斯。在稍后的诺斯替教的教义中,索菲娅被尊为一个人和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神灵;在基督教里,像神的智慧一样,人的智慧仅仅是神的象征性反映。在基督教的圣徒传说中有圣索菲娅(拉丁语 Sapientia)的传说,在这里索菲娅是神学三德(亦即对上帝的三德:有信、有望、有爱)的母亲,据说,这三个儿子是被古罗马皇帝哈得良(Hadrian,公元117~138年)处死的。

锁链 (chain) 最初象征束缚、奴役或击败。在基督教绘画中,魔鬼在最后一审判结束后被打败,捆上锁链投进万丈深渊,不过,曾经束缚圣彼得



锁链,蟾蜍,鹰:炼金术士所用的二元性“固定的”/“挥发的”意象。选自M·迈尔的《象征物》,1617年。



“压迫和装饰”的锁链。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St. Peter)的锁链同样是重要的象征,意为神的干预可使信仰者得到解放。在许多教义中,被打断的锁链象征苦役的终结。古人认为“金锁链”(拉丁语 catena aurea)联系天国和人间,而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锁链代表第一原理和它所发散出的精神力量;以上两种情况都含褒义。马克罗比乌斯(公元前400年)将以上观点表述如下:“既然精神来自位居最高层的上帝,随后又创造一切事物并充满它们……既然所有事物前后相联,绵延不断,一直下达到这一链条的最底端,那么,敏锐的观察者就会发现这些部分是互相承接的,从最高层的上帝到最底层的渣滓,全都不间断地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荷马的金锁链。按诗人的说法,是上帝命令将它从天空一直悬垂到地上。”大法官丢尼斯(Dionysius Areopagita,公元前500年)说基督徒的祈祷本身就是一条金



锁链：出售链符的人。

锁链。其光芒有如桥梁跨越了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万丈深渊。

在共济会的象征中，“兄弟之链”是联系共济会成员的纽带。当房屋竣工时，人们手拉手围成一圈，表示这纽带跨过国与国的界线，并环绕地球。1817年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很早以前就有史料提到这“兄弟之链”是如何构成的，当新会员看到他的“兄弟”们“站成一条链”时，他就“看到了光明”。在这种联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锁链”常用做居所的名字。贝克勒认为，锁链在纹章学中是由环圈在数量上翻倍而成：“这些互相连接的环圈意味着强大而持久的团结，战争中一条跨越河流的锁链或一座被攻破前的城堡亦有类似的象征意义……”

所罗门 (Solomon) (希伯来语 Shelomo 或 Shlomo) 以智慧著称的以色列国王(公元前 961~前 931 年)。最为人所知的便是他在判定谁是有

争议的孩子的母亲时所作出的著名的决断(“把这个活着的小孩劈成两半”。《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三到二十八节)。他是大卫王和拔示巴(Bathsheba)的儿子，他与埃及和腓尼基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发展贸易，加强国防，精减政务，使犹太达到鼎盛时期。他在耶路撒冷修建的圣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共济会的传说中，这座圣殿更具特别意义：建筑师希兰(Hiram)在圣殿的修建过程中，被三名满师学徒工杀害，成为捍卫自己的头衔、为保存圣殿格言的伟大殉难者。“所罗门兴建圣殿后，上帝就把他的永久居所选在耶路撒冷。原来并不固定在耶路撒冷的圣所终于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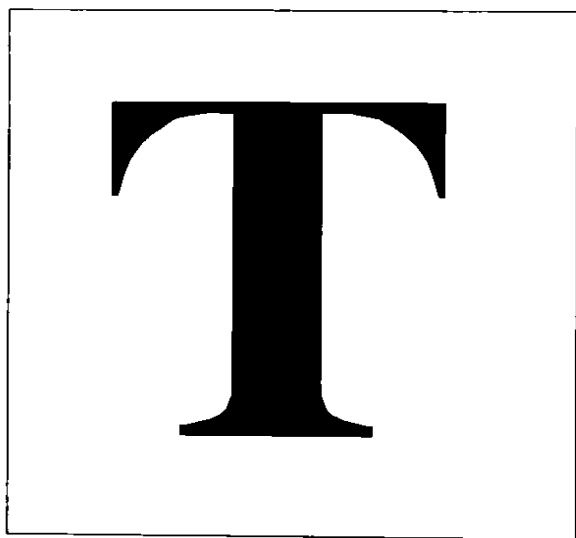
所罗门：“把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列王记》第三章)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

来了；同样，上帝的选民将可以在应许之地生息。上帝及其荣光将与圣殿同在。耶和华把圣殿选定为他神圣的居所”[斯托格(A. Stoger)]。所罗门还因为他是《圣经》中的《箴言》——属于《次经》的《智慧书》的一部分——的作者，而最重要的是他以那部充满了情欲的婚礼歌集——《雅歌》的作者而闻名。人们常认为《雅歌》是为庆贺天地的神圣结合(参见婚礼的象征)或人间的夫妻之爱而作的；而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雅歌》被当成寓言来理解，即夫妻之爱代表上帝对其选民之爱、基督对教会之爱以及心灵与神圣的原动力的神秘结合。

六角星后来被人称为“所罗门的印章”或“大卫之盾”。

索莫纳斯 (Somnus) (拉丁语 Somnus 的意思是“睡眠、梦”；希腊语是摩耳甫斯 Morpheus——吗啡 morphine 一词即源于此)睡梦之神。它的拉丁名字和希腊名字是否一致，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因为与其说他是一个神话人物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学形象，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里，睡梦之神有一千个儿子，这与睡梦的千变万化相一致。在诗歌中摩耳甫斯指以人的形象出现的睡梦；艾塞勒斯 (Icelus)指以动物形象出现的梦；而芬塔苏斯 (Phantasus)指梦中出现的任何无生命的东西。“在摩耳甫斯的怀抱里”，意思是“睡觉”或“做梦”。

塔 (tower) 一种居高临下的垂直建筑。象征学家认为它代表了把天堂和人间联系起来的世界之轴。《圣经》中的“巴别(巴比伦)之塔”象征人类祖先的傲慢自大,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主宰上天。然而,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经常出现的某些高塔也有正面的象征意义:用灯光引导生命之船的灯塔,以及保护被恶魔撒旦及其手下迫害的忠于上帝的人的城堡高塔。在连祷文中,圣母玛利亚被称为“大卫之塔”或“象牙之塔”;她和整个教会一样,为人们指引通往天堂之路。在早期基督教的经文《赫玛牧人书》(约公元140年)里,教会被比做“用华美的石料做成的水上巨塔”。一直到中世纪,人们才开始为教堂修建高塔,当时塔的作用是为了使教堂的钟声传到更远的地方。最先出现在教堂的塔是与教堂分开的钟塔。



在塔罗纸牌中,王牌“塔”(即“被闪电击中之塔”)——当高塔遭雷击之时,塔上的人纷纷从塔上跳到地上——代表人类的狂妄自大,这和“巴别之塔”有相似之处。

在纹章学里,有围墙、尖顶及大门的塔通常出现在城市的徽章里,特别是名称以“堡”(含“堡垒”之意)结



塔:“永不动摇”。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灯塔。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尾的城市。根据贝克勒(1688)的猜测,家族徽章里出现的塔是指家族祖先成功地攻破或守卫的堡垒。“因此,很明显,塔代表的是人们的丰功伟绩”。

作为圣徒的一种标志,塔和奥斯塔的伯尔纳(Bernard of Aosta)、托莱多的莱奥卡迪亚(Leocadia of Toledo)以及(被自己的父亲囚禁在塔里的)芭芭拉有联系。在童话、传说及历史(如伦敦塔)里,塔通常被当做监狱。

台阶与楼梯 (steps and stairways) 象征上升到离天堂更近的更高平面。在古代文明里,神殿常常是阶梯形结构[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形神塔(一种多层建筑,往上逐层缩小,有梯可登,顶设神龛)、南亚佛教的佛



通往点金石的台阶。来自炼金术士的寓意画,圣米切尔斯巴切,16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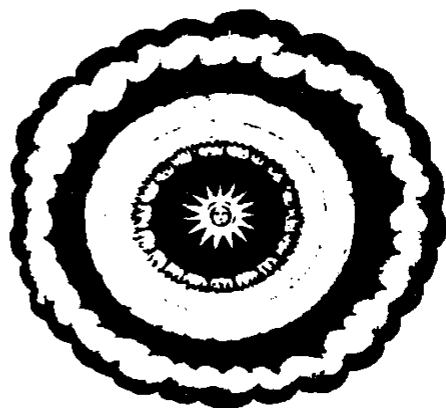
塔(如爪哇的婆罗浮屠)、古代墨西哥阿兹台克人筑于截顶金字塔形土山的古神庙以及秘鲁海岸线上具有类似结构的建筑]。古希腊把神庙建在阶梯形基座上。显然,登台阶与企望靠近宇宙中的神圣境界的心理“原型”是相呼应的;在“神山”这一概念里也含有同样的渴望:登上比日常环境更高的境界,以便与上帝更加靠近。古人不仅在平原地带(如美索不达米亚)而且在山区(如墨西哥高原)修建阶梯形的神庙作为大山的替代物。这种结构表明,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是建造这些作为通往天堂的一种方式

的台阶而不是登上天堂本身。在共济会的象征体系里,出现在寓言织锦里的台阶代表不同级别的人会议式。三级台阶代表节制、公正和仁慈;七级台阶(也画成梯子的七条横档)代表中世纪的文科七艺、人的七个年龄段以及被认为可以导致自知之明、自我克制和自我完善的“七种基本美德”。其中的道理似乎不言自明:这种东西并不能马上领会,而必须逐步掌握;人们不能苛求领会这种东西的人,而应该一步一步地给他引路。

泰坦尼克号 (Titanic) 这艘排水量 45000 吨、长 270 米(超过 885 英尺)、载着 2201 名乘客的巨大轮船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以后,于 1912 年 4 月 14 日沉没;1502 人在此次海难中丧生。作为现代最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被看成是对那些企图

不惜任何代价创造纪录的人的惩罚，也是对那些盲目迷信“进步”和“技术”的人的惩罚。在古代的经典戏剧里，人类的骄傲自大会招致神的报复，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正是这种悲剧在现代的象征性体现。单是这艘巨轮的名称——宣扬蔑视“成长的局限”——就足以使人们对“泰坦尼克”传奇津津乐道。几十年过去了，这场灾难还在不断地被写成书，拍成电影，它似乎永远保持着它那恐怖的魅力。

太阳 (sun) 在所有的天体中，作为“白日星星”的太阳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无数的宗教都把一个天上的神和太阳联系起来，而且，作为**黑暗**终结者的太阳神有无数个名字。（巴比伦人对太阳神有这样的描述：“您给黑暗带来了光明，照亮了天堂，消灭了天上和人间的邪恶……所有的君王看见了您都会兴高采烈；所有的神灵都因为有了您而欢欣鼓舞。”）古埃及太阳神（即阿蒙神）体现了古埃及人对太阳的崇拜，法老阿孟霍特普四世（后改姓氏为阿克那顿，公元前1365～前1348）把这种崇拜尊为一神教。（“在万种光芒的中心你是多么美丽，啊，太阳，你是万物之先导……”）只有在《旧约》中太阳才被认为仅仅是上帝在苍天上创造的两个“巨大光亮”之一而已（《创世记》第一章第十六节）——与“异教徒”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比。按照基督教的象征传统，一次又一次地从东方升起的太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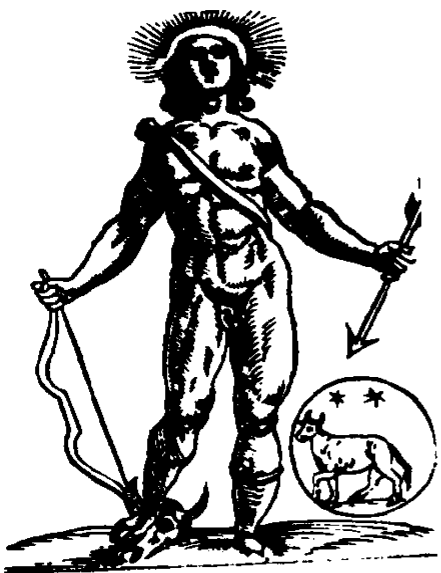


作为宇宙中心的太阳。

征永生和复活。有一种公元四世纪的镶嵌画，表现的是基督像太阳神赫利俄斯一般，坐在一辆被阳光或太阳光轮环绕的战车里。由于基督是超越时间的，因此在罗马风格的艺术里，人们常常把他和（决定一天长度的）太阳联系起来。

太阳的图形标志有两种：一种是至今延用的被光芒围绕的**圆**；另一种是更早的“太阳轮”：一个被两条交叉成直角的线段平分为四部分的圆形。在**炼金术**里，太阳和闪光的**金子**（即“人间的太阳、金属之王”）有联系；在**占星术**中，太阳和**狮子**有联系。在父权制社会里，人们常常认为太阳是刚强的阳性（虽然在德语中太阳 die Sonne 是阴性词，此属例外），正如太阳神都是男性一样[日本的太阳女 (Amaterasu Omikami) 例外，但她却是天神 (Isanagi) 创造出来的]。

在一些经常遭受干旱威胁的地区，炽热的太阳会显得模糊不清，为使它能在空中自东至西运行，人们必须像古代墨西哥的居民所做的那样，



阿波罗太阳神手执弓箭。卡塔里,164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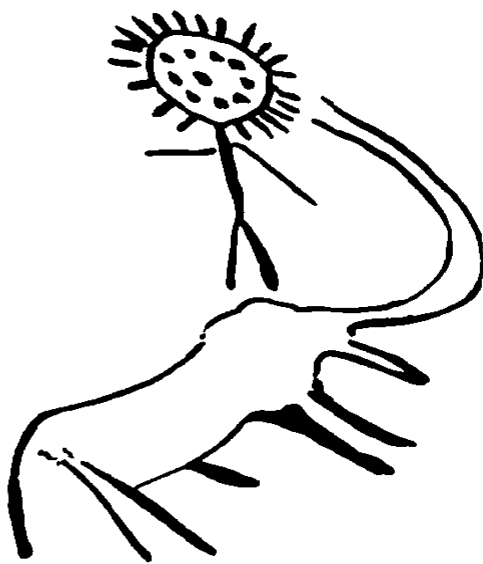
用人血向太阳献祭。(见战车、球及国王)

古代文明中最有名的太阳崇拜的例子是在秘鲁,那时的秘鲁人认为太阳是印加民族的神圣祖先。印加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是如此描述印加帝国首都的太阳神庙的:“四面墙从上到下都盖满了金片和金条。神殿的前部有我们所称的主祭坛,这里是安放太阳神像的地方,神像是用比墙上的金片厚一倍的金片做成的。这尊圆圆的脸部被喷射的火焰包围的神像是用一整块黄金做成的,看上去和图画一模一样。这尊神像非常之大,占了神殿前部的那整堵墙……太阳神的两边安放着他的‘孩子’:已故的国王们的遗体,这些遗体已经经过防腐处理,这样他们看上去就像活着一样。他们还坐在

他们所熟悉的金色王位上,但那是安放在金色的主梁上……神庙的大门全都是镀金的。神庙外面的金色檐板是用一码多高的木板做成的,这一圈环绕着神庙的金色檐板看上去就像一顶王冠。”没有哪个地方像安第斯地区一样把太阳和金子如此明显地联系起来,而且,永恒“高贵”的东西与干化尸体之间的象征性联系同样是引人注目的:在古代月亮神庙里,统治家族的女性祖先都被“保存”并供奉在银做的环境里。

日本的国名实际上和太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日语里“日本”一词是由两部分(意思分别是“太阳”和“本源”)组成的,因此,这个国家常常被称为“旭日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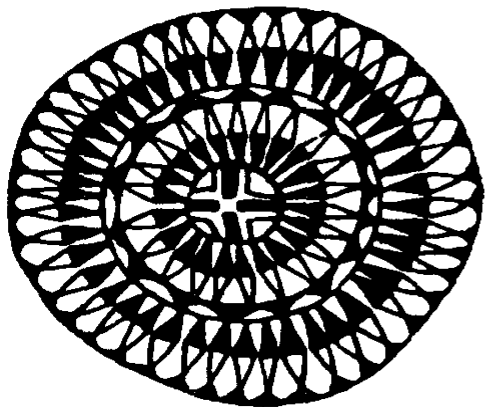
由于人们以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这决定了一年的长度),因此在



青铜器时代后期西伯利亚岩洞壁画中的骑在公牛上的太阳神。

占星术里,人们常常认为太阳是一颗“行星”。和月亮一样,太阳是“主要的光源”之一,而且它“充满阳刚之气、君临上界以及发光发热”。一个人出生时太阳所在的黄道宫就决定了这个人的“诞生宫”。据说太阳主宰狮子宫(见狮子);在白羊宫太阳是“兴高采烈的”,而宝瓶宫是对它“不利”的宫。它的颜色是橘红色,与它有关的宝石有钻石、红宝石、黄宝石、贵橄榄石以及蓝宝石。传统上,太阳通常象征着国王、父权、地位、荣誉、成功、生命力及意志。在共济会的象征系统里,太阳和月亮被称为“世界上两盏伟大的明灯,它们分别是共济会第一、第二号头领的象征;它们向每一位优秀的共济会成员表明,他们有义务夜以继日地追求光明,决不能徘徊在罪恶的黑暗之中。”(鲍恩约普尔)

在绘画艺术里,太阳要么被画成头戴光芒四射王冠的太阳神,要么就是被光芒环绕的像人脸一样的圆盘。亚洲史前石洞岩画上的人像头部常



水牛皮衣上的太阳图案。来自美国大平原的印第安的黒脚族文明。

常被用谷穗包围的“太阳轮”所取代,每个轮被等分为四部分,各部分都包含有若干个点(这些点大概表示把一年划分为若干季、月或周)。北非史前的绘画里有“太阳公牛”和“太阳公羊”的形象(与稍后埃及的宗教形象相似),每只牛或羊的头上都顶着一个圆盘。

镌刻在徽章上的太阳(不管是不是人脸形)通常被交替的实线光芒和虚线光芒所环绕。

塔罗纸牌 (tarot) 通常指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体系,它利用塔罗纸牌(tarok)中的一部分来达到算命和哲学思辩的目的。虽然一些理论认为它起源于古埃及某些行业,但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是意大利人在十四世纪发明的,当时威尼斯人从一本用于教育小孩的插图百科全书中抽出一些图案,然后再和西班牙的一种数字扑克牌组合起来。二十二张王牌的名字似乎与中世纪的意象有紧密联系,而且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它们的象征意义,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塔罗纸牌对那些信仰神秘教义和仪式的人特别有吸引力。“神秘主义和塔罗纸牌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它似乎只是作为神秘理论和思考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工具而存在”[特格特梅尔(Tegtmeier)]。二十二张王牌的名称如下:O——傻瓜(和要素空气有关);I——术士(和水银有关);II——女教皇(和月亮有关);III——皇后(与金星有关);IV——皇帝(与宝瓶座有

关); V——教皇(与金牛座有关); VI——恋人(与双子座有关); VII——战车(与巨蟹座有关); VIII——法官(与天秤座有关); IX——隐士(与处女座有关); X——命轮(与木星有关); XI——毅力(与狮子座有关); XII——吊死鬼(与水有关); XIII——死神(与天蝎座有关); XIV——节制(与人马座有关); XV——魔鬼(与山羊座有关); XVI——塔(与火星有关); XVII——星(与白羊座有关); XVIII——月亮(与双鱼座有关); XIX——太阳(与太阳有关); XX——最后审判(与火有关); XXI——世界(与土星有关)。

在神秘思辨哲学里,这些纸牌与连接犹太教神秘哲学(由中世纪一些犹太教士发展而成的对《圣经》作神秘解释的学说)的十种力量的“通常”有关,并与希伯来语二十二个字母相对应。

小牌(即非王牌)的四种花色是



塔罗纸牌:两张王牌(法官和魔鬼)。法国,约1840年。

“剑”、“魔杖”、“杯”和“五角星”,分别代表空气、火、水和土四种要素。

堂吉诃德 (Don Quixote) 即 de la Mancha (亦拼作“Quijote”),象征令人感动的英雄行为和超凡脱俗的浪漫主义,因分不清梦幻和现实的冷酷,他“骑在马上与风车作战”。这一角色由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所创,本来借模仿以嘲弄华而不实的骑士小说,但渐渐有了一种生命力,超越了原本计划的限制。在这部名叫《堂吉诃德》的小说的第一部分(1605年),这位“面容悲戚”、逃避现实的骑士的个性已经得以全部展现。他的伙伴叫桑丘·潘沙,他的“大胖子”,一个讲求实际的农民,也是拟人化了的二元性的另一半。他们不着边际到极点的对话成为我们今天无数喜剧的前身,但在这位“游侠”有价值的冒险的终生探索中,悲剧性的音调一直时隐时现。在第二卷(1615年)中,作者把他的英雄带回到阴暗的现实,让他在上帝和仁爱的关照下死去。很显然,塞万提斯想讽刺过分伤感的罗曼司;他爱冒险和荣誉,故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骑士罗曼司体裁。因此,如今大众所熟悉的堂吉诃德象征“抗议文学上虚伪的诗歌,赞成生活中真正的诗歌……如果说我们和塞万提斯一起笑,同时又为他所写的而感动的话,那么我们已经理解了他,不管我们是把《堂吉诃德》当做娱乐作品来读,还是为完成作业而读,或当它是文学上的一座丰碑、一



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作。

部深刻的作品来读。”[卡尔·沃斯勒(Karl Voss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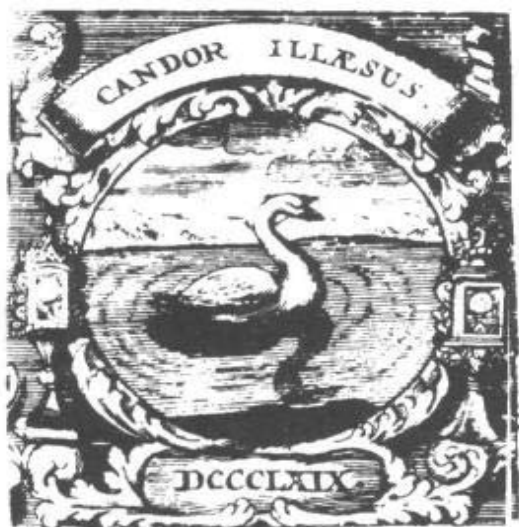
天鹅 (swan) (拉丁语 cygnus 或 olor)对古人来说,天鹅是一种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的鸟(尽管在地中海地区这种鸟十分罕见),修长的颈和白色的羽毛使它成为高贵、纯洁的象征。这就是宙斯要变成一只天鹅接近毫无戒心的勒达(Leda)的原因。有趣的是荷马在《颂歌 21)中称颂会歌唱的天鹅,跟不会歌唱的天鹅不同,它们只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北方。这种天鹅和阿波罗神有联系,而据说神话中的极北乐土之民特别崇敬阿波罗神。阿波罗出世时,天鹅就在旁边,它背着他在天空中飞翔,而且还从他身上获得了预言的能力。和鹰是蛇的天敌一样,天鹅有时被称为鹰或蛇的对手,它们都一一败在天鹅的手下。俗

话说的“天鹅之歌”(伟人的最后的话语或行为)来源于天鹅的预言才能,埃斯库罗斯(前 525~前 456 年)就提到这一点:也许天鹅能预见自己将不久于世,因而为自己即将逝去而发出这种哀悼之声。实际上,北欧会歌唱的天鹅即使即将被寒冷冻僵也能够在高音区发出小号一般高昂的叫声,而低音区则发出低沉的叫声。如果几只这一种类的天鹅同时发出叫声,那确实给人一种歌唱的感觉。根据日耳曼的迷信说法,贞女可以变成会预言的天鹅仙子(如《尼伯龙根之歌》所描述的那样);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神话传说(故事里的天鹅仙子可以脱掉自己的羽毛)。在基督教里,会唱歌的天鹅象征在十字架上处于绝境而呼喊不已的救世主。天鹅与歌(进而与诗歌之美)的联系使得本·琼生把莎士比亚称为“艾文河上发出甜美歌声的天鹅”。

天鹅常常象征女性的优雅,阿芙洛狄特和阿耳忒弥斯(即拉丁语中的狄安娜)常常由天鹅陪伴。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之所以被许多人看做古典芭蕾的经典之作,部分原因是天



天鹅之歌。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天鹅：“洁白无瑕”。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鹅与形体美的联系。

按照炼金术的象征手法，天鹅象征易变的水银（见硫和汞）。

在纹章学里，天鹅也是很重要的，它常常出现在徽章里（例如，法国滨海布洛涅和德国茨维考——拉丁名字即叫天鹅——的徽章）。圣杯骑士制（Order of the Swan）于1440年创建，到1843年德国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才恢复这一制度，并把它作为世俗的慈善制度，但未得到执行。

人们对天鹅的象征意义有一种奇怪的反面解释，这一解释出现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故事里，与它雪白的羽毛形成鲜明对比，故事说天鹅的“肉是漆黑无比的”，“因此天鹅是虚伪的象征，因为它洁白的羽毛下面是罪恶的黑色的肉。当天鹅被脱去白色的羽毛，它那黑色的肉便会被放在火上烧烤。同样，虚伪的人一旦死后，他

们便被剥夺尘世中的荣华，并被投入地狱之火”（乌特克舍）。另一方面，贝特勒的文章提到，天鹅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会跟鹰争斗。它们是“一种高贵的水鸟，它们象征着洁白的和平”（1688）。这一诗化描述使人想起圣杯骑士——罗英格林（Lohengrin）。

天平（scales） 无论是作为天秤星座的标志还是作为正义和公正的一般象征，天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许多文化传统里，人们把天平和司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用以代表人间正义，而正义女神是蒙住双眼的（表明她在作出正义的判决时不受任何影响所左右）。根据许多宗教里因果报应的道德信条，来世也有法庭，审判人们今生做下的善恶行为——例如，在古埃及的死者法庭里，冥神奥西里斯（Osiris）当着正义女神玛阿特（Maat）的面用天平秤每一位死者



天平：“一边往下，另一边定会往上。”
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天平：水平有助于满足向上的欲望。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的心，以便决定他来世的命运。西藏人和波斯人同样也相信冥府里有审判死者生前一生的判官。在古希腊，据说宙斯用天平来决定众生的命运。在基督教的传统里，天平象征着作为大法官的基督在最后审判时手持天平，并决定站在审判席上的每一个人是该送向天堂里的乐园，还是要打入地狱永远受难。

荷兰奥德瓦特(Oudewater)城的女巫手中的天平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那是用来判定一个有罪的人是被魔鬼吊过还是尚具有普通人的正常体重。

根据占星术对星星及其运动的解释，占星术中的天秤座位于黄道十二宫的第七宫；出生于天秤座时段的人据说有这样的性格特点：温和、“稳重”、公正、友好、和气以及犹豫——“名字预示现实”这一信念影响并决定了上述性格。“诡诈的天平为上帝



天平和法西斯：正义女神的标志。卡塔里，1647年。

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箴言》第十一章第一节]。

在共济会的象征体系里，水平秤是一个地方分会副会长的标志，这样他就会“在分会里不分贵贱坚持平等的原则。”[鲍恩约普尔(Baurnjöpel)]

天使 (angel) 因为“天使学”更多涉及的是神学而不是象征学，我们把自己严格限制在几个一般性的经验中。《旧约》中“上帝的信使”(maleachim)在希腊语中为“angeloi” (拉丁语 angeli)，他们最初被看做上帝意愿的化身，而后成为天堂主人或天主审判庭中的成员(即军队)。天使分为九等：六翼天使、第二级天使、第三级天使、主天使、第七级天使、神仙、七级天使、大天使(天使长)和天使。这一天堂的等级制度要追溯到大



天使：施洗者约翰。来自东正教绘画。

法官丢尼斯(公元前 500 年),他就是这样为中世纪宇宙学的同心天体结构奠定基石的:第二级天使和六翼天使负责第一运动(primum mobile)和恒星的范围,第二级天使掌管土星,主天使掌管木星,七级天使掌管火星,神仙负责太阳,第七级天使负责金星,大天使负责水星,天使负责离地球最近的天体即月亮,不过一些中世纪资料也有不同的排法。古代东方将神灵的超自然存在描绘成带翅膀的人形,基督教受之影响,也给天使们加上翅膀,但在早期基督教艺术中,天使们是没有翅膀的[可能是避免和一些神如胜利女神奈基、天福、君主的幸运女神阿加莎·泰基(Agatha Tyche)混淆]。天使的画像约出现在公元四世纪,画面为穿白衣的青年,携光环和翅膀,手持信使权杖、百合、棕榈树枝、燃烧的利剑(用于跟

魔鬼战斗)、香炉、旗帜和喇叭(用于宣告最后审判的到来)。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天使们变得越来越双性化或年轻女性化。早在十三世纪,天使就被描绘成长翅膀的脑袋(意为“非物质”),或孩童模样(天真之意),在巴洛克时代,爱神裸体像(见丘必特)已达到顶峰。许多画像描绘第二级天使仗着火焰之剑守在关闭的天堂大门门口,六翼天使侍候在上帝的宝座前,大天使加百列作天使报喜,另一大天使米迦勒在和化身为龙的撒旦作战,乌列(Uriel)在耶稣空空的墓穴前,还有带天梯的天使。在巴洛克艺术中,天使带领在炼狱中涤净的灵魂们飞向天堂。十九世纪,守护天使特别是守护孩子的天使的画像大大增加[也见书(拉西尔)和死亡之象征]。



天使：独轮上的六翼天使。选自《基督教绘画》，1866年。



天使：米迦勒大战魔鬼龙。W. 奥尔作，1890年。

天堂, 天空 (heaven, or the heavens) “天堂”在大多数语言中都有相同和类似的表达,常指天空的上面,是各路神仙、上帝及他的“天兵”(见来世)和上帝所选定的灵魂居住的地方。因而天堂这样一个概念把气象学、天文学、占星术、神学以及对宇宙起源的概念合为一体。在很多古代文化中关于创世的神话都提到天和地是一体的,或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或是处于天上女子(或男子)与地上男子(或女子)的性结合体,只是为了给天空和凡人让出地方才分开。天堂开始被赋予宗教意义,因为光和生命都来自上天,因此这些地区成了上帝或神的比喻。天堂被看做是有固定

的圆顶或拱顶,诸神住在上面,并从上面观察注视人类,根据人类的行为决定施予丰盛的雨水、云彩、干旱还是闪电。在《圣经》中,上帝的宝座在天堂,耶稣复活后升入天堂。这个天堂是由好几层构成的,我们只能看到第一层;不同等级的天使住在不同的阶层,具体详细的情况可在大法官丢尼斯[Dionysius Areopagita(公元500年)]的书中看到。教堂的拱顶由天堂的景色来装饰,因而成为上帝住所的象征;教堂的门(见大门)代表天堂的门,整个结构表示上帝的圣所或“圣城耶路撒冷”。最初的象征学对“上面与下面”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当我们抬头仰望星星时,我们的脚插在尘土里,这把我们引向伦理学的二元论,即作为“好”天堂的对立面必有一个“坏”地狱。在古代中国宇宙学中,天象征命运的力量,能决定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北京的天坛是皇帝用来表达天上的王国和地上的王国和平相处的愿望的一个建筑,皇帝代表地面上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书中所描述的:“令人尊敬的皇帝,我们的父亲,走进天坛,他朝固定的中心和中心王国鞠躬。他说:‘我国土上多刺的植物(见蓟)和野灌木丛都已被烧毁,播种的土地获得丰收。我们的粮囤已装满了粮食。我带了供品献给强大的上天……钟声、鼓声及笛声将为这奉献庆祝。’”约公元前一百年,皇帝赵在祈祷时说:“最崇高的上天,上天的主宰,是你包容了土地,带来生命,开辟了河流!啊,最令人尊敬的上天,永

远的上天！我，人间的领头人，皇帝赵，谢谢您所有仁慈的行为。阳光和雨水会让您所赐予的礼物、上天所掌管的最肥沃的土地兴旺繁荣……”很显然，在这种宇宙学中，天堂对这个世界并不陌生：这也是一个强大的王国，但却是由皇帝本人所开发并对这个世上的一切事物实行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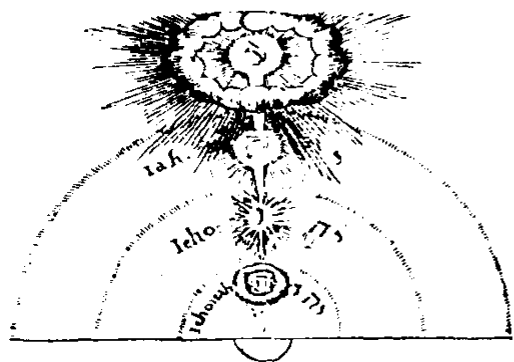


天堂。霍伯格,1675年。

在西方，“天堂”常被赋予带有大地的特点——即拥有大地上所能筹集到送给最高权势者的一切美好事物——因而它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对于想到达那里的凡人来说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发现天堂的概念比想象中的更神圣，那里没有“拱顶”，云彩，星星，没有地球上快乐的变换。在雅各（沃尔吉纳的）《金传》中有这样一个描述天堂王国的例子：有一个人在梦中看到“一片美丽的草地……那儿生长着许多美丽可爱的花，微风轻抚草叶，传出美妙的声音和奇异的芳香。树上结着光彩夺目的果子，尝

起来味道较轻淡；有用金子和宝石做的凳子，闪光的长沙发，由昂贵的沙发罩装点。清澈的泉水从地上流过。他被引到城中央，城墙由纯金制成，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空中传来从未听过的圣乐，一个声音说道：这就是快乐城”。比较而言，宾根的圣希尔德加德（St 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在她的《De operatione Dei》一书中提供的天堂的画面更为神圣：“天堂就是能见到上帝并谈及他的到来，天堂就是上帝之子以人的形象显现；天堂就像红红的火花映照出上帝圣容的光；通过他们，上帝战胜了他所有的敌人。但当上帝创造天堂和大地时，他把男人和女人放在了宇宙的中间……耶和華将他的宝座置于天堂，‘从天堂耶和華向大地观察’（《诗篇》第一百零二首第九行）。这一段解释如下：上帝之子将宝库置于天堂，以使人们的思想按他的意愿行事……这样他的王国就统治了一切，从天堂到尘世。”在此，天堂与“天穹”（那种带拱顶或圆屋顶的天堂，并能感觉得到的实体）便完全区别开来，天穹是所有美好事物的君王，即由大地所托举的君王。天堂和伊甸乐园的概念在很多宗教制度中也不相同：天堂是精神王国，而伊甸乐园是在最后审判及失去伊甸园之后的重新恢复。（见花园）

在欧洲之外，我们发现古代秘鲁对天堂有类似象征性的描述，关于他们的宇宙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这样写道：“他们称天堂为‘上



天界与上帝名字的音节。罗伯特·弗拉德作,1617年。

界’(hama pacha),人们相信好人升天堂,是对他们美德的奖赏。他们称这个世界为‘下界’。当坏人死后,他们会到‘这个世界下面的另一个世界’,地球的中心,为加以区别,他们给这第三个世界另起一个名字,称为‘魔鬼的地界’……他们相信上界的祥和意味着宁静的生活,摆脱了今生的烦恼和负担。……他们把那些在尘世上过着美好生活的人看做是正得到快乐、和平和享乐的赏赐,而他们来世的快乐不单是那种肉体上的:它们包括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宁静,彻底摆脱烦恼和身体的痛苦。”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生活在1539年至1616年,显然正值殖民时代,会受传教士教导的影响。但与他同一时期,承认来生“非尘世”的快乐在古代埃及也有发现,正如选自有关死者一书中的一段对话所说:“‘你平静地活在你的心里。’‘可那儿没有性的快乐!’‘我给你变形使你不再需要水、空气和性欲,你内心的平静可替代面包和啤酒。’”(栋德·林格)

铁 (iron) 在文明历史的进程中,铁只在近段时间才被利用;在地球年龄的神话中,它代表的是以黄金时代为开端的一系列进程中的最后一步。铁是战神玛尔斯(希腊语阿瑞斯)的象征,而铁红色的锈代表鲜血,古代的人们认为恶魔、妖怪都害怕铁,因此很多人佩戴铁的戒指和护身符,这种风俗直到公元七世纪才被教会废除。有关马蹄铁的迷信是各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产物,一是人们相信这种金属本身就能避邪,二是马蹄铁形状似月亮,三是缘于马本身——马象征着一种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动物。自古以来人们就用铁钉在地上画个圈来驱赶恶魔。为了防止草药失效,很多草药只能使用挖掘坟墓的铁器来挖。铁的磁性也被古人们视为某种超自然力的象征。人们甚至相信天然磁石能去病除痛,引发“同情心”,维系婚姻。锈也被认为是具有魔力且“可传染”的有毒植物,人们相信它能制服水中的恶龙,因此就把一些铁像埋在河岸或小坎下面。

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 (Eulenspiegel, Till) (低地德语 DyI Ulienspiegel) 据说这是一位真实的德国人,来自不伦瑞克(Brunswick)的舍奔施代克(Schopenstedt),1350年葬在莫尔恩(Molln)。在深受欢迎的笑话集中,他是喜欢搞恶作剧的首要角色,这位狡猾的(有时是粗俗的)农夫作弄那些傲慢的行会会员和城里人。梯尔的幽默常以隐喻的手法传递严

肃的训诫。梯尔(或叫戴尔、泰尔、泰)是一个普通农夫的名字,然而,“乌伦施贝格尔”(Ulenspiegel,表示“恶棍”的法语词“espiegle”来自它)显然是一个粗俗的绰号,源于“乌伦”(“ulen”,擦干,擦过)和“施皮格尔”(“Spiegel”,字面意思为“镜子”,但在猎户的行话里为“屁股”)。1478年,关于梯尔冒险经历的第一低地德语版在吕贝克(Lubeck)出版;第一高地德语版本于1515年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问世,“欧伊伦施皮格尔式的人”开始流行起来,并非常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许多芭蕾舞剧、小说、喜剧和音乐作品[理查·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雷兹尼采克(Reznicek)]中。在查尔斯·德·科斯特(Charles de Coster)的《欧伊伦施皮



欧伊伦施皮格尔。来自斯特拉斯堡已知最早版本的封面,1515年。

格尔的传说》里,主人公是一位反抗尼德兰王国实施的西班牙式压迫的反叛者。后来,在木偶戏和大众剧院里,梯尔的早期形象——愉快的恶作剧者——变成了小丑或“卡斯佩勒(Kasperl)式的”人物,他们以智慧和狡诈来战胜强大的对手,令观众捧腹不已。即兴喜剧也有类似的角色,即阿莱奇诺(Arlecchino, Harlequin)。

鹈鹕 (pelican) 在象征传统中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鸟。鹈鹕把嘴戳进自己的囊中,取出吃下的鱼儿,用来喂自己的幼鸟;这一习性导致人们产生一种误解:鹈鹕是在剖开自己的胸膛,以便把血奉献给儿女。由此,鹈鹕便成为基督为世人赴死以及父母自我牺牲的象征。在基督教的《自然哲学家》中,鹈鹕杀死对自己不顺从的幼鸟(一说是蛇所为),但三天后又用自己的血使幼鸟复活,而自己因此而丧生。

鹈鹕也出现在炼金术的象征中,它不仅象征炼金房中一种特别的蒸



鹈鹕。引自埃森赫特的《保卫完好无损的贞女玛利亚》,雷根斯堡,1471年。

甌甌——这种甌的“喙”向甌本身的“大肚子”弯曲，而且象征变成粉末后散落在熔化的铅中的点金石；当这种神奇的石头熔化后，它能把铅变成金子。因此，鹈鹕又象征为纯化他人而奉献自己的无私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苏格兰共济会的“玫瑰十字会”的等级制度有关。在更久远的时代，“玫瑰十字骑士”(Knight of Rosae Crucis)又被称为“鹈鹕骑士”。

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中，我们能找到一首被人遗忘的赞美诗，其中的一句是：“噢，仁慈的鹈鹕——主耶稣。”寓言还提到，鹈鹕吃得很少，仅够维持自己的生命。“隐士也是这样，他们只吃面包；他们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相反，他们只是为了活着而吃饭。”(乌特克舍)

梯子 (ladder)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梯子象征天堂和大地的连接，是可能步入天堂的途径。在雅各有名的梦境里，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下下(《创世记》第二十八章第十二节)，表示上帝与人类持续的联系。梯子也出现在其他升入天堂的描述里：耶稣的升天，先知以利亚及其他任何纯洁灵魂的升天。梯子还出现在一些抽象的寓言故事里，如有七个梯级的美德天梯；以殉难到达天堂的阶梯；或苦行主义的天梯，其第一级就是必须被踩踏的罪恶之龙。在拜占庭，圣母玛利亚是天堂之梯，上帝由此下到罪人中间，并使他们登入天堂。在非基督教会的经文中，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

哲学常被拟人化，其胸脯上放有一架梯子。如同锁链，梯子也象征与更高境界的联接(见上/下)。在共济会象征论中有两组七级的“神秘梯子”，按苏格兰仪式，这梯子象征第三十层次；一组梯级为正义、同情、谦卑、忠诚、劳作、义务和慷慨(附加敏锐的洞察力)，另一组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开设的“人文科学”：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或基于此的各种学科分类)。

七级梯的象征(比较行星)在密特拉(Mithra)崇拜中已经出现，也许还包括俄耳浦斯崇拜。在非欧洲文化中，萨满教巫师进入昏睡状态(所谓鬼魂附身)被说成是正在登天梯。而古埃及人所说的“太阳神之梯”指的是楼梯，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梯子。



通往天堂的梯子。四个阻碍攀登的障碍是：贫穷、疾病、贪婪、早逝。选自西塞罗的《义务》，153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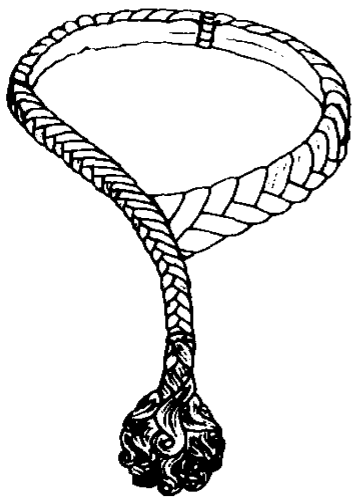
铜 (copper) (希腊语 chalcus, 拉丁语 aes coprum) 在拉丁语中, 铜是“来自柏树的金属”——柏树的发音与塞浦路斯发音近似, 阿芙洛狄特(维纳斯)诞生于大海泡沫之后, 登上了塞浦路斯岛的海岸。在金属的古代象征意义中, 铜是金星在地球的对应物, 在炼金术文载中, 金星也是铜的占星术象征, 不过在崇拜太阳神的仪式中, 代表金星的不是铜而是锡——与铜合金而成青铜的元素。在古代社会(赫希俄德, 奥维德)的传统中有黄金时代和随后的白银时代, 但在现代的铁器时代到来之前还有个铜器时代, 它是贵金属时代和当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对纯自然状态的铜进行冷锤加工(如在史前时代的北美), 可生产出一种比铸铜更坚硬的金属。在西非, 铜被奉为温暖和光明的神秘象征。古中国和欧洲一样, 对纯铜与它的合金即青铜和黄铜几乎不加区分。人们用铜来铸钱币(铜钱), 钱币中央有个方孔, 便于穿绳线。因“铜”与“同”发音一样, 人们又将铜币放在新婚床上, 希望一对新人能白头偕老。在地狱里, 罪人被迫喝熔化的铜水, 或让那些好色之徒跳舞, 但当他一拥抱舞伴, 舞伴马上就变成通红炙热的铜柱。铜也用来制造宗教所用的鼓和钟。

头发 (hair) 大多数人相信头发是生命力的传送者, 甚至在一个人死后还会继续生长。例如对《圣经》中的英雄参孙来说, 头发就是他力量的源

泉。古希伯来人的宗教侵信者起誓“永不剃发、剃须”(《民数记》第六章第五节)而且永不喝葡萄酒, 这被解释为是对移民文化和习俗的一种抗议, 是为恢复早期游牧时代的那种纯洁而抗争。其他那些住在远离文明地区的人——如悔过者, 像施洗礼者约翰这样的先知及埃及的隐士等都留着长发。能包住身体的长发, 像埃及传说中的圣母玛利亚那样, 对女性忏悔者来说则表示放弃世人关注, 不在服装上卖弄铺张而只求能裹住身体的独居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在中世纪, 长发也是“邪恶”与“贪欲”的象征, 与那些海妖塞壬(见水妖)及难对付的押沙龙(Absalom)有关, 后者悬挂在树上时, 因头发被缠在树上而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十八节)。在日耳曼族人的文化中, 由于头发生来就是自由的标志, 因此奴隶和囚犯的头发都被剪去, 而僧侣的秃头表明他已放弃做普通人的自由。在很多文化中, 头发是葬礼上的祭品; 而剪掉头发也是表明妇女进入修道院当修女的标记。不同的梳头方式也常用来表明社会地位和职业的不同。儿童的头发在他们不再是学步的孩子时剪去, 或专门留一部分头发不剪直到长到青春期为止(就如古代埃及的童神何露斯·哈波克雷特斯 Horus Harpocrates)。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物或魔鬼常被画成长着蛇发[如复仇女神, 地下的埃特鲁斯坎神(Etruscan); 美杜莎(Medusa, 见“戈耳工”)], 而红色头发常被认为是“邪

恶的”。在现代社会的亚文化群及反主流文化群体中,长发常表示一种独立于资产阶级准则或反抗它的欲望。传说及神话故事则常包含以上提到的主题。像其他女性一样,贞女通常是披长发的,拉甫泽尔(Rapunze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班牙有关圣女艾格尼丝(St. Agnes)或玛丽·马德琳(Mary Magdalene)的古老故事和传说也提到了头发。

神奇的宗教仪式也常与头发有关,如用某人的头发打结使她或她产生爱慕。在十九世纪,把所爱的人的一绺头发放在小盒里带在身边的习俗流传很广。与头发有关的修辞手法也常用在许多不同文章的语境里(to have one's hair stand on end,意思是“令人毛骨悚然”;not to get gray hair over something,意思是“不为某事担忧”;not to turn a hair,意思是“不动



头发:镀银的项圈,骑士团的发辫。奥地利,约1380年。

声色”;to let one's hair down,意思是“毫无拘束”;to escape by a hair,意思是“死里逃生”;to get into one's hair,意指“触怒某人”)。这说明我们应对我们身上这个最小的部分加以注意并“辨别”。(见头巾和帽子)

头巾和帽子 (headdress and headgear) 头巾和帽子有很多种类,比起其他种类的装饰物有更多的象征意义。它们增加视觉效果,使人显得更高,而且由于离人的视线较近,因而成为人们首先注意的对象。它们是头衔的标志物,像王冠、花冠、皇冠,能马上引起尊重。头巾常用来表示在特别群体或特别地区中的社会地位或成员关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头巾是个人所属某一个年龄组的标志,它还可以为穿戴者服务(如进攻的士兵戴头巾可威吓敌人)。

用羽毛装饰头巾常指作战英勇,有一些地区(如在巴布亚)武士们头上戴着整束的羽毛、鸟嘴及部分植物,为的是显得突出,使人印象深刻。同样,帽子不仅用来保护戴它的人(可以用牛角、马梳、野猪牙、羽毛及鹿角来装饰),它还可以代表戴它的人,如威廉·退尔(William Tell)传奇故事中总督盖斯勒的帽子。摘下帽子会使人显得矮些,因而用来表示对人的尊重。在许多文化中,结了婚的妇女不允许在公众场合露出头发,必须用一种类似穆斯林的头巾把头发包起来(一种日耳曼人的传统),或是用一块布盖起来(在古罗马),女帽后

来替代了这些盖头发的东西,在德语表达中,“女帽”可以表示一位女士已经结婚(在德国西南斯瓦比亚的一些地方,新郎在结婚的那天戴着高帽子表示他比新娘优越)。与帽子有关的短语在英语里也很多。帽子可以表示一个人的职业,“to wear many hats”(戴很多帽子)表示有多种功能;“a bee in one's bonnet”(帽子里的蜜蜂)表示有一种怪想法;“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把什么东西藏在帽子下)表示“保密”。如今在城市范围内不戴帽子或其他头饰的趋势也许表示了一种社会平等的愿望。

土木香 (elecampane) 菊科植物 (*Inula helenium*), 不仅仅因为是草药而受到珍视: 据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带走海伦时, 她手里拿的就是土木香(故也叫 *helenium*)。在基督教中, 这



土木香。霍伯格, 1675年。

种植物因其药效而成为解脱罪孽的象征: “海伦的花朵使我们娱悦, 能强身健体, /它是抗毒药, 使我们复元, 健壮无比, /也能增添我们对教会和《圣经》之爱, /将完美的基督徒灵魂救离人间苦海。”(霍伯格)

鸵鸟 (Ostrich) 在希腊语中, “鸵鸟”这个词原意为“麻雀”, 为了避免混淆, 就根据鸵鸟的大小及其腿脚的形状, 在“麻雀”前加个“大”字或用“骆驼麻雀”来指鸵鸟。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地中海地区, 鸵鸟已为人们所知晓, 在当时的北非也同样发现了其踪迹。从非洲的史前或早期洞画可以确定鸵鸟的栖息地。亚里士多德认为鸵鸟既是鸟类又是陆地哺乳动物, 它的羽毛象征埃及的女神玛阿特 (Maat), 显然, 这位女神身披的羽毛就是鸵鸟羽毛, 早期的基督教经文《自然哲学家》(二世纪) 就赞扬了“美丽、闪亮”的鸵鸟羽毛, 书中描述这种鸟“在地球表面低飞, 它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希俄斯 (Chios), 人们亲眼看见它造访铁匠, 吞下火红的铁块, 铁块通过肠子时, 灼热的光还透出来呢, 但这块铁块却在消化过程中净化得光光亮亮。另外, 这种鸟在下了蛋之后, 并不按常规去孵化它们, 而是面朝蛋坐着, 热切地盯着它们, 在火热的目光注视下, 蛋慢慢地变暖了, 年轻的生命诞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教堂里, 我们会以鸵鸟孵蛋为例: 当我们站在一起祈祷时, 我们的目光必须同时注



画得像鹰的鸵鸟。引自动物寓言集《阿斯纳图书馆》，巴黎，十二世纪。

着上帝，因为上帝带走了我们的罪孽”。

但是，有人认为是太阳光孵化了鸵鸟的蛋，这可以类比为犹如基督从坟墓中苏醒过来一样：年轻生命的诞生是不需要父母的参与的（当然，这在动物学上是毫无根据的），这就象征玛利亚的纯洁（见贞女）。

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里，鸵鸟因为不能像天鹅一样飞行，结果就成了宗教伪善的象征：它常常拍打翅膀像要飞行，却从未离开过地面，“就像那些伪善者一样，他们外表神圣，却行为肮脏……最后，他们被自己的财产所压倒，再也无法得到上帝的恩惠”（乌特克舍）——猎鹰和苍鹭与鸵鸟不同，它们身体轻盈，飞行起来从容自如。

人们有时也用鸵鸟做纹章图案，如诗人 J. A. 埃森巴特（J. A. Eisenbart, 1666~1727），他的名字意为“铁胡须”，鸵鸟（和马蹄铁一起）也是钢铁历史悠久的奥地利城市莱奥本（Leoben）的象征。这两种象征都



吃马蹄铁的鸵鸟。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令人想起这种鸟传奇般的消化铁的能力。

拖鞋 (slipper) 在中欧，当男人们开玩笑或讲述有关“妻管严”的丈夫的故事时，这种妇女穿的传统鞋子（大概由于其含蓄地象征男性生殖器）便时常成为女性权威的象征（“怕老婆的丈夫”在德语中叫 Pantoffelheld，即“拖鞋英雄”，说的是丈夫“在拖鞋下立足”）。据说吕底亚古国的王后翁法勒（Omphale）的标志就是凉鞋，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在她手下穿着女人衣服当了三年的仆从。有一件古希腊的雕塑表现的就是阿芙洛狄特挥舞着一只凉鞋，以吓跑淫荡的半人半羊的神。各种解释表明了现代人们为何把拖鞋和女人的主导地位联系在一起。例如，奥地利的一些地方有这样的习俗：在婚礼舞会上每一个人

都设法踩到舞伴的脚,被踩的人注定一辈子生活在拖鞋之下。亲吻某人的脚是服从的一种表示,例如,教皇那只绣有十字架的拖鞋受到信徒的亲吻。奥地利南部地区把 Pantoffelheld 叫做 Simandl,大概是有“女人气的男人”的意思。在克雷姆斯(Krems)一带,有一种叫“女人气的男人井”名闻遐迩。有关亚马逊人和母权制社会的神话故事是由于男人为警惕女性的主导地位而编造的。

图腾 (totem) 在文化人类学里,图腾指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守护神或氏族的祖先,通常用一种动物来作为标志。太平洋西北海岸美洲印第安人(特林基特人、海达人、奇姆西亚人及夸扣特尔人)用树干雕成图腾柱,因此图腾一词变得更广为人知。大多数的图腾柱的底座都有椭圆形的开口,这种开口原先通向一间举行仪式的房子(但这种房子很少有保存到今天的)。柱上的雕像都是那些与本部落及本部落的神话有象征性联系的动物:熊、渡鸦、鹰、鲸、河狸——这些动物被认为与本氏族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图腾柱的雕刻和绘画通常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几十年来,图腾柱只被当做博物馆的藏品,但近年来,随着美洲印第安文化的复兴,图腾柱又重新回到印第安各民族的精神生活中。

古埃及各部落(后被划归不同的行政区域)的人在类似旗帜、带黄梁的柱子上雕刻超自然的图腾动物(如



北美印第安海达人 46 英尺高的图腾柱
(其顶部为一渡鸦)。

公牛、母牛、大羚羊),他们选择这些动物作为图腾也许源于某些神话,然而,文化人类学家尚不能复原这些神话。

古代某些部落也有类似的图腾动物,“这是原始的动物崇拜的痕迹”(斯坦普林格)。在民间传说里,常常出现有灵性的动物把人带到居住地或神坛去。例如,传说阿波罗曾变为一只渡鸦(他尊崇的动物之一),并大约在公元前 630 年把塞拉岛(Thera)的居民带到昔兰尼(Cyrene);两只渡鸦把亚历山大大帝引到宙斯的圣坛;公元前四世纪,当匹切纳姆(Picenum)的居民去寻找新的家园时,一只啄木鸟停在他们首领的旗帜上;埃涅阿斯(Aeneas)和聚居在昔姆(Cyme)的人由鸽子带领;伊庇多鲁斯(Epidaurus)的创始者追随蛇;萨漠奈人追随一头公牛;希尔派因(Hirpine)追随的是一头狼;一只野兔给人们画出建勃依埃城的范围;而把人们带到

藏有特洛冯纽斯(Trophonius)——皮奥夏人尊奉的半神——神谕的岩洞的是一群蜜蜂。然而,就图腾而言,人们尚不清楚古人对作为图腾的某种动物是否抱有强烈的感情,正如人们尚不明白古人对动物的命名是否有偏好一样。徽章上(现实的或传说中的)的动物的象征意义也存在这种不确定性(见纹章学中的象征)。徽章上的动物也许仅仅代表良好的品质(比如勇敢、有力、尚武等),而佩戴徽章的人十分渴望拥有这样的品质;因此人们更喜欢选择如鹰或狮这些“高贵的”动物刻在徽章上。

兔子 (hares) 不论是在象征主义还是在大众迷信当中,野兔与一般的兔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许多古代文明中,兔子被看做是“月亮上的动物”,因为在月圆的时候,月亮表面上的一些黑点看上去像跳跃的兔子。因此,在古代墨西哥阿兹台克人的日历上,兔子是二十日象征中的第八个,代表好运,克狄塞斯(Codices)人则用半月形的象形文字代表这种动物。在古代中国,月兔、桂枝被认为是长寿的象征。在佛教徒、凯尔特人、霍屯督人(Hottentot)及古埃及人文化中,兔子也与月亮有关。它更进一步的象征意义则与它的本性及传说中的个性有关,如警惕性。据说这种动物是睁着眼睡的,中世纪的内科医生相信吃了兔子肉会导致失眠(但古代人却认为吃了这样一顿饭可以使一个人漂亮九天)。大家都认为兔子很

容易受惊吓(在中世纪象征学中,一个武装的男子从兔子身边飞逃是懦夫的表现,对比《格林童话集》中的“七个小矮人”);兔子特别高的繁殖率和随时准备交配的特点使它成了贪欲的标志。但是,画在圣母马利亚脚边的白兔却是战胜“肉欲”的象征。复活节的兔子以及复活节的彩蛋在中欧传统中起着重要作用,表示对春天的欢迎。早期信基督教的生理学家提到了兔子的另一个特点:由于前腿较短,兔子可以飞快地跑上山,巧妙地躲过追踪者。“当那邪恶的坏家伙魔王跟踪而至,你又在找寻着逃生的岩石了……如果他看到你跑下山,在用心寻找地面上的食物,他会在你不留神时马上追击你。但是让他看看你带着上帝的意愿飞跑的样子吧,搜寻着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岩石,爬到美德的顶峰,那么这只狗就会打转回头,正如大卫在《诗篇》中所写到的:



勇敢的兔子冲上坡。J. 博斯基乌斯作, 1702年。



兔子：三只兔子象征三位一体，来自帕德博恩教堂的窗户画。

那些想对我干坏事的必然折回并遭报应”。这段话或许说明了兔子常出现在基督教插图里的原因。它这种毫无抵抗能力的特点使它成了仁慈并只能信奉上帝的象征。兔子吃葡萄(见酒)象征天堂里的灵魂可以安全地享受长生果。我们经常看到三只兔子在一个圆圈里的图画，它们的耳朵构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使人很容易想到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或时间的循环过程。

古代人大多赋予兔子正义的性格(兔子也是伊比利亚人的象征)。据普鲁塔克(Plutarh, 公元46年~公元120年)的说法,它的速度和警惕带有“神的”品性。按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 公元23~公元79年)的说法,这种女神阿芙洛狄特(Aphrodite)最喜欢的动物对妇女们很有好处:它的肉可以使不孕的妇女生育,吃它的睾丸可以增强男子的生育能力。术士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us)(公元一世纪)介绍说抱着兔子绕产妇的床三周可以使她顺利生下孩子。在古代中国

的黄道十二宫图中,兔子代表第四宫(见星星)。六个男孩围着兔儿爷的画像象征祝福,一般在中秋节表达对孩子们顺利成长懂事的祝福。由于与月亮有关,兔子这种动物属“阴”。在佛教徒传说中,“兔子”有一个特殊的角色:一只兔子,因同情快要饿死的佛陀释迦牟尼,于是跳入火中把自己变成食物奉献给他,因而成了救世中自我牺牲和忠实的象征。在当地美国人的神话故事中,兔子代表单独一个国家的英雄,像格鲁斯卡博(Gluskabe)或马纳波措(Manabozho),是现在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兔子也是非常狡猾的,它能机智战胜比它个子大得多也强壮得多的动物,像熊和野牛,对以心理学占主导地位的象征学家来说,兔子的速度和“胆小”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兔子的高繁殖率:这使它成了多产和旺盛性欲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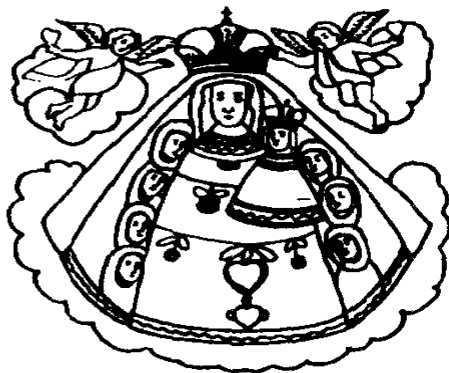
瓦尔基里 (Valkyries)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 valkyrjar, 意为“挑选阵亡者的人”) 北欧神话中与武士的光荣牺牲有关的人物。她们是奥丁神 (Odin) 的侍女, 奥丁神要在人间的战场上挑选英勇善战的战士——准确地说, 就是那些不怕死的人——以便让他们同他一道在世界末日的世界毁灭 (Ragnarok) 之战中并肩作战。瓦尔基里骑在快马上穿云过雾, 把挑选到的武士送到瓦尔哈拉 (Valhalla)——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在《埃达》(Edda) 里, 瓦尔基里包括下面的名字: 斯古尔德 (skuld, 北欧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中的最后一位, 掌管人间的死亡)、布伦希尔特 (Brunnhilde)、高尔 (Goll, “叫出声来的女人”)、贡都尔 (Gondul, “母狼”)、赫利斯特 (Hrist, “风暴”)、米斯特 (Mist) 和特鲁德 (Thrud, “力量”)。那些牺牲在战场上并被带到瓦尔哈拉殿堂的人被称为“einherjar”(“格斗者”), 他们每天都面对面地进行操练, 到了晚上他们像没有受伤的人一样狂饮。整个有关瓦尔基里的神话传说一方面体现了战死沙场的巨大光荣 (与阿兹台克人在战场上或圣坛上祭奉战死者不无相似), 另一方面表达了一种毫无畏惧地面对世界末日那场战争的决心——在这场战争中所有的神及其侍从都将倒下, 在此之后一个新的纪元就要开始。

在瓦尔基里神话中, 人们最熟悉的是布伦希尔特, 她是《尼伯龙根之歌》中的悲剧人物, 是她使英雄齐格



弗里德 (Siegfried) 遭受灭顶之灾, 而齐格弗里德是促成她与国王巩特尔 (Gunther) 结成百年之好的人。人们通常认为布伦希尔特“强健有力”,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她才变得家喻户晓。

外套、短斗篷和长袍 (coats, capes, and robes) 能遮盖整个身体的外衣, 使人的躯体在视觉上有整体感并显示出力量, 于是华丽的外衣就



外套:《玛利亚的斗篷》。来自德国南部某一书房, 约 1830 年。



外套和斗篷帮助圣雷蒙德和圣塞巴杜斯渡河。W·奥尔作,1890年。

成为统治者们堂皇装饰品的一部分(如加冕典礼穿的长袍),常缀满珠宝。人们认为穿衣者的“气氛”会附在外衣上,这就使得先知们的衣袍成为珍贵的遗物。先知以利亚的斗篷分开约旦河河水,后来火焰之车把他接上天国,他的追随者以利沙(Elisha)拾起他的斗篷,欲重复这一奇迹(《列王纪下》第二章第八到十四节;比较《列王纪上》第十九章第十九节)。据说基督教的圣人们如圣弗朗西斯(帕奥拉的,Francis of Pa-ola)凭各自的斗篷过河,圣马丁(图尔的)和圣弗朗西斯(阿西西的,St. Francis of Assisi)和乞丐分享自己的斗篷,其他的圣人〔包括圣布里奇特(Bridget)、高尔(Goar)和戈特哈尔德(Gotthard)〕能把他们的斗篷悬挂在阳光上。披肩和斗篷还有进一步的象征意义:保护性的包围,像有些绘画中圣母的披肩一样。宗教流派的女创始人也常把斗篷给予她们的保护延伸到其他人身上。



外套:圣马丁。来自奥伯威塞尔圣母教派的壁画,约1520年。

将自己的外套裹在另一个人身上意为给予别人长辈般的关怀和保护。关于梦的心理学认为外套象征温暖的包围和庇护。当梦者穿上他自己或他母亲的外套,那就是说“一个人离开母亲的温暖,投身到冷漠的外部世界中,但他的第二次出生即精神上的新生还没有到来”(阿拜利)。(也见蓝色)

网 (net) 一张网覆盖许多世界中心石,这种雕像的作用不太清楚。(是不是用来约束那些选择半圆形祭坛作为居处的超自然生物?)希腊神话中的火神和铁匠赫菲斯托斯(拉丁语为伏尔甘)当场捉住他不忠的妻子阿芙洛狄特(维纳斯)和她的情人阿瑞斯(玛尔斯),用一张网丝打制的网牢牢罩住,将他们暴露在众神的耻笑



网。霍伯格,1675年。

之下(照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暗示),这张罩住阿芙洛狄特的网再现了她首先作为大海和捕鱼之神的重要标志。的确,网的一般用途是捕获或捕捉,其象征意义亦如此。北欧女海神瑞[Ran,即海神伊吉尔(Aegir)的女儿]用网将淹死的人收集起来,带到她在黄泉的私人王国里去。波利尼西亚神话中的魔术师毛伊(Maui)为了将火送到人间,即用网将太阳罩住而盗得火焰。在古代波斯,网是神秘主义者的象征,他们用网来“网住”精神启迪。圣路加的福音叙述了革尼撒湖(Gennesaret)上“一网所捕的鱼”(用网)的奇迹(《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预示彼得后来成为一名福音传教士:“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第十节)。在印度,蜘蛛的网象征宇宙秩序;由于其放射状结构,它也象征神性的散发。喜马拉雅地区的“魔网”与蛛网相似,用棍子和线构成,是摧毁邪恶神灵的陷阱。在印度,蛛网也象征在感官上进入幻觉世界(即空幻境界):弱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但强者能挣脱出来。在雨果·

冯·崔姆伯格(Hugo von Trimberg, 1230~1310)的《恶魔之网》(1290)中,一个虔诚的隐士劝说魔鬼放弃他的计划:他的仆从们(骄傲、嫉妒、仇恨、贪婪、暴食、欲望与愤怒)带着一张巨网四处游荡,捕捉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在《路加福音》中,这里的网是撒旦的同仁。

汪达尔人 (Vandals) 大迁徙时期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在现代,该词指古代汪达尔人无端造成的毁坏以及当今的故意毁坏文物者。历史上的汪达尔人最初在奥得河(Oder)和维斯瓦河(Vistula)沿岸地区定居,分为两个部族:阿斯丁人(Asdings)和西陵(Silings)人。大迁徙时期到来时,西陵人进行了大规模迁移,最后于公元411年在西班牙南部定居下来。[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大概是“汪达卢西亚”(Vandalusia)的讹误]在那里,他们学会了航海,不久他们在国王盖泽里奇(Geiserich)的率领下来到北非(公元429年);公元439年他们征服了迦太基,并在那里建立了帝国。从迦太基出发,他们开始了在地中海地区的海盗活动;公元455年,他们出乎意料地攻占了毫无防备的罗马城。“掠夺活动持续了两个星期,但并没有发生恶意毁坏,而且平民的生命也没有受到损害……与公元前146年打败迦太基人后的恐怖行径相比,汪达尔人对罗马的洗劫相对来说是温和的,而且并没有违反当时公认的军事准则。‘汪达尔人的作风’



北非汪达尔人的硬币，上有贡塔蒙德国王(卒于公元496年)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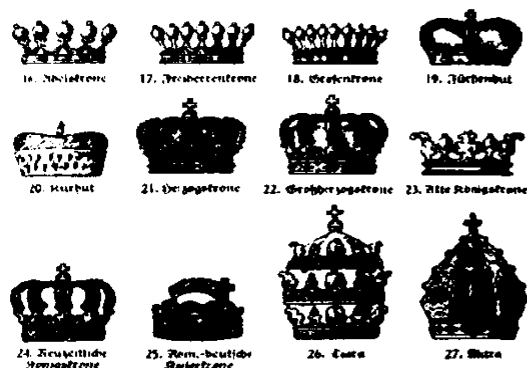
一词(Vandalism)由法国布洛瓦的主教格雷古瓦(Gregoire of Blois)于1794年第一次使用，以描述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野蛮破坏；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与汪达尔人在455年对罗马的洗劫并无二致。格雷古瓦这样做的结果是，汪达尔人被摊上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坏名声。带走战利品(大多数原属公共财产)是当时的普遍做法，罗马人在作为战胜者时就是这样做的”[纳克(Nack)]。盖泽里奇的曾孙盖里默(Gelimer)当政时期，汪达尔人在北非的帝国便崩溃了，领土被罗马人收归统治。被俘虏的汪达尔人并不受到处决，而是收编进罗马军队，因此分散在这个分崩离析的帝国的各个省份。

王冠 (crown) 头上的装饰物，似乎能使戴上它的人高出别人一头，并使这个身居万人之上的人合法地与更高的地位相联系。人们在无文字



萨萨尼德统治者王冠。来自6~7世纪波斯的青铜器。

历史文化中发现了羽冠、角面具等等。环状冠象征王权，其结构在象征意义上与(无穷尽的)圆圈有关，闪亮的宝石增加了外表堂皇、财富和上帝之选这些含义。王冠的尖顶像阳光，因为戴王冠的统治者一般被认为代表一个(父权的)太阳宇宙。国王的王冠通常用太阳金属即金子做成。在基督教绘画中，王冠不仅与君权有关，也暗示(人类)存在可望获得的最高地位，如对玛丽一世的加冕典礼(她的王冠包括十二颗星星或十二颗宝石)和手中藏有王冠的殉难者的描写。在共济会里，“四个戴冠人”(Quattuor Coronati)是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研究分会的保护圣人，都是信仰的殉难者。在中世纪雕刻中，头戴王冠的第七级天使代表忠实和希望、智慧和教会，而犹太教的化身“辛那哥格”歪戴王冠(且蒙住双眼)。三重冠



王冠面面观。

(三重冕)代表主教,五重冠是天父上帝的标志。

在东亚,状似花朵的冠象征高度发达和精神高出肉体的升华。尤卡坦的玛雅大牧师所戴的头冠奇形怪状,古埃及的双冠指上下埃及的联合。犹太高级牧师和阿兹台克王国的统治者头戴花冠。东方的婚礼和葬礼都用到花圈,暗示生命达到新的境界,它在象征上与冠有关但却是一种更简朴的装饰品。(也见秃鹫,头巾)

王位,宝座 (throne) 每一个阶级社会都为自己的领袖——国王或皇帝——搭建一个庄严而又神圣的宝座,以便使统治者在正式场合(即使是坐着)能占据着居高临下的位置,俯视他的“臣民们”,王位因而具有自己的象征意义。在很多语言中,它代表统治者的权力或王国。克里特岛上所谓的“米诺斯王位”尤其著名。荷马笔下的神、国王及贵族都有自己的宝座。有时人们为神留有空宝座,因为人们相信,虽然看不见神,但神

却无时无刻不在。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由于受中东文明的影响,古希腊人把王位装饰得非常奢华。位于奥林匹亚的宙斯宝座(由菲迪亚斯雕刻)和阿米克雷的阿波罗宝座属最著名的宝座之列。在罗马,有专供皇帝和罗马女神使用的宝座。这些饰有王冠和节杖的宝座本身受到人们的崇拜。在小亚细亚赫梯文明里亦有类似的情况。

《圣经》中有很多章节提到上帝的宝座。作为上帝的代表,所罗门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精金包裹”(《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十八节)。耶稣答应他的使徒,他们将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人子坐在他荣誉的宝座上”(《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启示录》写道:“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他,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第二十章第十一句)



伊西斯头顶一象征性的宝座(公元前15世纪)。



坐在斯芬克斯王位上的国王。约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人的石头浮雕。

彼得的宝座是教皇职权的象征，主教和男修道院院长也有自己的宝座。在东正教的象征绘画里，“坐在宝座上的基督”这一主题常常用来表示在末日审判时基督的回归。

在欧洲以外的文明里，特别著名的是波斯国王（即“沙”）的“孔雀宝座”及西非阿散蒂人的“金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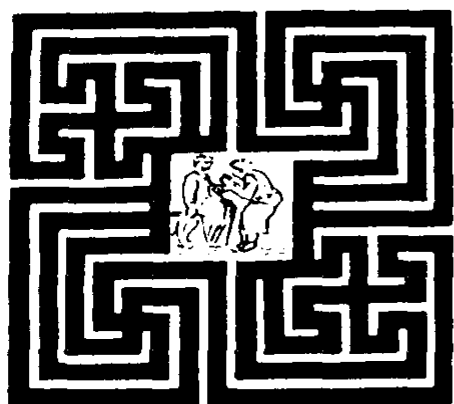
王蜥 (basilisk) (希腊语意为“小国王”)一种来自蛇王国(见蛇)、具有丰富象征内涵的神秘动物。宾根的希尔德加德(1098~1179)这样描写王蜥：“一只自感怀孕的蟾蜍看见一只蛇蛋，便坐在上面孵它，直到她(自己的)孩子出生。孩子死了；但她继续坐在蛇蛋上，直到蛋中有生命骚动，伊甸园的蛇立即对它施加魔力……小生命破壳溜出来，突然喷出一口火一般的气息……(它)杀死任何靠近它的东西。”其他传说认为蛋是一只

老公鸡下的，由一只“有毒的”蟾蜍孵化。圣奥古斯丁写道，正如王蜥是蛇之国王一样，撒旦是鬼之国王。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中，王蜥是戴王冠的蛇，它的臣民要向它表示敬意。它象征肉欲(luxuria)，即七死罪之一，耶稣和它以及狮子、龙战斗。十五世纪末迅速传播的梅毒据说就是王蜥的毒液。巴洛克象征学书籍暗示抵御王蜥的惟一武器是用一面镜子将这种动物“恶毒的凝视”反射回它身上去：“面对王蜥充满毒液的目光/以照镜回击这野兽致命的凝望；/对邪恶者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什么方法比以毒攻毒更有效？”(霍伯格)



王蜥。霍伯格,1697。

万字 (swastika) 十字的一种特殊形式，被阿道夫·希特勒的死党定为一种有政治含义的标志，代表一切属于雅利安、日耳曼或条顿的东西。从1935年到1945年，白色背景上的黑色万字(其上方有一只鹰)象征着纳粹德国。在欧洲和美洲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万字饰，实际上，它是



万字：像迷宫一样的罗马地板镶嵌画。

由车轮上的两根辘构成十字变形而成。如果十字四端的直角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意味着一种循环有力的运动（万字饰的方向既有顺时针的也有反时针的）。因此万字饰可以表示一年四季的周而复始。这一点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的前雅利安文明里已有记载（约公元前 2000 年）。在古代中国，万字是罗盘上四个方位的标志。从大约公元 700 年起，中国人就把它和 10000 这个数字或无穷联系在一起。在印度佛教传统中，它被称为“佛心的印章”；在西藏，人们把它和吉祥联系起来，并把它当做护身符。在印度耆那教（公元前 6 至前 5 世纪在印度与佛教同时兴起，反对祭祀，戒杀生，实行苦行主义，主张灵魂轮回说）里，万字的四只“手臂”分别代表生存的四种形态：神的境界、人间、动物界及阳间。在地中海文明里，万字四端的直角有时是弯曲的，或被延长、曲成直角，从而形成迷宫。古希腊人认为万字是四个希腊字母构成的，因此在

希腊语里它又被称为伽马十字（crux gammata）。被称为“托尔锤”的古代北欧护身符的形状就像一个万字。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万字这一符号在美洲的文明里并不常见。

古代诺斯替教派把一种四条弯曲的腿形成的万字当做一种秘密符号，这跟（三条腿构成的）三曲腿图很相似。

威廉·退尔（William Tell） 象征瑞士人渴望独立和自由的传奇性人物。根据传说，退尔是伯尔格伦村的猎人，暴虐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总督盖斯勒（Gessler）命令他用自己的弓箭射击置于其子头上的苹果。结果他成功了，但接着他杀了盖斯勒，从而发出了瑞士人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起义，进而建立新联邦的信号。

现代的阐释者们在把这一传说理解为象征瑞士人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国家独立的同时，也注意到猎人被迫用箭射自己的儿子这一主题远比据认为发生在瑞士的这一事件古老得多。在丹麦著名历史学家萨克索（Saxo）的著作（约公元 1200 年）里，这个猎人的名字叫托科（Toko）；在古代北欧的神话中，他的名字叫做埃吉尔（Egill）；在苏格兰传说里，他叫威廉·克劳德斯利（William Cloudesly）。第一次把这种题材写成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故事的是《退尔之歌》（十四世纪），后来它被收进民谣集里，大约在 1470 年人们把它和策划推翻哈布斯堡统治联系起

来。威廉·退尔传说的影响之所以超出瑞士的国界,主要因为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和罗西尼(Rossini, 1790~1868,意大利作曲家)的同名歌剧,后者是以意大利复兴运动(十九世纪以统一意大利为目标的思想文化运动)的精神进行创作的。渐渐地退尔便成为了自由而反抗压迫的坚强无畏的英雄的象征。

退尔传说里的一个细节——总督把自己的帽子放在高高的杆头上——应理解为古代司法或军事权威的标志,而不是残暴统治的标志。



威廉·退尔用箭射儿子头上的苹果。
选自梅斯特·D·S的木刻,1707年。

纹章学中的符号 (heraldry, symbols in) 盾形纹章的符号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比它们本身更多更重要的意义,更多是人们强加上去的意义(对比颜色的象征)。有些纹章中包含猜字谜画,通过同音异义表达出意思,因而与词源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一些家族的名字或地名

[像雪莱(shelley)中的“贝壳”(shell),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中的“矛”(spear)]。如果把近代迷信都用来表现纹章学符号的深层意思则是错误的。这类纹章学的注释在文学作品处于结构复杂、奇异怪诞的时期中曾一度在矫揉造作者中间非常流行,贝克福勒(Böckler)的《纹章学的艺术》(1668)一书中引用了一些这样的例子:他们只是对学者们留下的历史文献感兴趣,并没有真正去留意研究它们,显然“王室的”动物如鹰和狮子常出现在统治者的盾徽上(也是用来表示信心)。至于说山猫实际上表示的是“快捷、迅速、狡诈、机警及准确的智商”,而公猪则象征“无所畏惧、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战场上敢于同敌人作战的勇气”,这种说法只是文学创造上矫揉造作的解释,对真正的学者来说还不够精确,十九世纪,这些注释引起广泛讨论,但受到那些只把纹章学看作是对历史研究的一种辅助的人们的反对。(见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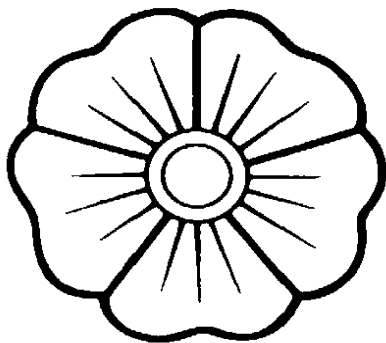
蜗牛 (snail) 由于其缓慢的爬行速度(“蜗牛速度”),这种软体动物常被用于日常口语当中,同时因其匀称的螺旋形外壳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由于蜗牛把自己封在壳里,在冬天或干旱过后才重新打开“盖子”伸出头来,因此蜗牛被用来象征基督的复活。另外,蜗牛随时都背着自己的“房子”,这使它成为寓言中自给自足的形象:蜗牛是一种随时都带着“家产”的生灵。宾根的希尔德加德对



蜗牛：“我带着自己的家产”。J. 博斯基
乌斯作，1702年。

从蜗牛身上提取的东西的药性进行了研究(蜗牛的壳在碾成粉末后可以治寄生虫病;蜗牛的提取液可以缓解烫伤,药效和蚯蚓配制的药物相似);在提到蜗牛时,她用龟代替。

五 (five) 五角星形暗示了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当星形中的两点朝上一点朝下时,五角星形可看做直立的人形,有头、胳膊和腿;倒过来,就成了“巫术”中的一个象征。《旧约》中的首五卷叫《托拉》,耶稣用五个面包养活四千人(见面包),石头祭坛上的五个十字架用来纪念他身上的五处钉痕。中世纪象征学家把许多花朵的五片花瓣和人的五官联系起来。在古代中国,五是个神圣的数字:五方位(包括中央)、五原色、五音调、五习俗、五味、五种动物(长须类、羽毛类、甲壳



五瓣花朵:好运的象征。来自“幸福五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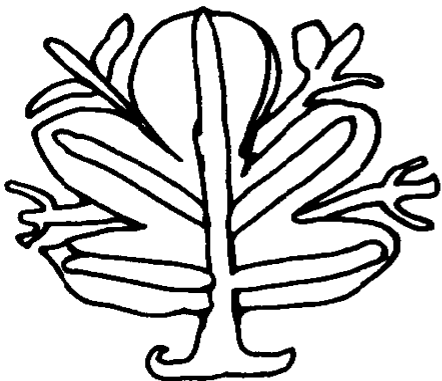
类、有鳞类和无保护类)、五种人际关系和“五经”(春秋、诗、书、礼、易)、五种要素(金、木、水、火、土)对应五方位和五原色。还有五种尘世幸福即财富、长寿、安宁、美德和健康;五种道义即人性、责任、智慧、可靠和重礼仪;五种纯洁之物:月亮、水、松、竹和梅。还有贵族身份的五等级,五谷、五刑和偏远地区的五个统治者。这种五结构似乎成形于公元四世纪,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与孔子学说挂钩。

日本文化中有五个幸福之神。

雾 (fog) 一般象征现实与非现实之间一片不明确的“灰色”地带。在古凯尔特神话中,这一地带包括地球的西北地区,介于凡尘和极乐岛之间;在北欧神话中,它指严寒的极地区死亡一般的黑暗。“雾屋”(Niflheim)这一名称指女神海尔(Hel)领地中的一部分(见地狱),生者无法进入它,那里住的都是亡魂,但被瓦尔基里(Valkyries)挑选去和奥

丁一道参加最后决战(Ragnarok, 见世界末日)的人可以进入。在远东的诗歌中,雾常常要么象征秋天,要么象征奇异的氛围,狡猾的神鬼(见狐狸)能在其中显现。中欧的神话故事常把雾解释为鬼怪(侏儒、女巫)在煮沸、酿造、纺织或进行其他活动;暗示人对未来以及对来世的无法确定,只有光明(精神启蒙)能驱散它。

无花果树 (fig) 地中海沿岸的常见果树,用来点缀伊甸园(见天堂),第一对人类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叶编织成小衣服来遮盖他们裸



钱币(金银硬币)上的无花果叶图案。来自古希腊的卡米鲁斯,约公元前550年。

露的身躯。在古代,无花果和葡萄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和动植物繁衍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的标志,是色情的暗示。在中世纪词源学中,拉丁词“犯罪”(peccare)与希伯来语“无花果”(pag)有联系(也见轻蔑的手势)。在诺斯替教派和伊斯兰教派的传统里,伊甸园的橄榄树和无花果树是两种

禁树。基督教的象征学里有许多地方描绘“枯萎的无花果树”,用来比喻异教徒;另一方面,《圣经》里又提到长满无花果的树(和橄榄树、葡萄酒一起)是天堂里无忧生活的象征。巴洛克诗人霍伯格在以下的诗句里讲到作为宗教象征的无花果:“无花果实甜蜜而诱人/众所周知,它是人类的救济品。/也正因此,我们争相而至/来品尝这上帝赐予的果实。”(1675)在佛教里,菩提树或无花果树是启蒙的象征,因为公元前528年,悉达多·乔答摩(佛祖)就是在无花果树下顿悟了自然和无尽苦难的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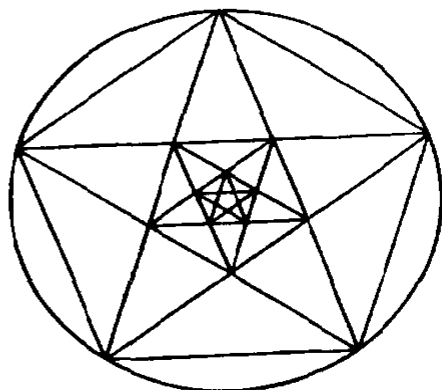
无花果。霍伯格,1675年。

五角星形 (pentacle) 用五连笔画出的五角星,也叫“五角星图案”,或根据其所附带的象征意义用它的拉丁名称 pentangulum, pentaculum (也用于指称仪式中其他的巫术符号),或 signum Pythagoricum (“毕达哥拉斯学派标符”,见毕达哥拉斯),或 signum Hygeae [健康女神“许革



洗礼盒上的五角星。来自中世纪希贝尼克教堂(达尔·马提亚)的大理石浮雕。

亚”(Hygieia)的标志]。毕达哥拉斯和他的信徒认为五角星形是表示心灵—肉体和谐的神圣象征,故它又成为健康的象征。在诺斯替教派和摩尼教派看来,五是神圣的数字(例如他们认为五种要素是:光、空气、风、火、水)和重要的象征;后来的教派(如巴尔干半岛的鲍格米勒派)承继了这一象征,常把它刻在墓碑上,或只用一只只有五根手指的手来表示。古代刻有神秘字符的护身符常用到五角星形,后来西方世界的巫术文献也一样常常提到五角星形。在基督教时代,五角星形有可能表示存在于诺斯替教派中的一股秘密“潜流”,它刻意避开基督教会的权威机构,也可能表示炼金术的思想观念体系。在巫术仪式中,五角星形常用作念咒仪式的辅助工具(如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



五角星形:圆圈内富于美感的同心五角星形。

中)。五角星形这一图案必须是全封闭的,线条不能中断。按传统说法,五角星尖角朝上与“白色”法术有关,朝下则与“黑色”巫术有关。表示白色法术的五星的画法是:从左到右画一条平行线,斜画至左下角,以此类推。表示黑色巫术的五星常嵌有山羊头。直立或白色的五星是人体的轮廓。

五角星形也常出现在基督教绘画中,与耶稣的五外伤痕有关,或由于它的封闭形式,表示起点与终点的汇合,即阿尔法和欧米加(比较圆圈)。不过,五角星形在西方世界中的用法可追溯到公元前,如伊特鲁斯坎人的陶瓷,或埃及人的墓画(中间不含任何图案的五星代表天上所有的星辰)。我们也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五角星形,如海星或棘皮动物,不过画五星也可简单理解为锻炼画图技法的一种游戏。在阿尔卑斯山区发现的岩画大部分介于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其中五星与具驱邪作

用的基督教及生殖器象征一道出现，由此可判定，它明显具有驱邪功能。在共济会象征中，五角星被当做“彗星”，有独特的意义：它的每一尖端放射出光芒或成簇的小星团，字母G位于中央。这一象征“使我们想起太阳，它的光芒照耀大地，我们因此时时牢记赋予大地万物生命及光辉的天恩”（伦纳霍夫-波斯纳）。共济会早在1735年就有关于彗星的记载，字母G有各种释义：“灵知”、“几何学”、“上帝”及其他诸多概念。炼金术和诺斯替教派一样，把数字五和要素联系起来，但特别强调源于四种常见要素的、属精神性的第五要素（quint aessentia）。作为驱邪标符，五角星常刻在老式的木门框、门槛和大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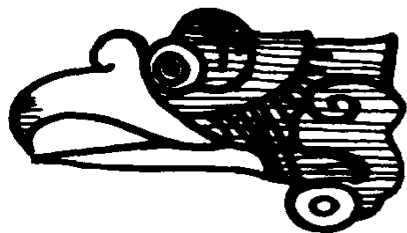
五角星形：符戒，字母组合“hygieia”“salus”（健康，富裕）。卡塔里，1647年。

兀鹫 (vulture) 兀鹫的不同品种（如大兀鹫、埃及兀鹫）在象征用法上并无区别。由于这种鸟只吃尸体的腐肉，因此人们认为它没有鹰那么

“威严”；古代伊比利亚人和波斯人把人（特别是战死的人）的尸体留给兀鹫啄食，今天西藏仍保持这种风俗；帕西人（Parsee）也有同样的习俗，人们把尸体放在“寂静塔”内，以便让兀鹫啄食。兀鹫只有在古埃及才受到高度的尊崇。它的形象是涅克贝特（Nekhbet）——上埃及埃尔卡伯（Elkab）的兀鹫女神。兀鹫通常被描述为盘旋在国王的上空，以保护国王；王后则扎上“兀鹫头饰”。涅克贝特也是分娩及母亲的守护神（见母亲）。兀鹫还以女神穆特（Mut）的形象出现；国王的王冠上饰有兀鹫和蛇。按照古人的记载，兀鹫常跟在军队的后面，因此就出现了关于兀鹫具有预言才能的传说：据说在打仗前的三天它们会集合在即将发生战斗的地方。宙斯可以把自己变成一只兀鹫；在荷马的《伊利亚特》（第七章）里，阿波罗和雅典娜也变成兀鹫栖息在一棵树上。地狱魔怪欧瑞诺摩斯（Eurynomus）被描述成坐在兀鹫的尸体上；而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被一只兀鹫或鹰啄食。在罗马人看来，兀鹫是战神的神圣之鸟，杀死兀鹫是亵渎神圣。兀鹫还作为神谕动物（例如它对罗马的创立的预言）出现在占卜术中，这显然是源于伊特鲁里亚人的传统。

人们普遍认为孵出兀鹫的鸟蛋并没有经过雄兀鹫的授精，授精的任务是由东风来承担的。因此这种鸟也用来象征圣母马利亚。早期的基督教文献《自然哲学家》说，当兀鹫“怀孕”后，它便飞到印度，去取一块空心、表

面有凹陷、凹陷中有滚石的“生育石”（与鹰石相似）。“当雌兀鹫感到分娩的阵痛即将开始时，她便把那块石头拿来，然后坐在上面，于是便能毫无疼痛地分娩！”这段话的寓意如下：“孕育圣灵后代的人，要把那块神圣的生育石拿来——它虽被工匠丢在一边但已成基石，只要你坐在它的上面，便会育出一个得救的灵魂……因为圣灵的这块生育石便是我们的主——由一位处女（圣母）孕育的耶稣基督。正如生育石的凹陷内有一颗滚石一样，在主的身上也体现出无限的神圣。”在印度的神话传说里，年老体弱而又丑陋的土星化身就骑在兀鹫的背上。在古代墨西哥，兀鹫是阿兹台克日历每月20天中第16天的标志。阿兹台克人相信兀鹫很长寿，因为老兀鹫都是秃顶的。



兀鹫：阿兹台克日历（每月20天）第16天的标志。

巫术 (medicine) 在描述美洲土著人传统生活的书籍中，巫术是一个统称，指代一切超乎现世之上、与宗教习俗有关的神圣之物。“巫术丛”指护身符和象征物，如箭头（见箭）、石头、羽毛、骨头、花粉；“行巫术”就是沉思、寻求幻觉。“巫医”就是萨满教

医师。在印第安文化中，病的治愈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穿着长长的祭拜礼服的萨满教巫师通常被称为巫医，即便当他们只是简单地跳跳大神时亦如此。实际上，这些巫师除了祭祀活动外，还举行附加的仪式。人们相信他们的特异功能能延及任何与宗教或魔法有关的事物。有时巫师着女服，如在沙伊安（cheyene）文化中；改变性别被看做是萨满教巫师与宇宙整体进行联络的一种方式（见阴



穿熊皮的巫医。来自美国的大平原乔治·卡特林作。

阳人)。“巫术轮子”即用石头排列成的圆圈状，显然与美洲大草原各民族的仪式有关。这个轮子的外圆周约100英尺，内圆或“轮轴”直径10英尺，轮辐有28英尺，似乎与太阳历中的28天相一致。巫轮外围的石头堆标明金牛座 α 星、猎户座 β 星和天狼星

等恒星在夏天早晨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地点。人种学家施莱西尔(K·H·Schlesi-ea, 1985)将这些“神秘轮子”和沙伊安人为“大地的礼物”而举行的仪式联系起来:“因为这些轮子是在山顶上被发现的,那么从山下是看不见的,它们直接属于天堂,属于更高世界的神灵。”

乌鸦 (crow) (拉丁语 *corvus*, 希腊语 *corone*)这种鸟在象征传统中和鸦完全没有区别。据说乌鸦和鸦一样,羽毛原本是白色的,希腊神话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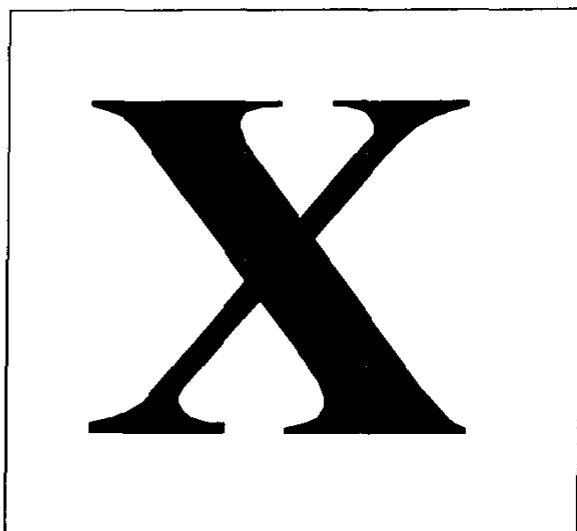
到太阳神阿波罗让一只雪白的鸦监视他的情人科罗尼斯(Coronis)公主,但这只鸟没能阻止已经怀有阿波罗的孩子的公主和一位阿卡迪亚王子发生关系。阿波罗诅咒这只渎职的守卫,把它的羽毛变成了黑色,然后用箭射死不忠实的公主。她的尸体放在火葬柴堆上待焚,但阿波罗从火焰中扯出他未出生的儿子,即治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在其他情况下,乌鸦是传达神谕的动物,有时作为克洛诺斯(拉丁语 *Saturn*, 比较克洛诺斯)和凯尔特神布兰(Bran)的标志。

锡安山 (Zion, Mount) 见耶路撒冷、山。

锡安山之星 (Zion, Star of) 见六角星、星、三角形。

香 (incense) 象征超俗的“神圣芬芳”，传统的香即乳香，是一种灌木的树脂。在古代，这种树从南阿拉伯进口，但在印度和东非也有发现。按照中东的风俗，烧香是为了祭祀和驱赶恶魔；而在埃及、巴比伦、波斯和克里特岛，烧香是为了祭拜祖先。自公元前七世纪以来，希腊的祭祀一直用香，尤其是在一些神秘宗派里；毕达哥拉斯对香也极为推崇。在罗马，人们举行葬礼或膜拜帝王时都烧香，这也是为什么天主教开始曾反对烧香，但它最终还是把烧香纳入其宗教仪式的原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也烧香，那徐徐上升的轻烟象征升天的亡灵或祈祷者高升在芸芸众生之上。

在犹太传统中，烧香仅是为了拜神——它象征崇拜同时也是为了平息神的怒火。智者从东方给年幼的耶稣带来乳香，《启示录》中记载：“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第五章第八节)“在用香之前先作祝福，这样香便带来神圣的色彩，起净化作用。用香炉画十字，代表耶稣受难；或画圈，把属于上帝的礼物分开。”(卢克，1987年)香炉常饰有凤凰雕像，或沙得拉



(shadrach)、米煞(Meshach)和亚伯尼歌(Abednego)的形象，他们在烈焰腾腾的火炉中高声称颂神(《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见炉)，他们的颂歌被喻作升起的香雾。《旧约》里伟大的祭司们(麦基洗德、亚伦、撒母耳)常常把手持香炉作为其标志，圣徒史蒂芬(stephen)、劳伦斯(Lawrence)、凡尚(Vincent)和贝拉基(Pelagia)也是如此。

在葬礼上烧香最初可能是为了除去腐尸的恶臭，只到后来才成为亡灵升天的象征。

在中美洲的玛雅文化里，人们焚烧硬树脂树(pom, protium copal)的树脂来拜神。树脂球散发的芳香“直达天穹中央”，而香也被称为“天脑”。香炉以火神尤姆·卡克(Yum kak)的名字命名。

远东的香最初是从檀香木中提炼出来的，如今东、西方国家烧的这种香柱大多从印度进口。人们有时收集香灰，吞服它来防病治病。烧香似



香“飘散时带来快乐”。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乎是随着佛教一同传遍整个远东地区的,现在无论在寺庙、小礼拜堂或家居的神龛里,人们普遍都烧香。

在欧洲施魔念咒召唤宇宙神灵(如行星之神)的仪式上,香被大量使用,显然是承继了近古神秘教派的传统。在有些情况下,人们燃烧一些催眠的物质来触发幻觉,炼金术士伦纳德·桑尼塞(Leonard Thurneysser)(1530~1596)就提到“各种香料如芦荟、乳香、没药、番茄木、檀香树脂、洋乳香”。

早期的医生也烧香驱赶有害的“瘴气”(一种致命的雾气)。

香柏 (cedar) 雪松属,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常绿植物,因其耐久性,故像柏树一样受到珍视。在埃及历史的发端时期,这种树就从黎巴嫩进入埃及,用来造船、制家具和做装木乃伊的棺材,也用来制作工具,因其芳香而成为上品。所罗门王用香柏在耶路

撒冷建造大庙。“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马嫩(黎巴嫩)的香柏树”(《诗篇》第九十二首第十二节)。教会神父奥利金(Origen,前185~前254)将香柏木的耐久性用在以下的道德说教中:“香柏不会腐朽,用香柏做我们的房梁可保我们的灵魂不腐败。”主教西里尔(亚历山大的)(Cyril of Alexandria,412~444)把香柏比作耶稣的肉身,永不会腐烂,只有天怒强大过香柏:“耶和華的声音震破香柏树,是的,耶和華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诗篇》第二十九首第五行)不过,霍伯格却强调此树的经久耐用:“所罗门用香柏建造他的庙堂,/以防蛀虫或雷电攻击它的堂皇。/当上帝降福于所有他喜欢的,/我们不怕灾祸,也不怕风暴的嚣张。”

遗憾的是,黎巴嫩的国树已将近灭绝。



香柏。霍伯格,1675年。

项圈 (torque) 凯尔特文化里常见的一种饰物,表明戴项圈者已成年或已获得武士称号。古罗马各式各样

的凯尔特(高卢)武士雕塑几乎无一例外都戴着项圈,可见它的象征意义不容置疑。它并非一种全封闭的环圈,戴在脖项上时其前部有一开口;两端饰有动物的头部或人的脸谱。考古发现已经表明,武士死后并非都戴着项圈,这与古代文字记载和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刚好相反。神和半神——不仅普通武士——也戴着项圈。

橡树 (oak) 橡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坚硬的木质常代表不朽和坚忍。人们认为橡树经常是闪电雷击的目标,所以在古代它常与闪电之神,天堂之主宙斯或朱庇特有关,宙斯通过多多那小树林中橡树的沙沙声来传达自己的志愿。在古罗马,一位森林国王统治着内米湖(Lake Nemi)上的一片橡树林,他把它献给朱庇特;橡树叶编织的花冠代表统治者的地位。凯尔特祭司崇敬有桑寄生缠绕的橡树,日耳曼民族亦如此,他们常把这种树环栽在集会广场周围,视之为雷神托尔(或 Thunor)的圣物[而立陶宛人把这种树与帕库那斯(Perkunas)联系在一起]。古代日本人也有橡树神(kashima-no kami),而在古希腊人看来,被称为树精的林中仙女就以橡树为家[“树精”(dryad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dryas”,意为“橡树”]。橡树叶据说能使狮子害怕,燃烧橡树所得的灰能保护农作物免遭病虫害,用橡木制成的箭能使蛇远离粪堆。在日耳曼浪漫主义诗人眼里,橡树象征不可动摇的力量(“忠诚、坚



修士正在砍倒一棵橡树。引自法文书籍插图,约1120年。

定不移,犹如日耳曼橡树”),因此,橡树叶成为纳粹德国军队的标志。在美国军队中,金橡叶形肩章指上校军衔,银橡叶形肩章指中校军衔。祭司在作预言前要吃橡子,但另一方面,橡子也是男性的性象征。“阴茎头”这个词(如龟头)在拉丁语中意为“橡子”;1629年,奥斯瓦尔德·科罗柳斯(Oswald Crollius)写道:“橡子类似和代表了阴茎头。”因此,橡子也被当做护符佩戴(“橡子”也是德国传统纸牌中的一种花色)。

箱子 (chest) (拉丁语 cista, 希腊语 kiste) 像盒子一样的容器,其对应拉丁词为 arca(见方舟)。狄奥尼索斯的魔箱(见巴克斯)——有可能不是箱子而是一个篮子——装满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由被称为“基斯多弗鲁瓦”的特别牧师保管,在举行纪念狄奥尼索斯的秘密仪式中,一条

蛇会从箱子里冒出来。埃莱夫西斯秘密仪式供奉的女神德墨忒耳(拉丁语刻瑞斯)的神像就是坐在箱子上。在罗马时代,箱子(cista)成为神秘的玄想宗教的一般性象征,分解英语词“箱子”,可知它是这一词源的延伸。

衔尾蛇 (uroborus) 咬着(或“吞食”)自己尾巴的蛇。在很多文化传统里都可以找到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



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手抄本插图:有翅膀的双头龙。



衔尾蛇与时间魔王。卡塔里,1647年。

图像,它是由动物构成的一个圆,代表“永恒的轮回”,暗示在一个无止境的循环里,每一个结尾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蛇本身已具有“返老还童”的象征意义,由蛇身构成的“封闭的圆”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象征世界末日与重整世界的循环,还象征



约公元前1200年中国周朝青铜器上的衔尾蛇图案。

死亡与再生——推而广之,它也象征永远(这与一个简单的圆的象征意义相似)。在炼金术的象征体系里,它象



衔尾蛇环绕着青年太阳神:时间的象征。古埃及。

征一个封闭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一种液体进行加热、蒸发、冷却和凝聚,以提炼或净化物质。这个图案中的蛇常被两种相互咬着对方尾巴的动物取代,其中处于上方的动物是龙(变化无常的标志)。



11世纪威尼斯的衔尾蛇。图中的希腊文意为“此物即万物”。

小树林 (grove) 与昏暗的原始森林不同,原始森林象征人们对未开发地区的恐惧,是“未驯服的”大自然,而这空间有限的小树林常常只有几棵树,是用以反思和静遇超自然神力和人物的地方。多多那(Dodona)在伊庇鲁斯(Epirus)的小树林被献给宙斯,宙斯通过这个神谕宣示所里沙沙作响的橡树来表达他的愿望。古代罗马人把耐米湖(Lake Nemi)上的阿里希亚(Aricia)小树林奉献给了狄安娜(Diana),并有一个神圣的国王守护着这片森林。这样的小树林也常常是逃亡者的避难所。在凯尔特人和日尔曼

人的传说中,也有类似供神用的小树林,在这里神会现身。按象征学的系统说法再进一步,从未驯服的原始森林到已受控制并经过开发的大自然,我们就看到了花园。



小树林,一只兔子正寻求庇护。选自约公元前850年埃特鲁斯坎人的花瓶,卡里。

蝎 (scorpion) 这种蛛形纲动物由于其螫针有毒腺这一明显的原因,长久以来一直和致命的威胁有象征性的联系,但它同时也象征诚实。在美尼斯统一埃及并建立第一个王朝之前,古埃及的一位国王就被称为“蝎”(古埃及语 selek),这一个词的阳性拼法(selket)就是信仰疗法术士(指用祈祷或魔术等方式治病的人)的女庇护神的名字。古代对付“会螫人的爬虫”的咒语表达希望神圣的魔法比任何毒液更具威力。逃离塞特(古埃及邪恶之神,是奥西里斯的兄弟,但他杀了奥西里斯)的女神伊希斯(奥西里斯之妹和妻)身上就带着七只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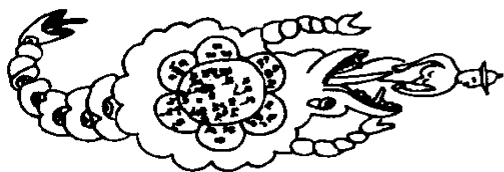
根据古希腊有关星座的神话,狩



“随时准备螫人的”蝎子。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猎女神阿耳忒弥斯派斯科庇俄斯(Scorpius)去刺杀力大无比的巨人猎手俄里翁(Orion),后来他们俩都被送到天上化为星座。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天蝎星座(Scorpius)出现在东边的天空时,本来很勇敢的猎户星座(Orion)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圣经》里,蝎子和毒蛇一样(见蛇)被用来象征邪恶的势力,在《启示录》里也提到它在地狱的魔怪当中的这种象征作用。人们还把异端教派比做蝎子,但在“文科七艺”里,它是逻辑和辩证法的象征(见梯子)。在中世纪的艺术里蝎子也象征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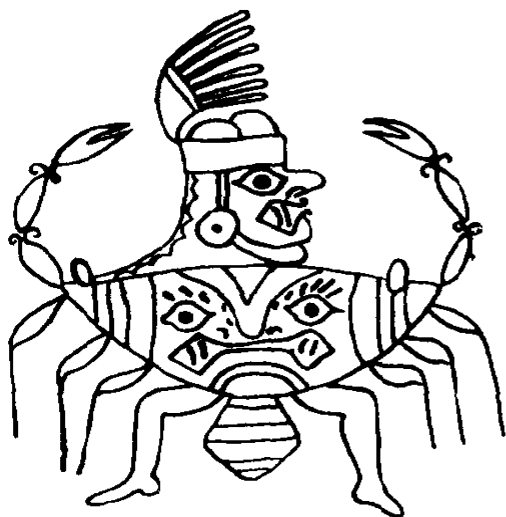
驱除恶魔的蝎子。西藏。

大陆。

在玛雅人的宗教里,黑战神埃克楚阿(Ek-Chuah)长着蝎子的尾巴。

在占星术里,天蝎宫位于黄道十二宫的第八宫,太阳从10月23日至11月21日从此通过。它的主星是略带红色的天蝎座 α 星(Antares,拉丁语意思是像火星一样的星,因其颜色相近,故名);天蝎宫由火星主宰(颜色:红色;金属:铁)。传统上,天蝎宫一直和以下现象有联系:男性性欲、破坏、神秘、神的启示以及痊愈能力和复活(以抵消蝎的毒液,在古埃及就有这样的说法)。如此看来,即使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东西也会被模棱两可地理解:是变化的源泉,也是生命战胜死亡的象征。(见蝗虫)

蟹 (crab) (拉丁语 cancer,希腊语 carcinus)这种甲壳类动物因为倒着行走,被普遍认为会带来倒运,但也用在有魔力的求雨仪式中。蟹要脱壳,故在基督教象征中表示“摆脱人性中固有的罪恶”和坟墓的束缚,获得再生。作为海洋动物,蟹象征洪水大泛滥。在古代世界,人们认为蟹是蛇的敌人,当太阳运行到巨蟹座,蛇就会觉得疼痛;同样地,有记载说鹿被蛇咬伤后会吃蟹来去毒疗伤。把蟹放在水里一个多星期,再把这水洒在种子上,种子就不会长寄生虫。黄道十二宫之四以巨蟹座命名,太阳在6月23日到7月23日到达巨蟹座;巨蟹座属水相,是“阴性的”。巨蟹座是月亮的所在地,故其对应金属是银。



蟹人。来自古秘鲁奇莫人容器上的装饰。

占星学家把巨蟹座和怀孕、下狱、施洗和再生、意识之苏醒以及喜欢隐居联系起来。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前460~前370)因为一些他自己也没有解释清楚的原因(但或许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病魔总是以动物模样出现),而用“蟹”这个词指代肿瘤,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了“癌症”(cancer)这个词。根据希腊神话,在赫拉克勒斯



蟹:《星相书》中的黄道十二宫象征。约1350年。

和勒纳(Lerna)的一个九头蛇怪许德拉(Hydra)战斗时,蟹想阻止他,便扎他的脚后跟,被赫拉克勒斯一下击碎,不过蟹还是被接上了天空(成为巨蟹座),以认可它在死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勇气。

邪恶(vices)在视觉艺术里,道德上的罪孽通常被人格化,由相貌丑陋的人来代表,这些人往往在与美德作战。罪孽的数目、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标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最主要的邪恶有:骄傲——一个有冕的长着蝙蝠翅膀的女人,她骑在狮子上,手执节杖;妒忌——一个骑着一条嘴里叼着一块骨头的狗的女人;暴食——一个骑着口里叼着一只鹅的狐狸的女人;贪婪——一个坐在钱箱上的男



邪恶:英维迪娅(妒忌)双手扼住自己的脖子。卡塔里,1647年。

人,通常他身边有一只獾;懒惰——一个躺在驴背上睡着了的男人;愤怒——一个撕毁自己衣服的男人或两个用剑决斗的男人;性欲——骑着猪或羊的女人,或双手抱着自己的鱼尾



邪恶:用恶魔代表的七种罪恶。选自格莱因的《石榴书》,1511年。

巴的海妖(Siren,见水妖;但这一形象也出现在用于避邪的护身符上);无信仰——一个站在偶像前的人;绝望——一个正在上吊的男人(犹太);愚蠢——一个咬着石头的人;懦弱——一个见了野兔就逃避的男人。在巴洛克时期妒忌也被描述成企图勒死自己的袒胸露臂的女人;诽谤或非难、指责由拿着棍棒的希腊神莫摩斯(Momus)代表;而欺诈则由长着人头、蝎尾的蛇代表。后期的巴洛克雕刻家通常用十四座雕像表现基督为人类的邪恶赎罪而受难的经历[即苦路14处(the Stations of Cross)]。

西风之神 (Zephyrus) 在希腊神

话里代表西风。见福罗拉、风信子、虎、风。

锌 (zinc) 见砒。

心 (heart) “心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手做什么事,腿往哪里迈,全身各个部分怎样动起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心指挥的”。这些古代埃及人的文章说明的那些被看做是心所起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其实大都与头脑有关。心脏是循环系统的中心器官,是保持生命的基础,也是生命是否出现异常的信号(通过准确无误的“心跳”),在很多较古老的文化里,心脏是不适合防备的象征,但究竟有多少出自字面意思,多少出自修辞比喻还不十分清楚。法老时代的埃及人认为心是智慧、意愿及情感所在。普塔(Ptah)创造神,起初想把宇宙放在心里,后来用口谕让它存在。在判断人是否死亡时,用羽毛(正义女神Ma'at的象征)的向心力来判断病人的心脏,确保不是因为没放好而使之



象征爱之热情的心。威廉·布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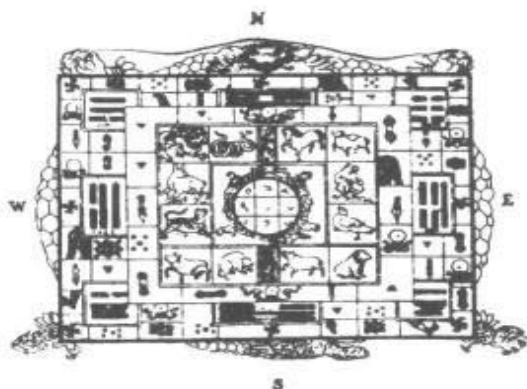
变重。“心”也可以用于表示“良心，道德心”。在《圣经》中，“心”就是人的“内心世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撒母耳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据上帝自己说他为创造了人类而“心里忧伤。”（《创世记》第六章第六节）在《新约全书》中保罗祈祷“基督也在诚实的异教徒人的心里”（《致以弗所人书》第三章第三节）。在印度教中常提到心是灵魂的所在地。伊斯兰教把不同程度封闭的心看做是灵性和感应上帝存在的有形的位罝。阿兹台克人相信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太阳由于夜间的地狱之行失去了力气，只剩下皮和骨头，只有在宗教仪式上祭献人的心血才能使他重获生气。心被认为是生命和灵魂的场所。火葬前，放在死人嘴



心：四圣人崇拜圣心团体的徽章。卢卡斯·克拉纳赫作，1505年。

里的绿宝石（见宝石）代表心脏，中世纪晚期之后的爱情诗给心增添了浪漫色彩[见安茹的雷内（Rene of Anjou）的“一颗随爱情燃烧的心”]，且在艺术上很快形成风格，它时而与大地有关，时而与神秘、天堂、爱情有关（在后来的一些场合还被看做是神秘的祭坛，在这里，圣灵之火可以消灭肉体的冲动）。被箭穿透的心代表救世主、爱情及为博爱受难；对心的想象帮助树立了对圣心的崇拜。圣母玛利亚的心按老西门（Simeon）对她的预言（“是的，你自己的心也将被剑穿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十五节），被画成由一把或七把剑穿透（在罗马天主教教堂，圣灵降临节之后要为圣母玛利亚纯洁的心做弥撒二十天）。“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聪明人心求知识……”（《箴言》第十五章第十三到十四节）

星星（stars）“恒星”给黑夜中的天堂带来光明，由于它们有规律地绕北极星运行（见世界之轴），因此它们被看成宇宙秩序的象征；它们还代表并不经常见到的“来自上天的光芒”。在许多神话传说里，人们把星星理解为是死去的人变成的。犹太人的思辩宇宙哲学认为每一颗星都有一个守护天使，众多的星座是神灵的和谐组合。在基督教的绘画艺术里，星星暗示天上即将发生重大事件。古代埃及的墓室天花板上画的是布满星星的苍穹。图画里的圣母玛利亚不仅是站在一轮新月上，而且被一个形如



西藏的宇宙天体图(上有生肖标志)。

缀满星星的王冠的光轮所包围(见光轮)。天空中无数的星星象征亚伯拉罕数不清的子孙。基督声称自己是“明亮的晨星”(《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常被八束光芒环绕的伯利恒之星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它指引智者从东方来到幼年基督所睡的马槽。由两个三角形构成的六角星(现被称为锡安山之星或大卫之盾)就是人们熟知的“所罗门之印”(见六角星)。五角星(或五角星形)在魔法传统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它的一个角是指向正上方时,就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而与此方向刚好相反时,则被



恒星围绕天体北极的轨迹图。一张超过半秒钟曝光的照相底片,1898年。



“数星星”。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认为是黑色魔法的标志。

古代中国非常注意对星象的观察(到公元二世纪,中国人已数出了11520颗星星),星星在中国的传说和习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中国新年这一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星座供奉祭品。

在共济会的象征系统里,彗星[通常为五角,有光芒环绕,居中的字母“G”代表几何(geometry)、“上帝”(God)或“真知”(Gnosis)]有着特殊的作用:它象征心灵之光。

在象征传统里,行星(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漫游者”)和恒星是区分



共济会的标志:标有“G”的“燃烧的星”。



黄道十二宫的主宰—朱庇特。卡塔里，1647年。

开来的(见行星、圆)。

秘鲁的印加人认为星星是“月亮的侍女”，因此便把她们的居所安排在她们的的女主人(住在库斯科的神庙)的旁边，以便她们能随时听从她的使唤。印加人相信星星是作为月亮的而不是太阳的仆从在天上运行的：



黄道带。刻在中世纪铜盘上的十二宫图。

毕竟它们只有在夜晚才被见到，到了白天它们就失去了踪影(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把星星看做牺牲的勇士的灵魂在天上的显现，这就是为什么在阿兹台克人的绘画里，星星有时被画在颅骨上。

不同的古代文明对流星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这是伟人辞世的标志(如古代中国)，有的认为这标志着孩子的降生(流星预示着他的灵魂已从天上降临大地，并在人间开始生命的历程)。

俗话说某人的“幸运之星”，这表明人们对某些占星术说法的普遍接受。“摘下天上的星星”，意思就是企图做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当我们头部遭到重击或遭受某种打击时，我们会“眼冒金星”。“明星”指著名的人物，特别是指演艺界的名人。

星座的象征体系常常很难解释



永不消逝的大熊星座。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与黄道十二宫相对应的人体部位。拉特多尔特,1488年。

清楚。我们只能从仅有的几个星座的名字直接知道它们代表的是什么。如果没有非凡的想像力,人们很难由天鵝星座、天琴星座、室女星座和狮子星座而分别联想到天鵝、琵琶、少女和狮子;的确,只有很少星座的星星可以一眼就看出它们是构成某个图案的整体,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天象图上,星星的旁边都画有别的图案,但似乎这些图案通常与星座本身并无多大联系。实际上,有些文化对星座的命名和西欧的传统并不相同,甚至各个星座的组合方式也不一样。星座最早的作用是为原始的航海者指引方向,就是在这个时期星座和神话传说产生某种联系。最重要的星座是那些在一年的某个时间里似乎依次在黄昏消失而在黎明又和太阳一道升起的星星。这些星座构成了一个以

12为基础的体系,人们称之为“十二生肖”,又叫“黄道十二宫”,因为它把太阳的运行轨道分为12“宫”: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处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山羊宫、宝瓶宫和双鱼宫(见公羊、公牛、双胞胎、蟹、狮子、贞女、天平、蝎、半人半马神、山羊座、水妖和鱼)。其中的一些名字曾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当中,后来被埃及人和希腊人借用并做了一些更改。太阳与每个星座的联系大约持续一个月。一般的占星术认为与星座的象征传统有关的特征是每一宫的属性。人们认为“太阳宫”决定了——至少是影响了一——该时段的人的性格。

(古老的中国生肖是由完全不同的标记组成的: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和猪。每一年都与这些动物中的一种有联系,一个人的诞生年份决定了他/她将具有以上某种动物的特性。)

这里要顺便说的是,与西方的黄道十二宫相对应的空中区域和十二个星座在空中的实际位置并不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时间功能的黄道十二宫经常“被移动位置”。大约2500年前,十二宫和十二星座是完全一致的,这表明黄道十二宫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命名的。公元前420年巴比伦的一份文献把黄道十二宫分别称为苦力(相当于白羊星座)、昴宿(金牛星座)、双子(双子星座)、蟹(巨蟹星座)、狮子(狮子星座)、谷穗(握在少女——处女星座——手中)、天平(天

秤星座)、蝎(天蝎星座)、人马怪(人马星座)、羯(山羊星座)、宝瓶(宝瓶星座)及双尾(双鱼星座)。

人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对黄道十二宫进行分解组合,例如,把十二宫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包括四宫:第一部分包括白羊宫、巨蟹宫、天秤宫和山羊宫,代表四大天使——加百列、拉弗尔、米迦勒和乌列;第二部分包括金牛宫、狮子宫、天蝎宫和宝瓶宫,代表地球四个角古老的守护神,因而也代表《圣经》的四《福音书》的作者——路加(牛)、马可(狮)、约翰(鹰)、马太(天使或人);第三部分包括双子宫、处女宫、人马宫和双鱼宫。它们还被分为四组,“四大要素”分别与各组联系起来(火:白羊宫、狮子宫和人马宫;土:金牛宫、处女宫和山羊宫;空气:双子宫、天秤宫和宝瓶宫;水:巨蟹宫、天蝎宫和双鱼宫)。黄道十二宫在古代就已具有了与今天一样的象征意义,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卒于公元66年)的《特里马尔乔的晚宴》就表明了这一点。(据说“名字兆前程”,父母们在给小孩起名时常常绞尽脑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公元二世纪,黄道十二宫与个人性格之间的联系的全部理论基础已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地区(埃及)形成,并得到广泛的传播。

历史上哈兰(Harran)的赛伯伊人反对星象崇拜,其根据出自伊斯兰传统中关于人类始祖亚伯拉罕的传说。传说亚伯拉罕从小躲在洞穴里度过了15年的光阴,靠真主安拉的施

舍度日(亚伯拉罕当时正在逃避宁录王的追捕,后者害怕失去自己的王国)。后来亚伯拉罕的母亲把他带到旷野,接受天使加百列的庇护。“当亚伯拉罕一眼看见夜空里惟一的光亮——星星时,他想那真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因此便要向它顶礼膜拜;但星星慢慢变得暗淡起来,于是亚伯拉罕发誓再也不敬奉任何会消失的东西。冉冉东升的月亮和太阳都给他带来相同的经历。每一次他都很想把它们当做超乎万物的存在,并要敬奉它们。但当它们消失在地平线上时,他伤透了心,因而他慢慢地明白了他只需膜拜那个创造了这些带来光明的东西并使它们在轨道上运行的人”[贝尔兹(Beltz)]。按照严格的一神教教义,天上的光亮只能是造物主的标志。寻找终极主人(即上帝)在基督教的圣克里斯托弗传说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在基督教体系里,黄道十二宫很自然地与十二使徒相对应:白羊宫与彼得、金牛宫与安得烈、双子宫与大雅各、巨蟹宫与约翰、狮子宫与多马、处女宫与小雅各、天秤宫与腓力、天蝎宫与巴多罗马、人马宫与马太、山羊宫与西门、宝瓶宫与犹大、双鱼宫与马提亚(见宝石)。在《启示录》里提到的“七颗星星”指的就是亚洲“七个教会的天使”(约翰的预言就是特地传给这七个教会的,第一章第十六到二十节),由此,传统的七大行星便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星星从天上陨落是世界末日的前兆。指引东方三博士

(占星术士)来到伯利恒的圣诞之星在绘画中常常被画成彗星。

星通常出现在徽章上。在德国的纹章学里常常以六角星的形式出现,在英国则是五角星(或不常见的八角星)。为纪念朗朗夜空中出现的晨星(金星),歌德把蓝背景上的六角星作为他的徽章(1775年;1782年获得确认)。巴西的国徽自1889年以来就饰有一个星座(南十字星座)。美国国旗上的白色星星象征着本国的五十个州。新加坡的国徽上有五颗星,分别代表民主、和平、进步、法律和平等。

幸福七神 (gods of happiness, seven)(也可译为“七个幸运神”) 在日本普遍流行的宗教里,共有七个掌管人间幸福的神佛,他们在象征学上有重要的意义。其中第一个是 Hotei (胖佛),是快乐的化身。其他分别是 Bishamonten, 守夜神; Fukurokuju, 长寿神; Jurojin, 学问神; Daikoku, 食物神; Ebisu, 捕鱼神; Benzaiten, 音乐女神。这七神有单独或共同出现在宝船上的形象,常用来做护身符,如用于系和服带子的木制或象牙装饰扣上的人物。如今,这七神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一种装饰。在古代中国的圣像画里有五个幸福神,常被画成是身着红袍的五位老人。“五福”中的长寿老人以仙鹤和荷花为特征。其他神为财神、德神、幸福神(特征为一只花瓶)和健康神。在画里,他们有时会在身边分别伴有一只蝙蝠,而“五只蝙蝠”在一块象征好运。

杏仁形 (mandoria) (意大利语为 almond)在许多中世纪的绘画中,



杏仁形:耶稣升天。引自奥地利农历,1913年。

各种带有光环或光轮(由两条交叉的弧线构成)的杏仁状环绕着(理想化的)耶稣的全身和升天后的圣母玛利亚的全身。杏仁(希腊语 amygdale)是一种古老的象征,象征包含在坚固得几乎无法穿破的果壳中有价值的内



杏仁形:天堂皇后玛利亚。引自奥地利农历,1913年。

涵。由于“杏树”(shaked)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近似“小心”(shakad),在《耶米利书》中,“一根杏树枝”(第一章第十一节)意为警戒。绕行圣体周身的杏仁状光环是一种神秘的心念意象,它发乎于内心深处的灵光:耶稣的真实本性蕴藏在他的肉体表面之下。在中世纪,杏仁也被认为是子宫所孕育的胚胎的象征,或许是因为杏仁状似女阴(见女阴)才使人们得出这种解释。

行星 (planets) (源于希腊语,意为“漂泊的”天体)最初区别于似乎有固定轨道、围绕北极星旋转的恒星,行星其实也有自己的运行轨道,人们到后来才发现它们是从太阳那里获得光芒的。从地球仰视,行星的轨道常显得随心所欲、奇形怪状。所有关心天体象征意义的文化都赋予行星以重要地位,大多数时候把它们和神联系在一起,而人们所看到的行星的颜色和轨道则决定了它们和神有何种联系,这样,一个人出生时星座的位置也就决定了他或她的生辰八字。传统占星术认为有七颗行星绕地球运行(七是个神圣数字,与每周七天相对应),除了太阳和月亮,另外五颗是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以后发现的行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它们绕太阳运行的时间更长)在占星术中不很重要,火星和木星间的小行星则无足轻重。

古代中国认识五颗行星,对应(中国的)五个方位:土星和中央、土

要素、黄色相联系;水星和北方、水、黑色;木星和东方、木、蓝色;火星和南方、火、红色;金星和西方、金属、白色分别有联系。所有的思辨学说都详细研究出行星和神、颜色、要素、人的个性等的象征关联。例如希腊人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公元二世纪)在他的宇宙论中提到以下的行星守护神:泰尔(Theia)和希佩里恩(Hyper-ion)对应太阳;阿特拉斯和福柏(Phoebe)对应月亮;狄俄涅(Dione)和克里尤斯(Crius)对应火星;梅蒂斯(Metis)和科尔斯(Coeus)对应水星;忒弥斯和欧律门顿(Eurymedon)对应土星;瑞亚(Rhea)和克洛诺斯对应木星。后来,犹太教的神秘哲学和传统的巫术仪式用另外的名称指代统治单个行星的两极力量(the intelligencia and daemonium)和每颗行星所对应的具体数字、象征物、香味和颜色。

占星术学家谈到的“行星之子”指七颗传统行星分别决定人们的星相和个性,人们的性情因而与古神话中的这个或那个神相对应,如星相为火星的人“尚武”,星相为木星的则“快活”。1530~1540年,艺术家H. S. 贝哈姆(Hans Sebaldus Beham)创造出有名的“行星之子”系列:每颗行星象征一种性格,传给它的“孩子们”,并决定他们的个性。太阳与光明相联,月亮与巫术及神秘,火星与生命力和攻击性,水星与启蒙和流动性,金星与爱,木星与法律,土星与自制及和平相联。七颗行星和各自罗马神的对应秩序至今被用作一周七天的

名称,这些名称通过日耳曼语系的同义词,可以在德语和英语中找到许多对应名称。例如,人们用火星或战神的名字来命名每周的第三天,而战神的日耳曼同行提尔(Tyr)或朱尔(Ziu)则分别是德语中的星期二(Diens tag)和英语中的星期二(Tues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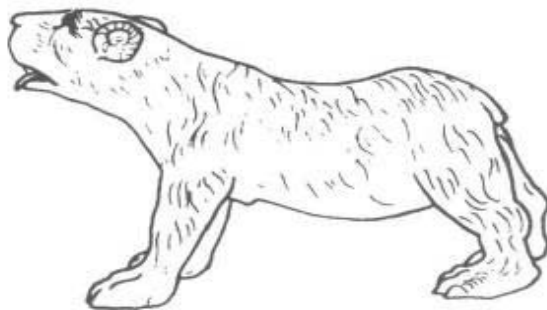
熊 (bear) 尽管人对熊很熟悉,正如尼安德特人以洞熊的头骨作为牺牲所显示的那样,熊在象征学家心中的地位却不很重要,它在冰河时期的洞穴艺术中出现的频率远比野牛(见公牛)和马少得多。在亚洲北部和北美北部的神话中,有不少动物形体似人,能与妇女媾合生出人的后代,其中熊是重要的一个(许多关于野人的传说有可能源于这些熊神话),但在更发达的文明中,它们不再那么重要,也很少在中心城市的近郊出没。希腊的狩猎女神雅典娜偶尔也和熊在一起,阿耳忒弥斯·布劳洛尼亚(Artemis Brauroneia)的女祭司被称为“母熊”。希腊的星象传说(见星星)讲述阿卡迪亚女神卡利斯忒(Callisto,意为“最美丽的”,原本很可能是当地的林中仙女)在当阿耳忒弥斯(拉丁语狄安娜)的女仆时,因宙斯而孕,因此被阿尔忒弥斯变成一头熊。她生出一个完全是人样的儿子阿卡斯(Arcas),他后来受到熊母亲的威胁。为避免互相杀戮,宙斯把母子转移到天上。宙斯好嫉妒的妻子赫拉决定不让卡利斯忒下海沐浴以恢复人形,便把她作为大熊座永远置于高于



熊:圣高隆班和圣高尔的标志。W. 奥尔作,1890年。

地平线的周极星中,而阿耳忒弥斯则一直生活在牧夫座星群中。

在北欧神话中,奥丁总是以熊[鲍约恩(Björn)]的形象出现。“贝赛克”(berserk)这个词来自“贝赛克斯”(berserkers),后者意为“狂暴战士”,指披着熊皮、疯狂作战(可能受到毒品影响)的武士,他们有时被认为是狼人(见狼),只是半个人。凯尔特民族中的赫尔维蒂人把他们的狩猎女神称为阿提奥(Artio),她的标志是熊。在基督教象征学中,我们常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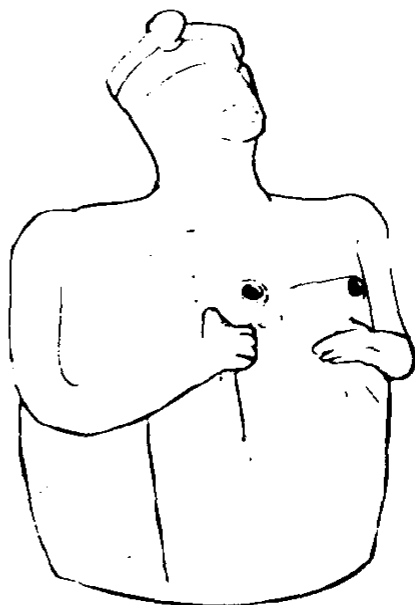
熊:女神阿提奥的伙伴。约公元200年瑞士穆里的高卢罗马人所作。

到母熊的传说,她生下无形无状的后代,要通过舔舐给孩子以形状;同样地,我们这些无知的生物要在精神食粮的滋润下才能找到人生之路。熊的冬眠象征人之年迈,随之而来的是再生。熊也出现在奇闻轶事中,如圣高尔(St. Gall)这位圣人帮助一只熊去掉掌中的刺,以后,这只熊守在他身旁随时准备帮助他。熊也是高隆班(Columban)、乌尔西努斯(Ursinus)、塞尔吉乌斯(Sergius)这样一些圣人的标志;带驮鞍的熊则是科比尼安(Corbinian)、胡贝图斯(Hubertus)和马克西米(特里尔的)(Maximin of Trier)等圣人的标志。作为纹章的熊在瑞士(伯尔尼)及南德(southern Germany)极为重要。熊是一种危险动物,常是魔鬼力量的象征,《圣经》中青年大卫与熊的搏斗被基督徒理解为耶稣战胜黑暗力量的原型。熊也作为光头先知以利沙的复仇者出现,专门教训那些嘲笑先知的小伙子们(《列王纪下》第二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在心理学中和在梦中一样,熊代表潜意识中危险的一面。荣格认为熊常常象征重叠的伪装外表的负面。可拜利补充道,熊虽然危险,但包含更大的积极潜能:虽然“熊”这个词在大多数语言指雄性,但它也代表雌性,具大地一般的特性(温暖的皮毛、泥土一样的棕褐色、粗壮、细心抚养后代。也见图腾)在古代中国,熊是性力量的象征,与之对应的阴性象征是蛇。梦见熊预示生儿子。在中国神话

故事中,熊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西方故事中的“大坏狼”,在现代中国,代表俄罗斯的熊称为北极熊。

胸脯 (breasts) 基督教绘画中的女性胸脯没有任何色情意味,如《圣母哺乳小耶稣像》(Maria lactans)。圣伯尔纳(明谷的)(1090~1153)梦见自己从玛利亚胸脯上吸吮精神的乳汁,这份礼物也可分送给众多的信仰者,或用来振奋炼狱中可怜的灵魂。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表现最后审判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偶尔看见玛利亚在儿子面前袒露哺乳过他的胸脯,



乳房:莫酒器皿上的母性神。来自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的莫克洛斯。

为使他变得更加慈悲为怀,而他则向圣父显示他在十字架上受难时的伤口。大浅盘上放着被截除的乳房是女殉难者遭受残酷折磨的标志,如圣阿

加莎 251 年在西西里为信仰而死。在古希腊有一幅关于女性胸脯的画像，意义深远，这就是著名的《以弗所的狄安娜》，或叫《哺乳众生的阿耳忒弥斯》，即哺乳全人类的世界之母。马克罗比乌斯称她是哺乳众生的纳图拉(Natura)。近来有猜测说这位阿耳忒弥斯葡萄般的乳房是作为牺牲的公牛的睾丸，这与她是哺乳世界的第一母亲的经典观念不相符合。中国的古代象征极少提到女性的胸脯，但类似女性的、高度发达的男性胸脯是吉祥的象征，建立周朝的文王据说有四个胸脯。(也见慈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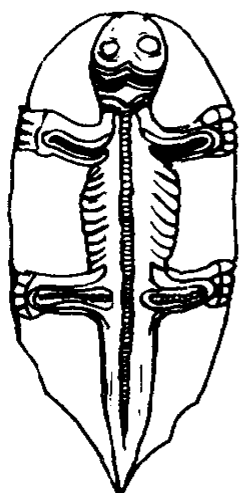


乳房：朱诺收养赫克斯。来自公元前 4 世纪，伊特鲁里亚的镜刻。

修苏德拉 (Ziusudra) 在史诗《吉加美士》里，是大洪水的幸存者的名字。(见极乐岛)

吸血鬼 (Dracula) “不死的”吸血鬼的原型。东欧民间故事中的吸血鬼魔鬼，只有部分类似爱尔兰小说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文学想象(他创作的《吸血鬼》最先出版于 1897 年，屡次被搬上银幕)。故事的原型是个历史人物，即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n)的弗拉德·特珀斯(Vlad Tepes, 也叫“Dracul”), 他因残酷对待部下和战场上的敌人土耳其人而臭名昭著。他的城堡于 1462 年被占领者苏丹穆罕默德(Sultan Mehmed)摧毁，但弗拉德·特珀斯这个“行刺刑者”继续活在罗马尼亚民间传说中。这一历史后来与传说混为一谈，说死者回到生者世界，吸取生者血管中的血(长生不老药)，把他们也变成吸血鬼。早在 1745 年，J. H. 策德勒(J. H. Zedler)在百科全书中已为这一迷信提供了以下解释：“一种传染病在人们中迅速蔓延并带来突如其来的死亡，不过这种病会使人产生模糊的幻觉或梦魇，患者开始幻想死者正攻击他们并吸他们的血。”

蜥蜴 (lizard) 据早期基督教经文记载，当蜥蜴变老，失去视力时，它便爬进朝东的墙上裂缝里；当太阳升起时，蜥蜴的“眼睛张开，视力恢复。同样地，当你心灵的视力变模糊时，就应当去寻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冉冉升起的正直的阳光，他会张开你心灵的眼睛”。作为一种冬眠动物，蜥蜴象征着死而复生，但在硬币上，蜥蜴为太阳神(索罗克托努斯·



蜥蜴。毛利人雕刻，来自新西兰奥伊内姆图村一门柱。

阿波罗)所杀。但罗马硬币上的蜥蜴与安全兴旺女神萨鲁斯(Salus)有联系,可能是因为蜥蜴能在其尾巴断后再长出新的尾巴来。在阿特米多罗斯的释梦书中,蜥蜴暗示“傲慢的本性”。基督教教义则肯定它积极方面的意义(再生,以蜕壳换取新生,渴望精神之光),把它描绘在烛台、香炉或其他物品上。蜥蜴像蜜蜂一样是灵魂的化身:灵魂化作蜥蜴从睡眠者的嘴里溜出来,当蜥蜴返回时,睡者就能讲出它的经历。

洗澡和沐浴 (baths and bathing)

就算在很古的时代,洗澡已不仅仅意味着清洗身体,“清洁”和纯净有关,象征用水脱掉“尘世罪恶”。例如印度文化名城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公元前2500年,位于印度河谷)的“大浴池”很有名,它长40英尺,宽23英尺,和后来供宗教濯洗用的印度

庙堂里的水池不无相似之处。古墨西哥夜间沐浴的习俗也有类似的目的。有一种更常见的习俗几乎为所有的文化所共有,那就是洗涤身体各部位的仪式,今天的伊斯兰教仍然如此。在古代中国,新郎新娘行婚礼前要净身;十二月的一天要清洗寺庙里的佛像。沐浴标志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新阶段。在埃莱夫西斯秘密宗教的庆典过程中,参加者要下海沐浴。犹太教的女人每次月经期结束后第七天要进行一次沐浴仪式(称为mikveh),至少十二天内不得与丈夫同房。施洗者约翰举行的洗礼不仅仅在头上洒水,还要将整个脑袋浸入河水中,耶稣就是这样受洗的。在欧洲艺术,尤其是中世纪的欧洲艺术中,在青春泉里沐浴象征再生。在牧师眼里,忏悔和赦罪犹如洗涤灵魂的沐浴,悔恨的眼泪也能洗净灵魂,殉难则被认为是“血中的洗礼”。在占星术的描述中,碗和汞熔化在一起表示国王与王后



沐浴:点金石成于水,生于空气。引自M·迈尔的《阿塔兰忒》,1618年。

夫妇“合浴”。在早期基督教时代，信教者认为罗马的公共浴池具有贬义的象征内涵，是使人失去活力的淫荡的地方。中世纪沐浴文化甚至在最古老的德语《圣经》的插图手稿中就已经得到了暗示（《王牌圣经》，藏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这一文化由于近代初始时性病的传播而戛然而止。在精神分析中，沐浴和回归子宫有关。（见母亲）

血（blood） 可能在仪式中扮演的角色比它在象征传统中更为重要，但在全世界，血本身与生命有关，仍具有象征意义。人们常用血色颜料（如赫石）来表现血，以象征生命的延续和终结。中欧古字用红颜料写成，神奇地显得富于生机，动人心魄，看起来鲜血淋漓。人们普遍认为血是活动于人体内的神性要素，如在许多文化中有关于流血的禁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中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



血祭（公羊）。公元前约 680 年尼尼微的亚述人所作。



血：安德烈亚斯（里恩的），血祭的伪历史牺牲品，W. 奥尔作，1890 年。

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却不可吃血”。（《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人们坚持认为血包含了神奇的力量，是超自然生物的惟一食物；它也和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观念有关（见吸血鬼），如歃血为盟的金兰之好、复血仇、血之洗礼（指殉难者），还有一系列常见习语：“血统高贵”（“something in the blood”），“他们感情不和睦”（“bad blood between them”），“易激怒的”（“hot-blooded”），“冷血的”（“coldblooded”），“嗜杀的”（“blood-thirsty”），“双手沾满鲜血”（“blood on his hands”）。在关于气质的经典理论中，血是“乐观自信”（来自拉丁语 sanguis，意为“血”）这一性格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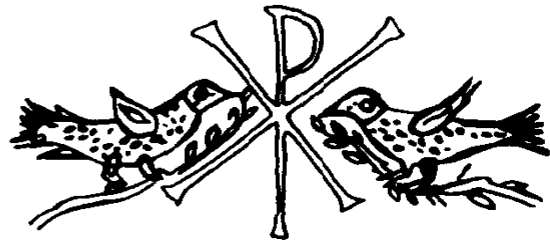
因素。在希特勒的词汇中,血代表“种族”,属遗传性,他举例说明“承认血统即承认民族的一般性基础”(在《我的奋斗》中:“失去血统的纯洁性即永久毁掉内心的幸福,一个人将永远堕落。”)。

在许多古老的民族中,参加活动的人饮牺牲者的血以使自己进入迷狂状态。在米特拉神和西布莉的祭祀中,作为牺牲的公牛的血要泼在虔诚者身上,据说这样人们就有了这种动物的生命力。古代生殖理论认为,经血是缔造新生命的两种成分之一(另一种是精液),但许多人却认为经血“不纯洁”,指责它带有邪恶力量,因此,经期的妇女常被隔离开来。另一方面,“净血”象征强大的生命力,中世纪传说甚至认为麻疯病人用它沐浴,病就会不治而愈。中国古代有画龙的故事,说只要用血点了画出的龙的眼睛,它们就会腾空而去。在欧洲传说中,魔血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液体”,充满出血者个人独有的气味,这就是为什么与魔鬼签约要用血来盖章或封印。不过占星术中的血指以红色来溶解原本坚硬的物质。

基督教的耶稣之血在领圣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肉和血,即面包和酒),酒与水混合象征教会与信仰者的永远结合,在耶稣身体里合为一体,教会会众内心充满救世主之血所带来的净化和拯救的力量。在耶稣受难像上,天使总是把血收集到圣餐杯里,这杯则象征传说中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所用的酒杯。古墨西哥的

阿兹台克人相信必须用人血来增加太阳的力量(它在夜间经过冥府时变得软弱无力),这样人血在维护宇宙秩序中就会变得必不可少,所以,阿兹台克人常杀死大批俘虏作为牺牲,他们的死亡是“灿烂的死亡”(见花)。贵族有“蓝色的血”,据说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上流社会的人们因免受日晒而皮肤白皙,蓝色的血管在高贵的白皮肤下隐隐可见。本词的西班牙语原文(sangre azue)在十九世纪中叶被广泛译入其他欧洲语言。

X P (chi-rho) 是个花押字,来自希腊文耶稣名字的头两个字母,类似罗马字母 X 和 P;从康斯坦丁一世开始一直是基督教的象征,常常出现



X P: 饰有鸽子和橄榄枝的早期基督教墓画。

在教会的旗帜上(见旗),一般被一个圆圈或象征胜利的花冠所包围。XP 也出现在拉伯兰旗(罗马天主教教旗)上,据说它伴随康斯坦丁在公元前 312 年战胜马克辛修斯(Maxentius),应了关于康斯坦丁的预言:“在这一标志下你必胜。”(“In hoc signo vinces”)但它的更早用法也有记载。这个花押字象征基督教的战无不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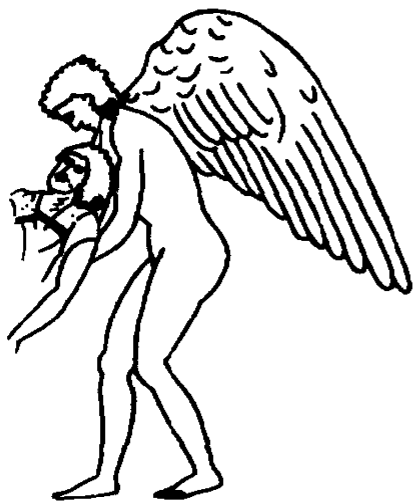


XP: 基督的花押字。

或救世主战胜罪恶的统治,有时它出现在三角形中(指三位一体),左右分别是阿尔法和欧米加。XP 出现在圆圈中象征轮子,也象征太阳,这种图案更加强它战无不胜的意义。

许普诺斯 (Hypnos) (拉丁语索莫纳斯)梦的寓意性象征,夜(希腊语

尼克斯)的儿子,死神(希腊语萨纳托斯)的兄弟。在荷马的《伊利昂纪》中,许普诺斯是个神,赫拉劝说他催宙斯酣睡不醒(许诺让他娶美惠三女神之一为妻);这样赫拉和萨纳托斯好把因抵抗希腊联军而战死在特洛伊城门前的英雄萨皮顿(Sarpedon)的尸体运回他的家乡吕底亚。在绘画艺术中,许普诺斯是位青年,头发插有一朵芙蓉红,手持一只装有催眠酒的小角。他的确切象征涵义一会儿是“睡眠”,一会儿是“梦”,他的名字引出现代词汇“催眠术”(hypno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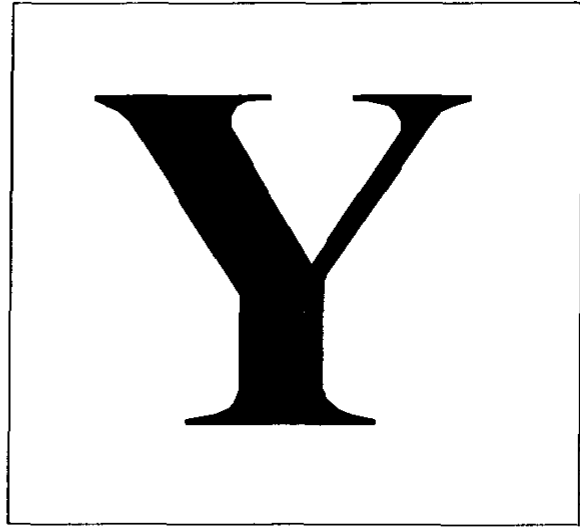
许普诺斯抱着一个睡者。来自约公元前450年雅典风格的花瓶。

亚伯拉罕 (Abraham) 据《圣经·旧约》所叙,乃希伯来人始祖。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1800 年或前 1400 年,据说是希伯伦地区(Hebron)的牧羊人和部落首领,是许多传说的主角。“亚伯拉姆”(‘Abrm’)或亚伯-拉姆(‘Ab-raham’)意为“作为天父他是至圣的”。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之为是以



亚伯拉罕。公元前 6 世纪犹太教会堂贝丝-阿尔法的镶嵌画《以撒的祭品》。

色列人的共同祖先,用以色列人与上帝间的誓约上的话说,他将是启示和拯救的承担者,即“以色列人从中诞生的磐石”(《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第一节)。“关于亚伯拉罕生平的一些数字——75 岁迁居,100 岁得上帝赐子,175 岁去世——不过是理想化的而非确切的数据……若没有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坚定信念,世界的宗教史将会是另一番面目……亚伯拉罕的重要地位使得一个事实形象化了……(那就是)上帝不会在每个人面前显现而只在一位传道者面前显现,通过他把启示传给众生,从而为世人



承担责任”[希林 Schilling, 引自 J. B. 鲍尔(J. B. Bauer), 1959]。《新约》强调,重要的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和道义的代代相传,如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布道时所说的:“……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意为上帝的恩赐不仅仅限于以色列人,他甚至能从冷硬的石头中造出自己的信徒(非犹太人)。伊斯兰教传统看法是宁录(Nimrod)要杀死亚伯拉罕,因为预言警告他说将有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孩子诞生,他将比神或国王更强大。天使加百列(Gibreel 或 Gibriel)的儿子亚伯拉罕被母亲藏到山洞里长达十五年。在洞里,真主安拉(Allah)用手指给他喂水、奶、枣椰汁和乳酪,直到他长大成人,离开洞穴去结识造物主。犹太教也有类似的传说(宾·戈里安,1980)。



亚伯拉罕：以撒的祭品。选自16世纪《圣经》插图。

亚伯拉罕的怀抱 (Abraham, bosom of) 象征信徒们在先父的关怀下找到安全的避难所。许多罗马式雕刻和早期的哥特式雕刻[如摩西律法书(Mosaic), 兰斯城(Reims), 巴黎圣母院(Notre-Dame)等]都描绘了这位《圣经》中的先祖：单布盖膝，象征正义和忠诚的神灵们如婴孩一般坐在上面。虽然“怀抱”常常使人联想到妇女和母亲，但西方国家对后来犹太教关于男性祖先的“先父之怀抱”仍深感兴趣，并把它和对在国特有的敬重相联系，即使在尘世间，“先父之怀抱”也是充满了对拥有财富和旺丁的祝福。亚伯拉罕也是中世纪基督教预示论的兴趣所在，这种预示论把发生在《旧约》中的事件看做是《新约》故事的象征性预告：为遵循上帝的意愿，亚伯拉罕情愿以儿子以撒(Isaac)献祭，这被认为是上帝牺牲儿子耶稣这一“事实的前奏”。(见拉撒路)

牙齿 (tooth) 牙齿常常象征生命力、生育能力、性能力和精子。在古

代神话传说里，武士常常从种有龙牙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牙齿还具有“超自然含义”[斯坦普林格(Stemplinger)]:人们相信如果牙齿裸露在镜子面前，镜子会变暗。北非的基督徒在偶像面前露出牙齿，以示对其讥讽或向其挑战。另外，“如果小孩在换第一颗牙时，牙齿没掉到地上，这颗牙齿便能使妇女避免生孩子时的痛苦。把七岁男孩拔下的牙齿嵌在黄金或白银上，可以帮助妇女避孕”。

在基督教的绘画中，人们常把圣阿波罗尼亚(St. Apollonia)和牙齿及一把钳子画在一起，因为她被强行拔下牙齿，这是她殉教的一部分。由于她与牙齿的联系而使她成为牙医的主保圣人。

在梦的象征体系中，牙齿被认为与性有联系：咬着或嚼着食物的坚固牙齿象征勃勃的活力；另外，“做爱时人们渴望亲吻，这一点意义深刻：一个人对自己的伴侣的爱如此热烈，以至于产生‘一口把他(或她)吃掉’的欲望。梦见掉牙齿……和牙疼一样，与性交能力和阳痿有关。作为发泄精力的一种方式，手淫会使人梦见掉牙”(阿拜利)。

古代中国人相信，一个人如梦见掉了一颗门牙，这个人不久便会失去父亲或母亲。人在睡觉时磨牙被认为是不让鬼怪靠近自己。英语中“toothsome”的意思是“美味的”，推而广之，它便含有“性感的”的意思。一个人如果打扮得绝顶漂亮。[在英语中被说成“dressed to the teeth(或 to

the nines)"]

亚当和夏娃 (Adam and Eve)

《圣经》传说中的人类祖先,欧洲传说中衍生后代的第一对人类夫妻(出现在许多民族和文化的神话中),许多说法认为众神是在许多次尝试创造供自己玩赏的生物之后才造出第一个男人和女人的。由于犯错或违规,人类始祖不得永生这一主题常常是相似的,在《圣经》故事中则表现为亚当和夏娃桀骜不驯,无视“禁忌”,在蛇(见蛇)的催促下,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见苹果)。人类最初由泥土塑造出来这一说法近似古埃及神话:长着公羊脑袋的神用陶轮造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在《圣经》的创世神话中,更为流行的说法是,上帝用泥土只造出亚当,赋予他生命,后来从亚当的侧肋或用他的肋骨造出夏娃,这和《创世记》1:21的说法完全不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此而论,亚当和夏娃是人类始祖,他们的后裔拥有自由意愿,在违背上帝旨意犯下原罪后也拥有获拯救的需求,这在象征学中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奥利金(Origen,185~254年)认为亚当象征心智而夏娃[好娃(Hawwa),生存之母]象征灵魂。

在耶稣受难图上,常常见到亚当的头骨位于十字架下端,相似的说法是这个十字架是用智慧树的木头做的。据经外书《尼科迪默斯福音书》和《金传》记载,被埋葬的耶稣基督在“向



亚当和夏娃:创造夏娃。引自十三世纪
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

死亡王国降落”(以前叫做“下地狱”)时,毁掉囚禁在他前面死亡的人们的栅栏,在复活升天时领着亚当和夏娃奔向光明。中世纪的犹太传说为夏娃由亚当肋骨造出这一母题做了为上帝着想的解释:“我不从他的脑袋中造她,以免她狂妄自大;也不从他的眼中造她,以免她多管闲事;也不从他的耳中造她,以免她到处偷听;也不从他的嘴中造她,免得她多嘴多舌;也不从他的心里造她,以免她变得桀骜不驯;也不从他的手造他,免得她将周围一切占为己有;也不从他的脚造他,免得她到处闲逛;我从身体有道德的那部分造他,即使人赤身露体站着,这部分也是有遮挡的。造物主创造人的每一部分时都说:做个虔诚的贞女吧。”后世对肋骨和弯月(见月亮)之间的象征联系不如这种假想有说服力,即“浮动的肋骨”(拉丁语 *costae volantes*)的数目显然时不一样,这就说明少掉的那根肋骨用来造出了夏娃。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东方世界比西方世界更倾向于认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前356~前323年在位)是勇敢的统帅和统治者的象征,他的疆域达到了文明世界的极限。东、西方神话的作者们被这位征服了波斯和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 号称庞培的亚历山大)的人物迷住了。这位亚历山大城的缔造者访问过孟菲斯附近的宙斯-阿蒙(朱庇特-阿蒙)神庙并接受了至高荣誉。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大军一路深入到印度河三角洲。传说《亚历山大罗曼司》源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希腊,直到中世纪仍在广泛流传,在讲述亚历山大及其部下在文明世界的尽头和野蛮人斗争的种种浪漫英雄业绩。到了中世纪,这故事衍变为诗歌,叫《亚历山大之歌》。波斯语的《伊斯坎德-那莫》(“Iskander-nameh”)对这一罗曼司的叙利亚语版本作了注解。传奇诗颂扬了“两角兽”(亚历山大,见公羊),它源自宙斯-阿蒙的角标志,在穆斯林阿拉伯半岛和亚洲内陆维吾尔地区叫“苏坎那”：“在古代的东方/有座城市叫米西尔/那里住着一个人叫苏坎那/他活了一千岁……”据说他跨过生命的长桥,爬上一座高山,(像苏美尔神话中的吉加美士一样)寻求长生之秘;他探索大海深处,使生命之树重新青绿,并穿越黑暗之地。据说他还乘着老鹰抓住的篮子升上天空。犹太传说谴责他的傲慢,说他终究认识到了生命是有限的(他在巴比伦突然死于热病)。在穆

斯林传说中,亚历山大旅行到人烟世界的尽头,象征在荒蛮世界完成伟大业绩的英雄。穆罕默德(Muhammad)创造出有独特风格的亚历山大传说,说他是“正义的和虔敬的国王的原型,他的丰功伟绩导致了对异教徒的教化或惩罚……他的伟大并非来自



带公羊角的亚历山大大帝。来自利马科斯的钱币。

个人奋斗,而是安拉所赐”(贝尔兹)。而《罗马人传奇》(约1300年)却强调了亚历山大的辉煌不过是昙花一现:“昨天他高踞世界之巅,今天他长眠土下;昨天,整个世界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今天,三四码尸衣足矣。”

亚马孙人 (Amazons) 传说中女武士的民族,集中象征好战的女性,在古老的传说中是位于塞尔莫顿(Thermodon)河畔的女人国。据说她们和邻国的男性偶有关系,但仅仅是为了繁殖后代,她们毁伤男性后代,使之为奴。她们装备快马、弓箭和双头斧,参加大战。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西里的)(Diodorus Siculus)写



亚马孙人女王庞蒂西拉和阿基琉斯。
来自仿希腊古风的花瓶画(局部)。

道,西北非的亚马孙人征服从埃及到小亚细亚的地区,但在希腊神话中,她们一再被男性英雄(赫耳克勒斯、忒修斯、柏勒洛丰、阿基琉斯)击败,为自己的放肆而遭处死。这种神话似乎不大有历史根据,因为在某些古代民族中,妇女参战不算什么稀罕事。这些民族通常是母权制的,人们的姓名和财产都随母亲一方而定。希腊人视这种母系社会为野蛮和不正常的社会秩序,便通过神话式的夸张,用仇视男性的好斗的女性形象来歪曲它。雅典雄辩家吕西阿斯(Lysias)(公元前450~380年)这样描绘亚马孙人和她们的命运:“作为许多民族的主人和城邦的征服者,风闻希腊之显赫的亚马孙人为求伟大的辉煌,加入尚

武的军队,与雅典人作对,因为与壮健的男人、勇敢的武士发生矛盾,亚马孙人的勇气实际上无法超越她们的性别。她们死在这里,这是对她们的鲁莽的惩罚,使我们雅典人有机会永远赢得勇敢的胜利者的称号。……所以,在不适宜地追求与之格格不入的目标(军事上的荣誉)中,她们恰恰失去了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神话意在警告女性在政坛上影响过大,如雅典人便认为女性在斯巴达的这种影响无处不在,其实,这是他们在事实不足的前提下臆造的嗜血的女性武士的形象。(比较瓦尔基里)

盐 (salt) (希腊语 *hals*, 拉丁语 *Sal*) 传统上盐被认为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矿物质(即用于烹调的氯化钠),柏拉图在他的《论文集》里提到过它,盐还被用于保存食物。拉丁语词 *sal* 也含有“智慧”的意思,而 *salsus*(字面意思是“咸的”)的意思是“讽刺的”。荷马把盐称做“神圣的”东西。它还被放在赎罪的祭品里以及用于古代秘密仪式的集会,以起到象征性的净化作用。在古代罗马,人们在婴儿的嘴唇上抹上食盐以预防危险。在叙利亚神话里有关于神教人如何使用盐的记述。古代立陶宛的圣火女神加比娅(Gabiya)获得往烈火中撒盐的荣耀。人们认为盐可以用来驱鬼,因此,在现代,有关“女巫的安息日”的传说就提到在宴会上所有的菜都不放盐的事。

在《圣经》里,“盐”象征着上帝和

他的子民所立的约定(例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 you 与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利未记》第二章第十三节),以利沙把盐放到泉水里以使之净化(《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在山上宝训里,耶稣把他的信徒称为“世上的盐”(《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两圣哲罗姆则把基督本人叫做穿透天地救赎众生之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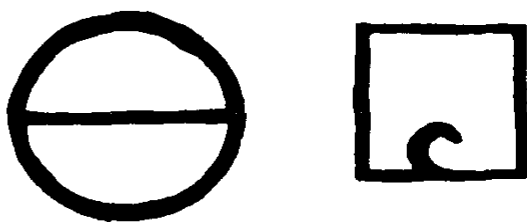
也有提到盐有破坏作用的。迦太基毁灭之后,罗马人便在它的周围撒上盐以使之永远成为不毛之地,就像亚比米勒(Abimelech)征服士剑(Shechem)城后所做的那样(《士师记》第九章第四十五节)。罗德在携妻女逃离即将毁灭的城市所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时,其妻因回头探望,便被变成一根“盐柱”(《创世记》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

印度人认为盐是威力巨大的刺激物,因此苦行僧、供奉某种祭品时的婆罗门以及新婚夫妇是不允许食用盐的。

在炼金术的语汇里,“盐”不是指氯化钠,而是指第三“要素”,与硫和汞一起代表“可触摸的”事物(这一说法也许始自帕拉切尔苏斯)。然而,在其他一些象征说法里,Sal(拉丁语)也被提及,如 Sal sapientiae,意思是“智慧之盐”。

成语“半信半疑”(with a grain of salt,源于拉丁语 cum grano salis)与

小心谨慎有联系,但这一成语并不像今天那样总含有怀疑的意思。它始于老普林尼(23~79年)的一个忠告,即某些毒药的解毒剂应该和盐混合一起吃下。



炼金术中的标志:“第三要素”盐与化学中的盐。

燕 (swallow) 古代的象征学家并不区分燕子、紫崖燕和褐雨燕,在希腊语和拉丁语里,它们分别被称为 chelidon 和 hirundo,根据传说,它们总是准时地向南迁徙;古人认为燕子是脱掉了羽毛后才过冬的(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古希腊有的诗歌称颂燕子是春天的使者,并把它们的鸣叫声比做“野蛮人”的话语。在小燕腹中找到的粉红色小石子被认为具有神奇的魔力。在屋顶筑巢的燕子并不像今天被看做是好运的征兆。普卢塔克(Plutarch,公元46~120年,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写有大量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为《希腊罗马名人列传》)在他的作品中提到埃及神话里女神伊希斯变成燕子的事。谚语“一燕不成夏”(意指不可仅凭偶然现象而贸然下结论)在亚里士多德和阿里斯托芬的文章已能找到。像鸽子一样,燕子通常是爱情女神阿芙洛狄特的标志。古人相信男人吃下正在孵蛋的燕

子烧成的灰后,能产生一种女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吃下燕子血(甚至它的粪便)有助于头发生长。在中世纪,燕子(像鹤一样)和它每年准时的回归象征春天和基督复活。在寓言故事里,燕子给雏燕喂一种从其叶形如燕子的白屈菜挤出的汁水,以使雏鸟获得视力,这一传说被用来象征末日审判时死人睁开了眼睛。

就像在欧洲一样,燕子在中国也是春天的象征,古代中国人相信燕子是在海上的双壳贝类里过冬的。如果燕子在某个人的屋里筑巢,就会给这个人带来子嗣、幸福、成功和美满婚姻。燕子还被用来象征兄弟关系。印度紫崖燕的巢是用海藻做成的。直至今今天人们仍然把它当做增强性交能力的补品。



约公元前 1600 年希腊赛拉的湿壁画：
燕子。

中世纪许多动物寓言故事对燕子都有积极的评价。人们把它的鸣叫声比做忏悔的罪人的哭声。“燕子并不是坐下才吃食,而是在飞翔中吃食的;我们也应该追寻远离尘世的天国……当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燕子从

海上掠过,我们也应该逃离这个世界的苦难和冷酷,用温暖的爱心等待来自我们心灵的冰冷的诱惑”。(乌特克舍)

羊(雌) [goat (female)] 像公牛和母牛一样,公羊和母羊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公羊(希腊语 *tragus*, 拉丁语 *caper*)一般为反面形象,与性欲、生命力联系在一起,而心满意足的母羊(希腊语 *Chimaera*, 拉丁语 *Capra*)传统上就以养育的形象而为人敬重。例如,在希腊神话里母山羊阿玛尔特亚(*Amalthea*)用奶哺育主神宙斯,她的一支断角成为大自然慷慨的象征(见丰饶之角)。按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观点,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的神袍包括由母羊羊皮制成的原希腊“神盾”,就是利比亚妇女所穿的那种长袍(与从利比亚引进献给雅典娜的橄榄树一道),这说明了北非女神的来源。

在基督教象征学里,母羊并不特别重要。然而在耶稣诞生图里,我们确实能找到她:跟绵羊并排站在一块,作为来自动物世界的另一个见证者。根据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母羊喜欢爬高山,这被寓意为:“像她一样,耶稣也爱爬高山,是预言家,使者。”《所罗门之歌》这样写道:“这是我主的声音!看,他跃过大山,跳过山峰走来了。我主就像一只野山羊或一只强壮的公鹿。”(第二章第八到九节;比较拉丁文《圣经》)羊的好眼力也表示上帝的眼力能预见一切,能明

辨任何现在或将来的事物。



羊(雌):在啃一棵树的四只羊。来自古埃及帝国的壁画。

羊(雄) (goat(male)) 与它的雌性同伴不同,公羊常以反面形象出现。基督教以前的概念注重的是它的强壮[公羊拉着挪威雷神托尔(Thor)的战车运送吠陀火神阿格尼(Agni)],或以漫画手法把它描绘成人的形象(如萨堤罗斯木森林之神、半人半羊的农牧神;比喻原始时代的人)。由于以放纵的贪欲和难以压制的性欲著称,公羊的地位下降,成为“下流、卑鄙”的“寻找满足的人物”。在《最后的审判》画像里,公羊被判永受地狱烈火的烤炼,在基督教的插图里,大多数魔鬼的形象也来自于羊。中世纪末期和近代的女巫常被画成骑着羊在空中穿行。在这些艺术作品中,魔鬼常以公羊的形象出现。在有关神鬼的书中,神殿骑士团的神秘的“邪神巴弗米(Baphomet)”是一只羊。

所有这些相关联的事或许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Herodotus)对有关埃及人用羊做性祭拜的描述(《历史》第二卷),以及《圣经》中把“替罪羊”赶到荒野作为所有以色列儿童所犯的罪孽的受过者(《利未记》第十七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希腊的编年史将埃及羊与潘(Pan)(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山林畜牧神)联系在一块儿,也许他起初也是一只羊。希罗多德将埃及妇女和用于祭祀的羊以宗教仪式结合起来的说法,也许只能当做是在埃及人祭拜动物基础上编造的故事。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里,公羊是一种“贪欲、邪恶的动物,总是渴望交配。由于它的本性如此热烈,以至于它的血可以溶解用火和铁都无法分离的钻石”(乌特克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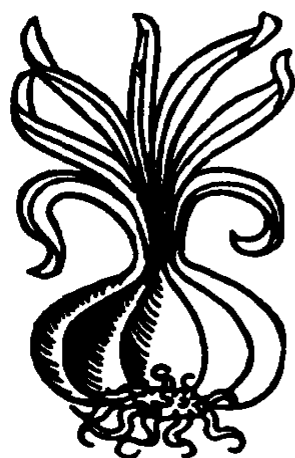


羊(雄)。伪-大阿尔伯特的木雕,1531年。

洋葱 (*Allium cepa*) 是一种在古埃及时代就很普通的蔬菜,而且在古代希腊的著作中[荷马,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也经常提到。在那时,洋葱与其同科蔬菜(韭菜、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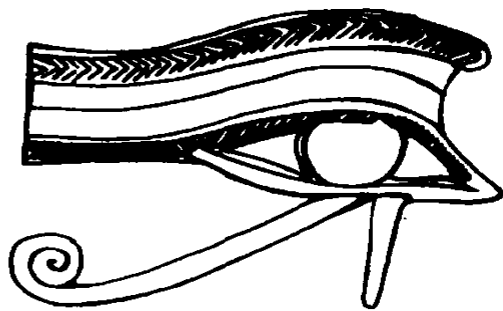
虾夷葱、青葱),因气味浓烈,渐渐为上流社会所不屑,而且还被认为是平民百姓的食物。但近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确信这些气味(尤其是大蒜的气味)可以辟邪。在民间医药里,人们还推荐用洋葱来治疗充血、阳痿、水肿、消化不良、伤风感冒、坏血症和脱发。

一见到洋葱,人们就会马上联想到它那浓烈得直让人掉泪的气味。有一谚语用洋葱的这个特性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像洋葱一样的婚姻——不管如何,你得含泪吞下它。”



洋葱。J·梅登巴赫作。1491年。

眼睛 (eye) 是最重要的感觉器官,常象征光明和睿智,同时,眼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接收器官,还是“光束”的传送器,是超自然的象征,魔鬼或那些有魔力的生物都有这样的眼睛,其目光能使对方软弱无力或把对方变成石头。例如,希腊神话中的珀修斯在镜子的帮助下杀了美杜莎(见戈耳工);在凯尔特人的传说中,当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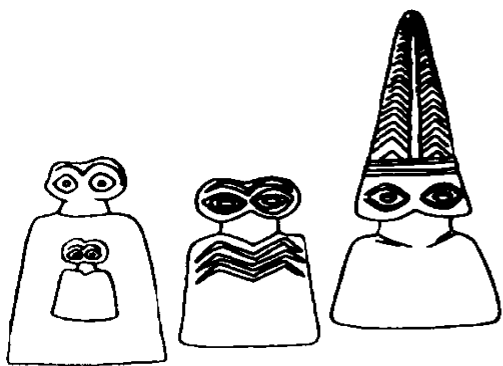
眼睛:“尤佳眼”。来自古埃及一护身符上的标志。

四个人抬起福摩里尔斯(Fomoriers)的国王巴勒(King Balor)的眼睑时,他的“魔光”在战场上发挥了作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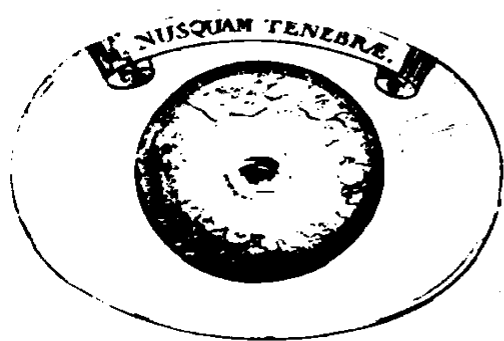
眼睛:西藏服装上有三只眼的神灵。

种假想的“魔眼”(意大利语 malocchio)发出的光可变成无数的护身符。不过与眼睛有关的积极联想在象征论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许多文明里,太阳被认为是万能的,常用眼睛来代表它,如埃及年轻的太阳神何露斯,他的形象有时是鹰或鹰首人身,他那风格独特的眼睛“尤佳眼”,就是



眼睛：约公元前 3200 年近东代尔布拉克的三神像。

一张效力极大的护身符。在基督教绘画里，他的眼睛为光线所包围，或是里面有一个尖端朝上的三角形的眼睛，这就是神之无所不在或三位一体的著名象征。同样，等级最高的天使（高级天使和六翼天使）的翅膀上都有象征充满智慧的眼睛。为减轻眼疾痛苦而举行的宗教仪式（具体的祈祷和还愿的蜡烛）是在圣龕和泉水里洗涤眼睛（也见失明）。对于宾根的希尔德加德来说，眼睛是具有多种象征意义的器官：“眼睛能看见如此多的东西，就像天堂的星星，在任何地方都



眼睛：上帝无所不见。霍伯格，1647 年。

闪闪发光。白眼球象征上苍的纯洁，它们闪耀着明亮的光辉，并有星星般的瞳孔点缀着。眼睛的潮湿是上苍之水喷淋在天穹上而致，以免它们被（来自上帝住所的）圣火毁掉。”眼睛的每一种功能在宏观宇宙和精神生命上都有对应，“洞察力像白眼球一样纯洁和闪耀光芒，一个人的顿悟的灵光有如眼睛的强光，每个人理性的闪耀就像瞳孔”。

在共济会的象征中，三角形里的眼睛和被阳光（上面已提到的三位一体的象征）包围的“万能的眼睛”出现在许多分会首领的椅子上。创世主即“创造世界的建筑大师”的智慧能洞察所有的秘密；有时，这双眼也叫“圣眼”。在现代心理学中，眼睛是具有聪慧意识功能的器官，因为它能让我们观察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正因如此，关于眼睛的梦能让我们领悟到存在。……我们常梦见患眼疾，这自然联系到我们的综合情结阻碍了精神的无所不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恰当地看待生命……当意识陷于涣散的危险境地（走向死亡之路）时，有许多眼睛注视着这个病人膏肓的人”（阿拜利）。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出现在梦中的眼睛（像嘴巴一样）是女性性器官的隐蔽象征。印度教和喇嘛教中有大量关于第三只眼的讨论，第三只眼常是超自然幻影和幻像。中生代爬行动物化石的前额上有一只眼睛，新西兰的斑点楔齿蜥依然保留这样的痕迹，我们不能妄下判断，但无论是亚洲绘画中所反映的已失去

的器官和退化的身体部分,还是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圆睁的独眼,或是格林兄弟的童话(《一眼二眼和三眼》),都多多少少与这一主题有关。

眼镜 (eyeglasses) 炼金术士米海尔·迈尔(Michael Maier)在象征画册《阿塔兰特-富根士》(1618)中写道:炼金术士的天职就是探求如“向导、权杖、眼镜和明灯”一般的知识。在他眼里,眼镜(拉丁语 *perspicila*)象征受过教育的探索者锐利无比的目光,他跟随携带鲜花和果实的大自然的脚步。在描绘拟人化的“节制”的雕塑和绘画中,锐利的目光是突出的特征,它暗示节制者能区分生活必需品和暴饮暴食,也是学者的保护圣人、教会博士圣哲罗姆(348~420)的象征——虽然他活着时眼镜还没有问世(透镜磨具约于1280年出现)。在德国有个古老而广为流传的俗语“卖眼镜的商人”,指江湖骗子(在英语中,它替代“眼镜”表示“劣货”)。在任何语言的习语里,眼镜并非代表目光锐利,而是表示对生活存有偏见,如“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

颜色的象征 (colors, symbolism of) 题目太大,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概轮廓。显然,颜色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对人的精神能产生直接影响,正如近来人们探索用颜色治疗精神疾病和身心不适所显示的那样。应该注意的是,颜色没有等级之分,它在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也没有先后顺序。人不同,对颜色喜恶也有异,这可用于医学诊断,如在吕舍尔颜色测试中,受试者要从二十三种颜色中挑中最喜欢的和最讨厌的。让我们举例说明普费持-黑斯对“颜色金字塔”的阐释:蓝色表示情感温和,能控制人的冲动;而红色是情绪色,接受和释放外界刺激。第二等颜色如橙色(在借用这种水果名之前是没有词来表达这种颜色的)象征努力往上爬,成为“一个人物”;棕色与“大地母亲”有关,含褒义。

尽管对颜色的喜好人各不同,但古代文化还是形成了一套有关颜色之象征意义的固定的传统观念,它成为古人对世界多样性秩序的基本原则进行探索的一部分。这样,原始色常和方位、要素联系在一起,并以十字架或正方形图示出来。大众文化也有自己的象征观念——包括“真正的”蓝色代表忠诚,黄色代表怯懦,绿色代表没有经验,白色代表天真,黑色代表死亡。炼金术也有自己的象征系统,其中绿色是一种强溶剂,红色和白色代表要素硫和汞的二元性。对于中美洲的古玛雅人来说,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分别和红白黑黄四种颜色相对应。在古中国,东南西北和“中”的对应色是蓝红白黑和黄。在欧洲的颜色观中,红玫瑰表达热烈的爱,但在古埃及,凡是红的(如赭色)都被认为具有威胁性和伤害的力量。

在纹章学中,颜色本来都是平平常常的,但文艺复兴引进了一套复杂

的关联系统,把颜色和金属及行星扯到了一起;黄色——金子,太阳;白色——银,月亮;红色——铁,火星;蓝色——锡,木星;黑色——铅,土星;绿色——铜,金星;紫色——汞,水星(要素和行星)。据贝克勒(1688年)认为,金属金或黄颜色表示美德、智慧、尊敬和庄严;银或白色代表纯洁、天真、快乐;红色是“渴求美德的强烈愿望”和“一颗虔诚的心,随时为上帝的金言洒尽热血”;蓝色意味着持久、忠实、学识和“对上帝无二的忠诚”;黑色则是“悲伤、谦逊、不幸和危险”的象征;绿色表示自由、美丽、欢乐、健康、希望和善良;紫色或蓝紫则是“王室服装色彩”;橙色暗示稍纵即逝的个人辉煌;“肉色”是“易变和不持久”。他继续赋予调和色以充满丰富想象的象征内涵:蓝色和金色——快乐或消遣;蓝和红——粗鲁;黑色和金色——荣誉和长寿;黑和蓝——平和的性情;绿色和金色——固执;绿和蓝——持久的欢乐;红色和银色——复仇的渴望;红和绿——青春的勇气,等等。不过中世纪的纹章学还不了解这些关于调和色的观念,它们只在纹章脱离了与原始意义上的骑士精神的联系后才出现。还应该注意,色彩的选择还和能不能找到染料及色素有关系,比如史前洞画根本就没有蓝色,因为当时没有办法造出这种颜色。

岩石 (rocks) 由于具有持久性,岩石和巨砾通常象征稳定、不变、永

恒的东西。由此延伸,它也可象征神圣的东西——特别是形状怪异的岩石更是常常被认为是某些神灵的住所,或是某些人因做错事受到惩罚而变成的。中国的古画卷里,岩石象征长寿并代表阳(与阳相对应的是阴,其象征物是瀑布)。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人们向岩石和石头求雨;砂砾被用于巫术仪式上以确保人、物多产。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神殿里的至圣所下的那块卵石正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地方,也是地球的中心[见世界中心(Omphalos)]。许多文明里的神和英雄在出生时都是岩石[如光明神密特拉(Mithra)]。在基督教里,摩西(在带领犹太人出埃及时)从岩石中取到的水象征洗礼用的水以及能带来生命的信仰之水。使徒西门彼得(Simon Peter,希腊语 Petros 即“岩石”)象征坚固的地基,地基之上就耸立着教堂(参见《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巨石在建筑中是必不可少的:早在公元前4800年,西北欧巨石便被用于建造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此时它的持久性也许已经是作为永恒的象征了。通常被解释为生殖器崇拜的象征的石碑(见石柱)极可能是放在石墓旁为祖先灵魂搭建的高座。

在共济会的象征体系中,“粗”石(尚未加工好)代表尚需学习的学徒;“已加工好的”石头代表学徒的最后阶段。粗石象征着人的潜能,而各种各样的“加工”仪式则象征使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进程(见宝石)。在



建在“信仰之石”上面的天堂。霍伯格，1675年。

许多文明的仪式里，大石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像教堂的尖塔一样，特别的石头（如布列塔尼的“热石”）被认为具有各种威力，而且当不能生育的妇女坐于其上时能赋予她们生育的能力（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说



罗马浮雕上的光明神密特拉（从岩石诞生）。

法，见地狱）。在《旧约》中经常可以找到岩石的象征，譬如在《诗篇》（第三十一章第二到三节）中：“求你作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或是在大

卫的感恩祈祷中：“上帝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第二到三节）岩石作为一种神圣的形象，这对胡利安人和赫梯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古代的众神之父库玛比（Kumarbi）从岩石中取出他的“闪长岩儿子”乌利库米（Ullikummi），乌利库米对天堂的新神特舒卜（Teshub）至高无上的权威提出挑战。后来，乌利库米被别人用铜镰刀从他站着的阿特拉斯般的巨神乌佩鲁里（Upelluri）的肩膀上砍下，就这样他失败了。秘鲁的印加人把那些“高出别的山峰，像墙一样耸立云端的大山”称为 huac，意思是神圣而又神秘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在这些高耸入云的山峰上他们摆上献给众神的祭品，当西班牙的传教士使这个昔日的王国皈依基督教时，他们便在这种地方安上十字架。

雅努斯（Janus） 象征出入的两面神，在古罗马时代是门和门槛的守护神，但在希腊没有与之对应的神。所有的大门都与雅努斯有关，因为万事的开端就像通过一道门一样，于成功有着决定性作用。对于一年的头一个月（1月）和随后每个月的第一天来说，雅努斯的保佑是必不可少的。出征的队伍总要从神殿里的雅努斯伊米努斯拱道出发，在战争期间，神殿的所有大门是一直敞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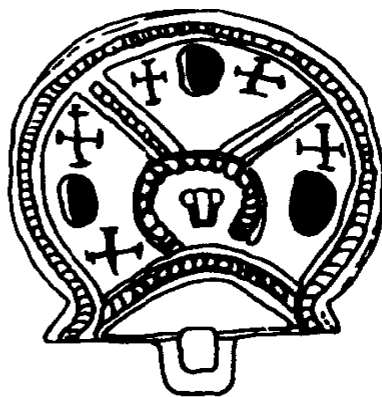


作为二元性化身的雅努斯。卡特里，1647。

因此，神殿大门的关闭意味着战事不那么频繁。门口之神雅努斯守卫着房屋的入口，他一手拿着看门棍，一手拿着一把钥匙。雅努斯还被认为是农业知识的传授者，他还教人们如何有规律地生活。雅努斯在国教里也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为这位掌管开端和结尾（播种和收获）的神描绘了两张脸，一张脸看前面，一张脸看后面。在今天，一些文化就用“雅努斯之头”来形容那些意义模糊、模棱两可的状态或行为。在中非也有两张脸的木头面具，但与这一传统的罗马象征不同的是，一张脸长得像非洲人，一张脸长得像欧洲人。

腰带, 饰带 (belt, sash, and girdle) 英语中的“腰带, 饰带”在更

古老的语言中是个单纯的概念,如拉丁词“腰带”(cin gulum 和 cingula)的字面意思是“围绕腰部”或类似穿戴的附属物。在这个意义上,英语词“腰带”代表了更古老的“腰带”,后者在现代用法中保留了紧身内衣的含义;另一方面,腰带常带有穿过扣眼的扣袂,而饰带要绑紧或用扣针固定。腰带的第一个用处是作为剑带或工具带。在《圣经》中,腰带用于“准备旅行或准备战斗,也是恰当的和合乎道德的服饰,因为不管腰带有何变化,它总是像环一样围绕身体,将身体上下部分分开”(见上/下)。带扣和钩环常用来装饰具象征意义的纹章或象征军事胜利的物品。银河(见牛奶)常被称为“天带”。荷马所说的“阿芙洛狄特之带”似乎是指“征服一切的爱”。在犹太教传统中,牧师系上用羊毛和亚麻制成的腰带显得格外庄重。各种形状的腰带和企图包围、限制与性等有关的因素有了联系,很快它们被用来象征禁欲和贞洁(如修士常系腰带,



腰带:七世纪带十字架的法兰克人带扣的一部分。

牧师在做弥撒时也系腰带)。本尼迪克特教团的人会议式包括以下内容：“愿正直成为你的腰带，要当心另者会束缚你……”(让个人意愿服从更高法则)“新娘腰带”连同面纱象征新娘的童贞，作为法律惩罚，妓女不准系腰带和戴面纱。古代中国的官员有自己专门的腰带或佩带，嵌有金属扣。新婚之夜除去新娘的腰带意味婚姻之圆满。扇子和书法家的墨迹粘在腰带上，用漂亮的套环固定；现在这些套环已为研究历史的人们和收藏家所珍藏。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蒙古习俗是“腰带孩子”：和女人发生关系的男人离开时留下他的腰带；如果她有了孩子，两个人可认为是结了婚，她和孩子将随不在身边的父亲姓。

钥匙 (key) 钥匙既可开又可锁，故通常与持有者所拥有的监禁和释放的权力相联系(比较结)。在基督教会传统中，拿着“开启天堂之国钥匙”的是圣彼得(《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在绘画中他通常带着大钥匙，因此人们都把他当做天堂的看门人。其他圣人也有钥匙：征服(“解放”)科尔多瓦(Córdoba)莫里斯(Moorish)城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Ferdinand)，或地牢看守者希波里图斯(Hippolytus)，圣劳伦斯(st. Lawrence)使他改变了信仰，还有马大和诺布加(Not-burga, 女管家和女仆的保护圣人)，他们每人都带着一大串钥匙。在对最后审判的描绘中，一把巨匙将魔鬼锁在“无底坑”长达一千年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到三节。)

在共济会的许多派系中，钥匙是一种“高级官衔”，象征大师或金库保管人的身份。钥匙也可能是T形的，类似T形十字架或锤子。舌头也被比做钥匙；比方说，只说不在场的人的好话，否则便沉默不语，也就是把坏话锁住。

过去，遭围困的城市交出钥匙就是明确表示向胜利者投降。直到今天，城门钥匙也是上呈给尊贵的客人的(或在四旬斋前的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将钥匙交给“国王”和“王后”，他们当了三天狂欢的统治者)。长久以来，民间就有用钥匙开启爱人心扉的俗语：十二世纪特格尔恩湖(Tegernsee)魏尔纳(Wernher)唱道：“把你锁在我的心房里；钥匙丢了，你将永远留在我心上。”“钥匙”也是破译信息，诠释象征的过程，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二节所说的：“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即因为对《圣经》作了错误的解释，你们使得寻找上帝的人们无法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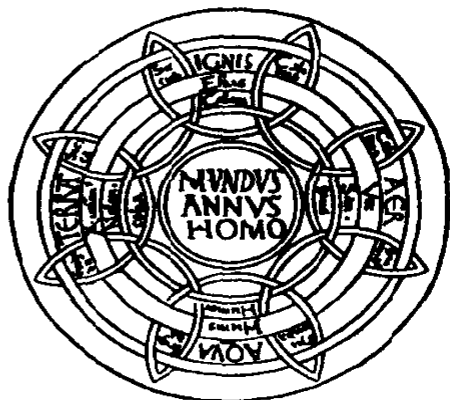
在民间律法中，挂在已婚妇女腰带上的钥匙是她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一般是在结婚时由婆婆赠送，意为她有权进入家里的各个地方。关于作为纹章的钥匙，贝克勒这样阐述它的意义：“钥匙指代统治权，指代打开与关闭的权力——因此它们也是两面神雅努斯的标志，他有权关闭旧的一年，开启新的一岁。把象征城市的钥匙呈给对它拥有主权的人们也是

一种习俗，表示城市完全归属于他们。纹章上的钥匙也暗示对自己主人和领主的信任和已经得到证实的忠诚”。(1688)以下城市的徽章上包括了钥匙：雷根斯堡(Regensburg)、不莱梅(Bremen)、苏斯特(Soest)和施塔德(Stade)，梅尔克(Melk)(奥地利南部)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也以钥匙为其纹章。罗马教皇徽章上的两把钥匙指代“约束”和“开放”的权力(《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原本分为金钥匙和银钥匙，前者为“约束”，后者为“开放”。曾是罗马教皇机构所在地的阿维尼翁(Avignon)在1348年到1797年由教皇直接统治，其纹章加上第三把钥匙，象征城市由教皇所管辖。



钥匙：它“打开和关闭”。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要素 (elements) 这里的要素和现代化学及物理学定义的元素是两码事，它们不仅是传统宇宙论中的结构要素，在象征史中，它们也是参照的要点，是许多互相关联的对应学说



要素：四个基本要素系统，与四季相联。奥格斯堡，1472年。

中的关键术语，所以，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与颜色及方位相提并论。古代不同的文化都承认它们是互相贯通的概念，而我们今天把它们归属不同的范畴。古代区分出两种特性(stoicheia)：积极的和消极的(令人想起东亚的阴阳二元性)，从中生出两种积极的品质“干”和“湿润”及两种消极品质“冷”和“温暖”。四种品质混合衍生成实在的要素：土(干+冷)，火(干+温暖)，空气(湿润+温暖)，和水(湿润+冷)，这又导出无数类推。要素土对应秋天、黑色胆汁、抑郁和铅色，再引出忧郁的“性情”；空气对应春天、血、心脏、暖色调和乐观开朗的性格；水对应冬天、黏液、大脑、白色和迟钝的气质；最后是火，它对应夏天、黄胆汁、肝脏、火一般的色彩和胆汁质脾气。其影响延及现代的古代理论寻求在病人体内将四种成分调理和谐，不让任何一种占上风，以免体内失调。柏拉图在《蒂迈乌斯篇》中以几何形式来论断“四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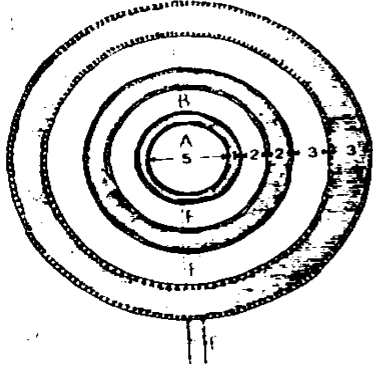


要素：四要素在人身上相遇。选自魏丁兹为普利尼的《自然史》所作插画，1587年版。

素”的象征性等值：“那么让我们把土看做立方体，因为土在四种要素中最稳固，在所有实体中也最富可塑性……至于水，让我们在剩下的形体中找一种最不易变的给它（二十面体），最易变的给火（四面体），介于二者之间的给空气（八面体）。我们还把最小的形体赋予火，最大的给水，中间的给空气，而且把最尖锐的形体给火，次之给空气，第三给水。”[周伊特（Jowett）英译]十二面体象征世界的完整性。在炼金术的复杂意象中，与两种第一要素硫和汞相关的二元性非常重要：通过调节每种要素的比例和浓度（“固定的”和“挥发的”的平衡），炼金术士认为可以获得金子的“太阳特性”（见太阳）。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 1493~1541）加上“sal”（意为盐）作为第三种“哲学要素”以表达“可感知性”。只有当自然科学有了进步，人们才明白这种关于自然的象征性观点与化学及物理上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其价值仅仅限于理论和哲学范围。

东亚的宇宙观以古代中国为代表，其中第一要素为阴阳，并在西方的四方向理论上增加中央这一点。这一学说中的要素是水、火、金、木、土，并不包括空气。一首古诗说：“水生木但灭火，火生土但灭金，金生水但灭木，木生火但灭土，土生金但灭水。”《史记》（见五）解释道：“水的本质为湿润和下流；火的本质为燃烧和升腾；木的木质为弯曲或挺直；金的本质为顺从和变形；土的本质是种植和收获。”木与东方及蓝色有关；火与南方及红色有关；金与西方及白色有关；土与中央及黄色有关。因此，亚洲的学说以这些要素（五行）为标准，象征性地规划世界，定义五颗已知的行星、味觉的五种特质（酸甜苦辣咸）、动物的种类（有须的、长羽毛的、有鳞的、有防护器官的、无防护器官的）和人体的主要器官。除了五学说，还有用于哲学上定义世界的八学说（见八仙，易经）。至于诺斯替教派有关四要素和它们的主宰者，见该隐。在梵文中，这些要素统称“塔特瓦”，分称土、水、火、空气和灵气。今天，人们跟随瑜伽和坦陀罗教诲，在沉思中旅行到“基本的、宇宙的震动状态”中，这种旅行一直与通灵论象征相结合（土——黄色正方形，水——消退的银色弯月，火——尖顶朝上的红色三角形，空气——淡蓝色圆盘，灵气——紫色椭圆形）以获得系统的“塔特瓦”疗效[退特梅尔（Tetgmeier），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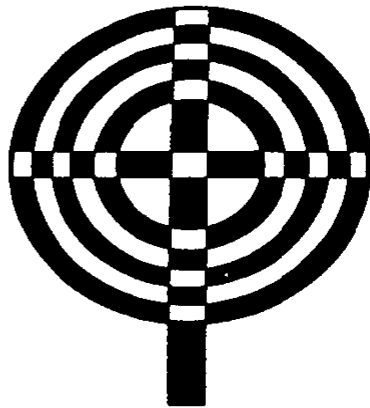
亚特兰蒂斯 (Atlantis) 根据哲学家柏拉图(前 427~前 347 年)的两篇对话,亚特兰蒂斯是个岛屿王国,沉入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大洋中,它的首都巴西利尔(Basileia)建在陆地和水的同心圆上。据说它最初是一座天堂,得自然护佑和明君治理,直到岛民变得自负和邪恶,众神决定将它沉入海底。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亚特兰蒂斯:首都地图。据柏拉图的描述。

322 年)认为这种说法纯属虚构,但从那时起,无数学者试图寻找到这个岛国的位置,从而为这个神话确定一个真实的基石。由于柏拉图宣称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是从下埃及传到他的先祖梭伦(Solon)那里,由此可以想见古埃及虚构出的极乐岛(见极乐岛)是在遥远的西方,柏拉图据此开始建立内容详尽的虚构理论:一个曾经可以涉足的岛屿天堂,由于人自身的弱点,连同它的同心圆首都一块消失。这既暗示了柏拉图神话的象征意蕴(成为无数故事的主题),也显示出这个神话的力量和魅力。这个神话似乎

回到了广泛流传的史前黄金时代,这一时代在古代文明的神话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亚特兰蒂斯十字形是由多个同心圆和一个十字结构综合而成,与柏拉图在《蒂迈乌斯篇》和《克利梯阿斯篇》中对首都巴西利尔的轮廓描绘大致相符,它象征将自己的传统追溯到亚特兰蒂斯古文明的神秘教派。



亚特兰蒂斯:所谓的亚特兰蒂斯十字作为一种秘教象征。

鸭子 (duck) 水生鸟类,家禽,其象征意义不如鹅重要。野鸭先被猎杀,后被驯养(在古埃及至公元前 1500 年),它常出现在艺术作品中,隐含色情的意味(和在东方艺术中一样),其准确的性质已无法确定。在希腊化艺术中,我们也有类似发现:鸭子常和厄洛斯(见丘必特)或年轻少女成双成对;在高卢,鸭子是塞卡尼人和他们的女神塞卡那(sequana,塞那河的化身)的圣物。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鸭”这个字是个忌讳,因为它也表示“阴茎”或“同性恋”,是前者还

是后者要看在什么地方。“鸭蛋派”据说强迫其成员成为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包括吃鸭蛋),但因为其内部有诱奸嫌疑,故被视为非法。鸭子也吸引了霍伯格这位巴洛克风格的象征诗人:“鸭子常潜入水底/但它强壮鲜活,能立刻浮起,/不走运的大罪人,选择水坟/要不是上帝出现,救他的身,救他的魂。”在东亚,著名的鸳鸯有积极的象征内涵:它们总是成双成对,暗示美满婚姻(见婚俗)。鸳鸯的雕塑像是送给夫妇的普遍礼物,类似的图案用来装饰婚床的毯子和帘子。



鸭子。霍伯格,1647年。

夜 (night) (希腊语 nyx, 拉丁语 nox)不只是简单地指没有阳光(见太阳),更象征神秘的黑暗和子宫(见母亲)的保护。黑夜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矛盾的形象。它的其中一个化身是大女神尼克斯,她穿着群星点缀的黑色长袍。白天她住在遥远西方的一个洞穴里,只有到了她能够显形的时间,她才坐在一辆由许多黑马拉着的马车上横穿天空。她还长有一双黑色的翅膀。在埃斯库罗斯的诗歌里,月



夜(尼克斯)和睡眠(许普诺斯)及死亡(塔那托斯)这兄弟俩在一起。卡塔里,1647年。

亮是黑夜的眼睛。由于黑夜给人们带来睡眠,使他们无所牵挂,她也因此而得名为欧佛洛绪涅(Euphrosyne)或欧佛洛涅(Euphrone)。黑夜的儿子名叫许普诺斯(“梦”),这样,尼克斯就成了睡眠、梦、性欢愉,甚至是死亡的母亲,但她古怪的外表也使她成为罪恶子孙如摩洛人(“厄运”)、复仇女神和命运女神(希腊语 Moiaie, 拉丁语 Parrae)的母亲。在神话里,黑夜女神(其罗马名字叫诺克斯)是天地混沌时一怪物,与厄罗波斯(黑暗)、盖亚(大地)、厄洛斯和塔耳塔洛斯一道出生。她和厄罗波斯结合,生了伊德爾和海默亚(“白天”)。当海默亚退回到她夜晚的居所时,尼克斯便开始了她穿越大地的旅行。人们没有专为尼克斯而设的崇拜仪式,然而据说宙斯

(朱庇特)非常害怕她。在许多文化里,祭祀死者和土地都习惯在夜间举行——在早期基督教里,这主要是因为不能泄露聚会的秘密,后来又说是因为女巫们要在夜间召开酒色狂欢会。对罗马天主教徒来说,复活节前夕的祭祀是膜拜中最重要的时刻,伴随着火的祝福,人们燃起复活节蜡烛,向洗礼用水作祈祷——这水立刻将用于洗礼的圣事。在阿尔卑斯山区,人们传说那些精灵鬼族常在夜间游荡,使胆敢夜晚出门的人们心惊胆寒。

野鸡或雉 (pheasant) 在西方的象征系统中,这种鸟只在为想象中的凤凰提供生活原型时才出现,涉及此意义的首先是金色雉(古人迷信地认为其粪便乃力量之源泉)。不过,雉在中国很重要,它那不断扑扇的鲜艳翅膀与雷电及阳之本质(见阴阳)有关;但它也能变成牡蛎或蛇,成为阴的化身。虽然雉列入哈普斯堡(Hapsburg)皇帝的十二标志,也象征皇后本人,但一般说来,它的象征还是多含贬义。野鸡的叫声代表洪水泛滥或道德败坏和诱惑。在神话故事中,这种鸟常为超自然灾难的化身。在中国古代,金雉为高级文职官员的身份标志;在纳粹德国,戴纳粹党员标志的金袖章的人被谑称为野鸡。霍伯格关于巴洛克时代(1675)的象征书把野鸡的行为和鸵鸟的自欺欺人联系起来:“就像愚蠢的雉藏起自己的脑袋,/自以为高枕无忧,却遭到捕逮,/



藏起脑袋的野鸡。堆伯格,164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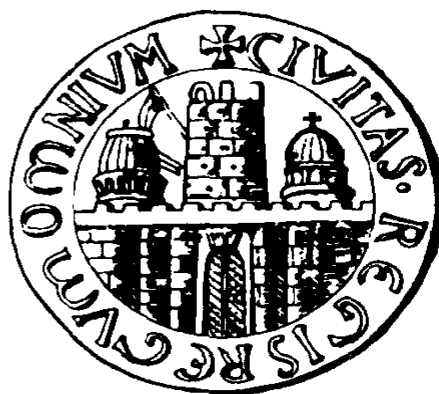
世人以为能掩盖种种罪孽,/却逃不过上帝无所不在的慧眼。”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路撒冷(希伯来语 Yerushalayim,“和平之地”),《圣经》中的主要城市,最早象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地方,早在公元前四千年就已有有人定居,公元前十八世纪的埃及文献中也有提及,称为“奥沙门(Aushamen),鲁沙利姆(Rushalimum)”,约公元前1400年称为“乌鲁沙林(Urushalim)”。约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占领了当时由杰布西提控制的城市,并使之成为他的首府。在腓尼基人的帮助下,他的继承人所罗门在锡安山建立了皇宫和圣殿,锡安山因而成为以色列人的圣山,被认为是上帝永久的住所。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摧毁。从公元前538年起,重新成为犹太人的定居地。“第二圣殿”的建立在公元前515年完工;公元前37~公元前4年,被希律王扩建了许多,在反对罗马武装统治(公元70至135)的起义后再次被毁,最后在锡

安山建立了朱庇特圣殿。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主要中心,但自被阿拉伯人统治后(公元638年),穆斯林哈里发王朝的“石屋顶”开始坐落在希律王圣殿的基地上(见世界中心)。《圣经》无数的篇幅都记载了耶路撒冷在宗教上的重要性,比它作为犹地亚的一座城市的客观作用大得多。在耶和華的时代,耶路撒冷有人口二万五千人。“这座圣殿是‘耶和華王’的宫殿,是他的宝座之地,是他脚掌所踏之地(《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由于这座圣殿被选中归上帝所有,那么耶路撒冷城也同样归上帝所有”[鲍尔(Bauer)引自A.斯托格(A. Stöger)]。对世界末日及最后的审判的想象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神话之地,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被分为两类,可拯救的人和被诅咒的人。“天堂般的”或“全新的耶路撒冷”是对这个城市的称谓,它已变得崇高,被理想化了;这座在《启示录》中从天堂降下的城市是“上帝之城”,这里不再需要大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也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誉光照。”(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较难的问题是关于真实的(现世的)耶路撒冷和“天堂般的耶路撒冷”的关系问题,对此,埃伦(E. Aron, 1973年)作了如下论述:圣殿在某种意义上位于天堂和大地的交汇处,经历并超越物质世界,而且“在尘世的水平

上,与不易进入的圣殿相对应,在那里,救世主弥赛亚等待着进入世界的那一刻。‘在天堂有至圣所与大地的至圣所相对应。’按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拉比的观点,莫利亚山(Mount Moria)是相当于在其他世界的耶路撒冷圣殿。当下面的耶路撒冷圣殿被完成,在天堂同时也会出现一个同样的圣殿。人类亲手造的建筑物会在天



耶路撒冷,“王者之王城”。来自鲍尔温一世的东征军硬币。

堂的领域内反映出来”。这种基于上/下之间的对应物构成的精神建筑也是其他文化的特点,即把对外界最早的想象看做是反映这个世界的对应物。回到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期盼了许多个世纪的梦想,在罗马人统治时期,他们被放逐、遣散到新的犹太人的聚居区,常常是在“hep, hep”(由拉丁语 Hierosolyma est perdita 的首字母构成,意思是“耶路撒冷被消灭了”)的嘘声中被赶出家园。在共济会的象征主义中,作为所罗门圣殿建成的地方,耶路撒冷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苏格兰仪式的第十六级(共济

会的一种仪式)就被称为“耶路撒冷的王子”。



耶路撒冷。选自所罗门·施维格游记中的木雕,1638年。

野蛮人和荒野神灵 (savages and spirits of wild nature) 在象征学和纹章学里,居住在荒野的野蛮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常是文明到来前大自然尚未被驯服时的人格化,因此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与巨人相比。野蛮人常常被描述成比常人高大。萨梯、森林之神、古代传说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以及自然神潘都是野蛮人的古典形象,在各种各样的文化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类似的半人半兽的怪物也出现在美洲土著居民的传说和中亚的民间故事里。近年来人们一直在就这些怪物进行争论:这些怪物仅仅是无意识的外化(不受约束的冲动的体现以及实现全部俗望的向往),这是对原始生命状态的一种最早的记忆?甚至有人假设在边远地区可能存在着最早的原始人的“幸存者”(如尼安德特人);如果相信这些“幸存者”的存在,那就解开了世界各

地不断出现的关于雪人或野人的传闻之谜了。中美洲也有关于住在森林里的野人的传说故事。在关于野人的传闻里提到的野人足迹使得本来不可理喻的野蛮人的传说有了某种可信性。有人做了以下的假想:这些怪物居住在神秘的偶像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中间王国里。另一方面,有的宗教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集体记忆里保存了对森林及大自然守护神的信仰;因此,当人们压抑、激动或孤独(特别是身处森林)时,这些神灵就会使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一种身上长毛、模样像人猿的森林野人的幻觉。(参见马、山羊)

在纹章学里我们见到这些“野



野蛮人:文明的萨梯。奥布雷·比尔兹利(1872~1898)。



野蛮人：父与子。选自绍伊夫莱因的木刻，约1520年。

人”大都手持徽章（例如普鲁士的徽章）。

在中世纪的《罗马人的事迹》（约公元1300年）这部故事集里，这些荒野里的神灵被描述成丑陋的怪物（被称为“monstra et portenta”），象征乐于沾沾自喜的文明人的缺点。例如长着狗头的狗头人（Cynocephalic）“说话带着狗吠声，身上长着动物的毛皮”，他们是悔罪者的象征，“他们应该长着动物的皮肤，也就是说，要公开地悔罪，这样别人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其他可以与之相比的野人还有远在印度的古怪女人，“她们的胡须长达胸部，但头上却一毛不长。这些女人都是正直的人，她们遵

从教会的正确训导，不会因为爱或恨而偏离一点。”（大概是由于她们形象古怪才使她们决不屈从于肉欲的诱惑；类似的还有关于圣康默努斯的传说，见胡须。）另一类被人鄙视的野人是那种“长着角、狮子鼻和羊腿的人。他们生性傲慢，向所有的人展示他们傲慢的犄角，那只小得可怜的扁平鼻子说明他们为自己的灵魂得救而反省，而那双羊脚显然是为了追逐浮华而长的，因为羊奔跑如飞，且攀登迅疾。他们这些特点与人世间傲慢的人们并无二致”。

这些荒野的怪物在象征人类行为时含义不清，结果他们逐渐由古代的原型（如萨梯、农牧神、潘、森林之神等）或北欧传说中的巨怪演化为未被破坏的原始生命的象征，他们已经远离了导致所多玛毁灭的骄奢淫逸。十六世纪晚期纽伦堡的汉斯·绍费雷恩（Hans Schaufelein）的一木刻作



野蛮人：赛利纳斯。威廉·布施作。



野蛮人：长相像马的赛利纳斯作跳舞状。约公元前450年，古希腊花瓶画。

品引发了汉斯·沙克斯(Hans Sachs)的一篇文章《林中野人抱怨无信仰的世界》，文中有这样的谴责之辞：“年轻人毫无教养，年长者无德可言，女人寡廉鲜耻，男人野蛮粗鲁。”相比之下，“真正的”野人似乎更显得文明，他们远离所谓的文明，因此未受它的毒害。

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这种怪物来自最幽深的“森林”，即心灵里“模糊”的部分。阿拜利认为这部分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并不是森林里的野人，我们也不想回到野人状态，或回到小妖怪或侏儒的那种状态。即使是最善良的隐士，如果他永远不离开他那茵茵深谷里的草屋，如果没有人把他从他的孤独境地中解救出来，他就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他只会变成一棵树，一只

年迈的动物，成为森林的一部分，因此他完全变成了自然人”。

在中国的传统里，“野”（即“森林”、“野蛮”）也有相似的含义：既指野人周围的荒野，又指居住在曾经覆盖着大部分陆地的森林里的野蛮人。强盗被称为“绿林好汉”。

耶稣的武器 (Arma Christ) “耶稣的武器”在巴洛克时代指折磨和钉死耶稣的器具，被认为是抵御罪恶的有力武器。它们引导有罪者沉思基督所遭受的苦难，从而拔掉人类灵魂中的每一恶根。这些武器除了十字架本身，还包括锤子、钉子、钳子、鞭子、尖矛、绑着海绵的棍子、荆冠和一只抽打耶稣的手。这些武器不仅仅作为《玫瑰经》的附件出现，它们也出现在十字架上，尤其在十八世纪，它们合拼起来象征了耶稣为拯救世界而作出的自我牺牲。

夜莺 (nightingale) (诗歌语言称之为“菲罗墨尔”或“菲罗墨拉”)在古代夜莺被看做一位可怜的母亲为孩子流泪，哭叫道：“伊兹！”(奥维德的《变形记》)(比较戴胜鸟)它也象征人类的真正目标是创造真正悦耳的语言；诗人自称是夜莺的门徒。这种鸟的名字常作为“歌曲”或者“诗歌”的代名词。因当父母的夜莺常教它们的孩子唱歌，故夜莺也比喻教育能力。在民间药方中，夜莺肉常用来治疗那些嗜睡的人们，而它的心脏则可以美化嗓音，提高修辞技巧。在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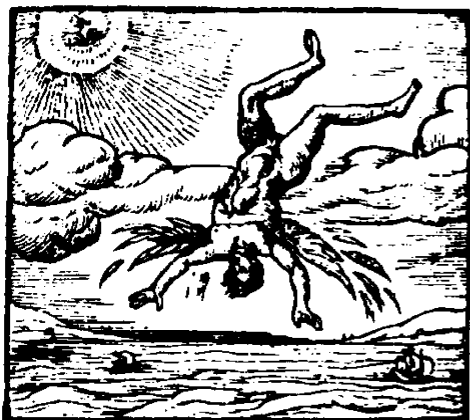
人们会抨击仅仅出于好奇而去吃夜莺(尤其是它的舌头)的富人们。在欧洲和亚洲,它甜甜的歌声总会得到赞扬,通常被看成一种好兆头。然而在一些地区,夜莺的歌声被视为“可怜的灵魂在炼狱里”发出求救声,或是预示死亡降临的哀愁的信号,不过基督徒从它的歌声里听到的是渴望登上乐园或天堂的呼声。在阿尔尼姆(Arnim)和布伦坦诺(Bretano)的诗集《男孩的神奇号角》(1805)中有这样的诗句:“哦,夜莺,我听到了你的歌声,/我的心在胸膛里烈火升腾。”这第一行被译成柏林人的习语,意为“我明白了”(也见猫头鹰)。沃尔吉纳的雅各著有《传奇之土》(约1270年),他在题为《论圣巴兰和圣约萨法特》那部分里讲了一个关于夜莺的寓言:一个猎人放飞了一只已捕到手的夜莺,这只鸟对他叫道:“你放走了一样大珍宝,在我的内脏里有一颗比鸵鸟

蛋还大的珍珠。”猎人企图引诱夜莺回来,但它却嘲笑他如此轻易上当,“你真的相信了我肚子里有一颗比鸵鸟蛋还大的珍珠——这为什么呢?我自己都没有鸵鸟蛋那么大!你就像那些崇拜石雕偶像的傻瓜一样,他们膜拜自己造出的东西并呼唤别人来‘监护’和‘守卫’那些需要他们自己守卫的东西”。在中世纪故事集《罗马人传奇》里(约1300年),夜莺同样与珠宝有联系。一个因犯法而遭囚禁的骑士因听到那只飞到监狱来探视他的夜莺动人的歌唱而感到安慰,他用面包屑来喂它。鸟儿飞走了,又飞了回来,衔着一颗珍珠,“骑士看到珍珠,惊奇不已,他迅速拿过来放到铁链上,铁链一下滑落在地”。同样,这颗宝石帮他打开牢门逃了出去。这个故事的宗教意义或象征意义没有流传下来,但它表达了这只鸟的感激之情:善有善报。



夜莺:“歌颂自己的爱情”。J·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伊卡洛斯 (Icarus) 神话人物,象征人类希望如鸟一样飞过高空,飞进一个没有重量的国度,但这个故事也包含了对傲慢自大的警告。代达罗斯(Daedulus)是伊卡洛斯的父亲,他建造了囚禁米诺牛的克里特迷宫,他曾给过艾丽艾得涅(Ariadne)公主一团线,使她能够帮助英雄忒修斯在杀了米诺牛之后从迷宫逃出。公主的父亲,国王迈诺斯(Minos)将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打入大牢,代达罗斯用蜡和羽毛做成翅膀得以逃脱。伊卡洛斯因为不听父亲警告,过于飞近太阳,他的翅膀因此融化而掉进海里淹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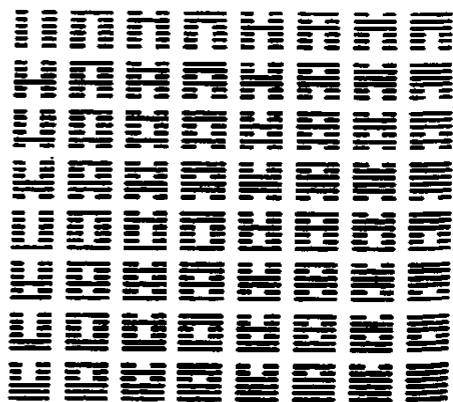


伊卡洛斯的坠海。选自莱顿的 G. 惠特尼的《象征之选择》，1586 年。

人类虽然已经可以乘风滑翔和蹦极，但靠肌肉推进飞行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只能偶尔在梦中过一把瘾。梦见飞翔一般解释为睡觉时生理机能不平衡而产生的后果，或者（在心理上）暗示摆脱压力和束缚，摆脱我们生活的现世的愿望。

易经 (I-Ching)（古时亦音译作 I-Ging；今天也有人译为 Yijing）《易经》这本书不是一种象征，而是一种关于预测的指导性读物，它源于古代中国关于阴阳这一二元性的推测。《易经》所包含的预测系统在公元前 1000 年的周朝得到发展。据说最初是用蓍草茎来算卦的，后来在图表中是用实线和虚线来表示。实线代表阳，虚线代表阴。每三条线构成一组，不同的实线和虚线的排列组合表示不同的可能性。八种可能的组合代表天堂、大地、水、火、湿、风、雷电和山。有 64 种可能的组合形式（称为六角星

形），这些构成整个宇宙的编码，《易经》的基础即在于此。例如，六根实线代表“天堂、国王、父亲、捐赠者”；六根虚线代表“大地、母亲、百姓、受赠者”。线段的长短变化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这样就可以回答那些前来算卦之人的各种问题。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年）的论著论述到《易经》的内涵，特别是《易经》所表达的寻求对抗的两极达到和谐。《易经》还受到道教的高度重视。今天，信奉神秘学说的人企图在《易经》中寻找有关个人优缺点等问题的答案，以及成功的可能性和危险的源泉。



易经：每组由六根实线或虚线构成的 64 种组合形式。

银 (silver) 像金子一样，银是一种“高贵”金属，通常和月亮神有联系，其价值比不上黄金（俗话说“话语是银，沉默是金”，意即“金口不开为妙”）。古代墨西哥把银叫做“众神的白色粪便”，并认为银是月亮神在人世间的对应物（或粪便）。欧洲的炼金术士在他们的文章中常用月亮女神的名字卢娜 (Luna) 来指代银。由于银

在价值上比不上黄金,因此,银首饰便使人联想到中产阶级的小康生活;银还经常被人们用来做成礼拜物品。人们普遍认为银可驱走恶鬼。据说古罗马的祭司们为了赶走野蛮的入侵者,便在罗马帝国的边界上埋下了许多银塑像,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入侵者与恶魔无异;这些白银塑像被挖走以后,哥特人、匈奴人及色雷斯人就席卷了这个帝国。人们还相信,把银弹打到黑云里可以打伤或杀死风暴女巫。

印第安战斧 (tomahawk) 很多语言都有与英语成语“宣战”(to dig up the tomahawk)意义相近的说法,这个成语的反义词显然是“停战”(to bury the tomahawk)或“抽和平烟斗”(to smoke the peacepipe)(见和平烟斗)。北美洲东部和中部的土著居民就是用这种战斧作为武器和工具的,这种在典礼上使用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战斧常常被涂上油漆,并饰有羽毛。多亏了美国小说家詹姆斯·费尼莫·库柏的《皮袜子》系列小说,使得世界各地的读者对缔结和平时“埋掉战斧”的风俗也变得熟悉起来。在十九世纪,白人商贩把一种带有烟斗、锋口用铁做成的战斧卖给北美印第



19世纪密苏里印第安战斧。

安人。与和平烟斗一样,这种战斧出现在十九世纪部落酋长的肖像画里。

鹰 (eagle) “百鸟之王”,象征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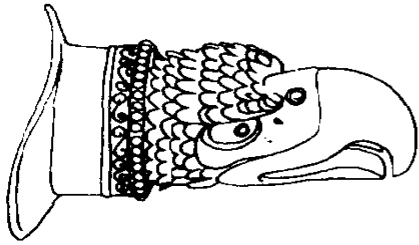


战胜魔鬼龙的胜利者鹰。霍伯格,1675年。

大的勇气和力量,故频繁地作为纹章和国徽,常以双头(双头鹰)来达到对称。古代动物故事赋予鹰这样的大能力:直视太阳而不眨眼,跨越人类无法企及的天空。一个古巴比伦故事(可惜只剩下残片)讲到一只鹰把国王伊塔纳(Etana)送上天穹。古代诸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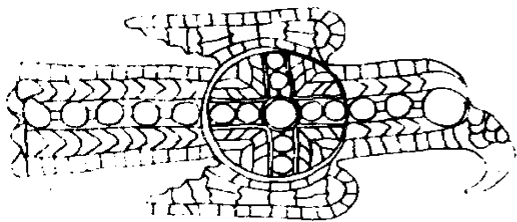


扑入水中的鹰。伯斯第阿里,巴黎,11世纪。



鹰：作为阿兹台克一种神的古墨西哥塞嘴。

资料表明有这样的习俗，即在统治者的葬礼上放飞一只鹰，这样当尸体火葬时，他的灵魂就会飞离尘世，与神同在。在古叙利亚的巴尔米拉（Palmyra），鹰象征太阳神。据说鹰像凤凰一样能再生，其过程包括扑进水里三次，这里的鹰成了在圣水盆里受洗的象征，它的高飞意味着耶稣的升天。据说阳光也使鹰再生[“当鹰的翅膀不再飞翔，/太阳的火焰使它重返青春”（霍伯格）]，这里暗示了心灵之光的滋润力量。作为蛇和龙的天敌，鹰又象征光明战胜黑暗力量；鹰衔蛇这一形象在许多文化中皆有表现，如墨西哥的民族象征。哥特式窗户绘有鹰带着羽毛尚未丰满的幼子飞上天空，教它们如何直视阳光。在基督教绘画中，鹰常常作为《福音书》作者约



鹰：约公元500年东哥特鹰式别针。



鹰：伪-大阿尔伯图斯木刻，法兰克福，1531年。

翰的化身，也象征升天的先知以利亚和复活的耶稣。确实，鹰的象征意义一般只含褒义（活力、再生、沉思、洞察力、高雅风度），所以，古人用它作为朱庇特的标志。基督教时代的正义大美德与这种鸟有关，但它也和傲慢和罪过有关，可能因为它总是注视远方而对眼前的事物不屑一顾。在共济会里，双头鹰是苏格兰仪式的第三十三层次：鹰头戴双冠，双爪握剑[格言：上帝和我的权利（Deus meumque ius）]。

“鹰”代表阿兹台克日历中的第十五天到第二十天，预示生于此相的人具有尚武的性格，但也有抢劫和偷窃的倾向。阿兹台克的武士精英分为两类，分别称为“鹰”和“美洲虎”，代表相对的天国力量（太阳和星星）在人间的二元性，一种以墨西哥最大的鸟为象征，另一种则以最大的猎食动物为代表。女神蛇女（Cihuacoatl）也叫鹰女（Quauh-Cihuatl）。她头戴鹰羽冠，是所有因难产而死的妇女的主宰（生孩子被看做类似军事作战的英勇

行为,相当于俘虏一个敌人)。鹰在中国古代同样是力量和权威的意象(老鹰的“鹰”和英雄的“英”谐音)。鹰站石上是武士准备肉搏战的姿态,松顶上的鹰则象征力量永恒的长寿,与蛇搏斗的鹰其前身是印度教神话中的揭路荼(Garuda),也令人想起阿兹台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今天的墨西哥城)的标志。

与狮子在一起的鹰成为欧洲最常见的徽章图案,但总是模式化的对称图案,与大自然中鹰的形象相距甚远。由于传说中鹰所具有的英雄本色,因而许多统治者都以鹰作为其象征:德意志和波兰的国王,巴伐利亚、西里西亚和奥地利公爵,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侯爵。对正面二维对称图形的追求很快使双头鹰成为人们喜爱的形象,古代东方对此早有显示,而西方则始于1433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标志,帝国解体后(1806年),双头鹰又成为奥地利帝国(直到1919年)、俄罗斯沙皇(直到1917年)和塞尔维亚诸国君的标志,直至到今天,双头鹰还是阿尔巴尼亚国徽的一部分。人们猜测双头鹰最初和罗马皇帝及德意志国王的双重身份有关。吟游诗人赖因马尔(茨维特的)(Reinmar of Zweter)用三头鹰作为自己的标志,第三只头在翅膀尖端上。纹章史学家A. G. 贝克勒在1688年用诗把两个德语词Adler(鹰)和Adel(高贵)相联系:“德语的‘高贵’来自鹰,/没有鹰就没有贵妇和王爷;/威严的鹰使贵族们永保无虞,/高贵的人庄严

走在鹰翅下。”在另一处,贝克勒写道:“鹰是羽类动物的国王,他严峻的目光能直视太阳,他捕猎总是马到成功,他能自我再生;他飞得最高;他从头顶掠过是预示胜利即将到来的普遍征兆。因为罗穆卢斯(Romulus)在阿旺廷(A-ventine)山丘上第一个见到鹰,他以为这是吉兆,于是让他的军队不是举旗而是擎一只鹰。鹰有六种,皆为食肉者,但只有他们中最弱小最低贱的才会扑向尸肉。鹰不仅是皇帝的个人标志,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象征。金地上的鹰指天父上帝,他的星辰大放光芒,带来宁静,引起敬畏。”

在心理学象征中,鹰被看做“心灵天空中强有力的鸟类”(阿拜利),这样梦见鹰是好事,除非“对鹰的想法”突然与普通东西联系起来,暗示“智慧的强大力量”对梦者的日常生活产生怀疑,因此,鹰成为圣约翰的象征是可以理解的,这位福音书作者的形象绝对是属于理智王国的,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权宜之计或不可避免的妥协在这里毫无意义。中世纪动物寓言集把鹰比作人类始祖亚当。“百鸟之王”在天空高飞,一旦看到食物,便猝然下击。亚当也一样,当初住在天堂,但看到禁果,便从光荣之巅直堕下来,“在无与伦比地飞过苍穹后,他再次靠近肉体的诱惑,失去了所有的启迪”(乌特克舍)。

樱桃 (cherry) (拉丁语 Malum persicm, 字面意思为“波斯的苹果”)

在古代是一种极受珍视的水果，公元一世纪来自东方，有时和杏混为一谈。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的花园里有一株月桂长得高过樱桃，当时被认为是预示波斯人将被打败。

在中国古代，樱桃被认为是不朽或长寿的象征。桃花(樱桃花)象征少女的鲜艳，但也用来指放荡女子。“桃花乱舞”是委婉语，指青春期的情感骚动。据传说，王母娘娘有座花园，里面的桃树每一千年开一次花结一次果，对神仙们来说这是个大节日。桃木据说可降魔驱邪，所以当新年到来之时，人们会在家门口挂上桃枝，而“门神”小雕像也用桃木刻成。在传说中，“桃源洞”是指通向来世的入口，“桃源”也是女性阴道的文雅提法。

鸚鵡 (parrot) (希腊语 Psittacus) 古希腊的鸚鵡是从印度引进的，由于它具有模仿人的言语的能力而备受人们的宠爱。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公元前300年~前240年)把这种鸟看成喋喋不休的人的象征；在伊索的一则寓言中，鸚鵡战胜了鼯。据早期的基督教文献《自然哲学家》记载，鸚鵡的学舌能力与圣巴西勒有关：“同样，你们也要模仿使徒赞美上帝的声音，而且你们自己也要赞美上帝。模仿正直的人的行为吧，这样你们才会像他们一样创造辉煌的业绩。”鸚鵡的喙被当做一种护身符，可以预防发烧、驱赶魔鬼。

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中，鸚鵡被

认为具有反抗精神：它的头颅非常坚硬，如果人要教它说话，必须用铁棍揍它，才能使它服从。根据维尔茨堡的康拉德(Conrad of Wurzburg)的说法，这种鸟的羽毛即使淋了雨也不会变湿，因此它也象征不为原罪所玷污的圣母玛利亚。鸚鵡也出现在德国人关于乐园的描述中，因为人们认为它学会了说夏娃的名字——德语称“伊娃”，而伊娃(Eva)则是拉丁语词ave(万福)的倒写；在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清白的象征，与堕落的夏娃形成鲜明对比)传报时，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万福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在古代中国，南方的鸚鵡被当做风骚而又唠叨的妓女的象征，但是，嘴里衔着珍珠的鸚鵡则是观音菩萨的标志。

影子 (shadows) 在象征传统里，影子不仅仅是由于光线受阻形成的，而是具有自己本性的黑暗存在物。影子是人的神秘对应物，因此常常被理解为人的心灵的影像(所以一些语言都用一个词表达“影像”、“心灵”及“影子”等)。科尔默(K. Kolmer)暗示，全新世时代的岩石壁画上那些被明显拉长的、像剪影一样的男男女女的画像也许是取材于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时人们留下的影子——这大概是由于对人体的直接表现是一种忌讳。在许多宇宙哲学论里，死去的人的灵魂在来世被认为是影子——因此英语词shades就有“幽灵”、“阴魂”

之意——以说明人的肉体已不复存在。失去影子(譬如说影子已卖给魔鬼)就意味着人失去了灵魂。在传说里,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或踩在自己的影子上)被看成人即将死去的一种预兆。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千万不要接触可怕的人(如女巫)的影子,免得受到他们的控制。哲学家们经常说,客观物质世界只不过是真实的主观世界的影子(参见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

在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看来,阴影象征着人格的无意识层面,这些无意识层面只有通过个性化才组成经验世界的复杂结构——只是这一结构是容易转变的。

与影子有关的成语可谓言简意赅:“站在某人的影子下”(即受某人的影响或控制),“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意即极其胆小),“分不清影子和实物”(即耽于幻想),“先兆”(foreshadowing),“神出鬼没(即见不得人)的生活”。另外,“相形见绌”(put someone in the shade)。

天使传报基督即将降生时(指天使向玛利亚传报耶稣将通过玛利亚成胎而降生)有这样一句话:“上帝将以其至高无上的能力荫庇(overshadow)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在上帝的翅膀的庇护下”(见《诗篇》第十七章第八节)经常被当做虔诚的人的[如玫瑰红十字会会员的精神之父 J. V. 安德里亚(1586~1654年)]座右铭。

基督时代利未人的祭祀的所有

仪式只不过是“天国事物的形状和影子”,《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比较第十章第一节)中表达的这一观点有着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早期基督徒把《旧约》里记载的事件看做是对基督的遭遇以及教会的制度和仪式的预示。对中世纪装饰讲究的手稿(如 Bible Moralisee)进行的“类型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旧约》的一种寓言式的诠释,即《旧约》里几乎每个段落落在《新约》中都能找到相应的篇章,而这正是基督教对《旧约》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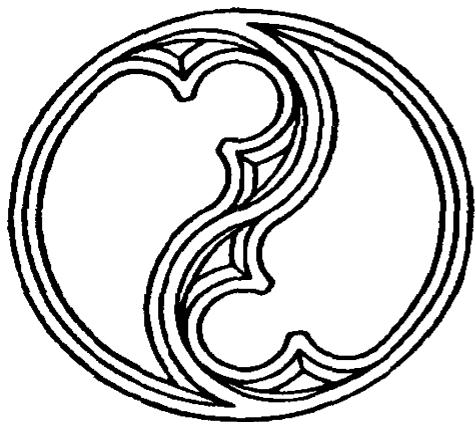
隐士 (hermit) 隐士这种有象征意义的人,通过苦行、禁欲,与现世及世事隔离可以得到一种特别的想象天赋和帮助那些前来寻求智慧及解答的人们的能力。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隐士指的是那些避开与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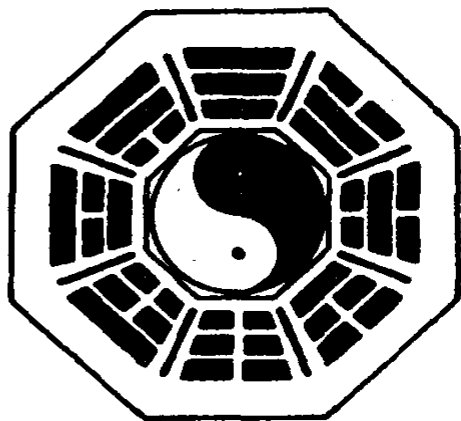
隐士:住在森林中的印度隐士。选自奥地利的农历,1911年。

交流,只和上帝在一起,过着一种宗教生活的人。最早的修道生活方式(修道士“monk”一词源于拉丁语 monachus,希腊语 monos,意思是“单独”)是由埃及基督教隐居修士实行的,他们居住在荒野中的岩洞里(见埃及的圣·安东尼),而中欧隐士的住所则建在原始森林之中。隐士们通过独居、祈祷所获得的超凡能力带有传奇色彩,佛陀释迦牟尼自己在从事传教之前就与世隔绝地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阴阳 (yin and yan) 古代中国用阴阳代表宇宙的二元性。阴象征阴柔、北方、寒冷、影子、土地、被动和潮湿;阳象征阳刚、南方、温暖、光、天堂、主动、干燥及皇帝。虽然古代中国的男人在日常生活中处于明显的支配地位,但在这一说法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把“阳”放在“阴”之前,然而,男性的主导地位却体现在阴的反面象征意义上。在理论上,阴与阳被



哥特式窗户图案体现的阴和阳。



由八个三线图形包围的阴阳图案(见易经):象征宇宙的统一。

认为同等重要。阴阳的图像表示(即太极图)是以圆为基础,圆是阴阳二极对立面的统一体的标志;这一统一体是宋代的朱熹(公元1130~公元1200年)提出的。用一条S形的曲线把圆二等分,代表阴的那一半是暗的,阳的那一半是亮的。由阴阳二气产生(木、火、土、金、水)五大要素(称为“五行”),五行之精凝合而生人类,阴阳化合而生万物。阴与阳的相互依存由太极图上两个圆点(阳为黑点、阴为亮点)表示。这是为了表明亮和暗并不竭力主宰对方,相反,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在《易经》的图形里,阴由一条中间断开的直线表示,阳由一条连贯的直线表示。阳代表奇数,而阴代表偶数。古代的岩洞庙宇都放有阴阳石,前者必须保持潮湿,后者必须保持干燥。当雨水过多时,人们抽打阳石,以唤醒它的威力(在旱天或热天则抽打阴石),这样就能保持阴阳的和谐与平衡。

阴阳人 (androgyné) (希腊语) 既是男人又是女人的双性生物,常被称为两性人,更恰当的解释是指兼有男女性格的综合体。在早期象征学中,阴阳人和两性人这两种表达法常常互相替换。现在的解释是“不男不女”,而在古代它的意思首先是“既男又女”,一个既是男性又是女性的形象,就像俄耳浦斯颂诗中所说的多神崇拜中的宙斯:“宙斯是男的,宙斯是长生不死的女人……”创世神话常讲述一个原始生命到后来才被分成互补的两半。在犹太传说中,甚至亚当开始也是兼有双性的,直到夏娃与他分离,成为独立的人。对象征学家而言,这成了思考二元性和整体性这一领域的题材,在这一领域中,两极力量不仅限于性别也可泛指其他对立的双或对,例如在炼金术的图案中,阴阳人将第一要素硫和汞(后泛指一切燃烧的和挥发的要素)拟人化,显示在点金石上,代表理想的一体化的最高境界。双性形体象征在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中成为神圣的自治整体,出现在亚洲和南洋的众神中,有些是假想的垂直轴两旁各包含男性和女性的一半。在西方的描绘中,我们偶尔能发现男神着女装,或女神女圣人长出胡子来。阴阳人这一意象常常象征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最初的统一(见母亲和父亲),成为神圣而完美的结合:对抗完全消失,原始的统一得到恢复。奥维德的《变形记》讲述了两性人的身体和水仙萨马其斯(Salmakis)融为一体,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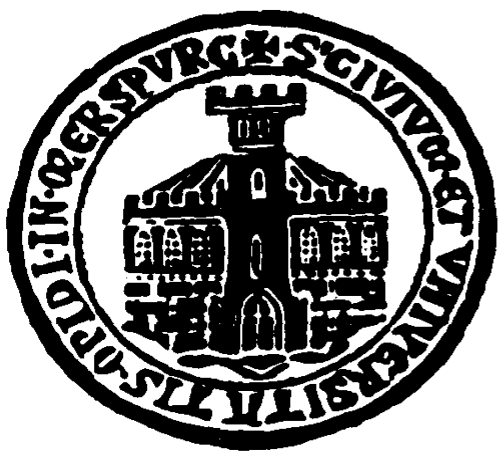
炼金术中的阴阳人。选自 M. 迈尔的《象征物》,1617 年。

离,结果每个在萨马其斯的泉水沐浴过的人都同样成了“阴阳人”。

印章 (seal) [希腊语 aphragis (英语词 sphragistics 即源于此,意即“印章和戒指图章的学问”),拉丁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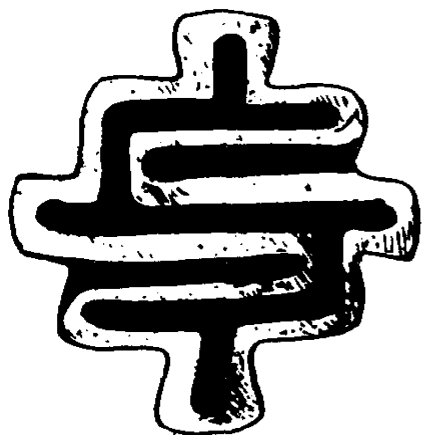


骑士印章,亨利·德·珀西,1301年。



中世纪康斯坦次湖畔的半尔斯堡的城印。

signum(英语词 sign 即源于此,意为“标志”)]在希腊和罗马,图章戒指(后来为图章所取代)被用来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印章最初通用于美索不达米亚,是一种滚动的装置,上面刻有图案和楔形文字。)图章后来逐渐被用来象征合法性和人的个性。因此《圣经》上就有这样的话:“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海。”(《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六节)《启



约公元前 4500 年古希腊的石头印章。

示录》因为被称为“七封印之书”而出名,羔羊(教徒)一个一个地揭开这些封印。许许多多的成语与图章的象征性用法有关:“保证保持沉默”(under the seal of silence),“由某人亲自签名盖章的”(under one's hand and seal),“签名、盖章并分发”(signed, sealed, and delivered),“在某物上盖上印章”(to put one's stamp on something)。

犹大 (Judas) 向他的敌人出卖耶稣,而因此深感悔恨而上吊自尽,成为所有叛徒的象征。例如,农民拉夫(Reffe)将提洛里斯(Tyrolese)自由战士安德烈亚斯·霍费尔(Andreas Hofer)出卖给法国,使霍费尔遭处死(1810年),他因此被称为“提洛的犹大”。然而传奇故事对叛徒常隐约表露出一丝怜悯,他们的叛卖行为为人性通过耶稣受难而获得拯救开辟了道路。在《圣布伦丹之航》中,爱尔兰



以色列人犹大被魔鬼吞吃。选自但丁的《地狱篇》,威尼斯,1512年。

圣人布伦丹(约 484~577 年)经航海来到神秘的极乐岛上,其中还写到,犹太的灵魂每年获准从地狱出来到北部海面的一个岛上度假一天,在他遭受永恒的火刑中,这可是一次凉快的缓刑,因为他曾给过一个穷人一张床单。但当日暮之时,神灵便会把他的灵魂捉回地狱。在绘画与雕刻中,犹太握着装有“三十块银币”(《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十五节)的叛徒的钱包,或通过那出卖耶稣的一吻使逮捕耶稣的人认出他来。在传统的耶稣受难剧中,犹太的基本形象(虽带有世俗的天真)暗示了这一事件的逻辑结尾,如扮演犹太的演员向法利赛人说出以下的话:“我将背叛你,耶稣基督,你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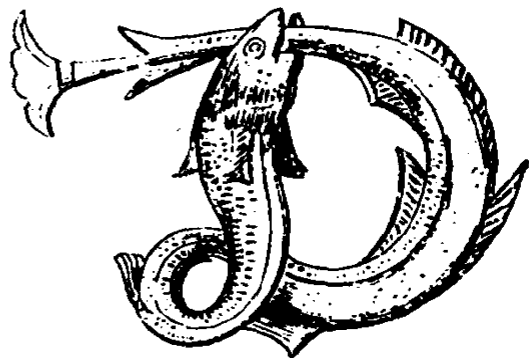
犹太神秘教经典 (Zohar, Book of) 见光。

鱼 (fish) 鱼生活在水里,所以在分析心理学中代表潜意识,即个性深处的“活跃”物质,与丰产和我们体内赋予生命的“母性”(见母亲)王国的力量有联系。在古代许多宗教中,鱼和爱情女神及自然丰饶有关,但鱼又是“冷血的”,在象征中“不受炽热的欲望的控制”,因此,鱼是一种祭品,特别适合作圣肉。在现代,作为象征的鱼(希腊语 ichthys)是希腊语“Iesous Christos Theou Hyios Soter”(“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救世主”)的首字母缩写;当基督徒身处充满敌意的异教徒中间时,他们靠鱼作为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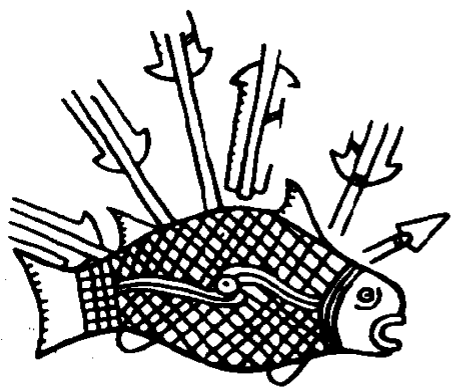


火:以利亚的火焚供物,显示在崇拜太阳神的教士面前(《列王纪上》第十八章)。荷尔拜因,1530年。

相沟通的暗号,这种象征常出现在早期基督教世界中直到四世纪末,但对这一缩写的解释并非一种,浸润在洗礼盆(拉丁语 piscina,意为“渔池”)中,把使徒称为“捕鱼人”(见戒指)也许是最初的来源;在中世纪文化中,鱼象征好运气,此意义仍存在一些新年的习俗中。更进一步的读解涉及“双鱼座时期”的状况:公元七世纪(被认为是耶稣诞生的真正年份),木星和土星的“黄金汇合”在双鱼座出



衔尾鱼。构成字母D。来自十八世纪末巴黎国家图书馆。



中箭的鱼。来自俄克拉荷马州斯比罗马兹的贝雕。

现三次，春季也从双鱼座开始；人们认为耶稣是双鱼座时代的第一化身。信教者被称为“小鱼”，与基督教的鱼[根据德尔图良(Tertullian)，公元150~230年]有关，鱼和面包则象征圣餐。基督教思辨神学家争论，在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中，上帝的诅咒没有伤害到鱼，基督徒通过洗礼可以和它们平起平坐。中世纪传说中有个渔夫叫特里纳克里亚(Trinacria)，他长着一颗普通脑袋和三副身躯，被认为是三位一体的象征。鱼是圣人们的常见标志，如布伦丹(Brendan)和麦克洛维乌斯(Maclovius)，还有彼得、安德烈(Andrew)、伊丽莎白(图林根的)、向鱼布道的安东尼(帕多瓦的)，也是海员的标志。把《旧约》视为《新约》前兆的基督教《圣经》预示论认为，大鱼把先知约拿(Jonah)吞下去又吐出来是象征耶稣的埋葬和复活。

在古埃及，普通人可以吃鱼，但担任圣职的牧师和国王不能吃鱼。鱼是深居的无言居民，被普遍认为是可

怕的动物，与消极的神话有关[如吃掉被塞特杀死的奥西里斯(Osiris)的阴茎]。不过，个别鱼种具有神圣的含义，如鳗鱼[与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神有关]、河鲈鱼(和女神奈特有关)，这显示了对人性的深层次及其内涵所持的暧昧态度，它们像蛇一样，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古动物寓言集中那些传说中的鱼怪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对这些深居动物的迷恋和恐惧。在印度神话中，毗湿奴为救人类始祖摩奴(Manu)而把自己化成了一条鱼。在古代中国，鱼象征幸福和富裕；鱼水交融比喻性快乐。鱼(sakama)是日本人的主菜，或生吃，或炖煮，或油煎。有些鱼类是日本传统的象征物，如鲤鱼，它能在漩涡和瀑布中前进，代表了勇气、力量和忍耐。在五月五日(“男孩节”)，家家户户门前都挂起一面旗，旗上有鲤鱼的图案，家里的每个男孩都另加一条丝绸鲤鱼来代表。在炼金术象征传统中，一条河中的两条鱼表示要素硫和汞溶于水中。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鱼象征阴茎，在土耳其口语中也叫“独眼鱼”。鱼的星座即双鱼座是黄道十二宫的最后一位(见星星)，也象征着当今时代(“双鱼座”时代，比较水妖)，许多占星术士认为这一时代行将结束。生于这一星座的人们据说追求博爱、和平和完美；做事凝神专注，耐心奋斗直至成功；“多子多孙”。

分析心理学家E.阿拜利指出，沉默、冷血的鱼是因它在水中的灵活轻盈而受到嫉妒和羡慕。人们认为它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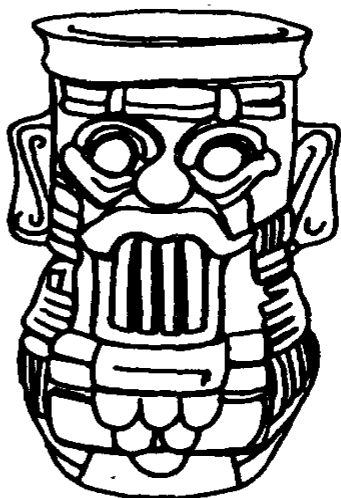
可食用的组织不是肉,因此只能在特殊的日子里食用。耶稣喂食大众的奇迹是用“鱼”和“面包”创造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二到十七节)。“在内心与鱼取得联系意味着最终面对人类原始存在的冷血状态……故人经历多种心灵状态,正如传说中的先知约拿,先被他或巨如鲸嘴的潜意识吞没一会儿,然后才被吐出——另一种新的存在——在崭新意识的光明彼岸上”(阿拜利)。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先人在不了解鱼类生活及习性的情况下相信鱼无性别,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影响到这些“冷血的”海洋居民所包含的象征意义。罗马地下陵墓有早期的基督教壁饰,鱼在其中象征圣餐,在《最后的晚餐》中,鱼和面包及圣餐酒杯一道出现在桌上。主教图章戒指、渔夫的戒指(annulus piscatoris)表示彼得创造的“一网所打的鱼”的奇迹和耶稣的话“你要得人”(《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

雨 (rain) 宾根的圣女希尔德加德(1098~1179)把雨比作心灵的活力,后者能使人体充满朝气,并且“使它不会枯竭,就像雨水滋润大地一样。因为当雨水适宜而不过量时,大地就会萌发新的生命。但是,如果雨水过度,就会毁坏土地,淹没刚刚萌发的新芽。从心灵深处焕发某种充满活力力量,正像雨水的滋润使大地充满生机……”希尔德加德还对眼泪和雨点作了一番比较:“信教的人出

于对上帝的恐惧而全身发抖,以至于突然痛哭流涕,正如云朵吸取它们上方的水分,然后降落到地上就成了雨”;因此,悔罪的作用在于洗涤、滋润灵魂,“洗去罪孽”。

在古代农耕社会,人们普遍用梳状物来代表给大地带来生命的雨水,梳的上端水平部分代表云,下端的垂线代表雨。古代墨西哥雨神特拉罗克(Tlaloc)被描绘成上颌长有梳一样牙齿的模样。使大地结出硕果的、来自上天的雨水常常被比作天神施与“大地母亲”的精液。

《诗篇》第72首(《所罗门的诗》)写道,公正、平和的国王“必将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第6节)。



雨神特拉罗克,古代墨西哥萨波特克人的玉雕容器。

在古代中国,人们把频繁的干旱看成是神对人的惩罚,史初时期出现的甲骨文上的占卜文字试图回答何时会下雨这样的问题。当时的人认为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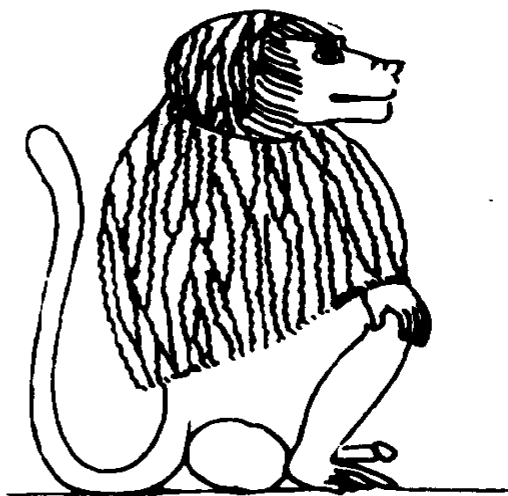
有当阴和阳和谐组合时才会产生雨。(见阴阳、彩虹。)

古代洞穴壁画表明,在非洲东南部的文明中,人们用来自天上的蛇以代表雨,也许因为蛇也与闪电有联系。在其他文化中,有角的大蛇似乎代表雨水,而且,在许多古代宇宙哲学里,等待着雷电劈开的云被认为是雨水的储存库。

玉 (jade) 淡绿的宝石一般由翡翠或软玉构成。在中国,玉是所有矿物中的珍宝,主要源于它的光滑和美丽,它那明暗相间的条脉看上去晶莹剔透。玉尽管很硬,但仍给人以流质的感觉。半透明的绿翡翠被认为是纯洁、智慧和勇敢的象征。早在公元前3000年,仪式用具和珠宝都是用这种玉做成的。约在1500年,它还同时被用来雕成鱼、鸟、龙。玉永恒的美使人相信它本身就具有不朽的品质。玉符放在死者的唇上、脸上和胸部一起陪葬。人们在一次著名的考古活动中,于曼城(Manch'eng)附近发现有两具穿着“玉外套”的尸骸:无数的细玉片用金线连缀成外衣,像战袍一样覆盖在尸体上(约在公元初年)。后来,巨大的玉块常用来雕成完整的山水画和花园。在中国,玉刻一直十分流行,在传统的象征和形态词汇中屡见不鲜。因为玉表面光滑纯洁,诗人常喜欢把它比作美女的肌肤,还有许多词汇以玉隐喻“性”(如“弄玉”表示性交)。在道教盛行的时代,“玉帝”是天堂里至高无上的神。从奥尔克人时代

(约公元前800年)起,玉(阿兹台克语chachi-huitl)在古墨西哥就很珍贵,且用于制作宗教雕刻品。象征心脏的玉石常常放在过世的王子的身体上。查尔齐灰特尔库(Chal-chihuitlcue,“裹玉缠腰布的她”)是一位水神的名字。在古墨西哥,象形文字中的“宝石”通常指玉,而不是青玉。

猿猴 (ape) 古人已经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猿猴(希腊语pithekos,拉丁语simia),偶尔也驯养它们供舞台表演。“猿”是个贬义词,象征邪恶和体貌的丑陋,但这种动物也常作为奇特的宠物来豢养,许多人相信猿猴的眼睛能使主人隐形,洒在敌人头上的猴尿能使他到处遭恨。在古埃及,猿猴(指长尾猴,特别是身披斗篷的狒狒)极受尊敬;努比亚地区的部落要给它们献供,据说它们能听懂人话,学起



猿猴:披斗篷的狒狒。来自十八朝代图特安哈门之墓,壁画。

东西来比学童都要学得好。狒狒在清晨的尖声叫喊被认为是这种动物在向正跃出地平线的太阳神作祈祷。智慧之神透特(Thoth, 或 Djhuty)的形象虽常常是鹭头人身,但他也会是一只披白斗篷的年老狒狒,坐在抄写员身后,监督重要经文的誊写。猿猴在古印度同样是神圣的动物,这是因为人们崇拜猴神哈努曼(Hanuman),在《罗摩衍那》中,他是罗摩(Rama)强有力的助手和使者,象征力量、忠诚和自我牺牲。尽管印度农民遭受猿疫,他们还是起劲地庆祝罗摩衍那-查亚提节,即罗摩衍那的生日。在中国,猴同样受尊奉。中国南方和西藏的家庭自豪地将家族史追溯到类人猿祖先,认为是他们引诱女人,生下孩子。孙悟空因敢作敢为而闻名遐迩,他在陪同佛教朝圣者唐僧去印度的路上干



猿猴:可怕的猿猴“抽烟”。伦敦,16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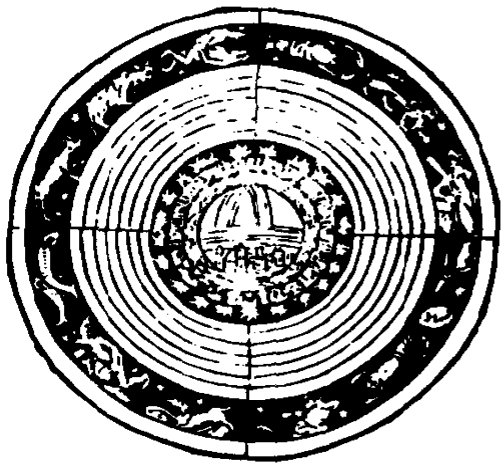
了不少恶作剧。猴手中常拿着“长寿梨”。因为“猴”与“侯”谐音,故松树上的猴或马背上的猴都暗示想进入上流社会的愿望。在中国的十二属相中,猴列第九。同样地,在墨西哥古代日历中,猴(阿兹台克语 Qzomatli, 玛雅语 Ba'tz)用来标志每月的第十一天。猴是舞蹈之神,凡在这一天出生的人都有望成为耍把戏的艺人、口技家、舞蹈家或歌唱家。猿猴还和风有关,但这个象征联系还不太明确。

在基督教象征学中,猿猴带贬义,被看做是对人类形象的一种滑稽模仿,象征由虚荣心导致的如贪婪、淫荡等种种罪恶(手里拿着一面镜子)。铁链锁住的猴象征被意志征服的魔鬼。猿猴还指放荡不羁、道德败坏的人,这后一个比喻很可能来自基督教早期经文《自然哲学家》。在那里,猿猴是邪恶的,但善于模仿。猎人假装把一种黏胶揉进自己的眼睛,然后躲起来,猴子会从树上下来,模仿猎人的动作,把自己的眼睛粘起来,这样很容易落入陷阱。“魔鬼这个大猎人也是这样追捕我们的。他用罪恶这种黏胶弄花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精神迷乱,不辨方向,再设下大圈套,使我们身心俱焚”。在研究潜意识的心理学中,猿猴象征不安全感 and 自我怀疑,也象征无节制。用释梦的话来说,任何种类的猿猴都“似人类但又不是人类”,不过通过追求可获得人性。“梦见猴子的人有可能开始遭人鄙视”(阿拜利)。如今很多地方有卖的亚洲雕塑刻画的是三个猴子用手遮

住它们的嘴、眼和耳。在一些国家,人们大都倾向于认为这意味着多看少听少说,这当然是不对的:一个人不愿去看去听去说恰恰是一种罪过。据说这些猴子的原型是众神派到人类中间去搜集他们行为的类人猿密探,人们认为能够防止这种刺探的魔符大概就是把它画成是瞎的聋的和哑的。在日本,这三个猴子和“勿为”(saru)这个词同意,象征有意识地戒恶行。

圆圈,周期 (circle) 虽然圆圈状似太阳和月亮,但要说它是最重要、流传最广的几何象征图案还有待商榷。在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思辨哲学中,圆圈最终是最完美的形状。传说中阿波罗的北极神庙是圆形的,(指的是英格兰南部的史前巨石柱?)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岛”的首都是由陆地和水的同心圆有系统地构成。在神秘教派中,上帝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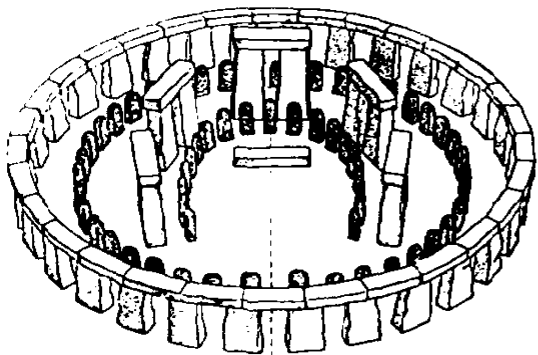
个圆,其中心无处不在——意为完美和超越人类理解力(无界限、永恒、绝对)。圆圈没有开端没有结束,也没有方向。天之“穹隆”(见华盖)是一种圆形弧顶(也因为星星围绕天极呈现圆形轨道),这样圆圈也象征天堂和所有的精神性。圆形的辐条是象征性轮子,不过与圆圈的永恒不变相反,轮子的意义在于运动。埃及人将细绳系成一个圈来表示永恒,古希腊与之对应的是一条咬自己尾巴的蛇(Uroborus)。东西扔进水里就会出现同心圆,巨石和墓碑上常有这种图案,可以解释为沉入死亡之海(见来世),或者表示奇迹般从死亡之海中重新冒出来,同心波浪暗示了死亡与再生的观念。从外往内画的圆圈在传统星相学家眼里象征太阳,在炼金术



圆圈:宇宙,黄道十二宫。R. 鲁利的《艺术实践摘要》,1523年。



圆圈:来自爱尔兰(塞斯·基尔格伦),布里塔尼(加弗伊尼斯)的毛索伦装饰。



圆圈:重建史前巨石柱神殿。南英格兰,公元前1800年。

士看来则代表与太阳有关的金属——金。在占卜中,圆圈(围绕施魔术的巫师,整个仪式中不能抹掉)的功能是驱逐邪恶神灵。

在象征学中,圆圈的对立面是正方形,后者与世俗世界和物质性联系在一起。圆圈代表上帝和天堂,正方形代表人类和大地。谚语“求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企图做不可实现的事情)的要求是(用纯几何方法)建立一个面积与已知正方形相等的圆,意为人类努力把自己的物质性变成上帝的本体,以使自己成仙成神。这个几何学上不可能解开的难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常用来比喻人类努力要达到神的完美境界,它在炼金术象征中同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犹太教的神秘哲学没有深究求等面积的问题,但也研究了方和圆的关系:正方形中的圆圈暗示在物质的薄层下迸发出神之“火花”。在基督教绘画中,环绕圣人头顶的光环(“灵光”)通常是圆的,而同心圆也象征上帝的原始创造:第一个圆圈代表地球,人是后



用于驱逐鬼魔的,铭刻上帝之名的圆圈。英格兰,1860年。

来才被放上去的;上帝用圆规画出它,或他自己化为一只手,这只手从重叠圆圈的中心冒出,升到圆圈之上,逐个超越它们[罗马式壁画,圣克利门·德塔乌尔(St. Climent de Tahull),加泰罗尼亚(Catalonia),1123年]。

当然,圆圈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文化中。在不同的土著印第安民族看来,月亮、太阳、星星运行的轨道显然都是圆形,大自然万物生长的方式亦是如此,所以,营地、圆锥形帐篷和就坐的安排都以圆形为基础。传统舞蹈随圆而动(或生成圆)是屡见不鲜的。在佛教禅宗里,圆圈象征启示,体现了人性与原始本质的完美结合。在中国,阴阳的象征是一个分为黑白两部分的圆圈(太极)。在欧洲,宇宙天体同心运行的观念在中世纪宇宙学中占统治地位,在但丁的《神曲》里被诗意地表现为地狱、炼狱和天堂“诸圆圈”;等级不同的天使守卫这不同的领域,也就是守卫整个宇

宙。三位一体常用三个相互交叉的圆圈来象征。(也见曼荼罗和螺旋)

愚蠢的乡下人 (illagers, foolish)

在不同文化传统的民间故事里,某村或镇(往往就在讲故事者所在地附近)的居民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极端的愚蠢,因而这些居民便成为愚蠢的象征。古人把色雷斯(Thracian)城市阿卜德拉(Abdera)的居民当成笑柄。据说十三世纪早期英格兰诺丁汉郡的愚人村(Gotham)的村民假装愚蠢,劝说国王约翰不要在本村建造行宫。在文艺复兴时期,撒克逊城市施尔达(Schilda)或施而多(Schildau)的居民由于他们的滑稽动作而闻名。在《1598的拉伦布克》(Lalenbuch of 1598)就有这方面的描述,该书是用欧伊伦施皮格尔(Eulenspiegel)民间传说素材及汉斯·沙克斯(Hans Sachs)的作品改编而成(在较早的故事集中已有类似的关于“拉勒堡人”——一个虚构的城镇的居民——的故事)。在东欧犹太人的民间故事里,犹太小镇切尔姆(Chelm)的居民也扮演类似的角色。在现代,有些国家的人会被其他国家的人嘲笑为愚蠢的乡下人。在法国,比利时人成为这种笑话的对象;而在美国,成为这种笑话的对象的则是波兰人。

约伯 (Job) 《圣经》人物,象征虽屡遭考验和命运的打击,然而对上帝仍忠诚不贰的品质。约伯的故事始于上帝和魔鬼用他来做“试验品”,以

检验和确定人类对上帝的真实态度。撒旦得到上帝允许,竭尽所能降灾于约伯,结果如上帝所预言的,约伯对上帝的信仰和爱没有丝毫改变:“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约伯明白人不能与上帝争论,上帝也一定看出他是个聪明人,于是约伯也因此得到上帝的祝福,而曾经失去的也得到了双倍的偿还;“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子,直到四代”(第四十二章第十六节)。《约伯记》在中世纪尤得推崇,如为亡者所作的祈祷:“啊,主,拯救他的灵魂,就如你使约



约伯领受他的苦难。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作。

伯脱离苦海!”把《旧约》看做《新约》前奏的基督教预示论认为,受苦受难的约伯遭从前朋友的嘲笑,对应了耶稣受难并在十字架上遭受的冷嘲热讽;嘲弄人的朋友对应异教徒;约伯得到判决又重获幸福对应虔诚的基督徒在最后审判之后回归天堂。约伯的暂时受难包括患麻风病,后来又愈合,这样,约伯常被当做医院的保护圣人,特别是治疗麻风病的医院。(比较拉撒路)

约瑟 (Joseph) 耶稣的养父,大卫王家族的后裔,在基督教世界里备受推崇,也是男孩们受洗时常取的名字。据《马太福音》:“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第一章第十六节)。传说的故事(《木匠约瑟的故事》)中讲到,一位天使通知约瑟,耶稣由圣灵



耶稣的养父约瑟。W. 奥尔作,1890年。

所生,从那时起,约瑟便将这个孩子当做亲生儿子一样抚养,直到他十九岁。“这位善良的养父隐退,他自己已完成使命,便尽量使自己不引人注意……他护养这个孩子,正如他允许圣母接受超凡的呼唤一样……经外书所说的当这位高尚的人过世时,主的一位天使彻夜守护他,当然是对的”[丹尼尔·罗普斯(Daniel-Rops)]。木匠约瑟(阿拉姆语为naggar,细木工,制柜者,建筑大师)成为无私奉献的象征:“与约瑟订婚的玛利亚后来成为那位圣子的纯洁母亲,她永远是位贞女”(鲍威尔)。这一教义为德语词“约瑟的婚姻”(“Josefsehe”)提供了释义,即指没有达到完美的婚姻。

游戏,比赛 (games) 充满乐趣、自愿参加、非功利性的活动,有具体的规则;许多游戏包藏着被遗忘的象征意义。例如,我们在游戏中发现古代的宗教仪式变形为“儿童游戏”,在成年人早已忘却原本的操作后继续长久存在。在中欧,孩子们玩“天堂和地狱的游戏”,他们在地上画出螺旋形,单脚跳跃,将一块石头依次推过十二个小区,终点是中心。现在人们把这种游戏理解为模仿太阳穿过天空的轨迹。从这一游戏演变而来的跳房子游戏原本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模仿设置一连串的过关。同样的,板球游戏反映岩画(见正方形)时代的宇宙观,这种岩画在平面上有(幸存下来的最早的板球游戏),在墙

上也有(证明这种形式不仅仅是游戏,也有宇宙观意义)。

古印度的象棋是四人象棋(而不是西方流行的二人象棋),棋子的移动由掷骰子决定。“查图浪加”(Chaturanga)是一种重要的沉思仪式,出现在满月时的佛教节日中。玩牌(四种花色)被认为是将人从地上的正方形象棋“盘”中解放出来。

球类运动的初始也受到仪式意义的影响,它常见于古墨西哥和中世纪欧洲。在直径一码的场地上,一个镀金皮球从东门攻到西门,模拟太阳运行的轨道。教士们常在春天(复活节或五月的第一天)玩或看别人玩这种游戏;典型的比赛在已婚男人和单身汉之间进行,这暗示英式足球如其他许多运动一样包含了象征的传统。

早在史前时期,葬礼就伴有赛马和类似的竞技活动,以(向更高权威)展示勇气和能动性。另一方面,许多



运动:着防护服的棍球运动员。来自墨西哥哈利斯科的陶像。

以机遇取胜的游戏源于传达神谕的技巧;许多游戏也象征荣誉战场上古老的争斗,所以今天把赌债称为“信誉债”是有道理的。

炼金术士的象征语言把容易的操作过程叫“儿童游戏”。

右与左 (right and left) 这是二元性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但并非总是如此),右被认为更占优势。考察一下冰河时代洞穴神殿对手的描画(以及别的证据)就可以知道,人类是普遍惯用右手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右边普遍被认为比左边更优、更幸运。传统上,持武士盾牌的左手总是被动的,而右手拿的是武器,可以主动出击,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是重要的。按照东方餐桌座位排列的传统,主人右边的位置是留给尊敬的客人的。在末日审判中,正义一方坐在右边,而罪恶一方坐在左边,而复活的基督“坐在万能的主的右边”。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画像里,忏悔的小偷就在基督的右边,不忏悔的在左边。

在犹太教神秘哲学里,上帝双手的二元性——在这一点上无否定含义——是这样理解的:右手(即赐福之手)象征慈悲,左手(即国王之手)则象征正义。在许多文化里,右边被认为雄健有力,代表男性;左边代表阴柔的女性。这种划分含有轻视妇女的意思,但这也许和右手之于日常活动、左手之于巫术这一联系有关。然而,非洲的巫师都用右手从事神圣的

活动,而用左手配制毒药。

出于对阴阳互相补充的理解,古代中国并没有表示出偏好左边或右边。按照传统,家庭中男主人坐在左边,妻子则坐右边,但在睡觉时位置刚好相反。在一幅画里同时描画男、女神仙时,中国人习惯把男神放在右边,女神仙放在左边,但在西藏人的绘画里则刚好相反。

在欧洲的巫术传统里,人们称“通向右手之路”为“白”巫术,“通向左边”的为“黑”巫术。

人们尚不清楚用“右”和“左”来分别指代保守和自由的党派或政治倾向的起源是什么。一种似乎有根据的解释是:在英国议会,势力更大的托利党首先占据了会议厅“更有利的”一边(右边),而把不太有利的一边留给自己的对手。

月桂树 (laurel) (希腊语 daphne,拉丁语 laurus)月桂树是生长在地中海地区的一种树或灌木丛,是祭祀太阳神阿波罗所用之圣物。人们常引用林中仙女达佛涅的变形来解释阿波罗与月桂树的关系:这位仙女因阿波罗的狂热追求而化为一株月桂树。阿波罗通过月桂传达神谕、洗涤自己因杀死龙或蛇潘森(Python)而犯下的罪过,俄瑞斯忒斯(Orestes)也以此洗清因杀死母亲[克里忒涅斯忒拉(Clytemnestra)]所犯下的罪过。人们珍视月桂叶不仅是因为它的药效,而且还由于它能涤清有罪的灵魂。阿波罗神殿周围长的都是月桂树

林,德尔斐的女预言祭司斐西娅(Pythia)口嚼月桂叶,爬上青铜三脚神坛,在那儿领受阿波罗的智慧。月桂树和常春藤一道是酒神狄奥尼索斯(见巴克斯)的圣物,在古罗马也是朱庇特的圣物。它也用来象征胜利后和平的来临:人们发布胜利的文告,用月桂枝装饰缴获的武器并放在朱庇特像的膝上。不论是在古罗马还是古希腊的仪式上,月桂都有神力洗清那些手上沾有他人鲜血的人们的罪恶。传说月桂还是地球上惟一从不遭雷劈的植物。月桂叶可用来燃烧祭品,它劈劈啪啪的爆裂声被认为是吉兆。镂刻在钱币或宝石上的月桂枝图案是朱庇特和阿波罗的标志。早期基督教世界也珍视月桂枝,它象征基督献身所带来的永生和新生。许多世纪以来,胜利女神(希腊语奈基)总是在胜利者的头上冠以月桂枝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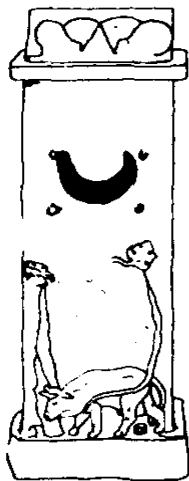


月桂树:此树据说经得起闪电的电击。
霍伯格,16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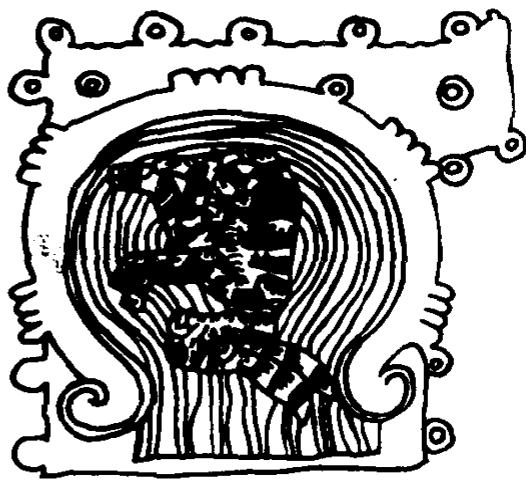
月亮 (moon) 其象征意义仅次于太阳的第二重要的天体。月亮常常被认为是“女性”，主要是因为她被动地接收太阳光(见阴)，还因为太阴月与月经周期非常接近。对所有的哲学家来说，月亮的圆缺及其不同形态不可逆转的循环往复构成了一个生与死的深刻象征。偶尔月亮也会被认为是男性，以男性为化身[例如德语的“月亮”(der Mond)一词来自日耳曼神马尼(Mani)，他的姐妹叫索尔(Sól)，在德国南部也叫苏娜(Sunna)，“太阳”之意；在英语中，马尼意为“月亮上的男人”]，但在大多数语言和文化中，月亮仍是女性，如罗马月神露娜(Luna)，希腊月神塞勒涅斯(Selene)或阿耳忒弥斯，东亚的观音(或叫 Kwannon)，玛雅语中的伊兹切尔(Ixchel)。在炼金术的意象中，月亮代表银，也代表皇后。皇后与皇帝结合形成阴阳人。人们相信月亮的阴晴圆缺会影响到人间世事，如潮涨潮落，植物体内液体的升降，所以，不论是剪头发还是放血，都要充分考虑到月亮的周期。“月亮草”(一种夜间开花的植物)可以治疗妇科疾病。在基督教绘画中，上帝的母亲即圣母玛利亚常与月亮在一起，她站在月牙上或坐在月牙状的宝座上。这种形象在奥地利总是代表奥地利战胜土耳其人(土耳其的军徽是半月)，但实际上，这一形象应追溯到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其第十二章第一节说道：“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象征对敌对势力的征

服。两刃卷起像半月的双头斧经常被当做月亮的象征，因此，它成为传说中古代女战士亚马孙人的武器(如状似月牙的弓)。冥界的三脸女神海克提(Hecate)的三形一体以及月亮的三种显著形态(上弦、满月、新月)代表女人一生的三个阶段(少女、母亲、老妇)(见二元性、上/下、纺织)。

在犹太人的传说里，我们发现一个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神话，这个神话建立在太阳与月亮的二元性基础上，它试图解释为什么月亮发出的光比较暗淡。造物主向月亮解释说她和太阳分别统治两个领域：今生和来世，两种光的存在代表了这两种极性。月亮统治来世，来世在两领域中是大的，她认为她应该比太阳发出更多的光。“然而主说：我很清楚：你想让我把你造得大一点，而太阳小一点，但你试图欺骗太阳，你将是偏小的那个，你的亮度只能是太阳的六分之一。然而月亮对主说：哦，世界的主人，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难道就因为这句话，我就要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吗？主说：终有一天(很可能是审判日之后)，你将再一次和太阳一样大，‘月亮的光芒也将和太阳一样亮’”(宾·戈里安，1980)。不过一个关于审判日的预言(见世界末日)说那一天将有月食(《约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在犹太人的世界里，月亮不但与黑夜及来世联系在一起，也和女性有关(这种联系来自阴历和月经在周期上的相似)，和繁殖力有关。女人和驯养的动物以前都戴着月状项链。希



月亮：米特拉斯祭坛，月牙灯从后面点亮。来自罗马时代的皮恩。



装有一只兔子的月状容器，选自古墨西哥的博吉亚古抄本。

腊的护教家泰奥菲勒斯（安蒂奥克的）（Theophilus of Antioch，公元二世纪）把太阳和月亮看成二元性的象征，是“具有强烈神秘色彩的形象，因为太阳是上帝的象征，而月亮是人性的象征”，它的光是神性的映射。同样，奥利根（公元 184~254 年）把月亮阐释为教堂的象征，它汲取光明，然后把它转送给所有的信徒，并且每个月月亮都会得到新生，显然，这种新生意味着复活。

在古代秘鲁，人们对月亮的崇拜仅次于太阳。印加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把月亮称为“太阳的妻子”，并指出在月牙状寺院的内墙嵌有银子，“这样参观寺院的人们立刻知道这是月亮的厢房。正像人们建造太阳状寺院一样，月牙状寺院也要突出月亮，那是一张在一大块银锭上刻画出来的妇人的脸，这里是人们寻找月亮并祈求她的保护的地方。月亮是

太阳的姊妹和妻子，也是国王及全人类的母亲，因此她被称为‘妈妈奇勒’或叫‘月亮母亲’。供给月亮的祭品和供给太阳的祭品不一样。在代表月亮的形象两旁是印加人已故皇后的遗体，它们按年龄及皇族的承接顺序来排列……”

在占星学中，月亮仍当做一颗行星，如同古代地球中心说那样，在占星学说中，太阳和月亮是“主要光点”。月亮是离地球最近的星体，它的“脸”永远不变，如我们所知。这张脸上的条纹和阴影成为无数传说的素材。由于其不同的形态，月亮在星占学中如同在其他文化中一样，被认为是“反复无常、瞬息万变的”，但同时也是仁慈的“女性星球”，它会影响到情绪、女性、母亲以及地球上的众生。也许是弯月的尖角和公牛的两只角十分相似，或者是因为神话将月亮女神和她那以公牛形象出现的男性同

行联系在一起,月亮成为金牛座的代表(见公牛)。现代占星学家认为月亮能影响女人表面的个性,但更能影响男人深层的品性,即他的灵魂。在古罗马,月亮是个谎言家部分源于月缺时像字母C(decrescere),月圆时象D(crescere)。珍珠、蛋白石、石膏和珍珠母因为与月亮存在传统的联系,故被称为“月亮石”。对于占星学家而言,月亮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地方”而且人类已经造访过它的这些事实并不重要:他们的宇宙论仍合乎世人的心意,他们的影响和传统的“行星”象征理论没有丝毫改变。绘画中的月亮通常是弯月,尖角对着左边。弯月也出现在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国徽上。贝克勒在谈到纹章学中的月亮时说,罗穆卢斯(Romulus)的百名元老院议员都在他们的鞋子上佩上一个半月形,以示“他们把月光下一切虚浮和世俗的东西都踩在脚下,或者,这一标记仅用于标明他们的议员身份。一些贵族的纹章上也包含着月亮,表示‘上升’或‘繁荣’,这种象征他们很可能是从土耳其人那里学来的”(1688)。

羽毛 (feather) 是光明的重要象征,它把鸟儿送上天空被认为是一种奇迹(在很多传说中,穿上用羽毛做成的外套能使人飞起来);羽毛还是古埃及真理和正义女神玛阿特(Ma'at)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在审判亡魂时,玛阿特用她头上戴着的那支鸵鸟毛来称量亡魂的心,如果轻过这支羽毛,那么死者就是诚实的。死

者的心一定要符合玛阿特的标准,才能和“奥西里斯汇为一体”(如永垂不朽)。四根羽毛是安霍尔神(Anhur,或Onouris)的头饰,他的形象是来自上埃及的武士。驱魔者贝泽(Beset,见贝斯)也戴着大羽冠。羽毛在古墨西哥文明里是非常重要的,用来做成冠、披肩(见外衣)、旗帜和粘在盾上的镶嵌图案。羽蛇神和英雄魁扎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是一条身披克沙尔鸟彩虹绿羽毛的蛇(阿兹台克语coatl)。羽毛还是墨西哥国王标志的组成部分。在北美大草原居民的头饰上,每一根羽毛都代表着一桩英雄行为。“用借来的羽毛装饰自己”(即“把别人的成就据为己有”)源于一则古老的罗马寓言:一只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扮自己。在格林童话《霍勒太太》里,从被褥里抖出的羽毛象征来自天堂的雪花。(也见翅膀和箭)

云 (clouds) 在西方传统中象征隐藏和隐蔽——比如遮住众神居住的山顶。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上帝来到他们面前,“在云柱中给他们引路”(《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二十一节)。同样地,一朵云能遮住升天的耶稣(《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在最后审判日,世人会“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七节)。在描绘天堂的绘画如最后的审判(见世界末日)中,云彩聚成上帝的宝座。在伊斯兰教中,云象征安拉的不可探究。

在多神崇拜宗教中,云一般被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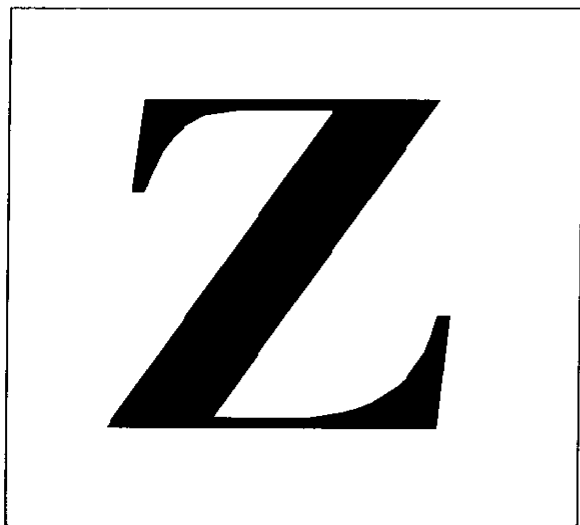
为能带来雨水和丰饶,但需要雷电将蕴含其中的水分击打出来。一个墨西哥古神叫“云蛇”(Mixcoatl)。

云在中国古代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特别是叫“祥云”的“五色”云彩,它们是和平的象征,人们相信阴阳在遥远的西方结合后就有了五彩云。在视觉艺术中,它们是螺旋形的,或更现实些,是层积云。云朵环绕高山(男性的)并化作雨水流下象征

丰饶,也导致诗意的暗喻“云雨”,在色情小说中指性交。女性拳曲的头发叫“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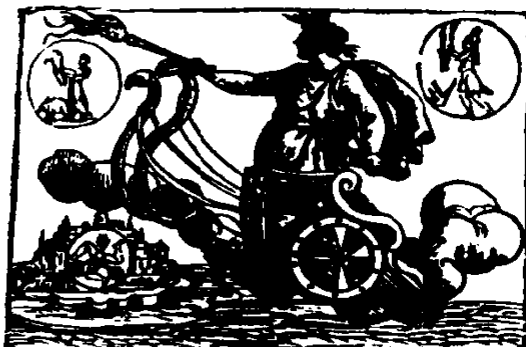
云山,雨冠,闪电蛇:霍皮人求雨祈祷。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瓦尔皮。



斋布 (lent-cloth) (拉丁语为 *velum quadragesimale*, 德语为 *Hungertuch*) 在几个世纪以前的阿尔卑斯山区, 斋布是斋戒期间挂在教堂后殿用来遮住圣坛的布或帐帘。大约在公元 1000 年, 人们还习惯用白色斋布, 但不久就开始采用其他颜色(如黑色、紫色、棕色), 甚至还用《圣经》里的一些场面做背景。奥地利卡林西卡 (*carinthia*) 的廓尔喀大教堂 (1458 年) 和密尔斯达特大教堂 (1593 年) 的斋布就很有名气。由于斋布象征斋戒, 于是人们越来越容易把它与饥饿联系起来。在德语中, 一个贫困潦倒的人不但被比作“教堂的老鼠”(与英语说法相同), 而且还被说成“啃斋布”——就是说他像穷老鼠一样饥不择食。

扎格列欧斯 (Zagreus) 见 俄耳浦斯。

战车 (chariot) 自文明发端时期发明了轮子以来, 战车一直是主神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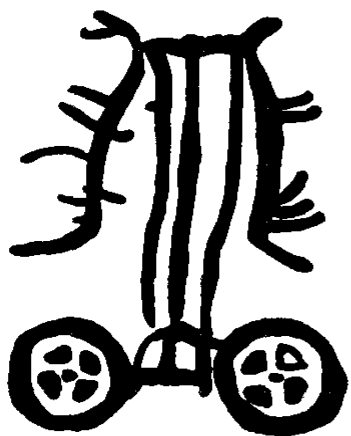


女神刻瑞斯的蛇拉战车。卡塔里, 1647 年。

的常用标志, 特别是太阳神和天空之神(赫利俄斯/阿波罗和宙斯, 但也有女神库柏勒和弗蕾娅) 以及雷电神(托尔/多那; 战车滚碾过不平坦的地面发出隆隆的声音有点像雷声)。太阳穿过天穹的轨迹常和轮子、战车联系在一起, 如德国神话里有“特伦德赫尔姆 (*Trundholm*) 的太阳战车”。“火之车”将先知以利亚接上 天堂



巴洛克风格的太阳神战车。J·博斯基乌斯作, 1702 年。



战车。来自瑞典弗莱那普比欧青铜时期的岩画。

(《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十一节);旋转的轮子在以西结的幻像中占中心位置。神秘的战车中央站着一位高大女性,拿着碗,这象征神秘旅行和胜利行进。代表丰饶和农业的男神女神[像塔西佗提到的北欧大地母亲内尔特斯(Nerthus)乘坐的战车是奶牛拉的]驾车遍访田野。像船一样的马车(carrus navalis)在近古的伊希斯仪式中发挥作用。不同的动物替不同的神拉车:宙斯的是鹰,阿芙洛狄特的是鸽子或天鹅,多那的是野山羊。同样的,在提香的绘画中,耶稣的凯旋战车由象征福音会的鹰、公牛、狮子和人牵拉。

象征太阳的轮子是圆圈上有个十字架,叫“轮子-十字架”。从古代开始,战车车手就象征一种理性的节制生活。拜占庭作者大法官丢尼斯这样解释出现在以西结《圣经》幻像中的战车:“它们象征属同一秩序的生物结合于其中的和谐与均衡。”

占星术的象征 (astrological symbols) 就广义而言,占星术是将宇宙物体和我们生活中的事件作类比的研究或学说。它试图确认星位移动和星历是如何影响和支配我们的,而且,它似乎是自最初文明开始就一直吸引人类的惟一以谬误推理为基础的思想意识;即便在今天受到经验科学的代表人物的拒绝,但它也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很久以前人们观察到恒星围绕一根轴心转,因此与行星不同,行星包括太阳和月亮(构成神圣的数字七: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西方与中国一样将黄道带分为十二宫,建立了一套关于不同属相的人们之间对应性关系的学说。古墨西哥诸文明也用属相(大多以动物为标志)来描述不同属相的人们的不同个性,不过,这一系统包括的是二十个日符:鳄、风、房屋、蜥蜴、蛇、死亡、鹿、野兔、水、狗、猿猴、草、芦苇、美洲虎、鹰、秃鹫、地震、石刀、雨和花,它们中的四个(房屋、野兔、芦苇和石刀)也作为年符。探索能使“天地”间保持和谐的宇宙法则导致许多文明臆造出天体意象,然后在自己的世界中试图发展其对应物,因此而产生的形象一般来说非常动人心魄,令人刻骨铭心,就算在科技时代,它们的魅力也丝毫不减。令语义学家感兴趣的是,在所有的“西方”文明中,行星的占星术象征符号和黄道十二宫历经无数世纪仍然魅力犹存。

传统的中国占星术在许多方面



占星术象征：太阳，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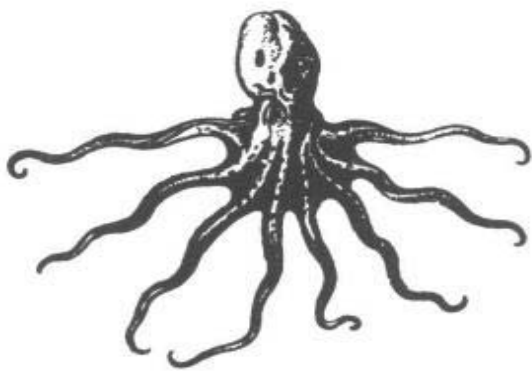
有别于西方的占星术。中国占星术有二十八月座和十二星座，与十二地支对应。两种十二和我们的黄道十二宫都不一样，但自中世纪以来，中国人对黄道十二宫有所了解，估计是受西方人的影响（见星）。五行的概念和十二星座相配形成六十天干地支的循环，这种循环无限往复。中国和西方利用占星术的首要目的是通过精神匹配来获得同伴间最大限度的和谐，违反这一法规被视为是对天地和谐的破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有复杂的占星术，一些人利用它们之间的类似之处结合古墨西哥历法和占星术象征系统来支持这一假说：在哥伦布到来以前，亚洲在新世界具有影响。

章鱼（octopus）有八只触角的海洋软体动物，常见于晚期米诺斯文



约公元前 1300 年迈锡尼小金盘上的章鱼图。

化和迈锡尼文化的金徽章上，显然，它所携带的神话意义或象征意义今天已不为人所知。在绘画中，它的触角盘卷如螺旋，围绕长着两只眼睛的身体，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称。整个身体看起来像蛇发缠绕着一颗脑袋。后来人们对这种描绘产生了误解，这种误解有可能成为关于美杜莎的脑袋的神秘传统观念的来源（美杜莎是三位蛇发女怪中最有名的，被柏修斯砍下脑袋）。章鱼有高度发达的眼睛和能灵活卷缠的触角，对于居住内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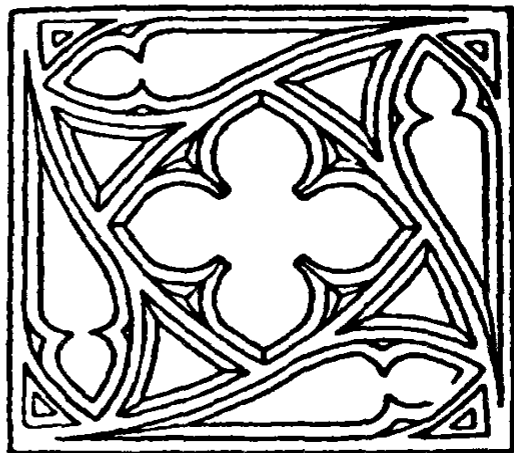
章鱼。选自苏黎世 C·格斯纳的《地名册》，1650 年。

人们来说,它够稀奇古怪的,蛮可以做神秘海怪锡拉的原型,这海怪曾大大威胁过奥德赛和他的船员们。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的居民在古代就已经视墨鱼、尤其是鱿鱼为美味了。墨鱼(拉丁语为 *sepia*)喷出的黑色液体可用作写字用墨,但一旦被它咬中,就会中毒。包围这种动物的那团墨黑乌云象征着这种动物与冥界的神秘力量有关系。墨鱼偶尔也和蟹一起涉及到星相学中的巨蟹座。

正方形 (square) 在象征系统里,正方形常常依次被叫做含义更广的“长方形”和“四边形”;这一几何符号与空间的四个方位有关,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根据罗盘上的四个方位并由它们各自的守护神共同构建起来的。和十字一样,正方形表达了我们通过引进方向和协调,从而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路的愿望。正方形当中隐含着一种排列原则,而这种原则似乎又是人类天生固有的。方形与圆形构成两极,而圆形更多的是与神的力量有联系。传说中的“做一与已知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也就是说,仅用几何手段画一个在面积上和一个特定的圆相等的正方形)象征着一种把天与地融合在一个和谐的整体的愿望(拉丁语 *Coincidentia oppositorum*)。

许多寺庙的设计都是以正方形为基础的,正方体的层次暗示无穷尽的宇宙山(例如柬埔寨的吴哥窟)。在北京天坛的建筑结构里,正方形与圆

形得以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爪哇的婆罗浮屠(Borobudur)也有类似结构。不仅古罗马的城市规划(把城市建成一个由四个四分之一圆构成的圆形)而且一些幻想中的城市[如《启示录》中的“圣城耶路撒冷”或十七世纪J. V. 安德利亚(J. V. Audreae)所说的“基督城”]也进一步展示了一种理想城市的范例。这是大宇宙的再现,是按照人的比例建的城市,世界之轴就耸立在城市的中心。在古代中国、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地球被认为是正方形的;在古印度,地球被称为“四边形”(chaturanta)。根据中国的传统,黄河河图反映了一种宇宙哲学观,它把“神奇的方形”分为九部分。古代欧洲人在各种场合用字母和数字画成类似的正方形图案,由于行列中字母组合可以构成不同的词语,或各行列中的数字之和又具有一致性,因此,这些图案的目的是象征人与宇宙法则之间的和谐。



正方形:哥特式的窗户图案。

这种四元的宇宙哲学观也表现在游戏上,如古代墨西哥的一种棋戏“帕托里”(patolli)和古代欧洲人用的棋盘以及一种德国棋盘(Muble,由三个同心的正方形组成,用四条线把三个正方形的各个同向的直角连起来)。类似的棋盘图案首先是出现在奥地利、意大利、法国、马恩岛、巴尔干半岛以及阿富汗的帕米尔地区的岩画上,还出现在意大利的维兰诺瓦和埃斯特文明的史前陶器上。这种岩画不仅被画在水平面上,同时被画在垂直的岩壁上,表明这些图案不仅是用来当做棋盘的,而且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即代表宇宙。

印度佛教中用于坐禅的曼荼罗就是圆形(领悟的象征,即菩提)和正方形融合成的和谐的整体(见具)

参见地球和立方体。

政治的象征 (political symbols)

在现代,人们以立刻能辨认其意义的简单图案来作为政治运动的象征,它们难以抗拒的潜意识影响至今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围绕纵横两轴的设计象征保守性、防御性和极少变化,对角线形则强调变化或激进的政治运动。那些更多考虑或信奉单个象征的人们毫无疑问不会了解这些象征的设计原则。政治象征“自动地”对应个别运动的本质。纳粹的万字为这些原则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个传统的水平图案,暗示流动性、扭曲、旋转,具攻击精神。奥地利“祖国前线”这个党派设计的由四个丁字形组成的十

字架(见十字形)简朴严谨,又似平淡枯燥,目的在于与万字相抗衡。Z形和箭头都是激进政治运动的典型象征,无论是右派(SS的双闪电,法朗的箭头)或传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三箭头,锤子和镰刀旗上的镰刀,苏联红星上的尖端)。不过近来看得出有远离这些已经用滥的符号的倾向。

动物形象只偶尔用作政治象征,通常具有幽默意味,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象征驴子和大象,而花朵常象征生活乐趣。(见康乃馨)

贞女 (virgin) (拉丁语 virgo,希腊语 parthenos)未婚、贞洁的年轻妇女。在很多文化传统里贞女象征循世修道、专注于理想世界的女性;在一些传统里,这与崇拜禁欲有关,而不是纯粹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古罗马的女先知和修女必须保持贞洁,以便她们能随时接受神灵的启示。传说很多神祇、英雄及君主都是由处女孕育的,例如赫柏(Hebe,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珀尔修斯(Perseus)、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老子以及古代墨西哥神话中的羽蛇神(见蛇)。据说奥古斯都皇帝就在太阳神阿波罗的一座神殿里由一条蛇——象征阿波罗的神圣动物——孕育出来的。贞女瑞亚·西尔维亚(Rhea Silvia)和战神玛尔斯(Mars)生下罗穆卢斯(Romulus)和瑞摩斯(Remus)。基督教神学家把这些神话传说看做人们对孕育基督的预兆,在中世纪表现天使传报的绘画里,上帝的生殖能力由一只鸽子代

表,这只鸽子飞翔在照在玛利亚的头或耳朵的一束阳光中间。透光性能很好的窗户和水晶是圣母玛利亚的标志。

古代秘鲁也有自己的神圣贞女,正如印加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等人所说:“她们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终其一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贞洁……因为她们说,谁都知道太阳的妻子们必须与众不同,她们严格遵守与世隔绝的原则,以致连国王也不会利用自己的特权……如看望她们或和她们交谈……太阳贞女的主要工作是纺纱和织布……这些修女用手织出许许多多织物——献给太阳(她们的丈夫)。由于太阳既穿不上也不能收下这些精美的织物,她们便送给国王——太阳的天然、合法的继承人……由于这些织物是为太阳做的,而且是太阳的妻子——她们的地位决定了她们有着太阳的血脉——亲手做成的,因此这些织物受到无比的崇敬。”如果一个太阳贞女被发现与凡人有不洁关系,那么对她的惩罚便是活埋;她的情人被绞死,而他的出生地则被摧毁。在无文字的民族当中存在这样的观念:处女比已婚妇女具有更强的能力。神话学家 F. 卡林格(F. Karlinger)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关于昴星团(Pleiades)的神话有这样的评论:“昴星团中的两颗与乌鲁纳(Wurunnah)结了婚的星星比处女星暗淡。处女比已婚妇女有着更大的本领(此处指亮度),这种观念在大多数神秘民族当中很盛



圣女朱莉安娜把魔鬼捆在锁链中,奥尔,1890年。

行。”(见母亲)。

太阳处于黄道十二宫的第六宫——处女宫(virgo),处女宫时段为8月23日至9月22日。蜜蜂、狐狸和家禽与这一宫有着神秘的联系。与金牛宫(见公牛)和山羊宫一样,处女宫属于“大地之宫”。在传统的占星术的象征体系中,处女宫代表以下的品质:克己、敏捷、冷静、未曾发挥的才能以及使原始物质发生质变的能力(即炼金术的原始物质:主宰处女宫的是水星。见硫和汞)。根据阿拉图斯(Aratus)在他的教诲诗(公元前三世纪)中的表述,处女(Virgo)是公正的化身,在远古的黄金时代,她曾和凡人住在一起,但由于他们行为粗鄙,她深感失望,于是她拍动翅膀,向天



长有鹰翅膀的贞女。中世纪的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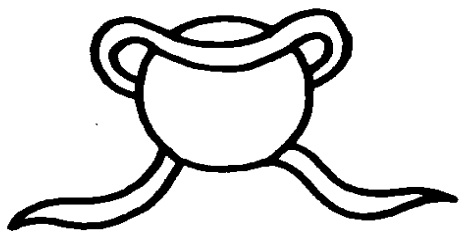
堂飞去，在遥远的天空她变成了人们肉眼能看见的星座。并非偶然的是，在黄道十二宫中，处女的下一宫是天秤宫。（见天平）

珍珠（pearl）在象征传统里，珍珠和宝石属于同一类东西；由于其熠熠发光，因此它又被认为是阴性的，并与月亮有关；它的形状使它与完美有关（见圆）。由于无瑕的珍珠极少，而且它成长于牡蛎壳内或其他双壳贝类内，因此，诺斯替教徒认为它象征深奥的知识和秘传的智慧；在基督徒看来，它象征耶稣的教导，不信教的人是不能理解这些教导的。早期基督教文献《自然哲学家》提到一只奇特的双壳类动物——“紫色牡蛎”，它“从海底浮出水面……张开嘴巴，吸进了天上的露水和日月星辰的光芒，因此它用天上的光芒造出珍珠……牡蛎的双壳就像是《旧约》和《新约》，而珍珠就像是我们的救星——耶稣

基督”。红海的其他双壳类动物“躺在海岸边，它们都张大着嘴，以便它们要吃的食物能走进去……当风暴到来时，闪电的威力穿透这些有壳的水生动物，它们惊恐不已，赶紧合上嘴巴，这种现象在这个地区层出不穷……闪电穿进了壳里，绕着它们的眼球，从而把珍珠取出。然后它们便悲惨地死去，但珍珠在红海里闪闪发光……来自天堂的神圣闪电进入无比纯洁的牡蛎——上帝之母玛利亚，一颗无价的珍珠便从她身上诞生，她生下了基督——神圣闪电带来的珍珠”[约翰·达马森纳斯(John Damascenus)，生于675年]。在古代波斯，闪亮的白色珍珠还是贞女的象征。据《启示录》所说，“圣城耶路撒冷”的大门都是用珍珠做成的（因此便有了天堂上“珍玉般的门”的说法），成串的珍珠常被比做上帝无尽的威力。

由巴德萨尼斯(Bardesanes)创作、年代相当于基督教早期的诺斯替教的《灵魂的赞歌》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因此给人印象深刻：一个孩子(代表人类)被送到遥远的埃及，在那里度过漫长的朝圣生活。他被派去从一口深井中取出由龙守卫的一颗珍珠。但由于他吃了当地的一种食物，便忘了自己的使命。一直到鹰给他送来一封信(象征赎罪的教义)，孩子才想起自己的使命。于是，珍珠(象征启蒙、真知)终于可以从井里取出了，“盘踞在井中的龙‘啾啾’地吐着气。我唱起了它的催眠曲，说出一些有魔力的名字——我亲爱的父母及

兄弟的名字。这时，龙终于睡着了。我一把拿过珍珠，脱掉我身上的脏衣服（即肉体）后，逃离了这个国家”。这个朝圣者最后被带回他神圣的家，国王给他披上一件斗篷 [舒尔茨 (Schultz)]。中世纪的故事集《罗马人的事迹》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女人拥有一颗无价的珍珠（自由意志），五个兄弟（五种官能）企图劝说她放弃珍珠，但她拒绝放弃珍宝以换取肉体上的快乐。只有当国王来后，她才把珍珠交给他，而他则娶她为妻。



珍珠：古代中国的“八宝”之一。

在古希腊，珍珠是海面泡沫变成的阿芙洛狄特（维纳斯）的标志。古代中国人把珍珠看做是“八宝”之一，认为它代表珍贵、纯洁的东西；眼泪在汉语中被称为“泪珠”（欧洲也有类似的比喻）。习惯上，有钱人的家里死了人，都要在死者的嘴里放一颗珍珠（古希腊人也有类似的做法：渡亡魂过冥河去阴间的喀戎神在死者的口里放一枚银币；见来世）。一些亚洲童话提到的“春珠”——传说能使人获得更多的性快感——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珍珠，而是某种“炼丹术”炼出的

白色的“春药”。相反，真正的珍珠象征贞洁。像欧洲的神话所说的那样，古代中国人也认为牡蛎是先由暴风雨（即雷电）“授精”，然后牡蛎里的珍珠便在月光下成长。尽管这只是童话故事里的故事，但中国人养殖珍珠的历史远比日本人早。

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珍珠”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珍珠是日本皇室的三种标志物之一，其他两种是剑和镜；日本人认为珍珠是神造出来的，它的形状像眼睛。

尽管珍珠可以象征眼泪，但按照



珍珠牡蛎。霍伯格(1647年)和J.博斯基乌斯(1702年)作。

中世纪学者罗尼塞鲁斯(Lonicerus)的说法,珍珠一般作为“能振奋精神的”美德的象征。S. 戈洛文(S. Golowin)在他的著作里引用了东欧珠宝商的一句老话:“被我们奉为上帝的珍珠会给我们带来银白色的泪(钱)——但那是高兴的泪。”

制图圆规 (compass, drafting)

用来画出完美圆圈的仪器。在西方世界,特别是中世纪以来,它是几何学、宇宙秩序和规划的象征——首先回溯到建造大教堂的人们的秘密传统。中世纪的插图手稿把造物主说成是个几何学家,他用制图圆规建起了地球。圆规是天文学、建筑学和地理学这些“人文科学”的形象标志。

在今天,圆规(连同《圣经》和木匠的直角尺)是共济会象征学中的三“大光明”之一,指“无条件爱别人”的理想圆圈,故暗示对待兄弟会成员和人类的正确态度。在共济会入会仪式中,制图圆规一脚固定在一个会员的心口上,另一脚建立起他和所有兄弟的纽带联系。

一种常见的标志是圆规和木匠的直角尺相结合,这种结合使我们有可能画出宇宙圆圈和正方形。在形形色色的思辨传统中,这种因结合而产生的象征代表天与地的结合,如北京的天坛。在共济会象征学中,圆规两脚之间的角度也有深意(合适的角度象征精神与肉体的理想平衡),正如这两种具象征意义的仪器互相摆放的位置也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一样。如

果直角尺在前,物质便统治精神;如果交叉,物质和精神达到完美平衡;如果圆规在前,精神则占据上风。J. 鲍恩约普尔强调,在悬挂于共济会入会仪式会场的象征性挂毯上,圆规双脚“指向黎明”(东方),因为作为一个“诚实正直、带来和平与欢乐的人”,“共济会兄弟”应该敞开胸怀面对整个世界(1793)。



制图圆规:“中心不变”。J. 博斯基乌斯作,1702年。

蜘蛛 (spider) (希腊语 arachne)在各民族的神话里,蜘蛛是一种具有负面象征意义的动物;人们偶尔用它来象征狡猾的“骗子”,西亚地区滑稽的阿纳兹(Ananzi)民间故事里有类似的比喻。这些故事大多数一开头就对蜘蛛表现出一种距离感:这种动物可以吐丝结网,当蚊蝇落网后便会遭其吸食。在基督教的象征传统里,蜘蛛是一种“邪恶的”动物,与受人称赞的蜜蜂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蜘蛛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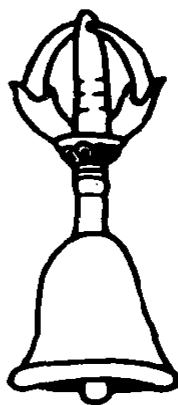
常代表吸食人血的罪恶的冲动。然而在民间传说里，蜘蛛亦代表灵魂：人们相信熟睡的人们的灵魂可以变成蜘蛛（另一种说法是变成蜥蜴），离开肉体后又重新返回。

“到我的客厅里来吧”，蜘蛛对蝇说”；在多数文化传统里，蜘蛛被看成不可信的奸诈动物[参见十九世纪杰里迈亚·哥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的中篇小说《黑蜘蛛》]。但是，在中欧的一些高山地区，人们认为一种背部有十字图案的花园蜘蛛是吉祥的象征，杀死这样一种神圣的动物是很忌讳的。古代中国人也认为蜘蛛是好运的预兆，比如它预示“浪子回头”。人们认为趴在蛛网上的蜘蛛象征期待着欢喜从天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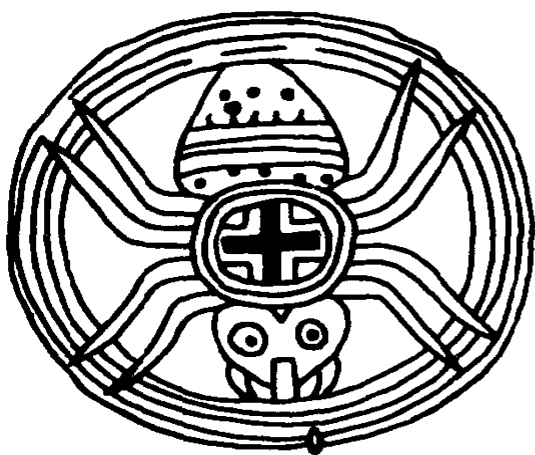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里，雅典娜女神（在一些别的故事里她是公平的典范）对吕底亚公主阿拉克尼(Arachne)的织绣术又妒又恨。当雅

典娜看到阿拉克尼织出了一幅描写众神爱情故事的完美无比的织锦——甚至比女神自己所织的任何一幅都精美时，她毁掉了织锦，并把骄傲的公主点化为她最憎恨的动物——蜘蛛；于是，被点化的阿拉克尼战战兢兢地爬到自己织好的网里。（见纺织）

钟 (bells) 在旧世界的许多文化中，钟不仅是乐器，在宗教上，人们也用它来召集信徒和鬼神，这样钟在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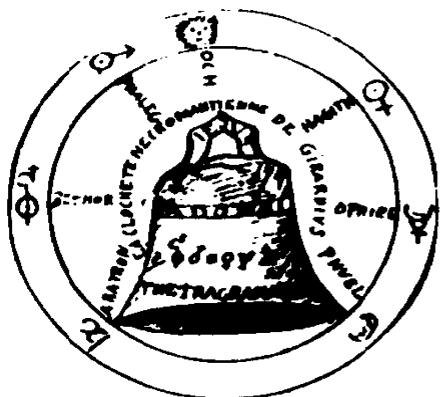


钟(“冈塔”)作为喇嘛教徒的宗教用具。



美洲印第安神话中的蜘蛛。贝壳画，密西西比土堆文明。

礼中就成了一种象征。在东亚，人们在室外用金属条敲钟。在古代中国有许多关于钟的传说：它们能飞过空中到达某个具体的地方（比较中欧天主教徒提到耶稣受难日的哑钟“飞到罗马”），钟声高低表示快乐或悲伤。就像鸟儿装饰花园一样，马车系上小铃，清脆的铃声可以给人们提神。汉语里“钟”的发音近似通过考试的“中”，故常作双关语，指在讲究等级的行政机构中高升。在日本，公元前300年出现



用于念咒的钟。选自十八世纪有关巫术的法国手稿。

铜钟，悬挂在神道教的神祠门口，扯绳便可击响。信徒捐一枚小钱，击掌两次，许个心愿，据说便可以心想事成。在基督教早期，钟（通常是银的）放在罗马地下墓穴中，用来召集信徒做弥撒。大一些的钟首先出现在修道院里，虽然资料表明难以铸造的巨钟仅从中世纪末才开始有，但自六世纪以来，钟就不断被提到。在许多传说



钟。选自歌德《流浪的钟》插图，路德维格·里克特(1803~1884)作。

中，钟声驱走超自然的东西如侏儒，或阻止魔鬼抓走他想要的人的灵魂，还能击退暴风雨（意即击退制造暴风雨的女巫）。在伏魔和革出教会的仪式（出自莎士比亚的《约翰王》第三幕第三场）中，钟也发挥作用。哥德的民谣《流浪的钟》和席勒的《大钟歌》都暗示钟在象征和迷信中的某种重要性。悬在T形十字架上的钟是埃及隐士圣安东尼的标志，其作用在于驱逐想诱惑他的鬼神。在美国，钟常象征自由，如自由钟。

宙斯 (Zeus)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是克罗诺斯(Cronus)之子、众神之父。（见阴阳人、苹果、熊、蛋、闪电、涅墨西斯、俄耳浦斯、普罗米修斯、石、天鹅、树）

猪 (pig) (德语 Schwein)对现代人来说，猪首先代表肮脏，但在古代文化中，猪常象征丰饶和繁荣。新石器时代的马耳他向我们描绘了一头母猪哺乳十三头猪仔的情景。北欧女神弗蕾娅的姓氏为 Syr(即“母猪”)。凯尔特的“智慧老太太”切里文(Ceridwen)是个猪女神；英雄马纳南(Manannan)的标志之一是猪。在希腊埃夫莱西斯秘密宗教的圣餐礼中，猪是奉献给女神德墨忒耳的圣物。在西班牙人到来前的耶罗岛(加那利群岛)，土著居民向猪祈祷，相信它会为他们向赐雨的神灵求情。在中国古代，猪列十二属相中的最后一位，象征“男性的力量”。在古埃及，咬吃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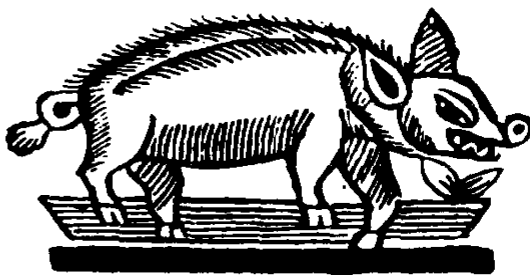
己孩子的母猪是天空女神努特的象征，她的孩子(星星)早上消失，晚上又再生。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佩戴有猪像的护身符，虽然这种动物更常作为杀死奥西里斯的塞特的随从之一。埃及人一方面养猪吃猪肉，一方面却认为猪是不干净的，虽然言辞不如犹太人和穆斯林那么激烈。犹太人和穆斯林对猪的反感来自毛线虫病，但也是对“异教徒”习俗的有意拒绝，因为异教徒认为猪象征丰饶和富裕，选择它为祭品，视猪肉为特别的食物。

在基督教绘画中，我们发现有许多描绘耶稣从被占有者中造出鬼神，并把他们投入两千头猪群中，而猪群又扑入大海的情形(《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到三十四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十节)。猪象征无知和贪欲，也用作讽刺犹太教：把它的“辛那哥格”表现为骑在一头猪上。含褒义时，猪是圣安东尼的标志，因为腌、熏猪肉被认为是治疗麻风病的良药(也称为“圣安东尼之火”)。

在现代的一些文化中(如在德国，猪用于新年庆典)，猪与好运相联，这似乎起源于一个旧习俗：把猪奖给比赛中的最后一名作为安慰(野猪与猪不同，它的象征传统非常突出)。

荣格派心理学家阿拜利指出，从解剖学上看，猪比任何其他的哺乳动物都更接近于人类，“人类潜意识显然类似猪”，梦见猪总是预示有好事发生(德语成语“得到猪”意为“走运”)。“我们只要往猪栏看一眼就清

楚了：猪是泥浆王国里勤奋、快乐的众生之母，她有许多奶头，沉甸甸的身躯，被一窝孩子所包围……今天，她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总是沐浴着闪烁的母性之光”。面对现代精神疗法的诸多例证，我们很容易理解前基督教时代的猪所拥有的尊位(这与它在许多基督教绘画中的地位大不相同)。



象征运气的猪。来自扑克牌的包装盒上的木刻画，1660年。

烛架和烛台 (candelabra and candlesticks) 在古代，粗糙的烛架使人们在黑暗中不用油灯(它们本身饰有符号)也能看见东西。烛台具有象征意义，尤其是犹太教的七分枝烛台：“要用精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锤打出来。灯台两旁要岔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

块,都是一块精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烛剪和烛花盘,也是要精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都要用整块精金打铸。”(《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到三十六节)原本每根烛枝上放一盏油灯,但后来常用的是蜡烛。像植物一样的七分枝烛台大概用来暗示巴比伦风格的世界树,它的七分枝代表七行星。七分枝烛台原放在耶路撒冷寺庙中,耶路撒



烛台:熄灭安息月蜡烛。犹太教木刻,16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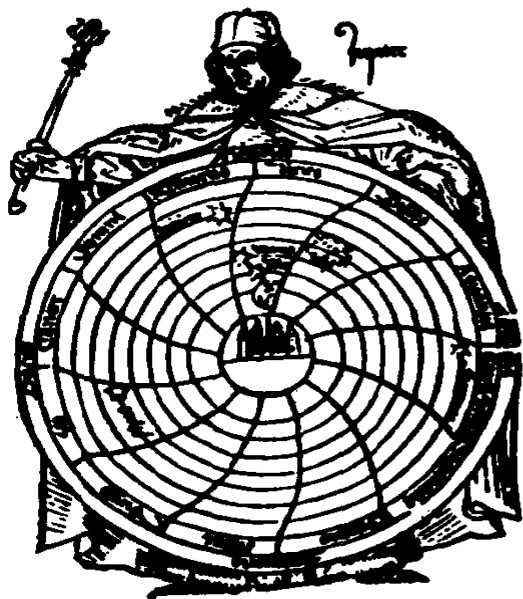
冷被罗马人征服(如古罗马会议广场的提图斯凯旋门所描绘的那样)后失窃。在中世纪,它常代表犹太教。“烛台是一株鲜花盛开的光明树。光明直达上帝,所有其他的光都朝着它,为的是融入其中……这就是七分枝烛台。根据传说,在英雄的马卡比家族时代,当第二座庙用于献祭时,它燃烧了整整八天——虽然只用很少的油,八天之后,它完好无损”[德·夫

里厄斯(De Vries)]。犹太圣节只点八盏灯,中间一盏不放蜡烛而是放入物像[如拿着荷罗孚尼(Holofernes)的朱迪丝(Judith)],第九盏擎“萨马述(shammash,“光的仆人”,也是巴比伦神话中的太阳神)之烛”,用来照亮其他七盏。在基督教世界,用来支撑复活节蜡烛(例如在希尔德斯海姆教堂,始于1015年)的大烛台式样特别堂皇。



烛台:分枝烛台。来自约公元前300年普里纳(小亚细亚)会堂的石雕。

朱庇特 (Jupiter) 居住在奥林匹亚山上的天堂之主,万能的统治者,总是手持闪电。如今人们知道与他相对应的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约399天绕日运行一周,从地球上,其轨道与火星一样的不规则,斯卡弗斯(Scurves)强调,这有助于解释许多古神话中关于众神之父同样不规则的爱情生活。在占星学中,木星被看做“大恩人”或“好运使者”,其日户为人马座,夜户为双鱼座(见鱼)。这一属相的人“快活”、慈祥、友好、善良,



作为日历主宰的朱庇特。J. 哈斯福作，1491年。



手持闪电的朱庇特。卡塔里，1647。

弱点是目中无人、自满。木星属于白

昼，代表独立的男性生活或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法律以及 57 岁到 68 岁的人类年龄。木星的对应色为紫红或绿，对应金属为锌，宝石为祖母绿、紫水晶、绿松石、绿玉和一种优等的装饰性岩石蛇纹岩。在古代中国，这闪着微光的黄白色星星是“东方之主”，其颜色为蓝色，相关要素为木。

侏儒 (dwarfs) 通常代表神秘力量、敏捷。知道宝藏之所在的侏儒在民间传说中扮演的角色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他们是更早的世界秩序的幸存者。像巨人一样，侏儒代表了一个史前的世界，当我们走近时，他们逃跑了，满怀嫉妒地将财宝藏到地下（见洞穴）。像戴德利（伯尔尼的）(Dietrich of Berne) 这样的英雄是他们的敌人和征服者。侏儒尽管身材矮小，却常能运用极大的威力，如传说中侏儒般的科里根斯 (Corrigans) 建起了布列塔尼的巨石建筑。在北欧神话中，侏儒和小精灵，特别是黑色小精灵，非常聪明，一般对神和人怀有敌意。他们有魔力，只有用计才能击败——让他们陷入猜谜的圈套，一直呆到阳光照射下来，把他们变成石头。因生活在地表之下，这些“小个子们”和亡者世界有联系，是冥界的居民（见来世）。

侏儒的常见形象是不可思议的、不诚实但又十分固执的小老头（有时长着鸟脚），但有时出于感激也会帮助人类。在这个意义上，公园里和花园里的侏儒小石像象征大自然神秘

而友善的力量,祝福生长的万物。对侏儒的这种看法可能来自基督降生前的观念,即侏儒是土地王国的神秘守卫。到现代,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侏儒是要素土的守护神。在矿工传说中,侏儒守护珍贵宝石,惩罚无礼的闯入者,但解放被困的矿工。(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自己本身就是矿工,他们显然是好人。)不过,象征文化保留了侏儒和类似生物(如妖怪和小妖精)的史前形象:控制不住的捣蛋癖、恶作剧,甚至心怀恶意。

在中美洲,侏儒[如维拉克鲁斯(Veracruz)的“查尼克斯人”,或阿兹台克民族中的特拉洛克斯人]是传统的象征角色,常和洞穴、森林、雨水和丰饶或性有关(也见贝斯)。在印度教神话中,毗湿奴的第五个化身是侏儒笈摩那(Vamana),不过,他能三步横跨世界,打败魔鬼巴厘(Bali)。

以上所有这些侏儒都是虚构的,和我们今天医学上的侏儒症毫无联系,虽然真实的侏儒可能是这些传统观念的基础。

竹子 (bamboo) 在远东的艺术和象征中扮演重要角色,它的“空心”代表谦逊,它的瘦削和常青(见绿色)代表坚忍不拔和年迈高龄。竹片丢到火里会炸响,能驱鬼逐魔。竹枝是温和的观音菩萨的标志。中国的水彩画常以竹子(连同菊花、松柏和梅花)为题材。竹节常暗示做学问更上一层楼。在日本,这种分布极广的植物象

征永恒的青春和不可征服的力量。



竹。中国水彩画,17世纪。

柱子 (pillars) 不仅用来支撑巨大建筑,更有极重要的象征意义,常立于神殿或庙宇大门两侧(或内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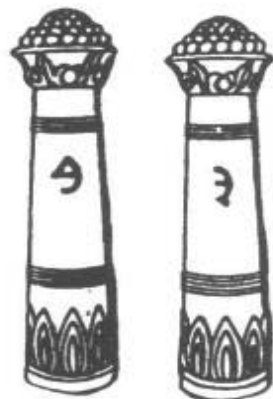


赫拉克勒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皇帝查尔斯五世的格言(“超越”)。J·博斯基乌斯,1702年。



参孙撞倒庙柱。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

至圣所的门口两侧),象征“大地的支柱”(见世界之轴)。希腊神话保留“赫拉克勒斯之柱”立于人烟世界的边缘这一观念。《圣经》中的上帝能在最后审判日撼动大地之柱(见《约伯记》第九章第六节),就像英雄参孙(Samson)撞倒腓力斯人神庙大门的柱子一样(《士师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五到三十节)。双柱令人想起埃及人用方尖碑作为神庙的入口。如果考虑到柱子在共济会中的重要性,那么最负盛名的柱子要数所罗门神庙里的铜柱“雅钦”[(Jachin),“上帝是我们



柱子:“雅钦”和“博兹”,立于所罗门之庙的入口,共济会象征。

的基石”]和“博兹”[(Boaz),“他给予我们力量”],据说它们将近三十英尺高(古埃及的多层吉德柱同样象征忍耐和坚毅),在共济会象征中,这两根铜柱代表“人性的两根支柱:正义和仁慈”,也可能与二元性的秘教有关,如炼金术中的原始要素硫和汞。有时,二柱扩充为三柱,共称为



柱子:即使在火中也“永恒不变”。J·博斯基乌斯,1702年。

“智慧、力量和美”，对应共济会分会的三位首要官员。(也见结)

据科普特人的传说，所罗门王命令一个“长翅膀的神灵”给他一根刻有世上所有智慧的柱子。《圣经》提到一根火云柱伴随以色列人穿过西奈沙漠，其涵义很可能与所罗门神庙的柱子有关。基督教传统把《旧约》中的“智慧七柱”(见《诗篇》第九章第一节)与“圣灵的七礼”联系起来；《启示录》称上帝的使徒是“圣城耶路撒冷”的支柱。

柱子并非总具有宗教上的象征意义，它们也用于纪念军事上的胜利(如罗马的图拉真柱)，有时，它们的象征涵义与树相同。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柱子首先是阴茎的象征。

紫晶 (amethyst) 一种珍贵珠宝，是淡蓝色和紫色的石英(见宝石)，过去被认为是谦逊、平和与虔诚的象征，但具有愈合精神创伤的效力。古人认为它能保护人不酒醉(来自希腊词 a-methysios，“不醉”)。1853年，爱德华·默里克(Eduard Morike)在《美丽的劳群岛的故事》中写道，水晶“很快驱散脑袋里浓重的酒雾，即使是大酒鬼也能控制在微醉中，因此，它常用来装饰普通人和教士的手指”。和赎罪相联系的紫色使紫晶成为制作昂贵念珠的理想材料。康拉德[(门根堡的，Conrad of Megenburg)]认为紫晶有抵御邪恶念头和带来“清醒头脑”的力量(十四世纪)。关于石学的传统书籍把紫晶和土星相

联系，认为它能够保护主人免遭毒药和妖术的伤害。在更近的深奥教义中，这种石头清凉、神秘的光线最能快速取代“双鱼座时期”的“宝瓶座时期”。(见鱼，星星)

紫罗兰(花) [violet (flower)]

(拉丁语 Viola odorata, 希腊语 ionia) 一种异常芬芳的小花，中欧人说它“能使人知道谦虚的美德”，因为它虽然微小，但却是人们最喜爱的春天的标志。根据希腊神话，在冥王(Hades)诱拐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的地方——一块草地——长满了蕃红花、玫瑰、风信子和紫罗兰。在罗马人的紫罗兰节(dies violaris)这一天，人们缅怀死者，并在死者的坟上放上紫罗兰。在宴会上人们戴上紫罗兰花环，因为这种花被认为具有“冷却”作用。古人相信，紫罗兰还能减轻人们狂欢过后的不适。

古代德国人有这样的迷信说法：如在森林边上见到三朵紫罗兰，应该把它们当做药吃掉，因为这样做可以防治一切疾病。霍伯格曾写下这样的寓言诗：“鲜艳的紫罗兰往往藏于密草丛中，/但醉人的芬芳使其为人所知。/基督徒过的是平静的生活，/但平静中包含着无比的荣耀。”恋人之间最喜欢交换紫罗兰，因为它象征坚贞不渝。在中世纪，当每年第一朵紫罗兰开放的时候，人们便要在户外尽情地唱歌跳舞，还举行各种欢庆活动[见紫罗兰(色)]。



紫罗兰花。霍伯格,1675年。

紫罗兰(色) [violet (color)] 蓝和红的混合色,由一种同名的花而得名;传统上这种颜色代表灵性,与做祭品的血有联系。当用于礼拜仪式时,它代表忏悔、赎罪和冥想。紫罗兰是用同量的蓝、红原色混合而成,因此它代表智慧和爱的组合。在表现基督受难的绘画里,他穿的是一件紫罗兰披风。另外,紫罗兰也是降临节——圣诞节前教徒反思的日子——教学使用的颜色。

与紫罗兰相近的、但带更多红色的颜色是紫红色,这是古代君主的披风或有钱人的漂亮服饰的颜色。紫红染料来自两种海螺的分泌物,因此非常昂贵,这使得紫红布成为一种有地位的象征。在古代及中世纪染料衣(一种地衣,拉丁语 Roccella,西班牙语 orchilla)被用来“替代”紫红染料。染料衣主要产于加那利群岛(见极乐岛)沿岸地区(见炼金术)。

紫杉 (yew) 一种寿命长达数百年的常青树,因此是不朽的古典象征。从远古时候起,人们便在墓园里

种这种树,以及其他常青树和寿命长的树和灌木,大概这是为了祈求一种超越死亡的肉体的生命。古代人就已知紫杉的种子是有毒的(含有一种能使心脏丧失功能的生物碱),因此惶恐的凯尔特武士给梭镖涂上这种毒液。然而,紫杉种子外层的浆状物并无毒性,鸟类啄食紫杉果实,由此而帮助了紫杉的繁衍。紫杉木材不含树脂,因此经久耐用,所以人们用这种木材来雕刻塑像、制造弓箭。即使是在现代,东南欧的孩子还可以得到大人给的紫杉十字架,作为驱邪的护身符。

棕榈树 (palm trees) (通常人们指的是枣椰树)棕榈树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中的象征意义一般源于《圣经》的《诗篇》中“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第九十二章第十二节)。霍伯格在1675年写下以下诗行:“棕树带给人的样样有用:/果、奶、油、木、皮、叶、绳,还有树汁。/上帝的信徒们在他的事业都起着作用,/只要他们努力地生活在基督教的爱中。”

在地中海南岸贫瘠的地区,枣椰树由于各种原因而备受人们的珍爱。它被认为是一种圣树。在绘画里,太阳神阿舒尔(Assur)常被画在枣椰树的上方。埃及人把枣椰树叶放在棺材和干尸的上面,耶路撒冷人在基督进城的路铺上这种树叶(一些地方的基督徒在过棕榈主日时,用柳树枝代替棕榈树枝)。从早期的基督教时代开始,就有许多关于殉教者的“胜利



棕榈树。霍伯格,1675年。

的棕榈”的描述；在末日审判以后，伊甸乐园的棕榈、百合和葡萄长势旺盛。希腊语词 phocnix 指的是与太阳和赫利俄斯·阿波罗 (Helios Apollo) 的联系（见凤凰）。胜利女神奈基 (Nike, 拉丁语 Victoria) 的身边常有一条棕榈树枝；在埃及神话中，天堂女神哈索 (Hathor) 是“枣椰树娘子”。一般来说，由于这种树有着笔直、纤细的树枝和繁茂的枝叶，因此它象征上升、胜利和再生。它还被用作十七世纪的文学团体“丰产社 (the Fertile Society)”的标志，霍伯格就是其中成员，他的座右铭是：“一切事物都有其用途。”据说，把一个重物吊到棕树上，它照样能长高。因此它给人的启示是：困难只会使人变得更加坚强。“棕树承重负而不弯腰，/它乐观、无畏，还带来甜蜜的果实。/只要我们相信上帝，勇敢地祈祷，/天使们就会随时助我们一臂之力。”（霍伯格）

棕色 (brown) 不是主色调，在色彩的象征意义中相对次要，但它是泥土的颜色（见大地），在中国古代被黄色 (黄土的颜色) 代替作为中央的象征。对心理学家来说，纯棕色显出“温暖、平静、母性，接近朴素的事实”（阿拜利），但波特尔 (Portal) 描述它为红与黑混合，因此象征“秘密的爱情”，“可怕的服装”，邪恶的“黑火”。他把属于古埃及的敌人塞特（希腊语提丰）的红色看成了棕色，实际上，埃及人憎恨的是淡褐色。在基督教世界中，棕色是“土地、秋季、悲伤、谦逊（来自 humus，“土地”）、贫穷（故许多托钵僧派的僧衣是棕色的）的颜色”（海因茨-莫尔）。棕色也有负面的象征意义，和火烟（见蛾摩拉城）、魔鬼有关。它也是纳粹德国的象征：希特勒的闪电部队（纳粹突击队队员）被称为棕色衬衫。

嘴,口 (mouth) 在象征传统中，嘴不但是人摄取食物的入口和说话的器官，更是与生命气息相关的首要所在。在古埃及使木乃伊“张嘴”的仪式上，人们用电石尖头和弯曲的斧刃触碰木乃伊的脸，表示恢复亡者的生命力。在赫利奥波利斯神话中，神夫妻舒 (shu, “呼吸”) 和特费努 (Tefnut, “唾液”或“湿润”) 诞生于阿图姆神 (Atum) (见九) 之口；在古印度教的创世神话中，诸神都来自第一神祖 (Prajapati) 的嘴里，而人类生于他的阴茎，魔鬼生于他的肛门。关于嘴与

子宫有许多象征性联系(如“子宫之口”这一表达法);在性象征中,嘴常代表阴户。帕西人司火神父的嘴要用布盖住,以免他们的呼吸亵渎圣火;耆那教认为嘴的作用肯定是避免吞咽虫子。在宾根的希尔德加德(1098~1179)眼里,人的嘴巴应从属于最严肃的道德义务,因为通过嘴,“整个人才算存活。正如世界为阳光之灿烂所照亮,(流过嘴的)气息调节和激发每一种更高的气息(即精神气息)”。嘴在修辞手法中指代面部表情[“垂头丧气”(down in the mouth)],或指代言语[“口头地”(word of mouth),“下流话”(a foul mouth)],包括用来区分假言假语和真心实意[“拍马屁”

(“to mouth pieties”);“空头人情”(“lip service”)];再延伸出去,“嘴”这个词可指任何入口,包括河流的入海口。在《启示录》关于最后审判的叙述中(见世界末日),耶稣作为大法官,“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第十九章第十五节)。在中世纪有关驱邪伏魔的绘画中,黑色魔鬼(处于占领地位的鬼神)从已治愈的人们口中出来;从祈祷者口中伸出金线,把他们与天堂连为一体。在巴洛克风格的墓碑上我们有时看到一个下跪的妇人嘴上罩着布:如果死者的妻子或遗孀死于墓碑刻好之前,她就是这个样子。